

中华易学集成  天文星象大全

开元占经

〔唐〕瞿曇悉达 撰 常秉义 点校

上



中华古籍出版社

前 言

《开元占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天文学著作，也是最完备的星占学大全。它熔科学与迷信于一炉，集探赜与占卜为一体，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古代天文学范本。

我国的天文学源远流长。早在非信史的传说时代，就有了观象测天的活动。《史记·天官书》记载，远古的著名天文学家，在高辛氏以前有重、黎；在唐尧、虞舜时代有羲氏、和氏；夏代有昆吾，殷商有巫咸，周朝有史佚、苋弘。战国时期，更有宋国的子韦，郑国的裨灶，齐国的甘公，楚国的唐昧，赵国的尹皋，魏国的石申，可谓群星璀璨，代不乏人。远古的天文仪器亦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水平。众所周知，浑天仪是中国的一大发明。一般都将它说成是张衡的创造，其实这项专利还不属于张衡。汉末天文学家陆绩指出：“浑天之设久矣。昔在颛顼，使南正重司天；而帝喾亦序三辰；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舜之受禅，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以是数者言之，曩时已立浑天之象明矣。”陆公纪以制作《浑天图》而知名，他所处的时代，距张衡不过数十年，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由此可知，浑天古已有之，远非始于东汉，张衡不过是重新制作而已。此外，自《史记》以来，我国历代的史书都不乏《天文志》、《律历志》。我们的祖先对天文的重视是东西方各国都无可比拟的；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对日月星辰勘测之勤、观察之细、论述之详，也是举世瞩目的。

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不仅起步早，而且有着鲜明的特色。它

一开始就不是纯自然的，并非纯粹地探 天体宇宙的奥秘，而是为了掌握星空与人间的对应关系。古人坚信，天宇是人间的投影，日月星辰的排列组合、出入运行都有迹可寻，而人事的祸福就暗藏在它们的异动变化之中。《易·系辞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只要掌握天象的密码，就能预知人事的休咎。因此天文学的任务，说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贲》）即通过破译天文，顺从天意，趋利免祸，就吉避凶。

到了西汉，随着纬书的兴起，天文学与谶纬之学迅速合流，更加强了天文的星占性质。纬书，本是相对经书而言，有《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七种，它以儒家经义附会人事的吉凶，预言治乱兴废，充满神秘色彩。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传统天文学风云际会，合而为一。由于纬书伪托孔子所作，一时大有以假乱真之势。它的注入，增添了天文星占的理论依据，也使天文学更加游离于自然科学，而更接近社会政治。

因此，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既有科学性，又有传奇性；既有坚持不懈的探测，又有层出不穷的臆说；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古代天文学家曾多次准确地预测出地震山崩、水患旱魃、风灾虫害，这些都载入史籍，垂于后世；古代天文大师也曾多次预卜王薨帝崩、外侵内乱、改朝换代，其确切程度同样令人瞠目结舌，堪叹技乎神矣。诸如鬼谷子、范蠡、张良、诸葛亮等军事谋略家，也无一不是上察天文，下识地理，善于占星卜卦、观云望气的。他们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更使古代天文充满玄机。古代天文学更充斥着迷信与无稽，它几乎将每一种天变都与人事联系起来，甚至将目前的天变与数年、数十年后的事情附会在一起。因此，古代天文学和现代意义的天文学是相去甚远的。

由于古代天文学探讨的是关于天人之际的奥秘，而且不乏灵验或巧合，从而被视为通天之术，引起统治者的高度关注。古代天文星占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被王室所垄断的，严禁黎民染指。与此同时，统治者总是不遗余力地禁毁星占资料，防止民间流布。光武上台，盛行于西汉的纬书之学在社会上便渐趋消息；晋武帝泰始四年颁行的《泰始律》、唐高宗永徽四年颁发的《唐律疏议》更以法律的形式，禁止私习天文，私藏纬书；隋炀帝还专门遣使搜焚有关书籍。几番风雨，几度春秋，远古的占经资料几尽荡然。

正是在这种大扫荡之后，《开元占经》的问世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作为包罗万象的占经资料库，更有着特殊的价值。

《开元占经》成书于唐代开元六年（718年），由瞿昙悉达奉敕而作。瞿昙悉达，原本是天竺（今印度）人，随其祖移居长安。这个家族精通天文，祖孙四代供职于唐代皇家天文机构，从悉达的父亲开始担任唐代官员。悉达大约生于唐高宗时期，玄宗时任太史监。除撰有《开元占经》外，还曾奉诏译佛历，称《九执历》，对我国天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开元占经》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的纬书，《隋志》著录的纬书有八十一篇，而《开元占经》摘录的就有七十多篇。特别是它搜集了战国时期魏国人石申、楚国人甘德明以及巫咸氏等三家的占经资料，古代的讖纬之学、星占之术，可谓极少遗珠。这对当时和后世的神秘文化研究，都不啻绝无仅有之珍。

《开元占经》既是奉敕而作，撰书的目的自然是为皇室所用，也是为了便于皇家的垄断，因此民间罕有所闻。《开元占经》自南宋以后就失传了，正如明人张一熙所云，“不第宋元，即我明巨公皆未之见。”（《四库全书·开元占经》卷首）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忽然柳暗花明，有一士人程明善，

自号挹元道人，平时颇爱天文历法之术，又极崇释家之道，一次，在为—尊古佛重新装金时，不料竟在古佛腹中重新发现此书！这一钩沉起滞的发现，成为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幸事。《开元占经》又有失而复得之奇！

我们现在见到的《开元占经》，共一百二十卷。而《唐书·艺文志》则标明为一百一十卷，南宋王应麟《玉海》所记亦与《唐书》相同。综观全书，从一卷《天占》到一百一十卷《星图》均是占天象，而后十卷则明显不同，从一百一十一卷《八谷占》到一百二十卷《龙鱼虫蛇占》都是占物异。估计前一百一十卷为瞿昙悉达原书，后十卷各种杂占为后人所附益。

《开元占经》自问世以来，至今无标点本。对于今天的读者多有不便。本书从《四库全书》辑出，加以校点整理。限于学识，审校未精、句读未当，或恐难免，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李克和
识于甲戌仲夏

目 录

前 言	(1)
卷 一 天体浑宗	(1)
卷 二 论天	(22)
卷 三 天占	(26)
卷 四 地占	(34)
卷 五 日占一	(44)
卷 六 日占二	(60)
卷 七 日占三	(74)
卷 八 日占四	(86)
卷 九 日占五	(97)
卷 十 日占六	(114)
卷十一 月占一	(129)
卷十二 月占二	(142)
卷十三 月占三	(151)
卷十四 月占四	(169)
卷十五 月占五	(175)
卷十六 月占六	(194)
卷十七 月占七	(199)
卷十八 五星占一	(210)
卷十九 五星占二	(215)
卷二十 五星占三	(221)

卷二十一	五星占四	(228)
卷二十二	五星占五	(234)
卷二十三	岁星占一	(241)
卷二十四	岁星占二	(256)
卷二十五	岁星占三	(266)
卷二十六	岁星占四	(274)
卷二十七	岁星占五	(283)
卷二十八	岁星占六	(291)
卷二十九	岁星占七	(307)
卷三十	荧惑占一	(315)
卷三十一	荧惑占二	(330)
卷三十二	荧惑占三	(348)
卷三十三	荧惑占四	(360)
卷三十四	荧惑占五	(372)
卷三十五	荧惑占六	(386)
卷三十六	荧惑占七	(402)
卷三十七	荧惑占八	(415)
卷三十八	填星占一	(431)
卷三十九	填星占二	(440)
卷四十	填星占三	(449)
卷四十一	填星占四	(455)
卷四十二	填星占五	(460)
卷四十三	填星占六	(465)
卷四十四	填星占七	(478)
卷四十五	太白占一	(486)
卷四十六	太白占二	(494)
卷四十七	太白占三	(506)
卷四十八	太白占四	(514)

卷四十九	太白占五	(520)
卷五十	太白占六	(527)
卷五十一	太白占七	(534)
卷五十二	太白占八	(555)
卷五十三	辰星占一	(567)
卷五十四	辰星占二	(575)
卷五十五	辰星占三	(578)
卷五十六	辰星占四	(583)
卷五十七	辰星占五	(588)
卷五十八	辰星占六	(593)
卷五十九	辰星占七	(604)
卷六十	东方七宿 角亢氐房心尾箕	(613)
卷六十一	北方七宿 斗牛女虚危室壁	(618)
卷六十二	西方七宿 奎娄胃昂毕觜参	(625)
卷六十三	南方七宿 井鬼柳星张翼轸	(635)
卷六十四	分野略例 月所主国 日辰占邦 灾变应期 逆顺略例	(643)
卷六十五	石氏中官一	(656)
卷六十六	石氏中官二	(677)
卷六十七	石氏中官三	(691)
卷六十八	石氏外官四	(709)
卷六十九	甘氏中官	(724)
卷七十	甘氏外官 巫咸中外官	(741)
卷七十一	流星占一	(757)
卷七十二	流星占二	(766)
卷七十三	流星占三	(778)
卷七十四	流星占四	(788)
卷七十五	流星占五	(796)

卷七十六	杂星占	(803)
卷七十七	客星占一	(809)
卷七十八	客星占二	(814)
卷七十九	客星占三	(824)
卷八十	客星占四	(831)
卷八十一	客星占五	(839)
卷八十二	客星占六	(847)
卷八十三	客星占七	(863)
卷八十四	客星占八	(878)
卷八十五	妖星占上	(894)
卷八十六	妖星占中	(905)
卷八十七	妖星占下	(919)
卷八十八	彗星占上	(927)
卷八十九	彗星占中	(938)
卷九十	彗星占下	(957)
卷九十一	风占	(983)
卷九十二	雨占	(993)
卷九十三	候星善恶占	(1000)
卷九十四	杂云气占	(1005)
卷九十五	云气犯二十八宿占	(1011)
卷九十六	云气犯列宿占 石氏中外官占	(1019)
卷九十七	猛将军阵胜负云气占	(1031)
卷九十八	虹蜺占	(1036)
卷九十九	山石冢光占	(1042)
卷一百	井泉自出河移水火占	(1046)
卷一百一	霜雪雹冰寒雾露霾暄霰霁濛占	(1051)
卷一百二	雷霆占	(1060)
卷一百三	历法 麟德历经	(1066)

卷一百四	算法 天竺九执历经	(1077)
卷一百五	古今历积年及章率	(1089)
卷一百六	星图	(1097)
卷一百七	星图	(1099)
卷一百八	星图	(1101)
卷一百九	星图	(1102)
卷一百十	星图	(1105)
卷一百十一	八谷占	(1107)
卷一百十二	竹木草莱占	(1115)
卷一百十三	人及鬼神占	(1120)
卷一百十四	器服休咎城邑宫殿怪异占	(1140)
卷一百十五	禽占	(1154)
卷一百十六	兽占	(1158)
卷一百十七	牛占	(1176)
卷一百十八	马占	(1182)
卷一百十九	羊犬豕占	(1188)
卷一百二十	龙鱼虫蛇占	(1196)

卷一 天地名体

天体浑宗

按：后汉河间相张衡《灵宪》曰：昔在先王，将步天路，用定灵轨。寻考本元，先准之于浑体，是为正仪立度。而皇极有造，建也。枢运有造，稽也。乃建乃稽，斯经天常。圣人无心，因兹以生心。故《灵宪·作兴》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漠冥然，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滓。盖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气同色，混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气体固未可得而形，其迟速固未可得而纪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谓庞鸿。盖乃道之干也。道干既育，有物成体。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动以行施，静以合化，堙郁构精，时育庶类，斯谓天元。盖乃道之实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于是人之精者作圣，实始纪纲而经纬之八极。地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也。将覆其数，用重差钩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仪，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过此而往，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天有两仪，以儗道中，其可睹枢星。是谓之北极。在南者不著，故圣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减二。阳道左回，故天运左行。有验于物，则人气左羸形右繚也。天以阳回，地以阴淳，是故天致其

动，禀气舒光；地致其静，承施候明。天以顺动，不失其中，则四时顺至，寒暑不减，致生有节，故品物用生。地以灵静，作合承天，清化致养，四时而后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者莫如天，至厚者莫若地。至质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为汉，汉周于天，而无列焉，思次质也。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钟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适属。紫宫为皇极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座。苍龙连踞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黄、神、轩辕于中。六扰既畜，而狼虬鱼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备矣。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四十三分之一。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鸟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阴之类，其数偶。其后有冯焉者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以之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夫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暗虚。在星星微，月遇则食。日之薄地，暗其明也。由暗视明，明无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于中天，天地同明。由明视暗，暗还自夺，故望之若小。火当夜而扬光，在昼则不明也。月之于夜与日同。而差微星则不然，强弱之差也。众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谓三十五星，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动变定占，实司王命。四布于方，为二十八宿。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更次，用告祸福。则天心于是见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动，

咸得系命。不然，何以总而理？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丽其职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散，于是乎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则石矣。文耀丽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迫于天也。行迟者，觐于东；觐于东，属阳。行速者，觐于西；觐于西，属阴。日与月以配合也，摄提荧惑，地候见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见昏，附于月也。二阴三阳，参天两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镇，必因常度，苟或盈缩，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絮芮各一，错乎五纬之间，其见无期，其行无度，实妖经星之所，然后吉凶宣周其详可尽。

张衡《浑仪注》曰：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覆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上规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南极，天之中也。在南入地三十六度，南极下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

赤道，横带，天之腹，去南北二极，各九十一度十九分度之五。

横带者，东西围天之中要也。然则北极小规去赤道五十五度半，南极小规亦去赤道五十五度半。并出地入地之数，是故各九十一度半强也。

黄道，斜带，其腹出赤道，表里各二十四度。

日之所行也，日与五星行黄道，无亏盈。月行九道，春行

东方，青道二；夏行南方，赤道二；秋行西方，白道二；冬行北方，黑道二，四季还行黄道，故月行有亏盈。东西南北，随八节也。日最短，经黄道南，在赤道外二十四度，是其表也。日最长，经黄道北，去赤道内二十四度，是其里。故夏至去极六十七度而强，冬至去极百一十五度亦强。日行而至斗二十一度，则去极一百一十五度少强。是故日最短，夜最长，景极长。日出辰入申，昼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强，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强。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极六十七度少强，是故日最长，夜最短，景极短。日出寅入戌，昼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强，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强。

然则黄道斜截赤道者，即春秋分之去极也。

斜截赤道者，东西交也。然则春分日在奎十四度少强，西交于奎也；秋分日在角五度弱，东交于角也。在黄赤二道之交中，去极俱九十一度少强，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日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昼夜同也。

张衡《浑仪图注》曰：今此春分，去极九十一度少强，秋分去极九十一度少强者，就夏历景去极之法以为率也。是以作小浑，尽赤道黄道，乃各调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从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当值也。取北极及衡，各针穿之为轴，取薄竹蔑穿其两端，令两穿中间与浑半等以贯之，令察之与浑相切摩，乃从减半起，以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尽衡减之半焉。又中分其蔑，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际正直与两端减半相直。令蔑半之际，从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视蔑之半际多少，黄赤道几也。其所多少，则进退之数也。从北极数之则去极之度也。各分赤道黄道为二十四气，一气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气者，黄道进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黄道直时去南北极近，其处地少，而横行与赤道且等，故以蔑度之于赤道多也。设一气令

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气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差少半，三气一节，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于差三之时，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实一节之间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残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虽同，先之皆强，后之皆弱，不可胜记耳。至于三而复有进退者，黄道稍斜，于横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黄道始起更斜矣。于横行不得度故也。亦每气一度焉，故三气一节亦差三度也。至三气之后稍远而直，故横行得度而稍进也。立春立秋，横行稍退矣，而度犹云进者，以其所退减其所进，犹有盈餘未尽故也。立夏立冬横行稍进矣，而度犹云退者，以其所进增其所退，犹有不足未毕故也。以斯言之，日行非有进退也，而以赤道量度，黄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数，以赤道为强耳。故黄道亦有进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远时也，而此历斗二十度俱一百一十五度强矣，冬至宜与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强，最近时也。而此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强矣，夏至宜与之同率焉。

汉灵帝时，议郎蔡伯喈于朔方上书曰：论天体者，有三家。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唯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

蔡氏《月令章句》曰：天者，纯阳精刚，转运无穷，其体浑而包地，地上者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地下亦如之。其上中北偏出地三十六度，谓之北极。极星是也。史官以玉衡长尺、孔径一寸，从下端望之，此星常见于孔端，无有移动，是以知其为天中也。其下中南偏入地亦三十六度，谓之南极。从上端望之，当孔下端是也。此两中者，天之辐轴所在，转运所由也。天左旋出地上而西，入地下而东，其绕北极径七十二

度，常见不伏图内，赤小规是也。绕南极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图外，赤大规是也。据天地之中而灿灿西，则天半见半不见图中，赤规截娄角者是也。

后汉末，吴人陆公纪《浑天》曰：先生之道，存乎治历明时，本之验著，在于天仪。夫法象莫若浑天，浑天之设久矣。昔在颛顼，使南正重司天；而帝喾亦序三辰；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舜之受禅，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以是数者，言之曩时，已立浑天之象明矣。周公序次六十四卦，两两相承，反覆成象，以法天行，周而复始，昼夜之义。故《晋卦象》曰：昼日三接。《明夷象》曰：初登于天。后人于地。仲尼说之曰：明，出地上；晋，进而丽乎大明。是以昼日三接，明入地中。明夷，夜也。先昼后夜，先晋后明夷，故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人于地，失则也。日月丽乎天，随天转运出入乎地，以成昼夜也。浑天之义，盖与此同。仲尼殁，大道乖，诸子穿凿妄作，乃有盖天之说。其为虚伪较然可知。又曰：浑天以日出地上则昼，故《易》曰：明，出地上。昼日三接。又曰：晋，昼也。日入于地则夜，夜则明伤。故《易》曰：明夷，伤也。又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人于地，失则也。《尚书》：寅宾出日，寅饗纳日。以此言之，知出入于地审矣。若日不出于地，则何缘得有昼夜明暗乎？天半覆地上，半周地下，绕地而运，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如天半右覆地上，半不在地下。二十八宿何故更见更隐乎？由此言之，天乃裹地而运，信矣！此是昏明之大术也。天之形状，圆周浑然，运于无穷，故曰浑。《易》曰：乾为天为圆。又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此之谓矣。天大地小，天统地，半覆地上，半周地下，譬如卵白，白绕黄也。扬子云《太玄经》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知天裹地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

五覆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日月出入以成昏明也。北极，星北方偏出于地三十六度。南极，中偏入于地亦三十六度。南极北极，天轴所在，转运所由。譬车之有轮，所以自行也。众星皆移无常，惟北极守中不易，是以知其为天中也。天倾故极在中北。仲尼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太玄经》曰：天圆地方，极枢中央，动以历静，时乘十二，以建七政。是以《尧典》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此之谓也。绕南极七十度，常在地下，不出地。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立径亦然。自外诸说，度次交会，与蔡氏、张衡同，故略云。吴时庐江王蕃《浑天象说》曰：幽平之后，周室遂卑，天子不能颁朔，鲁历不正，百有馀年，以建申之月为建亥，而怪蛰虫不伏也。历纪废坏，道术浸乱，浑天之义，传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闻见，各以私意为天作说，故有《周髀》、《宣夜》之论。《宣夜》绝无师法，《周髀》见行于世，考验天状，多所违失。依刘洪《乾象历》之法，而论《浑天》曰：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东西南北辰转周规，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以赤仪准之其见者，常百八十二度有奇，是以知其半覆地上半隐地下。其二端谓之南极北极，天之中也。北极在正北，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在正南，入地亦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众星皆移而北极不徙，犹车轮之有軛轴也。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是也。上规去南极，下规去北极，皆一百四十度半强。以二规于浑仪为中规，赤道带天之紘，去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黄道，日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与赤道东交于角五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

极远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内极远者，入赤道二十四度井二十度是也。日南至斗二十一度，去极百一十五度少强，是日最南，去极最远，故景最长。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昼行地上百四十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长。自南至之后，日去极稍近，故景稍短。日昼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长，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极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近北，去极最近，故景最短。黄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昼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长；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后，日去极稍远，故景稍长，日昼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长。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复初焉。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南北相应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道之中交也。去极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处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见之漏五十刻，不见之漏五十刻，谓之昼夜同。夫天之昼夜以日出入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后二刻半而昏。故损夜五刻以增昼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昼五十五刻。浑天遭周秦之乱，师传断绝，而丧其文，唯浑仪尚在台，是以不废。故其详可得言，至于纤微委曲，阙而不传；周天里数，无闻焉尔。而《洛书轨曜度》《春秋考异邮》皆云，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至以日景验之，违错甚多。然其流行布在众书。通儒达士未之考正，是以不敢背损旧术，独摭所见。故按其数，更课诸数，以究其意也。古历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分一百七万一千里数为一度，阔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

大强，斗下分为七百三十三里一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大弱。三光之行，不必有当，术家以算迫而求之，故诸家之历，各有异同。汉灵帝之末，《四分历》与天违错。时会稽东部都尉太山刘洪善于推候，乃考术史官自古至今历法，原其进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验，视其往来，度其终始，课斗下分不能四分之一，减以为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更造乾象历，以追日月五星之行。比于诸家，最为精密。今史官所用，则其历也。故所作浑象，诸分度节次、及昏明中星，皆更以《乾象》法作之。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以《乾象》法分之，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为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二分强。《乾象全度》长《古历全度》九步一尺二寸少弱，斗下分减古历，斗下分十一里五十八步六寸六分弱。其大数俱一百七万一千里，斗下分减，则全度纯数使其然也。又陆续云，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立径亦然。此盖天黄赤道之径数也。浑天、盖天黄赤道周逃谿同，故绩取以言耳。此言周三径一也。古历术日率圆周三中径一，臣更考之，径一不翘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以径率乘一百七万一千里，以周率约之，得径三十二万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东西南北及立径皆同。半之得十六万九千七百里二百一十步一尺六寸百四十二分分之八十一。地上去天之数也。夫周径固前定物。为盖天者，尚不考验，而乃论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阴阳所不至，日精所不及，仪术所不测，皆为之说，虚诞无徵，是亦邹子瀛海之类也。臣谨更以晷景考周天里数。按《周礼·大司徒之职》云：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郑玄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立八尺表，其景适与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

城地为然。郑玄云，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也。诚以八尺之表而有尺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南万五千里而当日下，则日当去其下地八万里矣。从日斜射阳城，则天径之半也。天体圆如弹丸，地处天之半，而阳城为中。则日春夏秋冬夏、昏明昼夜，去阳城皆无盈缩矣。故知从日斜射阳城为天径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旁万五千里则勾也。立八万里则股也。从日斜射阳城则弦也。以勾股求弦法入之，得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径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数也。倍之得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歩四尺七寸二分，天径之数也。以周率乘之径率约之得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数也。减《甄曜度》《考异郎》五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一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万九千四十九。减旧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万七百三十分。夫末世之儒，多妄穿凿，补增《河》《洛》，窃作讖纬。其言浮虚，难悉据用。六官之职，周公所制；勾股之术，目前定数。晷景之度，事有明验。以此推之，近为详矣。黄赤道相与交错，其间相去二十四度，以两游仪准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体圆如弹丸，而陆绩造浑象，其形如鸟卵。然则黄道应长于赤道矣。绩云，东西南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然则绩亦以天形正圆也。而浑象为鸟卵，则为自相违背。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其行，半出黄道外，半入黄道内，在内谓之阴道，在外谓之阳道。其行阴阳道极远者，不过六度。黄道无常，诸家各异，各依其历节气所行宿度。《尚书》《月令》太初三统四分，乾象各不同，昏明亦异。日行蹉跌，不遵常轨之所为也。夫三光之行，虽有盈缩，天地之体，常然不变。故诸家之历，皆不著浑象。唯黄道当各随其历而错之。而今臣所

施，黄道，乾象，法也。审校先代诸儒，于春秋二分多差，而冬夏二至，恒在二分限中。蕃按，浑象之法，地当在天中，其势不便。故反观其形，地为外匡于已解者，无异在内诡状殊体而合于理，可谓奇巧。古旧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周七尺三寸半分。汉张衡更制，以四分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臣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而张衡所作又复伤大，难可转移。前表间以三分为一度事，许令臣新作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长，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减张衡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浑象法黄道赤道，各广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浑象，黄赤道各广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浑仪中筒为璇玑，外规为玉衡。吴太史令陈卓所作浑天论，与王蕃大同。姜岌《浑天论答难》曰：浑天之说，天体包裹，地在其中。七曜踦丽，道有常率。天体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运转之枢，南下而北高。二枢为毂，日道为轮，周回运移，终则复始。北枢谓之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际七十二度常见而不伏。南枢谓之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际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见。或云，火阳也，故外照。金水阴也，故内景。日为阳精，故外照。月为阴之宗，应内景，而月复能外照，何也？对曰：月光者，日曜之所生。是故外景如日照也。是故莹金澄水得日之照，照物亦有景。又曰：月无亏盈，亏盈由人也。日月之体，形如圆丸，各径千里。月体向日，常有光也。月之初生，日曜其西，人处其东，不见其光，故名曰魄。魄一日之后微东而南。故明生焉。八日正在南方半之，故见其弦也。望则人处日月之间，故见其圆也。假使月初生时移人在日月之间，东向以视，则月光圆若望也。夏至之日，日入戌，月初生时则西北近日有光，及出于寅未，阅三日以视，月则东北近日处光满也。研之于心，验之于日，月体向日有光而形圆矣。难者又云：日曜星月，明乃生焉。然则月望之日，夜半之

时，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其间隔地，日光何由得照月，暗虚安得常在日冲？对曰：日之曜天，不以幽而不至，不以明而不及，赫烈照于四极之中，明光曜焕乎宇宙之内，循逃邛曜星月，犹火之循突而升，及其光曜，无不周矣。惟冲不照，名曰暗虚，盖日及天体犹满面赅鼓矣。日之光炎在地之上，碍地不得直照而散，故薄亏而照则近；在地之下，聚而直照，故满盈而照则远。以斯言之，则日光应曜星月，有何碍哉！《易》传，日夜食则星亡，无日以曜之故也。难云：地上不得直照而散，故薄亏而照近，检先望一日，日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三十馀万里，日在地上散而直照，不应及月，而使月全明者，何也？对曰：薄亏而照则近，是言碍地光难周耳。水流湿，火就燥，类相从也。月、星者，类也。日光散照虽不及月，譬之燃烛，一烛在上，一烛在下，灭下烛使烟相当，则上灭之炎，循烟而下燃下烛矣，此类相从也。难者又曰：日夜食则众星亡，按月体不大于地，今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地体大尚不能掩日，使不照月，月体小于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曜星也？对曰：上元之初，日月如叠璧，五星如连珠，故曰重光。重光者，日在上，月次之，星居下，地在宿内，故掩日月光，星月存而曜亡也。月在星宿之外，故掩日，日光不得照星也。

梁武帝《尝仪》云：月体不全光，星亦自有光，非受明于日。若是日曜月所以成光，去日远则光全，去日近则光缺，五星行度亦去日有远近，五星安得不盈亏？当知不然。太阴之精自有光，景但异于太阳，不得浑赫星月及日，体质皆圆，非如圆镜，当如丸矣。

祖暅曰：姜岌此言非也。星犹月，禀日之光，然后乃见，若星在日里则应盈魄，今既不然，故知星在日表而常明也。按，星体自有光，曜非由禀日，始明今星宿有时食月，在魄中分明质见，则是星行亦在月里，不专在表。又姜岌承二烛为

喻，理亦迂回，非实验也。

晋侍中刘智《论天》曰：凡含天地之气而生者，人其最贵而有灵智者也。是以动作营为皆应天地之象。古先圣王观灵曜，造算数，准辰极，制浑仪，原性理，考徵详，赞其幽义而作历术焉。浑仪象天之圆体，以含地方，轮转周匝，中有二端。其可见者，极星是也，谓之北极。在南者，在地下不见，故古人不名。阴阳对合为群生父母，精象在于五星，其于共成天地之功也。则日月为政，五星为纬，天以七纪七曜是也。北极不过为众星之君，命政指授，以斗建时，斗有七星，与曜同精而布节气于下者也。晦朔分于东西，消息辨于南北，取以定四方。天地配合方气有常，天以七纪方修其政，故方有七宿二十八星是也。天有常度，日月成象，众星有宫分，方物有体类，在朝象官，在野象物，在人象事，理自然也。众星定位，七曜错行，盈缩有期节，故历数立焉。日，太阳也，施温万物生，施光则阴以明。众所禀为倡先者也，君尊之象也。月，太阴也，禀照于阳，亏盈随时，有所禀受，臣卑之道也。五星象五常，托四时成五事。旧说日譬犹火也，月譬犹水也。火则施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背日，当日则光盈，近日则明灭。然则月为臣象可知矣。又曰，当其冲月食者，阴性毁损，不受光也。君臣不等强，日月不等明，阴在于上，不自抑损，阳必侵之，望在交度，其应必食，故《诗》云：彼月而食，则维其常。道势然也。侵甚则既虚之象也。日尊，君象也。月卑，臣象也。晦朔之会，交则同道，同道则形相蔽。天道君为尊，臣由臣道，虽度相值，月不掩日，卑下尊也。不由臣道，月掩日体，卑凌尊也。是故太平之时，交而不食，尊卑道顺。或问云：颛顼氏造浑仪，黄帝为盖天，其遗说云，盖天象笠，极在其中，日月远近，以为晦明；浑仪以天裹地，地载于气，天以回转，而日月出入以为晦明。二说谁其得之？刘智曰：盖天之

论谬矣。以春秋二分，日出卯入酉，若天象车盖，极在其中，日月星辰回还藏明，二分之时，当昼短夜长，今以漏刻数之，则昼夜分等。以日入较之，则出卯入酉，此盖天之说不通之验也。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传说义者，失其用耳。昔者圣王治历，明时作圆，盖以图列宿，极在其中，圆之以观天象，未可正昏明分昼夜，故作浑仪也。象天体亦以极为中，而朱规为赤游周环，去极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极远近不同，故复画为黄道。夏至去极近，冬至去极远，二分之际交于赤道。二道有表里，以定宿度之进退，为术乃密。至汉顺帝时，南阳张衡考定进退，灵帝时，太山刘洪步月迟疾，自此之后，天验愈详。自司马迁、刘向、刘歆、扬雄、贾逵、张衡、蔡邕、刘洪、郑玄，此九君者，不但精于算步，皆博索沈综，才思弘远，而不合论浑盖之用。明定日行四时之道，虽或精考，雅有所得，亦或出心裁，失其本旨。人之不同，处意各异，道之难尽效于斯矣。

或问曰：古历论月食，或云阴损则不受明，或云暗虚，暗虚所在，值月则月食，值星则星亡，今子不从，何也？刘智曰：言暗虚者，以为当日之冲，地体之荫，日光不至，谓之暗虚。凡光之所照，光体小于所蔽，则荫大于本质，今日以千里之径而地体蔽之，则暗虚之荫将过半矣。星亡月毁，岂但交会之间而已哉！由此言之，阴为受明近得之矣。又问曰：若如所论，必有大荫，月在日冲，何由有明？刘智曰：夫阴含阳而明，不待阳光明照之也。阴阳相应，清者受光，寒者受温，无门而通，虽远相应，是故触石而云出者，水气之通也。相向而相及，无远不至，无隔能塞者，至清之质，承阳之光，以天之圆，面向相背，侧正不同，光魄之理也。阴阳相承，彼隆此衰，是故日月有争明，日微则昼见。若但以形光相照，无相引受之气，则当。阳隆乃阴明隆，阳衰则阴明衰，二者之异，无

由生矣。

后魏太史令晁崇，修浑仪以观星象。按，其仪以永兴四年岁次困敦创造，传至后魏末，入齐往周隋，至于大唐，历年久远，仪盖日以倾坠。太史者，历正也。自景云三年奉敕重令修造。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将作少监杨务廉，与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史令瞿曇悉达，正议大夫、行太史令李仙宗，试太史令殷知易，荆州都督兼秘书监兼右卫率薛玉，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吴师道，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阎朝隐等，首末共营，各尽其思，至先天二年岁次赤奋若成。其铭曰：周天三万七千里，分寸无败；成岁三百六十日，盈缩有期。敬之敬之，以授人时。今史司见用测候。

守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论浑象体》曰：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圆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有鱼，化而为鸟，将徙于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四方皆水，谓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于金，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趋下，归注于海。日为阳精，光曜炎炽，一夜入水，所经焦竭，百川归注，足以相补，故旱不为减，浸不为增。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转，一日一夜过周一度，南北二极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强，即天径也。黄道斜带赤道，春分交于奎七度，秋分交于轸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强，夏至井十六度半弱。从北极挾天而南五十五度强，则居天四维之中。最高处也，即天顶也。其下即地中也，自外与王蕃大同。

徐爱《宋书》云：元嘉十三年，有诏太史令钱乐之，依旧说铸浑天铜仪。径六尺八分，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地在天内，立黄赤二道，南北二极，规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极星。五

分为一度，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转仪，昏明中星与天相符。到十七年，又被敕作小浑天。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二分为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宫星备具。以白色珠及青黄三色珠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黄道。

梁奉朝请祖暅《浑天论》曰：自古论天者多矣，而群氏纷纭，交相非毁。窃览同异，稽之典经，仰观辰极，傍瞩四维，睹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见伏，校之以仪象，覆之以晷漏，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徵。辄遣众说，附浑仪云。考灵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以晷景验之，失之于过多。既不显求之术而虚设其数。盖夸诞之辞，非圣人之旨也。学者多因其说而未之革，岂不知寻其理欤，抑未能求其数故也？王蕃所考，校之前说，不啻减半。虽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诚未能遥趣其实，盖近密乎。辄因王蕃天高数，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数法，令表高八尺，与冬至景长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为实，实如法得四万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景长为实，实如法得六万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数也。求春秋分数法，令表高及春秋分景长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因冬至日高实而以法除之，得六万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景长实，实如法而一，得四万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数也。南戴日下所谓丹穴也。推北极里数法，夜于地中表南傅地，遥望北辰细星之末，令与端参合，以人目去表数及表高，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为法。天高乘表高数为实，实如法而一，即北极细星高地数也。天高乘人目去表为实，实如法即去北辰极下之数也。北戴斗极为空桐，日去赤道表里二十四度。远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赤道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冬夏春秋晨昏昼夜，皆同度也。而有寒暑者，地气上

腾，天气下降，故远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远近也。犹火居上，虽远而炎；在旁，虽近而微。视日在旁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瞩为难，平观为易也。由视有夷险，非远近之效也。今悬珠于百仞之上，或置之于百仞之前，从而观之，则大小殊矣。先儒弗斯取验，用繁翰墨，夷途顿轸，雄辞折辩，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后二气者，寒积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后二气者，暑积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后二气者，寒暑积而未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其温，弗事加薪，久而愈炽。既已迁之，犹有馀热也。月行有中道，有阴道，有阳道。如姜岌《说周髀》云：日径千二百五十里，盖天乖谬，已详前识，无足采焉。以浑象言之，失于过大矣。张衡日月其径，当周天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按此而论，天周分数，圆周率也。广分数，圆径率也。以八约之，得周率九十二，径率二十九，其率伤于周多径少，衡之疏也。衡以日月之径居一度之半，又言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既非考定，日月径又不明。其理饰辞华，说不足穷核者也。望日月法，立于地中，以人目属径寸之管而望日月，令日月大满管孔及定管长，以管径乘天高管长，除之即日月径也。月阴，精也。其形圆，其质禀日之光而见其体。日光不照，则谓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间，尽观其质，故形圆也。二弦之日，日照其侧，人观其旁，故半魄半明也。晦朔之日，月照其表，人在其里，故形不见。旧说日月行九道，斯盖未究月行之变，而假为其说。谨按，著作郎张东对《三道九行》曰：按《汉天文志》日有三道，月有九行者，谓日月行黄道为得其正。或行黄道外，或行黄道内，内外及正行，因名三道。故曰，房有四表三道。日月经房星南门即为旱，经房星北门即为水。日有三道者，但内外差及正行之道也。月有九行，谓青道二出于黄道东，赤道二出于黄道南，白道二出在黄道

西，黑道二出在黄道北。故郑玄注《月令》，立春、春分，日行青道，月为之佐；立夏、夏至，日行赤道，月为之佐；立秋、秋分，日行白道，月为之佐；立冬、冬至，日行黑道，月为之佐。故月之九行，非为黄道外，别有九道。交横绵络，贯于躔舍。但为日月，既为动物，不能不小有盈缩，或行黄道内外。又按，日月以立春合宿在营室，即北方之星，色当言黑。春分合宿在奎，奎为西方之宿，色当言白。而郑云立春春分，日行青道者，考以岁起于春，春在东方，东方色青，故起青号。南西及北三方准此方，故日月共有三道，实无九行。但以因八节之差，顺四时之色，曲为九名，故月行言九，直举其实，故日道称三。三道九行，其义一也。则夫日之三道躔于二十八宿，月之九行经于八节也。梁武帝云，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实千里之谬。戴盆而望，安能见天？譬犹宅蜗牛之角，而欲论天之广狭；怀蚌螺之壳，而欲测海之多少。此可谓不知量矣。《系辞》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元气已分，天地设位，清浮升乎上，沈浊居乎下。阴阳以之而变化，寒暑用此而相推。辨尊卑贵贱之道，正内外男女之位，在天成象，三辰显曜；在地成形，五云布泽。斯昏明于昼夜，荣落于春秋。大圣之所经纶，以合三才之道。清浮之气，升而为天。天以妙气为体，广远为量，弥覆无所不周，运行来往不息。一昼一夜，圆转一周。张覆之广，莫能际其边际；运行之妙，无有见其始终。不可以度数而知，不可以形象而譬。此天之大体也。沈浊之气，下凝为地。地以土水为质，广厚为体。边际远近，亦不可知。质常安伏，寂然不动。山岳水海，育载万物，此地之大体也。天地之间，别有升降之气，资始资生，以成万物。《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大哉坤元，万物资生。资始之气，能始万物，一动一静，或此乃天之别用，非即天之

妙体。资生之气，能生万物，一翕一辟，或此亦地之别用，非即地之形体。四大海之外，有金刚山，一名铁围山。金刚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转，周回四面，一昼一夜。围绕环匝，于南则现，在北则隐。冬则阳降而下，夏则阳升而高。高则日长，下则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夏则阳升，故日高，而出山之道远；冬则阳降，故日下，而出山之道促。出山远则日长，出山促则日短。二分则合高下之中，故半隐半见。所以昼夜均等，无有长短。日照于南，故南方之气燠；日隐在北，故北方之气寒。南方所以常温者，冬月日近南而下，故虽冬而犹温；夏则日近北而高，故虽夏犹不热。北方所以常寒者，日行绕黑山之南，日光常自不照，积阴所聚，熏气远及，无冬无夏，所以常寒。故北风则寒，南风则暎。一岁之中，则日夏升而冬降；一日一夜，则昼见而夜隐。黑山之峰，正当北极之南，故夏日虽高，而不能不至寅而现，又至戌而隐。春秋分则居高下中。朝至金刚山之外，虽与山平而去山犹远，故为金刚所障，日未能出，须至卯然后乃现，西方亦复如是。冬则转下，所隐亦多，朝至于辰则出金刚之上，夕至于申则入金刚之下。金刚四面略齐，黑山在北，当北弥峻，东西连峰，近前转下，所以日在北而隐，在南而现。夫人目所望，至远则极。二山虽有高下，皆不能见。三辰之体，理系阴阳，或升或降，随时而动。至于天气清妙，无所不周。虽自运动无间，日月星辰，迟疾各异，晷度多少，不系乎天。金刚自近天之南，黑山则近天之北，极虽于金刚为偏，而南北为一。制旨解释云，金刚山自近天之南，黑山则近天之北，极准于金刚为偏，而于南北为一。令上林馆学士虞胤颖、上林馆倪徽仁、刘文道等，算其度数，开列于后。臣履等谨奉依敕旨，推按历法表景长短之差，日行南北之道，旁考经记，近较目前，莫不事事符合，昭然可见。谨略条度数如左：日道圆周三百六十五度，分为十二

辰，辰三十度半。春秋分出卯入酉，冬至则出辰入申，夏至则出寅入戌。春秋分出卯中左右十五度，冬至日出卯南，去卯中二十四度，则是侵辰九度；夏至日出卯北，去卯中二十四度，则是侵寅九度。春分日入酉左右亦各十五度，冬至日入酉南，去酉中二十四度，是侵申九度；夏至日入酉北，去酉中亦二十四度，是侵戌九度。北极璇玑玉衡，上当天之北五十五度，北去黑山顶三十六度。夏至日在天南十二度，春秋分日在天南三十六度，冬至日中日在天南五十度，冬至日中日去金刚南三十度。梁武说云：四大海外有金刚山，一名铁围山。山北又有黑山。虞履等又以璇玑、玉衡在人之北五十五度，北去黑山三十六度。或曰：瞻星望月，盖不及浑；度景量天，浑不及盖。窃较卯之筮之，未尽天体之赅；而候之测之，才穷推出之妙。

梁人朱史《定天论》：日一千六百七十里，周天六十万二百三十一里，径率求之得十九万四千一百六十四里，即逃讷西南北相去之数也。求之得九万七千八百里，即春秋分日天去地之数也。夏至日天去地上八万一千三百九十四里，冬至之日为天去地上十万六千二十里也。

隋掖县丞刘焯《浑天论》曰：璇玑、玉衡，正天之器。帝王钦若，世传其象。汉之孝武，详考律历，则落下闳、鲜于妄人共所营定。逮于张衡，又寻述作，亦体制不异闳等。虽闳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吴世，陆绩、王蕃，并更修铸。绩小有异，蕃乃事同。宋有钱乐之、魏初晁崇等，总用铜铁小大有殊，规域经模不异蕃造。观蔡氏《月令章句》、郑玄《注考灵曜》，势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测见其数制，莫不违爽。失之千里，差在毫厘，大象一乖，余何可验。况赤黄均度，月无出入，分至所恒，定气不别。衡分刻本差，轮回守故，其为疏谬，不可复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众家间出。盖及宣夜，三说并驱；平听安穹，四天腾沸。至当不二，理惟

一揆。岂容天体七种殊说？又漏景去极，就浑可推，百骸共体，本非异物。此真已验，彼伪自彰。岂朗日未辉而燭火不息。理有而阙，诎不可悲者也！昔蔡伯喈《自朔方上书》曰：以八尺之仪，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器而无其书。常欲寝伏仪下，案度成数，而为立说。伯喈以负罪朔方，书奏，不许。伯喈若蒙许，亦必不能。伯喈才不逾张衡，衡本岂有遗思也？则有器无书，观不能悟。焯今立术，改正旧浑，又以二至之景，定去极晷漏、并天地高远、星辰运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贤之巨惑，稍往哲之群疑。豁若云披，朗如雾散，为之错综，数卷已成。待得景差，谨更启送。又云，《周官》夏至日景尺有五寸，张衡、郑玄、王蕃、陆绩先儒等，皆以为景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万五千里，表景正同，天高乃异。考之算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亦无典据，明为意断，事不可依。今交爱之州，表北无景，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焯今说浑，以道为率，道里既定，得差乃审。既大圣之年，升平之日，厘改群谬，斯正其时。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景，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请勿以人废言不用。

按，刘焯《皇极历》云：凡日食，由月行黄道，体所映蔽。大较正交如累璧，渐减则有差，在内食分多，在外无损。虽外全而月下，内损而更高，交浅则间遥，交深则相搏。或由近而不掩，因遥而蔽多。所观之地又偏，所食之时又别，月居外道，此不见亏，月外之人，反以为食。交分正等，因在南方，冬损则多，夏亏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处南北体则高，居东西傍而下。视有邪正，理不可一。且古史所说，本有纷互，今故推其梗概，求者知其指归，苟地非于阳城，皆随所

而渐异。然月食以月行虚道，暗气所冲。日有暗气，天有虚道。正黄道常与日对，如镜居日下，魄曜见阴，名曰暗虚，月则食。故张衡称当月月食，当星星亡。虽夜半之辰，子午相对，正隔于地，值虚即亏。既月兆日光，当午更曜，时亦隔地，无废禀明。谅以天光神妙，应感玄通。比陆绩于愚凡，意天彰于灵曜，正当夜半，何害亏稟。月由虚道，表里俱食，日之与月，体同势等，较其食分，月尽为多。容或形差，微增亏数。疏而不漏，纲要克举。议曰：月隔昼夜，镜不生菱；地隔高天，月宁含景。窃稽诸典，比陆绩于愚凡，意天彰于灵曜者，殆以虚而喻实，亦理所绝无，必求知也。凡事可依，必须取论无滞，或以当夜半，何害亏稟。日轮所照，日光所临，何关大地。近验应符，乃华言之节辨，非忘私之至公。弱于德，强于辨，为后人通弊。信乎其然矣。

卷二 论天

夫言天体者，盖非一家也。世之所传，有浑天，有盖天。说浑天者，言浑然而圆，地在其中。盖天者，言天形如车盖，地形如覆盘，皆中高外下，二曜推移，五星迭觐，见伏昏明，皆由远近运移而天不入于地。日之将没，去人弥远，明衰光灭，故暗其明；及其将出，去人弥近，光明炎炽，故显其照。扬雄以为浑天得之，难盖天曰：今于高山之上，设水平以望日，则日出水平下。若天体常高，地体常卑，日无出下之理。于是盖天无以对也。浑天之说，天体包裹，地在其中。七曜躔离，道有常率。天体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运转之枢，南下而北高。二枢为毂，日道为轮，周回运移，终则复始。北枢谓之北极。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际七十二度常见而不伏。南枢谓之南极。南极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际七十二

度常伏而不见。

《周髀》云：日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有奇，夏至景一尺四寸，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周天百七万一千里，径三千五万七千里。四表内万五千里，其外亦万五千里。故天日四游于三万里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东，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于天之中，旁游之数与天游同。日道星宿之外亦万五千里，圆周之径正与四表等。冬至之日出辰入申，夏至之日出寅入戌，进退于六十度之中焉。非专四游之差，亦有地之升降。冬至之后，日转北移，非专日之移也，亦由天地游而南，故物有生而不死。夏至之后，日转南移，非专日之移也，亦由天地游而北，故物有伏而不生。二分之日，出卯入酉，正与地上平。故半表之径，得天地相去十九万里。然则地处天半而下也。故日出地上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谓之昼，入地下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谓之夜。昼则出地上而西，夜则入地下而东。周匝百刻，昏明五十刻。分之日，刻数既均，天度又等。与拯应规，谓之中绳。居寒暑景之和，处迟疾之中。春分之后，日行中绳之北，故昼长而夜短，伏少而见多，景短而温气甚。秋分之后，日行中绳之南，故昼短而夜长，伏多而见少，景长而寒气多。《易说》冬至之景，一丈三尺；夏至之景，一尺四寸八分；并二至之景，得一丈四尺四寸八分。春分之景，七尺二寸四分；秋分之景与春分等。并二分之景，亦得一丈四尺四寸八分。然东西南北经纬均也，太平时和，七曜顺轨，优游两仪之中，不内不外。汉之乾象，魏之景初，皆以二分之时，行浑仪之内，故南北阔而东西狭。冬至去极百一十五度，景长一丈三尺。夏至去极六十七度有奇，景长一尺五寸。并度得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并景得一丈四尺五寸。春分去极八十九度，景长五尺二寸五分。秋分去极九十度，景长五尺五寸。并度得百七十九度，并景得一丈七寸五分。东西少于南北三度焉。东西九千度弱，

东西之景短于南北之景三尺七寸五分，为里三万七千五百。东西之径定也，而度与景里则有殊。然则一度之里，一寸之差，及四游之说，殆难明矣。郑玄以二至之景，一寸俱差千里。夏至之日，八尺之表，景得一尺五寸。日下之地南于嵩，高一万五千里。冬至之日，八尺之表，景得一丈三尺。日下之地南于嵩，高十三万里。夫日高则景小，卑则景差多，日无上下之说，而天地有升降，安得千里同差一寸也。故东西之径小于南北之径，以度言之，则九千里；以景言之，则三万七千五百里。二分之日，南北千里，盖当景差四寸矣。郑氏之言岂合理哉？天游薄四面而止，日道与四表等，不升不降，常与四表交错。二分之日，道与二极应规，而天地居四游之中。春分之后，天地降而下游西南，至于夏至，天游至南表而止，故视日北而高。景差少高之故。自此以后而北，至秋分还与日道应规。秋分之后，天地升而上游而北，至于冬至，则天游至北表而止，故视日卑而南。景差多卑之故。计其进退，南北不系于三万里之内。春分之后至夏，差度二十四。除其钩弦之数，乃常南游六万馀里。此盖升降之度，里则少矣。今置浑天，于地以衡。望日地升浑上，则日去极远；地降浑下，则日去极近。远近之验，不必在于南北，亦由升降可知矣。然则旁游与外降各十二度，与天地游三万里相近矣。日月丽天，有亏有盈，有交有会，日行日出，以半周天焉。即月道交错，半入日道之内，半出日道之外。在外谓之行阳，在内谓之行阴。当交则会，会则有食。

蔡氏《月令章句》曰：天者，纯阳，精刚，转运无穷。其体浑而包地，地上者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地下亦如之。其上中北偏出地三十六度，谓之北极。极星是也。史官以玉衡长八寸、孔径一寸，从下端望之，此星常见于孔端，无有移动。是以知其为天中也。其下中南偏入地亦三十六度，谓之南极。

从上端望之，当孔下端是也。此两中者，天之辐轴所在，转运之所由也。天左旋出地上而西，入地下而东。其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伏，图内赤小规是也。绕南极，径七十度，常伏不见，图外赤天规是也。据天地之中而察东西，则天半见半不见，图中赤规截娄角者是也。爰按，此与张衡所说不殊，而云玉衡长八寸，则似是古仪矣。又云据天地之中，所云规数，据盖图缀星是也。

后汉末吴人陆绩，字公纪。于孙权时，又作《浑天仪说》。绩造浑天图，曾于土室居，令不觉昼夜，已在内推步度数，击鼓节与外相应，而不失毫厘。陆公纪《浑天说》云：先王之道，存乎治历明时。本之验著，在于天仪。夫法象莫如浑天。浑天之设久矣，昔在颛顼，使南正重司天；而帝喾亦序三辰；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舜之受禅，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以是数者言之，曩时已立浑天之象明矣。周公序次六十四卦，两两相承，反覆成象，以法天行，周而复始，昼夜之义。故《晋卦象》曰：昼日三接。《明夷象》曰：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仲尼说之曰：明，出地上。晋，进。而丽乎大明。是以昼日三接，明入地中明夷。明夷，夜也。先昼后夜，先晋后明夷。故曰先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日月丽乎天，随天转运。出入乎地，以成昼夜也。浑天之义，盖与此同。云云。余已见前篇。至与蔡氏张衡同，故略云。故曰言天体，非一家也。

吴时庐江王蕃，字兴元，为中常侍。善算术，尝造浑仪及《浑天象说》云：幽、平之后，周室遂卑。云云。至日光不得曜星也。与前说并同。

卷三 天占

天 名 主

《易》曰：天地贞观，日月贞明。

《洪范传》曰：清明者，天之体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说卦》曰：乾为天。乾，健也。

《河图叶光纪》曰：元气闾阳为天。

《易乾凿度》曰：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

《礼统》曰：天地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天之为言颠也，神水珍也。

《尔雅》曰：穹，苍苍，天也。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

《太玄经》曰：九天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顺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廓天，七为咸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

《考灵曜》曰：观玉仪之游，昏明主时，乃命中星。中央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西北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昊天，其星胃、昂、毕；西南方朱天，其星觜、参、东井；南方炎天，其星鬼、柳、七星；东南方阳天，其星张、翼、轸。

《淮南子》曰：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清阳者薄靡而为天。

天 数

《洛书甄曜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则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

《广雅》曰：天围广南北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东西短减四步，周六亿十万七百里二十五步，从地至天一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七里。下度地之厚，与天高等。

《灵宪》曰：天有九位，自地至天一亿一万六千二百五十里，悬天之景，薄地之仪，皆移千里而差一寸。

《关令内传》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一万里；东卯西酉，亦九千一万里。四隅空无，相去亦尔。天去地四十万九千里。

徐整《三五历纪》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一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淮南子》曰：九野，九千九百九十里，去地一亿一万里。

《春秋内事》曰：天下十二分次，日月之所躔也。

《孝经援神契》曰：周天七衡六间者，相去万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万九千里。从内衡以至中衡，从中衡以至外衡，各五万九千五百里。

天 裂

京氏《易妖占》曰：天开见光，流血滂滂。

《天镜》曰：天裂见光，流血汪汪；天裂见人，兵起国

亡。

刘向《洪范传》曰：汉惠帝二年，天开东北，广十余丈，长二十余丈。《星经》亦云：或则天裂，或则地动，皆气有余，阳不足也。地动，阴有余，天裂，阳不足，皆下盛强将害君之变也。其后有吕氏之乱。

景帝三年，天北有赤者如席，长十余丈。或曰赤气，或曰天裂，其后有七国之兵。

晋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天裂。按刘向说曰：天裂，阳不足；地动，阴有余。是时人主昏瞽，妃后专制。

又，八月庚午，天中裂为二，有声如雷者，三君道衰、臣下专僭之象也。是日长沙王奉帝出拒成都、河间二王，后成都、河间、东海又迭专威命，是其应也。

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己卯夜，天中裂，广三四丈，有声如雷，野雉皆鸣。是后哀帝荒疾，海西失德，太后总万机，桓温专权，威振内外。阴气隆，阳道微也。

《天镜》曰：天以冬裂，天下大兵有阴谋，主有丧。春秋，主君臣怀忧；夏冬，主有大兵。京房《妖占》曰：天分，作乱之君、无道之臣欲裂其土，国之主当之。

《天镜》曰：天裂而言，如其言，天裂见牛马豕，天下忧。《汲冢纪年书》曰：懿王元年，天再启于郑。晋穆帝升平五年，天裂有声，又有天裂，见其流水马人。

天 变 色

《洪范传》曰：天忽变色，是谓易常。天裂见人，兵起国亡。天鸣省声，至尊忧且惊。皆乱国之所由生也。

《天镜》曰：天忽变色，四夷来侵，不出八年有兵。

天 鸣

京房《易传》曰：天鸣，必有杀行，民流亡。又曰，万姓劳，厥妖天鸣。

《天镜》曰：天鸣，世主失，不出十日。又曰：天鸣，主死，百姓哭。

《河图秘微》曰：刘帝即位，百七十日，太阴在庚辰，江充构祸，其变天鸣。

晋元帝大兴二年八月戊戌，天鸣东南，有声如风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鸣有声，人主忧。

晋大兴三年十月壬辰，天鸣至甲午止。其后王敦入石头，王师败绩。元帝屈辱，制于强臣，既而晏驾。

晋安帝隆安五年闰月癸丑，天东南鸣，二年九月戊子，天东南又鸣，是后桓玄篡位，安帝播越，忧莫大焉。鸣每东南者，盖中兴江外，天随之而鸣也。

晋安帝义熙元年八月，天鸣在东南。京房《易传》曰：万姓劳，厥妖天鸣。是时安帝虽反政，而兵革岁动，众庶勤劳也。

天雨禽兽 雨虫 雨鳖 雨骨

《天镜》曰：天雨鸟兽，主兵丧，万民流亡。

刘向《洪范传》曰：天雨禽兽，是谓不祥，不出三年，其下兴兵。

《洪范传》曰：人君不亲骨肉亲他人，故虫从天堕地。骨肉去也，不救，兵大起。其救也，立王公，率同姓诸侯，无偏党，则灾消。又曰：春秋者虫之灾也，以罚暴虐而取于天下，贪叨无厌，以兴动众，取邑治城，而失众心，虫为害矣。文公三年秋，雨虫于宋，是时宋公以暴虐刑，重赋敛无度，应是而

虫也。

《天镜》曰：天雨鱼鳖，为兵丧万民流亡。《洪范传》曰：天雨鱼鳖，国有兵丧。又曰：天雨骨，是谓阳消，王者德令不行，佞人用，不出三年有内争。《易飞候》曰：天雨骨，师将破亡。

天雨筋 雨膏 雨肉 雨锡 雨水银

《洪范传》曰：天雨筋，国大饥。又曰：天雨膏如虫，辅臣多贪之应也。《易飞候》曰：天雨膏，其国有急。

《洪范传》曰：君无道暴虐，天雨肉。天雨肉，天不享其德，将易其君。

《续汉书·五行志》曰：桓帝建和三年，北地雨肉似羊筋，大如手。时帝幼，太后专政。

《魏志》曰：公孙泉将亡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喙。摇占曰，有形不成者，其国灭。

《洪范传》曰：天雨爵锡，如甘露着树木，不出三年，更政易主。白者名甘露，黄者为爵锡。

《天镜》曰：天雨如水银，是谓刑枉。不出三年，兵丧并起，亡国失土。

天 雨 血

京房曰：天雨血，兹谓不亲，黔首怨之，不出三年，亡其宗人。

《尚书中候》曰：夏桀无道，天雨血。

《天镜》曰：天雨血，是谓天见其妖，不正者不得久处其位，不三年兵起。

《演孔图》曰：君过，满七九则雨血。

《运斗枢》曰：偏任不移，雨血漂流。

京房《易传》曰：王者不顾骨肉，不亲九族，天雨血二月。又曰：血自天堕，三年大兵。《易飞候》曰：天雨血流染衣，其国亡君戮。

《太公金匱》曰：唐尧克有苗，问人曰：吾闻有苗时，天雨血沾衣，有此妖乎？人曰：非妖也，有苗诛谏者，尊无功、退有能，遇人如仇，故亡耳。

京房《易》曰：临狱不解，兹谓进非厥咎，天雨血。天雨血者，兹谓不亲宗有怨，恐不出三年，亡其宗。佞人用功，天雨血。

《汉书·五行志》曰：惠帝二年，雨血于宜阳，一顷所，刘向以为近赤祥也。时大臣诛灭诸吕，僵尸流血。又曰，哀帝建平四年，山阳胡陵雨血，广三尺，长五尺，大者如钱，小者如麻。后三年，王莽专朝，诛贵戚。

天雨羽毛 天雨金银铁钱

《天镜》曰：天雨羽毛，是谓兴人不常，弃亡，前后有丧，不出九年，兵马兴。

京房曰：天雨毛，邪人进，贤人逃，贵人走。

《易飞候》曰：天雨毛羽，其国大风。又曰：天雨羽毛，大人出亡。又曰：天雨羽，君德不通，逆于天下。

《天镜》曰：天雨金为兵丧，万民流亡。

《易飞候》曰：天雨金铁，大兵入。

《天镜》曰：天雨金铁，是谓刑余，人君残酷，好杀无违，不出一年，兵交于朝。

京房曰：天雨金银，兵将兴，失道之君当之。谨按：《史记》秦献公十八年雨金。

《易飞候》曰：天雨铁钱，其国大饥。

天雨石 雨冰 雨笠 雨杵 雨灰土

《天镜》曰：天雨石，为兵丧，万民亡。

京房曰：天雨石，为政者质信不施，伪诈妄行，国君死亡。

《易飞候》曰：天雨冰，其国大疾。又曰：天雨笠，国大饥。又曰：天雨杵，其国大饥。

皇甫士安曰：殷纣暴虐，天雨灰。天雨灰色，君有归来邑者。

《墨子》曰：商纣不德，十日雨土于亳。天雨土，君失封。

《易飞候》曰：天雨土，是大凶。民人负子东西，莫居其乡。又曰：天雨土，是谓高土，百姓劳苦而无妨土，是谓高社，民劳苦，繁于土功，不安，主外戚谋。

天雨五谷 雨榛 雨草木 雨梳 雨釜甑

《天镜》曰：天雨五谷，是谓禾不熟，人君赋敛重数，故示戒，不出五年，困之军粮。《墨子》曰：天雨粟，不肖者食禄，与三公一位；天雨黍豆麦粟稻，是谓恶祥，不出一年，民负子流亡，莫有所向。

《易飞候》曰：天雨五谷，其国大饥。天雨黍，为政者去，大人出死他国，三年有死将。又曰：天雨榛，兵起四方。

《天镜》曰：天雨草，是谓增福，不出三年，外国输谷。天雨草木，为兵丧，万民流亡。天雨木，多风，五谷伤。

《墨子》曰：国君失信，专禄去贤，则天雨草。

《易飞候》曰：天雨草，国有残，民破亡。又曰：君谗臣不和，天雨草木，其岁民多兵死。

《易飞候》曰：天雨梳，其国有权。又曰：天雨釜甑，其

国大饥。

《墨子》曰：天雨釜甑，岁大穰。

天雨絮布帛 雨藁 雨墨 雨火

《天镜》曰：天雨丝帛，天下有兵丧，不出六年，兵起且乱。又曰：天雨布帛，为兵丧，万民流亡。

《墨子》曰：天雨絮，其国将丧，无复有兵。

《易飞候》曰：天雨藁，其君有咎。

《天镜》曰：天雨墨，是谓阴谋，君臣无道，谗人进用，不出五年，君亡。

《墨子》曰：天雨墨，君阴谋。

《天镜》曰：天火烧国郭门，其地有谋人欲发。又曰：天火焰宗庙，人君不谨敬，淫佚，又数犯冬令也。又曰：天火焚朝庙，社稷主有大殃，国将亡。谨按：后魏时造作宫室过度而频有天灾，其后寻有兵乱。又曰：一条天火烧正殿，此必人君不听谏，戮大臣，佞人持政。天火烧街，有大兵。天火烧殿，兵大起。天火烧民舍，兵方起。天火烧野五谷，国将亡。天火烧山阜，百姓不安。天火烧万物，天下分裂。天火烧牛马，兵屠裂。天火烧水，逆兵方起。天火焰大木，木鸣呼，是谓奸起，六月霜降。天雨火，为兵丧，万民流亡。天妄下火焚烧，是谓大殃，民负子流亡。

《墨子》曰：天下火燔邑城门，其邑被围。

《易飞候》曰：天雨火，是谓大凶，民人卖其子，东西莫居其乡。又曰：天官见师为祸，司马必败。司马谓兵师也。

天殒石 天雨杂物 雨戟 雨人

京房《易候》曰：王者不顾骨肉，不亲九族，则天殒石。

甘氏曰：无云而雷石殒，随地，大可一丈围，形如鸡子，

两头锐，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必有大战，伏尸数万，不可救。

《春秋》：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此时宋襄之应也。望之是星，至地为石，其所无光荣之象也。

《天镜》曰：天雨杂物，皆为兵丧，万民流亡。天雨戟，是谓不祥，不出三年，天下兵兴。

《天镜》曰：天雨人，无名字，妄语言，是谓凶殃，不出十二年，必易王。

卷四 地占

地 名 体

《易》曰：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坤卦》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淮南子》曰：重浊者，淹滞而为地。

《说文》曰：元气初分，重浊为地。万物所陈列也。

《洪范五行传》曰：地者，成万物者也。

《元命包》曰：地者，易也。言养物怀妊易变化，含吐应节，故其立字，土力于一者为地。

《圣证论》曰：孔昆云，普天之下，华岳列居。河海所流，丘陵坟衍，总谓之地。

《素问》曰：积阴为地，故地者浊阴。

《元命包》曰：地所以右转者，气浊清少，含阴而起迟，故转右迎天。谓阴气也。

《考灵曜》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南三万里矣。恒动而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行而人不觉也。

《汉地理志》曰：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

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视吉凶。

地 数

《河图括地象》曰：地广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有君长之。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

《诗含神雾》曰：天地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亿五万里。

《广雅》曰：神农所治，四海内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一万里。唐帝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四十二顷。夏禹所治，四海内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命历序》曰：神农始立州制形。

《甄曜度》曰：四海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万里。

《山海经》曰：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郭璞注曰：竖亥健行人选万也九千八百八步。竖亥左手把策，右手指青丘。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纪年》曰：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

《山海经》曰：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博物志》曰：地祇之位，起形于昆仑，纵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昆仑之东北地转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万里；地下有四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犬牙相举也。

《吕氏春秋》曰：凡四海之内，东西有五亿九万七千里，南北亦有五亿九万七千里。

《淮南子》曰：禹乃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

五百里七十五步。

《古今通论》曰：夫地者，厚三万里。凡八极之广，东西二十三万三千里，南北二十三万一千五百里。

地 动

京氏曰：地动阴高者为下，下者为阳，此人君俱进君子为小人同伦，任小人为上宰；置君子于下位，此阴高而阳卑也。故反也，害及大人。

《河图秘徵篇》曰：地之动，大臣逆。

《雒书雒罪级》曰：土震不言，众虐盛。

《尚书夏侯说》曰：地动，大臣盛，将有为，下不静，兵数动也。

《运斗枢》曰：地之动，乱并孽，群臣蹶施，宋均曰：蹶动也，施入纵之也，阴喧哗。又曰，地震之异，阴倍主。

《保乾图》曰：地动下逆，无阳自烛，则退强臣，诛大过，免近戚。

《潜潭巴》曰：地动摇，臣下谋上。

《运斗枢》曰：后族专权，地动摇宫。

《春秋公羊传》曰：臣专政，阴而行阳，故地震。

《谷梁》曰：地动，大臣盛，将动有变，变谓反也。

夏氏曰：地动，民不安，摇扰流移。

刘向《洪范传》曰：地动者，臣不臣也，臣下大贵也。

董仲舒《对灾异》曰：地者，阴之类也，动者，后宫臣下专主之盛，阴衰，故致疾疫，当制后宫齐御百官以救之。

京房《对灾异》曰：地者，大臣之位，当载安万民，怀藏物类。而动摇者，此不欲为君载安万民，动摇不安，思欲篡杀也。

《京房传》曰：地动蹶城，天下亡。

《天镜》曰：地动，世主失，不出千日。

京房曰：地动蹶屋室人，天下兵行。地移，或西或东，不列王公，此谓不公其行也。地动动床，木岁大熟。地动，教令从臣下出，必有流血饥亡。地动，有赤水出，司马戮。地动，疾惊牛马，禽兽变动，天子失地。地独动于灵庙中及朝廷，邑有乱臣且凶。国无忠臣，地动不已。地比四五日动，人主不安。地数动，杀人，贼臣暴。地以春动有音，岁不昌。以夏动有音，人主有丧。以四月动有音，五谷不熟，民大饥。以五月动有音，人主有丧，民流亡。以六月动有音，少老多死，岁恶。以秋动有音，大兵起。以九月动有音，殃大。以冬动有音，人主有丧，兵起。以十月动有音，邑有土功。以十一月动有音，其邑有大兵丧及民饥亡。以十二月动有音，其邑有兵行。

《地镜》曰：地动，三年，其国民流东西；动十日以上，必有兵。地动千里，是谓阴盛阳衰，人君犯四时兴土功，不出年，国有丧。地动坏城郭宫室，是谓阴道失，四海有兵丧。

《抱朴子》曰：军中地动，必大战，或有谋反。

张衡上书曰：地动者，民扰也。

《易坤灵图》曰：地大动摇世主之宫，国不安。

《国语》曰：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阳失其所也。

《史记》曰：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泾渭洛也。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

《左传》曰：昭公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宫极震，苾弘谓刘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济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注：子朝在王城，故谓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东，故曰东王。

汉安帝永初元年，郡国十八地震。地者，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动。

汉献帝初平年中，京师地震。董卓以问蔡伯喈，伯喈对曰：地动阴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盖车，远近以为非宜为。先是山东豪杰并起，卓惧，乃徙天子都长安，燔烧洛阳宫室，自为太师，号曰尚父。乘青盖车，金华爪画两轮，故谏之。卓乃更乘金华皂盖车。

《地镜》曰：地动而折，有急，令近臣谋，主兵革兴。

地 坼

《秘徵篇》曰：三公秉执，卦录在心，则地坼。

《考异邮》曰：臣恣，地裂坼。

《汉含孳》曰：大夫专权，兵陵地坼。

《海中占》曰：主好听谗言，废置大臣，女子为政，刑法诛杀不以道理，则地坼。

京房《对灾异》曰：阴倍阳，则地坼；臣叛君，则义废。此人君不亲，上下不厚，致此灾也。不揀则骨肉相残，父子分离，羌夷叛去。

《演孔图》曰：地坼，阴畔不静，阳不施。臣下专恣，故天下以谋去主。

《潜潭巴》曰：地裂，下分威执，曰臣不臣。

《汉书》曰：和帝永元七年，赵国易阳地裂。

京房《易传》曰：地坼裂者，臣下分离，不肯相从，灾及王公。

张衡上书曰：土裂者，威分。

《月令》曰：季秋行冬令，则土地分裂。

《尚书说》曰：黄帝相亡则地裂。

京房《易妖占》曰：阴倍阳，地分坼。又曰：地分，下叛，主贤明者退，不肖者进。又曰：地劈大者，此谓兵起，天下分离，长一里以上，及成谷，其中有水且至。所谓地劈者，坼也。又曰：地劈于邑城，毁废；劈于邑朝，天下有大兵。其邑独亡，春夏无伤。劈于朝廷，邑分离为数乡；劈于宫殿室邑，社稷灭亡；劈于社稷，乃大祠，其下邑有大殃；劈于丘塚，下民大死亡。

《抱朴子》曰：军中地裂，急徙居，不则军败。

《地镜》曰：地裂劈，臣下有分离。若在城门，骄臣从中起，邑有谋兵。地裂朝廷，分其乡部。地裂社稷，天下有大兵。地裂市里居家，不出三年，大兵起，国有忧。王道中忽坼，不出四年，王道绝，有分天地。居地分裂一里以上，或山阜破，丘有水，天下流亡。地劈有音，及见杂物形，若于朝廷宗庙，丘社道中，咸为兵乱国乱。地坼有声，天下不安，国分，急兵起。地夏裂一丈以上，杀五谷；秋裂，民流亡；冬裂，大凶，兵起，国主亡。

京房《易妖占》曰：地以正月劈，不伤岁；以二月劈，人主吉，岁乐；以三月劈，岁熟，吉；以四月劈，人主吉，岁熟，五谷登；以五月劈，五谷收；以六月劈，此岁定；以七月劈，此惊骇，兵起发；以八月劈，兵大作，民流亡；以九月劈，煞兵行，人主恐亡；以十月劈，有亡邑有兵；以十一月劈，民不安，兵大作；以十二月劈，人主大降将凶。

《潜潭巴》曰：地鸣而坼，君不专政，臣叛作。

《易坤灵图》曰：黄之人精兵起，地大裂，土化为人。

《易妖占》曰：地劈有状，掌掌阌阌，此兵急邑分；有音汹汹，乱天下，不安，传驿相从。地分坼，军破将急出，去不可止。

汉阳嘉二年六月，雒阳宣德亭地坼，长八十五丈，时李固对策，以为阴类专恣，将有分离之象，上帝以戒陛下。

地 陷

《地镜》曰：地自陷，天王亡地。

《书纬运期授》曰：赤帝亡，五郡陷。

《秘徵篇》云：邑之沦，主势夺。

《运斗枢》曰：邑之沦，阴吞阳，下相屠。

《潜潭巴》曰：天子无深凿地，深则民苦，邑反沦而下。

《保乾图》曰：地沦山亡之兆，乱如涂，祸漫漫。

《地镜》曰：地无故自下，天下乱，兵大起。

《易妖占》曰：地自下，其君亡。又曰：家无故宅自陷下，此必人亡其邑君矣。

《地镜》曰：地陷没人，人君为臣下所擒。

《异苑》曰：晋武帝太康五年，宗庙地歟陷，无故梁自折。凡宗庙所以承祖先嗣承世，不利安居，摧陷，是缥绝之徵也。

京房曰：山无故自下陷，天下兵作。

晋太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陷方五尺，深数丈，中有破船。

京房《妖占》曰：地以正月自下，且有大事；以三月自下，水月火至；以五月自下，不吉，天下有兵，民分离乡；以六月自下，大水且至，多不常；以七月自下，天下兵大行；以

八月自下，天下大摇，民多行；以九月自下，天下有亡主；以十月自下，天下有兵；以十一月自下，有水且行；以十二月自下，大水，且移者伤。

《地镜》曰：春地陷，有大水，鱼行人道；夏陷，兵起国分，有非常水；秋陷，有大兵；冬陷，有兵水。

地 燃

京房《易传》曰：火出地，其国大出水，其君死。

《述异记》曰：姚兴永和十年，华山东界地燃，广百馀步。草木烟枯，井谷沸竭，置生物皆熟，民残之徵也。晋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阳国北地燃可爨，至九月而驃骑范阳王司马虓薨；十一月惠帝用食而崩。怀帝即位，太傅东海王司马越杀太宰，河间王司马颙专柄朝政，又寻死，遂汧永嘉之乱，海沧殄越之乱，副亦皆殄灭。石勒焚越之尸，此其应也。

《前秦录》曰：初秦之未乱也，关中大燃，无火而烟气大起，月馀不灭。

慕容熙光始四年，辽东新郡地燃，五年八月为辽西太守邵颜聚徒反。至九月败，诛。熙建始元年正月，华阳郡地燃，是岁熙僭号之七年也。其年五月，为尚书郎苻进谋反事觉，诛。至九月，熙出逸妻嫠，进馀党推之贼高和为主，据城反，熙驰还，不得入，遂逃，不免，为和所诛。后三年，宋高祖平齐，冬，尽坑其众，二燕并灭。慕容氏歼焉。此皆不祥之应也。

地 鸣

《地镜》曰：地中汹汹有声，人君好兴兵相攻。

《潜潭巴》曰：地鸣有声，天子不知国政，任妇人。地中有声洞洞者，邑亡。

京房《易侯》曰：地中汹汹若噉噉，为凶祥，所爱子死，

邦有殃。

地 生 毛

《地镜》曰：地忽生毛，天下乱兵起。

《易妖占》曰：地生毛，百姓劳苦。

《史记》曰：赵王迁时，人讹言曰：秦为笑，赵为号，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后五年，地果生毛，七年而秦灭赵。

地 呕 血

《地镜》曰：地出血，为兵乱国亡。地忽生血，国将虚。

《潜潭巴》曰：地呕血，祸之极效也。

《地镜》曰：地无故赤如燃，兵大起。

《河图》曰：地赤如丹，血流泛泛。

《易妖占》曰：功臣戮，厥地生血。

王隐《晋书》曰：祖约为豫州府，内地皆如丹，其后果凶。

京房曰：地生血，贼必来攻，凶。急去勿留。

地 出 光

《地镜》曰：地忽生光如火照，忧国危亡。

《潜潭巴》曰：地生光，女谒行。地忽生光，小人进，贤人灭。注云：近瞻敬晖、桓范等被逐而小人用事，于时洛阳城东白马寺侧，地光如镜，行者影现。

京房《易候》曰：不顾骨肉，不亲九族，厥德已衰，地生光。

地 自 出 泉

《地镜》曰：地无故自成泉，天下乱兵起，大水。《易候》

曰：天不下雨，而地自出泉，其国大水，乱从中生。

《地镜》曰：涌泉忽出，臣为祸害，或以疾。不过三年，国忧有丧。家中庭忽出泉者，当富。

地 自 长

《地镜》曰：地忽自长，在道中，天下不通；地长邑下，其治毁；地长市中，国有利；地长社稷，王者增土；地长洲屿上，亦增土。地无故自长如丘陇，室屋其上，或生草木，皆失地亡民。春长者，吉昌。卒长有生树，天王安；有死树，国王亡。地夏长，年中熟。秋长，杀生易地。冬长，国不安。地上卒息者，大人将起。

地自营宫 地生杂物 地生卵

《地镜》曰：大泽中地无故自营宫，女患，位卑者暴贵。

《地镜》曰：地无故生杂物，天下乱兵起，大水。

《易传》曰：地自生卵，将军且疾。

地 生 石

京房《易传》曰：地自生石，军可久居。

《地镜》曰：石生平野，庶人逆谋兴兵，臣反。不出三月，齐兵起。

地 生 谷

京房《易传》曰：地自出五谷，将军得大道，生黄色，将军得土地。

卷五 日占一

日 名 体

张揖《广雅》曰：朱明、曜灵、东君，日也。兵法曰：姓张，名长生，字子房。一名子明，字长史，能者知，便不畏白刃。

皇甫谧《年历》曰：日以昼明，名曰曜灵。

《春秋元命苞》曰：日之为言，实也，节也。含一开度立节，使物咸别，故谓之曰。言阳布散合如一，故其立字，四合共一者为日。望之度尺以千里立。实者，周围缺合一言其身者。

《春秋元命苞》曰：天尊精为日，阳以一起，日以发纪尊。故满满，故施施，故仁仁，故明明，故精精，故外光，故火日外景，阳精外吐。

《春秋元命苞》曰：元开阳为天，积精为日，散而分布为大辰，天一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鸟。

《淮南天文问诂》曰：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日者，阳之主也。故阳燧见日则然而为火。又曰：日者，天之使也。

《河图》曰：在天为日月，在地为水火。

杨泉《物理论》曰：日者，天阳之精也。夏则阳盛，故昼长夜短；冬则阴盛，故夜长昼短；春秋则阴阳均，故昼夜等。

张衡《灵宪》曰：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乌象，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也。日，譬犹火也。月，譬犹水也。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宣明于昼，纳明于夜。如有瑕必露其匿，人君者仰则焉。

石氏曰：日光旁照十万二千里，经三十二万四千里，同一

百万二千里。晖经千里，《周髀》曰：经一千二百五十里。周三千里。徐整《长历》曰：日经千里，周三千里。周三千里，与石氏同也。

张衡《灵宪》曰：日月其当天，七百三十分之一。徐整《长历》曰：日下于天七千里。

日 行 度

扬雄《方言》曰：日晕为躔历行也。躔，践也。

《春秋元命包》曰：日行一度，以立序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春秋元命包》曰：日月左行，周天二千三万里。

《河图》曰：天元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日月俱起，牵牛初度。推历考宿，正月在营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毕，五月在东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牵牛。《河图》曰：日月五星同道。过牵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昂，皆行其南之九尺；毕，北七尺；觜、参，北一丈三尺；贯东井出鬼，南六尺；出柳北，六尺；出七星张，北一丈三尺；出翼、轸，北一丈三尺，贯角亢出氐，南一尺；出房左右股间，出心，北二尺；出尾，北九尺；出箕，北一尺；贯南斗复至牛。此日月五星行常道也。

《洛书》曰：日月五星，行历左角内，行左亢外，四尺；行历左氐外、行房两股间，行心内，六尺；行尾内，十八尺；行箕内，十二尺；行斗柄中，一尺；行牛中、行女外，四尺；行虚外，六尺；行危外，十三尺；行室外，十六尺；行壁外，十三尺；行奎外，十三尺；行娄外，九尺；行胃外，十尺；行井中、行鬼外，十四尺；行柳内，九尺；行觜内，八尺；行参内，十八尺；行七星内，十五尺；行张内，十八尺；翼内，十六尺；行轸内，十六尺；在上者为北。此日月五星之正道也。

《易坤灵图》曰：王者至德之萌，则日月若连珠璧。郑玄曰：至德之萌，谓将兴之时。连璧，谓无朔望之异也。

《尚书考灵曜》曰：天地开辟，曜满舒元。历纪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初，日月若悬璧，五星若连珠。

《淮南天文问诂》曰：太阴元始建于甲寅。元初，有日月五星之时也。日月俱入营室五度，日月如连璧，五星如贯珠，皆右行。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餘分。餘分，少餘也。名曰一纪。天下凡二十纪，千五百二十岁大终。日月星辰复始甲寅之元。日月行危一度，而岁有奇四分度之一，危，北方宿也。故四岁而积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复合。故舍八十岁而复。故曰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四南为倍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遭遇之维。日冬至则井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故不可以凿地穿井。万物闭藏，蛰虫首穴，故曰德在室。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万物蕃息，五谷兆长，故曰德在野。夷平也。

《汉书天文志》曰：凡君行急则日行疾，君行缓则日行迟。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为候。日东行星西转，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牵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七日。行疾则星西转疾，事势然也。故过中则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则迟，君行缓之象也。至月行则以晦朔决之日。冬则南，夏则北，冬至于牵牛，夏至于东井。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

《礼纬》曰：天子服中礼，从容中则，日月五星不敢纵横。

京房《别对灾异》：日行房乘三道。太平上道，升平中道，霸世行下道云。

日 晷 影

许慎《说文》曰：晷，日景也。

刘熙《释名》曰：晷，规也，如规画也。

《周礼地官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多，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按：土圭者，非削土为其圭，象训为度也。置圭度景，谓之土圭。日南则景短多暑者，谓夏至，日躔南方井宿也。日北则景长多寒，谓冬至，日躔北方斗宿也。日东则景夕多风者，谓秋分，日躔东方角宿也。故秋分，祭月也。日西则景朝多阴者，谓春分，日躔西方娄宿也。故春分，祭朝日也。古来天国，春秋二分，并交娄角也。谅知夕者，秋分之异。名朝者，春分之别。号景长称南至，景短称北至，今日南则景短，日北则景长者，先论日躔宿也。后论日躔景也。

《周髀》曰：周髀长八尺，其勾之损益一寸千里。

张衡《灵宪》曰：悬天之晷，薄地之仪，皆移千里差一寸。

郑司农曰：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日立八尺表，其景适与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按晋《太康地记》曰：河南阳城县，是谓土中。夏至景尺有五寸，所以为候也。《南越志》曰：南景在日之南，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在表南。交州日景较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也。

郑玄曰：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也。

《洪范五行传》曰：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而为寒暑。

若南失节晷过而长，则为寒，退而晷短则为燠。人君急则晷进疾而寒，舒则晷退尺而燠。故曰急恒燠若。一曰晷长为潦，晷短为旱。奢者为扶。扶者，邪臣进，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馀。

《汉书·天文志》曰：冬至日南极，晷长南不极则温为害。夏至日北极，晷短北不极则寒为害。故《书》曰，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也。故治变于下，日月运于上矣。

《易纬》曰：日冬至人主不出宫室，寝兵，听乐，日击黄钟之磬，公卿大夫列奏音侍，则阴阳之晷如度。故夏至之礼如冬至之礼。又曰：冬至之日，树八尺之表，日中视晷。晷如度者，则其岁美，人民和顺；晷不如度者则其岁恶，人民多伪言，政令为之不平。晷进则水，晷退则旱。进一尺二寸则月蚀，退则日蚀。月食则正王臣之行，日蚀则正人主之道。又曰：冬至晷长一丈三尺，按《周髀》曰：长三尺五寸。刘向曰：长一丈一尺四寸。何承天长一丈三尺。祖暅铜表长一丈三尺。今历景长一丈二尺七寸五分。当至不至，则旱，多温病；未当至而至，则多病暴逆心痛，应至夏至。

《易纬》曰：小寒晷长一丈二尺四分，按《周髀》长一丈二尺五寸小分五。何承天长一丈二尺四寸八分。祖暅长一丈二尺四寸三分。今历景长一丈二尺二寸八分。当至不至，先小旱，后大水，丈夫多病喉痺；未当至而至，多病身热，来年麻不熟。

《易纬》曰：大寒晷长一丈一尺八分，按《周髀》长一丈一尺五寸一分小分四，何承天长一丈一尺三寸四分，祖暅长一丈一尺二寸。今历景长一丈一尺一寸五分。当至不至，则先大旱，后大水，麦不成，病厥；未当至而至，多病上气嗑肿。

《易纬》曰：立春晷长一丈一寸二分，按《周髀》长一丈五寸二分小分三，何承天长九尺九寸一分，祖暅长九尺八寸。今历景长九尺六寸二分。当至不至，兵起，麦不成，病疟疾；未当至而

至，多病燮疾。《易纬》曰：雨水是今历启蛰也。晷长九尺一寸六分，按《周髀》长九尺五寸三分小分二，何承天长八尺二寸八分，祖暅长八尺一寸七分。今历景长八尺七寸。当至不至，旱，麦不熟，多病心痛。未当至而至，多病，薨。

《易纬》曰：惊蛰是今历雨水也。晷长八尺二寸，按《周髀》长八尺五寸四分小分一，何承天长六尺七寸二分，祖暅长六尺六寸二分。今历景长六尺五寸四分。当至不至，则雾，稚禾不穗，老人多病疾疴；未当至而至，多病痈疽胫肿。

《易纬》曰：春分晷长七尺二寸四分，按《周髀》长七尺五寸五分，刘向长七尺二寸六分，何承天长五尺三寸九分，祖暅长五尺三寸七分。今历景长五尺三寸三分。当至不至，先旱后水，岁恶，禾不熟，多病痺；未当至而至，多病疾身痒。

《易纬》曰：清明晷长六尺二寸八分，按《周髀》长六尺三寸五分小分五，何承天长四尺二寸五分，祖暅长四尺二寸五分。今历景长四尺三寸四分。当至不至，菽豆不熟，多病疾疴振寒；未当至而至，多病暴死。

《易纬》曰：谷雨晷长五尺三寸二分，按《周髀》长五尺五寸六分小分四，何承天长三尺三寸五分，祖暅长三尺二寸六分。今历景长三尺三寸。当至不至，水物杂揉，羊不蕃，多病疾疴振寒霍乱；未当至而至，老人多病瘟气肿。

《易纬》曰：立夏晷长四尺三寸六分，按《周髀》长四尺五寸七分小分四，何承天长二尺五寸，祖暅长二尺五寸三分。今历景长二尺四寸九分。当至不至，旱，五谷伤，牛畜病，未当至而至，多病头痛肿噤喉痹。

《易纬》曰：小满晷长三尺四寸，按《周髀》长三尺三寸八分小分二，何承天长一尺九寸七分，祖暅长一尺九寸九分。今历景长一尺九寸八分。当至不至，多凶，言有大丧，先水后旱，多病筋急痹痛；未当至而至，多病燮气噤肿。

《易纬》曰：芒种晷长二尺四寸四分，按《周髀》长二尺五寸九分小分一，何承天长一尺六寸九分，祖暅长一尺六寸九分，今历景长一尺六寸四分。当至不至，多凶，主国有枉令；未当至而至，多病厥头眩病。

《易纬》曰：夏至晷长一尺四寸八分，按《周髀》长一尺六寸，刘向长一尺五寸八分，何承天长一尺五寸，祖暅长一尺五寸，今历景长一尺四寸九分。当至不至，国有大殃，旱，阴阳并伤，草木夏落，有大寒；未当至而至，多病肩肿。

《易纬》曰：小暑晷长二尺四寸，按《周髀》长二尺五寸九分小分一，何承天长一尺六寸九分，祖暅长一尺六寸九分，今历景长一尺六寸四分。当至不至，先小水后旱，有兵，多病泄注，腹病；未当至而至，多病膨胀。

《易纬》曰：大暑晷长三尺四寸，按《周髀》长三尺五寸八分小分一，何承天长一尺九寸七分，祖暅长一尺九寸七分，今历景长一尺九寸七分。当至不至，外兵来，年饥，多病筋痺胸痛；未当至而至，多病胫痛恶气。

《易纬》曰：立秋晷长四尺三寸六分，按《周髀》长四尺五寸七分三，何承天长二尺五寸，祖暅长二尺五寸五分，今历长二尺四寸九分。当至不至，暴风为灾，来年岁不稔；未当至而至，多病疾疢，上气咽肿。

《易纬》曰：处暑晷长五尺三寸二分，按《周髀》长三尺五寸六分小分四，何承天长三尺二寸五分，祖暅长三尺二寸六分，今历景长三尺三寸。当至不至，国多淫合，兵起，麦不熟；未当至而至，病胀，身热不汗。

《易纬》曰：白露晷长六尺二寸八分，按《周髀》长六尺五寸五分小分五，何承天长四尺二寸五分，祖暅长四尺二寸五分，今历景长四尺。当至不至，多病疽疽泄；未当至而至，多病水腹闭疝，瘦。

《易纬》曰：秋分晷长七尺二寸四分，按《周髀》长七尺五寸五分，刘向长七尺二寸六分，何承天长五尺三寸九分，祖暅长五尺三寸七分，今历景长五尺三寸三分。当至不至，草木复荣，多病温悲心痛；未当至而至，多病胸胁腹痛。

《易纬》曰：寒露晷长八尺二寸，按《周髀》长八尺五寸四分小分一，何承天长六尺七寸二分，祖暅长六尺六寸七分，今历景长六尺五寸四分。当至不至，来年谷不成，畜鸟兽被殃，多病疝瘕腰痛；不当至而至，多病热中。

《易纬》曰：霜降晷长九尺一寸六分，案《周髀》长九尺五寸二分小分二，何承天长八尺三寸八分，祖暅长八尺一寸七分，今历景长八尺七寸。当至不至，百物大耗，来年多大风，人病腰痛；未当至而至，多病胸胁肢膈。

《易纬》曰：立冬晷长一丈一寸二分，按《周髀》长一丈五寸二分小分二，何承天长九尺九寸一分，祖暅长九尺八寸，今历景长九尺六寸三分。当至不至，地气不藏，立夏寒，早早晚水，万物不成；未当至而至，多病臂掌痛。

《易纬》曰：小雪晷长一丈一尺八分，按《周髀》长一丈一尺五寸一分小分四，何承天长一丈一尺三寸四分，祖暅长一丈一尺三寸，今历景长一丈一尺一寸四分。当至不至，来年黍麦不熟，多肘腋病；未当至而至，亦为肘腋痛。

《易纬》曰：大雪晷长一丈二尺四分，按《周髀》一丈一尺五寸小分五，何承天长一丈二尺四寸八分，祖暅长一丈二尺四寸三分，今历景长一丈二尺二寸八分。当至不至，温气泄，夏蝗生，大水，多病少气，五疸小肿；未当至而至，多病疥疽，应在芒种。

日 光 明

刘向《洪范传》曰：日者，昭明之大表，光景之大纪，群阳之精，众贵之象也。故曰其气布德，而主在地。日德者，生

之类也。故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

日 变 色

《礼斗威仪》曰：日青中黄外，是为一不可。日者，黄中为主，应行君仁，黄中而青外，君礼，黄中而赤外，君义，黄中而黑外，君智，五色积聚，明照四方矣。今反青中而黄外，是位次倒置，黄为外夺，故为一不可矣。赤，君喜怒无常，轻杀不辜无罪，不事天地，忽于鬼神，天则雨土，常热，日蚀无光，地动，雷下降。赤者，火。火死为土。礼失其政，天雨土也。南方者，火。故常热也。南方为难，离为日，故日蚀无光，火灭灰为土，故地动。雷者，土气所为，故雷下降也。下者，雷电折击下杀人民也。其时不救，兵从外来为害，戮而不葬。日赤中黄外，是为二不可。白，君乱，无威，臣独逆理而不能诛。白者，变为白，白系西方之色也。万物衰老之处也，故为君德衰乱，乱臣专其威，无礼，君衰乱，于政事不能诛也。贤者不得为辅朝中，因女而进者众。隆山数崩，时大旱，河海不流，虎狼害人。其民好赋，吏并为奸。兵数十起千里之内。其时不救，及其年中亡。当诛臣逆，理进者，以禁绝灾害。因女进者时日以救则灾及其年。日白中黄外，是为三不可也。黑，贱人为君，妇人轻贤佞谄，候间得亲，将小臣所私及危其身。色变为黑者，暗。故贱人为君。黑，阴色，故妇人持政，轻诛贤，黑者，水流行无所不及，随器方圆。以喻佞人随君方圆，故候间得亲私者，窃也。小人将盗窃其位，及其身。时则常雨不休，水则海溃河溢，民多溺水死，乘舟者多。蛇入都邑，鸡雉同宿。好妇人者，必用其言，欲废嫡立庶，故蛇入都邑，雉从鸡宿，蛇雉有文章在野，喻同政贤从欲代其位。故《易萌气枢》曰：继体不改，号令不行，群下争利，君弱臣强。选举失，暴风发屋折木为咎。则有蛇入都邑，雉从鸡宿也。妇人多重死胎子不就。用妇人言，欲专其政，转相嫉害也。其时不救，患在门内。当远妇人，复进贤者。其日黑中

黄外，是为四不可也。

《春秋潜潭巴》曰：箕主正月，日色如青赤者，昧暝玄黄，亭亭夺光，旬望以上。七月朔日日蚀，近侯辅臣反。其正月地动摇，官兵大扰。

《春秋潜潭巴》曰：房主二月，日色如正月旬望以上。八月二日日蚀，南夷北狄侵中国。流星数出，天下旱，三年兵来。二月天雨血，后九十日名水决，天下多伪臣，朝廷女党悖，天子备玩好之喜，且以此逢害。

《春秋潜潭巴》曰：角主三月，日色如正月望旬以上，五月大雾，九月朔日日蚀。十月有兵仓皇其来。三月彗星如房，后百二十日，名山崩。荧惑守心其效也。故日者，天子之象，君父夫兄之类，中国之应也。夫明主之践位，群贤履职，天下和平，黎民康宁，则日丽其精明，扬其光耀。

《黄帝占》曰：有道之国，日月过之即明，人君吉昌，人民安宁。

《尚书考灵曜》曰：五政不失，日月光明。五政，谓四时及季夏之政也。

《尚书考灵曜》曰：日照四极九光。东日日中，南日日永，西日宵中，北日日短。光照四十四万六千里。

《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日太平，则日五色无主。宋均曰：包五行之色，不主于一也。

《礼纬含文嘉》曰：君政尊而制命，日月贞明。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之明，以日为契。日明则道正，暗昧不明则道乱。各以其类占，天子常戒以自励。

《孝经古秘》曰：日光明海内，乐无怨心，阴阳调，年命长，民人以康。

《孝经内记》曰：日和五色，君有德。

京房《易传》曰：日者，众阳之精，内明玄黄，五色无

主。以象人君，光照无主，不可以色名也。

京房《易传》曰：圣主在上，则日五色备。

京氏曰：日大光，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延年益寿世无极。

《孙氏应瑞图》曰：人君不假臣下以柄权，则日月扬光。又曰：王者动不失时，日扬光。

王充《论衡》曰：王者道至于天，则日扬大光。

《春秋潜潭巴》曰：轸主四月，日色白丹如黄丹，青比梅叶，茺兰无色；旬朔以上，十一月朔日日蚀。天子诛于强臣。百二十日五山亡。一曰君死不葬。吴楚以东十国称王，天子继绝，诸侯多亡，豪杰纵横。

《春秋潜潭巴》曰：张主五月，日色如正月旬望以上，十一月朔晦日日蚀。南夷为乱，后九十日地呕血，兵祸并起，逆为天上百二十日，五星从荧惑，聚中国，四夷争起，妻妾哭于宫，天子灭于国。其五月，彗星五芒出于斗极，九虹见交，与日并立。天子亡，诸侯自君，上灭庶雄，制命兵雷令。

《春秋潜潭巴》曰：东井主六月，日色赤如赭旬望以上，十月朔日日蚀。四方射主，武将威兵。后九十日国大乱。其六月天鸣地坼，三公九卿皆反，各自立为君。胜者称王，非天命也。

《春秋潜潭巴》曰：氐主七月，日色青赤若昧瞋，亭亭夺光，旬望以上，正月朔日日蚀。后七十日，山冢绝崩，百川沸腾，大臣皆用，禄在名公。百二十日，高峰为谷，梁谷为陵，天下昏乱，群小执纲，以方为圆，以欺为忠，帝人失势，俯从风靡，天子大弱。可防而消。

《春秋潜潭巴》曰：昂主八月，日色如正月旬望以上，三月朔日日蚀。妻后杀主。后百二十日，地必大动，天下起兵，害诛王。其来八月殒石，五六月，天下谋杀其王。易于卿，大

雨壤波流翔，主失伍姓，不亡。期百二十日斗星消。易姓起，至期而无徵，天子缮三王之政，五帝之功，以立中兴。

《春秋潜潭巴》曰：奎主九月，日色如正月青黑不明旬望以上，来岁天雨蝗，五月殒霜，京师中三月晦日日蚀。天子以色，后妃党横。其来九月，虎入邦，雉群翔，巢国中。天子好野游，主人去，外人昌，吴楚以南灭，兵乱以兴。

《春秋潜潭巴》曰：东壁主十月，日色如黑文网网然，四月朔日日蚀。后七十日蛇群入市，雉死庙堂之中，主失国，野鸟跕跕，或致鸛鹄。君王危，天下惊，邻国入，主出，臣下逐上。其类令天子备，司祸为福。

《春秋潜潭巴》曰：虚主十一月，日色如绿绋旬望以上，十日天雨堵，宋均曰：堵当作赭，赤色土也。五月朔日日蚀。大臣杀主。七十日大霜，天下无所措，不出，民或藏匿，走入宫，主惊去国，天下瓦解，礼义消烁，中国夷狄。其来七月，出兵大合，屠君诛父，无服之属，九族之亲，君臣易位。

《春秋潜潭巴》曰：斗主十二月，日色如灰如涂如虹如合瓜旬望以上，六月朔晦二日日蚀，九十日日魄。大臣专国，代其君为王，天子废斥，强侯执命，夷狄内侵，中国百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众狼为政。后二百二十日虎哭地陷，天雨沙，山跃石。其来六月，天子弱，大臣为主。

《春秋感精符》曰：君营于邪，辅宰不纳，奢大纵盗，快意所欲，民不聊生，则游气蔽日，日青黄白黑。

《春秋感精符》曰：主弱则日色赤如灰，王沦汙则日流血。又曰：大臣擅命，妻专盗成，党女妃，虚赋斂残贼则日为青黄。又曰：君不听明，无知德，为臣下所侵，则日光青赤，后大旱，地动摇。又曰：日青赤黄白黑乍连，于气茫茫，不可以类推象，度三十日以往，蚀无期，此至乱，故比年日蚀。又曰：夷狄并侵，兵将用，则日紫。又曰：日色赤如灰，主以急

见伐。

《春秋纬》曰：日黄浊布散，必有后党嬖。

《孝经契》曰：日和五色，明照四方。黄白失信，赤青夺明，黑多暴害，乖离失信则慢。

《孝经左契》曰：日变有五色，苍色见于百姓也。

京氏曰：察天不顺，厥异日赤，其中有黑。

京氏曰：日变色，青为饥与忧，赤为争与兵，黄为德与善，白为旱与丧，黑为水，民半死。又曰：日赤如赭布如灰，不出其岁，有大将死于野。又曰：日有黑光，不出六十日，有大水伤五谷空屋，所见之国，余贵十倍。二旬乃止。

京氏曰：《救黄经》云，贤者之言，行之而蔽，其人有以其美自扬厥异，日色黄。黄者，中和色，喻美行也。人君内有贤臣，卒得其位，保其社稷。人君自如非其德行所能设称扬，其人则复矣。

《救赤经》云：人君不学，道无以教，下发号令，动害百姓，日应之而赤；人君听用仁贤，尊之如宾客，避寝思道则复矣。

《救黑经》云：臣不能进谏其君，怨下见百姓，故日黑；人主当忧劳求贤，罢左右强臣，则黑除矣。

《救白经》云：人君软弱，海内咸贫，日白六旬，不可复变；未滿六旬，求任贤臣，抗武扬威，诛罚为非，则复矣。

《夏氏图》曰：日晕黄浊黑，动摇为风雨；其不动摇，忧病暴怨。

《荆州占》曰：日始出一竿，赤如血，有死王，以宿占国。又曰：日赤如血，其国君死；赤始末赭，将军战死于野。按王隐《晋书》曰：东海王越自阳成帅，甲士四万，京邑多徙次许昌，以鸣紫为兵，司马越领豫州牧。三月四日，日有赤散流，其光若血下流，其光之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飞鹞者七八十。九日，越薨于项也。

《孝经内记》曰：主不敬天地，犯名山大川，则日色青白黄黑。

甘氏曰：日或黑青黄，师破丧侯王。

京氏曰：日者，太阳之精，萌于东，盛于南，其色赤。今乃青，青，东方少阳色也。谓人君微弱，国无贤辅，则致此灾。不救，日蚀为灾；其救也，率股肱，正台辅，任忠直，报功能，立将军，修城郭。

京房《易传》曰：人君不闻道德，其乱国背上则日赤。按《洪范》曰：汉成帝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营室，日赤。二月十二日癸未日朔，日又赤，其夜月赤。十三日甲申，日出赤如血，无光，上四刻半乃颇有光照地，赤黄，食时后乃复是。时帝无道德，后宫赵氏乱内，外宗王氏擅朝，遂主亡国之应。

京房《易传》曰：上微弱无法制，则日白六十日，万物无霜而死。又曰：臣下无智勇，天下自征伐，则日白体动而寒。又曰：人君弱而能任其事，谓不亡，则日白。又曰：人君公行愆过不自改，则日黑，大风起。天无云而日光掩也。

京房曰：日有青光，不出二旬，大风，余贵，斗米二千。一岁五见，余倍；十见以上，民多疾疫。不出一年。

甘氏曰：臣逆君法，日赤如火，其国必乱。

《荆州占》曰：日色赤而三日不复，则雾而昏。昼昏，此人君无德故也。又曰：日色赤黄，其月旱。又曰：有黄光照下国，有土水若流血，名王死之。有白光，破国，主忧丧。有青色，国实仓。有赤光，流血滂滂。有黑光，多死兵。以上日色之变。乍赤乍白各十日，臣有伏兵，欲谋君。又曰：日色如紫，名为日死，王者恶之。

日 戴 光

《太公兵法》曰：日戴，天下大凶，期不出三年。

日 无 光

《太公阴秘》曰：君不明，臣不忠，故日无光，月不明。见变不救，殃祸生，臣欲反，主失名。安百姓，用贤人，弱者扶，则无害。又曰：凡四时受王之日，日月当清明，五星顺度，润泽有光。凡此君臣和同。或昼不见日，夜不见月，五星失度，阴蔽日光，乱风连日，此国君迷荒，不顺时令，疾病虫霜，忠臣受诛，谗言者昌，兵火欲起，民人惶惶，盗贼满道，死者不葬。

《黄帝用兵要法》曰：沈阴日月俱无光，昼不见日，夜不见月星，皆有云障之而不雨，此为君臣俱有阴谋，两敌相图谋也。若昼阴夜月出，君谋臣；夜阴昼日出，臣谋君，下逆上。又曰：日濛濛无光，士卒内乱。

《河图帝览嬉》曰：日月不光，有亡国死王，期不出五年。

《春秋感精符》曰：三失阳事，则日无光。

《春秋感精符》曰：君行内虚外，有肃敬布政修度之名。苟无至诚，为下犯冒，晚晚不惊则日光冥冥，郁悒不清，其后水数淫，雨雾霜屡臻。

《春秋感精符》曰：日无光，主主势夺，群臣盗谗蔽行。按《洪范日月》曰：汉无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无影，日中时影无光。是夏寒。至九月乃有光。是时宦者弘恭、石显等倚势，诬贼忠良，上弱不明不义不达之应也。

《春秋感精符》曰：妻党翔，群臣恣横，则日黄无光。翔横言从盗也。黄地色，妻象也。恣奸谋，故先见于天，使日黄至于无光泽也。偏任权柄，大臣擅法，则日青黑。日为君，月为臣，月生于水，水色青，母子助，故二气并见。子党犯命，权威宫国，则游气蔽日，日赤郁悒无色。日色赤，子生于父，父子同气。今赤气蔽

日，子奸父之象也。九十日，日黄则日中无影，其时叛作，珣珥数出。黄云入国，妻党翔应。青则寒霜虐雹，偏任气应。赤则日斗湛阴雾集。雾集，犹雾集也。子犯命应。

《春秋感精符》曰：日久不明，天子蔽塞，各以其类，自敕以消之。

《春秋孔演图》曰：麒麟斗兮日无光。

《春秋纬》曰：日光亡，诸侯叛。三十日不光，群祸起。

《孝经内记图》曰：日无故过中时无光，人君不明，天下有雨，主兵。

甘氏曰：日出一年而无光耀其月，有王死。一曰王有忧。

《孝经内记图》曰：王骄慢，日月失明。

《孝经内记图》曰：日出东方二竿，亭亭无光，为日病；未入二竿，亭亭无光，为日死。日死，君死；日病，君病。

甘氏曰：见一日为十日，见二日为一月，见一月为一岁，不出其年，兵起。按韦昭曰：日下无光，谓唯质见耳。

《荆州占》曰：日如出二竿未入二竿，其色赤而无光，其分主凶。必有兵丧，春则为旱，灾在六月。

《太公兵法》曰：日未入两竿而无光曜，其月必主死。一曰主忧。

京氏曰：日未入二竿，亭亭无光，所舍国君死，日出三日无光，国乃不昌。

甘氏曰：日出旦无光，阳见德也。日旦而无明，入而无光，此谓阳见刑也。

甘氏曰：人君宰相不从四时行令，刑罚不明，大臣奸谋，离贤蔽能，则日月无光。见瑕适不改其行，其国五谷不成，六畜不生，人民上下纵横，贼盗并起。

甘氏曰：日出无光曜者，主病。一曰主有负于臣，百姓有冤心。

甘氏曰：日失色，所临之国不昌。

京房《易妖占》曰：君不明，日不光。

京氏曰：天下云尽赤，日不光三十日者，有大兵，王者亡。五十日者，兵且作，大饥，民亡。七十日者，有大殃，亡主，兵作，大饥。九十日者，社稷亡。百二十日者，邑墟亡。

京氏曰：日月大无光，国无王，民不安，天下有兵。

京氏曰：日失光明，主令不行，民饥流亡。

京氏曰：日无故久无光，天下不彰，社稷隳亡。

京氏曰：日月皆无光，则渊涸山崩，王者恶之。

董仲舒《灾异占》曰：日无故白无光，其主不死，国乃不昌。青无光，天下人民相食，主去。日赤无光，天下兵起，大旱。日黄无光，天下主失德，名山崩，地动。日黑无光，臣下为政。

《气经》曰：日光赤气见，为贼者，皆君左右大臣也。

京房《易妖占》曰：日赤无光，君凶也。

卷六 日占二

日昼昏

《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阳之精，曜魄光明，所以察下。夫以昭灭昼晦，甚所惧也。

《春秋纬》曰：后族专权，谋为国害，则日昼昏。

京氏曰：奸臣盛，日昼昏。

《春秋运斗枢》曰：日昼昏之异，臣为政，莫制持，专权跋扈，阴骗舒。

《维罪级》曰：日昼昏，不言擅畔。

石氏曰：日昼昏，行人无影，到暮不止，刑急，民无聊。

生，不出二年，大水下，田不收。

甘氏曰：日昼昏，鸟群鸣，天下国家分析，臣持政，期不出五年中。

甘氏曰：日无故昼昏到暮，不出一年，大水。

京房《别对灾异》曰：国有谗佞，朝有残臣，则日无光，暗冥不明。

《易》曰：日中见斗，日中星见，明其冥也。故贬之为暮也。其救也，远佞谄，近忠直，修经典，闭私道，则日光明。

《洪范传》曰：日正昼而冥晦者，阴反为阳，臣反制君也。

《孝经雌雄图》曰：子日昼冥者，水溢山崩，水灌凉州，凶在武都、酒泉。丑日昼冥者，鬼山崩，水出灌兖州，凶在济阴、任城。寅日昼冥者，虎山崩，水灌徐州，凶在下邳、琅琊。卯日昼冥者，水山崩，一日风，山水灌青州，凶在平原齐国。辰日昼冥者，风山崩，水出灌扬州，凶在豫章庐江。巳日昼冥者，龙山崩。一日水山崩，水灌豫州，凶在淮扬、汝南会国。一日凶在淮扬、南昌。午日昼冥进，水山崩。一日上山水灌幽州，凶在日南、苍梧。一日水灌青州，凶在平原齐国。未日昼冥者，土山崩。一日水山水出灌荆州，凶在南阳。申日昼冥者，石山崩，水灌益州，凶在蜀郡、广汉。酉日昼冥者，铁山崩，水灌并州，凶在河内、五原。戌日昼冥者，气山崩，水灌雍州，凶在河内、太原。一日凶在河内、京兆。亥日昼冥者，岑山崩，水灌冀州，凶在赵国清河。一日水灌兖州人民也。

日无云而不见

《河图》曰：天无云，日不见，三日为大丧，必有灭国。

甘氏曰：八月朔日，日不见；正月酉日，日不见，主死。

《春秋汉含孳》曰：日不出，儒下。不出，谓日当出不出，君儒畏群下也。则就阴位。燕自圉

《春秋纬》曰：沉日不出，则为天下冥冥，俱溺绝。

日中乌见

《洛书》曰：日中有乌见，名曰阴德。不出六十日，兵出，从其所向；伐之胜。若有国，主死。按《抱朴子》曰：吴赤乌十三年，日中乌见主足，然魏蜀不见，孙权死。

京氏曰：日中有乌见，主失明，为政者乱。

《黄帝》曰：日中三足乌见者，其所居分野，有白衣会，大旱赤地。三足乌出住日外者，天下大国受其灾，戴麻森森，哭声吟吟。

《太公阴秘》曰：日中乌见者，君咎，双乌见者，将相逆。人斗者，主出走；乌动者，大饥；水旱不时，人民流在他乡。救之法，实仓库，举贤士，远佞邪，察后宫，任有道，赦不从，则灾消矣。

《孝经内记图》曰：日无晕而乌见，所宿之国亡绝。王隐《晋书》惠纪曰：元康六年六月，日中若飞燕者，积数日，后有愍怀太子事。

《日傍气图》曰：日中乌见，其国君死，期三年。

《荆州占》曰：常以月十四日，候日中有气如飞鸟，其地无居者。

京房《灾异》曰：日月薄赤见日中乌，将军出旌举此，不祥必亡。

日中有杂云气

《黄帝占》曰：日中有火光气见者，其国左右大臣欲反。

《春秋潜潭巴》曰：君德鹰扬，君臣和德道庆，则日含王

字。日中有王字者，君德象，日光所照无不及也。

石氏曰：日中有立人之象，君慎左右急。

《荆州占》曰：日中有人行者，臣害主，而主争客胜。有三人，天绝主人必更。

《杂云气占》曰：青气入白，如老人黑帽，黑衣杖刀，立日中，从日出，至食时，不罢，君失位。又曰：青气入日，状如两乌，重立日中，从日出至食时不罢，日无精光，夷人为主，正治失位，河水逆流。

京房曰：祭天不顺，兹谓逆日，中有黑子。又曰：臣不掩君恶，令下见于百姓，百姓恶君，则日变。中有黑者，阴也。皆日出入时也。

《文命钩》曰：偏任权柄，大臣擅法，则有青黑子。

《甘氏占》曰：日青赤掩月，不有战必有亡国。

《京房占》曰：日中有黑云，若赤、若青、若黄，乍五、乍十、乍三十，天子崩。按《晋中兴书》曰：升平三年十月丙午，日中有黑子如卵，少时而孝宗崩。太和四年十月乙未，日中有黑子，明年海西公废。

《太公阴秘》曰：日中有黑气，若一若二至四五者，此阳中伏阴，君害臣。上出者，臣谋君；旁出者，君谋臣；不出者，宫女有忧。昏见在臣，晨见在君。救之法：轻刑罚，赦无罪，节威权，安百姓，贷不足，则灾消矣。又曰：日中有黑气者，一若二至四五者，教令不行，三公为乱，爵赏不平。不救者，臣诛君，子谋父。救之法：任贤直，信道德，退贪邪，轻刑罚，察奏纠，思刑戮，则无害。又曰：日中有黑气，见君有过而臣不掩，故日不明。见变不救者，主有忧。救之法：承顺天地，申用明堂，则无害矣。

《洪范五行传》曰：人君有过，故不循天治，则日黑居侧，大如弹丸。

《荆州占》曰：日中有黑气大如桃李者，臣蔽主明。按何法盛曰：太兴四年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是时中宗宠幸刘隗，擅作威福，殊伤君道。王敦因之，托晋阳之举兵，逼都辇，祸及忠贤，故日有瑕也。宁康元年十月己酉，日中有黑子如李。二年三月庚寅，日又有黑子如鸡卵二枚。十一月己巳日，又有黑子大如鸡子，是时帝已长，而康献皇后以从嫂临朝，实伤君道，故日有瑕。太元十三年二月庚子，日有黑子大如李。十四年二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二十年十一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是时会稽王以母弟专政，故日有瑕。

京氏曰：日有白云贯天，下有白徒之众。三年至其黑云，天下有谋不成。

京氏曰：候日无色，其中有赤气，大如瓜踊跃，为人君绝命。

京房《妖占》曰：赤云贯日者，状如建鼓，此谓守威，有扈下，此云启之所攻也。

《荆州占》曰：赤云贯日如建鼓，三年不雨。

日生牙齿足

《春秋感精符》曰：夷狄并侵，战兵将用，则日垂牙举足。其发，必子辅政擅威福。

郗萌曰：日有齿足，则其国谋反。

甘氏曰：日足白，有破诸侯王。

石氏曰：日有白足，有战者破罢，败将军死。

《洛书》曰：日始见赤足，主坐急见伐，名臣反辅相夺。

《春秋感精符》曰：日赤足，主颠蹶破杀，王使并相伐。

《春秋纬汉含孳》曰：日赤足，君赤走，足为火。又曰：有赤足数十下江下地，则君必出走。

《春秋考异邮》曰：日赤足，有兴兵者；日白足，杀诸王。

侯。按宋均注曰：足动也，喻臣也。日色赤而为足，是臣下夺主势而兴兵也。白金气，故杀大臣也。

《河图》曰：日两足，庶雄起。

日有彗芒

《孝经雌雄图》曰：日彗者，君有火德，天下大丰。

高宗曰：日上芒如烽火，国主失土。

《春秋纬汉含孳》曰：日垂芒，战争。谓芒角则战也。

《洛书》曰：日有气而芒，色黄白润泽，是为阴光。天子有喜，小有德令赦。

夏氏曰：上黄白芒，君福昌；不得正色，王有忧。

日刺

《孝经雌雄图》曰：日刺者，为有气刺日中也。谓下贱度上，心知其是非如豫行之也。一年有殃臣之犯上也。日大色黄，最所极甚，则众阴恶气。近傍则贱度上心。为刺在左，为欲谏恶；在右，为欲立王；在上，为欲抚主；在下，为欲易君。若此之变，君急责躬自悔，考过执事，慎其是非，以治王治。又曰：日刺甲乙，父子求恶也。日刺丙丁，君臣相疑，改政教也。日刺戊己，后妃有意害君左右。日刺庚辛，将欲（阙）日刺壬癸，宦者有伤。

日大小

《春秋纬》曰：赤帝之灭，日消小。

日分毁

《孝经内记图》曰：日分割，君失亡。

《春秋合诚图》曰：君蔽臣专，则日出乃毁。

《春秋汉含孳》曰：日毁则国毁。谓日分四五分，则国分也。

京氏曰：日中分，不出五年国亡。

《孝经雌雄图》曰：日中分，天下分为二。

京氏曰：露夺日光，日中破，军灭国。一曰，阴胜阳，臣胜君，两敌相当。

《洛书》曰：贤人失位，谗进忠退，政烦民扰，则日分为两，无救，从王民叛。

《荆氏气占》曰：日中分为两，国主死。分为两，见有鸟居其中争，主死。

《荆州占》曰：日中分为两，所舍国亡。按《孝经内说图》曰：当紂之时，六月壬子，分为两日，破为两已上者，主尽。

《荆州占》曰：日分为两以上，有从王。

《春秋感精符》曰：群臣争则日裂，主偏任则日裂为五。

《春秋纬》曰：日毁为五，帝将煞渐起偏任。

《孝经内记》曰：日毁为五，此谓帝失天下，戮于中也。

《河图》曰：日割，国分。

《春秋纬》曰：日裂，主诛，臣争。

《尚书中候》曰：夏桀无道，杀关龙逢，灭皇图，坏乱历纲，残贼天下，贤人逃，日伤。

京氏曰：日无半则国破亡，两敌相当。

《荆州占》曰：常以正月三日尽八日观日光无环者，天下有兵丧。

《春秋纬》曰：日之穿，可贯机。音脱

日 夜 出

《河图》曰：日夜出，是谓阴明，割剖图分。按《墨子》曰：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为夜出。随巢子曰：三苗大乱，妖日宵出。

《尚书金柜》曰：日夜出者，纪纲灭，大臣专政，作威夺权。无救，大臣贼其主，夺其邦。其救也，亲仁贤，退骄佞，填四时，布恩惠，赦天下，则日夜出，不为伤也。

《易纬》曰：日夜出，隐谋，合国雄逃亡，从处易主。

《孝经内记图》曰：日夜出，明臣贼其主，夺其家。一曰兵起，天下饥。再出，三年君死国亡。

京氏曰：日夜出，是谓阴反阳。不出二年，天下见大兵。不出一年，有大水在所见处之国，天下不安。又曰：日暮而出，是谓阴重，天下见兵。

京氏曰：日出于夕，人君不祥，社稷亡。

郝萌曰：日夜出，是谓阴明，有国者亡。兵起，天下饥，以日命其国。

郝萌曰：日夜出，照见角宿，妾党纵横，四夷侵犯，十二诸侯攻伐，败亡。（阙）

《荆州占》曰：日夜出，北斗见，天下兵悉起。

《荆州占》曰：日夜出，不出二年，天下有兵。水、兵出，在所见国。按韦昭《洞记》曰：汉武三年四月，有物如日夜出。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闽越围东瓯，遣严助救之，闽越走。

日当出不出、当入不入

《春秋纬汉含孳》曰：日当出不出，儒下；当入不入，（阙）

日再出再中

石氏曰：日再出为渗光，其国君死，有兵起。

《春秋汉含孳》曰：日复中，支庶起。

京氏曰：日再中，帝王穷。按《帝王郊祭志》文帝时，新垣

平上言曰：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乃更以十七年为元年。

日出复入日入复出

京氏曰：日出复入，日入复出，主降臣。又曰：日出复下，日入复高，日入复见为还，天下大乱，期三年。

《荆州占》曰：日出又还，不出三年，天下大乱。所谓反者，君不秉其柄，舍法度，用私意，不任官职，而好自治，则日反。日还者，为日出而复下，下而复高。无救，当为大乱，不轨皆叛，不从其敕。正心固一，修古道，守法正，无贰业，则日还，不为伤也。

《春秋感精符》曰：主惊惧，则日入复出。

京氏曰：日暮入复出，天下亡。

《春秋汉含孳》曰：日曜则畏后，文景移位，支庶起。跃，谓日暮当下人，人更跃，此畏后权。文景者，日反也。

《春秋纬》曰：跃如则曲从，天下骇扰，无君桀。

《孝经》曰：日已入而光复照，兵起。

日坠日流

《洛书》曰：日从天坠，有道之君正天下，无道之君走。

《春秋汉含孳》曰：日流则提击，流谓累如赤珠数十在日下，此则君兵提击东西也。

《春秋纬》曰：日流则君王灭，以沉湎并吞。

日出异方

京氏曰：日出于午，天子失国。

京氏曰：日出于巳，天子失明，令不行。

《河图》曰：日出西方，以母制。

日 并 出

《春秋运斗枢》曰：主弱，公侯狡猾，起莫能匡，则日并照。

《河图》曰：日不照，月不消，山吐泉，火烧林。又曰：两日照，天下民饥。

《春秋潜潭巴》曰：两日并出，地裂，水不流。

《诗纬》：推度灾，逆天地，绝人伦，则二日出相争。

京氏曰：两日并出，是谓诸侯有谋，自底灭亡，天下兵兴，无道之臣举兵亡。又曰：两日并出，天下争王。

《孝经纬》曰：夏时两日并出。谶曰：桀无道，两日照，夷山亡，龙逢诛，人民散，郊社墟。

《博物志》曰：桀时，费昌之河上见二日。在东者焰焰将起，在西者沉沉将灭，若疾雷之声。问于冯夷曰：何者为夏，何者为殷？夷曰：西日为夏，东日为殷，桀将亡乎！于是费昌归，徙其族于东，归商也。

京氏曰：两日并出，是谓并明，假主争明，天下有两主。

京氏曰：日并出，无道之臣为君争功德。先举兵者昌，后举兵者亡。

《荆州占》曰：两日并出以上，是谓乱明。乱明出，天下大乱。家有亲亲欲同谋上皆成形。不出三年，五谷大贵，一石值千钱，国大饥。

《荆州占》曰：两日以上出，天下有灾，夏以两日亡。

《尚书考灵曜》曰：（阙）帝之亡，三日并照。《晋阳春秋》曰：建武元年，三日并出，观台令史谏章曰：天下其三分乎！

巫咸曰：三日并见于房心下，不出一年，天下治有裂地为三州者。

京氏曰：三日并出，大臣争夺王政。又曰：三日并出，不

出三旬，诸侯争为王。

《孝经内记》曰：三日并出者，国君必亡，其位有人在前，后宫中同人君即亡也。

《荆州占》曰：三日并出，其国有灭，诸侯有亡，地空邑，河水大出。不则其年大兵，并大丧。

《春秋纬》曰：三日并出，天子黜。又曰：数日并出，两主争。

《京房占》曰：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并出，此谓争明。天下兵作，亦主三四五六主立。按《国志》曰：建兴四年二月，江东初闻愍帝凶，问群臣并见五日，一日正中央，余在四边。夏侯族曰：天下多天子，何所怪也。

《汲冢书》曰：胤甲居西河，天有孛，十日并出。

《淮南子》曰：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草木，民无所食。尧使羿射之，中其九乌，皆死，坠其翼。

日 重 累

《孝经雌雄图》曰：日重累甲乙，皇太子重殃。丙丁，大臣折伤。戊己，后妃失御，为祟是也。庚辛，将卒军，奸大行也。壬癸，君政暮露而下不掩救也，变变悉悉见见者亡灭之事，惟有贤君良臣，除大恶，革伪朝，定尊卑。如此，则消却变众害伏也。

日斗斗而晕蚀

《黄帝》曰：凡日斗，以日中三足乌见为正日斗也。常以日出食时候若三足乌不见者，不为斗也。

京氏曰：两斗，天下争；三日斗法如鸡斗相搏，当视先灭以决其事。

《金柜》曰：日斗者，人君内无听明，邪臣争权。日斗者

无精，众人见乌其中，无救，期六十六日，王者亡其土地。其掾关四门来仁贤，授爵分职，循名责躬，则斗不为伤。

《海中占》曰：日斗月蚀，主病胀偏枯口舌咽喉心腹。

京氏曰：日斗，常以日出至食时以斗，斗后乌见六十日，王者亡地；若乌不见，不为斗。凡日斗，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战，齐燕多水。

京氏曰：日赤黑比斗者，其国分。不出三年中，食人，大小民饥亡。

京氏曰：日斗，黄者为中胜，中国强；青者为左胜，左国强；白为右胜，右国强；赤为前胜，前国强；黑者为后胜，后国强，不胜者将有殃。

京房《对灾异》曰：日斗，或赤或白，或苍或黄，虎入邦。此谓守邑破亡，周君以此亡。又曰：数日俱出若斗，天下兵大战。

石氏曰：白日与黑日斗，其国相攻，天下有兵。不出三年，大饥。

《春秋纬》曰：赤日相荡血滂滂，君臣无道行纵横。

京氏曰：日斗有变晕日蚀。君死。日皆伤兵起。

吕氏曰：乱国之主，众莫亲，邪气盖积，则蚀斗。按《尚书璇玑铃》曰：桀时有日斗蚀。《太公金柜》曰：三苗时，有日斗也。

日以十二辰斗

《孝经雌雄图》曰：子日日斗者，李氏欲为天子。

《魏氏图》曰：子日日斗者，李氏、窦氏欲为天子。

《孝经雌雄图》曰：丑日日斗者，赵氏欲为天子。

《魏氏图》曰：丑日日斗者，赵氏欲为天子。

《雌雄图》曰：寅日日斗者，姚氏欲为天子。

《魏氏图》曰：寅日日斗者，邓氏、尚氏欲为天子。

《雌雄图》曰：卯日日斗者，张氏欲为天子。

《魏氏图》曰：卯日日斗者，卫氏、张氏欲为天子。

《雌雄图》曰：辰日日斗者，边氏欲为天子。

《魏氏图》曰：辰日日斗者，陶氏、但氏欲为天子。

《雌雄图》曰：巳日日斗者，步氏欲为天子。

《魏氏图》曰：巳日日斗者，宗氏、上氏欲为天子。

《雌雄图》曰：午日日斗者，刘氏欲为天子。

《魏氏图》曰：午日日斗者，马氏、郭氏欲为天子。

《孝经雌雄图》曰：未日日斗者，朱氏、霍氏欲为天子。

《魏氏图》曰：未日日斗者，(阙)欲为天子。

《孝经雌雄图》曰：申日日斗者，陈氏欲为天子。

《魏氏图》曰：申日日斗者，侯氏、陈氏欲为天子。

《孝经雌雄图》曰：酉日日斗者，(阙)欲为天子。

《魏氏图》曰：酉日日斗者，周氏欲为天子。

《孝经雌雄图》曰：戌日日斗者，阎氏欲为天子。

《魏氏图》曰：戌日日斗者，孔氏、刘氏欲为天子。

《孝经雌雄图》曰：亥日日斗者，秦氏欲为天子。

《魏氏图》曰：亥日日斗者，秦氏、尹氏欲为天子。

日月并出

《春秋感精符》曰：后妃专，则日与月并照。

《春秋考异邮》曰：日月并照，出数月俱行，或小或大，满不消，其下必有煞君灭邦，女主持政，大夫乱纲，夷狄内侵，天下咸兵。

京氏曰：日月并出，为并明，天下有两主立。

京氏曰：《气占》云：日月并俱出，君臣争明。

京氏曰：日月并出，兵在内。

京氏曰：日月两见，是(阙)皆有兵饥。

京氏曰：日月并出，相去二寸，臣下作乱，灭其主。

《魏氏图》曰：日月并见者，君为臣，臣为君，其世乱，民相残。

《孝经内记图》曰：日月两见，十日不雨，兵在内起及外。

《荆州占》曰：日月并出，是谓灭亡，天下有国者亡。

《洪范五行传》曰：吴之亡也，日月并出，其后越灭吴。臣欺其君，夷狄侵中国。

《荆州占》曰：日月并见，是谓争光，大国弱小国，不出三年，兵起，岁恶，风雨不时。

《荆州占》曰：日月并出，是谓死丧，吏人会聚，以下凌上。

魏氏曰：日月并昼见者，君弱臣强，以臣伐君，谋为天子。

日月与大星并见

《洛书》曰：日月大星并出昼见，是谓争明。大国弱，小国强，有立侯王者。

日入月中月入日中

《春秋感精符》曰：君亡失阳事，日月相干。

石氏曰：日入月中并不出，九十日兵大起。

《易令》曰：日入月中，铁贵三倍，二旬而止。

石氏曰：日入月中，女主病，不则将军司马吉。一曰：日在月中，后死。

《荆州占》曰：日见月中者，不出三年人主亡，月入日中亦然。

《孝经内记图》曰：月入日中，臣贼其主，夺其家。

石氏曰：月入日中，光不灭，后妃持政。

卷七 日占三

日 冠

石氏曰：有气青赤，立在日上，名为冠。

王朔曰：日冠者，闻也。冠者，如半晕也。法当在日上。

如淳曰：日气在日上为冠。

魏氏曰：冠者，君有私事，在南宫中。

《高宗占》曰：日冠者，有喜气从冠外人，从中出有喜。喜气者，谓王相气润泽也。

甘氏曰：日冠，天子立侯王，不出三年。

《孝经雌雄图》曰：日冠，谓臣权在君上也。不损，至于进所爱。复不损，害忠良；复不损，专主威；复不损，邪行私；复不损，王政衰；复不损，谋为非。冠也，谓不以礼自治也。上不知也。

《孝经内记》曰：日上冠者，君与兄弟姊妹私通。

《孝经雌雄图》曰：日冠甲乙，天子欲养仇。丙丁，君臣相反覆，下逆上，上不能止息也。戊己，妻党贵宠极也。庚辛，将帅僭号，欲为奸贼也。壬癸，寒贱暴贵。

日 戴

石氏曰：气在日上，名为戴。又曰：戴之色青赤。

王朔曰：日戴者，形如直状，其上微起，在日上为戴。戴者，德也，国有喜也。

如淳曰：气在日上为戴。

《高宗占》曰：重戴天子有喜，得地，若有所立。

日 珥

石氏曰：日两傍有气，短小，中赤外青，名为珥。

《释名》曰：日珥者，在日两傍之名也。珥言似耳，在两傍也。

如淳曰：气在日傍，直对为珥。

王朔曰：珥，耳也。珥者，仁也。珥者，近臣也。珥者，亲近之人也。珥者，当如珥也。

甘氏曰：珥，朝有耳。纯白色为丧，间赤为兵，间青为疾，间黑为水，间黄为喜。

甘氏曰：日朝有珥，国有行进之事，其不行凶，能戎。

《荆州占》曰：日夕有珥，赤黑白，有大客。

董仲舒曰：日交速而珥，兵大出。

《荆州占》曰：日交珥象，一方众兵皆起，军在外者罢。

《孝经内纪》曰：日珥赤，兵；白，丧；青，忧；黑，死；黄，有喜。不出三年。

《孝经内记》曰：日珥，人主有喜，为拜将军，若有子孙。一曰有风。

郝萌曰：日珥，人主有喜，兵在外亦有喜。

《洛书》曰：日珥而张者，即人主有忧，欲听欲外。

《荆州占》曰：日珥北方以及三方，必有疾雷。

石氏曰：有军日有一珥为喜。在日西，西军战胜，东军战败；在日东，东军胜，西军败。南北亦然。无军而珥为拜将。

《孝经雌雄图》曰：日左珥者，君有阴事，与傍妻为奸，在西宫中欲立。

《摘亡辟》曰：日有赤黑珥，夷人起兵，外降附之。

《孝经雌雄图》曰：右珥者，君有重官妇人阴事私发。

夏氏曰：日左右有黄白珥，君下赦。

京氏曰：日以春有二珥，人君听事。

王朔曰：日珥等，两军相当，无相奈何。

《摘王辟》曰：日有两珥，无封侯。桀恐，还自伐。

京氏曰：日两珥，且有大使。一日两珥，焰焰如光，为人君有喜。

《洛书》曰：日两珥，中赤外青，色黄白润泽，天子喜。

《洛书》曰：珥中有赤云贯日，有名之人死。

京氏曰：日有三珥，人君有女子忧。

《孝经内记图》曰：珥有四，天子大喜。

石氏曰：日有四珥，天子拜将，太子立王侯。

甘氏曰：日四珥，天子有子孙喜，期不出三年。

京氏曰：日出四珥，将军亡。日入四珥，有大兵。

京氏曰：日朝五珥，国忧兵起。夕珥临日两傍，必有大客来言北方之事。

甘氏曰：日有六珥，命曰大提。六十日分，有丧。若赤云掩日，下有亡国。

日 抱

如淳《注汉书》曰：气如半环，向日为抱。

蔡伯喈曰：气见于日傍，内曲向日为抱。

京氏曰：气青外赤内，曲向日月为抱，两军相当，顺抱者胜。

王朔曰：气向日晕状而短则为抱。抱者，苞也。苞者，附也。抱者，近臣也。抱者，和亲也。按其色占之，抱黄白润泽，法有赦。

京氏曰：气向日月为抱。抱多者，来亲附者众多也。

孙氏《瑞应图》曰：君贤得土地，则有黄抱。

京氏曰：气抱日为和亲，见者，其臣欲亲。

石氏曰：日抱，邻国臣佐来降。

石氏曰：抱，气青赤在日月傍，为其分若王者，有子孙之喜。

《孝经援神契》曰：黄气抱日，辅臣纳忠。

《孝经内记图》曰：日光润泽有抱，国昌。

《洛书》曰：日抱，黄白润泽，中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亲来降者。军不战，敌降军罢。色青，将喜；赤将兵争；白，将丧；黑，将死。

《高宗占》曰：抱傍有黄气如人像，人主有贤佐，匡天下。

夏氏曰：日有两齐等以战抱，先衰者败。

《高宗占》曰：日傍气图日有两抱，外欲自亲者，人主有喜。

夏氏曰：日傍有气抱，战胜，无军，有欲和亲者。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有三抱，天子喜，天下和平。色赤黄白，皆吉，若有亲者。

《孝经内记》曰：日四傍各有重抱，四方附信也。

《高宗占日傍气图》曰：日四抱，天子有喜，皆将相向主，若有来和亲者。

《夏氏日晕图》曰：日傍抱五重，再战顺，抱者胜也。

日 背

京氏曰：日中赤外青，曲向外，名为背。

蔡伯喈曰：气见于日傍外曲，曰背。

石氏曰：背，气青赤而曲外向，为叛象，其分臣反。

石氏曰：日背，有反臣，若边将去，善防之。

夏氏曰：日背，背者，大夫卿欲为主。

《孝经内记》曰：日两背，有反者。

《孝经内记》曰：日四背，有兵兵罢，无兵兵起，以宿分占之。

《太公兵法》曰：日四背，见军在外，有反者。

《摘亡辟》曰：日四背，天下骇扰，大将起，在中野。

《春秋感精符》曰：日背出，天下分裂，臣子得志，主上弱。

《春秋考异邮》曰：诸侯谋反，五背刺日。

日 玦

石氏曰：气青赤曲向外、中有一横、状如带钩，名为玦。

如淳曰：日刺日曰玦。玦，决，伤也。

孟康曰：玦者，日将蚀先有异气也。

王朔曰：日玦，玦者，决也。玦者，臣下走也。玦者，臣下急也。形如背状微小而钩，则为玦。玦者，谪也，为乖离也。

夏氏曰：日傍有青玦，大臣有去者。不去，有德令也。

《孝经雌雄图》曰：日玦者，此变最剧败伤君者也。致灭上有之徵。祸从君不禁下，起在左右；祸从臣诈主，在上；祸从妃后，在下。祸从臣专政，从为自用，横。为暴多，有奸臣，通。

《春秋考异邮》曰：臣谋反，玦刺日。

《孝经内记图》曰：日傍一玦，万人死其下。

夏氏曰：日四玦，有兵兵罢，无兵兵起。（阙）

《春秋感精符》曰：日四玦并立，政不一。按《五行传》曰：日傍有气，皆为晋国之将亡。四玦刺日，而后三卿分晋，以灭其祀。

《春秋感精符》曰：日九玦，后起之人并出。

《春秋吕氏》曰：人主自恣，不修古王道，逆天暴物，妖

祸起，地曜日珥，日反光。地曜，珥气上刺，反光日景，见南又上。光盛，无能见其轮体；及至反光午上，体见光微，没时却忽时暂明，亦如灯将尽，而光忽暂明炽。自古以来，将亡之国，必生暴君虐主。其君必天荡其志，便穷极骄盈，而神照如来，故以反光深试之也。

日 直

石氏曰：日直，色赤丈馀，正立日月之傍，名为直。其分有自立者。

夏氏曰：日直，直者，正直。在日上下左右，主直臣自立也。直在下，光色润泽，有立侯王者。

夏氏曰：日有黄直，君立臣；青赤直，臣自立。

《夏氏日晕图》曰：日傍有一直，色黄白润泽，有立侯王。

《洛书》曰：有一傍直，一方欲自立侯王；有二傍直，二方欲自立；三傍直，三方欲自立；四傍直，四方皆欲自立侯王。

《孝经内记》曰：日傍有一直，蔽在一傍欲自立，从直所击者胜。

《孝经内记》曰：日傍有两直，其色润泽，有侯王立。

《夏氏日晕图》曰：日傍有二直，欲自立者，其色中赤外青不成。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有二重直，在左右谋，欲自立。

《洛书》曰：日四直者，是谓四强。色黄白润泽，天子有喜，安足无兵，国多幸，臣使王。色青，天子有忧；赤，有兵；白，民多丧；黑，主死国分。

日 交

王朔曰：日有交。交者，青赤如晕状，或如合背，或正直交者，偏交者，两气相交也。或相贯穿，或相背交。主内乱，军中不和。

石氏曰：日交，人受淫勃之气。

京氏曰：偏交在日傍，从交在日傍交，所击者胜。

甘氏曰：常以九月上景候日傍交赤云，其下有兵。

日 提

《夏氏日晕图》曰：日傍有赤云，曲如车盖映日，名曰扶提。不出其年，有自立者，以日宿占之。

《荆州占》曰：日傍有白云，曲而向日，其一者居东方，其一者居西方，名曰提。不出其年，中有自立者。

《孝经内记》曰：日有赤云，如车轮或二或四，按，图有二云，或背日，或向日，当如车盖，不应如车轮，字之误也。其背向外提，外臣皆其主。期六月一提，不出六年，王者亡地。其曲向日，为内臣背其主。二提，期三十日至。四提，期六十日至。

《孝经内记》曰：日傍有赤云如车轮，四曲向日，名曰兵提。不出其年，有自立者，以宿占之。

甘氏曰：日四傍有赤云，曲而向日，名曰四提。

《荆州占》曰：提，犹耳也。不出其年中，兵起，王者死。一曰：亡地，有自立者。

《孝经内记》曰：日四提，不出二年，大有兵，大将出亡。五谷贵，价一倍。三十日至，大雨不止。

京氏曰：四提，不出二年，有大兵，有大饥。

《高宗》曰：日六提，国君当之，宜防。

京氏曰：日六提，天子亡，布贵，天下乱，五十日至。

董仲舒曰：殷时有云居日左右，曲布向日，名曰日提。占曰：不出六年，天子不利，必有立者。高宗感之修德，昌祚数百年。可谓灾消而福生也。

日 格

甘氏曰：有青气横在日上下者，为格也。格者，格斗之象也。

日 履 纽 纓

《洛书》曰：日下有赤黑青气，是谓履。气交日下将纓，或曰纽也。天子有喜，有臣反从外来者，所以然者。日，天子之象也。黑，水之精也。赤临，是谓水火相薄。故言天子喜。水者陷，故言有臣从外来反。

日 承

夏氏曰：承者，气如半晕在日下，则名为承。承者，臣承君也。为君臣相承，有吉。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下有黄气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

杂冠戴纽珥抱背袂直虹刺

《洪范传》曰：日抱珥重光，以见吉祥，君获贺，福禄并降。

夏氏曰：日冠而珥，人主有喜。且有所立，期不出年中。

《洛书》曰：日平晓冠，有两珥，色黄白润泽，天子有喜，听言立王。色青，忧；白，丧；黑，死。所以然者，平晓至食时为王，两珥有所听，黄白两设为有喜立。

王朔曰：日冠，当有两珥，甚吉。

魏氏曰：日冠右珥者，邦东有善人出，得位。

《孝经雌雄图》曰：日冠左珥者，君为妇母私相知。

《孝经内记》曰：日左珥冠者，君东宫私妇女之事。

石氏曰：日冠右珥者，邦南善人欲为政位。

魏氏曰：日冠左右珥者，君与群女妇姊妹私相通。

《孝经内记》曰：日冠左右珥者，天下有喜。

魏氏曰：日冠纓上下者，邦南北有善人出为政。

《孝经雌雄图》曰：日纽冠者，君兄弟妇女私相知，奸淫也。

《洛书》曰：日戴而冠不中日者，名为妇，一名离疏。中赤外苍，色黄且润泽，天子有臣暴幸者，色青以音幸；色赤，以兵幸；白与黑者，主失用。所以然者，日，天子之象也。色黄白润泽，是谓附，故言天子有喜。不中日，故言附。上有戴，故言有暴幸。阴阳不和，故言失用。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戴珥，人主有喜，天下和平有所立。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重戴，左右珥，天子有喜，得地，若有所立。

《洛书》曰：日两珥，有直出珥中，中赤外青，色皆黄白润泽，天子有珠宝喜，立王侯。所以然者，日，天子之象。珠者，阴之荣也。直者，辅也。黄白润泽，故言天子有喜宝直，有立侯。青，有忧；赤，有兵；白，有丧。黑者，水也。

《孝经内记图》曰：日出而珥戴，天子有德令。一曰有贺喜。

《孝经雌雄图》曰：日四傍有四珥，珥外左右有二抱者，子孙昌。

司马迁《天官书》曰：日抱且戴，喜。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于天，则日抱戴。

京氏曰：日抱一背为破走。抱者，顺气也。背者，逆气也。两军相当，顺抱击逆者胜，故言破走。

《洛书》曰：日抱有一珥，色皆白润泽，中赤外青，平晚至食时见，天子有喜。日中至日人，色苍白为忧。为有人从外来者，有喜事者，不可信也。

《高宗》曰：日抱两珥，下有黄气如月，名曰遗德。有太子喜，无气，天子喜。

《高宗》曰：日重抱在左右，人主有喜。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有重抱两珥，人主有喜。

夏氏曰：日重抱中有珥，顺抱击者胜。军中有欲反者。又曰：重抱且背，顺抱击者胜。得地，并有罢师。

《洛书》曰：三抱重有两珥正方，色皆黄白润泽，天子有喜，是谓大和。抱者，亲和之象也。珥方者，兵之象也。

《春秋浑付》曰：人主修名无诚，言外方语，内怀负心，骄蹇自恣，不谒忠称孝，毁所增，日背珥青赤不明。

《洛书》曰：日背而内珥色中黑，故言水。主人臣反，故言天子有忧。外赤中黑，故言有水火相伐，反臣从中起，天子死。

京氏曰：日背珥在日之南及其三方者，其国有反臣。

《易纬》曰：日背珥重累，小人略地，大人争时。

京氏曰：日月皆珥，其国有反者。

《洛罪级》曰：日背珥不言内乖恶。

《摘亡辟》曰：日背珥并出，颠倒相贯屈，天子灭，下作祸。

《春秋纬》曰：桀之世，有后通族擅权，背珥刺日，垂其耀光，有此则亡引也。

《春秋感精符》曰：君臣乖错不和，则日背珥。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傍有一直，赤气如鳞在上，近臣

欲自立也。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有二背一直，大臣谋欲自立也。

甘氏曰：日四玦，是谓大役。军众在外有反者。

《孝经内记》曰：日有四背玦，无军在外而见，天下兵起；军在外，天下兵尽罢。

《春秋感精符》曰：日四背玦，臣射主。

《孝经内记》曰：日四背玦，气如大车随者四，人主不安，大国不出一年。大车贯二背，有反臣，三月大雨下。

《春秋纬》曰：日有四背玦，其国内乱，有兵起，若有背叛。

魏氏曰：日傍有二直三抱，有自立者，不成。顺抱击者胜，杀将。

魏氏曰：日纓左珥，后宫出位喜。

《孝经雌雄图》曰：日冠纽左珥者，君与舅母私相通。

《孝经雌雄图》曰：日冠纽左右珥，天下有吉喜，五逆皆除。

《日晕图》曰：日冠纓左眊者，后宫有喜。

《日晕图》曰：日冠纓右珥，后宫出位有喜。又曰：日晕冠纓，左右眊，天下大喜，除刑。

《孝经雌雄图》曰：日纽左珥者，为兄弟私相知。

《孝经内记》曰：日冠纽者，君与青衣私相爱，欲成立为妻，已在宫也。

甘氏曰：日戴珥，天子有贺喜。抱以为和亲，抱亦亲多，抱珥见数，国家欢喜而和。

甘氏曰：日戴且珥，天子有子孙昌。期不出其年。

夏氏曰：日戴而珥，有令德。

夏氏曰：日重抱，抱中外有玦而珥，顺抱击者胜。破军，军中不和，不相信。

《孝经内记》曰：日傍有重抱，其一傍有抱，抱后有背戴，顺抱者胜。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有一抱、一直、一珥，人主有喜，且有所立。

吕氏曰：日背缺四直交在中，臣欲为邪。色青中赤外，有芒刺则为逆。其色赤中青外，无芒刺为谋。若数见，则国家凶。向日为抱，背日为背。背且抱，有欲为者，顺胜逆，明胜枯，久胜疾。若有白虹以攻战，从抱击之者胜。芒外者，中人胜。芒内者，外人胜。皆以象类为法。

《孝经雌雄图》曰：日上有冠三重，日下有虹下行，正直长丈，不出一年，立故贵人。绝后者，其年小熟小贱，岁有兵，一年中天下不安。

夏氏曰：日抱且两珥，一虹贯抱中日，顺虹击者胜，杀将。

夏氏曰：日抱两珥且缺，二虹贯抱中日，顺虹击者胜。二将有相去。

夏氏曰：日重抱有三白虹贯抱中日，顺虹击者破军将。二虹杀大将，一虹杀偏将。

魏氏曰：日重抱左右二缺有白红虹贯抱，顺击胜，得二将。有三虹得三将。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一背一直，有赤气如卷，近臣欲自立。二背一直，大臣欲自立。

《孝经雌雄图》曰：日刺冠重累并出边见者，是臣弑君、子弑父之变也。不可不审察也。见于东方，父子自为之；见于南方，君臣为之；见于西方，亲戚将卒为之。变在君者，多赤；变在臣者，多青；变在边夷者，多黑。自天生大贼，五色错乱。

卷八 日占四

日 晕

石氏曰：日傍有气，圆而周匝，内赤外青，名为晕。

夏氏曰：日晕者，运也。

如淳曰：晕，日运也。晕者，屯也。晕者，围也。一说晕者，军营卫气也。营卫君也。

蔡伯喈曰：气见于日傍四周为晕。

《方言》曰：日晕为躔。躔，历行也。

《尔雅》曰：弁日为蔽云。郭璞曰：即晕气五色覆日者也。《释名》曰：晕，卷也。气在外卷结也。

《春秋感精符》曰：一失阳事则日晕。

石氏曰：日晕者，军营之象。周环匝日，无厚薄，敌与军势齐等。若无军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反叛。

班固《天文志》曰：两军相当，日晕，等力均也。

甘氏曰：日月皆晕，共战不合若兵罢。

《洛书》曰：日出而晕，必有取主，不乃有师破。

石氏曰：日以庚子晕，有赦令。

《河图帝览嬉》曰：正月日晕，兵春起，不胜。

《河图帝览嬉》曰：以正月若五月中有九晕以上，道上有热死将，一日多死人。

《荆州占》曰：日有朝夕之晕，是谓失地，主人必败。

《荆州占》曰：日三晕，军分为三。

夏氏曰：《日晕图》云，日晕润黄浊黑，摇为风雨且恶；不动摇，有忧病。不则有暴恶令。

《太公阴秘》曰：日晕明分中赤外青，外人胜；中青外

赤，中人胜。中黄外青黑，中人胜；外黄中青黑，外人胜。外白内青，外人胜；内白外青，中人胜。中黄外青，外人胜；中青外黄，内人胜。

《太公阴秘》曰：日晕黄白，不斗，兵未解。青黑，和解分地。色黄，土功动，民不安。色黑，有水阴国盛。色白，有丧。色青，为疾病。色赤，大旱，流血千里。

京氏曰：日晕，有兵在外者，主人不胜，宜客。

《太公兵法》曰：日晕始起，前灭后匝，而后成者后面胜。

《太公兵法》曰：日晕周匝，东北偏厚，厚为福。东，军在东北战。西南，战败。

《孝经内记》曰：日晕而明，天下有兵兵罢，无兵兵起。不战。

《洛书摘亡辟》曰：日晕明，人主有阴伏之谋。

京氏曰：日晕若井垣，若车轮，二国皆兵亡。

石氏曰：日有青晕，不出旬，有大风，余贵十倍，人民多疾病，凶。

《河图帝览嬉》曰：日晕中赤外青，群臣亲外，赤中青，群臣内其身，外其心。

石氏曰：日有黑晕，灾在用事臣。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晕苍黑，女主有忧。

京氏曰：日有黄晕一重，人主有喜。

《洛书》曰：日有青围之，谓之青晕。不出二旬，大寒，余大贵，外长三钱。一岁五见，余五倍；六见，余六倍不止。不出一年，民相食，多疾疫，在所见之国。

《礼斗威仪》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则日黄中而青晕。

《洛书》曰：日有黑围之候，不出六十日，有大水，伤五

谷，败人室宅，所见之国，余贵十倍，三旬止。一岁十见此者，四海有役，穷民不得守其乡，死不收藏。

《礼斗威仪》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升平，则日黄中而黑晕。

《孝经内记》曰：日有白围之候，一本日白晕，不出九十日，有大暴兵，粟大贵三倍，岁多暴风，春雪霜，民多病，亡野，犬多狂，所见之国尤多，其君不安。

《礼斗威仪》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则日黄中而白晕。宋均曰：象者，取象，于镜见仪表端正。

《洛书》曰：日有赤围之候，不出终食，必有大雨，雷霹雳杀乎为人民者，天下不同，独以所见为然。必有大暑，道无行人。围候者，日与辰星俱失度。不出旬日，围候数如此者，不便贵人。一岁数有围候，岁十馀，王者不安，大臣坐事。不出二年中，天子亡，细布贵。后一年，蚕不为缣，絮四倍。万民大寒，见此之戒。

《礼斗威仪》曰：君乘火而王，其政烦平，则日黄中而赤晕。

《孝经内记》曰：日有黄围之候，风雨农田治。一岁数见，且大安。所见之国，吉，不出三年。

《孝经内记》曰：日晕亡日，无雨，大风，起兵若土功，各当其星占。凡日月傍有异气抱珥，彗带，虹蜺，背、珎、纓、纽、格、履之属，三日内有大风。二日内有大雨，灾解不占。

甘氏曰：日晕七日无风雨，兵大作，不可起，众大败。不乃月蚀。

日方晕连环晕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方晕而上下聚二背，将败民散。又曰：日晕方如井干，天下不和。

《荆州占》曰：日晕连如环，为两军兵起，君争地。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晕环而聚，君死。四边亚出也。

日 晕 而 珥

京氏曰：日晕而珥，宫中多事，后宫分争。七日不雨，审察中。

甘氏曰：日晕而珥，主有谋。军在外，外军有侮。

《荆州占》曰：日晕而珥，天下有立侯王。

《荆州占》曰：日晕而珥，于晕上，将军易。

甘氏曰：日晕而珥，如并于者，国亡以乱，有大兵反。又曰：日晕而珥，合在军中，一珥一国，二珥二国，三珥三国，同攻是国也。

甘氏曰：日晕而珥，聚在傍，贵人有罢者。

《太公兵法》曰：日晕而珥，主有谋。十日不雨，兵起。

石氏曰：日晕而珥，合国有谋反。

《日晕图》曰：日晕右珥者，王侯有喜，人君有私，事在后宫。

《洛书》曰：两敌相当，日晕两珥平等俱起而色同，军无相奈何。色厚润者，贺喜。又曰：日晕两珥，君有喜。一曰众在外，有大事。

石氏曰：春晕有四珥，人主更令。

日 晕 而 负

夏氏曰：日负，负者，青赤如半晕状，以着晕上，则为负。负者，位也。得地为喜。

京氏曰：日晕重有四负，殃，大国乱。若三日大雨，不占。

《孝经内记图》曰：日晕负且戴，国有喜。战，从戴所击

者胜，得地。

日晕而冠戴珥抱背珖直提虹蜺云气

《孝经内记》曰：日晕且冠戴，又有反照于日，上有戴赤青长四五尺；左右上下有气各一丈许，不出九十日，有立侯王。不出百日，有大赦。余贵十倍，大豆尤甚。

石氏曰：日晕且冠且戴，天下有立侯王，若自立者分必益土。

石氏曰：日晕且冠，王者有拜谒。若立诸侯，德令四方，天下大赦。

《孝经内记图》曰：日晕有冠，两珥有纓，贯珥中下交日下，天下有名之臣死。不出三十日，有赦。

《太公兵法》曰：日晕冠三珥，天子有喜。或为大赦，或拜大将军。

高宗曰：日晕冠珥纽，人主有喜庆，且有所立，不出年中。

京氏曰：日晕戴抱珥，其色皆赤内青外清明，即国家有吉贺喜。

《洛书》曰：日晕且戴而晕，两有气皆如珥形，中赤外青，是谓珖璧。一名雾成。色皆黄白润泽，有献璧玉宝瑶器者，天子有喜。所以然者，日，天子象也。璧玉者，阴之荣也。黄白润泽，故言天子有喜。

夏氏曰：日晕而珥，外有一抱，所围城者，在外，外人胜。

《孝经内记》曰：日晕，晕中有珥一抱，所谓围城者，在中，中人胜。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晕珥两抱，天子且有庆。一抱，喜至。气黄白赤，皆吉也。

《荆州占》曰：日晕而珥背，左右如大车轮，兵起，其国亡城，兵满野而城复归。

京氏曰：日晕有四珥、各四背缺，期六十日，群臣有异谋者，有急事，闭关不行，使天下更命。三日雨，不占。四背，白气干之其端，青赤，是妃与臣下共弑其君。

夏氏曰：有军，日一晕有一抱，抱为顺贯晕中，在日西，西军大胜，东军大败。中赤外青，若在日东，东军大胜，西军大败。南北亦然。

石氏曰：日晕有抱，抱为顺，在日月之傍，王者有喜，子孙吉昌，政令行。

《洛书》曰：凡占，两军相当，必谨审日月之晕气。知其所起止、远近，应与不应，迟疾大小，厚薄长短，抱背为多少，有无实虚、久亟、密疏、泽枯相应日等，无相奈何，故曰近胜远，疾胜迟，大胜小，厚胜薄，长胜短，抱胜背，多胜少，有胜无，实胜虚，久胜亟，密胜疏，泽胜枯。重抱大胜无抱也。抱为和亲，抱多，亲者益多。背为不和，分离相去。背于中者离于中，背于外者离于外也。凡分离相去之相亲疏。赤中外青，以和相去；青中外赤，以恶相去。

《太公兵法》曰：日晕抱珥，喜气；日晕黄者，主人有喜。

《太公阴秘》曰：日晕一抱一背为不和。信者更逆，不信者顺。

夏氏曰：《日晕图》云，晕有重抱后有偕，战，顺抱者胜，得地。

高宗曰：日晕两抱，天子有喜，天下和平。色赤黄白，皆吉，有和亲。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晕四抱，天子有喜，将相治端，皆向主者，来和新。

甘氏曰：日晕抱珥，上将军易。

京氏曰：日晕背气有晕中，此为不和，分离相去。其色青外中赤，忠臣受命，主有所之。两军相当，中人军欲降叛于外也。

董仲舒曰：日晕而背，君臣俱危，主失节。

《太公阴谋》曰：日晕有背，大臣有叛者。或曰左右欲有走。

石氏曰：日晕而背，兵起，其分失城。

石氏曰：日晕有背，背为逆，有降叛，有反城。在日东，东有叛；在日西，西有叛，南北亦如之。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晕一背，臣弑主。按《中兴书》曰：隆安元年十二月壬辰，日晕有背缺。是后帝不亲万岁，会稽世子元显专行威罚。义熙六年五月丙子，日晕有背缺，是时卢循逼京都，战于郊也。

石氏曰：有军，日晕有一背，背为逆。在日西，东军大胜，西军大败。若在日东，西军大胜，东军败。南北亦然。

《孝经内记图》曰：日晕上下有两背，无兵兵起，有兵兵入。

魏氏曰：日晕四背在晕内，名曰不和，有内乱，离于中。

《夏氏日晕图》曰：日晕，晕中有两背两缺，又半晕临日，反臣起，中不成。

《孝经内记图》曰：日晕外四背缺，所谓离于外者，外臣有离去者。

《孝经内记》曰：日晕中有四背缺，其背端尽出晕者，反役内起。

京氏曰：日晕而背四，如大车者四提设，其国众在外，有反臣。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晕一背丽阵贯之，大臣欲犯其

主。

《孝经内记图》曰：日晕有缺，裂地立王。

石氏曰：日晕中有缺气，缺为不顺，与背同。人臣不忠而外其心，君臣乖离，其国兵起，若有逃臣。

京氏曰：日晕直气贯晕中白其色，将失。顺其气攻，破军。

高宗曰：日晕清明一傍直，有立侯王。其色青外赤内润泽者，上所立也。

石氏曰：日晕有直气在两傍，其国有自立者，若立诸侯。一曰王者封赏左右。

《魏氏图》曰：日晕有二直，欲自立者，明者立。若黑，不明者死。

《魏氏图》曰：日晕有一直一背，欲自立；二直二背，欲自立；有三直三背，欲自立；有四直四背，皆欲自立也。赤中青外，不成。

夏氏曰：日晕有直珥，为破军。贯日中，为杀将。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晕两直一背，有反臣。

石氏曰：日晕四提，必有大将出亡者。

京氏曰：日晕而且冠三重，日下有虹行，正长数丈，不出其年有反者，贵人绝后，有兵饥。按司马彪《续汉书》曰：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而日有晕，虹贯晕在毕八度。毕，边兵，秋陇蜀反侵安定。

《荆州占》曰：日晕而珥，赤虹贯直，其国分者受其害。

石氏曰：日晕有抱背珥直而有虹贯之者，顺虹击之大胜，得地。

《玄冥》曰：日月晕背彗孛虹蜺在箕，兵起后宫。

《玄冥》曰：日月晕虹蜺彗孛在尾，兵起于宫，将交走，期百八十日。

石氏曰：日月无精，光青赤，晕蜺背映在心度中，是谓大溢。兵丧并起，王者以赦降外。

京氏曰：凡日出虹晕，主分地。日入虹晕，诸侯分地。黑者，以兵分地。白者，以丧分地也。

《荆州占》曰：日晕而白虹，奸。而属域之东，东斥地；域之南，南斥地；域之西，西斥地；域之北，北斥地。四方皆纡，而四方斥地。是谓人主骄溢，期不出五年。

夏氏曰：日晕二，白虹贯晕，有客战胜。

《孝经内记》曰：日晕，有虹贯晕中，顺虹击者胜，杀将。

甘氏曰：日晕而珥，有云穿之者，天下名士死。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晕两珥，而下有黄云，人主有喜，期百二十日，远年中。

甘氏曰：日晕而两珥在外，有聚云在中与外，不出三日，城围出战。

《春秋感精符》曰：日一晕两珥，有立云贯日出，国多妖孽。

《洛书摘亡辟》曰：日晕而两珥立云贯之，国有大疾。

《春秋纬》曰：日晕有两珥，黄云贯之，不出三月，贵人有死者。

《黄帝兵法》曰：日月晕，仰视之，须臾忽有云气从傍入者，急随云以攻之，大胜。

《太公阴秘》曰：日晕，有五色云如杵贯日，从外人，外人归胜。从内出，内人胜。欲知姓字，白者商，赤者徵，青者角，黑者羽，黄者宫。

《太公阴秘》曰：日晕，有众云在左右，色黄白，吉；青白，兵行；黑白，内乱；青赤，和解；青黑，流血。俱明者，未解。兵不归，明者胜。

甘氏曰：日晕，有聚云不去者，兵起。

甘氏曰：日晕，有聚云外人，不出三日，国城围。

夏氏曰：日晕，有云气从晕外人者，兵得人。云气从中出者，兵从中出。

《孝经内记》曰：日晕，有青云三从外贯晕，战，客胜。

夏氏曰：贯日，以日宿占之。

夏氏曰：日晕，有青气从中四出，有围城，城中胜。有直交三，有欲自立不成。

《夏氏日晕图》曰：日晕，有青云从外四贯晕，有围城，外胜中。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晕，下有青云如死虹属晕，大将死亡。

《五音候》曰：日晕，合气如人在晕中，偕日者，臣叛，不脱。日晕不合，叛者得脱。

《孝经内记图》曰：日有白气从外向内刺，外人胜，围城城拔。

《孝经内记图》曰：日晕，有白气从内向外刺，中人胜，围城城不拔。

石氏曰：日晕，有白云如车盖临上，城降，得地。

高宗曰：日晕，有赤气如戟临之，其国兵起。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晕，傍有赤气，如节如旗状在外，名曰蚩尤之旗。兵从内起。

《孝经内记图》曰：日晕，赤气贯中属日，臣贼主。赤甚者为用兵，不甚者为用药。阴者不发，人莫知之。

《高宗日傍气图》曰：日晕，有黄气承之，得地，不出年中。

《夏氏日晕图》曰：日晕，有虹贯晕，不中日，战从贯所击之，胜，得小将。

《夏氏日晕图》曰：日晕，有白虹贯，从虹所击，战胜，破军杀将。

《魏氏图》曰：日晕，有白虹七贯晕，以围城，主人胜，城不拔。

《孝经内记》曰：日晕，有气如牛人居晕，不出三日，寇入城。

京氏曰：日晕不合，有云如牛，在晕外来入晕中，臣不服。

京氏曰：日晕，有气如毛羽，临日不去，国有大兵忧。

高宗曰：日晕有四锐气如峰四，出国，君亡。

高宗曰：日晕，有锦文气润色从外人者，有文书，喜至。从中出者，主使出喜事也。枯干不明者，举事忧。

王朔曰：日晕，有锦文之气在晕中，君欲遣使，文书大行。日晕，有锦文之气在晕外，外文书来。

《五音候》曰：日晕，气如人，在晕中向日，中人受令。在晕外向日，外人受令。一曰：使臣还，得其正色，有喜。不得王气，有忧。

《五音候》曰：日晕，气如卧人，在晕上，其下破败。

《五音候》曰：卧人气在晕中，君有忧，臣暴死。又曰：日晕卧人，气在晕外，臣有忧，忧主死。

日 重 晕

魏氏曰：日重晕，中赤外青，有臣谋邪，不成。

夏氏曰：日重晕，攻城围邑不拔。重晕，天下有立侯王，不乃拔城。

京氏曰：日重晕，有德之君得天下。

石氏曰：日晕再重，其分战有功。

《河图帝览嬉》曰：日晕二重，其外青，中浊不散。

《孝经内记》曰：日有青晕二重者，其灾在春，内女亲用事。甲乙晕者，所见之国，凋杀草木五谷。不出六十日，中有兵起所见之处者。用事弱乱，故日晕青。三年乃止。

石氏曰：日有青晕再重，主后亲戚在内为乱。王者有忧。案《洪范五行传》曰：周幽之败也，日晕再重，中晕赤，外晕青，一黑尽上下通在日中。是岁有幽王之败。

《孝经内记》曰：日有黑晕二重，其灾在冬月。

卷九 日占五

候日蚀一

京房《日蚀占》曰：日之将蚀也，五龙先见于日傍。青龙见于日左，以春蚀；赤龙见于日上，以夏蚀；黄龙见于日中央，以六月蚀；白龙见于日右，以秋蚀；黑龙见于日下，以冬蚀。欲候此龙见日蚀法，当以五寅日候之。春以甲寅，夏以丙寅，六月下旬以戊寅，秋以庚寅，冬以壬寅，此所谓五寅也。置盆水庭中，平旦至暮视之，则龙见欲知何月，孟月以孟，仲月以仲，季月以季。欲知何日蚀，龙以上旬见，日以朔蚀；龙以下旬见，日以晦蚀。龙以日出见，以日出蚀；龙以日中见，以日中蚀；龙以晡时见，日以晡时蚀；龙以日入见，日以日入蚀。

《春秋合诚图》曰：日之将蚀，阳微阴渐，其城君蔽臣恣，下壅塞，九引先出，日乃毁灭。阳，日也，君也。阴，月也。渐犹人也。君微弱，故阴气入日，是主间蔽，臣下壅塞，君恩化使不施行也。九引先出，卒蚀日也。日将蚀破灭，必先气引出见祥也。常经以效类垂萌，法至尊，阳精魄，常经垂萌上十二月所祭者也，故冬至夏至，入阳气，阴注布贞，以精明魄，权威其尊也。

《春秋感精符》曰：日将蚀，必先青黄不卒，至渐消也。日光沉掩，皆月所掩毁伤。雌为政，伐其雄。

京氏曰：日失魄者，将蚀；月失魄者，水。所谓失者，日光精移处，若有两日也。

《尚书璇玑铃》曰：北斗第一星率色数赤不明，七日内日蚀。

《春秋感精符》曰：日紫色出二十日以上则蚀，既祸必合。

石氏曰：日月以二月八月出房南，过其度其冲日月以晦蚀；出房北，过其度其冲日月以朔蚀。

郗萌曰：辰星受制，不见舆鬼，乃日蚀。

郗萌曰：岁星辰星逆乘张左右角，皆为日蚀。国有大变。

《荆州占》曰：诸日变皆旬望以上，旬十日、望十五日其冲月皆应，当蚀乃灾成，正月日色变来七月日蚀是也。

韩杨曰：荧惑南去列星间，从四舍以上，期百二十日日蚀。

候日夜蚀二

《易萌气枢》曰：日夜蚀者，火中无影，言日当夜蚀。建八尺竹，视其下无影，蚀不可见，故以表候之耳。日所以夜蚀者，人君讳其过，臣下强，君不能制。见臣之恶，反以为善；见臣邪僻，反以为正直，故日夜蚀。阴过盛，阳道微。日夜蚀者，谋臣诛。

日薄蚀三

《河图帝览嬉》曰：日月赤黄无炎，命曰薄破毁伤，命曰蚀。

孟康子曰：日月无光，日薄。

京房《易传》曰：日月不交而蚀，曰薄。

韦昭曰：月气往迫之，为薄。

京房《易传》曰：蚀皆于晦朔。有不于晦朔者，名曰薄。此人君诛不以理，贼臣渐举兵而起。虽非日月同宿，时阴气盛，犹掩薄日光也。

《释名》曰：日月亏，日蚀稍侵，亏如虫食草木也。按谢承《后汉书》曰：江夏黄琬七岁，祖琼为魏郡太守，梁太后诏问其日蚀之状，未能对。琬跪而曰：何不言日蚀之像如月之初。

《谷梁传》曰：日有蚀之，吐者外坏，蚀者内坏，阙然不见其坏，有食之者也。

《毛诗》曰：彼月而食，则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春秋考异邮》曰：麟龙斗则日月蚀。按《淮南鸿烈》曰：麒麟斗，日月蚀也。

《五经通义》曰：日蚀者，月往蔽之，君臣反，不以道，故蚀。

《春秋汉含孳》曰：臣子谋日乃蚀。案檀道鸾《晋阳秋》曰：孝武太元元年十月辛亥，日有蚀之，时有张五虎、路六根等谋反，诸葛侃诱斩之，灭其凶党。

《春秋运斗枢》曰：人主自恣，不循古，逆天暴物，祸起，则日蚀。

《礼斗威仪》曰：君喜怒无常，轻杀不辜，戮无罪，慢天地，忽鬼神，则日蚀。

《淮南子》曰：君失其行，日薄蚀无光。

京房《易说》曰：下侵上则日蚀。

《河图帝览嬉》曰：日蚀，所宿国主疾，贵人死。用兵者从蚀之面攻城取地。

《河图》曰：日三蚀，三雄谋；日四蚀，四夷谋。

《春秋感精符》曰：再失阳事，则日蚀谪见。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有三法，一曰妃党恣，邪臣在侧，日黄无泽则日以晦蚀，其发必于眩惑；二曰偏任权并大臣擅法，则日青黑以二日蚀，其发必于酷毒；三曰宗党犯命，威权害国，则日赤郁快无光色，则日以朔蚀，其发必于嫌隙。

班固《天文志》曰：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无有逆行者，日不蚀朔，月不蚀望。

《洪范传》曰：日蚀必以朔，非朔为薄。蚀，阴盛侵阳。其君凶，不出三年。日蚀，皆蚀合朔，不当蚀晦。蚀晦者，阳行迟，阴行疾，君舒臣骄之异也。

京房《易传》曰：人君谋罚不理，臣下将起，则日蚀，不以朔晦。《春秋感精符》曰：日之蚀，国绝也。

《春秋纬》曰：君不聪听，无知德威，令不严，舒懦，为臣下所侵，则日光青赤，其后久旱，地动摇宫，阴气盛，下臣太恣横，阳精挑夺，日行失度，不得则日月薄于晦，阳为臣所悦，故以晦日蚀之。失，后也。案《洪范天文日月度占》曰：春秋鲁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蚀之。周之五月建辰，今之三月也。鲁赵分也，鲁太师梓慎曰：将水。叔孙昭子曰：旱也。夫日过春分而阳犹不胜阴，能无旱乎？是秋鲁大旱。凡二至二分日，有蚀之，不为水灾，大旱而已也。

《易萌气枢》曰：昭明蔽塞，政在臣下，亲戚干朝，君不觉悟，即杂气失，以星奔、日蚀为咎。案《洪范五行传》曰：汉成帝建始三年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地震，日在须女九度，占：在皇后贵妾。其后皇后废，赵飞燕姊妹乱宫，皇子死，王氏专权。

《易通卦验》曰：日蚀则害命，王道倾侧，故日蚀则正人主之过。

《诗推度灾》曰：日蚀君伤。按檀道鸾《晋阳秋》曰：孝武大

元二十年三月庚辰，日有食之。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帝崩。

《诗含神雾》曰：日之蚀，帝消。案袁宏《汉纪》曰：安帝永初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蚀之。本志以为正旦，王者听朝之日也。邓太后摄政，天子守虚位，不得行其号令，盖阳不克之象也。《晋中兴书》曰：咸帝咸和六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是时显宗已长，幸司徒第，犹出入见王导夫人曹氏，如子弟之礼。以人君而敬人臣之妻，有亏君德。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是时显宗冠，当亲万几，而委政大臣，君道有亏也。

《春秋潜潭巴》曰：凡日蚀之败，或地呕血，或天雨蝗，鸟旁蜚，龙群斗，长人人宫，虎哭雉巢，列宿灭，皆祸败显然之徵也。

《春秋潜潭巴》曰：日蚀之后，必有亡国弑君，奔走乖离，相诛专政，拥主灭兵车，天下昏乱，邦多邮。按《洪范天文志日月变占》曰：春秋鲁昭公十五年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晋鲁分也。后二年，晋昭公九年，六御专晋，三家擅鲁，鲁昭公奔之应也。《洪范五行传》曰：汉高帝三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吴齐分也。后二年，齐韩信徙封楚主，三年废为侯，而诛之应也。《晋中兴书》曰：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日有食之。五年七月癸未，日有食之。皆海西被废之应也。《宋书天文志》曰：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明帝大宁三年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蚀之，在斗。斗，吴分也。其后苏峻作逆。安帝元兴二年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其冬桓玄篡位。

《春秋合诚图》曰：日蚀之，主见贼。

《春秋保乾图》曰：日蚀，主行蔽，明壅塞，改身修政，乃黜不法。又曰，日蚀治乱。

《春秋公羊传》曰：日蚀，皆臣弑君、子弑父、夷狄侵中国之异。按《洪范天文志日月变占》曰：春秋鲁庄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卫齐分也。后狄入灭卫，齐桓公救而封之应也。二十六年冬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燕分也。其后山戎侵燕，齐桓公救燕，北至孤

竹，平山戎之应也。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楚之分也。其后楚世子商臣杀其君父之应也。鲁文公元年春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齐分也。后十一年间狄三侵齐。十四年昭公卒，其弟公子商人杀其君兄子而自立，四年齐人杀之，大乱之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晋分也。此正阳纯乾之月，阴气未起而能侵阳，其灾最重。明年晋赵穿杀其君灵公，而周匡王崩之应也。鲁襄公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楚分也。后十二年楚公子围杀其君兄而自立之应也。书昭《汉纪》曰：光武十七年二月，日有食之，二十年五月，朔虏数犯上党，铜鞮、右扶风。二十一年，匈奴大入上谷郡之应是也。

《洛书》曰：日蚀复生者，日光复故也。从日蚀生地击敌破之。

《荆州占》曰：日蚀之下有破国，大战，将军死，有贼兵。按《洪范天文日月变占》曰：鲁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晋分也。是月鲁侯伐郑，战于郟陵，楚师大败，恭王伤目，将军子反死之。晋侯时豫而骄，多杀大臣。明年，晋大夫栾书、中行偃遂杀厉公，大乱之应也。

《洛书》曰：日蚀不祥，善恶各为其国。按《左氏传》曰：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杜注曰：卫地，豕韦也。鲁地，降娄也。日食自于豕韦之末，及降娄之始乃息。故祸在卫大，在鲁小也。《传》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注曰：八月卫侯卒，十一月季孙宿卒。又《洪范天文日月变占》曰：鲁僖公五年秋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楚周之分也。其后楚庄王观兵于周疆，有问鼎之应。《洪范五行传》曰：汉高帝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燕吴越分也。后二年燕王臧荼反诛，复以卢绾为燕王，亦反诛，南越王赵佗自立称帝之应也。

《洛书》曰：日月蚀，当用兵击之，君安。日月蚀，不可出军。日蚀之岁，不可出军。月蚀之月，不可出军。

甘氏曰：无道之国，日月过之薄蚀。兵之所攻，国家亡，又以有丧。

甘氏曰：日，阳精之明耀魄宝，其气布德，而至生本在地，曰德。德者，生之类也。德伤则亡，故日蚀，必有国灾。日蚀则失德之国亡。日蚀，修德。

甘氏曰：日薄色赤黄，其月旱。

京房《妖占》曰：日蚀，无道之君当之。

京氏曰：外交之蚀，蚀且不亏，亏而地犹明，是外谋也。

京氏曰：专政之蚀，日明缺至，阳虽侵，光犹明，是司马举兵欲起。

京氏曰：日蚀，诸侯相侵，白青明，君弱。

京氏曰：日蚀，国有兵，大战，从西方来胜。

京氏曰：日蚀王为君，蚀相为臣，蚀因为罪人，蚀死为夷狄，蚀休为民。有兵，其兵从阴所来。日蚀后必通水，在阴所来。在于三年之内。又必有火烧屋。按韦昭《洞纪》曰：汉和帝永元二年二月日食。三年左校尉耿种等征匈奴，战破之。安帝元初三年日蚀，京师旱。武陵蛮夷烧官寺。桓帝永康元年日食，渤海水溢杀人。十二月丁丑帝崩。孙盛《晋阳秋》曰：武帝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又食。诏曰：邦之不盛，实在朕躬，公卿大臣，极言其失。太尉亮、司徒舒、司空璜上言曰：三朔之始，日有食之，盖阳节过而坚冰未消，谨按《经》义曰：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君子道也，阳胜阴，阳气之常。今冰不消，阴气盛，阴盛者，臣擅主权也，孝道不修也，后宫过度，小人在位也。后八年正月戊申朔，日又食。太熙元年而武帝崩之应也。

刘向《洪范传》曰：日之为异，莫重于蚀。故《春秋》日蚀则书之也。日蚀者，下凌上、臣侵君之象也。日蚀数者，其乱众。稀者，乱亦稀。

《洪范传》曰：人君失序，享国不明，臣下务乱，群阴蔽

阳，则日月薄蚀。汶闇暗昧，若蚀从中起，背缺纵横，则乱交争，兵革并行。

《史记天官书》曰：诸侯作乱，日蚀尽时。

夏氏曰：日蚀，出军军折，伤后疾病。

《荆州占》曰：日蚀当其国，君王死。按韦昭《洞纪》曰：周平王五十一年日食，三月平王崩。《洪范天文志日月变占》曰：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日有食之，周秦分也。是时汉都长安都东及洛阳为畿内，明年四月高帝崩。韦昭《洞纪》曰：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食。帝引咎责躬，举直言，省徭费，辟籍田，除诽谤妖言之罪。文帝后四年四月晦，日食。七年六月己亥帝崩。哀帝元寿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明年哀帝崩。《晋中兴书》曰：愍帝建兴五年十一月先晦二日丙子，日有食之。十二月愍皇帝崩于虏庭。咸康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京都大雨，郡国以闻，是谓三朝，王者恶之。六月而显宗崩。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凡既在角，为天门，人主恶之。明年孝宗崩也。

《洛书》曰：日蚀，从所蚀利击敌也。

王朔曰：日蚀，两敌相当，即从蚀所击之，大胜杀将。

日蚀早晚所主四

甘氏曰：日出至朝食时蚀为齐，食时至日中蚀为楚，日中至日昃蚀为周，日中至日昃蚀为秦，日昃至日晡蚀为魏，晡时至日夕蚀为燕，日夕至日入蚀为代。皆为不出三年，当之者国有丧。

甘氏曰：日始出而蚀，是谓无明，齐越受兵。一曰亡地。

京氏曰：日始出而蚀，是谓弃光，齐楚亡。

甘氏曰：日中而蚀，荆魏受兵。一曰亡地，海兵大起。

《太公兵法》曰：日中蚀，海内兵大起，王公忧。

石氏曰：日晡蚀，兵将罢，兵不起。

甘氏曰：日将入而蚀，大人出兵，赵燕当之，近期三月，远期三年。

《魏氏图》曰：日入而蚀，是谓胜明，大人出兵，起当之。

日蚀从上起五

《春秋感精符》曰：日以上蚀者，子为害。

甘氏曰：凡日蚀则有兵。日蚀从上，失于道，君当之。

京氏曰：日蚀上者，君为其伪佞人而安用之故。尊卑失礼，责于尊者，故天见亡君之象。

京房《易传》曰：凡日蚀从上，失臣。

郝萌曰：日蚀上皆为责在君，其色青则弱于任善，生怨患。赤则君无礼，不好学。黄则君欺其下，掩臣美。白则弱于诛恶，生仇讎。黑则简宗庙鬼神。

日蚀从中起六

甘氏曰：日蚀从中央起，内乱，兵大起，更立太子。

京氏曰：日蚀内者，君即朝临政，厉心为治，不疑臣下。臣下以邪乱君政，故天见亡臣之象，故臣当之。

京氏曰：日蚀从中，中青赤外黄，国亡。又曰中人为乱。

郝萌曰：日蚀中，皆为内有伏谋。青则谋者止，赤则谋其事，黄则谋成者受诛，白则事觉，黑则逆谋成其事。

《洪范》曰：日蚀贯日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君，从中成之刑也。

《荆州占》曰：凡日蚀从中者，人君有娶于同姓。

《荆州占》曰：日蚀从中央始，国君遇贼。

《荆州占》曰：日蚀从中起，君受兵。一曰所宿国有兵。一曰臣谋君。

《荆州占》曰：日蚀中央空，主死，期三年。应以善事，则消灾。

日蚀从下起七

甘氏曰：日蚀从下者，王室女淫自恣，此臣下当有动，师众行军。又曰，失于事，将当之。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从下起，妻害急。

京氏曰：日蚀从下起，失民。人君疑于贤者为不肖，不用其政教，故天见亡民之象也。以人君尊，天将亡君，必先丧其民。蚀者，侵削之意也。

京氏曰：日蚀从下起，多死。一曰下人为寇。

郗萌曰：日蚀下皆为责在民。青则民相谮，后有疾疫虫灾。赤则众庶上谮，强乘弱，后有旱灾。黄则失民，伤宫室争土疆，后有土功，皆夺主光，减年算。白则民相贼害，后有小兵。黑则小民多怨，后有水灾，期三年也。

日蚀后左右起周蚀四傍八

京氏曰：日蚀光清无云，三日乃蚀。蚀已，天鸣，蚀左右，此臣与君争美，尸大功。日，君也；所以有功者，我也，心生慕意，起之蚀也。后九年，臣谋君，六年成。

京氏曰：日蚀左，为噬嗑火烧民。

京氏曰：日蚀从傍起者，为兵。从其方起，黎庶为乱。

郗萌曰：日蚀左，皆为责在臣。青则臣专恩，赤则臣无礼于君，黄则臣侵君上，白则臣专法，黑则欺君失臣。

京氏曰：日蚀从右傍者，君亲作惑，道虎狼之行。

京氏曰：日蚀右，皆为责火烧诸侯，必有异灾起。

郗萌曰：日蚀右，皆为责在臣。青则佐公作恶，赤则佐公作福，黄则放其君，白则佐公作刑，黑则臣作威。

《天镜》曰：日蚀从右傍者，淫女暴，为主君当暴。治丘坟，伤害人民，百姓怨。

甘氏曰：日蚀从傍起，失于令，相当之。

《河图》曰：日青黑以傍蚀之，臣之害。按《洪范日月变占》曰：汉武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蚀之，从傍左。明年丞相公孙弘薨之应。《春秋感精符》曰：日蚀傍者，臣欲作祸之应。杀君亡国，四夷入侵，远期二十七年，中期二十九月，近期九月。

郗萌曰：日月蚀皆为责在妃。青则女疾，众妾欺君，夺主荣，恣害争宠内患。赤则右夫人乘君损主。白则众妾怨妒。黑则君内消将绝嗣，卑妾得志，灭君德，失夫人。

《荆州占》曰：日蚀四傍缺，诸侯王有死者，期在三年中。

日蚀中分日蚀不尽日蚀三毁三复九

京房《易传》曰：诸侯越职征伐，与上分威，则日蚀中分。

《荆州占》曰：日蚀中分，五年其国亡。一曰二年亡。

《荆州占》曰：日蚀，有亡其国者。少半蚀少半亡，半蚀半亡。

甘氏曰：日蚀过半，必有亡国，期一年。

甘氏曰：日蚀不尽，有失地。一曰强国有逐相。

京氏曰：日蚀不尽，相有出走者，期八十日。

董仲舒曰：诸侯不承天子命，自相侵伐，则日蚀三毁三复。此仲舒曰异对也。

日蚀既十

《河图》曰：日蚀尽者，王位也。不尽者，大臣位也。近

期三月，远期三年。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既，则破阴谋，黜豪杰，备边辅，王易号，失天下，外填冠，内填下。

《春秋感精符》曰：君行无常，公辅不德，夷强狄侵，万事错，则日蚀既。

《孝经内记》曰：日朔蚀既，天绝。晦蚀既，地绝。先晦蚀既，人绝。

石氏曰：日蚀尽，其国大人亡；不尽，相去。

京房《易传》曰：亡师，兹谓不御厥异日蚀，其蚀既也。

京房《易传》曰：君臣不通，兹谓亡厥蚀三既。

京房《易传》曰：弑君获位，兹谓逆厥蚀既，先风雨折木，日赤。

京氏曰：日蚀地拆。

董仲舒曰：前事已大，后事将至者又大，则日蚀既。

董仲舒《灾异对》曰：人君自专禄，不封赐功臣，则日蚀既而黑光反外照。

董仲舒《灾异对》曰：乱臣贼子欲作逆，弑君窃位，则日蚀既，先风折树。

董仲舒《灾异对》曰：人君妒贤嫉能，臣下谋上，则日蚀既。先雨雹，杀走兽。

《洛书》曰：日蚀尽伐者谓既也。伐者，人君死，子代之，或臣篡杀。不尽者，日亏缺也。按《洪范天文日月变占》曰：春秋鲁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既，尽也。秦晋分也。后十二月秦景公卒，其弟车自晋复于秦之应也。汉惠帝七年夏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既。既，尽也。亦周秦分野，阴匿始起而犯盛，其年八月惠帝崩。吕后七年春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既，尽也。在营室九度，为宫室中。吕后曰：此为我。明年吕后崩应也。

甘氏曰：日蚀尽，天下大凶，有亡国。一曰必更王，人主

死。近期二年。不尽，有失地者。

京房《易传》曰：君诛杀失理，臣下有叛心，则日蚀尽而光散。又曰：君臣见灾不改行，国将亡，则日蚀三尽也。

京房《妖占》曰：日蚀尽，臣欲杀主。一曰岁有夷王起。一曰有丧。按韦昭《洞纪》曰：周赧王十一年七月日食既，十三年壬辰陈赧公鲍卒，弟佗杀兄子代立也。

京房《灾异对》曰：日蚀尽，无光露者，亡其邑。

京氏曰：日蚀尽，日官不见直日者，其国有丧。

《荆州占》曰：日蚀尽光，此谓帝之殃。三年之间，有国必亡。

日蚀变色十一

京房《易传》曰：凡日蚀，其质赤黄、黑而渐之者，明臣侵君也。日质赤黄而黑贯其中者，此人君无威势不行，为臣下所轻，故臣谋欲逐其君，居其剧也。黄尚有中和之色也，故其咎也，必觉谋不行，君诛臣。当诛而不诛，则君必失其位。

京氏《易传》曰：日蚀赤质而黑渐之者，此人君诛，众失理，民持兵去之，其咎欲杀。

京氏《易传》曰：日蚀赤质青黑渐之者，为三公诛，众失理，民亦持兵去，顺受命征无道（阙）黑而贯其中，臣欲杀其君。不改，期在九年，必杀矣。

京房《易传》曰：臣有伏兵、将欲杀其君者，日变白。咎十日而去，则日蚀矣。白青者弱，赤者无知也。强臣所缘，上下必由此矣。黄赤者，非臣所缘为也。

京氏曰：日蚀，日光明先青赤白黑而蚀。蚀，黑贯白中，日明，此圣德之臣行兵，诛伐小人；左右，不义之臣擅诛小人，天子所谓无命而征，与弑君同之蚀也。后五年杀。

京房《易传》曰：酒无节，兹谓荒。厥蚀乍青乍黑，乍赤

乍白。

京氏曰：日青并蚀，惟命是争，诛。

京氏曰：日赤并蚀自杀。

京氏曰：日黄并蚀，其下得土。

京氏曰：日黑并蚀，自杀。

《易传》曰：诸侯逆叛，更立法度，则蚀。失光晦晦月形见也。

日蚀而珥有云冲之十二

京房《妖占》曰：以甲乙有二珥而蚀，东西南北有白云冲之，天下有兵。

京氏曰：日以甲乙有四珥而蚀，有白云冲出四角，青云交贯中央，天下有兵。

京氏《妖占》曰：日以丙丁二珥而蚀，有黑云冲出东南西北，天下有兵。

京氏《妖占》曰：日以丙丁有四珥而蚀，下有黑云冲出，天下有大水。

京房《妖占》曰：日以戊己有二珥而蚀。上有青云冲出东南西北，人主有丧。

京房《妖占》曰：日以戊己有四珥而蚀，有青云冲，天下兵行。

京房《妖占》曰：日以庚辛二珥而蚀，从下始又有赤云冲出东南西北，三邑兵作。

京氏《易占》曰：日以庚辛有四珥而蚀，从上始有赤云出西方，下有乱王。

京氏《妖占》曰：日以壬癸有二珥而蚀，有黄云冲出，邑有土功事。

京房《妖占》曰：日以壬癸有四珥而蚀，有黄云冲出，天

子亡。

京氏曰：日四珥蚀，从上而下，天子起兵；从下而上，天子有大丧。

京氏曰：日以春二珥而蚀，从下始大半，邑有死主。

京房《妖占》曰：日以春三珥而蚀，从上始大半，天下邑有小兵，重以丧。

京氏《妖占》曰：日以春四珥而蚀，从下始大半，天下凶。

日蚀而晕珥彗虹蜺十三

《河图》曰：日蚀而交晕贯日中，两军争，后者胜，将死之。

《荆州占》曰：日蚀，其所从为侧，日蚀从中起而晕，其分必亡国。

京氏《妖占》曰：日以春晕三珥，而蚀从上始，天下有兵。

京氏《妖占》曰：日以春晕四珥，而蚀从下始，天下有大丧。

《洛书》曰：日蚀，下有气如彗星，诸侯失国，天子有忧。不改，不出十二年。

甘氏曰：日蚀有如虹在日上者，比近臣谋上，政不明不能见，不出五年。

京氏曰：日蚀，转为五色而蚀；白虹见日傍光掩掩，此嫡让庶之蚀也。后三年尊坐无处。

日蚀而有云气在日傍十四

京氏曰：日蚀，有云如坐人，于上者主安，居下臣安。

《洛书》曰：日蚀，有黄云，中有伏龙，周室以兴，文王

受命。

《洛书》曰：日蚀而傍有白虎守之，大臣谋，死其君主，不出三月。一曰三年。

石氏曰：日蚀如白虎守日者，人君九族有伏谋，乱君政以自成。不救，不出五年，当有谋臣。

甘氏曰：日蚀有如白兔守日者，民当谋举兵威乱三州，其先见变。不改，不出其年，兵行。

京氏曰：日蚀有如兔守日，政令不由君，或君不用贤，泽不下施，则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发于冲。

石氏曰：日蚀有兔守之，民为乱，臣逆君。不出其年，分兵起。

甘氏曰：日蚀，有如群鸟。《太公兵法》曰，两鸟夹日，名为天鸡守日。人君妻家谋夺君，处先数，视君动静，欲行其志，天先见变戒之。

《天镜》曰：日蚀有鸟夹之，君当司谋防之急。

日蚀而地鸣震裂十五

京房《易传》曰：内臣外向兹谓背厥蚀。蚀已已，且而地中鸣。

京氏曰：日蚀，盛中时黑乃蚀之，从内（阙）地中鸣，此京师诸侯叛，群下与外土诸侯交乱法度之蚀，后人君亡国，臣伏其殃。

京氏曰：日蚀，先地中鸣乃蚀，蚀左右居云中，四方无云，先大风三日，此宰相专公谋反之蚀也。后三年邪人谋反。

京房《易传》曰：臣欲居主位，兹谓不和厥蚀，白青四方赤。已蚀，地震。

京房《易传》曰：人君荒酒无节，则日蚀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发濛而寒，地震动，宫中有水。

京氏曰：日蚀后雰雰不解，地必震，不过旬中。

京氏曰：诸侯更制，兹谓叛厥蚀，三蚀三复，已而风地动。

京氏曰：专制之蚀，光散左右冠三蚀三复，已而风，明日地必动。是谓诸侯专制之变也。后九年杀。

京氏曰：日蚀地震，一曰震裂。日白若中分日（阙）然见而寒乃蚀，左右发四正，此方伯征诛过职，威权上侵之蚀。二年杀。

日蚀而寒风雨雹雷十六

京房《易传》曰：同姓上侵，兹谓诬君厥蚀。四方有云，中央无云，其日大风。

京氏曰：亲伐之蚀，日体而寒时明，是不和，自举兵。

京氏曰：日蚀其质黄者，阳觉悟也。寒后九十日，必有诛者。

京氏曰：日食已而寒，饥，阴疾，多丧。

京氏曰：日食先焱风三日乃食，蚀左右四方，并有云浊，中央无云，其日大寒发于风，此同姓诸侯侵蚀也。后九年杀。

京氏《易传》曰：宰相大臣因专权日蚀，先大风日食时日居云中，四方无云也（阙）。

京氏曰：日食焱风雨七日，折木，乃蚀既，此臣剥其君之蚀也。五年，五谷化为虫。

京氏曰：日蚀为乱为兵。已蚀而风，是谓兵起；已蚀而雨，是为分殃。已蚀而雾，群豪聚。已蚀而飞鸟，不复其乡。

京氏曰：君疾善下谋下，兹谓乱厥蚀既。先雨雹杀走兽。赤质黄贯其中，此君不肯用贤而任小人政教，君必逐。

京氏曰：纵欲兹谓不明厥蚀。先大雨三日，雨降而寒既蚀。

京氏曰：日蚀而雷，国亡。

日蚀而星坠蚀尽晦而星见十七

京氏曰：日蚀，星坠复上，此赋敛重数下竭之蚀。九年杀。（阙）

京房《易传》曰：人君贪残重赋，日蚀而星坠前而下也。

日与月俱蚀十八

《洛书》曰：日月俱蚀，有亡国。月先即阴国当之。日先即阳国当之。蚀阳男主受之。蚀阴女主受之。

魏氏曰：日月俱蚀，国亡。一月三蚀，主亡。

卷十 日占六

日四时蚀一

《春秋左氏传》曰：鲁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蚀之。公问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蚀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阳不克也，故常为水。

甘氏曰：日者，人主之象。故王者服道不道，施德不德，日为之变。见道不明德，薄日为之。无光无德，日乃尽蚀。春蚀，大凶。又曰国有女丧。夏蚀，无年。又曰诸侯王多死者。秋蚀，有兵战胜。又曰主死。冬蚀，有丧。一曰相死。

甘氏曰：春丙丁、夏庚辛、秋壬癸、冬甲乙日蚀者，皆相死。诸蚀三日有雨，解之。

甘氏曰：春以庚辛、夏壬癸、秋丙丁、冬戊己日蚀，皆臣弑君也。一曰以德令除咎。

京氏曰：日冬蚀相死，不即有逐。

《荆州占》曰：日夏蚀，阳为南国，阴为北国，是为祸国。

日十二月蚀二

京房《易传》曰：正月日蚀，大臣出走。不然，大臣一人死。

石氏曰：正月日蚀，不见光，人多疾。

陈卓曰：正月日蚀，齐大凶，五谷贵。

京房《易传》曰：二月日蚀，人主夫人死。不然大旱。

石氏曰：二月日蚀不见光，人多丧。

陈卓曰：二月日蚀，鲁大凶，豆贵牛死。

京房《易传》曰：三月日蚀，有欲反者，近期三月，远期三年。

石氏曰：三月日蚀，不见光，水大出。

陈卓曰：三月日蚀，楚大凶，丝绵布帛贵。

京氏《易传》曰：四月日蚀，人主有过，臣有忧。

石氏曰：四月日蚀，不见光，天下大旱。

陈卓曰：四月日蚀，宋大凶，牛食贵，六畜死。

京氏《易传》曰：五月日蚀，诸侯多死，期三年。

石氏曰：五月日蚀，不见光，大旱民饥。

陈卓曰：五月日蚀，梁大凶，牛死畜贵。

京房《易传》曰：六月日蚀，人主有谋，外国侵，土地分。

石氏曰：六月日蚀，不见光，六畜贵。

陈卓曰：六月日蚀，沛大凶，稻米谷粟贵。

京房《易传》曰：七月日蚀，有反者从内起，期三年。

石氏曰：七月日蚀，不见光，其岁恶。又曰秦国恶之。

陈卓曰：七月日蚀，陈大凶，绾大贵。

京房《易传》曰：八月日蚀，大水败城郭，天下更始，期三年。

石氏曰：八月日蚀，不见光，兵大起。

陈卓曰：八月日蚀，郑大凶，兵起，兵革金贵。

京氏《易传》曰：九月日蚀，外主欲自立不成，期一年。

石氏曰：九月日蚀，不见光，布帛贵。又曰卫国大恶。

陈卓曰：九月日蚀，韩大凶，衣盐贵。

京氏《易传》曰：十月日蚀，奸臣在朝，二人亲，一人远，陵君君走。

石氏曰：十月日蚀，不见光，六畜贵。又曰魏国鱼盐贵。

陈卓曰：十月日蚀，秦大凶，鱼盐贵。

京房《易传》曰：十一月日蚀，王者亡地，子弑父。

石氏曰：十一月日蚀，不见光，鱼盐贵。又曰赵国大恶。

陈卓曰：十一月日蚀，燕大凶，鱼盐贵。

京氏《易传》曰：十二月日蚀，天下有兵，大臣欲自立不成，夫人弑君也。

石氏曰：十二月日蚀，不见光，谷粟贵。又曰燕国牛死。

陈卓曰：十二月日蚀，赵大凶，帛贵。

京房《易传》曰：日以十二月正月蚀，破为两以上，王者尽走。

日六甲蚀三

甘氏曰：甲乙日蚀，东夷侵；丙丁日蚀，南夷侵。

《春秋潜潭巴》曰：甲子日蚀，有兵狄强起。

京氏曰：甲子日蚀，北夷欲杀，中臣有谋。不者，大水在东方。

《春秋潜潭巴》曰：乙丑日蚀，大旱，大夫执纲。

京房曰：乙丑日蚀，诸侯之臣欲弑其君。在西北兵行不胜。后有小兵。五谷颇虫伤。

《春秋潜潭巴》曰：丙寅日蚀，虫，久旱，多水徵。

京氏曰：丙寅日蚀，司徒欲弑君，后有小旱在东南。

《春秋潜潭巴》曰：丁卯日蚀，旱，有兵。

京房曰：丁卯日蚀，诸侯欲弑君。在北方，后有蝗虫之殃。

《春秋潜潭巴》曰：戊辰日蚀，地动阴强。

京房曰：戊辰日蚀，同姓近臣欲弑君，后有地动变在东南。

《春秋潜潭巴》曰：己巳日蚀，地动，火灾数降。

京房曰：己巳日蚀，婚家欲弑君，后有诸侯谋兵在西南。

《春秋潜潭巴》曰：庚午日蚀，后火烧后宫，有兵行。

京房曰：庚午日蚀，司徒欲弑其主，兵必行，后有太旱在南方。

《春秋潜潭巴》曰：辛未日蚀，大水汤汤。

京氏曰：辛未日蚀，司空欲弑君，后有大虫在东方。

《春秋潜潭巴》曰：壬申日蚀，水盛，阳溃，阴欲朔。

京氏曰：壬申日蚀，诸侯相弑，在东北方，后有小兵寇盗并行。

《春秋潜潭巴》曰：癸酉日蚀，连阴不解，淫雨数出，有兵。

京房曰：癸酉日蚀，上强天下谋兵，不出其年，大兵行，始于西方。

《春秋潜潭巴》曰：甲戌日蚀，草木不滋，王令不行。

京房曰：甲戌日蚀，近臣欲弑君，反为戮辱。后有小旱在西南。

《春秋潜潭巴》曰：乙亥日蚀，阳不明，冬无冰。

京房曰：乙亥日蚀，子欲弑父，身获虏，后有阴雨。一曰日蚀阴，天下大乱。

《春秋潜潭巴》曰：丙子日蚀，五月大霜。

京房曰：丙子日蚀，诸侯欲相弑，兵必行，在东后有大水。

《春秋潜潭巴》曰：丁丑日蚀，诛三公。

京氏曰：丁丑日蚀，诸侯近臣欲弑其君，在西北方后有小兵。

《春秋潜潭巴》曰：戊寅日蚀，天下大风，无园果。

京氏曰：戊寅日蚀，异姓近臣欲弑其君，后岁旱，土沸腾。

《春秋潜潭巴》曰：己卯日蚀，地贼起，砂石踊，以有壅。

京氏曰：己卯日蚀，东夷欲杀，后有大虫。

《春秋潜潭巴》曰：庚辰日蚀，彗星东出，有寇兵。

京氏曰：庚辰日蚀，君易贤以刚，卒以自伤。后有水在东北。

《春秋潜潭巴》曰：辛巳日蚀，妃谋王子，用兵。

京房曰：辛巳日蚀，诸侯外亲欲弑其君，兵行暴。至期，冲兵起西北。

《春秋潜潭巴》曰：壬午日蚀，久雨旬望。

京氏曰：壬午日蚀，三公与诸侯相贼，弱其君王，天应而蚀。三公失国，后旱且水。

《春秋潜潭巴》曰：癸未日蚀，仁义不明。

京氏曰：癸未日蚀，诸侯上侵下臣，欲弑其君，在东北后有小虫。

《春秋潜潭巴》曰：甲申日蚀，虫，四月大霜。

京房曰：甲申日蚀，司马大夫欲弑君，后有水在晋。

《春秋潜潭巴》曰：乙酉日蚀，仁义不明，贤人消。

京氏曰：乙酉日蚀，君弱臣强，司马将兵，反征其主。

《春秋潜潭巴》曰：丙戌日蚀，臣憎主，狱不理，多冤讼。

京氏曰：丙戌日蚀，同姓近臣欲弑其君，后有大旱，火从天堕。

《春秋潜潭巴》曰：丁亥日蚀，匿谋满王室。

京氏曰：丁亥日蚀，君臣无别，司马牧民，司徒将兵，后有虫在西北方。

《春秋潜潭巴》曰：戊子日蚀，宫室内淫，必惑雄。

京房曰：戊子日蚀，妻欲害夫，九族夷灭，后有大水在东方。

《春秋潜潭巴》曰：己丑日蚀，臣伐其主，天下皆亡。

京房曰：己丑日蚀，婚家欲弑，后有小兵在西方。

《春秋潜潭巴》曰：庚寅日蚀，诛相，大水，多死伤。

京房曰：庚寅日蚀，臣欲将兵，诛过职身，被刑杀后，有小旱在东南方。

《春秋潜潭巴》曰：辛卯日蚀，臣伐其主。

京氏曰：辛卯日蚀，天子微弱，诸侯诛，兵欲弑其主，卒反得其殃。后有小虫在东方。

《春秋潜潭巴》曰：壬辰日蚀，河决海溢，久霜连阴。

京氏曰：壬辰日蚀，诸侯欲弑其君，当诛。日复蚀之后，有大水在东方。

《春秋潜潭巴》曰：癸巳日蚀，在阳位者权不行。

京氏曰：癸巳日蚀，诸侯隔绝转相伐，兵稍出。

《春秋潜潭巴》曰：甲午日蚀，大虫螟蝗兴，主贪暴，民流亡。

京房曰：甲午日蚀，南夷欲弑其君，后有大旱。

《春秋潜潭巴》曰：乙未日蚀，天下多邪气，郁郁苍苍。

京氏曰：乙未日蚀，君贵众庶暴虐，黎民背叛。后有地动。

《春秋潜潭巴》曰：丙申日蚀，诸侯相攻。

京氏曰：丙申日蚀，君暴死，臣下横恣，上下相贼，后有大水。

《春秋潜潭巴》曰：丁酉日蚀，侯侵王。

京房曰：丁酉日蚀，诸侯之臣欲弑其主，身反获伤。后有兵起西北。

《春秋潜潭巴》曰：戊戌日蚀，有殃主后死，天下谯阴。

京氏曰：戊戌日蚀，婚家欲弑，后有旱马驂运。

《春秋潜潭巴》曰：己亥日蚀，小人用事。

京氏曰：己亥日蚀，主弱，小人持政，欲心成，天应日蚀，诚使精。

《春秋潜潭巴》曰：庚子日蚀，君疑其男。

京氏曰：庚子日蚀，庶子欲弑嫡，卒不得。守臣征伐。后有大水。

《春秋潜潭巴》曰：辛丑日蚀，主疑三公。

京氏曰：辛丑日蚀，贤者离散，小人盛，常欲弑主。

《春秋潜潭巴》曰：壬寅日蚀，天下苦兵，大臣横。

京房曰：壬寅日蚀，诸侯欲弑主，反亡其国，在东南。后有旱在东南。

《春秋潜潭巴》曰：癸卯日蚀，群鸟翔，禽入国，外伐内，主危亡。

京氏曰：癸卯日蚀，诸侯非其天子，不顺司徒亡国。后有火。

《春秋潜潭巴》曰：甲辰日蚀，四骑胁。

京房曰：甲辰日蚀，王后爵命绝，后有水。

《春秋潜潭巴》曰：乙巳日蚀，东国发兵。

京氏曰：乙巳日蚀，诸侯上侵以自益，近臣盗窃以为积，天子不知，日为之蚀。

《春秋潜潭巴》曰：丙午日蚀者，民多流亡。

京房曰：丙午日蚀，亲戚争鬬，同姓欲弑其主，后有人旱在南方。

《春秋潜潭巴》曰：丁未日蚀，王者崩。

京氏曰：丁未日蚀，执政欲弑，司徒不肖，后有虫，地震动。

《春秋潜潭巴》曰：戊申日蚀，地动摇宫，外侵兵强。

京房曰：戊申日蚀，臣欲弑君，意在王位，后必有小水。

《春秋潜潭巴》曰：己酉日蚀，妃死，子不葬，以内乱相怨疑。

京房曰：己酉日蚀，西夷欲弑君，后有大兵，必西行。

《春秋潜潭巴》曰：庚戌日蚀，臣相侵。

京氏曰：庚戌日蚀，司马之卿欲杀，有小旱。

《春秋潜潭巴》曰：辛亥日蚀，子为雄。

京房曰：辛亥日蚀，司马之大夫欲弑君，反受其殃，后有虫害。

《春秋潜潭巴》曰：壬子日蚀，女谋王。

京氏曰：壬子日蚀，诸侯同姓任政者欲弑其君，大夫害。

《春秋潜潭巴》曰：癸丑日蚀，水汤汤。

京氏曰：癸丑日蚀，寇盗行，兵恐，君王目为不明。

《春秋潜潭巴》曰：甲寅日蚀，雷击杀人，骨肉争功。

京氏曰：甲寅日蚀，同姓大臣欲弑其君，后有旱。

《春秋潜潭巴》曰：乙卯日蚀，雷不行，霜不行杀草，长人人官。

京氏曰：乙卯日蚀，必有专政欲杀，不出三年，身被其

诛。后有大虫。

《春秋潜潭巴》曰：丙辰日蚀，山水淫淫。

京氏曰：丙辰日蚀，帝命之极，武王乃得。

《春秋潜潭巴》曰：丁巳日蚀，下有聚兵。

京房曰：丁巳日蚀，天乃去恶依圣人，后有小兵。

《春秋潜潭巴》曰：戊午日蚀，久旱，谷不伤。

京氏曰：戊午日蚀，有婚家执政，贼由妻始，后有旱。

《春秋潜潭巴》曰：己未日蚀，失名王。

京氏曰：己未日蚀，臣不安居，群阴谋欲侵，后地大动。

《春秋潜潭巴》曰：庚申日蚀，夷狄内攘。

京氏曰：庚申日蚀，骨肉相贼，后有水。

《春秋潜潭巴》曰：辛酉日蚀，女谒且兴。

京氏曰：辛酉日蚀，昆弟相杀，更有国家，后有兵大行，三年不息。

《春秋潜潭巴》曰：壬戌日蚀，群山崩。

京房曰：壬戌日蚀，诸侯欲杀，在西南。

《春秋潜潭巴》曰：癸亥日蚀，大人崩。

京氏曰：癸亥日蚀，天下命终极，圣人更起，不可救止。后大雨水。

日十二辰蚀四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寅卯辰，木域，招谋者司徒也。日蚀巳午未，火域，招谋者太子也。日蚀申酉戌，金域，招谋者司马也。日蚀亥子丑，水域，招谋者司空也。按：端谋人卒难别，故以时粗略其官位，南方，阳精也，为君。君城有异，虽子属也。

《孝经雌雄图》曰：子日日蚀者，燕国王死，期在五月、十一月。丑日日蚀，赵国王死，期在六月、十二月。寅日日蚀者，齐国王死，期在七月正月。卯日日蚀者，鲁国王死，期在

八月、二月。辰日日蚀者，楚国王死，期在九月、三月。魏氏曰：赵王死。巳日日蚀者，宋国王死，期在十月、四月。午日日蚀者，梁国王死，期在五月、十一月。未日日蚀者，沛国王死，期在六月、十二月。申日日蚀者，陈国王死，期在七月、正月。酉日日蚀者，郑国王死，期在八月、二月。魏氏曰：吴国王死。戌日日蚀者，韩卫王死，期在九月、三月。亥日日蚀者，秦魏王死，期在十月、四月。

日在东方七宿蚀五

《黄帝占》曰：日入角而蚀，将吏有忧，国门四辟，其邦凶。

甘氏曰：日在角亢而蚀，戒之在于耕田之臣。

京氏曰：日蚀角中，其国不安。一曰贵臣有忧。一曰主农之官忧。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亢中，其邦君有忧。

石氏曰：日蚀亢中，其谋在朝廷之臣有罪者。

《黄帝占》曰：日月蚀氐中，天子疾崩。

石氏曰：日蚀氐中，卿相谗谀，人君灭无辜。

甘氏曰：日在氐房而蚀，戒之在三公九卿大夫，且有相谮误主，上使过刑，杀不辜者。

甘氏曰：日蚀氐中，大官恶之。一曰右宫恶之。王者复以赦除之。

《雒书说徵示》曰：淫色信谗，日以蚀房参。

石氏曰：日入房而蚀，王者有忧昏乱。大臣专权，必有忧病。

郝萌曰：日在房心而蚀，公卿大夫有黜者。

《春秋感精符》曰：日在心而蚀，兵丧并起。

甘氏曰：日在心而蚀，王者臣下相疑，不相信也。

甘氏曰：日入心而蚀，政令失仪，礼度失绳，则为变甚。一曰君臣不相信，有疑惑。

《海中占》曰：日蚀心度，兵丧并发。王者以赦除咎。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尾箕中，尊后有忧。

甘氏曰：日在尾箕而蚀，将有疾风，飞车发屋折木，戒之于出入。

日在北方七宿蚀六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入斗，将相有忧，其国饥凶。一曰兵大起。

甘氏曰：日入斗度而蚀其国，反叛兵起。

甘氏曰：日在牛而蚀，戒之在右夫人侄妇，且有祠礼，求幸于主者。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须女，邦有女主忧，天下女工不为。

甘氏曰：日在须女而蚀，戒之宫中；且有使巫祝祷祀以求贵幸者，戒之在于巫祝。

《黄帝占》曰：日蚀虚中，其邦有崩丧，天下改服。期九十日。

甘氏曰：日在虚危蚀，戒之在于主市租税及缙帛刀剑金玉之臣。如少府是也。

甘氏曰：日蚀危，必有兵丧，大臣薨，天下改服。

《黄帝占》曰：日在营室离宫而蚀，出入无近妃色，趣任辅，成功业。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营室，王者自将兵，天下扰动。

甘氏曰：日在营室东壁而蚀，则阳消微，男道施而不能泄，阴道坏而不能化，故多有伤者败。

石氏曰：日在东壁而蚀，王者不从师友，失忠孝，故曰

亏，文章图画不用。

日在西方七宿蚀七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奎，南邦不宁，有白衣之会。

石氏曰：日蚀奎，鲁国凶邦，君不安。

甘氏曰：日在奎娄而蚀，慎之在主边境厩库之臣。一曰慎在边境得意之臣。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娄，则王者郊祠不时，天下不和，神灵不享，小臣不忠，责在大臣。

甘氏曰：日在娄而蚀，戒之在聚敛之臣。

《黄帝占》曰：日在胃而蚀，王者食大绝或亡，主委输之臣有黜者。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胃，国王奉修宗庙，敬祀神灵，则害消。

石氏曰：日蚀胃，国有忧，大臣诛。一曰，主修郊庙，奉皇天，其咎消。

甘氏曰：日在胃而蚀，戒之在主委输之臣，如今大司农是也。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昴，王宗谋国，同姓自立。

石氏曰：日蚀昴，臣厄圉圉者解。

石氏曰：日蚀昴，王者有疾。

甘氏曰：日在昴毕而蚀，戒之在众，主狱之臣有乱天子者。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毕边，王死边军，自杀其将，若军校尉诛，远国谋乱。

石氏曰：日蚀毕，天下主狱之臣有当黜者。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觜，臣杀主，慎之。

石氏曰：日蚀觜，大将谋议。

甘氏曰：日在觜参伐而蚀，戒之在将兵之臣。如今诸将军校尉执金吾是也。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参，大臣有忧之，臣自相戮，以外胜内，远国强。王者修身则日蚀不为灾。

甘氏曰：日在参伐而蚀，戒之在将帅之臣。

日在南方七宿蚀八

甘氏曰：日蚀东井，秦邦不臣。蚀不尽，谋不成。天下大旱，民流千里。

甘氏曰：日在东井舆鬼蚀，戒之在供养之臣。

陈卓曰：日蚀东井，其国内乱苛法。盛惠《象说》曰：晋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朔，日有蚀之，在东井。女主之象。明年皇太后以忧遇崩。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舆鬼，其国君不宁，臣下易服。一曰秦君当之。一曰皇后贵臣。

甘氏曰：日蚀舆鬼，其国君不安，近期一年，远期三年。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柳，王者以疾，不安宫室。

石氏曰：日蚀柳，君厨官忧。

甘氏曰：日在柳七星而蚀，戒之在门户道桥之臣。若今卫尉是也。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柳七星，亏正阳，王者不赐衣裳。承天郊，退太常，放在狱则无咎。

石氏曰：日蚀柳七星，桥门之臣有黜者。

《春秋感精符》曰：日蚀张，王者失礼，宗庙不亲。急退太常，以廷尉代之。不者不安。期在十二月与五月。

甘氏曰：日在注张而蚀，戒之在主山泽汙池之臣。如今水衡也。

《黄帝占》曰：日蚀翼，王者退太常，以法官代之。有德

则日蚀不为害。其岁旱。

石氏曰：日蚀翼者，王者失礼，宗庙不亲。

甘氏曰：日蚀翼者，忠臣见谗言，正者亡，不出其年。

甘氏曰：日在翼轸而蚀，戒之在主车驾之臣。如今太仆奉车駟马是也。

《河图圣治符》曰：日蚀轸，国有丧。以赦除其咎。

甘氏曰：日蚀轸，贵臣亡。一曰后不安，期百八十日。

《海中占》曰：日蚀轸，王侯寿绝。王者以赦除咎则安。一曰其国有忧，必有丧事。

救日蚀九

《春秋感精符》曰：救日蚀，天子南面，秉图书，察九野。萌生者绝，始正本案类。敕下闻异，郡官修政，招贤进士。独绝其萌，所以防塞之者。故日蚀大水，则鼓用牲于社。言社者，阴之主。朱丝紫社，鸣鼓协之也。按《左氏传》曰：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训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春秋感精符》曰：消变之道，案明坛南郊，日之将蚀渐青黑，谨遣大将三公，如变所感之过以告天曰：天子臣某，谨承皇戒，退避正居，思行愆误。阳精有币，已政类，素正事，去非释苛，禁不敢直命，遣臣钦喻已绝国害之，谪近以绪，尽力宣文，思维表道。愿得修政以奉宗祖，追往翼今，勉开嘉纪，纵大扬精，以兴日宝，归报天子，三日就宫，遣使诏诸侯问过，举名士察奸理冤，督教化不宜者。审以救身务佐为行，天子吉。

《春秋感精符》曰：朔日蚀，正臣阴退后妃以内过省己。蚀二日者，王侯蕃黜州辅以暴恣自改。晦日蚀者，正近臣退素食。《周礼·地官司徒》曰：救日蚀，则诏王彭。郑玄曰：救日月食，王必亲击鼓。

《礼记昏义》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谪见于天，日为之蚀。是故日蚀则天子素服，修六官之职，荡天下阳事。郑玄曰：谪之言责也。

《谷梁传》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礼也。用牲，非礼也。天子救日蚀，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诸侯置三麾，陈三兵三鼓。大夫击门，士击柝。言救日降杀多少之礼也，门取开阖，有阴阳之道，柝春案盛之具，亦有上下阴阳之道也。

《星传》曰：日者德，月者刑。日蚀修德。月蚀修刑。

《洪范天文》曰：凡日蚀，改行修德，即灾消除。不改，应在三年。三年不改，至六年。六年不改，至九年。九年而灾成。

司马彪《五行志》曰：君道有亏，为阴所乘。故日蚀者，阳不克也。人君改修德其事，则咎害除。

《京氏对灾异》曰：人君骄溢，专明为阴所侵，则有日蚀之灾，不救之，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怀谦虚，下贤受谏。位有德，禄有智，日蚀灾消也。

京氏曰：日蚀既下，谋上救也。设七事，正图书，修经术，改恶为，化己随贤，则国家安，社稷宁。

董仲舒《灾异对》曰：日蚀者，阴气盛，渐夺君明，治道有失，臣专君政，出入为奸，则治道在上德不宣，下民常怨。当应析宠臣之势，减玉食之权，无忽谏言，大恶在于任贤，则灾害不生也。

董仲舒曰：日蚀者，邪臣蔽主之治，不有反臣，必有亡国。退臣绝阴，正权平衡，以德消则无害。

《荆州占》曰：日蚀，审所始蚀之乡及星之野以名之。当者之国，吉凶在焉。是故圣主见变则改身修行，亲贤问老，与共忧之，则患可止而福可致。故曰，有福将来受之以危，则福为祸；将受之以德，则祸反为福。辄禳祠之，去祸致福也。

虞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皆着帨以助，阳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灵台伺日有变，便伐鼓。闻鼓音，侍臣皆赤帨带剑，则灾异消。

卷十一 月占一

月名体一

皇甫谧《年历》曰：月者，群阴之宗。光内影月以宵耀，名曰夜光。

《易说卦》曰：坎为月。

《河图帝览嬉》曰：月者，金之精。

《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阴之精，地之理。

《广雅》曰：夜光谓之月。

《天官书》曰：太阴之精上为月。月者，天地之阴，金之精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瀛洲水精为月。

《礼记》曰：月者，阙也。

范子计然曰：月者，水也。

《淮南子》曰：月者，天之使也。水气之精者为月。

《汉书》李寻上疏曰：月者，众阴之长，妃后大臣诸侯之象。

张衡《灵宪》曰：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象兔、蛤焉，阴之类，数偶也。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

遂托身于月。是谓蟾蜍。

《春秋演孔图》曰：蟾蜍，月精也。

杨泉《物理论》曰：月，阴之精，其形也圆，其质也清。禀日之光而见其体，日不照则谓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间，尽睹其明，故形圆也。二弦之日，日照其侧，人观其旁，故半照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里，故不见也。

月行度二

四十分日之七百四十三奇，一则迟疾之，一终而复始矣。月朔而晨见东方，谓之侧匿，行迟也。月晦而夕见西方，谓之朏，行疾也。迟疾相通，谓之平行。一日十三度六十七分度之二十五半，二十七日一千三百四十分度之七百四十三奇，一而周天矣。一年月十三周天，有闰之年则十四周天，与日合度。是为月朔。日月相与东行，日行迟而月行疾，二十九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七百一十一则月周天复还及日，即二朔去之日数也。

《春秋元命包》曰：日月右行，周天二十三万里。

《河图》曰：日月五星同道，过牵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昂，皆行其南，去之九尺，毕北七尺，觜参北一丈三尺，贯井出鬼南六尺，出柳北六尺，出七星张北一丈三尺，出翼轸北一丈三尺，贯角、亢出氐南二尺，出房左右服间出心北二尺，尾北十尺，出箕北六尺，贯斗至牛，此日月五星行常道也。

《洛书》曰：日月五星行，历左角内行左亢外四尺，历左右氐，外房两服间，行心内六尺，行尾内十八尺，行箕内十二尺，行斗柄中一尺，行牛中行女外四尺，行虚外六尺，行危外十三尺，行室外十六尺，行壁外十三尺，行奎外十三尺，行娄

外九尺，行胃外十一尺，行昴外五尺，历毕左角行觜内六尺，行参内十八尺，行井中，行鬼外十四尺，行柳内九尺，行七星内十五尺，行张内十八尺，行翼内十六尺，行轸内十三尺。在上者为北，此日月五星之正道也。

月行盈缩三

石氏曰：明王在上，月行依道。若主不明，臣执势，则月行失道。大臣用事，背公向私，兵刑失道，则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权，则或进退朏朧，皆君臣刑德不正之咎也。有不如常，随事占其吉凶。月行疾则君刑缓，行迟则君刑急。月之与日迟疾势殊，而事势异也。是故人君月有变则省刑以德，恩从肆赦，故春秋有眚灾肆赦。

刘向《洪范传》曰：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朏。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朏则王侯其舒言政缓，则阳行迟阴行疾也。侧匿则王侯其肃言政急，则阳行疾阴行迟也。舒者，臣骄而执政也。肃者，臣下恐惧太甚也。

刘歆曰：舒者，王侯展意专政，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肃者，王侯缩谄不任事，臣下弛纵，故行迟也。

《春秋运斗枢》曰：主势集于后族，群妃之党横僭为害，则月盈。

京房《易飞候》曰：月生八日当中，五日六日而中，有兵在列，大战。

《荆州占》曰：月行疾，天下有急事。又曰：月行过急，奸邪起。月行不及度，多留事。又曰：入月五日昏而月中急，兵大起，余大贵。又曰：大月八日昏中，小月七日昏中过度，有兵事。不及度，有丧事。

月行阴阳四

《京氏对灾异》曰：人君好用佞邪，朝无忠臣，则月失其行。

班固《天文志》曰：月失节度，而妄行出阳道，则旱，风出阴道，则阴雨。

京房《妖占》曰：月行南为旱，行北为水；当道天门驷之间，天下大安，五谷大得，人主延年益寿。

《河图帝览嬉》曰：月行一岁，不三出昴毕间，来年有兵。

郝萌曰：月不道东西咸，必有贼。

京房《易飞侯》曰：月入八日北向，阴国亡地。月不尽八日北向，阳国亡地。

月光明五

《易萌气枢》曰：臣道修则月明有光。

《高宗占》曰：月出如盛，天下且有主治也。

《尚书纬考灵曜》曰：五政不失，日月光明。五政，谓四时及夏季之政也。

《礼纬含文嘉》曰：君道尊而制命，即日月精明。

《黄帝占》曰：有道之国，日月过之即明。人君吉昌，人民安乐。

孙氏《瑞应图》曰：人君不假臣下以权，则日月扬光。

甘氏曰：月经心清明，烈照天王内明，必有延庆。

月变色六

《河图帝览嬉》曰：月光如张炬火，所宿其国立王，亦立上卿。

京氏《妖占》曰：月变色青为饥与疫，赤为争与兵，黄为德与喜，白为旱与丧，黑为水，民半死。

《京房占》曰：君幼弱，月青色。

京房《易飞候》曰：月生八日当玄兔色，上旬余贵。无则上旬余贱。不尽八日色，下旬余贵。无则丰而下句贱。

《荆州占》曰：月赤如赭，大将死于野。又曰：月赤如血，有死王。以宿占国。

《荆州占》曰：月生而色黄，主人受其殃。月二十八日其色黄，攻地，人，客受殃。

《河图帝览嬉》曰：月入而黄，主人受殃，出而黄赤，客受其谪。赤三日不复，主人战，不胜。

《河图帝览嬉》曰：月生三日，其中纍纍如丝布状，其野虚兵在内尽出在外，主人不胜。

月光盛七

《郗萌占》曰：月初生盛，女主持政。

京氏《易飞候》曰：月之光如张芒，所宿之国立君。三齐所宿之国立将军上卿。

《荆州占》曰：月上弦已后盛，君无戕德，臣执权柄，人背君，尊其臣。

月无光八

《太公阴秘》曰：君不明，臣不忠，故月无光。月不明，见变；变不救，殃祸生。臣欲反，主失名，其救也，安百姓，用贤人。弱者扶，无则害。

《黄帝占用兵要诀》曰：沉阴日月俱无光，昼不见日，夜不见月，星皆有云障之而不雨，此为君臣俱有阴谋，两敌相当，阴相图议也。若昼阴夜月出，君谋臣，夜阴昼日出，臣谋

君，下逆上也。

甘氏曰：人君宰相不从四时行令，刑罚不时，大臣奸谋，离贤蔽能，即日月无光见瑕谪。不救，其国五谷不成，六畜不生，人民上下不从，盗贼并起。

《河图帝览嬉》曰：日月无光，有亡国死王。期不出五年。

《孝经内记图》曰：主骄慢，日月失明。

《京氏占》曰：月大无光，国无王，民不安，天下有兵。

《京氏占》曰：月昏无光，则渊涸山崩，王者恶之。

《河图帝览嬉》曰：月大无光，主死士战不胜。

《高宗占》曰：月大无光，城不降；月小无光，城降。

京氏《妖占》曰：月无光，臣下作乱，教令不行，民饥国亡。

京氏《易飞候》曰：月不光，贵人死。

《荆州占》曰：月生无光，下有死王。

京房《易飞候》曰：月生无光，君子徒凶。

月兔不见九

《河图帝览嬉》曰：月中无兔蟾蜍，天下无官。

《荆州占》曰：月中兔蟾蜍不见，天下失女主。一曰宫女不安。

《河图》曰：蟾蜍去月，天下大乱。

《黄帝占》曰：月望而月中蟾蜍不见者，月所宿之国，山崩水竭，城陷，民流亡。亦为失主，宫中必不安。

月中有杂云气十

《荆州占》曰：有云如杆，长七尺冲月，所宿国主君将死。

京房《易飞候》曰：白云如杵，长七尺冲月，所宿之国人主死。杵柄中月，王后死。入月中，王后当之。月戴珥，主人来疾。

《河图帝览嬉》曰：月始出时，有云居其中，如禽兽状，其名曰綦娄。甲乙见东方受之，丙丁见南方受之，戊己见中央受之，庚辛见西方受之，壬癸见北方受之。受者受其害。

《荆州占》曰：月下有人相随者，是谓恶成。侯王有坐之者，有分国。

《荆州占》曰：月中有云如人行者，臣害主。两主争，客胜。有三人，天维绝，主人必更。

《河图帝览嬉》曰：月旁有白云大如杵者，三抵月，期六十日外，有战，破军死将。

《荆州占》曰：月始出有黑云贯月，名曰激云。不出三日，异雨有害人者，客且至。

《河图帝览嬉》曰：月旁多赤云如人头，大战。多白为风，黑为雨。

《荆州占》曰：有赤云黑云交临月，当其国亡军。

《河图帝览嬉》曰：月旁有白云一、黑云二，苍云一，其大如厚布抵贯月，围城拔邑。

《高宗占》曰：青云挟月，是谓贼害。王受其殃，岁为五谷不熟。赤云挟月，是谓仇贼。黄云挟月，女主有戮死者，期不出三十日。白云挟月，其国君遇贼。黑云挟月，阴雨逾时。

《荆州占》曰：月中有黑气大如桃若李，臣有蔽主明者。

京氏《易传》曰：有黑云状如群羊豕，如飞鸟，如鸣鸡，在月及月旁，三日五日不雨，匈奴兵起。

京房《易传》曰：赤气覆月如血光，大旱，人民饥千里。

《荆州占》曰：常以十四日夜候月中有气如飞雉，其野无居者。

《尚书金柜》曰：视不明，听不聪，则云气五色蔽日月之明。无救则群臣谋杀，关梁不通。其救，辟四门求仁贤。

《春秋感精符》曰：诸气之出，皆历日月旁，天子国君之害也，期如日蚀远近之符。

《荆州占》曰：凡诸气日月有变，不出两日大雨，吉。不雨，皆凶。小雨无益。

月生牙齿爪足十一

《河图》曰：月生齿，主见欺。（阙）

《春秋文曜钩》曰：赵有君尹吏，日月生齿在毕宿，主见欺。

《大星占》曰：子杀父，臣刺君，期岁二月，有兵患。宋均注曰：月，太阴之精也，属水，水生子金，毕金精也。水齿之，臣子杀逆之象也。毕又为边兵，毕主八月，其冲则二月，兵患于此发也。

《荆州占》曰：月生齿，人主有贼臣，王者偏左右。（阙）

徐广《历记》曰：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齿在斗。占曰：月生齿，人主有贼臣，群下相贼。（阙）

《春秋感精符》曰：月生齿，妻妾黜外，垂牙，主威歇。

《考异邮》曰：诸侯谋叛，则月生爪牙。

《荆州占》曰：月生爪牙，国君遇贼。又曰：月爪所指，四方烦苦，有土功事。

《洛书》曰：陪臣执命，王公望风，其将叛谋，公卿群下并附，诸侯归心，则月举足垂牙。

《河图秘徵》曰：帝淫佚，政不平，则月生足。

《春秋纬》曰：生足，君有过，后族擅权。月生足齿，有此类，则亡国也。

《荆州占》曰：月生牙齿，天子有贼臣，群下自残害。

郗萌曰：月生爪牙，主赏罚不行，偏任，兵起。招贤明，

夺强国兵势则已。

《海中占》曰：月生爪牙，人主偏，左右遇贼。有刺客，各在中分。

月生角芒刺十二

《春秋运斗枢》曰：后族擅权，月生芒。

《洛书摘芒辟》曰：月盈而生芒，后党成羣，且害其主。

《春秋运斗枢》曰：月垂芒，国乱，忧在公，祸大作，兵败北。

夏氏曰：月上有黄芒，君福昌。一曰皇后有喜。

《荆州占》曰：月生角，天下兵，国将受殃。

《河图帝览嬉》曰：月生四日，月两角刺如矛状，其野有弑其君者，且废之。其上角大者，君上胜；其下角大者，臣下胜。

《荆州占》曰：月生刺在一日，是谓贼。贼生中国，月二日生刺，是谓隐。其女子卒，有阴疾。月三日生刺，是谓内伤大阳，是谓天芒。月四日生刺，是谓不明，是谓蔽光。月五日生刺，是谓音荡，当有讹言者。月六日生刺，是谓内虚，是谓去邑。月七日生刺，是谓有剥，其地弱。月八日生刺，是谓割地，有分民其当者，名曰禽获阳平。月九日生刺，其地民饥，民以食弱，其世以兵行。月十日生刺，阴始盛，主女子执朝政。月十一日生刺，是谓忧土居，老幼穴处。月十二日生刺，其地有以阴死者。月十三日生刺，是谓始强得地。月十四日生刺，是谓不利，其女君伤下。月十五日生刺，是谓盛强，其强地多兵。月十六日生刺，是谓内弱，大臣弑其主。月十七日生刺，是谓威法，主有流兵。月十八日生刺，是谓君瘟死。月十九日生刺，是谓阳衰阴治，女子执事。月二十日生刺，是谓地有土功。月二十一日生刺，是谓千里外聚，其都有土功。月二

十二日生刺，是谓始衰，贵人多死者。月二十三日生刺，是谓阴盛，女子为王。月二十四日生刺，是谓中有大谋。月二十五日生刺，是谓隐蔽，是谓佚殃。月二十六日生刺，是谓感多，忧在内谋。月二十七日生刺，是谓大饥。月二十八日生刺，是谓竟城数政。月二十九日生刺，是谓内乱，是谓自伐。

月大小十三

《荆州占》曰：月初生小而形广大者，月有水灾。

《海中占》曰：月大而体小者，旱。有气色非常，皆为皇后阴谋事。

月分毁及坠下流十四

京氏《易妖占》曰：月毁为三四五六见，天下乱。

《荆州占》曰：月分为两，国无道，君失天下。

《河图占》曰：地沦月散，必有立王。

京氏《易妖占》曰：月自天坠，有道之臣亡。

京房《易妖占》曰：月出地中，庶民为王公。

月昼见十五

《易纬辨终篇》曰：月昼见，隐谋合国雄逃。

京房曰：月昼见，必有亡国。

京氏《对灾异》曰：月昼明，奸邪并作；专明，擅君之朝。

京房《对灾异》曰：月若昼明者，月为臣，日为君，臣以明续君，党当在其时，不可与君用力含秽以舒刑。今昼明者，奸邪并作；专明，擅君之朝。不救，则失其行而毁矣。其救也，出退强臣，断奸佞，近直臣，亲贤良，则月得其行，不可专明矣。

《洛书》曰：月与大星并出昼见，是谓争明。大国弱，小国强，有立侯王者。

月当盈不盈十六

石氏曰：月当盈不盈，君侵臣，不则有旱灾。

月当朔而不朔晦不尽十七

《荆州占》曰：月当朔而不朔，国有大丧。月当晦而不尽，所宿国亡地。

月当弦不弦不当弦而弦十八

《荆州占》曰：月生六日而弦，大臣为政，不用主命。

《荆州占》曰：月生七日而弦，主人胜，客不胜，主人将死。

《荆州占》曰：月未当弦而弦，是谓兵起。当弦不弦，国有大兵。

《郗萌占》曰：不当上弦而弦，国兵起。

《荆州占》曰：未当下弦而弦，臣下多奸。

《荆州占》曰：月生八日而弦，天下大安。八日而不弦，攻人城者不胜。

《河图帝览嬉》曰：月十日不弦，以战不胜，主将死。当弦弦也，是谓大安。

月当望不望未当望而望十九

《荆州占》曰：月十四日而望，主更令，期一年。十五日而望，主安久长，天下和，人民歌乐以行。

《河图帝览嬉》曰：月未当望而望，是谓趣兵以攻人城者大昌。当望不望，以攻人城者有殃。所宿之国亡地。

《荆州占》曰：月十六日而望，主不昌，更立公王，期十年。此谓不依历数而望，他皆仿此。

《易萌气枢》曰：月当满不满，君侵臣。当毁不毁，臣陵君。君侵臣则大旱之灾，臣陵君则有兵水之难。大进月盈则有人君之忧，缩则有臣下之害。

《郗萌占》曰：月行急，未当中而中，未当望而望，皆为急兵大战，军破将死，大臣执政逼君，女主将有擅权，天下乱，易宗庙。

月当毁不毁未当缺而缺二十

《春秋汉含孳》曰：妻怨成无诘制之者，则月满不亏，有女妃虐。宋均曰：不亏，不缺也。虐若赵飞燕妒杀皇子。

《荆州占》曰：月当毁不毁，阴事无形。

《黄帝占》曰：月未当缺而缺，大臣灭女主，黜诸侯世家绝。

月当出不出出而复没二十一

《京房占》曰：月当出而不出，有阴谋，有死王，天下乱。

《郗萌占》曰：月生七日见者，天下有兵；十日见者，有大兵；十二日至十六日而后见者，天下有灭国。

《海中占》曰：月出复没，天下乱。

月再中反缺二十二

京氏曰：月再中，帝王穷。

《荆州占》曰：月望前西缺、望后东缺，名曰反月。臣下不奉法制度，侵夺主势，无救，为涌水兵起其冲。其救也，正刑罚，诛奸猾，任贤而稽疑，定谋事成，即月变为复矣。

月失行及偃仰二十三

《邠萌占》曰：月出非其所行，非其路，皆女主失行，奸通内外，阴国兵强，中国人饥，下欲僭权。

《海中占》曰：月生正偃，天下有兵合无兵，主人凶。

京房《易飞候》曰：正月有偃月，必有喜。

月出异方二十四

《黄帝》曰：月始生见南方而蚀者，余大贵。

《荆州占》曰：月始生天中者，上谋下，其事不成。

月并出及重累二十五

京房《易传》曰：君弱而妇强，为阴所乘，则月并出。

京氏曰：月并出为并明，天下有两王立。又云：相去二寸，臣作乱，灭其主。

《春秋运斗枢》曰：主势夺于后族群妃之党，横僭为害，则月盈并若两月连出。妃党交萌若炤，同力排灭王公。

邠萌曰：月并出相重，当有急兵至。

《荆州占》曰：三月并见，其分有立诸侯，而亡女主。有竟两月并出，天下治兵，异姓大臣争朝势为害。王者选能授之。月重出，皆为异兵残害，为天下乱首，将有亡天下之象。案汉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尽二刻，两月重见。京氏《易传》曰：君弱妇强，为阴所乘，则两月并见。其后赵飞燕为皇后，姊妹专宠，杀害皇子，成帝不能禁，后皆诛灭之应也。又按，故太史令李淳风云：隋大业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晚起，东方有二月见，相去二尺许，在箕斗之间。众俱见之。俄而杨玄感于黎阳起逆，朱燮、管宗义残贼江南，天下因此遂兵贼相继，至于灭亡。此尤效。

《海中占》曰：月两弦中间，月光盛而众多，或二三、或

四五，及至十月并见，皆为天下分裂，天子失政，政在诸侯自立。诸月傍气象，皆与日占大同。

《春秋潜潭巴》曰：十月并出，不必争强猜出。宋均曰：月为大臣，令如是，大臣必多争，并为奸称疾也。

《鄱萌占》曰：东方小月承大月，小国毁。大月承小月，大国伐之为主客。在西方小月承大月，小邑胜。大月承小月，大邑胜。

《春秋运斗枢》曰：小月承大月，群奸在宫。当此之时，主若赘旆。宋均注曰：喻见制在下也。大月承小月，近臣起，谗人横。陪臣执命，三公望风。宋均曰：望风者，望陪臣风而事之也。

卷十二 月占二

月冠珥戴一

《黄帝占》曰：月珥而冠者，天子大喜。或大风。

《荆州占》曰：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有喜。

《帝览嬉》曰：月珥，期六十日兵起。

京房《易传》曰：月珥，期三十日兵起。

《帝览嬉》曰：月不晕而珥，人主有喜。兵在外，亦有喜。

《荆州占》曰：月昏而珥者，兵半起。夜过半珥者，边地恐。

《春秋运斗枢》曰：主排公侯狡猾，起尊能主则月珥两。

《帝览嬉》曰：月珥青，忧也。赤，兵起。黄，喜也。白，丧也。黑，失国。期皆不出三年。

《高宗占》曰：月两珥，十日雨。三珥，国喜。四珥，女

主丧。又曰，人主诸侯立。

《荆州占》曰：月珥，大水。又曰：月四提，天子无妻，若国有丧。月六提，天子游天下。提犹珥也。

《荆州占》曰：月珥且戴，不出百日，有大喜。

月背缺二

《春秋纬感精符》曰：背缺以外围月者，臣弛纵叛逆，欲相残贼，不和之气也。天子偏左右。

《帝览嬉》曰：月不晕有四缺，臣有谋，不成。

京房《易传》曰：月背缺，其国有反者。

刘向《鸿范传》曰：月背缺，臣欲为邪也。其色青中赤外有芒刺，则为逆。其色赤中青外无芒刺，为谋。此数见，即国凶。且背且抱，为不和。有欲为忠，有欲为逆者也。

月与五星合宿同光芒相陵三

《荆州占》曰：月与岁星光明相逮，饥三年，余贵，民流亡。

巫咸曰：岁星与月同光，以其月月蚀，且以饥亡。一曰国以女乐亡。

《海中占》曰：月与岁星同光，即有饥亡。

《黄帝占》曰：月陵岁星，年多盗贼，刑狱烦。

京房《易传》曰：月与荧惑会宿，国王死。

《海中占》曰：月与荧惑合，其国太子死，贵人复伤，凶。不可有为，若有内兵。

《荆州占》曰：月与五星荧惑合，光芒刺相及，其国有内乱，兵三年。又曰，其国太子死，期三年。

巫咸曰：月与荧惑同光，以其月月蚀，内有乱臣，且以饥亡。

《荆州占》曰：月与填星合，芒刺相及，其国饥。

巫咸曰：月与填星同光，以其月月蚀，且有以徭徙亡者。

京房《易传》曰：月与太白会宿，太子死。

《荆州占》曰：月与太白聚合宿，其国立太子，期不出一年。

《荆州占》曰：月与太白合，其下兵大起。

巫咸曰：太白与月同光，其月月蚀，且以兵亡。

《荆州占》曰：月与太白皆出，城守为卖城，圣主明王急便守城。

《河图帝览嬉》曰：月与太白相过，月出其南，阳国受兵。月出其北，阴国受兵。

《海中占》曰：太白出月右，阴国有谋，出左，阳国有谋。月挟太白，诸侯将相谋不轨。太白出月下芒相耀，君死民饥。

《荆州占》曰：月戴太白，卒兵，期五日。

《巫咸占》曰：月不尽三日候太白出东方，在月南，中国胜。在月北，中国不胜。

《巫咸占》曰：月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在月南，皆海国败。在月北，皆海国胜。

《荆州占》曰：月入月三日，太白失行，而月在北，太白在南，秦战不胜。

《荆州占》曰：秋冬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居月北者，君强。月南，君弱。

《荆州占》曰：入月三日，月刺太太阳，大邑拔小邑驱掠。刺太白阴，兵在外者不及入，在内者不及出。南方为阳，北方为阴。

《巫咸占》曰：辰星与月同光，其月月蚀，且以女乐亡。

《荆州占》曰：辰星与月光相逮，其国水。

《海中占》曰：月与辰星相遇所合宿，雨水败。

《帝览嬉》曰：月与辰星合宿，其国亡地，君王死。

《荆州占》曰：月与辰星合，所宿之国兵起。

月与五星相犯蚀四

《巫咸占》曰：五星入月中，人主死。不出，臣死，非将即相也。近期一年，远期三年。

《帝览嬉》曰：月犯五星，粟贵。二犯之，数贵。

《海中占》曰：月贯五星，天子坐之。

《郗萌占》曰：金火与月相近，其间六寸，天下有兵。间尺，天下忧兵。五尺，无害。

《荆州占》曰：五星入月中，其野有逐君，大臣贼主。月蚀五星若薄若余，皆其分有灾。

《河图帝览嬉》曰：岁星入月中，其国有逐相。

《春秋纬文曜钩》曰：岁星入月中，以妃党之谗去。

《黄帝占》曰：岁星入月中，不出一旬，天下有大灾，人君不平。天星坠若雨雾，不出一年，余什长八，不出二年，天下亡徙为乱，若有野兵。

《海中占》曰：岁星蚀月，有大丧，女主死，臣弑君易位。

《荆州占》曰：岁星入月中，大臣贼其主。

《荆州占》曰：月犯岁星，其国民饥死。一曰主死，期三年。按大兴四年十二月丁亥，犯岁星在房，占曰：其国兵饥，民流亡。永昌元年，王敦率江荆之众来攻京都，六军败绩，不能有以拒战。于是杀护军将军周顗、尚书令刁协、驃骑将军戴渊。又镇北将军刘隗出奔。四月又杀湘州刺史譙王丞，镇南将军甘卓。闰十二月，元帝崩。

《荆州占》曰：月犯岁星，其国疾。

《春秋纬元命包》曰：岁星逆犯月，法令散。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岁星，其国饥，一年二年乘之，主死。

《荆州占》曰：月乘岁星，相死。

《帝览嬉》曰：月贯岁星，有流民。不出十二年，国饥亡。

司马迁《天官书》曰：月蚀岁星，其宿地饥若亡。

《帝览嬉》曰：月蚀岁星，其乡大战，大拔邑。按，晋建兴三年正月乙卯，月掩岁星在参，益州分也。六月，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周抚薨。十月，梁州刺史入益州以叛，朱序率众助刺史周楚讨平之。

《荆州占》曰：月蚀岁星，邦主无人，人相食。

《荆州占》曰：月吞岁星，其国十二岁而败。

《河图帝览嬉》曰：荧惑入月中，忧在宫中，非贼乃盗也。有乱臣死，相若有戮者。按《洪范传》：汉宣帝地节元年正月戊午夜，月食，荧惑左角亢。亢为朝廷忧。在殿内非其贼有盗，有内乱，谗臣在傍。故将军霍光妻与其子及昆弟诸婿为侍中诸曹，九卿太守皆谋反伏诛。又晋太元十二年二月戊申，荧惑入月。占曰：有乱臣死相，若有戮者。一曰女亲为政。是时琅琊王辅政，王妃从兄国宝，以媚昵受宠。又陈郡袁悦私媚荀进，交通主相，扇扬朋党。十三年杀悦。是时主相有隙，乱阶兴矣。

《海中占》曰：荧惑入月中，臣以战不胜，内臣死。

《荆州占》曰：火星入月中，臣贼其主。

《黄帝占》曰：荧惑蚀月，谗臣贵，后宫有害女主者。

《海中占》曰：荧惑入月中，及近月七寸之内，主人恶之。一曰，谗臣在傍，主用邪。

巫咸曰：荧惑居河若守之，月数出其间，百日兵多移。

巫咸曰：荧惑犯月，战，小吏死。

《帝览嬉》曰：月犯荧惑，国内降，贵人兵死。

京氏《妖占》曰：月犯荧惑，天下有女主忧。

《荆州占》曰：月战胜之国，大将斗而死。

《帝览嬉》曰：荧惑贯月，阴国可伐，期不出三年，其国乱，贵人兵死。近期不出五年，其国受兵。远期不出十年，而以兵乱亡也。

《海中占》曰：荧惑触月，上角为相，下角为将，中央为主。

司马迁《天官书》曰：月蚀荧惑，其宿地乱。

《海中占》曰：月蚀荧惑，有白衣之事。又曰其国内败，五年大兵。

《荆州占》曰：月蚀荧惑，有死相。

《荆州占》曰：月蚀火星，天下灭亡，期九年。

《帝览嬉》曰：月蚀荧惑其国以兵起，饥，又以乱亡。月以旦相及太子当。晦以君当之。

刘向《洪范五行传》曰：月蚀荧惑在角亢，忧在中宫，非贼而盗也。有内乱。一曰：有死相若戮者，贵人兵死，谗臣在旁。

《荆州占》曰：月毁荧惑，急在臣下。

《黄帝占》曰：月吞火，贼灭国。

《荆州占》曰：月咽荧惑，其师破败。

《河图帝览嬉》曰：填星入月中，臣贼其主。

《黄帝占》曰：填星入月中，不出四旬，有土功事，若贵人绝嗣，不出其年，王者当之。

《郗萌占》曰：填星蚀月，女主凶，当黜者有丧。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填星，为亡地。期不出十年，其国以饥亡。一曰天下且有太丧。按《洪范传》：汉成帝建始元年十一月乙卯，月蚀填星在舆鬼西北八九尺，其占为饥，民流千里。后十五年，民人饥，函谷关逐食。

《荆州占》曰：月犯填星，其国贵人兵死，天下乱。一

曰：主死，先举事者败，若天下有大风。

巫咸曰：月犯填星，女主败。按魏青龙二年十月乙丑，月犯填星。三年丙寅正月，太后郭氏无疾乃忽崩。

《河图帝览嬉》曰：月乘填星，地动，不乃天裂。

《河图帝览嬉》曰：填星贯月，国内乱。期不出五年而亡。

《河图帝览嬉》曰：月蚀填星，女主死。其国以伐亡，若以杀亡。

司马迁《天官书》曰：月蚀填星，其宿地下犯上。

班固《天文志》曰：月蚀填星，民流千里。

《荆州占》曰：月蚀填星，国女乱。

《巫咸占》曰：月不尽。三日候太白出东方，与月并准之，其间容一指，则入月有破军死将，主人不胜。容二指，期十三日，客军不破，主人亡地。容三指，期二十日，有破军死将，主人亡地。容四指，期八十日，客大败。容五指，期三十日，军起而不战。

巫咸曰：入月三日候太白与并准之，其间容一指，军在外，期十日有破军死将，客胜。容二指，期十五日，破军死将，主人胜。容三指，期十八日，有破军死将，客军大胜，主人亡地。容四指，期二十五日，客军入境，主人不胜。容五指，期三十日，军阵不战。

《荆州占》曰：太白与月光并，军大战。相去一寸，有拔城。二寸，有忧城。三寸，有忧军。

《郗萌占》曰：太白与月相去三寸，天子罢相。

《巫咸占》曰：太白与月相近五寸，天下有忧兵。间五尺，天下无害。

《荆州占》曰：太白东方始出为低，在月南为得，行在月北为失行。其与月相过失行，月不尽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

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而起兵。

《荆州占》曰：太白在西方以始入为低，在月北为得，行在月南为失行。其与月相过失行，月生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而起兵。

《荆州占》曰：太白入月中不出，客将死。出者，主人将死。无军大将当之。

《帝览嬉》曰：太白入月中，将军戮死。一曰臣谋主不成，皆不出三年。又曰必有内恶，战不胜，亡地。

《海中占》曰：太白入月中，有杀。不及九年，国以兵亡。

郗萌曰：太白入月中，国失政，大人为乱，期三年。一曰大人当之。

《荆州占》曰：太白入月中，无军大将当之，兵死，期四十日。又军出，主人将死。

《河图帝览嬉》曰：月弦太白入月中，侯多死者。

《荆州占》曰：太白入月中，其国有分国立王。

《郗萌占》曰：西方先起军者，即太白与月相去三尺，有忧军；相去二尺，有忧城；相去一尺，有拔城。

《郗萌占》曰：月犯太白，将有两心。戴太白，有卒兵。

《帝览嬉》曰：月犯太白，强侯作难，国战不胜，人君死，亡国。按《宋书·天文志》青龙二年十一月戊寅，月犯太白。占曰：人君死，为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孙渊叛，三年正月，遣司马懿讨之，三年正月，明帝崩。

《荆州占》曰：月犯太白，强侯死。又曰大将有两心。又曰太白与月相犯，国多寇盗。

《帝览嬉》曰：太白与月贯，期不出三年，国大危，战

败，亡地。以女乱亡，期不出六年。

《帝览嬉》曰：月蚀太白，强国以饥亡，不必九年，以城亡。

司马迁《天官书》曰：月蚀太白，强国以战败。

班固《天文志》曰：月蚀太白，其国以战亡。

《郗萌占》曰：月蚀太白，其年臣弑主，胜臣亦死。

《荆州占》曰：月蚀太白，民靡散。按晋兴宁三年十月丙戌夜，月掩太白，在须女。占曰：天下民靡散。

郗萌曰：太白蚀月，易大将，刑死。

《海中占》曰：太白居月中无光，名曰月蚀太白。臣弑其主，胜，皆期三年。崔鸿《春秋燕录》曰：正始三年秋八月，太白入月中。冬十月戊辰，云临东堂。幸臣杂班姚仁怀剑执象而入，称有所启，剑举云，云以反拒仁，仁进而杀。

《帝览嬉》曰：辰星入月中，贼臣欲杀主，不出三年，必有内恶，战不胜，亡地。

《黄帝占》曰：辰星入月中，不出三旬，内有匿谋，春夏有大水，秋冬有大雪，牛马疾疫，谷贵。按《晋阳秋考》曰：太元十三年十一月戊子，辰星入月，在晋。潞水入石头。春大水，冬大雪，牛马死，谷踊贵，不出百日。

《荆州占》曰：辰星入月，刑事起。

《荆州占》曰：辰星入月中复出，君死。人不出，君臣皆死。

《帝览嬉》曰：月犯辰星，兵大起，上卿死。一曰廷尉有忧，期不出三年。

京房《妖占》曰：月犯辰星，天下大水。

《海中占》曰：辰星贯月，不出四年，有殃内祸匿谋。

《荆州占》曰：辰星贯月，国以女子内乱，期六年。

《巫咸占》曰：辰星与月薄，所舍之宿其主死，其国亡。

《帝览嬉》曰：月蚀辰星，其国以女乱亡。若水饥，期不出三年。又曰兵未起而饥，所当之国起兵，战不胜。

京房《易传》曰：月蚀辰星，其国女以战。

《彗萌占》曰：辰星蚀月，大水。

卷十三 月占三

月与列星相犯

彗萌曰：月宿东壁、营室、奎、娄、胃，皆主水。以此星雨者则冲月雨。水甚则水甚，雨泽入地一寸，至其报月立水七寸，其潢流绝车辙，溪谷溢。又占曰：月宿觜、参、井、鬼、柳，皆主旱。以此星雨者则冲月旱。雨甚者大旱，雨微者小旱。

《帝览嬉》曰：月犯列宿，其国有忧。又曰：列星贯月，阴国可伐也。期不出五年，其国受兵。不出十年，中国有内乱，大危。

甘氏曰：月蚀列宿，其国忧。星灭，天下有亡国。星复见，亡国复立；兵起大胜。

《高宗占》曰：星入月中，将有大兵。

《海中占》曰：星入月中，其国君有忧。一曰不出三年，臣胜其主。

京房《易传》曰：星入月中，大臣谋伐其主，主令不行。

《荆州占》曰：星入月中，其国有丧。又曰有破军。又占曰：月未中而星入之，有贼人为攻者，在东方。文者长，武者亡。月过中而星入之，有贼人为攻者，在西方，武者长，文者亡。

《帝览嬉》曰：星出月阴，负海国有胜。星出月下芒，角

相历者，君死人饥。

甘氏曰：月犯列星，其国忧，若受兵殃。

《荆州占》曰：月犯所宿之星，其国有军将死。

京氏《妖占》曰：星与月同光，臣不作乱则人民非上。

《荆州占》曰：月蚀列星不见者，其国亡。星还复见者，国复立。又占曰：星蚀月，其国相死。

京氏《妖占》曰：月中有星，天下有贼。星多者贼多。

《荆州占》曰：列星居月中无光，其国以饥亡。

月犯东方七宿

月犯角一

石氏曰：月犯左角，大人忧，期六月。一曰大臣忧丧。

《海中占》曰：月犯角，其国有忧。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左角，左将战死，期不出三年。犯右角，右将战死。

《荆州占》曰：月犯左角，大臣诛，天下决水，太狱。犯右角，兵起。

《河图帝览嬉》曰：月乘左角，法官诛。乘右角，兵起。

《海中占》曰：月出角南，国家多暴，狱治，病骄恣。

《荆州占》曰：月出左角南三尺，多狱。五尺以上至丈所，天子明威。又占曰：月乘右角，后族家及将相有坐法死者。

郝萌曰：月乘左角为旱，右角为水。又曰：犯左角，左将军死之。一曰天下有兵。按魏正始七年七月丁丑，月犯左角。占曰：月犯左角，天下有兵，左将军死。到嘉平元年正月甲午，大将军曹爽诛。时太傅舞阳侯屯兵浮桥，积二年七月。咸熙二年闰月庚子，月犯左角。到太始四年十月，荆州刺史上言，吴遣使持节施续领三万人围轸

郡，右丞相万彥领万五千人围直城，大将军丁奉徇寿春，义阳王率诸军徇寿春，兵起之应也。

郗萌曰：月贯左角，三年太子死。又占曰：月蚀角，大人忧，期三年。一曰有狱事，都尉死。一曰天下大凶。

《巫咸占》曰：月蚀角，天子忧。牢狱空，用赦当之，期九十日。

《荆州占》曰：月蚀角，三年更赦。

《河图帝览嬉》曰：角星贯月，三年国君死。

《郗萌占》曰：左角入月中，不出其年，强国有丧。右角入月中，其君死，期三年。

月犯亢二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亢，兵起，期不出三年。

《黄帝占》曰：月犯亢，将军亡其鼓，其国将死。

《海中占》曰：月犯亢，亡地，其国有忧。

《荆州占》曰：月犯亢，朝臣有事。

郗萌曰：月乘亢左星为水，右星为大兵。案魏正始九年正月辛亥，月犯亢南星，占曰兵起。一曰将军死。到嘉平元年正月，废大将军曹爽等，十六日诛爽。时太傅勒兵浮桥，积一年。魏嘉平三年五月甲寅，月犯亢距星。到七月太尉王凌诛。到四年三月镇东将军诸葛恪上言，贼朱异蚁聚，即诛戮，死者三万余人，积十一月始应。

月犯氏三

韩杨曰：月入氏，天下兵起。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氏，其国有军将死。一曰将当之。

《荆州占》曰：月犯氏，其国有军。一曰其国有忧。

《海中占》曰：月犯氏左星，郎中左将诛死；犯右星，郎

中右将诛死，皆期三年。

《荆州占》曰：月乘氐右星，天下有大兵，天子自将兵于野。按，魏嘉平三年四月戊子，月犯氐东北星，占曰将军死。五年二月癸丑，后将军兖州刺史黄华薨。

《海中占》曰：月蚀氐，氐星翳，一将死之，国有诛者。

月犯房四

《帝览嬉》曰：月行中道，是谓安宁，天下和平。举兵不吉，欲被其刑。逆天之道，辱以无名。又曰：月宿天厖中央，一军罢归，期不过三十日。

《郗萌占》曰：月当天门驷之间，五谷大得，人主益寿。

《河图帝览嬉》曰：月行阳环，多小暴事。又曰：月宿天厖左间，将军论老弱分归，期不过三十日。又曰：月行阳里，治骄恣多暴戾，及惊骇内乱。又曰：月行四表之南阳，人且错，祸不可克。又曰：冬三月月出房南，近小旱，远大旱，期在冲。去房三尺曰近，五尺曰远。

《郗萌占》曰：月宿房南，粟不美，稻不实。又曰：正月十九日候月出房南，有兵，女主丧。

《荆州占》曰：月出四表以南，人君有忧。

《河图帝览嬉》曰：月行太阳，天下乱，人民啼哭，及天下大荒，祸不可禁，天下有两心。又曰：月行阴间，多阴事小起。又曰：月宿天厖右间，将军伐，期不过三十日。

郗萌曰：月出阳间，黍稷不为菽美。

《河图帝览嬉》曰：月行阴里，权衡不得，兵革时作，边境不休。又曰：月行四表之北阴，人将革，祸不可克。又曰：冬三月月出房北，近小水，远大水，期在冲。

郗萌曰：月行四表之北，水旱不时，民皆流食。

《荆州占》曰：月行房北，帝有乱臣。

《河图帝览嬉》曰：月行太阴，天下兵悉起，及内淫流食。

《荆州占》曰：月行太阴，民流亡。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房星，四足之虫多死，期不出一年。

《海中占》曰：房上第一星，上相。次星，次相。下第一星，上将。次星，次将也。按晋咸康二年正月辛亥，月犯房南第二星，占曰：将相有忧。五年七月，丞相王导，八月太尉郗鉴，六年正月，征西大将军庾亮并薨也。

《荆州占》曰：月犯房为死亡，近之为辱将相，期三年。按魏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犯房第二星。房四星，股肱臣将相位也。占曰：将相有忧，若死亡。到十二月，司空陈群薨。到三年七月，司徒陈矫薨。积一年六月。

《黄帝占》曰：月犯上将，上将诛。犯次将，次将诛。犯次相，次相诛。犯上相，上相诛。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房心，天下有殃，主有忧。

《郗萌占》曰：月犯房，有乱臣，期不出三年。臣伐其主，天下有亡国。

陈卓曰：月犯房，有兵。又曰天下有殃，主忧。

郗萌曰：月乘房灭左右官为有诛。伏甲者阵兵在宗庙中。天子不可出宫下堂。又曰多暴事。

《河图帝览嬉》曰：月行房心间，其旁有红云，一诸侯，一王死。

郗萌曰：月乘钩铃，大人忧火令。

《荆州占》曰：月有中犯陵房星者，国君忧。色青，忧丧；赤，忧积尸成山；黑，有将相诛；白芒角，大哭。

郗萌曰：月有中犯乘守房，左驂左服，皆为夫人死，所中相诛。又曰：月犯乘钩铃，大臣有误，天子不尊事天者，致火

灾于宗庙。天子崩，王者不宜出宫下殿，有谋匿于宗庙中者。一曰犯钩铃，驷马驾，将有行。按魏正始六年十二月己巳，月犯钩铃。占曰：王者忧。一曰有火灾。到七年二月焚乘黄殿，署屋延烧。又魏青龙三年十二月戊辰，月犯钩铃，王者忧。到景初二年十二月，明帝崩。积三年十一月。又案魏正始六年十二月己巳，月犯钩铃。占曰：五星犯钩铃，皆主王者忧。一曰有火灾。到七年二月焚乘黄殿，延烧西掖门。到嘉平二年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积三年七月应，又案魏时火犯钩铃，皆为后崩也。

郝萌曰：月守房，皆为人君无道。又曰皆为天下诸侯谋相吞，道不同。又曰皆为胡发兵。

月犯心五

班固《天文志》曰：月犯心，其国有忧，若有大丧。

《摘亡辟》曰：六月辛酉，月犯心，亡君之戒也。

郝萌曰：月犯明堂星，大人忧。

《海中占》曰：月犯心中央星，人主恶之。犯其前星，太子恶之，及失位。犯其后星，庶子恶之。皆应以善事。

郝萌曰：月行出心以南，在外大将易。一曰无兵，太子事。

陈卓曰：月行宿心而雾，山崩谷塞。一曰水深。

《石氏占》曰：月乘心，其国相死。月北出，其国旱，宗庙有焚者。月南出，其将相有起兵。

《荊州占》曰：月犯乘心，大人凶，天下大旱，万民灾伤。近期三年，远九年。

《石氏占》曰：月合心星，其君死。又曰：犯大星，主遇贼害，国人为乱。

又占曰：月犯心大星，女执行。又曰太子不立。

郝萌曰：月犯心星，臣弑君。又曰灭其君，三年有忧贼

臣。

《海中占》曰：月犯心，有乱臣，天下有亡国。蚀心，国内乱，有大贼。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心，乱臣在旁，伐国。期不出三年，其下有亡国。又民伐其主应之。以善事已殃除。

《海中占》曰：月犯心中央星，人主败；国有贼人为乱。按魏甘露二年六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景元元年五月，高贵乡公败。

郗萌曰：月贯心，其国乱，臣弑君。

《石氏占》曰：月贯心，其国政乱。

《海中占》曰：月贯心，一年国君死。不则臣伐主。

《黄帝占》曰：月贯心星，三年国内乱。按汉孝成帝阳朔元年七月壬子，月犯心星。占曰：其国忧，若有丧。房心为宋，今为楚地。十月辛未，楚王芳薨。积四月应。又按王莽地皇元年正月，月犯心前星，为太子，是岁后莽杀太子临之。黄初四年十二月丙子，月犯心大星，占曰：犯心国忧，若有丧。七年五月丁巳，文帝崩。积二年六月。魏景初二年闰九月癸丑，月犯心大星。占曰：月犯中央星，其国有忧，若有大丧。到三年十二月，明帝崩。积一年四月。

月犯尾六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尾，君臣不和。

郗萌曰：月犯尾，贵戚有诛者，其国有军将死。又曰：在尾宿，有变，后宫不安，妃后争人君子孙，不吉，在宫中矣。

月犯箕七

石氏曰：月干犯箕度，君臣不和。

《含文嘉》曰：月至箕则风扬。

《春秋纬考异邮》曰：月失行，离于箕者风。

《春秋纬潜潭巴》曰：月入箕中，其国有忧。

《黄帝占》曰：月入箕，余大贵。

郗萌曰：月入箕，天下大乱，有兵，国君死之。又曰：必赦。月在箕，踵，期三十日，在口，期六十日。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箕，有客谗人者。

《海中占》曰：月犯箕，女主有忧。

郗萌曰：月犯箕，其国有军将死。按魏嘉平五年六月十二日庚辰，月犯箕。占曰：军将死。到正元元年正月乙丑，镇东将军毋丘俭反，正月甲辰斩俭。积一年九月。又按魏甘露元年八月七日辛亥，月犯箕东北星。占曰：犯箕东北星，军将死。到二年五月，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谋叛，不就后杀扬州刺史乐琳。积十月。

月犯北方七宿

月犯南斗一

郗萌曰：月宿南斗，风。一曰雨。又曰：月入南斗魁中，大人忧。一曰太子殃。又曰宫中有自贼者，期三十日。

《荆州占》曰：月入南斗，兵起有忧，不出三年。

京氏曰：月以子丑申入南斗，后百八十二日赦，无余囚。

陈卓曰：月犯入南斗魁，天下大赦。一曰兵起。按晋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丙辰，月入南斗。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是月石勒杀掠姜、武进二县，于是遣戍中州，明年湖贼又掠南沙海虞民，是年正月大赦。伐淮南，讨襄阳，平之。又咸和八年三月己巳，月入南斗，与六年占同。其年七月，石勒死。彭彪以谯石生，以长安郭叔以秦州并归顺。于是遣督护乔球率众救彪，彪败，球退。又石季龙、石斌攻灭生、叔。咸康元年正月大赦。

《黄帝占》曰：月以十月至四月入南斗中，天下大赦。近期六十日，中期六月，远期一年。

郗萌曰：月一岁三入南斗口者，其岁有赦。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南斗，大臣及将去。

《郗萌占》曰：月犯南斗魁，女主当之，不出三年。

《荆州占》曰：月犯南斗，将军死。

陈卓曰：月犯南斗，风雨不时，大臣诛，不出三年。

郗萌曰：月乘南斗，色恶苍苍，丞相死。又占曰：月变于南斗，乱臣有更天子之法令者。

《荆州占》曰：月变于南斗，易相，近臣死。

月犯牵牛二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牵牛，将军奔，天下牛多死。

郗萌曰：月犯牵牛，其国有忧，将军亡旗鼓。一曰有军将死。

陈卓曰：月犯牵牛星，道路不通，牛马暴贵，天下有大诛，邦谷大贵。又曰：月犯牵牛，军亡。犯河鼓，战。

郗萌曰：月乘牵牛，天下有大水起。又占曰：月变于牵牛，牺牲事也。又曰四足之虫疾。

《荆州占》曰：月行犯若晕牵牛，天下马多疾死。

月犯女三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须女，天下多女患。

陈卓曰：月犯须女，将军死，其国有忧。

《郗萌占》曰：月变于须女，有兵不战而降。又曰有嫁女娶妇之事。

陈卓曰：月宿须女，雾，大人死。一曰蜚虫死。

月犯虚四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虚，空邑复起。

郗萌曰：月犯虚，天下乱政，天下大虚。其国有忧，军将死，有哭泣之事。又占曰：月变于虚，有土功事。又曰在外军大饥。

月犯危五

郗萌曰：月行若犯危，有哭泣之事。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危，治楼室屋者多。

《海中占》曰：月犯危，其国有忧。

郗萌曰：月犯危，有军将死。

陈卓曰：月行所宿危而雾，兵起，士卒多死。

《荆州占》曰：月有人危者，大乱。天下大乱也。

月犯室六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营室，以乱，若亡地及宗庙毁，若起室者。

《海中占》曰：月犯营室，其国有忧。

郗萌曰：月犯营室，有宰相死。

《荆州占》曰：月犯营室，兵起。

郗萌曰：月变于营室，大臣为乱，兵在外，军人见弃败。

月犯壁七

郗萌曰：月宿东壁，不雨则风。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东壁，大乱，人民多死。

《海中占》曰：月犯东壁，其国有忧。

郗萌曰：月犯东壁，兵在外，军将死。一曰有土功事。

郗萌曰：月变于东壁，兵在外，军人大惊，近臣去。

《海中占》曰：月蚀东壁，其国有闭门事。

《石氏占》曰：月蚀东壁，大臣戮亡，有文章者被执。

月犯西方七宿

月犯奎一

郗萌曰：月入天库，天下有兵起。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奎，大乱，人多死者。

郗萌曰：月犯奎，边兵不安。又曰有大水，乱人多死。又占曰：月犯若晕奎，其国大人有忧。又占曰：月蚀奎星，大将战死，军乏食。

《海中占》曰：月蚀奎星，必有大战，军乏食。

郗萌曰：月变于奎，有沟渎事。一曰女子事。

陈卓曰：月宿奎而雾，有妖星见。或曰妖死。一曰：十日妖见君车。

月犯娄二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娄，多淫猎。

《海中占》曰：月犯娄，国有忧。

《郗萌占》曰：月犯娄，军将死，民多移徙。又曰狱多冤死。

陈卓曰：月犯乘娄，国君好爱妇女，游猎无度。

《黄帝》曰：月变于娄，有兵在外，不战而和。

陈卓曰：月行宿娄而雾，多有人死复生者。

《海中占》曰：月蚀娄星，军不战，在外罢。

月犯胃三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胃，仓库散若有令。一曰其国有变。

《荆州占》曰：月犯胃，仓粟散。

《海中占》曰：月犯胃，其国有忧。

郝萌曰：月犯胃，邻国有暴兵伐中国。一曰有军将死。又曰：以夷为忧，天下国无实。

《海中占》曰：月犯乘胃，小国起兵，仓库虚。一曰军不战，民多病伤有令。

《陈卓占》曰：月宿胃而雾，死于孕，孝妇谋死。

月犯昴四

石氏曰：月入昴中，胡王死。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昴，天子破匈奴，不出五年，中若有白衣会。

《荆州占》曰：月犯昴，以粟米为贱。

《河图帝览嬉》曰：月行犯昴北，有赤白云缘月，兵入匈奴，地有得。赤白云不缘月，兵入无得，期不出三年。

《黄帝占》曰：月乘昴，贵人有忧。

郝萌曰：月乘昴，天下用法峻。一曰水满野，五谷不收。又占曰：月合昴，有赦。又占曰：月行触昴，匈奴扰扰。又曰：月生于昴，天下有赦。

《黄帝占》曰：月变于昴，兵在外食绝。

郝萌曰：月变于昴，国有丧。

《石氏占》曰：月蚀昴，贵臣诛，贵女失势。

《海中占》曰：月蚀昴，诸侯黜门户，臣有事，天下饥。

石氏曰：月出昴北，天下有福。一曰胡王死。

郝萌曰：月犯昴，其国有忧，将军死。一曰胡不安。按魏正始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戊午，月犯昴东头第一星。其年十月庚寅，月犯昴北第四星，占曰：月犯昴，胡不安，将军死。到二年六月，征西将军赵儆上言，鲜卑大人阿妙儿等杀掠敦煌，太守王延等将兵斩首千一百级。冬十月，又讨斩阿妙儿，斩首千级。三年正月，又斩鲜卑大师首六

百级，封鲜卑，斩首千餘级，八月丁巳，轻车将军特进王忠薨，积三年四月应。

月犯毕五

《诗》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谓大雨也。

《春秋纬考异邮》曰：月失行，离于毕，则雨。

蔡氏《月令章句》曰：月离者，所历也。

班固《天文志》曰：月入毕则多雨。

郗萌曰：月入毕，其国君大忧。又曰：兵起，期一年。先起兵者有破亡。又曰：与两股齐，近期二十日，远期六十日，有将死。

刘向《洪范传》曰：月入毕中，将若相有一家事坐罪者。近期百二十日，远期十月。一曰国有反臣。

《郗萌占》曰：月犯毕，兵革起。一曰有女丧，一曰女主当之。按魏太和四年二月丁未，月加午在毕大星四寸。其五年十二月丁未，月犯毕赤星。占曰：下犯上，贵人诸侯当之。又曰有大赦。其五年三月，蜀刘升为丞相遣葛亮将五万人入天水，攻将军费魏，副车骑将军舒等三万餘人封之，斩首三万餘人，投降者万餘人。七月乙酉，大赦。六年正月甲戌，皇女泰薨，上及群臣皆为之服。五月甲戌，皇太子殿下薨。十一月壬寅，吴越贼将周贺于东莱牟平之内恣杀掠，与青州刺史程喜战，射杀周贺，斩首四千餘级，又生擒八千餘人。青龙元年八月己未，大赦。二年三月庚寅，故汉帝山阳公崩。以天子礼葬之，谥曰献帝。积三年六月应也。

郗萌曰：月入毕，有拘主。近期百日，中期十月，远期一岁。又曰：小人自立。一曰小人罔上。一曰将相惊。又曰大赦，期三月。一曰在毕口，期六十日赦。在踵，期三十日。又曰有土功。又曰有以弋猎事，惑其君者。

石氏曰：月居毕中，不出其年，女君死。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毕，天子用法以诛罚急。责人有死者。

京氏《妖占》曰：月犯毕，天下有变令。

《黄帝占》曰：月犯毕，出其北，阴国有忧。一曰贼臣诛，不然，边有兵。

郗萌曰：月行犯毕，赤星，臣弑主。一曰乘毕赤星，将死。

郗萌曰：月犯蚀毕，有小疾。又曰：合毕，天下有赦。合其阴，水；合其阳，风。又曰月变于毕，边境有事。

《黄帝占》曰：月蚀毕，使边者凶。

《郗萌占》曰：月蚀毕，诸侯相谋。又曰：月入毕中而晕，人主生。一曰人主伐。又占曰：月入毕而圣人生。一曰人主伐。

《荆州占》曰：月蚀毕中星居月中，不出其年，女主当之。

《石氏占》曰：月蚀毕星中，有土功事。一曰女主有忧，大臣系囚者。一曰：天下兵起，是谓小人国。

陈卓曰：月行宿蚀而雾，君命使有道死于诸侯者。一曰诸侯之使有道死者。法者毕也。

《陈卓占》曰：月犯附耳兵起。若将相有丧忧，不即免退。

月犯觜六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觜觿，小将有死者。

《海中占》曰：月犯觜觿，小战。又曰小将吏多死。

郗萌曰：月犯觜觿，武将皆叛。

《荆州占》曰：月犯觜觿，道多死人。

月犯参七

郗萌曰：月宿参若宿伐，皆为风雨。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参伐，有兵事竟城堡。

《海中占》曰：月犯参，其国有忧。又曰国有兵事。

郗萌曰：月犯参，有军将死。

《海中占》曰：月犯参右肩，右将战死；犯左肩，左将战死。

郗萌曰：月犯右股，大将战死。犯赤星，将诛。

石氏曰：月犯乘参右股，五谷熟。

《黄帝占》曰：月蚀参，贵臣诛，赤地千里。其国大饥，人民相食。

京房《易传》曰：月蚀参，天下有小兵。

《陈卓占》曰：月蚀参，兵起。战从蚀所胜。

《海中占》曰：月蚀参伐，兵大起。

月犯南方七宿

月犯井一

《郗萌占》曰：月宿东井，雨，不雨则风。

《河图帝览嬉》曰：月入东井，诸侯贵人多死。

《荆州占》曰：月入东井，有兵。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入东井中，其国君有忧。

《黄帝占》曰：月犯东井，有水事，若水令。

《郗萌占》曰：月犯东井，军将死。按魏青龙三年十一月己丑，月犯东井北轸西第一星。占曰：月犯东井，将死。一曰国内有忧。一曰有水令。到十二月乙卯，右将军朱盖薨。四年十二月癸巳，司空颍阴侯陈群薨。又景初元年九月壬申，诏曰今年雨过差，冀兖徐豫四州特

剧，遇水溺没死者，所在开仓救济。庚辰，皇后毛氏崩。积二年十一月应。正始五年十一月壬申，月犯东井距星。六月癸酉，月犯东井南轸西头第二星。占曰：月犯东井，将死。到七年十一月庚子，镇北将军吕昭薨。积二年。魏嘉平三年四月戊寅，月犯东井南轸西头第二星。占曰：月犯东井，将死。一曰有忧。到七月壬戌，甄皇后崩。太尉王陵诛，积四年。

《黄帝占》曰：月蚀东井，大臣有谋，皇后不安，五谷不登。

陈卓曰：月行宿东井而雾，有水患。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钺，大臣诛。

郝萌曰：月中犯乘钺，兵起，斧钺用。又曰：月中犯乘钺，若蚀钺，为内乱。按魏正始四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月犯乘守钺，兵起。一曰斧钺用。是月太傅舞阳侯上言，吴将诸葛恪屯据，遣众军讨恪，恪弃城奔走，投水死者万计。到五年三月己卯，大将曹爽率众军西征蜀，积六月应。又按魏嘉平五年月晕犯钺，兵起。一曰光禄大夫张缉皆诛。九月车骑将军郭淮上言，姜维等攻陇西，斩首万余人。积十月应。

月犯鬼二

《郝萌占》曰：月犯舆鬼，有军将死。

陈卓曰：月行宿舆鬼而雾，军战，主人败。又占曰：月犯乘天尸，乱臣在内。

郝萌曰：月有人舆鬼者，皆为财宝出。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鬼，大臣有诛。一曰国有忧。陈卓曰：月犯鬼天尸，国君有忧，大乱，大臣诛。又曰：月人舆鬼乘质者，君贵人忧，金玉用，人民多病。从南入为男，从北入为女，从西入为老，棺木倍贵。按魏青龙二年二月辛卯，月犯舆鬼中史星。其年十二月甲子，复犯舆鬼为天锁主斩杀，占曰：民多病，

大臣忧。又曰：国有忧。三年正月辛巳，自冬涉春，节气不和，因下诏曰：连年疫疾，凋伤人民。二月丁巳，文德皇后崩。四年五月乙卯，司徒乐平侯董昭薨。三月应。魏正始二年九月癸酉，月犯鬼西北星，主金玉。三年二月丁未，月犯鬼西南星，主布帛。占曰：大臣忧。一曰有钱金。到八月丁巳，轻车将特进王忠薨。至四年甲子上加服元，赐诸侯王公公卿校将军以下钱各有差。一年五月应。又魏嘉年二年十月丙申，月犯鬼距星。五年三月一日，月犯鬼距星。如占。六年七月甄皇后崩。太尉王陵、楚王彪有谋，妻子五岁以下皆诛。积十月应。

陈卓曰：月蚀與鬼，贵臣皇后有忧，天下不安。近期一年，远期三年。

月犯柳三

郝萌曰：月入天库，天下有起土。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柳，有木功事。又占曰：月犯柳，其国有忧。又曰有军将死。

石氏曰：月犯乘柳，工匠兴。

陈卓曰：月行宿柳而雾，民多阴内之病。又鸟多死。

《石氏占》曰：月蚀柳，王者以病不安宫室。

《黄帝占》曰：月蚀柳，大臣忧。

月犯七星四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七星，兵在外战。

《海中占》曰：月犯七星，轻车战。

《郝萌占》曰：月犯七星，掌食臣有诛者。国有忧，将军死。

《黄帝占》曰：月行宿七星而雾，民分。

《郝萌占》曰：月犯七星，臣为乱。

《石氏占》曰：月蚀七星，君后大臣有暴忧，国大饥。

《海中占》曰：月蚀七星，国相更政。

月犯张五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张，有飨客。

郗萌曰：月犯张，将相死，其国有忧。

《黄帝占》曰：月蚀张，贵臣失势，皇后有忧，期七十日。

陈卓曰：月宿张而雾，天子恶之。

月犯翼六

《河图帝览嬉》曰：月犯翼，飞虫多死。

《海中占》曰：月犯翼，其国有忧。一曰相传令。一曰外夷有兵。

郗萌曰：月犯翼，有军将死。若北夷有兵。又曰：月犯翼，女主恶之。

《黄帝占》曰：月蚀翼，忠臣见谗言，正事者亡，不出其年。

陈卓曰：月行宿翼而雾，后恶之。

月犯轸七

《海中占》曰：月犯轸，兵车用。近期二年，远期三年。

《郗萌占》曰：月宿轸，风。又曰月犯轸，其国有忧。一曰兵车出，近期一年，远三年中。

班固《天文志》曰：月入轸则多风。

《黄帝占》曰：月蚀轸，贵人亡。皇后不安。期有八十日者。

卷十四 月占四

月犯石氏中官一

《海中占》曰：月入摄提，圣人受制。一曰谋臣在侧。

《郗萌占》曰：月犯蚀大角，强国亡，战不胜。一曰大人忧之，期三年。一曰大角贯月，天子恶之。陈卓曰：月犯大角，天下疾。又曰有水灾。一曰月蚀大角，天子死，期十三年中。

郗萌曰：月犯天牢，以狱不平。贯索之别名。

郗萌曰：月犯织女，女主有诛。一曰人主有诛死。石氏曰：月犯守东西咸，女主因淫致祸，有阴谋，不通东咸，必有贼。按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四月，月犯东咸，吴郡内史狄发人戒严，吴与诸郡响应为贼也。

石氏曰：月入天市中，大将死，或易政。

《黄帝占》曰：月入天市，有更币之令。

《海中占》曰：月入天市中，近臣有抵罪者。

《帝览嬉》曰：月行人天市，及有变留其中，女主忧，将若相有戮死于市者。

郗萌曰：月犯乘天市，粟贵。

石氏曰：月犯候星，有忧。

石氏曰：月犯帝座宗星，人主有忧。

石氏曰：月犯宦者，侍人诛。

石氏曰：月犯天江，大水，关梁塞。

陈卓曰：月犯建星，有臣相谗。按《宋书·天文志》曰：魏陈留王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后钟会、邓艾破蜀。会谗艾，遂皆夷灭。

郗萌曰：月变于建星，有乱臣更天子之法令者。一曰易将相，近臣多死。按晋咸康三年九月戊子，月犯建星，占曰：易将相，一曰大将死。五年，丞相王导薨。庚戌，代辅以太尉郗鉴，征西大将军庾亮并死也。

《黄帝占》曰：月犯天弁，粟贵。一犯一贵，数犯数贵。

《黄帝占》曰：月犯河鼓左星，左将死；右星，右将死。一曰所中者诛。一曰有军败，亡其大将，有兵起。

《河图占》曰：月乘大陵天下尽丧星，众兵革起，死人如丘山。星希则无。

石氏曰：月乘卷舌，天下多丧。

《黄帝占》曰：月入五车天库，兵起，道不通。按《宋书·天文志》曰：宋武大明七年十二月，月犯五车，后二帝后崩。大臣将相谋反，皇子被害，皇后崩，四方兵起，遣诸军锋外讨之。

石氏曰：月犯五车，兵起趋驾。

《帝览嬉》曰：月行天渊中，臣逾主。

《黄帝占》曰：月行天渊中，若犯之，贵人死。

《黄帝占》曰：月犯天关，有乱臣更天子之法。主关津者有罪，王者忧。

《黄帝占》曰：月出天门中道，百姓安宁，岁美无兵。

《帝览嬉》曰：月乘天高，将死，外臣有诛者。

石氏曰：月出天门中道之南，君恶之。太臣不附。

郗萌曰：月犯南河戌，为中邦凶。

石氏曰：月行南河戌，四方兵起，有丧，若大旱，百姓数病。

《帝览嬉》曰：月行南河之南，兵旱并起，男子丧乃始。

刘向《洪范传》曰：月入南河戌门，民疾疫。

《黄帝占》曰：月出天门中道之北，胡主死，天下多死。

石氏曰：月行北河戌之间冠带，国兵尽起，道不通。

《帝览嬉》曰：月行北河之北，兵水并起，女子丧乃始。

郝萌曰：月经南戌之南，弄法峻暴，诛伐不当。经北戌之北，以女金钱奢侈，贪色失治道。皆近期三年，中期六年，远期九年而灾至。

石氏曰：月犯五诸侯，诸侯诛。按《宋书·天文志》曰：宋孝武大明三年四月，月犯五诸侯。时竟陵王诞反，遣沈庆之领羽林兵战属城。

《帝览嬉》曰：月入轩辕，有乱臣，期不出三年。

《帝览嬉》曰：月行轩辕中，女主失势。其所中以官名名之。一曰五官有不治者。

《海中占》曰：月犯轩辕大星，女主当之。按晋安帝元兴三年四月甲午，月押掩轩辕第二星。明年七月，永安皇后崩。又按晋孝武太元五年七月庚子，月犯轩辕大星。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帝览嬉》曰：月犯轩辕左右角，臣有诛者。

《帝览嬉》曰：月犯女御星，女御有忧。

郝萌曰：月犯御星，御仆死。

石氏曰：月中犯乘轩辕太星，民大饥大流。太后宗有诛者，若有罪。中犯乘少星，民小饥小流。皇后宗有诛者，若有罪。

郝萌曰：月乘轩辕端，臣子反，其事成。

《荆州占》曰：月乘轩辕端，女主有散死亡去者。

郝萌曰：月蚀轩辕，女主有忧，以官名名之。

石氏曰：月入轩辕中犯乘守之，有逆贼，有火灾。

《巫咸占》曰：月犯少微，处士有忧。按《续晋阳秋》曰：会稽谢敷李庆绪隐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时戴逵名著于敷，时人悦之。俄而敷死。会稽嘲曰：吴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也。

《黄帝占》曰：月入中犯乘少微，女主忧。一曰宰相易。

《荆州占》曰：月犯少微南第一星，诸处士忧。犯第二

星，诸议士忧。犯第三星，诸博士忧。犯第四星，诸大夫忧，易史官黜。

石氏曰：月入中犯乘守少微，皆为五官乱，宰相忧。

《荆州占》曰：道太微，为宫中逆乱，政不行。又曰：月行太微中，贵者失势，必夺权旁，所中成刑，以官命之。

《黄帝占》曰：月行人太微中，皆为大臣有忧。一曰大臣死。

郗萌曰：月入太微中，君弱臣强，四夷兵不制。有奸人来听伺主之庭者。又曰有丧。

《荆州占》曰：月入太微庭中东出，大臣出令如主。入中华西门出，右掖门必有反臣。

《荆州占》曰：月犯太微，庭臣杀其主。

《海中占》曰：月犯南门左右扉，将相有免堕者。期不出三年。左右扉者，执法也。

石氏曰：月入太微庭所中犯乘守者，皆为天子所诛，若有罪者。

《帝览嬉》曰：月入太微庭所中犯乘守者，各以其官名之。

《春秋纬合诚图》曰：入华阙门者，皆为臣弑君之候也。

《荆州占》曰：月入天子宫者，为大臣者死。

《帝览嬉》曰：月入太微而出端门者，臣不臣。

石氏曰：月入太微中乘东西门若左右掖门，而南出端门者，皆为必有反臣。又曰：入西门出东门，皆为人君不安，欲求贤佐。入中华西门出中华东门，皆为臣出令。入太阴西门太阴东门，皆为天下大乱有丧，若大水。

郗萌曰：月入西门而折出右掖门，皆为大臣假主之威，而不从主命。月入西门犯天庭，出端门，皆为大臣代主。按《宋志》晋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丙午三月壬寅，五月丙申，七月己卯，皆月犯

太微。二年六月三日，帝逊位于宋。

《黄帝占》曰：月行人及留太微中，为大臣有忧。

石氏曰：月出东掖门，为将受命东南。出西掖门，为将受命西南。

《荆州占》曰：东南为德事，西南为刑事，期以春夏。

《荆州占》曰：月中犯乘守四辅，为臣失礼，辅臣有诛者。

《帝览嬉》曰：月行犯左右执法，皆为大臣有忧。

《春秋纬文曜钩》曰：月入太微轨道者，司出门守，皆为天子所诛。

《帝览嬉》曰：月出黄帝座之北，祸之大。出其南，祸之小。若近之，大臣谋乱，祸不成。

石氏曰：月犯黄帝座，大人忧。其中黄帝座，大人易，天下乱。

《帝览嬉》曰：月犯黄帝座，天下大乱，存亡半。

《海中占》曰：月犯黄帝座，有乱臣，人主恶之。

郗萌曰：月犯黄帝座，臣子反弑其主，事成。

郗萌曰：月抵黄帝座，有土功事。

《黄帝占》曰：月犯四帝座，天下有丧。

石氏曰：月犯四帝座，若乘之，君忧。

《荆州占》曰：月犯四帝座，诸侯凶。

甘氏曰：月中犯乘守四帝座，天下亡。

石氏曰：月中犯乘守屏星者，为君臣失礼，而辅臣有诛者，若免罢去。

《孝经内记》曰：月入三台中，君有大忧患，败在臣下。

《黄帝占》曰：月入三台，大臣为天子，公族共弑君。

月犯石氏外官二

郗萌曰：月入库楼，天下有兵起。

郗萌曰：月宿羽林中，兵大起。

石氏曰：月犯乘，若中北落，皆为天下兵大起。

石氏曰：月入天仓，主财宝出，忧臣在内，天下有兵。

石氏曰：月犯天仓，有移五谷。

石氏曰：月入天仓市，兵起。

《郗萌占》曰：月行弧宿，臣逾主。

《郗萌占》曰：月变于狼，阵兵不战。一曰兵起如小战，一曰有水事。

月犯甘氏中官三

石氏曰：月在天理，臣当坐，欲反者而入狱。一曰君有大忧。

《帝览嬉》曰：月乘天高，将死，外臣有诛者。

《黄帝占》曰：月入五潢中者，皆为兵起，军道不通，天下大乱，易政。一曰贵人死。

《黄帝占》曰：月中犯乘守五潢，皆期二十日兵起。

郗萌曰：月入咸池，暴兵起，期四十日。

郗萌曰：月入咸池，有迷惑人主者。

《荆州占》曰：月入咸池，天下大乱，人君死，易政。以人日占国。

郗萌曰：月有不从天街者，皆为政令不行，不出其年，有兵。又曰：行天街中，天下宁，百姓顺。一曰行天街外，百姓凶。

月犯甘氏外官四

《郗萌占》曰：月行折威中，天子亡。

《甘氏占》曰：月入哭星，女主崩。

《黄帝占》曰：月入天积，即蓄蓄也财宝出，主忧臣在内。

月犯巫咸中外官五

《郗萌占》曰：月乘键闭星，大人忧。

《郗萌占》曰：月犯乘键闭星，大臣大误，天子不尊事天神，致火灾于宗庙。天子崩。一曰：王者不宜出宫下殿，有偃兵于宗庙者。

《黄帝占》曰：月行天渊中，若犯之，贵人死。一曰臣逾主。

石氏曰：月犯铁钺，有戮臣。

《黄帝占》曰：月入铁钺者，为大臣诛。

《郗萌占》曰：月中犯乘守铁钺者，为铁钺用。一曰兵将有忧。

《石氏占》曰：月行天厩，星开，为兵归。月行天厩，上不安。

卷十五：月占五

月 晕 一

《石氏占》曰：月傍有气，圆而周匝，黄白，名为晕。

巫咸曰：月之晕者，臣专权之象。

《石氏占》曰：月晕受衡，所在之国安。

甘氏曰：月晕，战兵不合，若军罢。

《甘氏占》曰：日月皆晕，战兵不合。谓昼有日晕，夜有月晕也。

京房《易传》曰：凡月晕，七日无雨，大风兵作，土功起。

《高宗占》曰：月晕，明王自将兵。

《荆州占》曰：月晕，亦有光，主起兵，城降。

《帝览嬉》曰：月晕，兵春起，不胜。

《荆州占》曰：月终岁不晕，天下和亲。

《荆州占》曰：四孟月之七日、四仲月之八日、四季月之九日，皆当月晕。晕不以其日，不出三日，有暴风甚雨。

石氏曰：月以正月一日二日晕，必有土功。

《荆州占》曰：月春二晕者，其民好斗，不有从民。岁必大恶，不出一年粮贵。

《石氏占》曰：正月上旬，一晕树木虫，二晕禾谷虫，三晕震雷。

《荆州占》曰：一月五六七八九晕，天下有亡地者。十一晕，天下更政。

《帝览嬉》曰：五月中九晕以上者，道上有热死者。

《荆州占》曰：月晕四仲月之八日、四季月之九日，三日不雨，皆为月蚀。

《河图帝览嬉》曰：月晕中赤外青，群臣亲内。外赤中青，群臣内其身、外其心。

《荆州占》曰：正月九日、十六日夜月晕者，其五月有令。十日晕者，三月有令。十一日晕者，其月大旱。十二日十五日晕者，飞虫多死。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晕者，五谷不成。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晕者，女泉贵。

《荆州占》曰：月以庚戌晕，有救以迟疾为期。谓晕疾亦疾，晕迟亦迟。

《荆州占》曰：月正月甲乙日晕者，木贵，民人多病。丙丁日月晕者，旱，金钱轻。戊己日月晕者岁美，小旱，田宅贵。庚辛日晕，赦。壬癸日晕者，多水。

《高宗八节月晕占》曰：月以立春四十六日内晕者，赤，有兵。黑，多水，虫为灾，逆贼生。民生子多怪。月以春分四十六日内晕者，赤，为兵。黄白，忧多虫。月以立夏四十六日内晕者，赤，少水。白旱，万物不出者死，人民流亡。月以夏至四十六日内晕者，赤，小水。黄白，万物化为白耳。月以立秋四十六日内晕者，赤小白，明日甚雨出。黄，羽异身伤害五谷之心。谓螟螣之类也。月以秋分四十六日内晕者，赤少黄白，大雷发，折木杀人。月以立冬四十六日内晕者，赤重如盖状，明日甚雾。黑，多冰霜，春多风。月以冬至四十六日内晕，赤大白，春多风杀人。

京房《易传》曰：正月三晕，所宿国小饥。五晕，大饥。

月重晕二

《石氏占》曰：月以十二月八日晕再重，大有风，兵起。三重，天下兵，大乱。

《石氏占》曰：月晕再重，天下大风起。

《帝览嬉》曰：月晕三重，其外青中浊，不散，军会聚。

《荆州占》曰：月晕四重，以有亡国死王者。五重，其国女主死。七重，天下易主。八重，天下有亡国。汉高祖七年月晕围参昴七重，占曰：毕昴间，天街也，街北胡，街南中国，昴为匈奴，参为赵，毕为边兵。是岁高祖为冒顿单于所围。

《荆州占》曰：月晕三重，赤云贯之，其国破丧。

巫咸曰：月五月中晕，有九重以上，道路大有热死者。

《高宗占》曰：月晕十重，天下更王。

京房《易传》曰：月晕十二重，天下半亡。

《帝览嬉》曰：月晕再重，倍在外，私成于外。倍在内，私成于内。

月交晕三

《帝览嬉》曰：月色黄白交晕，一黄一赤，所守之国受兵。

《高宗占》曰：月交晕赤有光，其国不出二年遇兵。

《石氏占》曰：月交晕贯月，有事，从贯击者胜，杀将有珥，有喜。

月连环晕四

《荆州占》曰：月晕连如环，为两军兵起，君争地。

《石氏占》曰：月晕一重，下缺不合，上有冠戴，傍有两珥，白晕连环贯珥接北斗，国有大兵，大战，流血，其地纷纭。不出一年，忧。

《石氏占》曰：月晕如连环重晕北斗魁前第一第二星，大臣下狱，流移一千里。又曰：晕辅星，大臣下狱。

《荆州占》曰：月晕如连环，有白虹干晕，不及月，女贵人有阴谋乱。

月晕五星五

岁星

《甘氏占》曰：月晕岁星，色不明，主人胜客；明，客胜主人。

巫咸曰：月晕岁星，其国主死。

《荆州占》曰：月晕岁星，余贵，石千文，民相食。

《海中占》曰：月晕岁星，其主病。重晕，囚死，或大水。五晕，人主有病丧。

《高宗占》曰：月晕岁星三复之，相出走，战不胜，所宿国饥。

《荆州占》曰：月晕岁星三复之，人相击，客不胜，所击主人胜。五复之，国女主死。

《帝览嬉》曰：月晕四重华五复之，所宿其国主死。三复之，黜相。一曰客畔之，不合所攻，主人胜。

《帝览嬉》曰：月晕回留岁星，所守之国岁大熟。

石氏曰：岁星与月合在氐而晕，不出四十日，有德令。

荧惑

《巫咸占》曰：月晕荧惑星，女主有忧，若有死亡。

《巫咸占》曰：月晕荧惑星，其国主亡。

《荆州占》曰：月晕荧惑，有兵在野，大战归，其国亡。

《荆州占》曰：月晕赤星荧惑，三月兵起。

《海中占》曰：月晕荧惑三复之，国贵人忧。

《荆州占》曰：月晕荧惑三复之，相死。

《海中占》曰：月晕荧惑五复之，主出走。

《荆州占》曰：月晕荧惑五复之，主死。

《帝览嬉》曰：月晕回荧惑，所之国亡。又客兵入境，为寇掠。

《帝览嬉》曰：月晕回荧惑，其色恶不明，客败。其色明如角，则客胜。

郝萌曰：月晕胃荧惑在其中，天下有兵发于魏国。不出一年大赦。

填 星

《甘氏占》曰：月晕填星，色不明，主人胜客；明，客胜主人。

《巫咸占》曰：月晕填星，其国主死。一曰旱。

《高宗占》曰：月晕填星，所在之国兵起，战不胜。

《海中占》曰：月晕填星，相死，若皇后死。不则亡地。

《荆州占》曰：月晕填星，五合五解，所宿国主当之。

《帝览嬉》曰：月晕回填星，所宿之国有德。

《帝览嬉》曰：月晕回填星三复之，相死，天下土尽动大起，邑屋大坏，女主有忧。五复之，主死。

太 白

《甘氏占》曰：月晕太白，色不明，主人胜客；明，客胜主人。

《巫咸占》曰：月晕太白，其国主死。

《荆州占》曰：月晕太白与月合，其主死境外。

《荆州占》曰：月晕太白入晕，其色恶不明，则客败。其色明而有角，客胜。其色如晕与月合，人主忧从中宫起。

《海中占》曰：月晕太白五复之，主死。

《荆州占》曰：月晕太白五复之，其国女主死。

《帝览嬉》曰：月晕太白，当其野者国受兵，战不胜。又曰，所守之国兵起。

《帝览嬉》曰：月晕太白三复之，所宿国将若相死之。一曰客攻不合，所攻主客。

辰 星

《甘氏占》曰：月晕辰星，色不明，主人胜客；明，客胜

主人。

巫咸曰：月晕辰星，再合再解，其国败，不出其年。

巫咸曰：月晕辰星，其国主死。

《荆州占》曰：月晕辰星，其国以水亡。又曰秋兵起。

《海中占》曰：月晕辰星，在春大旱，在夏主死，在秋大水，在冬大丧。

《荆州占》曰：月晕辰星，再合再解，所宿之国饥败，期一年。

《高宗占》曰：月晕辰星三复之，国以水亡。

《荆州占》曰：月晕辰星五复之，其国女主死。

《帝览嬉》曰：月晕围辰星，所守之国有大水。

《帝览嬉》曰：月晕回辰星，春夏，民疾寒热；秋，兵起及水；冬，主死，若有水忧。

《荆州占》曰：月晕辰星、角亢回二重如连环，不出三年，大臣大谋若诛。

月晕列宿同占六

郗萌曰：月以正月十二月晕角、亢、氐、房、心五星者，大赦。晕四星者，小赦。

《巫咸占》曰：月晕角亢氐，虫多死，天下士卒死。

陈卓曰：月晕角亢，大将军有忧。

《帝览嬉》曰：月晕回角亢，虫多死。

石氏曰：月晕氐房心，有德令。

郗萌曰：月晕氐房心，其地有役。

石氏曰：月晕房心，帝国有兵庙堂。句氐宿，大赦。句三宿，小赦五百里以下。句二宿，赦百里内。

石氏曰：月晕房箕，风地动。

石氏曰：月晕心尾亢，骨虫为害。一曰四足虫。一曰：不

出其年，易政，出崩，出五十里外。

石氏曰：月以十一月晕心尾，麦有价。

《荆州占》曰：月晕尾箕，分有疾凶。

石氏曰：月晕箕斗，兵从东方北方来者胜，从南方来者不胜。

《帝览嬉》曰：正月月晕回箕斗，五谷不成。

巫咸曰：月晕围斗，五谷不成，大将易。

《帝览嬉》曰：月晕牵牛须女，女子功丝枲皆贵，一曰牛多暴死。

郗萌曰：月晕虚危，有兵谋不成，风起。又曰有丧。

石氏曰：月晕虚危，兵革离动宗庙。

《荆州占》曰：月晕营室东壁，其地有谋不成。一曰风起。一曰大水且至。又曰寡妇婴儿多死。

《帝览嬉》曰：月晕营室东壁，有大土功。

郗萌曰：月晕奎娄，其地大病。一曰水虫多死。

《帝览嬉》曰：月晕胃昂，民多腹之疾。

郗萌曰：月晕胃昂毕，有庆，上赐下者。一曰有德令。无令，则有兵起。

郗萌曰：月晕昂及毕，比有反者。

郗萌曰：月晕昂毕参，赦者有善令，期六十日。又曰，不出三年入主忧，若有赐令。

郗萌曰：月以太岁所在辰、晕毕与五车，及一星小赦，二星次赦，三星及五星大赦。

郗萌曰：月以十一月晕五车及昂参，其星皆入晕中，有大赦。其不尽入，有小赦。期在来年五月中。

石氏曰：以正月上旬月晕昂毕参，伐有赦令。

《帝览嬉》曰：月晕回毕参，觱矢弓弩贵。

石氏曰：月晕参井，冰霜数至。

巫咸曰：月晕围井鬼，其年不和。一曰旱。

京房《易传》曰：月晕翼轸，军在外战，亡其偏将。

郗萌曰：月晕轸角，先起兵者不胜。重开吉，重发兵者兵死。

巫咸曰：月晕轸角，赦期百二十日。一曰：以四孟月晕轸角，皆为赦。

月晕东方七宿

月晕角一

《石氏占》曰：月晕左角，有军，军道不通。

石氏曰：月晕右角，大将军有病。岁偏民饥。角鳞虫多死。

《黄帝占》曰：月晕围两角，大水，期一年。

《石氏占》曰：月角中而晕，王者喜。

石氏曰：月晕左右角，大赦。晕一角，小赦。甲乙为春，丙丁为夏，庚辛为秋，壬癸为冬。

巫咸曰：月晕角亢，有角虫多死，天下士卒死。及角中央，王自将兵，不行百里，士遭亡军，道不通。及右角，害太尉。及左角，狱大乱。《后魏书》曰：天兴五年十月戊申，晕左角。时帝讨姚兴弟平于乾辟，克之。太史令姚崇奏，角虫野死，上虑牛疾，乃命减诸辒重。甲戌，车驾北引，牛大疾，死者十八。自宫车所馭巨辂数百，同日毙于路侧，尾相属，亦多死之徵也。

《海中占》曰：月晕角亢，岁民饥。

陈卓曰：月晕角，大将有殃。

郗萌曰：月晕角，有兵，百日罢。无兵，后百日起。又曰：先起兵者不胜。又曰：晕右角，右将军有殃；晕左角，左将军有殃。又曰：晕右角，臣倍主；晕左角，大臣谋。期三年。

晕天门，十月十二月诸侯有不通者。又曰，乘若晕角，为水。又曰多风雨。

《荆州占》曰：月晕围左右角，天下有大兵，天子为军自守。左右动摇，非常，人主忧臣弑君。

《荆州占》曰：月以正月晕角，公子死。一曰将军死，岁饥。又曰：以正月十七日月晕于角，天下赦。正月戊己晕左角，有丧。

《河图帝览嬉》曰：月行天门晕三重、天清净，关梁不通。应之以善事。晋咸和三年，月晕左角，有赤白珥，礼约以问戴洋。洋曰：壹门当大战，有贼乱。洋字国流，吴国人，颇识天文阴阳之数。约为豫州，洋为督护，约本胡后，洋遍游公侯之门，莫不说重其所占候，并多神验。事见晋史也。

甘氏曰：月入角而晕，大赦。不则日蚀，所蚀之宿其邦不安。

《帝览嬉》曰：月晕左角，天子为军自守。晕两角，有军，军道不通，大龙见。

月 晕 亢 二

石氏曰：月晕围亢，君有兵革之事。期三十日，远三月。

石氏曰：月以秋一日三晕亢，大臣有死者。兵大战水中，期三十八日，再晕，大雨雪水。

郗萌曰：月晕亢，有兵，八十日罢；无兵，后八十日兵起。秋三月，再晕亢，民移千里。三晕亢，有赦令。秋一月再晕亢，必冬雷而水。三晕亢，大臣有死者。一曰大战。三冬晕亢，年有所不安，以赦解之。

《荆州占》曰：月晕围亢，王者自将兵，不过百里。期一月，远三月。

《帝览嬉》曰：月晕亢，主自将兵，不行百里。

《海中占》曰：月晕角亢，岁凶民饥。

《石氏占》曰：月晕亢者，角虫多死。

月 晕 氏 三

《郗萌占》曰：月晕氏，人多疾。以十一月十二月晕左，天子有不安，以赦解之。

郗萌曰：月晕围氏，不出四十日，有治道之事。

《河图帝览嬉》曰：月晕氏，大将诛，若水虫多死。

月 晕 房 四

《河图帝览嬉》曰：月晕房，行三军而战。

郗萌曰：月晕房，太子座之。若财宝出，若谷贵。又曰：月以三冬晕房，天子有所不安，以赦解之。

《荆州占》曰：月晕围房，四方兵起，野有露骨不葬。

《荆州占》曰：月晕围房心，其地大疫，水虫多死。

《易纬是类谋》曰：月珥指房，四方烦，若以土之功。

月 晕 心 五

石氏曰：月晕心，大战，山崩谷塞，水出五十里。一曰火。

《海中占》曰：月晕围心，人主有殃。又曰大旱。

《荆州占》曰：月晕心，主忧。一曰将死。又曰军进。又曰：有兵，三十日罢。无兵，三十日兵起。又曰：月以正月晕心，蚕不为茧。围心，将易，有主死。又曰赤地干地。

石氏曰：月晕心，谷大贵。

《帝览嬉》曰：月晕心，不出其年，大失火。

郗萌曰：月晕心，三日不阴不雨，不出三日有大丧。又曰：三日不风雨，不出三十日有奇令。

石氏曰：月一岁再晕围心，有大旱及大火。其将举兵起，若国易相，期三年。

郝萌曰：月晕心五重，其国女主死。再重，为有大喜。

《海中占》曰：月晕围心，中有赤云若白云大如杵而贯月，大人当之，不然兵起。

郝萌曰：月晕心三重，赤云贯之，此谓之守国被丧，戮侯王。

月 晕 尾 六

《东观占》曰：月晕尾，有益地者百里以上。又曰民多病寒热。又曰风大至若水。

石氏曰：月晕尾，益地。

郝萌曰：月晕天司空，其岁不登，有大水在东方。又曰不出其年有赦。

《荆州占》曰：月晕围尾，有益地者百里以上。又曰民病寒热。又曰大风至。

月 晕 箕 七

石氏曰：月晕箕，五谷以风伤。

郝萌曰：月晕司空，不出百里，必有守仓，求食者以千数。

《荆州占》曰：月晕箕，大风发屋，有坐口舌死者。北夷谷贵，燕赵大饥。

《荆州占》曰：月晕箕，岁星在其中，王者聘皇后，贵妾不出，百八十日。

月晕北方七宿八

月晕斗一

郗萌曰：月晕南斗，大将死，民流千里，马牛大病。

陈卓曰：月晕南斗，大臣免，大将为乱，五谷不成。

《河图帝览嬉》曰：月晕南斗，人将出。

月晕牛二

郗萌曰：月晕乘牵牛，五谷不成。

《黄帝占》曰：月晕牛，有军曝血，将死。

《黄帝占》曰：月晕牛，小儿多死，牛疫死。一曰马多疫死。

《荆州占》曰：月晕牛，牛羊贵。

月晕女三

《河图帝览嬉》曰：月晕须女，必有军曝血，将死。

郗萌曰：月晕须女，寡妇多疾，有兵谋，谋不成，风起。

石氏曰：月晕围须女，兵进而不斗。一曰：兵不战而降，寡妇多死，有兵谋，谋不成，风起。

《荆州占》曰：月晕须女，布帛倍价。

《河图帝览嬉》曰：月晕须女，兵起不斗。一曰民多去室宅。一曰丝贵。

月晕虚四

《黄帝占》曰：月晕虚，兵起大战。

《郗萌占》曰：月晕虚，民饥，有哭泣，蜚虫死。一曰飞虫多死。又曰兵起，有土功事。

《荆州占》曰：月晕虚，有白衣聚。远期百八十日。又曰宗庙动兵。

《帝览嬉》曰：月晕虚，民多去室宅者。

月 晕 危 五

《黄帝占》曰：月晕危，有兵。一曰军败。

郝萌曰：月晕危，其国主死，民多疾死，有兵谋不成。

《荆州占》曰：月晕危，有乱谋，天下扰，民无所措。

《帝览嬉》曰：月晕危，军所止，民多去宅者。

郝萌曰：月正月晕危，民去室宅。

月 晕 室 六

《海中占》曰：月晕室，大城围屠。

郝萌曰：月晕营室，为宫败。又曰有蛮夷来。

《荆州占》曰：月常以四月七月十月候月月晕玄宫，不出六十日，必有妄言惊聚百姓者。不然，不出九十日，天下有急事。

《帝览嬉》曰：月晕室，有丧。

月 晕 壁 七

《海中占》曰：月晕东壁，有大土功事。

《黄帝》曰：月晕于东壁，军人败。

郝萌曰：月晕壁，民流亡。一曰见大龙。一曰妇儿多死者。

《荆州占》曰：月晕壁，大乱。又曰，月晕壁三重，国动兵不战，不出一年。

《帝览嬉》曰：月晕壁见龙，大败。

月晕西方七宿九

月晕奎一

郗萌曰：月晕奎，妖星出，大将战死。

巫咸曰：月晕奎，米贵。

《荆州占》曰：月晕奎，兵大败，士卒亡，鲁国亡。

石氏曰：月晕奎，兵大败。一曰有兵令。一曰不出十日妖星见。

《荆州占》曰：月晕奎娄，絮大贵。

月晕娄二

郗萌曰：月晕娄，大人忧。一曰大人死。一曰：蚕多死，余苦絮贵。四孟之月晕，赦。

《荆州占》曰：月晕娄，五日之内不雨，宰相疑默事解。

郗萌曰：月晕娄尽围三星，赦。若岁星守娄在晕中，大赦，期九十日。

《河图帝览嬉》曰：月晕回娄，君和解。

月晕胃三

郗萌曰：月晕胃，其国主死，天多阴雨，妊妇多死。一曰山崩。又曰：尽围三星，赦。

《荆州占》曰：月晕围胃，兵起其国，战不胜，有破军。一曰：不战，山崩。若军大归，谷大贵。

郗萌曰：月以四孟之月三四晕胃，赦。

《荆州占》曰：月晕围胃，兵不战。一曰妊女多死。

《河图帝览嬉》曰：月晕回胃，兵不战。

月 晕 昴 四

《荆州占》曰：月晕昴，其国主死。一曰贵人多死。一曰有兵若暴令，近期三十日，远百里，坐流言者。又曰：不出其年，天下有变。又曰：水，无收，余贵。民离其乡。又曰：有腹病，畜产多死。

《荆州占》曰：月晕昴，天下饥。

京氏曰：月以九月十二月十三日晕昴及五车，天下赦。

郗萌曰：月晕昴，以甲午、乙未及戊己，必大赦，期三日。戊己，期六十日。

郗萌曰：月晕昴，尽得七星，三月小赦。

石氏曰：月晕昴，天下饥。一曰贵人多死。一曰余贵。

郗萌曰：月晕昴三重，不出五十日赦。

巫咸曰：月晕昴，食大绝。一曰兔多死。

石氏曰：月一岁三围昴，来年天下大赦。若弓絮贯。

《郗萌占》曰：月晕昴，民忧疾。又曰：一岁一晕，小赦。再晕，中赦。三晕，大赦。期并不出其年。

月 晕 毕 五

郗萌曰：月晕毕，无德令则民忧兵。又曰五谷大贱。

《荆州占》曰：月晕毕，大赦，期三十日。

《郗萌占》曰：月入毕中而晕，人主坐之。一曰人主代。

京房《对灾异占》曰：月三晕毕，天下中外俱赦。

《郗萌占》曰：月晕从毕，两角前围之不及本一星，主四月赦。

月 晕 觜 六

《荆州占》曰：月以正月晕觜觿，大赦。

《荆州占》曰：月晕觜觿，有德令，女子多疾。

《荆州占》曰：月晕觜觿，大赦，期三十日。

《河图帝览嬉》曰：月回觜觿，道多死人，大将死。一曰弓弩贵。

月 晕 参 七

郗萌曰：月晕参，不出岁中，天下乱。其国战兵弱，地裂，人主有殃。

《荆州占》曰：月晕参，其国客军大恐，战不胜。

郗萌曰：月晕参头，赦期二十日。一曰晕二星，小赦。晕三星，大赦。冲为期。

石氏曰：月晕伐，将军死，贵人有诛者。

京房《易飞候》曰：月晕参，其有兵则战无师。是年三操土功事。

郗萌曰：月晕伐，大人多死。

石氏曰：月晕参，军不胜。晕匝有云溃晕，兵大起，在外大战。

《荆州占》曰：月晕伐，二百一十日有兵若赦，有善令，不出五日雨。

郗萌曰：月以正月十一月十二月晕参，其岁恶，虎狼群出，害人民。

《甘氏占》曰：月以正月晕伐二夜，不出三旬兵起。

晕南方七宿

月 晕 井 一

《海中占》曰：月晕东井，胡兵起。郗萌曰：月晕东井，天下有兵。

郗萌曰：月晕东井，王者出游，来年大旱。又曰，后六月丙辰，大赦。

《荆州占》曰：月晕东井，阴阳不和。又曰：月晕围东井，四夷求和。

郗萌曰：月以十二月壬癸晕东井，大赦。

《巫咸占》曰：三月晕东井，大水流。

月 晕 鬼 二

石氏曰：月晕鬼，黍贵三倍。

甘氏曰：月夏三晕鬼，大雨，五谷不成。

郗萌曰：月以正月上旬晕鬼，赦，期三十日。

《海中占》曰：月晕鬼，大旱。

《荆州占》曰：月晕鬼，阵不战。

郗萌曰：月以一月再晕鬼，多死人。

郗萌曰：月以夏三月晕鬼，一曰大雾。一曰大雹，大霜。一曰大雪。一曰大雨水。一曰大虫。一曰大火。又曰：二晕，小水；一晕，为寒。

郗萌曰：月以夏一月一晕鬼为寒，再晕小水，三晕大炎。

郗萌曰：月以夏一月一晕鬼为寒，再晕小水，三晕大水。

郗萌曰：月以四月七月十月晕鬼，中出气东行者，皆为老公多死。南行者，皆为丁壮多死。西行者，皆为老嫗多死。北行者，皆为少年多死。皆期九十日。

月 晕 柳 三

石氏曰：月晕柳，秋木郁，若有兵战。

《巫咸占》曰：月晕柳，三日有赦，大臣有死者。兵不战，有水，民移。

郗萌曰：月晕柳，有狱事。若其地旱，民多疾死。又曰：

月晕注，其地有祸，其岁中人多死者，老小哭泣道路。若飞虫多死。又曰谷贵人相食。又曰围注，不出三十日，有野兵围城。注即柳之别名。

《巫咸占》曰：月晕柳，有野兵。

郝萌曰：月以正月十月晕柳头，赦，期三十日。

月 晕 星 四

郝萌曰：月晕七星，有狱事，其地有祸若旱。一曰轻车战。

《河图帝览嬉》曰：月晕七星，轻兵战，若飞虫多死。

《石氏占》曰：月以七月晕七星。月晕七星，民多天伤，物再荣。

月 晕 张 五

《黄帝占》曰：月晕张，天下大水。

《黄帝占》曰：月晕张，飞鸟死。一曰海鸟亡。

郝萌曰：月晕张，其地旱。若大人忧。一曰人相食。

《荆州占》月晕张，大水，鱼行人道。

陈卓曰：月晕张，五谷贵，若盐贵。

《帝览嬉》曰：月围张，飞虫多死。一曰，狱罪人民不定。

月 晕 翼 六

郝萌曰：月晕犯翼，女主恶。

《黄帝占》曰：月晕翼，士卒多遁走。一曰士卒大聚。

陈卓曰：月晕翼，士卒大盗。一曰卒胜大盗。一曰士卒胜。一曰春赦。一曰亡其将。

郝萌曰：月晕翼，春有赦。又曰旱，若大风伤。

《荆州占》曰：月晕翼，兵起天下，库兵出。一曰有军军罢。

《巫咸占》曰：月晕翼，大战，民去室宅。

郗萌曰：月以二月晕翼，至五月赦。又曰：月晕翼，有车驰人走之事。贵人叛反者。

月晕轸七

《春秋纬考异邮》曰：月晕轸，诸侯灭兵。

《黄帝占》曰：月晕轸，大将军战死。一曰亡其将。一曰罢军无军。

郗萌曰：月晕轸，兵起，先起兵者不胜。若大风伤岁。

陈卓曰：月晕轸，岁小旱。

《荆州占》曰：月一月而三晕轸，天下无悬车系马。

郗萌曰：月以正月晕轸，公子死。又曰：大饥，车贵。以二月晕轸，至五月赦。以四月晕轸，有德令。以十二月晕轸，库无悬车，既无系马。一曰有军则罢。

卷十六 月占六

月晕石氏中官一

郗萌曰：月晕摄提，大角在晕中，天下兵横行不禁，诸侯分政，天下大乱。内兴兵与上争立者。以其时赦。

《黄帝占》曰：月晕大角，人君侯王亲戚忧服。

郗萌曰：月晕大角，国家亡地。

郗萌曰：月以正月三晕，天牢大赦。一曰天下大败，多盗。贯索别名。

《石氏占》曰：月晕织女，兵满天下。

《郗萌占》曰：月晕天市，有兵。

郗萌曰：月晕津星，大将死，五谷不成，民流千里，牛马大疫。

《荆州占》曰：月晕津星，蛟龙见。

郗萌曰：月晕津星之口，不出二旬，天下大赦。

郗萌曰：月晕津星，有乱臣更天子之法令者。

《荆州占》曰：月晕津星，天下大乱亡。

陈卓曰：月晕河鼓，大将出国，将失计。

《荆州占》曰：月晕围大陵前足，赦死罪；围后足，赦小罪。

郗萌曰：月晕五车，其国女主恶之。

石氏曰：月晕五车围一星，赦小罪；围二星三星四星，赦次罪；围五星，赦死罪；并晕毕昴大陵，必大赦。

《巫咸占》曰：月晕五车一柱，兵少出围；二柱，兵半出围；三柱，兵尽出，兵在外。晕一柱，兵少罢；二柱，兵半罢；三柱，兵尽罢。

郗萌曰：月晕五车，不及狱星，无赦。又曰：月以正月晕五车围五星，有德令。以四月七月十月晕五车，有水，阴雨五十日。以十一月晕五车，五谷贵。又曰：以十二月晕五车，期四月有德令。

郗萌曰：月一岁三晕天关，其年赦。又曰：月晕天关，不出六月有大丧。以其日占国，晕天关，民多疾。

《荆州占》曰：月行宿天门，晕三重，气青，关梁不通。

《帝览嬉》曰：月晕南北河戌，有云贯之，起兵者胜。

郗萌曰：月晕南北河戌，有土功。

《黄帝占》曰：月晕轩辕，有女丧。

《荆州占》曰：月晕轩辕，不出其月，有客来。

京房曰：庚子夜月晕轩辕，后甲子有大赦。

郗萌曰：月晕围轩辕，不出五十日，天下小赦。

《荆州占》曰：月晕天庭，天子以兵自卫。

《巫咸占》曰：月晕太微庭，天子发军自卫，不入将军之军。又曰：一二三军庭，人主自卫。

郗萌曰：月三晕紫微，赦。

石氏曰：月晕太微宫，天子以兵自守。三晕之，天子自临兵行。

甘氏曰：月一月三晕，围太微庭天子座，发军谋在军中。一曰天子亡也，以大赦解之。

《京房占》曰：月以庚子夜晕太微，至后甲子，有赦令。

郗萌曰：月晕黄帝座，有赦令。

郗萌曰：月晕文昌，赦。

《荆州占》曰：月以正月三晕，天牢大赦。

《巫咸占》曰：月晕连环及北斗，天下大乱，国丧，民徙千里。不则有流亡拔城反地者，不出二年。

《黄帝占》曰：月晕北斗，有丧，流民千里，众兵聚。甲乙，期百二十日。丙丁，期八十日。戊己，期六十日。庚辛，期四十日。壬癸，期二十日。皆行矣。一曰，兵大起，有益地者。一曰天下火兵大起。

《郗萌占》曰：月晕北斗再重如连环状，不出三年，大臣有诛者。又曰：晕北斗，有大丧，赦天下。按魏黄初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有此，到七年五月文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陈卓曰：月晕北斗太微大角各得一星，兵大动，天下乱。不然，即水入贼，伤人民。期三十日。

夏氏曰：晕如连环，重晕北斗魁前第一星、第二星，大臣下狱，流移二千里。又曰：晕辅星，大臣下狱。

石氏曰：月晕一重，下缺不合，上有冠戴，旁有两珥，白晕连环贯珥接北斗，国有大兵，大战流血，其分亡地，不出一

年。

月晕石氏外官二

石氏曰：月晕平星，凶。又曰：月晕鱼星，凶。

石氏曰：月晕九次，凶。

郝萌曰：月以四月七月十月晕弧，兵起。

《荆州占》曰：月晕狼星，狗多暴死。

月晕甘氏中官三

《荆州占》曰：月宿天门，晕三重，气青，关梁不通。

郝萌曰：月晕天高，不出六月，必有大丧，以其日占邦。

石氏曰：月晕月星，不出四年，有殃内祸匿谋。

郝萌曰：月晕天街，关梁不通。

月晕而珥冠戴抱背玦直虹蜺云气四

《帝览嬉》曰：月晕而珥，岁为平安。

《帝览嬉》曰：晕而两珥，先起兵者有喜。

《帝览嬉》曰：月有云晕不合，外有四倍玦，外有谋不成。

甘氏曰：月晕有虹背蜺，乱起，期百八十日。

《帝览嬉》曰：月晕蜺云，乘之以战，从蜺所往者大胜。

石氏曰：月晕无精光青赤晕虹蜺背玦，是谓大荡，兵丧并起，王者以赦除。

《高宗占》曰：月晕有云加之，兵入境，所宿国王有丧。

《帝览嬉》曰：月晕有云贯晕，左右吏死。

京房《易传》曰：月晕有云贯晕，不期年所值国有丧。

《荆州占》曰：月晕有云横贯之，起兵者胜。

《帝览嬉》曰：月晕有云大如厚布，四贯晕通月，不出其

年主人忧。

《帝览嬉》曰：月晕有云如厚布，若三若四贯晕抵月，以战勿当，当者破。

《帝览嬉》曰：月晕赤云大如杵，有军在外，万人死其下。

《荆州占》曰：月晕有白云出其中，东西竟天，万民受赐。

《帝览嬉》曰：月有白云贯晕，其云大如杵，一端抵月，月之所直者，不出年中，国主女丧。

《高宗占》曰：月晕，多白气从外人，攻城城拔，得大将。多白气从中出，主人胜。

《帝览嬉》曰：月晕，有白气广可二三尺，而抵月在东方，名婴儿。攻人地者亡其师。

卓氏曰：月晕，有云贯晕约月，不出其年，所直国有丧。

《荆州占》曰：月晕，有白云一、黑云二，如布抵晕，有国城拔邑，将死。

《帝览嬉》曰：月晕，有青云刺月，是谓贼害。主受其殃，为岁五谷不熟。有赤云刺月，是谓仇贼。有黄云围月，有女主戮死者。期不出四十日。有白云刺月，其国君遇贼。有黑云贯月，乍一乍二乍三，其名曰衡云。所宿国主死，若将军死。

月晕有流星出入月晕中五

《荆州占》曰：月晕，有流星出其中，其国贵人有出走者。流星入其中，有大使人者。

《帝览嬉》曰：月晕，有流星横贯月度晕中者，诸侯皇后有亡失国者。又曰：流星贯晕不中月，出月右如建鼓，右吏死。出月左，左吏死。

《帝览嬉》曰：天下无云，有流星过月下若月上；其国有喜。一曰兵出。

《荊州占》曰：月晕，有流星从中出，其色苍，其国忧。若赤，拔城。黄，益地。白，来年谷熟。黑军败。

《帝览嬉》曰：月晕，有星出，中国贵人有出走者。有星从外入晕中，其国有大夫入者。

月晕客星六

《帝览嬉》曰：月晕客星，所宿之国忧。

《石氏占》曰：月晕客星，星在月北，北国胜。星在月南，南国胜。他方准此。

卷十七 月占七

候月蚀一

京氏曰：月生三日无光魄，其必蚀。

京房《易飞候》曰：孟月六日而晕月蚀，仲月七日晕月蚀，季月八日晕其月蚀。

《易纬萌气枢》曰：候月尽蚀，视水中不见影者，月尽蚀。

月薄蚀二

《帝览嬉》曰：月赤黄无光曰薄，毁伤曰蚀。皆不祥；善恶各有为其国。

京房《易传》曰：日月不交而蚀，曰薄。

孟康曰：日月无光曰薄。

《易·丰卦》曰：月盈则食。《释名》曰：日月亏曰蚀。稍

侵亏，如虫食草木叶也。

《诗》曰：彼月而食，则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班固《天文志》曰：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无有逆行者。日不蚀朔，月不蚀望。

王充《论衡》曰：王者有至德之萌，日月无朔望之异。异谓蚀之。

《京氏占》曰：月与日相衡，分天下之半。循于黄道，乌兔相冲，光盛威重，数盈理极。危亡之灾，一时顿尽。遂使太阳夺其光华，暗虚亏其体质。小潜则小亏，大骄则大灭。此理数之常然也。

《洛书》曰：日月蚀，当用兵击之。若安居，日月蚀，不可出军。日蚀之岁，不可出军。月蚀之月，不可出军。

甘氏曰：无道之国，日月过之薄蚀。兵之所攻，国家坏亡。又以有丧。

《洪范传》曰：人君失序，国不明，臣下瞽乱，君阴蔽阳，则日月薄蚀，暗昧无光，四方蹻起，背袂纵横，贼乱交争，兵革并行。

《春秋纬考异邮》曰：麟龙斗，日月蚀。按《淮南鸿烈》曰：麒麟斗，则日月蚀之。

《河图帝览嬉》曰：月薄，所宿国主疾。

《春秋纬感精符》曰：臣下大恣横，则日月薄于晦。

《石氏占》曰：月蚀，其乡有拔邑，大战。

《石氏占》曰：师出门而月蚀，当其国之野大败。一曰军死而后生。

《石氏占》曰：月蚀三日有雨，事解不占。一云七日，其雨及雪，必须普霈，如霰不解。

《雒书雒罪级》曰：月蚀既，不吉，刑法失命。

《荆州占》曰：谋臣以直死，月为之数蚀。

《帝览嬉》曰：月蚀，所宿国贵人死。用兵者从月蚀之面攻城取地。日亦然。

《荆州占》曰：日月蚀，当其国君王死。又攻战，从蚀所击之者胜。

《尚书纬刑德放》曰：当赦而不赦，月为之蚀。

董仲舒《对灾异》曰：臣行刑罚，执法不得其中，怨气盛，并滥及良善，则月蚀。

《河图帝览嬉》曰：月蚀，所宿国贵人死。又曰：其乡有拔邑，大战。

《易纬通卦验》曰：月蚀则众贵。故月蚀则正臣下之刑。

《诗纬推度灾》曰：月蚀，大臣刑。

京房《灾异对》曰：月蚀者，人君行适过时，专受所致也。不救，则致水害坏城。

《荆州占》曰：月蚀，则失刑之国当之。

京房《易候》曰：月蚀，失刑，所宿之国当之。

《帝览嬉》曰：兵常在内而月蚀，其国受殃。又曰：兵未起而月蚀，所当之国起兵，战不胜。

京房《易飞候》曰：月当交而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夏氏曰：月蚀出军，军折伤，后有失。

《帝览嬉》曰：月满而蚀，两军相当，必战。无军，兵必出，将死于野。

月蚀早晚三

《帝览嬉》曰：月蚀以晨，相及太子当之。以夕，君当之。

月蚀所起方四

《荆州占》曰：月蚀起南方，男子恶之。起北方，女子恶

之。起东方，少者恶之。起西方，老者恶之。

《帝览嬉》曰：月未望而蚀，从上始而尽，无光，天子坐之。

《帝览嬉》曰：月蚀东方，其月中有恶风。月蚀西方，主人为客。

《帝览嬉》曰：月蚀从上始，谓之失道，国君当之。从下始，谓之失法，将军当之。从傍始，谓之失令，相当之。又曰：从上始为君亲，从下始为赤子蚀，其阴为女蚀。

月蚀既及中分五

《帝览嬉》曰：月蚀尽，女主当之。

《荆州占》曰：月尽蚀，当基下者，君死。一曰有死相。

《河图帝览嬉》曰：有军在外而月蚀尽者，军罢师。

《荆州占》曰：月蚀尽，有大战，军破将死，拔邑亡地。蚀不尽，军破将不死。

京房《妖占》曰：以十五日蚀而尽，此谓毁灭，其君有丧若水。

京房《易飞候》曰：月蚀尽，则有亡国。不尽，有失地。

《荆州占》曰：月蚀尽，大人忧。又曰余贵。又曰豪族灭，势家绝。

石氏曰：月蚀不尽，光耀散，臣之象。

石氏曰：月蚀尽，光耀亡，君之殃。

《刑德放》曰：五刑当轻，反重虐酷，忽月蚀消既，行失绳墨，大水淫，枯旱。其救之也，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石氏曰：月蚀中分，不出五年，国有忧，兵败军亡。

月蚀变色六

《荆州占》曰：月蚀青色，人民多死者，五谷有伤，余且

大贵。望以下贱，皆不出一年客为其国灾。月蚀赤色者，君为客，不出其年。月蚀黄色者，不出其年，有立诸侯为国者。月蚀白色，其国失地，若有丧。

《荆州占》曰：月蚀尽者，余贵，各为国。月已蚀而青者，为忧。月已蚀而赤者，为兵。月已蚀而黄者，为财。月已蚀而白者，为丧。月已蚀而黑者，为水。萧子显《齐书》曰：永泰元年正月乙亥，月蚀色赤如血。二日而大司马王敬则举兵反。

月蚀而晕斗月并蚀七

京房《易飞候》曰：月晕蚀殃祥，得其日者吉，得其时者凶。

石氏曰：月蚀而晕，其国君主恶之。

《荆州占》曰：月晕而蚀，人相食。

石氏曰：月斗薄而蚀，有军必战，无兵兵起。

石氏曰：两月并蚀，天下大乱。

月蚀云气入月中又有风雨八

《荆州占》曰：月蚀，有气从外来，入月中，主人凶。气从中出，客凶。气南行，南军凶。北东西者亦然。

月一月再蚀九

《帝览嬉》曰：军在外，一月而再蚀，将还兵。其国战不胜。

月未望而蚀十

石氏曰：月生三日而蚀尽，是谓大殃，国有丧。

甘氏曰：月生十日至十四日而蚀，天下兵起。如望在十四，依垣占。

石氏曰：十五日而蚀，国破灭亡。如望在十五，亦然。

月四时蚀十一

京氏曰：月春蚀，岁恶，将军死，一曰有忧。夏蚀，旱，忧谷。秋蚀，羌兵起。冬蚀，其国饥，有女丧。

京房《易候》曰：月春蚀，有忧。夏蚀，有兵起，民无有一月粮，余贵。

《荆州占》曰：孟春月蚀，贱人当之。仲春蚀，贵人当之。季春蚀，人主当之。

《帝览嬉》：月春蚀东方，王死之。夏蚀南方，王死之。季夏，蚀中央，王死之。秋蚀西方，王死之。冬蚀北方，王死之。国以谋亡。

《荆州占》曰：月夏蚀南方，岁饥。秋蚀西方，兵起。

月十二月蚀十二

《荆州占》曰：正月蚀，有灾异虫。一曰燕受灾，期在七月之后。

《帝览嬉》曰：正月月蚀，贱人病，余石二千。二月月蚀，贵人病，余石二千。三月月蚀，人主当之，余石四千。四月月蚀，人主当之。五月月蚀，年饥。六月月蚀，赤地千里。七月月蚀，有兵。八月月蚀，兵罢。九月月蚀，年饥。一曰有战。十月月蚀，藏谷。十一日起军。十一月月蚀，有丧，兵围城。破军杀将。十二月月蚀不尽，是谓当其数，不占。

《荆州占》曰：正月月蚀，岁灾。上旬蚀，旱。中旬蚀，虫。下旬蚀，贱人死。

《荆州占》曰：十二月月蚀，吴国受灾，期六月。一曰有流民。尽，乃以日辰占其野。

《荆州占》曰：十二月月蚀，来年国有大事，小兵起。

月十干蚀十三

《洛书》曰：月以甲乙日蚀，年多鱼。丙丁日蚀，年饥。一曰年谷收戊己日蚀，无耕下田。庚辛日蚀，高田不入凶。壬癸蚀，其岁和美。

司马迁《天官书》曰：月蚀甲乙，四海之外，不占。丙丁，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济也。庚辛，华山以南。壬癸，恒山以北。月蚀，皆将军当之。

月东南西南方蚀十四

《荆州占》曰：蚀辰巳地，来年麦伤春虫。蚀午未地，禾稼少实，麦夏伤。

月行五星晕而蚀十五

甘氏曰：月行宿岁星而蚀，民相食。粟石千文，司农忧。

《荆州占》曰：月晕岁星而蚀，天下大战。

甘氏曰：月行宿荧惑而蚀，天下破亡，有忧，期不出三年。

《荆州占》曰：月犯荧惑晕而蚀，天下破亡失地，大将有忧，期不出三年。

《帝览嬉》曰：月犯荧惑晕而蚀，天下破军亡地，大将有忧。蚀尽者，主位也。不尽者，大臣位也。近期三月，远期三年。

甘氏曰：月行宿填星而蚀，其国以伐饥亡。

《巫咸占》曰：月当填星而蚀，其国有土功之事。

甘氏曰：月行宿太白而蚀，强国战不胜，亡城，大将有两心，不出三年。

《荆州占》曰：月宿太白晕而蚀，其国有强兵，若战而

亡。

甘氏曰：月行宿辰星而蚀，其国有女乱而亡国，期三年若五年。

月在东方七宿而蚀十六

石氏曰：月蚀在角亢，刑法之臣有当黜者。

《黄帝占》曰：月入角而蚀，将吏有忧，国门四闭，其邦凶。

陈卓曰：月蚀于角，其君死。

甘氏曰：月在亢中蚀，其君邦有忧。

《黄帝占》曰：蚀在氐中，天子忧疾。一曰妃后忧疾。

石氏曰：月在氐中蚀，大臣死，后恶之。一曰后宫恶之。王者复礼以赦，除之。

《荆州占》曰：在氐房蚀，主治耕之臣当有黜者。

石氏曰：月在房而蚀，公卿大夫有忧，当有黜者。

石氏曰：月在房蚀，王者有忧，皆乱。大臣专政，必有忧病。

京氏《妖占》曰：月蚀于房，天子有丧。

郗萌曰：月蚀房心间，人主有兵害。

石氏曰：月在心蚀，人主恶之。太子庶子有忧，三公有死者。

郗萌曰：月蚀心，臣伐主，内乱。

《荆州占》曰：月在心蚀，三公诸侯有当黜者。

甘氏曰：月蚀尾箕，后族有刑罪，若御妾有坐者，后有忧。

石氏曰：月在尾箕而蚀，主御者及乐人有当黜者。

郗氏曰：月蚀于箕为风。一曰车骑发。

陈卓曰：月宿箕而蚀，人相食。

月在北方七宿而蚀十七

甘氏曰：月在南斗而蚀，将相有忧，饥凶。

甘氏曰：月入牵牛度而蚀，其国叛兵起。

甘氏曰：月在须女而蚀，邦有女主忧，天下女功发。

郗萌曰：月在须女而蚀，宫中有巫咒诅祷祝以求幸，有当黜者。

《黄帝占》曰：月蚀在虚而蚀，邦有崩丧，天下改服，期九十日。

郗萌曰：月蚀虚危，民多去其室。一曰大战。

郗萌曰：月在虚危而蚀，主刀剑衣履金玉之臣有当黜者。

甘氏曰：月蚀危，不有崩丧，必有大臣薨，天下改服。

石氏曰：月在危而蚀，刀剑之官忧。一曰：月在虚危而蚀，戒在衣履金玉之臣有黜者。一曰必有惊恐之事。

石氏曰：月蚀危，不有病主必有大丧，天下改服。

甘氏曰：月在营室而蚀，为军族士众之溃。

石氏曰：月蚀营室，大军绝粮。

郗萌曰：月在营室而蚀，阴道毁，不能化生，有黜削之罪。

《玄冥占》曰：月在东壁而蚀，大臣有戮，文章者执。

月在西方七宿而蚀十八

石氏曰：月在奎而蚀，有大臣忧削凶，期九十日。

石氏曰：月食奎度中，鲁国凶。一曰邦君不安，白衣之会。

《郗萌占》曰：月在奎而蚀，主边兵之臣有当黜者。

《海中占》曰：月蚀于奎，大将军有谋。

石氏曰：月在奎娄而蚀，主聚敛之臣有黜者。

甘氏曰：月蚀娄，皇后犯危，大臣受诛。

《海中占》曰：月蚀娄，其国有王事。

郗萌曰：月宿娄而蚀，人相食。

《黄帝占》曰：月在胃而蚀，王者相吞食，大邑亡主，大将亡军。一曰委辇之臣有罪。

甘氏曰：月在胃而蚀，皇后有忧。一曰虐吏忧。

郗萌曰：月在胃而蚀，人相食。

石氏曰：月在昴而蚀，大臣贵，女失职。

郗萌曰：月在昴而蚀，人相食。

郗萌曰：月在昴毕而蚀，天下聚。又曰主狱之臣有黜者。

甘氏曰：月蚀在毕，有边使者凶，若边国有臣诛，不出一
年。

京房《妖占》曰：月蚀于毕，天下有小兵。

郗萌曰：月宿毕而蚀，人相食。

郗萌曰：月在觜参而蚀，主兵之臣当黜之。

甘氏曰：月在觜蚀，主杀臣。

石氏曰：月在参而蚀，旱，赤地千里，人民饥。

甘氏曰：月在参而蚀，贵臣诛，大饥，人相食。一曰贵臣
谋。

《海中占》曰：月蚀于参，兵在外，大将死。其国有忧，
天下更令。

月在南方七宿而蚀十九

石氏曰：月在井鬼而蚀，主人主五祠之官忧。

甘氏曰：月在东井而蚀，大臣诛。一曰：大臣谋，皇后不
安。五谷不登。

陈卓曰：月在东井而蚀，其国内乱。

甘氏曰：月在舆鬼而蚀，废贵臣，后有忧，天下不安。期

一年，远三年。

石氏曰：月在柳而蚀，大臣有黜者。

甘氏曰：月在柳而蚀，主虞水官有当黜者。

郗萌曰：月宿注而蚀，人相食。注者，柳之别名。

甘氏曰：月在七星而蚀，正阳亏太阴星，大臣有暴诛，国大饥。又曰主词事者忧黜。

郗萌曰：月在七星而蚀，主道桥门户之臣有当黜者。

甘氏曰：月在张而蚀，贵人失势，皇后有忧，期七十日。

郗萌曰：月在张而蚀，人相食。

甘氏曰：月在张而蚀，水衡虞人当有黜者。

甘氏曰：月在翼而蚀，忠臣见谗言，清正者亡，不出其年。

郗萌曰：月在翼而蚀，主车驾之臣有黜者。

甘氏曰：月在轸而蚀，贵臣亡。一曰后不安，期百八十日。

郗萌曰：月在轸而蚀，车骑发。

月犯石氏中官而蚀二十

《荆州占》曰：月在建而蚀，后妃侄娣有当黜者。

石氏曰：月在太微而蚀，有破国易王。

月在石氏外官而蚀二十一

石氏曰：月在弧狼而蚀，主供养之官当黜者。一曰食者亡。

救月蚀二十二

《海中占》曰：月蚀，王者以教除咎则安。又曰：月蚀，清刑明罚救法。

《周礼地官司徒》曰：救月蚀则诏王鼓。郑玄曰：救日月食，王者必亲击鼓。《礼记婚义》曰：妇教不修，阴事不得，谪见于天，月为之食。是故月蚀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

《星传》曰：月者，刑也。月蚀修刑。郑玄曰：救月蚀，王必亲击鼓也。

卷十八 五星占一

五星所主一

《春秋纬》曰：天有五帝、五星为之使。

《荆州占》曰：五星者，五行之精也。五帝之子，天之使者，行于列舍，以司无道之国。王者施恩布德，正直清虚，则五星顺度，出入应时，天下安宁，祸乱不生。人君无德，信奸佞，退忠良，远君子，近小人，则五星逆行变色，出入不时，扬芒角怒，变为妖星。慧孛、彗扫，天狗、枉矢，天枪、天棓，攬云、格泽。山崩地振，川竭雨血。众妖所出，天下大乱，主死国灭，不可救也。馀殃不尽，为饥、旱、疾疫。

甘氏曰：五星主兵，太白为主。五星主谷，岁星为主。五星主旱，荧惑为主。五星主土，填星为主。五星主水，辰星为主。五星：木、土以逆行为凶，火以钩己为凶，金以出入不时为凶，水以不效为凶。五凶并见，其年必恶。

巫咸曰：五星者，五胜也。十二辰、二十八宿，舍于刑德。日为朱鸟，月为玄武，房心为青龙，参为白虎。常每向北斗、太一，能知此万事尽毕五星、二十八舍。以王时则王者之事也，以相时则卿相之事，以囚时则囚徒之事也，以废时则万民之事也。五星各受制而司无道之国。故审五星逆顺，变色

留守，观其喜怒变色所加宿之左右前后，远近疏数，害克阴阳，及见五气相贼，王者而救之；转祸为福；祭庙可得而保，社稷可得而有。

石氏《五星赞》曰：五星更出司不祥，应节守道不为殃。月满不入其事兴，过时不出阴谋行。以星所守占其方，芒角变动非其常。审察五色别青黄，各以事类知其殃。

五星行度盈缩失行二

石氏曰：五星不失行，则年谷丰昌。

《黄帝占》曰：有道之国，五星过之不失其行，则人君吉昌，万民安宁。又曰：出中道，天下太平；出阳道，旱；出阴道，多雨水。

《动声仪》曰：五音和，则五星如度。

陈卓曰：五星出阴道，多阴谋。

石氏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负海之国用兵者利。

《春秋纬》曰：五星早出，为盈盈者为客。晚出，为缩缩者为主人。祸发其冲。

《考灵曜》曰：天失日月，遗其珠囊。珠，五星也。遗囊者，盈缩失度也。

《黄帝占》曰：五星不出两河间，必有不道之臣。一曰必有道不通。

《春秋纬》曰：君臣有谋，心愤未言。精象动于物，五星错于官。

郗萌曰：五星不行天门天阙间，皆为有丧。五星不道东西咸，皆为必有贼。五星行往天阙，不出其年有兵。五星皆逆行，主且乘法，臣且谋其主。

石氏曰：五星行二十八舍星七寸内者及宿者，其国君死。

五星舍二十八宿，王者诛，除其国。五星犯合宿中间星，其坐者在国中。犯南为男，犯北为女，东为少，西为老。五星逆行去宿，虽非七寸内而守之者，其国君被诛刑死，顺而留之，疾病死。

郗萌曰：五星并出，皆逆行，不出其年，天下遭五将，期五十日。

巫咸曰：五星受制而出司无道之国。变色而逆行，犯度列宿及中宫留守。二十日以上，皆臣杀。满六十日以上，王者杀。则慧莠出，所过之乡，其下有乱兵。故世乱惑则天文变，下侵上则五星逆。五星逆守列宿，若已去之，还复居之，绕环成勾已，乍大乍小，乍明乍晦，是谓绝纪，其祸愈甚。

《海中占》曰：五星不当，历列宿，绝列星，有分国，贵人有狱。抵列舍，其国有丧。以五色占其吉凶，黄为喜，赤为兵，白为丧，苍为忧，黑为水。

董仲舒曰：五星失行度者，臣非其人，贤、不肖并立，臣乱于下则星错于上，进贤退不肖以教之。

《黄帝占》曰：五星逆行变色，出入不时，则王者宜变俗更行，起毁宗庙。立无后，赈贫穷，恤孤寡，宽刑罚，赏有功，举名士，礼贤者，顺天道四时，发藏财物，虚府库，薄赋敛。则日月五星，妖孽虹彗，不为祸害矣。

郗萌曰：五星有逆行及变色，若非其常则以闻于上，各以其事修其政。

五星喜怒芒角变色冠珥三

甘氏曰：凡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宁，歌舞以行。不见疾病，五谷大昌。

巫咸曰：五星起怒，犯凌留守列舍，察其守犯，审其始留之日。观其时气有与五星相贼者，以决其事。视其色变，以知

吉凶之情。又别其光芒所指，以知兵起所加之乡。芒多而短者，谋而未成，芒少而长者，其谋已成。其气专而上行，芒从一至四，是谓道极芒。或指西，或指东，或指其南，或指其北。四芒已具，其下必有亡国之主。芒过四以上，未可救也。凡五星之起怒，芒角四达，其形未变，是谓诫兵。其星形变而锐上向下，大小状如拔剑，是谓成形，不可救复。急坚甲励兵，以待不祥。

《海中占》曰：五星有三角者，兵息。有五角者，则兵行。以角多战也。

甘氏曰：五星反羽，其下之国不可久处。反羽者，光芒上大下小，状如反羽也。

郗萌曰：五星之常行，刑即乘芒，上锐下大，色如其常。及其逆行，而反芒上向，状如反羽。

《黄帝占》曰：无道之国，五星过之即斗，状如故炭，争流而去，荧惑太白，还而不离，妖星数见，徘徊不去，如此者兵之所攻，国家灭亡，又以有丧。

《考灵耀》曰：五政俱失，五星色明，年谷不登。

石氏曰：荧惑色黑，填星色青，太白色赤，辰星色黄，岁星色白者，必败。荧惑为火灾，填星为土功，太白为兵灾，辰星为大水。

甘氏曰：五星日月争光，臣有无道，与其主争者。

巫咸曰：吉凶忧患，各比色变言之。将有兵，金星变，将有水，水星变。明主圣王候而司之，转祸为福，使灾不来。

巫咸曰：五星变色，进退、逆顺、喜怒，皆与时气相应。至其象也，审明金不可以怒火之乡，木不可以怒金之乡，水不可以怒土之乡，火不可以怒水之乡，土不可以怒木之乡。逆顺进退，左右前后，五星皆同法。

《天官书》曰：五星色白圜为丧，旱，赤圜则中不平，为

兵，青圈为忧水，黑圈为疾多死，黄圈则吉。五星色：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哭泣之声，青角有兵忧，黑角则水。

巫咸曰：二十八舍，各有国分。水旱之灾皆相应。故旱之岁，其国火星赤，水星黑。五星守二十八宿，各以其色占，以其害为祸败。岁星守木星，其色白必败。荧惑守火星，其色黑必败。填星守土星，其色青必败。太白守金星，其色赤必败。辰星守水星，其色黄必败。

郗萌曰：五星变色者，太史公以斗于上，上乃以修其身，平政决狱，宽刑罚，薄赋敛，去关市之税，废关津之禁，以利宣天地之气，则以次行。

《孝经右秘》曰：五星冠珥，臣下逐。

五星所守列宿中外官四

甘氏曰：五星犯列宿，若入其国，官有殃。

巫咸曰：五星守木星，有木异；守火星，有火异；守土星，有土异；守金星，有金异，屠城；守水星，有水异。

二十八宿中外官者，各有金木水火土气，五星守之。祸败皆不相贼害为吉凶，以官名其事。

岁星守木星，荧惑守火星，填星守土星，太白守金星，辰星守水星，是为五重守。并气之象也。法曰：并气者，是谓重施。过节则民多疾疫，五谷不成，灾害并生。一曰天下旱，万物不成。

岁星守火，荧惑守土，填星守金，太白守水，辰星守木，是谓五星守其子，阳不施之象。阳气不足，故多水灾，五谷不成。

岁星守土，荧惑守金，填星守水，太白守木，辰星守火，是谓守所胜，下之象也。法曰：赋敛众多，徭役繁数，下民屈竭，莫之能供，故下皆恶其上，则强凌弱，众暴寡，故盗贼众

多，兵革并起。一曰人民相恶。

岁星守金，荧惑守水，填星守木，太白守火，辰星守土，是谓守所不胜，上之象也。法曰：民臣隆盛，侵凌其上，君弱臣强，故奸臣贼子，谋杀其主。

岁星守水，荧惑守木，填星守火，太白守土，辰星守金，是谓五星守其母，阴气不成之象。法曰：气不足，故旱，多火灾，五谷不成。一曰万物不成。

卷十九 五星占二

五星相犯一

《易坤灵图》曰：王者有至德之萌，则五星若连珠。郑玄曰：谓聚一舍，以德得天下之象也。

郗萌曰：五星俱见，兵布野，期不出三年。

《春秋纬》曰：帝有过失，既已命绝于天，则五星聚摄提，反衡乱不禁。五星聚，天子穷。

《荆州占》曰：五星并聚，篡弑成。

《含神雾》曰：五纬合，王更纪。

《海中占》曰：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罚，离其国家，减其宗庙，百姓离去满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五星皆小，其事亦小。周将代殷，五星聚于房。齐桓将霸，五星聚于箕。汉高祖入秦，五星聚东井。齐则永终侯伯，本无更纪之事。是五星之聚，有不易行者矣。

《洛书雒罪级》曰：五星一合，不言圣起，合有谟。

《考异邮》曰：五星聚于一宿，天下兵起。

《荆州占》曰：五星合于一舍，其国主应缩，有德者昌，

无德者亡，受其凶殃。五星皆聚于一舍，填星在其中，天下兴兵。

《诗纬》曰：五纬聚房，为义者受福，行恶者亡。《帝王世纪》曰：文王在丰，九洲诸侯咸至，五星聚于房。

《海中占》曰：五星合亢，为五谷频不成。

郗萌曰：五星聚于虚，天下之君必有盟者。二星则二国君，五星则五国君，皆相见。

《考灵曜》曰：帝起受终，五纬合轸。

《河图》曰：岁星帅五纬聚房，青帝起。

石氏曰：岁星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荆州占》曰：岁星与火土金水五合同舍，相去三尺以外、七尺以内，相守十日以上至四十日，天下两主争国，大帝易迹。近期三年，远七年。

《运斗枢》曰：岁星帅五精聚于东方七宿苍帝，以仁良温让起，皆以所舍占国。

《春秋纬》曰：五精入牛，从岁星聚，用兵遇乱，以义得天下。班固《天文志》曰：汉高元年，有五星聚于东井，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秦王子婴降于轵道。汉王以属吏曰：宝器妇女任所取，闭宫封门，还军次于霸上，以候诸侯，与人民约法三章，人无不归心者，可谓能行义矣。李奇注曰：岁星得其正度，其四星随此常正行，故曰从也。孟康注曰：岁星先至，先至为主也。《洪范天文星辰变占》曰：客有齐人甘文卿者，善天文，后五年，高帝遂定天下。

石氏曰：荧惑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礼致天下。

《运斗枢》曰：荧惑帅五精聚于南方七宿赤帝，以宽明多智略起。

《黄帝》曰：填星与五星俱聚一舍而填星亡焉，所舍之国

亡。填星在焉，大如狼星而黄，天下之兵虽合，其国不亡。

《运斗枢》曰：填星帅五精聚于中央黄帝，以重厚贤圣起。

石氏曰：填星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德致天下。太白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兵致天下。

《天官书》曰：太白与五星相犯，大战。出其南，南国败，出其北，北国败。行疾武，不行文。

《运斗枢》曰：太白帅五精聚于西方七宿白帝，以勇武诚信、多节义起。

《河图》曰：太白帅五纬聚参，白帝起。辰精帅五精聚于北方七宿，黑帝以清平静洁通明起。

《春秋纬》曰：五星从辰星聚北方七宿，黑帝起，以宿占国。

《河图》曰：辰星帅五纬聚营室，黑帝起。

石氏曰：辰星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法致天下。

《考异邮》曰：四表戒，五星薄，天下分争，甲兵作。

郝萌曰：五星一相抵触，军半破。再相抵触，军大破。五精星相薄，天下大战。相去二三尺，破军杀将，流血滂滂，天下饥荒。

《春秋纬》曰：五星错，斗臣挟兵，上下相持。

《合诚图》曰：五星斗，天子去。一曰国昏乱，忧在公侯。

甘氏曰：岁星荧惑填，太白四星与辰星斗，皆为战。兵不在外，皆为在内。

郝萌曰：五星斗，相贯抵触，光耀相及，有兵大战，覆军杀将。

《荆州占》曰：五星合斗，人走马驰，九州鼎沸，弃其妻儿，五郡无主，夷狄为君。五星相与合斗，及列宿乘凌抵触磨磨，及入贯刺犯守勾己环绕，所在之国，皆有兵丧灭国之殃。

石氏曰：五星主司人君诸侯大臣之过。五星合斗者，皆为谋反，大臣当有诛者。

四星相犯二

《汉天文志》曰：四星若合，是为大荡。《晋灼》曰：荡犹荡涤也。其君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按《家书》曰：始兴九年，岁填荧惑，太白聚东井。后历五年，至晋义熙十三年，相国刘裕入关，擒姚泓于长安而秦亡。

《荆州占》曰：四星若合于一舍，其国当王，有德者繁昌，保有宗庙。无德者丧。按《宋书天文志》曰：晋孝怀帝永嘉六年七月，荧惑、岁星、填星、太白聚牛女之间，徘徊进退。是后两郡倾覆，而元帝中兴扬土，是其应也。安帝义熙三年二月癸亥，荧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娄，从填星也。奎娄，鲁分。是时慕容超僭号于齐，侵掠徐兖，连岁寇掠，至于淮泗。姚兴僭号秦蜀，卢循及魏南北交侵，五年，高祖北殄鲜平。九年又聚东井，秦分。十三年，高宗定关中，纵修群凶之徒皆已剪灭，于是天人归望，建国旧条。元熙二年受终纳祥，皆其微也。汉平帝元始四年，星聚柳张，各五日。柳张，三河分。后有王莽、赤眉之乱，而光武兴复于洛。晋怀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后刘聪、石勒之乱，而元帝兴复扬土。汉献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箕尾。心豫州分。后有董卓李傕暴乱，黄巾赤眉之忧，而魏武迎帝都许，遂以兖豫定京。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而魏文受祚，此为四星二聚而易行矣。檀道鸾《晋阳秋》曰：孝武太元十九年十月癸酉，太白填星荧惑，辰星合于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帝崩。

《荆州占》曰：四星合斗，闭其关梁，女子运仓，天下半亡。

《文耀钩》曰：岁星与三星斗，九州谋王。

郗萌曰：岁星荧惑，阳也。太白辰星，阴也。阳主中邦，阴主外邦。阳与阴合，中外邦相连以兵。阳与阳合，兵谋在国。阴与阳合，兵谋在外邦。荧惑在未申间，太白亦出酉。其出也，必有令。四星俱出，令大；二星俱出，令小。不然者，必有赏赐之事。

《荆州占》曰：岁星与太白荧惑辰星同合，相去三尺以外，留守七日以上至二十日，天下兵起，国主绝嗣。天下三主鼎足，俱用兵，必有灭国，亲戚内自相贼，九州谋杀作兵。社稷危亡，宗庙毁灭，期百八十日。残戮九年乃更始。其守七寸以内，芒角七日以上至四十日，天下灭亡，人民殄尽，行将易纪，宫殿飞流，期一年，灾十年。火起为飞，水涌为流。

石氏曰：荧惑与岁星、填星、太白会成勾己，光不相及，主以攻者。不救，乱，三王、九侯、二十一名臣争为主，更相残贼。

三星相犯三

《海中占》曰：三星合，其国外有兵丧，人民数改立侯王。按班固《天文志》曰：孝文后六年四月乙巳，水木火三合于东井。是岁诛反者周启长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孝景元年七月乙丑，金木水三合于张。其二年三月，立皇子为王，淮阳汝南河间临江长沙广川也。

班固《天文志》曰：三星若合，是谓惊位，是谓绝行。宋均曰：有兵丧，故曰惊位。改立，故曰绝行。外有兵与丧，立王。按成帝河平二年十月下旬，填星在东井轩辕南端，大星尺餘，岁星在其西北尺所，荧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从西方来，填星贯舆鬼，先到岁星，次荧惑，亦贯舆鬼。十一月上旬，岁星荧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其年十一月丁巳，夜郎王款大逆不道，牂牁太守立捕杀款，三年九月甲

戌，东郡庄平男子侯丹辟兄弟五人群党为盗，攻燔宫寺，缚县长吏，盗取印，自称将军。三月辛卯，左将军千秋卒。右将军史丹为左将军。四年四月戊申，梁王贺薨。

司马彪《天文志》曰：孝献建安十八年秋，岁星、填星、荧惑俱入太微，逆行，皆守帝座百馀日。占曰：三星入太微，人主改政。二十五年正月，魏文帝受禅。

《荆州占》曰：三星合于一舍，其国可复。修德者强，无德者受殃。三星合斗，天下动。

《海中占》曰：荧惑、填星、辰星近角合斗，女子为天下害，大臣杀主。

郝萌曰：岁星与荧惑、太白斗，杀大将。近环之贯之，杀边将。又岁星与荧惑填星相合，与参会一舍，君子过也。有乱相，为水为旱，为饥为土功。荧惑与岁星若与辰星舍尾，皆为用事者当之。天下开牢大赦。太白与木星、填星合，其国谋，兵起不战。

《荆州占》曰：岁星与太白、填星同舍，相去三尺以外，国有女丧，有白衣会。用兵不战。相去七寸以内，名曰交芒。将军与皇后为奸，谋杀其君。相守七日以至四十日，必成刑，期百八十日。国主应以善令，则无咎。岁星与荧惑、填星同舍，相去三尺以外，各留七日以上至二十日，天下兵起，五谷大贵，人民相食，国分土地。其相去七寸以内，名曰交芒。天下大叛，弑君父，妻去其夫，期百八十日。太白与岁星、填星色赤，为兵。黄为旱，苍为春多死亡。岁星、荧惑、太白三星合于一舍，其国大乱。若相去一尺至三尺，守之七日已上至二十日，天下皆兵。填星与太白俱入荧惑中，天下且有大谋兵。木、金、火三星合斗，其分国绝嗣，三王鼎足而居。必有亡国。内亲相贼，九州作乱，社稷灭亡。期百八十日，远一年。太白与荧惑、辰星春斗，其岁旱。夏斗，不出三年主易。秋

斗，不留，其年兵起。冬斗，不出三年有女丧。

司马彪《天文志》曰：填星与太白、辰星合宿，为国亡地，战不胜。火、金、水俱在斗，有戮将若死相。荧惑、太白、辰星俱在东井，内外有兵。木、金、水三星合轸，为白衣会也。

二星相犯四

《天文志》曰：二星合，有小兵，小人愁，人君忧。

《海中占》曰：二星相近者，其殃大。相远者，其殃小，无伤。

《荆州占》曰：二星若合，其国有兵，改立侯王。表德者兴，无德者亡。

卷二十 五星占三

岁星与荧惑相犯一

郗萌曰：岁星，荧惑，阳也。太白、辰星，阴也。阴主外邦，阳主中邦。阳与阴合，中外邦相连。以兵，阳与阳合，兵谋在国。阴与阴合，兵谋在外邦。

甘氏曰：岁星干荧惑为地动。荧惑干木星，蛰虫冬出，动雷，旱行，禾不成。

《荆州占》曰：荧惑犯岁星为战。按《宋书·天文志》曰：晋大安三年正月，荧惑犯岁星。七月卫将军陈谥率众奉帝伐成都，六军败绩，谥擅兵逼乘舆。九月壬戌，又攻成都于邛，邛溃，成都由是衰亡。帝迁洛，张方又胁如长安也。

《荆州占》曰：荧惑犯岁星，冬雷鸣，蛰虫行，人民惊恐。又曰：荧惑当出不出，谓之潜行。见面近岁星出其北，天

下有急。出其南，有谋在中。又曰：岁星与荧惑接，芒于西方，诸侯君臣有忧。其明年春害农时。与岁星会于东方，日为之食，不出三年，宰相乱，人主之计不定，乍退乍进。不出三年，大兵起。岁星与荧惑同舍，相去三尺以内，相守七日以上至四十日，其国有反臣，五谷伤，百姓不安，期一年。

《天官书》曰：木火合，为旱为饥。战，北军困。岁星与荧惑合柳，岁星色赤，兵起。黄白，五谷伤。黑为忧。青而角，亦有兵起。期三十日，远期六十日。岁星与荧惑合相守，国君大忧。近期二年，远期三年而发。岁星与荧惑合于宿之阳，母子同乡，其国宁。合于宿之阴，有兵起。岁星与荧惑合相守，其国凶消。十日以上，大人作乱，期三年。木与火合，大臣匿谋有反者。若主亡地，其国水。

司马彪《天文志》曰：岁星与荧惑合于虚，为丧。

石氏曰：荧惑与摄提再合宿，相不死，出走。

《海中占》曰：荧惑与木星合，为内乱，大臣谋主。

《荆州占》曰：荧惑与岁星合，大臣匿谋，行疾，兵从之战不胜。荧惑与岁星合同相守，其分走，期三年。荧惑与摄提再合，有走主，谓东行合西行又合，不出二年。

司马彪《天文志》曰：荧惑犯岁星，为奸臣谋，大将戮。

石氏曰：荧惑与岁星合，其国若水。荧惑与岁星聚于一舍，荧惑在岁星之上，名曰子母同光，其国日以大强。留百日，其国且重德致天下。在下亦然。

《海中占》曰：荧惑木星斗，有夷狄之害，有杀大将。

《天官书》曰：岁星与火合斗者，大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荆州占》曰：荧惑与岁星斗，其名曰谗星。不出其年，强国有易相。又曰为内乱。

《文耀钩》曰：荧惑与木斗，夷狄肆害。

《荆州占》曰：荧惑、岁星合斗于夏，兵饥并起，其分相凶。不可举兵，殃大将。一曰有病君。岁星食荧惑，不出三年而国亡。

《海中占》曰：荧惑贯岁星，杀小将。

石氏曰：荧惑与岁星相拂，天下有争言。

《汉天文志》曰：荧惑与木斗，有病君，民饥岁恶。

《荆州占》曰：荧惑守岁星，大赦。

岁星与填星相犯二

石氏曰：地侯雌雄，所出之宿，国亡地。所入之宿，国得地。地侯为雌，岁星为雄。

郝萌曰：填星干木星，野有兵相攻。填星所在，岁星从之，伐者利。

《荆州占》曰：岁星所在，填星从之，伐者不利。又曰：岁星土星皆出东方，夕入西方，百九十日皆正中者，兵发东方国胜。当入不入，反东行九十日正中者，当发兵主死，人民流亡。

《文曜钩》曰：填星与木星合，出变谋更事，主且失势。

石氏曰：地侯与摄提所合之宿，大战不胜，亡地主死。

甘氏曰：岁星土星合，则为内乱。按《宋书天文志》曰：晋光熙元年九月，填星犯岁星。是时司马越专权，终以无礼晋简文帝。咸安二年正月己酉，岁星犯填星在须女。七月，帝疾甚，诏桓温曰：少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君自取之。顾侍中王坦之毁手诏，改使为王导辅政故事，温闻之大怒，将诛坦之等，内乱之应也。安帝义熙七年丁卯，岁星犯填星在参边，时朱龄石克蜀，蜀民人寻反，又讨灭之。

郝萌曰：岁星与填星合于张者，则太阳昼。太阳昼者，天必有变。不伤为政者，则害于民。又曰：井泉高而平原出云，岁不调和，贵人多内乱，有大水。又曰：天下易令，民流千

里，鱼鳖死于陆道，民忧盗贼。又曰：岁星与土星合，不过十日离，十日不离，天祸且降。不义者乃合之，其祸甚久。

《天官书》曰：填星与木合，乱饥生，勿用战必败。

《荆州占》曰：岁星与填星同舍，相去三尺以内、相守二十日以上至百九十二日，其国更主立王，天下大争，大臣相残，王者易统，天下存亡半。其守夕逆行而复相守，以所近之宿位当之。相守一年，期三年。岁星填星合，以合日占，其国色苍为水，赤为兵，黄为旱，白为丧。岁星与填星合，其国熟。若主吏死。填星与岁星合相犯，为内乱，不可举用兵。土在木下，利为主人。土在木上，利为客。六十日不下，其国凶，失地。填星与岁星合一舍，岁星在下，填星在上，名曰雌雄间。客军大破，主人胜。在下六十日，不下，必有空邦徙主。填星为雌，岁星为雄。填星与岁星合，为饥为旱为兵。填星与岁星合，有军在外，战不胜，失地。

巫咸曰：填星与岁星斗，不出其年，王者亡地，将军死之。

《荆州占》曰：岁星与填星斗，此谓离德。不出三月，必有亡国。岁星逢填星曰斗。先作事者败，兵起必受其殃。岁星填星数合斗，使客接道，冠盖相望，其下国哭泣。期不出六十日。岁星填星斗，其色青为丧，赤为兵，白为旱，黑为水潦。填星与岁星合斗，有军必战，无军起兵。土木交行，必有破伤。

岁星与太白相犯三

巫咸曰：太白犯木星为饥，期三年。按《宋书天文志》曰：晋孝武太元十年十二月己丑，太白犯岁星。是时河朔未一，连兵在外，冬大饥之应。

《荆州占》曰：太白犯岁星，为旱为兵。若环绕与之并

光，有兵战，破军杀将。

石氏曰：太白与岁星相犯而有灭者，诸侯相灭，所宿之国受之。

甘氏曰：岁星干金星，军再死再生，杀大将。

《荆州占》曰：太白入木星次中，君贼死。

《海中占》曰：太白出岁星北，客利。岁星出太白北，主人利。

《荆州占》曰：太白环绕岁星，有亡主。

甘氏曰：太白与岁星并，太白在南，岁星在北，名曰牝牡相承。五谷成熟。太白在北，岁星在南，年或有或无，岁不熟，饥。《晋灼》曰：岁星，阳。太白，阴。故曰牝牡。又曰：太白在岁星南，以兵饥。在岁星北，以水饥，一曰有亡国。又曰：岁星太白相去尺，若不能，天下有兵。不出四句中战。色青则东方胜，赤则南方胜，黄即中央胜，白则西方胜，黑则北方胜。岁星所在，太白从之，伐者利，有功。太白所在，岁星从之，伐者不利，无功。岁星与太白相遇，有兵兵罢。太白与岁星过木星也，命曰伐其野战。入太白中次中，大将必死。太白岁星俱出东方，若并入西方，王者亡地。

《洪范传》曰：金木舍于觜，为白衣之会。

《黄帝占》曰：岁星与太白合，为饥为疾，为内兵。

《文耀钩》曰：太白与木合光，大战不胜，兵虽起不成。

《天官书》曰：不斗合相毁，野有破城。

《荆州占》曰：岁星太白合光，所合之野谋兵，其相环也，乍居西乍居东，有逐相，兵起不战。又曰：岁星犯太白，为诛死外将军，慎之。无将军，不出四十日。拜将军，期九十日。岁星与太白同光，杀大将。相去一尺，天下治兵。不出四十日。

石氏曰：太白与岁星合于一舍，西方凶。岁星出左，有

年。出右，无年。合之日以知五谷之有无。陈卓曰：甲乙为麦，丙丁为黍，戊己为粟，庚辛为稻，壬癸为豆。

巫咸曰：太白与木星合，有白衣之会，为水。

《荆州占》曰：岁星与太白合为丧。岁星与太白同舍，相去三尺以内，七寸以外，金木不当同舍七日以上，王者诛将军。其岁星往犯太白，为诛死，国有将军慎之。乘犯于外官之中，则外将军慎之，乘犯于内官之中，内将军慎之。其国无将军而犯太白，不出四十日拜将。期九十日。岁星与太白合于东方，名曰牝牡。岁星在北，太白在南，阴阳和为年丰。太白岁星合于西方，木在金位，命曰伐其国凶，为白衣之会。木在金北，年不熟。岁星与太白合，其分兵起。按《宋书天文志》曰：魏明帝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岁星。五年三月，诸葛亮以大众寇天水，遣大将军司马懿拒退之。晋元帝大兴元年八月乙未，太白又犯岁星。三年六月丙辰，太白与岁星合。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荆之众来次京郡，大军拒战，败绩，于是杀护军将军周顗，尚书令刁协，驃骑将军戴渊。又镇北将军刘隗出奔。四月又杀湘州刺史谯王承，镇南将军甘卓。《晋阳秋》曰：孝武宁康二年二月丙申，太白犯岁星。太元元年九月，元帅苻坚屠凉州，掳刺史西平侯张天锡。冬十月，车骑桓伊遣军泛舟淮泗以救凉州，又发二州贡吏移秬，流民悉置淮南。太元五年辛卯，岁星与太白相犯于东井。十二月元帅苻坚围襄阳。

《荆州占》曰：太白居岁星南，南国败。居岁星北，北国败。岁星出，随太白于西方相远，天下无兵。太白与岁星合，未至太白从岁星疾，主人急，忧失城。岁星从太白疾，客急。太白与岁星合，其国有谋兵。一曰：金木合于一舍，其分有蝗。太白与木星会，相去五尺，战。三尺，有破军。二尺，拔国。光芒相及，大乱，其分民饥兵起。

司马彪《天文志》曰：岁星与太白斗，其野有破军，国有内乱。

《荆州占》曰：岁星与太白斗西方，八日兵起。不则八岁兵起，有流血其下。

《黄帝占》曰：太白与岁星斗，强国易相。

石氏曰：太白与岁星斗，所在之国有内乱。

《文耀钩》曰：太白与岁星斗，将军杀。若军在外，破军杀将。有夷狄害。

巫咸曰：太白与岁星斗，名雄无戈兵。太白与木星合斗，兵在外为乱。

《荆州占》曰：太白与岁星斗，相乱，有灭诸侯，人民离其乡。一曰民多死者。岁星逢太白斗。有土功，岁旱，天下大饥。先举兵不胜，必受其殃。太白与岁星合斗于东方，有兵。于外必有战。斗于西方，必有亡国死王，白衣之会。

岁星与辰星相犯四

司马彪《天文志》曰：辰星犯岁星，为兵。

《荆州占》曰：辰星与岁星合而犯之，为陨霜。若合而斗，其国乱。岁星与辰星合，相去七寸而交芒，相接七日以上至二十日，天下民流，水泉涌出。期三年。一曰有女丧。

郗萌曰：岁星干辰星，冬泄疾。

《荆州占》曰：岁星掩辰星，客将死，期不出其年。

《黄帝占》曰：岁星与辰星合，则为变谋而更事国，多水，民饥。

《荆州占》曰：岁星与辰星合舍，相去三尺相守七日以上，其国君臣俱和，道德相生。期百八十日，有衣荣。岁星与辰星合，先起兵者凶，后起兵者吉。辰星与岁星合，其分有水，兵饥并起。

甘氏曰：岁星与辰星合斗，军在外，则有战兵，兵不在外，为内乱。

郗萌曰：岁星辰星斗灭之，杀大将，薄之贯之，杀偏将。

《荆州占》曰：岁星与兔星斗，将军死，期一年。

卷二十一 五星占四

荧惑与填星相犯一

巫咸曰：荧惑犯填星，兵大起。按《宋书天文志》曰：晋穆帝升平二年八月戊午，荧惑犯填星。三年十月，诸葛攸舟军入河，败绩。

《荆州占》曰：荧惑与填星合而犯，大将军为乱。若守之，女主凶。期三年。

司马彪《天文志》曰：荧惑犯填星，大人忌。

《春秋纬》曰：荧惑干填星，大旱。

《荆州占》曰：荧惑入填星中，将军为乱。

《文耀钩》曰：主喜，不失政，则荧惑与填星相扶。

《荆州占》曰：荧惑去填星而复归环绕之，不出六年，中国亡主。又曰为狱事。

石氏曰：荧惑与填星会，主走出。

巫咸曰：荧惑与土合，是谓内乱。

班固《天文志》曰：土与水合，为雍沮。《晋灼》曰：水性雍而溺土，故曰雍沮。一曰雍填也。不可举事用兵。又曰国亡地。

郗萌曰：荧惑与填星合，其国争者坐之。又曰：荧惑与填星环绕之，不出三年，天子失位。又曰荧惑与填星合，女子坐之。

《文耀钩》曰：填星与火合，则大旱，阳行害。又曰火与土合，忧主孽祥。

石氏曰：填星与火合，大人恶之。

《海中占》曰：填星与荧惑合，女子为天下害。

郗萌曰：填星与荧惑合，为祸丧，其国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按司马彪《天文志》曰：孝顺帝汉安二年六月乙丑，荧惑光芒犯填星。明年八月，孝顺帝崩。孝冲即位，明年正月又崩。

《荆州占》曰：填星与荧惑合，土在火上，他兵加之，必有克。土在火下，各不动者，名曰子母同光。其国得地猛强。若同上下，民有逆心，其分兵起更王。

石氏曰：地侯与荧惑所合宿，战不胜，国饥。按《宋书天文志》曰：宋武大明五年正月，火土同在须女。占曰：女主悉之。三月，孝穆皇后崩。此其应也。

石氏曰：荧惑从填星聚于一舍，名曰大阳。其下国且有重德致天下，期在十年。

《文耀钩》曰：荧惑与土斗，则子弟乱。

巫咸曰：填星与荧惑斗，不出其年，有亡国。

郗萌曰：荧惑与土合斗，兵起。近期十五日，中期三十日，远期六十日。

《荆州占》曰：填星与荧惑合斗，必有叛臣为乱，有兵起。期不出三年。又曰：荧惑与填星斗，不出三年，有亡国。又曰：荧惑与填星斗，王者亡地，将军死之。又曰：填星与荧惑合相守，王以孽为忧，其下国失地，若有围邑。又曰：荧惑与填星相守，为忧丧。

石氏曰：荧惑守填星，旱。一曰兵大起。

荧惑与太白相犯二

《荆州占》曰：荧惑与太白相犯，大战。太白在荧惑南，南国败；在荧惑北，北国败。

《文耀钩》曰：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之阴，有分军。出其阳，有偏将之战。当其行太白，逮之，破军杀将。

《荆州占》曰：荧惑太白相犯，为兵丧，为逆谋。

甘氏曰：荧惑干太白，草木伤华妨政。

石氏曰：荧惑与太白会为铄。

《荆州占》曰：太白荧惑合，去之一尺，曰铄。其下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

《荆州占》曰：荧惑入太白，将军戮。

《海中占》曰：与荧惑合，金从火，有兵罢。火从金，兵大起。按张璠《汉纪》曰：初王师败于河阳，欲浮河东下，太史令王立曰：春太白犯填星于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犯也。由是遂渡北河，将自轹关东出，立又谓宋开，邓艾曰：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金革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后立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旺。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惟委任曹氏而已。公闻之，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荆州占》曰：太白与荧惑遇，是谓金入火。有兵兵罢，国安无祸。

《海中占》曰：荧惑太白合，野有破军将死。按班固《天文志》曰：孝景后元年五月壬午，火金会合于舆鬼之东北，不至柳，出舆鬼北，可五寸，丙戌，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司马彪《天文志》曰：孝殇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娄，金火合，大人忧。是岁八月辛亥，孝殇帝崩。

《荆州占》曰：荧惑与太白合，主人兵不胜。又曰：所合国野有殃。二旬四五日，兵过其野。三旬四五日，兵宿其野。三月不去，其国亡。又曰：荧惑与太白合同舍，其分有兵战。相离则军离。按檀道鸾《晋阳秋》曰：孝武宁康二年十一月癸酉，太白掩荧惑在营室。时桓石虔破氐贼姚萇于垫江。

又曰：荧惑秋与太白合，其国不可以举兵，反受其殃。

《黄帝占》曰：荧惑太白俱入斗，不出其年，国乱有忧。

又曰：荧惑入东井，太白随之，兵丧并起。一曰君死。又曰余贵。

《荆州占》曰：荧惑入东井，太白随之，道上多死人。

陈卓曰：荧惑入东井，太白随之，百川皆溢。

韩杨曰：荧惑太白接，皆赤而芒，三十日舍天津，关河不渡，诸侯不通，其君死之。

石氏曰：荧惑与太白相随西行，荧惑舍天门西，太白舍天门中，一曰舍天津，人主无出国门。

《荆州占》曰：太白从荧惑聚于一舍，荧惑在上，名曰乘太白。其岁多，兵不用，其国将以武致天下。逆行，兵起。

石氏曰：荧惑太白所守之宿在东方，女胜男。

《海中占》曰：荧惑太白中上出，破军杀将，客胜。

《荆州占》曰：荧惑入太白中，五十日将死。又曰：荧惑与太白相入，入而不出，其国乱有忧。又曰：荧惑出太白之左，左军战，左将胜。出其右，右军战，右将胜。又曰：出太白之左，小战。出太白右，去之三尺，军小败。

《黄帝兵法》曰：荧惑出太白之阴，若不有分军，必有他急，分大军也。

《荆州占》曰：荧惑所在，太白从之，伐不利，无功。太白所在，荧惑从之，伐者利，有功。

石氏曰：荧惑往从太白，聚于一舍，太白为失明，荧惑赤色而光环绕太白，所守之国大兵起。

《荆州占》曰：太白与荧惑遇，是谓金入火。有兵罢，无徭役。又曰：太白在荧惑之上，所聚之国且以义致天下。若在左右，名曰秋兵。其国必大败。又曰：荧惑在太白前后左右，成战，客胜。又曰：太白出荧惑之东，不出三月兵起。又曰：太白居荧惑之后而相及，破军杀将。又曰：太白上居荧惑上，复下居荧惑下，有反者。

《宋武兵法》曰：太白荧惑，一南一北，为死丧。

郗萌曰：太白乘荧惑，军败。随荧惑，军忧。又曰：荧惑太白合，而太白起角芒而光，居荧惑之上，其国且有用兵。三十日不去，天下三年兵起。六十日不去，下有空国死主。

《荆州占》曰：太白与荧惑相留十日，如去，有兵大战。其不满十日，有兵而不战。期不出一年中。又曰：荧惑环太白，大将死。

《文耀钩》曰：荧惑方行，太白环之，破军杀将。

石氏曰：荧惑薄太白，亡偏将。

《荆州占》曰：荧惑从太白下，上抵太白不入，军急不战。又曰：荧惑正抵太白不去，客将死。又曰：荧惑摩太白下，破军，主将死。又曰：荧惑摩太白，有数万人战，军败，人主死。又曰：太白贯荧惑，亡偏将。

《春秋纬》曰：荧惑与太白相逢而斗，胜太白，破军杀将。荧惑破，人主弱名闻海内。

《文耀钩》曰：荧惑与金斗，阴不制。又曰：有战兵，兵不在外，为在内。按《宋书天文志》曰：晋惠帝永宁二年十月，荧惑太白斗于虚危。十二月，荧惑就太白于营室。初齐王冏定京都，因留辅政，遂专做无君。是月成都河间长沙王讨之，冏又交战，攻焚宫阙，冏兵败夷灭，又杀其兄上将军实以下二十余人也。

巫咸曰：太白与荧惑斗，不出其年兵起。又曰：太白与荧惑春斗，岁旱。夏斗，不出其年，易相。秋斗，不出其年兵起。冬斗，不出二年有丧。

《荆州占》曰：荧惑与太白相过而斗，不胜有忧。又曰：太白与荧惑斗，大将战死。

又曰：荧惑与太白斗，诸侯王有丧，若离国，若多口舌，有内疾，人民尚伐好战，杀大将，岁大饥。又曰：荧惑与太白斗，不出三年易相。又曰：春太白与荧惑斗，亡君之戒也。夏

斗，不出三年，名山破。冬斗，不出其年有大丧。一曰女丧。

郗萌曰：荧惑守太白北，太子终，若皇子终。守其南，嬖人死，若季子死。居东西亦然若相死。皆期三月。

《荆州占》曰：太白与荧惑相守，其间容斧，血满其野。其间容矛，有血流。久相守，血盈满。

荧惑与辰星相犯三

刘向《洪范传》曰：火水合于斗，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按《洪范天文星辰变占》曰：汉景帝初元年十一月，荧惑与辰星合于斗。后三年吴王濞变，七国同举兵反。汉大尉周亚夫败之。

《荆州占》曰：荧惑与辰星秋合，有兵。冬合，有丧。又曰：荧惑与兔星合东方，兔星白而火，兵在外削地为和。又曰：荧惑与辰星合，大水。交行，其国不可以先起兵。合于东方，臣谋其主。合于西方，不出九十日，其国宫中有事。又曰：荧惑与辰星合於尾箕，其国大臣凶。春夏为兵，秋冬为丧凶。

郗萌曰：荧惑与辰星在尾箕相近，天下将大赦。又曰：荧惑与辰星处虚北，冬雷雨水流，忌甲子。

石氏曰：荧惑与辰星合为水，必饥，举事用兵有内乱。又曰：荧惑与辰星相去三尺，大人当之。一曰天下大赦。又曰：兔星与荧惑会冬为刑，他时为淬。《晋灼》曰：火入水，故曰淬也。其下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天官书》曰：为丧。

甘氏曰：兔星干火星，雨雹。上即妨太子嬖人，下即妨太尉司马。

《荆州占》曰：辰星与荧惑合而相守，水火乱行，国有兵丧，若不用兵，疾疫流行。按班固《天文志》曰：孝景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于参，其年四月，梁孝王死。

《荆州占》曰：兔星与荧惑合，其国大旱，赤地千里。又

为饥，将行举事，大败。有覆军杀将。

陈卓曰：兔星与荧惑合，其国主出走。又曰荧惑所在，辰星从之，伐者利，有功；辰星所在，荧惑从之，伐者不利。又曰：荧惑与辰星相过，是谓不祥，不可用兵，命曰自伐。一曰：野有兵不战，兵在外亦罢。

《文耀钩》曰：辰星抵触荧惑，展转复离而合，河漂山，天雨蛤，国主哭于宫。

《荆州占》曰：荧惑薄辰星，抵之贯之，杀偏将。

《文耀钩》曰：荧惑与水斗，则以暴败。

班固《天文志》曰：火与水合为北军角。

《荆州占》曰：火与水合斗，女子为天下害。又曰：荧惑与辰星斗，相毁败也，则有外兵。不即内乱其国。斗东方，臣伐主。斗西方，期九十日强国宫中有乱。又曰：荧惑与辰星斗，辰星灭，将死。又曰：荧惑与辰星合斗，其国内乱，有兵起，其分凶。

卷二十二 五星占五

填星与太白相犯一

石氏曰：太白干填星，败殃，五谷不熟，惟饥之亡。

《文耀钩》曰：填星与金合，则为白衣会。

《春秋纬》曰：填星与金合，为水。

石氏曰：地侯与太白合，所合之宿国亡地。

《荆州占》曰：填星与太白合，太白在填星南，名曰牝牡。年谷熟。在填星北，岁遍无饥。又曰：填星与太白合一舍，太白在上，填星在下，名曰并光，逆也，不出三年，有兵民流。又曰：填星与太白合在金，北去之七寸，母子同光，义

让而行，年谷登，人主寿。又曰：填星与太白合相守，为兵饥疾疫。不出三年，下有流民。

石氏曰：填星与太白俱入营室中，天下且有谋兵。

郗萌曰：填星与太白合斗，光芒相接，相为乱。

甘氏曰：太白与填星合，为疾为内兵。案《宋书天文志》曰：晋惠帝光熙元年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是后河间王为东海王越所杀。明年正月，东海王越杀诸葛玖等。五月汲桑破冯嵩，杀东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穆帝永和十二年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七度。其年八月，桓温破姚襄于伊水，定周之地。

《荆州占》曰：太白与填星合，填星色苍，为春多死。赤，为兵。黄，为旱。又曰：太白在填星北一尺，女主不用事。在填星南一尺，女主死。又曰：太白环绕填星，将治兵，必增土。

焦延寿曰：填星与太白俱出，国得地。

《荆州占》曰：填星太白相近，数十日间不相去，有奸太后者。

《文曜钩》曰：主任恣则太白触填星。

《荆州占》曰：填星干太白，水草木死。

《文曜钩》曰：太白触填星，发大兵相残贼。

巫咸曰：太白与填星斗，期九十日其君忧，王者亡地。若有兵与丧，更立王公。

《荆州占》曰：填星与太白合斗，臣谋主，有兵起，其国失地。

填星与辰星相犯二

《荆州占》曰：填星干辰星，冬虹雷行，夏寒雨雹陨霜。

甘氏曰：水干土，夏寒而雨雪，妨女主。

《荆州占》曰：辰星犯填星，夏多寒霜，秋多淫雨，女主

见放。一曰女主有忧。

石氏曰：地侯与兔星合于东方，兔星色白而大，天下有兵于外。裂地相赂为和。

《五行传》曰：汉文帝后七年十一月戊戌，填星辰星合于危。齐分。占曰：为壅沮，若得水为怀，所当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将有覆军。后三年，齐王举兵应吴楚，吴楚败而自杀之应也。

《天官书》曰：土与水合为壅斗。有覆军，其国不可举事。出，亡地。入，得地。谓所出宿所入宿也又曰：土与水合，出变谋而更事。

《文曜钩》曰：兔星与填星合，内乱，饥，勿用战。

石氏曰：兔星与填星合为壅沮。所当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

甘氏曰：兔星与填星合，有败军死将。

《海中占》曰：辰星与填星合在虚中，秋水出。彗孛道鸾
《晋阳秋》曰：孝武太元五年七月丙子，辰星犯填星。冬十月，丹阳平陵义兴水灾。六年六月，扬荆州江大水。

郗萌曰：辰星与填星合，有阴谋者。又曰：辰星与填星合虚中，齐国地动。

《荆州占》曰：辰星出而与填星会，主令不行。

石氏曰：辰星填星会者，国有土功田役，非法奸臣所为，诛之吉。

郗萌曰：填星所在辰星从之，伐者不利。

《荆州占》曰：辰星所在，填星从之，伐者利，有功。又曰：填星与辰星为雌雄，俱入之宿，其国得地。俱出之宿，其国失地。

《黄帝占》曰：填星与兔星斗东方，臣伐君；斗西方，期九十日，强国宫中有乱事。

《荆州占》曰：填星与辰星合斗，军在外，必战。无军，为内乱。又曰：辰星与填星合斗，其国有兵水。土相从，关梁不通，其分乱。

太白与辰星相犯三

石氏曰：太白干辰星，西方有人，东方大虚，有殃及匹夫。

甘氏曰：辰星干太白，鱼不为化。

《荆州占》曰：太白出东方，辰星出其下，谓在太白东方。太白出西方，辰星出其后，谓在太白西方。太白辰星，以初出为先后。又曰：太白出东方，辰星亦出东方，太白先出，辰星后出，辰星上过太白而去，臣倍其主者，不出其年。又曰：太白辰星同出于东方，东方有兵。同出于西方，西方有兵。

《天官书》曰：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人。

《荆州占》曰：太白辰星更迭出人，以为主客。太白出而辰星不出，太白为客。辰星出而太白不出，辰星为客。而金水俱不出，荧惑为客，无主人。有兵虽盛，不合战。

《黄帝兵法》曰：太白与辰星俱出东方，西方国大败；俱出西方，东方国大败。若客主人俱出，军在东方，东方军败；在西方，西方军败。言其表面军也。在表者不善不获，已军坚守可也。

石氏曰：辰星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倍海国大败，中国大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国大败，倍海国大胜。倍海国，夷狄也。一曰：皆黑色，水国利。

《荆州占》曰：太白辰星俱出东方，俱出西方，客主相见，有军必战，无军起军。又曰：太白出辰星右，走居太白

前，主人小利。逐人之，主大利。太白出辰星左，走居太白前，客小利。逐人之，客大利。留，有兵兵罢。又曰：太白出辰星北，客利。辰星出太白北，主大利。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并出西方，利以东伐。又曰：太白出辰星，居其后二十日，兵起。辰星居其前十五日，兵罢。居其右去之三尺，有军必战，客将死。居其左，兵（阙）一人吏死。又曰：辰星居太白前，则兵罢。居后，则兵起。居阳，则利客。居阴，则利主人。

石氏曰：辰星居太白前旬三日，军罢。出太白后，兵起。

《荆州占》曰：太白与辰星遇，太白避之，主人畏客。又曰：天下有兵。太白在东方，辰星居其前而不去，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阴兵灭，不大战。辰星去，兵罢。又曰：天下有兵。辰星在西方，居太白之前，十五日若二十日而入，阳兵灭，客去。又曰：天下无兵，辰星太白俱出西方，辰星居太白之前，相近间可撼剑。苏林曰：撼音函，函，客也。其间可容一剑也。在西北，阴国有兵谋。在西南，阳国有兵谋。其不相近，兵官有灭者。

郗萌曰：太白辰星在西北，北国之事也。在西南，南国之事也。正在西，则中国之事也。正在卯，则阳国之事也。

《荆州占》曰：有军，太白辰星俱出一方，同面异宿，客主人来会，敌军虽近势未战。宿乃逐不同，合各自罢。又曰：有军，太白出东方，辰星出西方，若太白出西方，辰星出东方，格野虽有兵，军不战。

石氏曰：辰星出而与太白不相从，虽有军不战。

《海中占》曰：辰星与太白合东方，天下兵大起，盛而不战。裂地相赂为利。

甘氏曰：辰星与太白合，为变谋，为兵忧。班固《天文志》曰：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于婺女。其三年，吴楚胶西胶东菑川济

南赵七国反，军败散走。又《宋书天文志》曰：孝武大明三年四月，金水合于西方。时竟陵王谋反，遣羽林军攻战，其应也。

《荆州占》曰：太白与辰星相去二尺若一尺，破军杀将。其从前大病，从旁小病。与太白相薄，战，其先起兵凶。又曰：辰星与太白不相近三四尺於东方，辰星二十日不入，至三十日，东南国有兵不战，期至春夏有兵。又曰：辰星与太白不相近于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辰星不及入西方，北国有兵。又曰：辰星与太白相近三尺四尺于西方，二十日至三十日，军战。辰星相远，不战。

郗萌曰：辰星随太白于西方，天下无兵兵起。期六月。天下有兵客利。相去间可四尺，客兵愈相远不战。兵军未解，辰星退而罢。

郗萌曰：太白与辰星合，边有兵。司马彪《天文志》曰：孝殇元兴元年闰七月辛亥，水金二星合于一舍。其年辽东鲜于反，抄六县。发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乌桓讨之。

石氏曰：太白辰星聚于一舍，天下小旱。其下之国必以重德致天下。守之三十日不去，其草木皆伤，五谷灭亡。

陈卓曰：太白与辰星舍箕，用事者坐之。

《洪范传》曰：金水合婺女，有变谋，为兵忧。

《二十八宿山经注》曰：太白辰星同守昴，不出百日，赵君为人所囚，大臣相戮。

《荆州占》曰：太白与辰星合，太白为主人，辰星为客，则有兵战，客胜。若辰星环绕太白，大战，主人偏将死。抵太白，主人大将死。又曰：太白出，辰星从之急，相去一尺，兵起，大战。光芒相及若摩之，其下有数万人战，客胜，主人军败。又曰：辰星随太白于西方，环绕居抵太白，居西北，则阴国起兵。居西南，则阳国起兵。期六月。兵在外，则战，客利。

石氏曰：辰星来抵太白，不去，将死，正旗所出，破军杀将，客胜。《天官书》曰：不出，客亡地也。视旗所指，以命破军。又曰：辰星摩太白左，大战，主人与吏死。摩太白右，万人战，主人胜。

《文曜钩》曰：辰星摩太白入，相倾。宗伯曰：摩，谓光相及也。倾，坏败也。

巫咸曰：太白与浼星斗，不出其年，国臣反。

《天官书》曰：太白与辰星斗，必有大战，客胜，主人与吏死。

《荆州占》曰：太白与辰星合斗，有军在外，大战流血。兵在外则有内乱。

《春秋纬》曰：辰星围太白若与斗，大战。过太白间可容剑，小战。出太白右，军急。青角，兵忧。黑角，水流。

甘氏曰：辰星与太白合斗，亢旱。

《荆州占》曰：辰星与太白相逢而斗，辰星不胜，燕赵代有忧。又曰：辰星与太白斗，其分有反臣。期不出三年。又曰：辰星与太白斗，太白分散，客军胜，秦国有忧。若辰星分散，主人军胜，燕代有忧。又曰：太白环绕辰星，若与太白抵触一尺容剑，破军杀将，主人胜。

石氏曰：兔星入太白中，五日而出，反入而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三百里。

《荆州占》曰：辰星入太白中复出，人君死。又曰：太白守辰星，其国君死。又曰：辰星从太白相守，其间可撼剑，有数万人战其下。

卷二十三 岁星占一

岁星名主一

石氏曰：岁星，他名曰摄提。一名重华。一名应星。一名经星。

《天官书》曰：岁星，一名纪星。又曰：岁星，庙也。

《春秋纬》曰：春精灵威仰神为岁星体，东方青龙之宿。

石氏曰：岁星，木之精也。位在东方，青帝之子，岁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与太岁相应，故曰岁星。人主之象，主仁、主义、主德，主大司农，主次相。其国吴齐，主春日甲乙，其辰寅卯，所在之邦有福。

石氏曰：岁星，主颜貌怒喜，意所欲施行。

《合诚图》曰：岁星主含德。

《洪范五行传》曰：岁星者，于五常为仁，恩德孝慈；于五事为貌，威仪举动。仁亏貌失，逆春令则岁星为灾。案班固《天文志》曰：逆春令，伤木气，则罚见岁星。虽主福德，见恶逆则怒，为殃更重。

《淮南子》曰：东方木也。木入地而生也。其神太皞，天神五帝，太皞主东方。其佐勾芒，执规而治春。规者圆也。其神为岁星，其兽为青龙，其音角，其日甲乙。

《荆州占》曰：岁星，主春，农官也。其神上为岁星，主东维。又曰主岁五谷。又曰：岁星，主司天下诸侯人君之过。

《天镜》曰：岁星，主春。苍帝之子，为天布德。

石氏曰：岁星所在之国不可伐，可以伐人。

甘氏曰：邦将有福，岁星留居之。

《淮南子》曰：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冲，岁乃

有殃。

《荆州占》曰：岁星所居之宿，其国乐；所去宿，其国饥。又曰：所从，野有庆。所去，起兵。又曰：岁星居次顺常，其国不可以加兵。可以伐无道之国，伐之必克。又曰：岁星所留之舍，其国五谷成熟。

石氏曰：岁星，君之象也。

《石氏赞》曰：岁星，象主，色欲明润。

岁星行度二

《洪范五行传》曰：岁星以上元甲子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时，与日月五星俱起于牛前五度，顺二十八宿右行，十二岁而一周天。案历法：岁星一见三百六十三日而伏，三十五日一千三百三十分日之一千一百六十二奇四十五复见如初，一终三百九十八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六十二奇四十五，众象家之说皆云十二年而一周天，准此微为疏矣。

《河图雒书》曰：岁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出东方以晨，入西方以昏。

甘氏曰：岁星凡十二岁而周，皆三百七十日而夕，入于西方。三十日复展出于东方。视其进退左右，以占其妖祥。

甘氏曰：岁星所居处，安静中度，吉。

《天官书》曰：岁星出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

巫咸曰：岁星受制，则行柔惠，进群贤，封有功，出财货，行赈贷，禁开阖，通障塞，无伐木。

《尚书纬》曰：时五纪气在于春纪，可以观农桑，禁斩伐，以安国家。如是，则岁星得度，五谷滋矣。政失于春，星不居其常。

《乐动声仪》曰：角音和调，则岁星常应。太岁月建以

见，则发明至为兵备。发明，金精，鸟也。金既克木，又兵象也。

《荆州占》曰：岁星居舍，进退如度，其国有福，王者吉，奸邪息。又曰：人君治急，岁星行疾，缓者行迟。刻者行阴道，宽者行阳道，和者行中道。行阳道者旱，行阴道者水，行中道者，阴阳调和。又曰：岁星行正，则王者心正；行邪，则人主心邪。行正者，行黄道也；行邪者，失黄道也。又曰：君行宽则岁星行阳道，多旱。王者外其心，忧在边臣，封宠无功之人。

甘氏曰：凡岁星所在，不可伐。假令岁星在寅，则其岁不可东北征。利西南，西南无年，有乱民，是为岁星之冲，常受其凶也。十二岁皆放此。

《荆州占》曰：岁星，岁行一次居二十八宿，与太岁应。十二岁而周天。太阴居维辰，岁星居维宿二；太阴居仲辰，岁星居仲宿三。

《淮南子》曰：太阴在四仲，则岁星守三宿。太阴，谓太岁也。四仲，子午卯酉也。假令岁阴在卯，星守须女虚危，故曰三宿也。太阴在四钩，岁星行二宿。四钩，谓丑寅为一，钩辰巳为一，钩未申为一，钩戌亥为一。钩假令岁阴在寅，岁星在斗牛，故曰二宿也。案《晋灼》曰：太阴在四孟四季，则岁行二宿也。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

《春秋纬》曰：太阴在亥，岁星居角亢。太阴在子，岁星居氏房心。太阴在丑，岁星居尾箕。太阴在寅，岁星居斗牵牛。太阴在卯，岁星居须女虚危。太阴在辰，岁星居营室东壁。太阴在巳，岁星居奎娄。太阴在午，岁星居胃昂毕。太阴在未，岁星居觜参伐。太阴在申，岁星居东井舆鬼。太阴在酉，岁星居柳九星张。太阴在戌，岁星居翼轸。运之常也。

甘氏曰：岁星处一国是司岁十二，名摄提格之岁。案李巡

曰：言万物承阳而起，故曰摄提格。格，起也。孙炎曰：阳摄持提携万物，使上至。摄提格在寅，岁星在丑，以正月与建斗、牵牛、婺女，案《天官书》与斗牵牛，石氏曰在斗牛。《太初历》曰在营室东壁。《淮南鸿烈解》曰：太阳在寅岁，名摄提格。其雄为星舍斗牵牛。许慎注曰：太阴在天，为雄。岁星在地，为太阴。晨出于东方，为日，十二月。案《淮南鸿烈解》曰：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与鬼为对。许慎注曰：东井与鬼在未，斗牵牛在丑，故为对也。夕入于西方，其名曰监德，其状苍苍若有光。其国有德，乃熟黍稷。其国无德，甲兵惻惻。其失次，将有天应，见于鬼。《天官书》曰：应见杓，其岁早水而晚旱。案《淮南鸿烈解》曰：摄提格之岁，早水晚旱，稻疾粢不登。菽麦昌，民食四升。

甘氏曰：单阏之岁，案李巡曰：日在卯，言阳气推万物而起，故曰单阏。单，奸也。阏，止也。孙炎曰：本单作殛，释曰殛，犹中也。阏壅之物于此尽中也。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虚、危《天官书》曰：与婺女虚危。《汉书天文志》曰：太初历在奎娄。晨出夕入，《淮南子》曰：岁星舍婺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翼对也。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两国，或昌或亡，死者不在其乡。其失次见于张，其名曰降人。周王受其殃。国斯反服，甲兵惻惻，其岁大水。《淮南子》曰：单阏之岁，岁和菽恶，蚕昌。民食五升。

甘氏曰：执徐之岁，案李巡曰：言蛰之物，皆敷舒而出，故曰执徐。执，蛰也。徐，舒也。孙炎曰：勾者毕达。蛰伏之物尽舒也。摄提在辰，岁星在亥，与营、室、东壁。《天官书》曰：以三月与营室东壁《天文志》曰：太初历在胃昂。晨出夕入，《淮南子》曰：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其名为栝谷。《天官书》曰：青章，甚章也。其国有德，必数其状。其失次见于轸，石氏曰：失次杓。其名曰青章。其国不利，治兵将有大丧。其岁早旱而晚水。《淮南子》曰：执徐之岁，早旱晚水，小饥，蚕困麦熟，

民食三升。

甘氏曰：大荒落之岁，李巡曰：言万物皆炽茂而大出，霍然落落，故曰荒落。孙炎曰：物长大荒芜落莫者也。摄提在巳，岁星在戌，与奎、娄、胃《天官书》曰：以四月与奎娄胃。《汉天文志》曰：初历在伐也。晨出夕伏，《淮南子》曰：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也其名曰路障。《天官书》谓之跼踵，其状态色有光，其国兵，其君增地。其失次见于亢，其名曰清明。其下出贼死主。是岁不可西北征，利东南。东南无军，有乱民，将有兵作，于其旁执杀其主。《淮南子》曰：大荒落之岁，有小兵，蚕登，麦昌，菽疾，民食二升也。

甘氏曰：敦牂之岁，太阴在午岁，名撝抢。郭璞曰敦牂。《淮南子》注曰：则郎切。李巡曰：言万物皆茂状，倚移其枝，故曰敦牂。敦，茂也。牂，状也。孙炎曰：万物茂状也。摄提在午，岁星在酉，与毕、昴《天官书》曰：以五月与胃昴毕。《天文志》曰：太初应在井鬼也。晨出夕入，《淮南子》曰：岁星舍胃昴，以三月与之晨出东方，氐房心为对。其名曰启明。《天官书》曰：开明。一曰天津。石氏曰名启明。其状态熊，若有光。天下偃兵，唯利二立王，不利治兵。其失次见于房，石氏曰失次杓，其名曰不祥。孽及殷王，祸及四乡。其岁旱旱晚水。《淮南子》曰：撝抢之岁，岁大旱，蚕登稻疾，菽麦昌。禾为，民食二升。

甘氏曰：协洽之岁，李巡曰：在未，言阴阳欲和，万物和合，故曰协，洽，和也。孙炎曰：物生和洽，含英秀也。摄提在未，岁星在申，与觜参伐《天官书》曰：以六月与觜参。《天文志》曰：在张七星，晨出夕入，《淮南子》曰：岁星舍觜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其名曰张列。《天官书》曰：长列。其状昭昭若有光，其色若赤，无有他祥。唯利行兵，征于四方，仇人不敢治民。其失次见于箕，其名曰不疑。小民有子，持头相期。《淮南子》曰：协洽之岁，有小兵，蚕登稻昌，菽麦不为，民食三升。

甘氏曰：涖滩之岁郭璞曰：涖音汤昆切，滩音汤干切。李巡曰：言万物皆修其精气，故曰涖滩。孙炎曰：涖滩，物吐秀倾垂之貌也。摄提在申，岁星在未，与东井、舆鬼《天官书》曰：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汉天文志》曰：太初历在翼轸也。晨出夕入，《淮南子》曰：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其名曰太晋。其状昭昭，白色有光。有国其亡，亦不在其乡。其失次见于牵牛，其名曰小章。不利治兵，其国有诛，必害其王，岁小水雨。《淮南子》曰：涖滩之岁，岁和，小雨行，蚕登，菽麦昌，民食三升。

甘氏曰：作愕之岁，《淮南子》曰：作愕或作垂。孙炎曰：愕音骂。李巡曰：在西言万物坠落，故曰作愕作索也。愕，茂也。孙炎曰：作愕者，物落而枝起之貌。摄提在酉，岁星在午，与柳、七星、张《淮南子》曰：岁星在柳七星张。《天官书》曰：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汉天文志》曰太初历在亢。晨出夕入，以六月与之晨出东方，须女虚危为对也。其名为长王。其状作有芒，有国其昌，书有四方享献之祥。其失次见于虚，《天官书》曰：应见危。石氏曰：失次杓。其名曰大章。有旱而昌，或为之殃，必在其乡。其岁有火，有女丧民疾。《淮南子》曰：作愕之岁，有大兵，民疾，蚕不登，菽麦无穗，民食五升也。

甘氏曰：阏茂之岁，李巡曰：言万物皆蔽冒，故曰阏茂。阏蔽也。茂，冒也。孙炎曰：霜阏茂物，使俱落也。摄提在戌，岁星在巳，与翼、轸。《天官书》曰：以九月与翼轸。《汉天文志》曰：太初历在氐房心也。晨出夕入。《淮南子》曰：岁星舍轸，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壁为对。其名为天睢。其状白色大明，其色若青，国有大疾。其失次见于东壁，石氏曰：失次杓。其国士卿相谪，民人各直刺无有仇谪，鬼神书壁，其名曰天侈。其岁有小水，有女丧。《淮南子》曰：阏茂之岁，小熟有兵，蚕不登，麦不为，菽昌，民食七升。

甘氏曰：大渊献之岁，李巡曰：言万物落于亥，大小深藏屈近阳，故曰渊献。渊藏也。献，近也。孙炎曰：献万物於大深，谓盖藏也。摄提在亥，岁星在辰，与轸、角、亢《天官书》以十月与角亢。《汉天文志》曰：太初历在尾箕晨出夕入，《淮南子》曰：岁星舍角亢，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金娄为对也。其名为大皇。《天官书》曰：大皇其状色玄青，天下不宁，有当为政，星若耀而阴出，是谓正平。利起军旅，其帅必武，有德将四国，海内尽服。其失次见于娄，其名屏营。天下尽惊。《淮南子》曰：大渊献之岁，有大兵，大熟，蚕蕃，菽麦不蠹贼，民食三升。

甘氏曰：困敦之岁，郭璞曰：敦音顿。李巡曰：在子，言阳气皆混，万物芽孽，故曰困敦。孙炎曰：困敦，混沌也。万物初萌，混沌于黄泉之下。摄提在子岁，星在卯，与氐、房《天官书》曰：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汉天文志》曰：太初历在建星牵牛，晨出夕入，《淮南子》曰：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胃昂毕为对也。其名为天泉。其状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见于昂，其名曰赤章。其国有丧，不在其王，有水而昌。《淮南子》曰：困敦之岁，大雾起，大水出，蚕登稻疾，菽麦昌，民食三升也。

甘氏曰：赤奋若之岁，李巡曰：言阳气奋迅，万物而起，不若其性，故曰赤奋若。赤，阳也。奋，迅也。若，顺也。孙炎曰：物萌色赤奋动，顺其性而气始芽也。摄提在丑，岁星在寅，与心、尾、箕《天官书》曰：以十二月与尾箕。《汉天文志》曰：太初历在婺女虚危。又曰：甘氏、太初历所以不同者，以星盈缩在前，后所见也。其四星亦各如此者也。晨出夕入。《淮南子》曰：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参为对。其名为天昊。黯黯黑色甚明，侯王有庆。其失次见于参，其名洋，有国其虚，其岁早水。《淮南子》曰：赤奋若之岁，有小兵，旱水，蚕不出，稻小疾，菽不为，麦昌，民食三升。

岁星相王休囚死三

石氏曰：岁星之相也，从立冬冬至尽，其色精明无芒角。甘氏曰：岁星之王也，立春至春之尽，其色比左角大而苍，有精光而内实，仲春时有芒角。岁星之休也，从立夏至仲夏无，光明而赤黄。岁星之囚也，从仲夏至夏之尽，及四季王时，其色当青黑，止而不行。岁星之死也，从立秋至秋之尽，其色黑而细小不明，此岁星之常也，天下大昌。当其相也而有王色，主弱臣强。有休色，相免。有囚色，相囚。有死色，相死。所留之舍，其国大强。行中度，天下和。其休，相有逆谋不成。当其王而有相色，主弱臣强。有休色，人主有疾病之忧。有囚色，大赦。有死色，有大丧。其进舍也，有德令。其退舍也，有还令。其所守之舍，其下有逆德。当其休也，而有王色，所居之舍，其国受兵。有相色，其国大臣诛伤。有囚色，草木伤。有死色，禾豆不入，稻芋半伤。当其囚也而有王色，政令不行，下反其上，主听不聪。有相色，臣下专政，六月下霜。有休色，所谋不成。有死色，诛放贵公卿。所居之舍，其国有祸丧。当其死也而有王色，则秋荣华。有相色，枯木复生。有休色，有土功。有囚色，有大丧。

《荆州占》曰：岁星王时，当有芒角。若无芒角者，王者无威，势在臣下。

岁星变色芒角四

甘氏曰：候岁星以春甲乙，此王气当如其常，色变则失所也。

甘氏曰：岁星如左角之状，其色苍，十二芒，苍比伐左肩，赤比心，黄比（阙）大角，黑比奎大星。

巫咸曰：岁星色青白如灰，主有忧，期五月。兵狱大起。

青多为狱，白多为兵，青白等，兵狱并起。

《海中占》曰：岁星色黄，得地。

焦贲曰：岁星主岁，色黄泽，有年。赤而黑，无年。

《天官书》曰：岁星色黄赤而沉，所居野大穰。

《荆州占》曰：君有德，则岁星润泽光明。君无德，则岁星细小不明。岁星黄赤润泽，立竿见影，大熟，人主有喜。岁星始正月受岁。色赤黄润，所居之野大穰。其色黄白，有爵禄之赏也。色正白，人主死，草野素服。诸侯皆戒，当有兵谋不成。色白而圆瘁而不光，期三十日有丧。岁星色青白，是其常色。赤则主有忧，色黄有喜，色白为旱，丧，色黑多疾病。一有水灾。岁星色青黑，期六十日有丧。岁星色黄白，岁穰。岁星色青圆为忧，赤圆、黑圆，病。不出三十五日，大丧改服。岁星在春，其色当苍黄而光润泽。其变而白，秋有丧。变而赤者，夏有兵。岁星赤黄而动，期九十日，兵若丧。色赤黑，侯王忧。岁星失色而黄，女后持政，期百八十。失色而青黑，不出百八十日，有大丧。

《黄帝占》曰：岁星在东方之宿，色当青。色白而角，有怒。色赤，有兵。色黑，有丧。色黄白，岁大熟。岁星在北方之宿，色当黑。色白而角，有兵。色青，有忧。色白，有怒。色黄白，岁大熟。岁星在西方之宿，色当白。色赤而角，皆为有兵。青为忧，黑为丧，赤有怒色，黄白岁大熟。岁星在南方之宿，色当赤。色白而有角，兵。青有忧，若怒。色黑，有喜。色黄白，岁大熟。

《文曜钩》曰：岁星色赤有角，所居之国昌，人主以武强。战，无芒角，不胜。色赤黄，以反德丰穰，君臣和合。色青白而赤耀，其国有乖离之谋，大臣发计，主有忧惧。

《钩命决》曰：天子失知则黄龙不见，岁星五角。

巫咸曰：岁星赤黄角，国有喜。

《海中占》曰：岁星色苍黄，吉。赤芒泽，有子孙喜，立王。黄，得地。白，有兵。黑，有德令。

《荆州占》曰：岁星东行前芒短者，欲留之象。不出七日留。正见南方，芒指卯酉子午者，此王者正也。指西维者，不正也。岁星西行前芒短者，欲留。不出三日留。岁星失色，白耀耀圆而扬赤芒，王者诛大臣，期九十日。岁星色青而角，有水功事。岁星色赤角，则犯我城。岁星角，人主有怒。岁星一角七寸外射者，大使大臣出，期九十日。三角，兵诛，期六十日。岁星三角芒，伤近臣，诛内将相，期百八十日。岁星五角，王者自出将兵，期百八十日。岁星留不行而芒角有长者，是星欲行，候随芒角所指，如是从之。其芒南者，星入外宿，王者欲遣大使之边国，期九十日。芒北入中宿者，是王者在外欲还也，不出四十日。芒在东者，欲顺行也，不出七日行。是天子欲出，不过五十日则王者出宫。其芒在西者，欲逆行也，不出七十日逆行。不出四十日，王者诛大臣。岁星芒邪角不正，则王者心不正。外邪以应外臣，内邪以应后夫人。岁星有芒有角，则王者心平，天下安宁，期百八十日。岁星变色，人主有怒。若有芒角，黑，有水。青角，有兵。白角，死丧。若无芒角，有军，战不胜。岁星七角又芒者，王者与四方战，期不出一年。岁星九角又芒者，杀贤人，诛边将，期一年。

石氏曰：岁星色白角，哭泣之声。岁星，木用事，王东方。无芒角，是王者内弱，威不使臣也。五寸以内曰芒，五寸以上至九寸曰角。

《天官书》曰：岁星角迎角，而战者不胜。

岁星盈缩失行五

《五行传》曰：岁星超舍而前为盈，退舍而后为缩。盈，其国有兵，缩，其国有忧。

《荆州占》曰：岁星超舍而前，过其所当舍，而宿以上一舍两舍三舍，谓之盈。侯王不宁，不乃天裂，不乃地动。岁星退舍而后以一舍二舍三舍，谓之缩。侯王有戚，其所去宿国有忧。三年有兵，若山崩地动。

《雒书·雒罪·岁》曰：岁星当居不居，未当去而去，不言，主酷暴。

《诗纬》曰：岁星无光，进退无常，此仁道失类之应。

《文曜钩》曰：岁星所居久，其国有德厚，人主有福，不可加以兵。

石氏曰：岁星主仁。仁失者罚出，变见于岁星。岁星盈缩，故曰罚出。此失政也。言岁星所以盈缩之宿，乃以仁失，逆春气之所致也。以其宿，命其国。圣人观岁星所盈缩之宿，以知仁失之国也。

石氏曰：其国失义失春政，则岁星盈缩。盈则其下之国有兵，不居复。缩则其下之国有忧，其将死国倾败。又曰：岁星当居而不居，未当去而去，若居之又南北东西翔之，摇动不留，名曰六排。皆阴惊其阳，臣下胜其主人，主有大忧，三公之祸。相以所之宿名其官，不舍者儒强邦，去之者嬖妃雄，动摇者势不亡，期在衡。案《左传》曰：鲁襄公二十八年，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杜预注曰：梓慎，鲁大夫也。传曰：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注曰：岁，岁星也。星纪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虚危之次。明年当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也。传曰：蛇乘龙。注曰：蛇，玄武之宿，虚危之星。龙，岁星，木也。木为青龙，失次出虚危，下为蛇所乘也。传曰：龙，宋郑之星也。注曰：岁星本位在东方，东方房心为宋，角亢为郑，故以龙为宋郑之星。传曰：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注曰：玄枵三宿，虚星在其中也。传曰：玄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郑裨灶曰：今兹王及楚子皆将死，岁星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乌帑，周楚恶之。注曰：旅，客处也。岁星弃星纪之

次，客在玄枵，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失次于此，祸冲在南，南为朱鸟，鸟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经曰：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往年郑皆饥。则梓慎之占。各有其验也。又曰：岁星去其舍之他舍，所去失地，所之得地。岁星所居而徙摇前后左右，人主不安。岁星不得其宿，其国必亡君。又曰：岁星修仁，顺则喜，逆则怒。

甘氏曰：岁星所处而不处，其国乃亡。既已处之又东西去之，其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岁星出人不当其次，有天妖见其冲，所去国凶。所之国昌。

《荆州占》曰：岁星当出不出而去其次，凶。

《淮南子》曰：岁星当居而不居，越而之他处，主死国亡。

京氏曰：乐不兴，则岁失行。人君不行仁恩，破胎伤孕，春杀无辜，则星失度。不救，则弟杀兄，臣弑君。

班固曰：政缓则岁不行，急则过分，逆则占。

郗萌曰：岁星当移而不移，民有忧，诸侯四流，行不用其道，则凶。

《荆州占》曰：岁星当居而不居，其国失地。未当居而居，其国得地。期九十日。岁星当居其国之宿而终宿不居，其野亡。岁星未当居而居之，当去而不去，既已去复还居之，皆为有福。岁星行不至所当舍之宿，其国凶。又曰不行其宿，其国必亡君。岁星居之安，国安。居之不安，国不安。岁星一东一西，害侯王，人主不安。一南一北，害于黍稷，侯王忧。移而北，旱。移而南，大水。又曰南北为贵贱，东西为妖祥。

《鸿范传》曰：佃猎不当，饮食不享，出入不时，及有奸谋，则岁星逆行变色。

《春秋纬》曰：好害盛德，则岁星逆行。春政乱者，夺民时，猎野兽，则岁星逆行。

石氏曰：岁星顺行列宿者，天德喜也。所守犯，中外官皆吉。有暴贵者。星逆行不欲犯列宿，中外官者皆诛。岁星逆行，其国不可以兴兵。星顺，兵宜进；星逆，兵宜退。

巫咸曰：岁星乱行，五谷不实，草木秋英。

《天镜》曰：岁星逆行不轨，为殃贼。

焦氏曰：岁星逆三月二月有害，乃行三舍以上，则为害。

郝萌曰：岁星之行，当迟而疾，失一次以上至二次，则人主惊走，社稷危亡，天下兵起，民去其土，死者如丘陵。

《荆州占》曰：岁星犯守错逆，其国殃咎。若守之满六十日，灾必应。岁星变色乱行，主无福。案《宋书天文志》曰：晋简文咸安二年五月，岁星形色如太白，占曰：进退如度，奸邪息。变色乱行，主无福。岁星自仲夏当细小而明，此其失常也。又为臣强。七月帝疾甚，诏桓温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辅君自取之。赖侍中王坦之毁手诏，使如王导辅政事。温闻之大怒，将诛坦之等。是月帝崩。王者不行春令，兴土功，作宫室，筑城隍，治沟渎，而夺民时，百姓怨嗟，则岁星盈当缩，顺而逆，水旱不时。当出不出，变为妖彗，所见之邦，大兵起国破主亡。王者行义，起宗庙，立无后，赈贫穷，存孤寡，省刑狱，赏有功，举隐伏，礼贤良，发库藏，罢徭役，宽赋敛，则星顺度无咎矣。人君宰相之治也，春不劝农民耕种，通沟渠，治城郭，而夺民时，百姓怨谤，则岁星盈缩，逆行变色，而天雨不时，有大旱与水。其无救，即天掇出。出则殃起，主农官及用事者忧。君行急则岁星行阴道，行阴道多水潦。王者内其心，恩在亲戚，功臣不录。岁星行疾而迟，不及其次至二次，人主暗昏，国绝嗣，女后持政，大夫不服，民贼不禁。岁星逆行变色，其国逐功臣，杀太子，人主以妾为妻，内乱亲戚。岁星逆行，不可以战，凶。其所去国，五谷皆贵。君治逆则岁星逆。逆行人阴道者，内事逆。逆行人阳道者，外事逆。君治逆不止，则星逆行不

止。

《海中占》曰：主好阴谋，侵袭诸侯，急兵革，则岁星逆行。

岁星昼见六

甘氏曰：岁星昼见，臣谋其主，国相有忧及死，有白衣事。《宋书天文志》曰：晋惠帝永宁二年四月癸酉，岁星昼见。占曰：为臣强。初齐王冏定京都，因留辅政，遂专傲无君。十二月成都河间长沙王又讨之，交战及焚宫阙，国兵败，夷灭之，杀其兄上军将军震以下二十余人。

《晋阳秋》曰：孝武太元十一年六月甲午，岁星昼见在胃，占曰：鲁有兵，臣强。十二月，慕容钊寇河东，崔辽使子寇陈颖，朱序遣讨之，钊走渡河。

岁星变异大小七

《龙鱼河图》曰：夫岁星主德庆，其神下为大乙之神。

巫咸曰：岁星下为壮男，止于田野。

《汉武故事》曰：西王母遣使谓上曰：求仙而先杀戮，吾与帝绝矣。又致三桃，食此可得极寿。使至之日，东方朔死，上疑之，问使者曰：朔是木帝精为岁星，下游人中，以观天下，非陛下臣也。上厚葬之。一本云：朔死，乘云飞去。仰望大雾，望之不知所在。朔在汉朝，天上无岁星。

《二十八宿山经注》曰：岁星为四兽，出于奎娄，则邦丰熟和平。

《考灵耀》曰：政失于春，岁星满偃，不居其常。

石氏曰：岁星，德也。人主之象。其角反动，乍小乍大，若色数变，人主有怒。又《天官书》曰：人主有忧。

巫咸曰：岁星大其常，且赋敛不常，民饥。岁星小，民且

多疾，牛马疫死。

《天官书》曰：岁星大即为嘉。

《荆州占》曰：岁星始出大而日愈小者，所居之国耗。岁星始出小而日愈大者，所居之国利。岁星行宿大而明内实，天下安宁。小而内虚，其国不安，主有忧。

岁星流与列星斗八

甘氏曰：岁星流，主死失地。

巫咸曰：岁星沉浮，国亡，有土功争。又曰有忧。沉数日不见，国亡。乍见乍不见，国忧丧。

《天官书》曰：岁星出如浮而沉，其国有土功。如沉而浮，其野亡。浮者见之，沉者伏之。

《荆州占》曰：岁星变色，逆行相凌而斗，舍合留舍环守，其国无道。

岁星穰气自晕九

《黄帝占》曰：岁星生气而为青穰者，明日大寒小雨。见此者，贱鱼盐贵，不出三旬。

《孝经内记》曰：岁星生气为青穰者，明日大寒小雨。见此者鱼盐大贵，不出三旬。皆可再倍，贵不过三十日止。所见之国，伤苗少实，天下有一岁十饥见者。不出其年，富民从其故乡。王者不安，大臣坐事。不出二年，天下无布，练贵，缣絮四倍，万民大寒。

郗萌曰：岁星出穰长三尺，三日雨。若不雨，大雾。

甘氏曰：岁星自晕，有丧。

卷二十四 岁星占二

岁星犯东方七宿

岁星犯角一

石氏曰：岁星犯左角，天下之道皆不通。犯右角，天下王使绝灭。

《荆州占》曰：岁星犯角，天下有兵，将相有忧。犯右角，右将忧。

石氏曰：岁星入角，天下有兵。其行疾，六十日。行迟，百二十日。远百八十日。

《黄帝占》曰：岁星出中道，天下太平。出阳道，旱。出阴道，多雨。

陈卓曰：岁星出阴道，多阴谋。

甘氏曰：岁星逆行人角，人主出入不时。若有急事千里之行，一曰女子多死。

《孝经右秘》曰：岁星在角，天下大病。

石氏曰：岁星乘左角，法官诛。乘右角，大将军死。

郗萌曰：岁星乘左角为旱。乘右角为水为兵。

《荆州占》曰：岁星乘右角，为后族家若将相有坐法死者。

郗萌曰：岁星居角，岁大熟。又占曰：岁星守角为中兵，留两角间，关梁不通，军有兴。国廷边城境不通。

石氏曰：岁星出入，留舍角。角为天田，岁星来入守之，其国五谷大熟，丝绵为平民大乐。守之百日不下，国有兵。又占曰：岁星守角中，五谷成熟，岁平安乐。守之百日，兵起。

又占曰：岁星守右角十六日，君命众子。又占曰：岁星守左角七日朝，去国有忧。去一尺七寸，天下同心。

甘氏曰：岁星守角，王者大赦，忠臣用。

《海中占》曰：岁星守左右角，其色黄白，小旱，民小厉。其逆行即旱，其还立雨，余如故。又占曰：岁星犯左右角，逆行为旱，五谷不收。又占曰：岁星守角一南一北，宜黍与稷。

郗萌曰：岁星守左右角，赦。一曰守十餘日，有赦不尽。又占曰：岁星守角处其北，五谷不收。又占曰：岁星守角，政事急，有千里之行。又占曰：岁星守角，为兵，伤大臣。

《荆州占》曰：岁星守右角，有大德令，期八十日。又占曰：岁星守右角处其北，五谷半收。守左角处其南，及守天田，有大水；五谷不成，大饥，人相食。

石氏曰：岁星犯乘守左角七日以上，天下大赦。守右角，贤士用。期七十日。

郗萌曰：岁星逆乘陵左右角，其为日蚀，国有忧。又占曰：岁星犯天庭，臣为乱。又占曰：岁星守犯陵右角，为祸咎。又占曰：岁星舍若食角，女子多死。

岁星犯亢二

石氏曰：岁星犯亢天子之座，则败于君。又曰：岁星数入亢，其国疾疫。

巫咸曰：岁星入亢，岁有旱，丝绵贵。若守之三十日以上，有兵起。其年饥，人相食。

郗萌曰：岁星入亢行疾，国君受吊。有大飞虫惊动人心，期在百五十日。其行迟，至难。期二百五十日中。又占曰：岁星逆行亢，其君不亲政事，朝廷多非其人。

石氏曰：岁星经亢朝，郑国有兵。

《春秋图》曰：岁星之亢，其年大熟，丝絮大贵。

郗萌曰：岁星入亢，或东或西，去亢一尺若三尺，地大动。期戊己食时。

陈卓曰：岁星乘亢右星，谷物有不成者，为大兵。

郗萌曰：岁星逆乘灭亢右星，为大人忧逆。乘灭左星，天下有奇令。又占曰：岁星舍亢，为岁小有水。

《黄帝占》曰：岁星舍亢南，地动。

郗萌曰：岁星出入留舍亢，六十日不下，十月有兵。进来守之，兵不用，国有名者死。退而守之，有客外来者，期十月。又占曰：岁星有留廷中，为天下忧。

石氏曰：岁星守亢，年大熟，天下有大令，国有忠臣。若守之去一尺七寸，星陨。又占曰：岁星守亢，下田丰，鱼十倍。又占曰：岁星守亢处其南，其岁地动。处其东，狗生妖。处其北，米大贵，人多徙。处其西，马生妖。守东，羊生妖，若狗生妖也。又占曰：岁星守亢，有小兵。

《海中占》曰：岁星守亢，为地动。又占曰：岁星守亢北，贵人多移徙，贵人为妖祥多疾。一曰大人流亡。又占曰：岁星守亢，王者有德，含禾稼熟。又曰：封侯有小疾，国君受吊。飞虫六畜生非其类为妖。有小贼，民多流亡。期百五十日若一年。又曰：居亢，岁旱。

郗萌曰：岁星守亢，天子大令国用忠臣。其守七日以上至四十日，国征大贤，王者更政号，期百五十日。一曰大赦，使行九州。

陈卓曰：岁星犯天府，边臣为乱。

郗萌曰：岁星守亢左星，为焦旱不生。一曰多虫蝗。守右星，五谷以水伤败。一曰有大兵，百二十日。又曰：岁星守亢十日而去，国大丰穰，库仓馀。

《黄帝占》曰：岁星逆行守亢为中兵。

甘氏曰：岁星犯守亢，逆行，失其明色，王不用事。

岁星犯氐三

石氏曰：岁星犯氐，国无储。

《荆州占》曰：岁星犯氐左星，左中郎将诛死。犯右星，右中郎将诛死。皆期三年。

郗萌曰：岁星入氐，不出其年有赦。又占曰：岁星逆行氐，其君治宫室过制度。

《黄帝占》曰：岁星之氐，其岁熟，贱人有病。

郗萌曰：岁星乘氐之右星，天下有大水大兵。乘氐之左星，天子有自将兵于野。

《海中占》曰：岁星居氐，五谷以旱伤。

郗萌曰：岁星处氐西，岁多饥伤。北，有小贼，贵人多徙，牛多死，其肉杀人。南，马多死，民多寒热疾。

石氏曰：岁星出入留舍氐者，天库之星也。其国有急令，其岁则太平。还而守之，其国以兵致天下。又占曰：岁星守氐，孽妾有喜者。若与月合在氐而晕，不出四十日有德令。又占曰：岁星守氐，王者立后，期八十日。

甘氏曰：岁星守氐，君有喜，若拜后，不出九十日。又曰皇后喜。

巫咸曰：岁星守氐，国大饥，人民流亡。又占曰：岁星守氐，为民多疾病。

郗萌曰：岁星守氐南，其年地动。又占曰：岁星守氐逆行，其君不居其宫。

《荆州占》曰：岁星守氐，诸侯人君有来入宫者，其行疾，期六十日。其行迟，百二十日。案《宋书天文志》曰：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十月丙戌，岁星入氐。五年七月，废帝殒，安成王入篡皇统。后三年齐受禪。又占曰：岁星守氐，为后夫人忧。谓东行反

还，去两星二尺，期一百二十日。去两星一尺期六十日。与两星齐，期二十日。以赦解之。

陈卓曰：岁星守氐，五谷虫蝗，万物不成。

《海中占》曰：岁星守犯氐，成钩己环绕之，其国饥，人君失时，政令不行。

岁星犯房四

石氏曰：岁星犯房，太子之身居其所，避之九十日。

郝萌曰：岁星入房三道，为天子有子。

又占曰：岁星入房十日成钩己者，为天子恶之。以赦解之。又曰：为后夫人丧，过房东行复还反也。又占曰：岁星入房，更令。期百二十日。

《荆州占》曰：岁星入房，五谷丰，治太平，民无疾殃，有德令。期四月。

郝萌曰：岁星居房南，岁多旱，五谷以旱伤。居房北，多水，五谷以水伤。又曰：在房北，为大水，其国舟楫相望。又占曰：岁星处房南，民多寒热病。处房北，牛多死，其肉杀人。东，马多死。西，饥伤。

黄帝占曰：岁星舍房，玄色不明，有丧。又曰大水。

郝萌曰：岁星与房合，兵战满野。又曰有白衣之会。

《荆州占》曰：岁星中犯陵房，国君忧。色青，忧丧，色赤，忧兵，积尸成山。色黑，有将相诛。色白，有芒角，大哭。

《黄帝占》曰：岁星守房七日不出，有崩王。十五日不出，兵大起。

石氏曰：岁星守房，有白衣会，发男也。又占曰：岁星守房，其国多祸殃。吏民相伤，大臣将满道而行。又占曰：岁星守房，为大人忧。以赦解之。又占曰：岁星守房在南，牛马无

羈縻。又占曰：岁星守房，五谷丰熟。

甘氏曰：岁星守房，天下和平。

《海中占》曰：岁星守房，他国有献马者，鱼盐十倍。

郝萌曰：岁星守房天仓，仓虚空。又占曰：岁星守房，为人主无下堂。又占曰：岁星守房，为天下诸侯相谋虑，道不通。又占曰：岁星守房，为边兵发。又占曰：岁星守房，为大饥，人相食，死者不葬。又占曰：岁星守房，大赦。案《宋书天文志》曰：魏景元四年十月，岁星守房。占曰：将相有忧。明年正月，大尉邓艾、司徒钟会并诛灭。特赦益土。咸熙二年秋，又大赦。

《荆州占》曰：岁星守房，王者心平，百姓得情。

《荆州占》曰：岁星守房，有反臣，大人丧，天下易王。

《黄帝占》曰：岁星行房南，若犯守之，为大旱。行房北犯守之，为大水。

《东官候》曰：岁星犯守房，去复还，色不明，咸钩己，国有丧，白衣之会。

郝萌曰：岁星中犯，乘守房右驂若右服，其大人死所中，将相诛。案司马彪《天文志》曰：孝明永平十六年正月丁丑，岁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见，辛巳乃见，房右驂为贵臣，岁星犯之，见诛。是后司徒邵穆与阜陵王延交通逆谋，自杀。

郝萌曰：岁星逆留犯守乘陵房左右驂，主崩，臣有阴谋。逆行乘陵中道，天子失位而亡。顺行乘陵中道，天下平霸。又占曰：岁星不入房中正道，其君不居明堂。一曰不敬明堂。

韩阳曰：岁星犯房钩铃，王者忧。

郝萌曰：岁星犯乘钩铃，大臣有误，天子不尊事天者，致火灾于宗庙中，王者不宜出宫下殿，有谋匿于宗庙中者。

《海中占》曰：岁星守钩铃，天下饥三年。

《荆州占》曰：岁星守钩铃，去之三寸，王者失政，宫门不开，近臣起乱。

岁星犯心五

石氏曰：岁星近心七寸以内，有暴贵者。不出百八十日。

《仰观占》曰：岁星犯心，所当之国战不胜。一曰将军斗死。

《海中占》曰：岁星犯心天子星，王者绝嗣。犯太子，太子不利。犯庶子，庶子不利。

石氏曰：岁星经心，清明烈照，天下内奉明王，帝必延年。

《黄帝占》曰：岁星至心，正不失道，天下和平。轨道失纲，灾变生。

《东宫候》曰：岁犯，犯庶子星，庶子有忧，不出百八十日。

郝萌曰：岁星不入明堂正道，其君不敬明堂。一曰不居明堂。

郝萌曰：岁星入心，天下诸侯有庆赏之事，期九十日。

《荆州占》曰：岁星入角守氏之心，满二十日以上，期不出一年之中，且有立王。其所行者无不利也。行疾则治肃，行迟则失职。

石氏曰：岁星乘心北，其国旱，室庙有焚者。南出行疾，有兵起。

石氏曰：岁星乘心，其国相死。

《海中占》曰：岁星居心，多旱，五谷以旱伤。又占曰：岁星合心，玄龟下明，有丧。

《齐伯五星占》曰：岁星出入，留舍心之上，春夏余贵，秋冬平价。二十日不下，冬兵大起，负海大败。六十日不下，天下有急令。

《春秋纬》曰：岁星守心，天子有庆赐。

《授神契》曰：岁星守心，年谷丰。

石氏曰：岁星守心，王者得天心，阴阳和，天下大丰，五谷成熟，有庆赐，贤士用，皆有令德。

巫咸曰：岁星守心，有火异。又占曰：岁星守心，万物五谷不成，吴楚其齐倍。

郗萌曰：岁星守天司空，贵人多病死。又占曰：岁星守天司空，土功起。又占曰：岁星守心东，马多死，其肉杀人。守心西，万物不成，多饥伤。守心南，多寒热病。守心北，牛多死，其肉杀人。

《荆州占》曰：岁星守心，七日以上至七十二日，名曰母覆其子。阴阳和平，王者得天心，忠士皆用，四夷服，天下安。

《黄帝占》曰：岁星逆行，守心环绕成钩己，为大人忌之，期六月。故赦以解之。

甘氏曰：岁星犯守心内，礼臣欲谋主。若旱，有土功。春夏余贵，秋冬余贱。若守之六十日不下，有急令。

石氏曰：岁星犯乘守心，大凶。

郗萌曰：岁星犯乘守心明堂，为大人忧。近期十月，远期三年。又占曰：岁星犯乘守心明堂，为内乱，臣欲杀主，有亡国。近期一年二年三年，远期二十八年。又占曰：岁星犯乘守太子星者，太子忧，不死则去。又占曰：岁星犯乘守太子星，女主势行。

石氏曰：岁星中犯乘太子位，太子忧。犯少子位，少子忧。又占曰：岁星中犯乘守心明堂，在阳为燕，在阴为外。

巫咸曰：岁星中犯乘守心明堂，为大战不胜，将军斗死。

郗萌曰：岁星中犯乘守心明堂，为万民备火。近期一年，中期三年，远期九年。一曰天下旱。又占曰：岁星犯乘心明堂，大臣当之。

《海中占》曰：岁星留逆犯守乘陵心者，王宫内贼乱，臣下有谋易主者。天子权在宗家得势大臣。

岁星犯尾六

石氏曰：岁星入尾，天下诸侯有庆贺之事，期九十日。

巫咸曰：岁星入尾，王者赐后宫，立太子。若后族有升显者。不出百八十日。

《东官侯》曰：岁星入尾，妾为嫡，臣专政卖权，灾为起。

郗萌曰：岁星逆行而宿尾，天子淫佚。又占曰：岁星处尾旁，旱水。又占曰：岁星舍尾，处其东，冬龙马多死。处其北，牛多死，肉杀人。处其西，伤谷。处其南，民多寒热，政急。

《海中占》曰：岁星出入，留舍尾五十日不下，天下一国有大臣亡者。

《齐伯五星占》曰：岁星出入，留舍尾，尾者，燕之星也。其国则以义致天下。三十日不下，大乱。

《河图》曰：岁星守尾三十日，有逆杀上者，兵起车驰。

甘氏曰：岁星守尾，人民为变，大臣作乱，有反逆从大将家起，若中有谗谀臣。期二十日，若卿当之。又占曰：岁星守尾，谷大贵，人民归食。又占曰：岁星守尾三十日，王者立贵后夫人，若生太子，欲封宠后族。

郗萌曰：岁星守尾，为用事者当之。天下牢开大赦。

巫咸曰：岁星守尾，旱。

郗萌曰：岁星守尾成钩己，夫人女君死亡。

《玄冥占》曰：岁星守尾，王者赐后宫，立太子。

甘氏曰：岁星入尾而守之，人主以嫔为后，政在臣下。期四十日。

郗萌曰：岁星犯守尾，为女主、夫人、妃后恶之。又占曰：岁星留逆，犯守乘陵尾，皇后有珠玉簪珥惑天子者。诬谗大起，后相贵臣诛，宫人出走，兵起宫门。

岁星犯箕七

《春秋纬》曰：岁星犯箕中，天下大乱，兵大起。

郗萌曰：岁星犯箕，女主宫人有忧。

郗萌曰：岁星犯箕，为天下大赦。

石氏曰：岁星入箕，天下大乱。其中有一星，民莫处其室养者。星在箕南，旱。在北，有水。箕踵者，岁熟。

巫咸曰：岁星入箕中，伺其出日而数之，皆如期二十日兵发。伺始入处数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郗萌曰：岁星入箕，余价三倍。又占曰：岁星入箕中行，病。宫中有口舌相谗事，期五十日，若百二十日。

《荆州占》曰：岁星入箕，盗大起，多斗死者，岁不熟。

石氏曰：岁星出箕，谷大贵，天下大旱，饥死过半。

郗萌曰：岁星逆行入箕中，其君淫佚。

《春秋图》曰：岁星之箕，年多风。

郗萌曰：岁星出入留舍箕，箕者，燕之星也，岁星守之，其国以武致天下。六十日不下，其燕且有为致天下也。又曰：岁星居箕，多旱。

《春秋纬》曰：岁星守天司空，岁水。

甘氏曰：岁星守箕，多恶风，有旱灾，其国大饥，人相食。

郗萌曰：岁星守箕东，岁熟。南，小穰熟，北，大穰。西，饥。

郗萌曰：岁星守箕，贵人多死病。又占曰：岁星守箕，为其岁水。又占曰：岁星守箕，则多土功。又占曰：岁星守司

空，大臣卫守。

《东官候》曰：岁星留守箕七日以上，去之七尺以内，贵女有尊进者。

卷二十五 岁星占三

岁星犯北方七宿

岁星犯南斗一

石氏曰：岁星犯南斗，为赦。

《北官候》曰：岁星逆行犯南斗，其君赏赐非其人。

《海中占》曰：岁星入南斗中，死者甚众。

郝萌曰：岁星入南斗，天下受爵禄，近期六十日，远期百二十日。

《荆州占》曰：岁星入南斗中，水不可当。

陈卓曰：岁星入南斗魁中，有殃。一曰岁旱。一曰：斗为宰相，岁星入斗，留二十日以上，卿相有忧。太后恶之。又曰：逆行入斗中，必有亡国死王。

《北官候》曰：岁入南斗，必有受禄增爵者。

石氏曰：岁星经南斗，吴国稻粱大熟。

《春秋纬》曰：岁星入南斗，五谷丝麻价平。

《海中占》曰：岁星居南斗，五谷以旱伤。

郝萌曰：岁星居南斗河戌间，道不通。又曰：岁星处南斗北，不利儿子。处斗西，岁多饥伤，民多死。处斗南，多病寒热。又曰：岁星处南斗北，岁旱水晚旱。

《北官候》曰：岁星处南斗西，虎狼入国。一曰：民多死。处南斗南，多亡狗。

郗萌曰：岁星处南斗，旗不用，众有天下。

《荆州占》曰：岁星入南斗，二十日以上至二百四十日，主者用德，忠臣升位。

郗萌曰：岁星舍南斗，处其北，牛多死，其肉杀人。处其东，马多死。又曰：岁星出入留舍南斗，六十日不下，天下大流亡。退而守之，其国有兵，客大破。

《考异邮》曰：岁星守南斗，君臣乖倍。

石氏曰：岁星守南斗魁，失道者死。又曰：岁星守南斗，天下大饥，人相食。

《荆州占》曰：岁星守南斗，君臣俱明，天下更年，五礼更兴。

《感精符》曰：岁星逆行入南斗守魁中，大臣、国相逆，天下叛离不同心，君臣不和顺。行而守南斗，既去而复还居之，不久易其色常光明，天下同心，君臣和义。

《北官候》曰：岁星逆行守南斗，其国且有兵。一曰有客来者。一曰客军大败。

郗萌曰：岁星舍木退而守南斗，其国且有兵，客军大败。牵牛，为木星也。

巫咸曰：岁星入南斗者，留守斗，所守之国当诛。

《春秋图》曰：岁星犯南斗而守之，大臣逆谋，其国有兵，年大饥，人相食，岁大恶。

郗萌曰：岁星犯南斗，百日兵用，大臣死。

陈卓曰：岁星犯守南斗，有赦。

岁星犯牵牛二

郗萌曰：岁星入牵牛，为天下牛车有行。又曰：岁星入牵牛，诸侯有失期者。

《荆州占》曰：岁星入牵牛，岁多水，虎狼害人。民人冻

死。臣谋其主。民饥，贵人多死，小儿多死。

石氏曰：岁星行牵牛，越贡献金银。

郝萌曰：岁星逆行牵牛，其君不爱亲戚。

《春秋图》曰：岁星之牵牛，筋皮革大贵。

《玉历》曰：岁星之牵牛，岁水，民饥，有自卖者。

郝萌曰：岁星乘牵牛，为天下有大水。

郝萌曰：岁星乘牵牛，为人相弃于道。又占曰：岁星居牵牛，多旱。一曰居牵牛南三尺，旱。

《海中占》曰：岁星舍牵牛，杀虎狼入国。一曰守牛西，虎狼多人邑中者。

郝萌曰：岁星出入留舍牵牛，三十日不下，天下大臣且有死者，致于饥馑之中。九十日不下，大将出，客兵来。期不出三年。

《孝经章句》曰：岁星守天关在其北，民流死。在西，民以风火死，若虎狼入国。在其南，狗多狂亡。在其东，不利婴儿。

石氏曰：岁星守牵牛，三十日至九十日，天下和平道德明，四夷朝中国。又曰：岁星守牵牛，农人死于野，阴阳不和。

巫咸曰：岁星守牵牛，马五谷多伤。

《海中占》曰：岁星守牵牛，臣谋君，余贵，三月乃复。

郝萌曰：岁星守牵牛，为谷贵。又曰：岁星守牵牛东，春牛大疠。一曰居南，夏牛大疠。

陈卓曰：岁星守牵牛南，五谷以水伤。守牛东，万物不成，饥民流亡。六畜若牛多死病。大臣有谋事。守牛北，民寒冻死。守牛西，地气发泄，岁多水。

《文曜钩》曰：岁星犯守牵牛，大臣谋其主，太人有戮死者。火犯众，火宫火大起，道路不通。

甘氏曰：岁星犯牵牛留守之，为破军杀将。

陈卓曰：岁星犯牵牛，贵人多丧，诸侯失明。

岁星犯须女三

甘氏曰：岁星入须女，有进美女者，大人有庆，若有女喜，立后拜太子。期三十日，若九十日，宫人有受赐者。

《北官候》曰：岁星入须女，诸侯有贺天子以美女。期三十日，若九十日。

石氏曰：岁星经须女，越贡献金银。

郗萌曰：岁星居须女，宫中有水灾。一曰五谷有水伤。

《玄冥占》曰：岁星居须女，岁多水。

《荆州占》曰：岁星宿须女二十日，布帛大贵，期四十日。

巫咸曰：岁星宿须女而逆行，其君不务农桑令。

《黄帝占》曰：岁星出入，留舍须女而守犯，至三十日不下，小人有庆。五十日不下，更立侯王。六十日不下，兵起于野。冬人在春也。

郗萌曰：岁星出入留舍须女，不出二年，天下用兵。

《黄帝占》曰：岁星守须女，余石三百，民有自卖者。

《春秋图》曰：岁星守须女，丝麻大贵。

石氏曰：岁星守须女，国邑饥。一曰有丧，一曰大水，且主有女丧。

郗萌曰：岁星舍须女东，不利儿子。舍其南，多亡狗，狗多吠。舍其西，虎狼入邑，民多风雷死。舍其北，多寒冻死。一曰多鼠。

巫咸曰：岁星守须女，三日以上，至二十日，去之一尺。《荆州占》曰去之三尺以外，王者欲发财宝，若发女工伎，不出七十日。

巫咸曰：岁星守须女，为万物不成。又曰：岁星守须女，寡妇多死。一曰大人有庆。

《海中占》曰：岁星守须女，有嫁娶布帛之事。

郗萌曰：岁星守须女，为后夫人有变。一曰妾为主。又曰：岁星守须女，谷不熟。

《玄冥占》曰：岁星守须女，国大饥。

陈卓曰：岁星逆行，留犯守陵女，天子及大臣有疾，女有政令。

岁星犯虚四

甘氏曰：岁星入虚，天下大虚，

巫咸曰：岁星入虚中，伺其出日而数之，二十日皆为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郗萌曰：岁星入虚，为天下大乱，政急，大人忧有德令。

《荆州占》曰：岁星入虚百二十日已上，有功臣封立侯国邑。其犯乘守，其东西南北，宰相有重诛者，必有德令。

郗萌曰：岁星逆行虚，其君简祭祀。

石氏曰：岁星经虚，齐国多美女。

《春秋图》曰：岁星之虚，五谷大熟。

郗萌曰：岁星居虚，岁多水，五谷以水伤。又曰：岁星出入，留舍虚一岁，乃下更元年。

《齐伯五星占》曰：岁星出入，留舍虚十日不下，天下苦。

《孝经章句》曰：岁星守虚在东，民多暴死，守其北，不占。在其西，其岁少雨。在其南，王者宫中有忧，宰相之家坐弃市。

石氏曰：岁星守虚七日已上，尽三十日，王者起宗庙修陵，家有白衣之会，不出九十日。

甘氏曰：岁星失色守虚，天子改服，不出六十日。

郝萌曰：岁星守虚，天下兵大起。又曰：岁星守虚，君将离散，其卒多死亡。又曰：岁星守虚，食贵，民自卖。又曰：岁星守虚三月已上，有裂土受爵者。

巫咸曰：岁星入虚，留守之二十日不下，有立诸侯。六十日不下，国有死亡。百日不下，改年号，大臣戮死。期二年。

《海中占》曰：岁星犯虚而守之，王者以凶改服，有白衣之会。不出六十日，天下饥。又民流千里，君臣离散。《宋书天文志》曰：晋惠帝永宁元年七月，岁星守虚危。二年十二月，成都河间长沙王又讨齐王冏，交战攻焚宫阙。冏兵败，夷灭。又杀其兄上将军寔以下二十余人。太安二年，成都攻长沙。于是公私饥困，百姓力屈。

岁星犯危五

郝萌曰：岁星入危，政在臣下，期在四十日中。

《荆州占》曰：岁星入危三月以上，有受爵土者。又曰：岁星入危，天下大乱，若贼臣起。

《春秋图》曰：岁星之危，民不守处。

石氏曰：岁星舍危南，雨血膏王室。

郝萌曰：岁星出入，留舍危六十日不下，国君死之。

石氏曰：岁星守危，三月若二十日，诸侯兵起。

甘氏曰：岁星守危，立诸侯，天子更宫室，民多土功，若有哭泣事。又曰：岁星守危，民不宁。

巫咸曰：岁星守危，徭役烦，赋敛众，下屈竭，莫能俱不恶其上强凌弱，兵起。又曰：岁星守危，为多盗贼，人民相恶。

《海中占》曰：岁星守危，国有兵忧。一曰兵并起。

郝萌曰：岁星守危，多雨，为来岁损。又曰：岁星守危，为大人盖屋事。

郗萌曰：岁星守危，处其东，民多饥死。

《玉历》曰：岁星守危七日以上，去之四尺外，则王者治宗庙，高宫阙，不出四十日。

郗萌曰：岁星守危，其君简祭祀。

《玄冥占》曰：岁星入危，守之百日不下，谷贵。

《玄冥占》曰：岁星入危，守之三十日不下，诸侯兵起。六十日不下，其国亡。百日不下，谷贵，客军将死。

郗萌曰：岁星守坟墓，为人主有哭泣之声。

岁星犯营室六

石氏曰：岁星犯营室，犯阳为阳有急，犯阴为阴有急。

郗萌曰：岁星犯营室，有土功之事。

《黄帝占》曰：岁星入营室，过而去，人主有庆赐之事，天下当有受爵禄者。

郗萌曰：岁星逆行营室，其君用兵不时。一曰其君不还。

《春秋图》曰：岁星之营室，田宅大贱。

郗萌曰：岁星处营室东壁，半赦。其去阳之阴，天下喜，牢中虚。又曰：岁星处营室东壁北入月不移，有兵。七十日罢。又曰：岁星处营室东，食贵。处南，春食贱。处西南，马牛贱。

《海中占》曰：岁星舍营室东，民多徙去。处其北，民有忧。

《北官候》曰：岁星宿营室，不顺正道，其君吏不选者。

郗萌曰：岁星出入，留舍营室八十日不下，其地半动。九十日不下，有急令。一曰大将出。

《齐伯五星占》曰：岁星出入，留舍营室，主危。又曰：岁星守之，其国有急令。

《春秋纬》曰：岁星守营室，天下皆以讥为忧。

《春秋纬》曰：岁星守营室，其国有急令。

《孝经内记》曰：岁星守营室，在其东，有喜事，期四十日应。在其北，民忧，期三十日。在其西，期四月五月余贵，及黍贵十倍，有铜弊之事。在其南不占。

石氏曰：岁星守营室，人君施不加亲戚，宫中有火灾。人君不安。

巫咸曰：岁星守营室，为民多病疾。

《海中占》曰：岁星守营室三日以上，王者去正殿，居省室，布恩德，赦有罪，则无咎。

郗萌曰：岁星守营室，为土功事，余贵。又曰：岁星守营室南，有迁王。一曰立后。又曰：岁星守营室，为大人忌。以赦令解之。又曰：岁星守营室，为宫中有夭死者。又曰：岁星守营室中，为后夫人忧。

《玄冥占》曰：岁星守营室，其年国有得地。

《帝览嬉》曰：岁星近守营室三日以上，王者避正殿，入省室。二十日以上至七十日，王者自整三军御贼，天下兵车行。

石氏曰：岁星犯守营室，君有德者得地归，与民爵。

郗萌曰：岁星犯守营室，宫中有夭死，大人皆有土功之事。

《荆州占》曰：岁星犯守营室，为女有宗庙事，以赦解之。

岁星犯东壁七

《北官候》曰：岁星入东壁三月，天下男子有庆贺，君受爵禄。

郗萌曰：岁星逆行东壁，其君决狱不以时，赦令不明。

石氏曰：岁星居东壁，五谷以水伤。

《春秋图》曰：岁星舍东壁，人心不宁。

郗萌曰：岁星舍东壁北，民忧，期二十五日。又曰：岁星出入，留舍东壁五十日不下，大人当之。九十日不下，土功大起。百日不下，国空，有徙王。又曰：岁星出入，留舍东壁，人民流亡，不归其乡。三十日不下，五谷贵。

甘氏曰：岁星守东壁，王者有尧舜之治，四海同心。

郗萌曰：岁星守东壁，人君施不加亲戚。宫中有火灾，人君不安。又曰：岁星守东壁，诸侯相谋。又曰：岁星守东壁，为大人卫守。又曰：岁星守东壁，为天下兵起。一曰秋兵起。又曰：岁星守东壁，为有土功事。又曰：岁星守东壁，为岁多晚水。

《荆州占》曰：岁星守东壁，去之九寸，守四十日至百四十日，王者好文章，天下举用文士，不出百八十日。

陈卓曰：岁星守东壁，天下大赦。

《玄冥占》曰：岁星守东壁，天下大兴。有圣主朝廷群臣，天下同心。

《河图》曰：岁星逆行，守东壁若成勾己，其君教令不明，人心不宁。木能害土故也。

卷二十六 岁星占四

岁星犯西方七宿

岁星犯奎一

郗萌曰：岁星入奎，其年五谷以虫为害。居其南，春采贱，牛马缯帛皆贱。居其西，采贵，凡物皆贵，民不安。

《海中占》曰：岁星润泽出奎，有善令。变色入奎，有伪

令来者。若出奎，有伪令，出使者。

《帝览嬉》曰：岁星之奎，有喜庆之事，若有赦令。

石氏曰：岁星居奎，五谷以水伤。处奎中，有土功之事。

郝萌曰：岁星处奎中，有白衣之会。

《海中占》曰：岁星处奎中，小赦。

《帝览嬉》曰：岁星舍奎南，牛马缢布帛贱。舍其北，八月兵起。七十二日罢，或至三岁乃罢。

《海中占》曰：岁星舍奎处其南，春食贱。处其东，余乍贱乍贵，民移徙不安。处其西，四月五月食贵。处其北，民忧。

《齐伯五星占》曰：岁星出入留舍奎，有小旱，晚多水雨。居左右者，不占。其中者，外客军且来矣。

《黄帝占》曰：岁星守奎北，北夷来降。

《洛书》曰：岁星守奎三十日，天下道兴符明。

《洛书》曰：岁星守奎，五谷成熟。

石氏曰：岁星守奎，大饥。

甘氏曰：岁星守奎，其国道兴。王者至仁行，忠臣并进，天下三年而平。

《海中占》曰：岁星守奎，执法吏多死。

《海中占》曰：岁星守奎逆行，旱，五谷耗。其顺行，色润泽，即岁大熟。

《海中占》曰：岁星守奎南，马贱。一曰牛贱。

郝萌曰：岁星守天库，多狱贵人。又曰：岁星守天库，以饥起兵，若有客军。又曰：岁星守奎，为有沟渎事。一曰有水事。

《荆州占》曰：岁星守奎，王者忧之。一曰大人当之。又曰：岁星逆行守奎，女子多死。

《河图》曰：岁星入奎中而守之，国有匿谋，有兵起，人

主有忧，若大臣当之。

甘氏曰：岁星逆行人奎而守之，其君好攻战，兵甲不息，人民流亡，不安其居。

岁星犯娄二

《荆州占》曰：岁星入娄，国有聚人若有丧，期一年。

《海中占》曰：岁星入居娄中，小赦。

《春秋图》曰：岁星之娄，牛马大贱。

郗萌曰：岁星居娄，五谷以水伤，岁多水。

《海中占》曰：岁星处娄南，春食贱，牛马缙帛贱。处其北，八月兵起，七十二日罢。远期三年。

郗萌曰：岁星处娄北，有夺地之君。处东，金器贵。

《海中占》曰：岁星舍娄胃，去娄舍奎，有赦。

《河图圣诒符》曰：岁星守娄，天下赦。

石氏曰：岁星守娄三十日不下，天下平。九十日不下，国有兵，谷贵。

甘氏曰：岁星守娄，王者承天得度，天下安平。

巫咸曰：岁星守娄，王者承天位，天下安宁，有庆贺，有兵罢。

司马彪曰：岁星守娄，为兵，为匿谋。

《海中占》曰：岁星守娄中又晕之，大赦，期九十日。

巫咸曰：岁星守娄，民多疾疫。

郗萌曰：岁星守娄，有土功之事。一曰大热。又曰：岁星守娄，岁多狱贵人。又曰：岁星守娄，有死君，岁大饥。又曰：岁星守娄，有白衣之会。

《荆州占》曰：岁星守娄东，有徙民。守其北，有兵。守其西，不占。守其阴，牢空，天下有庆贺。又曰：岁星守娄，有德令，牛马多死，苑囿空虚。

《玄冥占》曰：岁星守娄，去之五尺以外，守之十五日以上至三十日，王者出祀四海山川百神。不出九十日。

《西官候》曰：岁星守娄南，春余贱，牛马又贱，皆在岁月中。守其东，一贵一贱。守其中，有白衣之会。又有小赦。

《玄冥占》曰：岁星守娄，六畜大贵，其国尤甚。

《海中占》曰：岁星逆行，守娄甚，其君牢吏狱断不以时，人多怨讼，若有赦令。

《感情符》曰：岁星入娄犯守之，有白衣众聚。三十日不下，其国有兵。九十日不下，必有大丧，期三年。

岁星犯胃三

郗萌曰：岁星犯胃，为天下谷不实，以食为忧。

石氏曰：岁星经胃昴毕，赵水涝，鱼行人道。

《春秋图》曰：岁星之胃，其年早霜。又曰：岁星处胃北，八月兵起，七十二日罢，远三年。

郗萌曰：岁星处胃中，有白衣之会。处其南，男子疾。一曰牛马贱。处其东，民移徙不定，若食贵。又曰：岁星舍胃，是谓去阳之阴，有喜，牢空。

《荆州占》曰：岁星宿之逆行胃，其君不爱五谷。

《齐伯五星占》曰：岁星入留守胃，国家即妄动土功事，不祥。小人且亡。丝绵布帛有急令。

郗萌曰：岁星出入留舍胃，兵起不用。一曰大人有忧。一曰十月小旱。

《巫咸占》曰：岁星守胃，为兵灾，万物不成。

《黄帝占》曰：岁星守胃，国以无义失币，有水旱事。

甘氏曰：岁星守胃，王者顺天德中畿国昌。

《海中占》曰：岁星守胃，岁大热，一曰五谷大熟。

郗萌曰：岁星守胃，赵兵伐中国。

《荆州占》曰：岁星守胃，三尺以外，守入二十日，王者开仓廩，大赋天下转运，不出百八十日。

《甄曜度》曰：岁星入胃犯守之，国有更令，大人有忧。若有祸殃，必有土功。

郝萌曰：岁星犯守胃，邻国有暴兵伐中国者。

《荆州占》曰：岁星犯胃，国有变更之令，期四月。又曰：天下狱空。

陈卓曰：岁星犯守胃，天下无人。

岁星犯昴四

《甄曜度》曰：岁星入昴，胡兵入国，有土功，若有赦令。

郝萌曰：岁星入昴，天下有白衣之会。期六十日，远百二十日。

郝萌曰：岁星入昴中，小赦。

《西官候》曰：岁星入昴，为金宝贵。

《春秋图》曰：岁星之昴，棺木大贵。

郝萌曰：岁星乘昴若出北者，为阴国有忧。若外王死。

郝萌曰：岁星居昴毕间，赤色，大旱。一曰其国有大殃。又曰：岁星处昴南，男方病，岁旱早水晚。处昴北，多暴雨。处昴东，徙民。又曰：岁星留之逆行昴，其君杀不辜。

《荆州占》曰：岁星舍昴处南，有土功，民多口舌。

郝萌曰：岁星入留舍昴，五十日不下，必有死君，期三岁。若有死将，期四月。又曰：岁星出入，留舍昴，其年早霜。

《齐伯五星占》曰：岁星出入，留舍昴，胡人以出，其国无兵，禾豆耗，布帛贵。

《黄帝占》曰：岁星守昴东，余大贵。三月复守北，其国

有德令。

《孝经章句》曰：岁星守昴，在其南，采一贵一贱，其月土功，有死君，变其政。在其东，金器刀剑贵。在其北，有别离之国，夺地之君，若死。在其西，不占。

甘氏曰：岁星守昴，王者有德令。昴者，天之囚室。岁星近之，下狱之臣皆有解者，不出四十日。

巫咸曰：岁星守昴，大饥，为万物不成。又曰：岁星守昴，大旱，多火灾，若有兵。

《海中占》曰：岁星守昴，天仓实。

郗萌曰：岁星守昴，夷狄胜中国。又曰：岁星守昴北，多暴雨。又曰：岁星守昴东，行至天高，复反至五车，边兵发。一曰为赦令。

石氏曰：岁星入，若守天狱，天下狱虚。

《河图》曰：岁星犯守昴，大臣有坐法死者。津关吏忧，人民饥，多食草实。

郗萌曰：岁星中犯乘守昴，为兵北征于狄。一曰近臣为乱。一曰白衣之会。

甘氏曰：岁星守昴，王者失礼，陷于刑。大赦除咎。

郗萌曰：岁星中犯乘守昴，天下有福。一曰近臣为乱。

岁星犯毕五

《黄帝占》曰：岁星犯毕，出其北为阴国有忧，出其南为阳国有忧。

《圣治符》曰：岁星入毕口，将相忧，大人当之。期不出百八十日。

石氏曰：岁星入毕中，边有兵。

巫咸曰：岁星入毕中，各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为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为军罢。

郗萌曰：岁星入毕，为其国易主。又曰：岁星入毕中，边有忧兵。

《西官候》曰：岁星入毕中，八十日若有百四十日，人君谋，兵大起。

石氏曰：岁星出毕阳则旱，出毕阴则水。为政令不行。

郗萌曰：岁星逆行毕，其君畋猎不时。若徙倚不明，其君不敬祠。

《春秋图》曰：岁星之毕，有德令。

郗萌曰：岁星居毕昴间，色赤，大旱，国有大殃，在王。一曰在民。又曰：岁星处毕北，其岁有赦令。有别离之国，夺地之君。一曰：岁星处毕南，有土功，男子多疾，早旱晚水。处毕东，多暴雨，金器刀剑贵。又曰：岁星出入，留舍毕二十日，其国有以武致天下。丝絮布帛大贵，两百斤千。

《荆州占》曰：岁星出入，留舍毕三十日不下，人民流亡，不反故乡。

《春秋图》曰：岁星守毕，王者出游猎，不出四十日，兵车行。

石氏曰：岁星守毕中，国大赦。王赐夷狄，若有德令。一曰采大贵。

巫咸曰：岁星守毕，为大旱，多水灾。

郗萌曰：岁星守毕，万物不成，国以饥亡。

《玉历》曰：岁星入毕，留守之三十日不下，人君有谋，大兵起，有攻战。客军败，人民流亡，不反其乡，期一年。

陈卓曰：岁星犯守毕，年谷小丰。

《西官候》曰：岁星犯守毕，军乱国，有赦令。王者有赐，夷狄若有谋兵。期八十日若二百四十日。

陈卓曰：岁星犯毕附耳，兵起，若将相有丧忧也。若不即免退。

岁星犯觜觿六

石氏曰：岁星犯觜觿，万物不成。

石氏曰：岁星犯觜觿，其国兵起，天下动移。

郗萌曰：岁星入觜觿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兵发。伺始人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郗萌曰：岁星入觜觿，五谷更贵更贱，岁一旱一水。天气不和谐。一曰有兵。

郗萌曰：岁星入觜觿，多盗贼。又曰：岁星逆行觜，其国君诛罚不当。

《春秋图》曰：岁星之觜觿，兵器大贵。

《洪范传》曰：岁星舍觜觿，为白衣之会。

郗萌曰：岁星入留觜觿，六十日不下，禾豆半伤。九十日不下，侯王见功。又曰：岁星出入留舍觜觿二百日不下，客军大败，主人大胜。一曰山林空。

石氏曰：岁星守觜觿三日以上，王者大将军出兵在道。

石氏曰：岁星守觜觿，国有反者，民疫，天下大饥。又曰：岁星守觜觿，西方客动侵地，欲为君主。崇礼以制义则国安。

又曰：岁星守觜觿，君臣和同。

《荆州占》曰：岁星守觜觿，妖怪起，丁壮多暴死。

《玄冥占》曰：岁星守觜觿，大臣且亡。魏时，木守觜觿，后诸葛公亡。

《齐伯五星占》曰：岁星守觜觿六十日，五谷伤。九十日兵起。

石氏曰：岁星犯守觜觿，不出一旬，民病疢。

《海中占》曰：岁星犯守觜觿，不出一旬，必有候候之事。农夫不耕，天子皇后俱崩，期甲辰日。

《玉历》曰：岁星犯守觜觿，三十日，五谷伤，其国大饥，民多饿。天下大疫，农夫不耕，妇女不绩。

岁星犯参七

石氏曰：岁星犯参，水旱不时。

《圣诰符》曰：岁星入参，天子更布政，宰相不安，期六月。

郗萌曰：岁星逆行参，其君诛罚不当。又曰：岁星逆行若留上衡中，为兵革起。

《黄帝占》曰：岁星处参东若处伐东，多走民，多暴雨。处参西若处伐西，多流民从东方来。处参北若伐北，衡水。

郗萌曰：岁星处参南若处伐南，为易君。一曰大人多寒热之疾。处参北，国有易相。处参东若伐东，晚稼不成。处参西若伐西，产子者多死。一曰老人多死。

《荆州占》曰：岁星处参所近者，是王者欲封为远国君也。期一年。

郗萌曰：岁星宿参若宿伐者，为有反臣中兵也。

《荆州占》曰：岁星入参七日以上至七十日，王者欲出之他国，不出百八十日。

石氏曰：岁星守参，国有反者，五谷更贵。又曰：岁星守参，天下农夫不耕。又曰：岁星守参，有赤星出参中，边有兵。

甘氏曰：岁星守参，其岁大疫，王者恐疫。木入金，其君危。

《荆州占》曰：岁星守参，多雨岁恶。

巫咸曰：岁星守参，万物不成，民大饥。

《海中占》曰：岁星守参，多盗贼。高田贵，下田贱，其年树木多烂。

郗萌曰：岁星守参，晚稼不成。

《海中占》曰：岁星守参，后夫人当之。一曰天下有兵惊。一曰旱，人民多病。

《春秋图》曰：岁星入参犯守之，其国以兵致天下。退而守之，士卒有惊。若离散，五谷贵。一曰水火为败。

郗萌曰：岁星入参守伐，天下有兵惊，不足，伤民。天下受兵事。

卷二十七 岁星占五

岁星犯南方七宿

岁星犯东井占

《黄帝占》曰：岁星入东井，军在外，岁星进兵退，岁星退兵进。

郗萌曰：岁星入东井一南一北，侯王忧。又曰害于黍稷。

《黄帝占》曰：岁星入东井，留二十日以上，易正朔。又曰：天下有土功、川渎之事。期十月，若十一月。又曰：居其东，五谷不成。居其南，国君病，诸侯多死。居其西者，及儿子多死。居其北，有改令。

《黄帝占》曰：岁星出入，留舍东井三十日，天下一国有水者。

陈卓曰：岁星在东井，兵起。近期一年，远五年。

《黄帝占》曰：岁星中犯东井，人君有戮者。

陈卓曰：岁星犯守东井，王者法令急，多狱事。其年大水，民饥，天下改令。

郗萌曰：岁星中犯乘东井，其国内外有兵起。案孝武帝政

和二年四月乙卯，岁星在东井，占曰：兵起，近期一年，远五年。到三年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三月遣将军广利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高咸将兵三万人出河西，重合保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与虏战，多斩首。广利败匈奴，积三年。又案，魏甘露三年三月庚子，岁星顺行犯东井距星，占曰：兵起。到景元元年己丑，太后令曰：昔日立东海王子懿，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以民礼葬之。京师严兵，积二年三月。

《荆州占》曰：岁星去东井七寸，七日以上至一百五十日，则王者用法，大臣修度，天下和平。

石氏曰：岁星守东井，河溢。

甘氏曰：岁星守东井，法令急，多狱事，其年大赦。

《黄帝占》曰：岁星守东井，岁大饥，人民疾病。

《黄帝占》曰：岁星守东井南，男子多寒热病。

郗萌曰：岁星守东井，大人多病，若有丧。守其北，多暴雨。又曰：岁星守东井，若将相死。一曰君死。又曰余贵。

石氏曰：岁星守东井，旱。

《荆州占》曰：岁星守东井，道上多死人。

《黄帝占》曰：岁星守东井，水。

郗萌曰：岁星守东井，百物五谷不成，久守之，金钱易。

陈卓曰：岁星守东井，百川皆溢。

郗萌曰：岁星入，若守东井，有土功事。又曰：岁星入犯乘守东井，留三日以上，其岁诸侯当之。

《感情符》曰：五精入东井，从岁星聚，杀白而发黄，神奉绝用，兵卒乱，以义得天下。

石氏曰：岁星逆行东井，有兵。一曰：岁星守东井，有兵。案《宋书天文志》曰：晋永兴二年九月，岁星守东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也。是年荀晞破公师蕃，张方破范阳王虓，关西诸将攻河间王颙，颙奔走，东海王迎杀之。

郗萌曰：岁星逆行东井，其君出入不时。

陈卓曰：岁星逆行东井，山川壅塞。又曰：岁星中犯乘守东井若钺，人君有戮死者。又曰：岁星环绕钺，诸侯诛。一曰赦。案魏武帝甘露二年八月壬午，岁星犯钺。其年九月庚寅，岁星逆行并钺。到三年征东将军诸葛诞诛，积六月应。

《黄帝占》曰：岁星入钺，大臣诛。一曰岁星入钺，贤相死。

郗萌曰：岁星干钺者，为斧钺用。又曰：岁星中犯乘守钺，其国内乱兵起。

岁星犯舆鬼二

郗萌曰：岁星入舆鬼，相诛。

巫咸曰：岁星入舆鬼，为十日以上，金钱大散于诸侯。期六十日，若十月。

石氏曰：木入舆鬼，大臣诛。一曰乱臣在内。案汉孝武帝后元二年十月戊午，岁星在舆鬼中，占曰：大臣有诛者。一曰有金钱之赐令，近期一年，远五年。到昭帝始元二年二月，赐诸侯王列侯，进宗室金钱各有差。七月，赐天下民牛酒。到四年六月，复赐丞相以下至郎吏钱帛各有差。廷尉李种有罪弃市。在期内如占说。又案汉宣帝元康二年六月，岁星入舆鬼。到四年三月乃出。占曰：岁星入舆鬼满数十日，金钱帛之施诸侯。一曰大臣诛。一曰岁乐，余石三四十钱。一曰有大丧，近期一年，远五年，其月诏赐天下将吏二千石、诸宗室高年钱帛，男子爵，女子牛酒。是比年丰，谷石五钱。大司马卫将军张安世薨。到神爵二年，司隶尉盖宽饶有罪自杀。又案魏甘露四年四月甲申，木犯舆鬼东南星，东南星主兵。占曰：木入舆鬼，大臣有诛者，金钱之令。到景元元年五月，尚书王经伏诛。到六月当逆乡公即位，赐天下民爵，积一年二月也。

石氏曰：木犯守鬼，积尸，邦有兵。犯南星，王有疾崩，

若戮死者。近布帛，发布帛。近金钱，发金钱。近马发马。近兵发兵。七寸以内为近，其守之三日以上，所发明审也。又曰：岁星逆行，出鬼阳，男坐之。阴，女坐之。出鬼左，贵女坐之。右，为贵人坐之。抵其中央，君坐之。

郗萌曰：岁星去五诸侯人與鬼，诸侯世子有疾死者，期六十日，去天高入與鬼，不出百二十日，大人恶之。

石氏曰：岁星出入，留舍與鬼五十日不下，有大丧。六十日不下，国相不明。百日不下，民半死。

郗萌曰：岁星舍與鬼东北，麻豆成稻，不成。舍东南，豆麦熟，有渴死人。舍西南，万民多丧。舍西北，黍稷成麦不成，早蚕不熟，晚蚕熟。舍中，岁乐，石三四钱。

《黄帝占》曰：岁星处與鬼南，有易君。处其北，国易相。处其西，杀老人。一曰杀姪子者。

甘氏曰：岁星犯與鬼，人君必有所戮。

巫咸曰：岁星守與鬼，天子赐诸侯金钱。

郗萌曰：岁星守與鬼，五谷多伤，民以饥死者无数。又曰多狂病死者。

《海中占》曰：岁星守與鬼角动，有杀主者。色黑，诛死不成。

石氏曰：岁星犯天尸，国有兵，王者病疾。一曰人君有戮死者。

《海中占》曰：木守鬼，出其北，旱。出其南，雨水，五谷熟。

郗萌曰：岁星逆行與鬼，其君不聪明，用财奢侈过度，治衰。

《荆州占》曰：岁星逆行與鬼，其君不聪于事。

《荆州占》曰：岁星入與鬼，财宝出。

《荆州占》曰：岁星入與鬼，乱臣在内，有屠城。

郗萌曰：岁星乘质，铁钺用。

《荆州占》曰：岁星乘质，君贵人忧，金玉用。人民多疾。从南人为男，从北人为女，从西人为老人。从东人为丁壮。若棺木倍价。

司马彪《天文志》曰：岁星入舆鬼，为死丧。

《荆州占》曰：岁星干犯守舆鬼者，皆为天下有大丧。阳为后，左为天子，右为贵臣。又随所守主物王者发之。不出七十日。

石氏曰：岁星守舆鬼，为大人有祭祀事。

郗萌曰：岁星守舆鬼，大人以命终。又曰：岁星守舆鬼西南，皆为秦汉有反臣。以赦解之。

岁星犯柳三

郗萌曰：岁星入天库，以饥起兵。一曰五谷收人。

石氏曰：岁星入柳，诸侯有庆贺，天下安宁，五谷丰熟。不出其年，民人歌舞而行。又曰：岁星处柳东，晚稚不成。处其南，有易君。处其西，杀老人。一曰杀妊子。一曰民疾。处其北，贵人徙。一曰国易相。又曰：岁星处柳南，地必动。处其西，民疾，岁大水。一曰大人坐。

甘氏曰：岁星守柳，贵臣得地，有德令。不出九十日。

石氏曰：岁星守柳，人饥。

巫咸曰：岁星守柳，多水灾，万物五谷不成。

郗萌曰：岁星守柳，多狱。不然狱空。又曰：守天相，政事急，民有千里之行。

陈卓曰：岁星逆行柳阴，女主坐之。逆行柳中，其君坐之。若逆行柳阳，男主坐之。若逆行柳左右，坐贵亲。

郗萌曰：岁星与柳合同光，其国将大强。

《荆州占》曰：岁星与荧惑合柳，岁星色赤，兵起。黄

白，五谷伤。黑为忧。青而角赤，兵起。近期三十日，远六十日。

郗萌曰：岁星守柳，有反臣。中，兵也。

《海中占》曰：岁星居柳，岁和熟。又曰：岁星出入，留舍柳九十日不下，将军出。又曰：岁星逆行柳，其君不敬祭祀。

岁星犯七星四

《荆州占》曰：岁星入七星，五谷多伤，天下盗贼起。期一年。

陈卓曰：岁星出入，留舍七星，其国有以义致天下。

郗萌曰：岁星居七星，岁和同。又曰：岁星处七星，民疾。处其西，岁水。

陈卓曰：岁星犯七星，天子忧兵，功臣受封。

甘氏曰：岁星守七星，皇天以祐王者，其邦获五福九十年。

陈卓曰：岁星与七星同光者，以粟当钱。

巫咸曰：岁星守七星，旱，多火灾。万物五谷不成。有兵饥。

《海中占》曰：木犯七星，使者满道。子弑父，臣弑主。

《荆州占》曰：岁星犯七星，王者敬天，宗庙有礼，天下和平。

郗萌曰：岁星逆行七星，其君衣服不法。

《荆州占》曰：岁星逆行七星，处其南，地伏动。处其西，大人坐之。处其北，贵人徙。

《黄帝占》曰：木犯七星，逆臣为乱。

郗萌曰：岁星逆行七星，地动。

《黄帝占》曰：木守七星，为反臣也。一曰夏物不成。

石氏曰：木守七星，有兵。

郗萌曰：岁星守七星，反臣中兵也。

甘氏曰：岁星入七星，有君置太子者。

郗萌曰：岁星留守七星，天下大忧。忧中央。

岁星犯张五

石氏曰：岁星入张，天子有庆贺之事。天下大乐，谷大丰。

《荆州占》曰：岁星入张，不出一年，天子有庆贺之事，天下大乐。

巫咸曰：岁星入张星，多火灾，万物五谷不成。

郗萌曰：岁星出入，留张舍三十日不下，有兵。六十日不下，更立侯王。

石氏曰：岁星守张，民人病疫。一曰其岁民多心腹疾。

郗萌曰：岁星居张，岁和熟。

甘氏曰：岁星守张，其国大丰。守之一年，七年升平，君臣同心。又曰：岁星处张南，地必动，若六畜贵。处张西，其岁水。

《荆州占》曰：岁星守张四十日至百二十日，阴阳和，群臣忠良，王者吉。

郗萌曰：岁星守张，政事急，民有千里之行。一曰贵人死。

《荆州占》曰：岁星逆行张，其君衣服不法。

郗萌曰：岁星逆行张，其君用乐淫佚。又曰：岁星守张，有反臣中兵也。

《荆州占》曰：岁星与坟墓星合于张，岁不和，贵人多内丧。一曰大水六年。

郗萌曰：岁星与坟墓星合于张，天下有变，不伤为政者则害

于民。一曰：民忧盗贼，若功臣受封。又曰：后且大旱。

《荆州占》曰：岁星与坟合守张，天下易令，民流千里。

岁星犯翼六

石氏曰：岁星入翼，五谷风伤，期一年。

郝萌曰：岁星出入，留舍翼六十日不下，地亡六十里。

石氏曰：岁星出入，留舍翼，且有急事征召。

郝萌曰：岁星居翼，岁和熟。

石氏曰：岁星守翼，有兵，若大水。一曰川枯不通。

甘氏曰：岁星守翼，圣臣代主。

《荆州占》曰：岁星守翼，王道大兴。王者得天心，将相忠良。不出九十日，文术大用。

郝萌曰：岁星守翼南，六畜贵。

《海中占》曰：岁星守翼，处其东，鱼盐瓦器贵。处其南，车贵。处其西，不占。处其北，五谷不成。

郝萌曰：岁星逆行翼，其君用乐淫佚。若失火。

甘氏曰：岁星入翼，有海客。

郝萌曰：岁星入翼，四海有急，国忧。

石氏曰：岁星守翼，万物不成。

石氏曰：岁星守翼，人民流亡。

岁星犯轸七

郝萌曰：岁星入轸，天下多丧。

《荆州占》曰：岁星入轸，邦有将死。期六年。

陈卓曰：岁星入轸，兵大起。

《荆州占》曰：岁星在轸，王者忧疾，不出九十日。

巫咸曰：岁星入轸中，伺其出而数之，期二十日为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郗萌曰：岁星舍轸，七日不移，赦。

《黄帝占》曰：岁星处轸东，余贵。处轸西，有女丧，有水。

《海中占》曰：岁星犯守轸，天子养孤老不平，大臣背叛，师旅起，车骑尽发。

《荆州占》曰：岁星干犯守轸，大臣戮死。

甘氏曰：岁星守轸，国主疾。王者修宗庙，赦三百里内，则灾消。

巫咸曰：岁星守轸，民多疾病。

《海中占》曰：岁星守轸，主庠者有罪。

郗萌曰：岁星守轸，有土功事，若旱，万物不成，民饥。

《黄帝占》曰：岁星守轸南，六畜皆贵。

郗萌曰：岁星守轸北，五谷不成。

《荆州占》曰：岁星逆行轸，失火。

郗萌曰：岁星逆行轸，其君持丧服不谨，若贵亲坐之。又曰：木守轸，川楫不通也。

卷二十八 岁星占六

岁星犯石氏中官

岁星犯摄提一

《海中占》曰：岁星犯摄提，臣谋其君。若主出走，有兵起，期一年。

岁星犯大角二

《海中占》曰：岁星守大角，臣谋主者。有兵起，人主

忧。王者戒慎左右。期不出百八十日，远一年。

岁星犯梗河三

巫咸曰：岁星守梗河，国有谋兵，四夷兵起，来侵中国，边境有忧。

岁星犯招摇四

《圣治符》曰：岁星犯招摇，边兵大起，敌人寇。若守之，敌人败，敌人死。期不出二年。

《荆州占》曰：岁星人招摇，兵起，马多死。

岁星犯玄弋五

《圣治符》曰：岁星守犯玄弋，边兵大起，突厥为寇。若守之，突厥败，若其主死。期不出三年。

岁星犯天枪六

巫咸曰：岁星犯守天枪星，边夷兵起，机枪大用，防戍有忧。若诛边臣，期不出年。

岁星犯天棓七

巫咸曰：岁星守天棓，边夷兵起，机枪大用，防戍有忧。若诛边臣，期不出年。

岁星犯女床八

《荆州占》曰：岁星犯女床，凶。

甘氏曰：岁星守女床，兵起宫中，若妃后暴诛者。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岁星犯七公九

《黄帝占》曰：岁星守七公，为民饥，君不安。

石氏曰：岁星犯守七公，辅臣有谋，议臣相疑。若有诛者，主人有忧。

岁星犯贯索十

巫咸曰：岁星犯守贯索，天下乱兵大起。有狱事，贵人有死者。

石氏曰：岁星入天牢中犯乘守者，以狱为乱多不平。

岁星犯天纪十一

《文曜钩》曰：岁星犯守天纪，幸臣执权，有兵起，王者有忧。

岁星犯织女十二

《黄帝占》曰：岁星守织女，天下有女忧，有兵起，不出其年。

岁星犯天市十三

郗萌曰：岁星入天市中，五官有忧。一曰赦。

巫咸曰：岁星入天市，诸侯有戮者，将相凶。期百八十日，若一年。

郗萌曰：岁星入天市，诸侯有戮者。一曰币易。

《海中占》曰：岁星入天市，五官有忧，若市惊。一曰易市。

石氏曰：岁星守天市，诸侯相谋，若国有兵忧。

郗萌曰：岁星守天市，五谷大贵。

岁星犯帝座十四

石氏曰：岁星犯帝座，为臣谋主，有逆乱事。

《玄冥》曰：岁星犯帝座，为臣谋主，天下乱兵大起，不出年。

岁星犯候星十五

《海中占》曰：岁星犯守候星，阴阳不和，五谷伤，人大饥，有兵起。

岁星犯宦者十六

甘氏曰：岁星犯宦者，左右辅臣诛，若戮死。期不出年。

岁星犯宗正十七

石氏曰：岁星犯守宗正，左右群臣多死。若更政令，人主有忧。

岁星犯宗人十八

石氏曰：岁星犯守宗人，亲族贵人有忧，若有死者。一曰人主亲宗有离绝者。

岁星犯宗星十九

甘氏曰：岁星犯守宗星，宗室之臣有分离者。

岁星犯东西咸二十

石氏曰：岁星犯守东西咸，为有臣不从令，有阴谋。

岁星犯天江二十一

巫咸曰：岁星犯守天江，下有水。若入之，大水齐城郭，人民饥亡，去其乡。

岁星犯建星二十二

陈卓曰：岁星入建星，臣相谗。

石氏曰：岁星入建星，诸侯有谋入关者。期六十日，若百五十日。

《文曜钩》曰：岁星守建星，关梁不通，天下大饥，人相食，期二年。

石氏曰：岁星守建星，余贵，人相食。

《海中占》曰：岁星守建星，旱，死者甚众，民大耗。

郝萌曰：岁星守建星，天下多暴贵，一曰牛贵。

郝萌曰：岁星守建星，天下之人有相食者以百数。一岁不发，三年乃发。三年不发，六年乃发。六年不发，九年乃发。郡国有坐之。又占曰：岁星守建星，为臣谋其主。又占曰：岁星守建星，地气泄，贵人多死。又占曰：岁星守建星，岁水民饥，有自卖者。

岁星犯天弁二十三

甘氏曰：岁星犯天弁若守之，则囚徒兵起。一曰五谷不成，余大贵，人民饥。

岁星犯河鼓二十四

《齐伯五星占》曰：岁星犯河鼓，大将若左右将有诛者。若守之，将有罪。以五色占之。

石氏曰：岁星入守河鼓，诸侯之将出，大兵起。旗鼓用，

人主忧，期一年。

岁星犯离珠二十五

石氏曰：岁星犯离珠，宫中有事，若有乱宫者，若宫中人
有罪黜者。

岁星犯匏瓜二十六

《圣谕符》曰：岁星守犯匏瓜，天下有忧，若有游兵。各
果贵。一曰鱼盐贵价十倍，不出其年。

岁星犯天津二十七

《海中占》曰：岁星犯天津，关道绝不通。有兵起，若关
吏有忧。

郗萌曰：岁星守天津者，皆革也。

岁星犯滕蛇二十八

甘氏曰：岁星守滕蛇，天子前驱凶。若奸臣有诛，前驱为
害。

岁星犯王良二十九

石氏曰：岁星守王良，为有兵。

《齐伯五星占》曰：岁星犯守王良，天下有兵，诸侯放，
强臣谋主，期不出年。

岁星犯阁道三十

石氏曰：岁星犯阁道绝汉者，为九州异政，各主其王，天
下有兵，期二年。

岁星犯附路三十一

石氏曰：岁星守附路，大仆乃罪，若有诛。一曰马多死，道无乘马者。

岁星犯天大将军三十二

郗萌曰：岁星人天将军者，吉。

石氏曰：岁星守犯天将军，为大将死若诛。

岁星犯大陵三十三

石氏曰：岁星入大陵，国有大丧，大臣有诛，若戮死。人民死者大半，皆不出其年。

《荆州占》曰：岁星乘大陵，天下尽丧，死人如岳。

岁星犯天船三十四

郗萌曰：岁星守天船，皆革也。

《圣诒符》曰：岁星人守天船，兵大起，舟船用，有亡国，期不出年。

岁星犯卷舌三十五

石氏曰：岁星乘卷舌，天下多丧。又占曰：岁星人守卷舌，有佞臣谋其君，以口舌为害，人主有忧。

岁星犯五车三十六

石氏曰：岁星犯五车，大旱，若有丧。一曰犯库星，兵起北方，若西方。犯仓星，谷贵，若有水。

《海中占》曰：岁星入五车，兵大起，车骑行。五谷不成，天下民饥，若军绝粮。

郗萌曰：岁星入五车向其傍，余石三百。当其门，余石五百。入其中，余千钱。

《荆州占》曰：岁星入五车天库，天下兵起。一曰若有水。

《孝经右秘》曰：岁星入五车，王义绝，乱帝家。

石氏曰：岁星中犯乘五车，若入天库，以饥起兵。

《荆州占》曰：岁星入五车，中犯乘守天库星，水饥兵起。

岁星犯天关三十七

石氏曰：岁星守天关，臣谋主，若大臣有不道者，有兵起，期二年。

郗萌曰：岁星守天关，为贵人多死。

《海中占》曰：岁星守犯天关，道绝，天下相疑，有关梁之令。案《宋书天文志》曰：晋康帝建元元年，岁星犯天关。安西将军庾翼与兄永书曰：岁星犯天关，占云：关梁当滞塞。比来江东无他故，江道亦不艰，而石唐频年闭关。夫关闭不通信使，此复是天公愤愤，无皂白之微。

石氏曰：岁星守天关，岁水民饥，有自卖者。

郗萌曰：岁星行不从天关，不出其年有兵。

岁星犯南河北河戌三十八

石氏曰：岁星行南河戌中，为四方兵起，百姓疾病。

《黄帝占》曰：岁星乘南河戌，若出南河南为中。

石氏曰：岁星守南河，蛮夷兵起，边戌有忧，若有旱灾，人民饥。

郗萌曰：岁星守天高，天下赦。岁星逆行天高，其君斋戒不谨。

《黄帝占》曰：岁星若留止守南河戍，为百姓疾病。一曰为旱。岁星行南河戍中，若留止南河戍，皆为丧。岁星出北河，若乘北河戍，为女丧。

《黄帝占》曰：岁星乘北河戍，若出北河戍北，外国王死。

《玄冥占》曰：岁星守北河，朔方兵动。若守之三十日不下，北兵败，若北主死。天下大水，人民饥，期不出二年。

巫咸曰：岁星守北河，大臣有忧，若边臣有罪，若有戮死者。

郗萌曰：岁星经南河之南，刑法复暴，诛伐不当。经北戍之北，以女子金钱，贪色奢侈失治道。近期三年，中期六年，远期九年而灾至。

《黄帝占》曰：岁星出北河戍间，若留守北，若居南戍间，若守两间，为天下有难起，道不通。

《荆州占》曰：岁星守两河间，天下乖离，道路不通。

郗萌曰：岁星有不行人天关间，为丧。

岁星犯五诸侯三十九

石氏曰：岁星犯五诸侯，若守之，兵大起，将士出，诸侯有忧，若有死者。

巫咸曰：岁星入五诸侯，伺其出日而数之，若二十日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玄冥占》曰：岁星守北诸侯，臣有谋主者，若议臣不忠，若有罪，黜期一年。

石氏曰：岁星中犯乘守五诸侯，兵死，期三年。

郗萌曰：岁星中犯乘守五诸侯，为所中乘守者诛，若有殃，期三年兵发。

岁星犯积水四十

巫咸曰：岁星犯守积水，其国有水灾，物不成，鱼盐贵。一曰以水为败，余大贵，人民饥，期二年。

岁星犯积薪四十一

甘氏曰：岁星守积薪，天下大旱，五谷不登，人民饥亡。

岁星犯水位四十二

郝萌曰：岁星犯水位，大水。一曰出其南，大旱。

石氏曰：岁星犯守水位，天下以水为害，津关不通。一曰大水入城郭，伤人民，皆不出其年。

岁星犯轩辕四十三

郝萌曰：岁星出东陵，有青龙出左右若宫中者。

石氏曰：岁星在轩辕中，有以女子请入君者。

《黄帝占》曰：岁星行轩辕中犯女主，女主失势。失势者，忧丧也。列大夫有放逐者，五官有不治者。色悴为忧为疾，其所中犯乘守者诛，若有罪。岁星中犯女主者，皆为女主当之。其守犯女主，女主有忧。案《宋书天文志》曰：宋元嘉十四年七月辛卯，岁星入轩辕。其后皇后袁氏崩。

《荆州占》曰：岁星守轩辕，女后有以子诤者。

巫咸曰：岁星行犯守轩辕，女主失政，若失势。一曰大臣当之。若有黜者，期二年。

《玉历》曰：岁星犯守轩辕，女主有忧，其君失政，威令不行，后宫不安，期一年。司马彪《天文志》曰：孝桓延熹七年八月庚申，岁星犯轩辕大星。八年二月，癸亥，皇后邓氏坐执左道废，迁于桐宫死。

石氏曰：岁星入轩辕中犯乘守之，有逆贼，有火灾。岁星犯乘守轩辕太民星，大饥大流，太后宗有诛者，若有罪。中犯乘守少民星，小饥小流，皇后宗有诛者，若有罪。

《荆州占》曰：岁星中犯乘守轩辕左右角，皆为大臣当之。

岁星犯少微四十四

石氏曰：岁星入少微，君当求贤佐。不求贤佐，则失威夺势矣。岁星犯守少微，名士有忧，王者任用小人，忠臣被害，有死者。

《黄帝占》曰：岁星入犯乘守少微，宰相易。岁星入中犯乘守少微，女主忧。

石氏曰：岁星入中犯乘守少微，五官乱，宰相有忧。

岁星犯太微四十五

《帝览嬉》曰：岁星行犯太微左右执法，为大臣有忧。

郗萌曰：岁星犯左右执法，执法者诛，若有罪。班固《天文志》曰：哀帝元寿元年十一月，岁星入太微，逆行干右执法。二年十月戊寅，高安侯董贤免大司马位，归第自杀。司马彪《天文志》曰：孝桓延熹九年十月癸酉，岁星犯左执法，十一月戊午，岁星入犯左执法。其九年十一月，荆州刺史李颙等皆弃市。至永康元年十二月，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皆枉死也。

《荆州占》曰：岁星道从太微西蕃北南方星间入，致南蕃东方星间，南出道中西蕃，直坐入者非道也。岁星以壬子日慎入太微天庭中，天子所使也。不以壬子日入非天子使。

郗萌曰：岁星当太微门为受制。当左执法为受事左执法，当右执法受事右执法。守太微门三日以下为受制，三日以上为兵，为贼，为乱，为饥。

《荆州占》曰：岁星出东掖门为相受命，东南出德事也。出西掖门为将受命，西南出刑事也。期以春夏。

《齐伯占》曰：岁星入太微执道而出，王者有福，诸侯有受赐爵封者。

《黄帝占》曰：岁星入天廷，色白润泽，为期百八十日有谷。岁星东行入太微廷，中出东门，天下有急兵。若守，将相御史大臣有死者。若入端门守廷，大祸至。入南门出东门，国大旱。若入南门逆行出西门，有大水。逆入东门出西门，大国破亡。若顺入西蕃而留不去，楚国凶殃。

《合诚图》曰：岁星入华阙门者，为臣杀之候之。

石氏曰：岁星入太微中华东西门，若左右掖门而南出端门者，必有反臣。岁星入太微西门出东门，为人君不安，欲求贤佐。有人中华西门出中华东门，为臣出令。有人太阴西门出太阴东门，为天下大乱有丧，若大水。

郝萌曰：岁星入太微西门，犯天廷，出端门，皆为大臣伐主。入西门而初出右掖门，皆为大臣假主之威，而不从主命。岁星入西华门出端门，为臣诈称诏。

《荆州占》曰：岁星入太阴西门，若端门出东门，贵者夺威势。岁星与五星俱会太微宫中，成勾己而光不相及者，三王九侯亡。一曰名臣争为主，更相残贼。岁星入太微天廷出端门，臣不臣。岁星入太微宫，为天下大惊。一曰有兵。岁星入天廷，国不安其宫。

司马彪《天文志》曰：岁星入太微，人主改政。

巫咸曰：岁星逆行太微天廷中，为大臣有诛，若诸侯戮死，期二年。

石氏曰：岁星逆行太微之中，及出入左右掖门，为有逆谋，天子有命将征伐之事。一曰大赦可以解其患。岁星逆行入太阳东门，若入中华门，人主改政非次，天下不安。

郗萌曰：岁星逆行人左掖门，为臣劫其主。有人东华门至黄帝座出西门，为臣欲谋主不成。

《玉历》曰：岁星逆行人太微，强臣凌主，诸侯兵起。

《荆州占》曰：岁星主东方，南逆行人太微，东南隅星之北，为南方。入二星之北为东方。

《黄帝占》曰：岁星留于太微，守三十日以上，为必有兵革，天下大赦。

《荆州占》曰：岁星入太微，从右二十日以上，人主大不安，有大忧。案《宋书天文志》曰：魏黄初五年，岁星入太微，逆行积百四十九日乃出，至七年五月，文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荆州占》曰：岁星入太微从右入七日以上，为人主忧。司马彪《天文志》曰：孝桓延熹九年正月壬辰，岁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门。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岁星道南蕃入，留止南门，为大臣有忧。岁星留太微廷中，为天下大忧。中央留十日以上，皆为天下有亡徒为兵者。

陈卓曰：岁星入太微犯左右执法，将相执法者有忧，若死亡。近期一年，远五年。

《荆州占》曰：岁星入太微天廷，所中犯乘守者杀，若有罪，各以守官名之。岁星食太微东西蕃，四辅臣有诛者，若君臣失礼。

岁星犯黄帝座四十六

石氏曰：岁星犯黄帝座，改正易王，天下乱，存亡半。又占曰：岁星逆来犯黄帝座，王者恶之，祸成矣。期三年。

郗萌曰：岁星干犯黄帝座，非其主立，天下不安。

《荆州占》曰：岁星入黄帝座，其色白者，为有赦。又占曰：岁星逆行人太微天廷中，为诸侯将有戮上者。至黄帝座而成，不至黄帝座而还，有谋不成。以其入日占国。又占曰：岁

星中黄帝座，为大人易，天下大乱。又占曰：岁星触黄帝座，主贼。

《黄帝占》曰：守黄帝座，大人忧。

岁星犯四帝四十七

石氏曰：岁星犯守四帝，臣谋主。去之一尺，事不成。

《玉历》曰：岁星入太微犯四帝辟，忧君也。

甘氏曰：岁星中犯乘守四帝座，天下亡。

岁星犯屏星四十八

甘氏曰：岁星犯守屏星，君臣失礼，下而谋上。一曰大臣有戮死者。

石氏曰：岁星中犯乘守屏星，为君臣失礼，而辅臣有诛者，若免罢去。

岁星犯郎位四十九

甘氏曰：岁星犯守郎位，辅臣有谋。左右宿卫者为乱，王者宜备之。

岁星犯郎将五十

巫咸曰：岁星犯守郎将，命曰陵，陵则将有诛，若将忧。一曰大臣为乱，诫慎左右。

《荆州占》曰：岁星犯乘守郎将，且有以符节为奸者。又占曰：岁星中犯乘守郎将，必有不还之使。

岁星犯常陈五十一

甘氏曰：岁星犯守常陈，守卫有谋，兵起宫中，天子自出行诛。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岁星犯三台五十二

《玉历》曰：岁星入犯上台司命，近臣有罪，若有诛。一曰近臣有逃走者。以五色占，色黄，当日无故；青黑，忧死丧，期一年。

郗萌曰：岁星犯守上台，改年易纪，太尉死。不则天子恶之。中台，司徒病。下台，司空。期百日，若七十日丙子日。

《文曜钩》曰：岁星犯守中台司中，奸臣有谋，若诛者，中公当之。

巫咸曰：岁星犯守下台司禄，近臣有罪，若出走。黑，死者。

岁星犯相星五十三

石氏曰：岁星犯相星，辅臣凶。

岁星犯太阳守五十四

甘氏曰：岁星犯守太阳守，大臣戮死，若有诛谋，不出年。

岁星犯天牢五十五

《海中占》曰：岁星犯守天牢，王者以狱为弊，贵人多系者。

岁星犯文昌五十六

石氏曰：岁星入文昌，天下兵起，其君不安，若有走主。

岁星犯北斗五十七

《圣谕符》曰：岁星入北斗口中，天下大乱，改政易王，

国有大丧，期三年。

巫咸曰：岁星入北斗若守之，贵臣受殃。

郗萌曰：岁星入守北斗，贵人有系。

《荆州占》曰：岁星守北斗，天子恶之。

《荆州占》曰：岁星守北斗，不出一年，其岁大水。一曰大赦。

岁星犯紫微宫五十八

《海中占》曰：岁星入长垣，天子以兵自卫，强臣凌主。一曰叛臣被诛，若戮死。期不出百八十日。

《玄冥占》曰：岁星入紫微宫，奸臣有谋，兵起宫中，天下乱，人主忧。期二年。

巫咸曰：岁星守紫微宫，民莫处其室宅，流移去其乡。

岁星犯北极钩陈五十九

石氏曰：岁星犯守北极主星，必有大丧，若有反臣。

《玉历》曰：岁星犯守太子星，太子忧，若有罪。犯守庶子，庶子忧，若有罪。

《荆州占》曰：岁星中犯乘守北极主星，为大人忧。

《黄帝占》曰：岁星犯守钩陈，后宫乱，兵起宫中。幸臣谋，主者忧。

岁星犯天一六十

石氏曰：岁星犯守天一，幸臣有谋，人主忧。

岁星犯太一六十一

石氏曰：岁星犯守太一，幸臣有谋，有兵起，人主忧。

卷二十九 岁星占七

岁星犯石氏外官一

岁星犯库楼一

《黄帝占》曰：岁星犯库楼，兵出。一曰民饥举兵。

巫咸曰：岁星入库楼，其国以饥起兵。若有旱灾，期不出年。

岁星犯南门二

《荆州占》曰：岁星守南门，王者出畋猎，不出三十日。

石氏曰：岁星犯守南门，夷兵起，若路不通。

岁星犯平星三

石氏曰：岁星犯平星凶。

甘氏曰：岁星守平星，执政臣忧，若有罪诛者。期一年。

岁星犯骑官四

甘氏曰：岁星犯守骑官，有兵起，马多发，若多死。

岁星犯积卒五

石氏曰：岁星入积卒，若守之，兵大起，士卒大行，若多死。期二年。

岁星犯龟星六

《海中占》曰：岁星犯龟星，天下有水旱之灾。守阳则

旱，守阴则水。

岁星犯守傅说七

石氏曰：岁星犯守傅说，王者简宗庙，废五祀，后宫凶。一曰有绝嗣。期不出三年。

岁星犯鱼星八

甘氏曰：岁星犯守鱼星之阳，为大旱，鱼行人道，犯守鱼星之阴，为大水，鱼盐贵。

岁星犯杵星九

《海中占》曰：岁星入杵星若守之，天下有急发米之事，不出其年。

岁星犯鳖星十

《黄帝占》曰：岁星守鳖星，为有白衣之会。

石氏曰：岁星守鳖星，有白衣，若聚众，若大水。

巫咸曰：岁星守鳖星，国有水旱之灾。守阳则旱，守阴则水。

岁星犯九坎十一

石氏曰：岁星守九坎，天下旱，名水不水，五谷不登，人民大饥。一曰：之阴，大水；之阳，大旱。

岁星犯败臼十二

石氏曰：岁星守败臼，民不安其室，忧失其釜甑，若流移去其乡。

岁星犯羽林十二

《海中占》曰：岁星入守羽林，有兵起，若有逆行。变色成钩已，天下大兵，关梁不通，不出其年。

郝萌曰：岁星入守羽林，有反臣，中兵起也。

《玄冥占》曰：岁星入守羽林，诸侯悉发兵，强臣谋主，王者忧，期二年。案《宋天文志》曰：晋安帝义熙五年五月戊戌，岁星入羽林。是年四月高祖讨鲜卑，西虜攻安定，姚略自以大众救之。六年二月鲜卑灭。石氏曰：岁星入天军，诸侯悉发甲兵。一曰兴兵者吉。

郝萌曰：岁星犯守天军，为兵起，有破军死将。

岁星犯北落十四

石氏曰：岁星与北落相贯抵触，光芒相及，有兵大战，破军杀将，伏尸流血，不可当也。期百八十日，若一年。又守北落亦为兵起。

岁星犯土司空十五

《海中占》曰：岁星守土司空，其国以土起兵，若有土功之事，天下旱。

郝萌曰：岁星守土司空，多土功事。

岁星犯天仓十六

《黄帝占》曰：岁星入天仓中，主财宝出，主忧。乱臣在内，天下有兵，而仓库之户俱开，主人胜客，客事不成。期二十日中而发。

巫咸曰：岁星入天仓若守之，天下有转粟之事，岁恶民饥。

《齐伯占》曰：岁星守天仓，诸侯有发粟之事，兵起。星若当户守之，将受命不为主用。

岁星犯天囷十七

石氏曰：岁星入天囷，天下兵起，囷仓储积之物皆发用。一曰：御物多有出者，库藏空虚，期二年。

岁星犯天廩十八

石氏曰：岁星犯守天廩，天下乱，大饥，粟散出。

甘氏曰：岁星入守天廩，天下有兵，岁大饥，仓粟散出，不出其年。

岁星犯天苑十九

甘氏曰：岁星入守天苑，牛羊禽兽多疾疫。若守之二十日，兵起，马多死，其国忧。

岁星犯参旗二十

《海中占》曰：岁星守参旗，兵大起，弓弩用，士将出行。一曰弓弩贵。

岁星犯玉井二十一

《黄帝占》曰：岁星入玉井，为强国失地。其出之，强国得地。

巫咸曰：岁星入玉井，国有水忧，若以为水败，水物不成，期不出年。

岁星犯天屏二十二

甘氏曰：岁星入守天屏星，诸侯有谋，若大臣有戮死者。

岁星犯天厨二十三

《黄帝占》曰：岁星入守天厨，为大臣有戮者。

《甄耀度》曰：岁星入守天厨星，天下大饥，人相食，死者大半。期二年。

岁星犯军市二十四

石氏曰：岁星入守军市，兵大起，大将出，若以饥兵起。

岁星犯野鸡二十五

甘氏曰：岁星入犯守野鸡，其国凶。必有死将，军营败，兵士散走。

岁星犯狼星二十六

郗萌曰：岁星守犯狼星，大人免。

石氏曰：岁星入守犯狼星，野兽死。

《荆州占》曰：岁星守犯狼星，大将出行，其国有兵。一曰有死将。

《玉历》曰：岁星犯守狼星，大将出，天下多兵。盗贼起，人主忧。

岁星犯弧星二十七

《荆州占》曰：岁星守弧，贵人多死，若将当贵人伐。

《荆州占》曰：岁星守弧，大将有千里之行，国惊。

岁星犯天稷二十八

《海中占》曰：岁星犯守天稷，有旱灾，五谷不登，岁大饥。一曰五谷出。

岁星犯甘氏外官二

岁星犯四辅一

《荆州占》曰：岁星中犯乘守四辅星，君臣失礼，辅臣有诛者。

岁星犯日星二

《荆州占》曰：岁星守日星，王者得忠臣，阴阳平。守之二十日至四十日不去，王者与天同心，四夷和平，五谷大丰。

岁星犯天田三

《荆州占》曰：岁星守天田，五谷丰，不出年中。

岁星犯平道四

甘氏曰：岁星守平道，天下治，隐士外。不出一年。

岁星犯酒旗五

《荆州占》曰：岁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财物赐，若爵宗室。

岁星犯天高六

《黄帝占》曰：岁星逆行天高，其君斋戒不谨。一曰守天高，赦。

岁星守天潢七

《黄帝占》曰：岁星入天潢，为天下大乱易政。一曰贵人死。

《黄帝占》曰：岁星入天潢，为运道不通，兵起。

郗萌曰：岁星失度，入天潢中，为人主以水为害，若以井为害。以见人之日占其国及与其官。

《黄帝占》曰：岁星中犯乘守天潢，期二十日兵起。

岁星犯咸池八

甘氏曰：岁星入咸池，有兵丧，天子且以火败，失忠臣，若旱。一曰：大水，道不通，贵人死。以入日占国。

郗萌曰：岁星入咸池，为有以迷惑人主者。一曰大旱岁饥。

郗萌曰：岁星入咸池北，大水出；咸池南，旱。

《荆州占》曰：岁星入咸池，天下大乱，人君死，易政。以入日占其国。

岁星犯天街九

郗萌曰：岁星当天街，为诸侯自立为王。一曰大水。

郗萌曰：岁星留止逆行天街中，为兵革起。

石氏曰：岁星犯守天街，及徘徊乱行，主弱臣强，道隔绝，天下不通。

郗萌曰：岁星不从天街，为政令不行。不出其年有兵。

岁星犯甘氏外官三

岁星犯哭泣一

甘氏曰：岁星犯哭泣，有大丧。案《宋天文志》曰：孝武太元二年六月辛巳，岁星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是年元月，孝武帝崩。

岁星犯铁钺二

《荆州占》曰：岁星犯守铁钺，五日以上，臣有谋。又曰：岁星犯铁钺，诛国相。

郗萌曰：岁星中犯乘守铁钺，为铁钺用。一曰兵将有忧。

岁星犯刍藁三

《黄帝占》曰：岁星入天积中，主财宝出，忧臣有内。天积，刍藁也。

岁星犯军井四

《荆州占》曰：岁星入军井三日以上，其岁大水。

岁星犯天狗五

《荆州占》曰：岁星入天狗北，夷大饥来归，邻国多土功。

岁星犯天庙六

《黄帝占》曰：岁星入天庙若守，皆为庙事。一曰为凶忧。

《荆州占》曰：岁星入天庙，有庙残之事。吏不去，死。

岁星犯巫咸外官四

岁星犯土司空一

《荆州占》曰：岁星守入土司空，有土穡之事。

岁星犯键闭二

《荆州占》曰：岁星犯守乘键闭星，大臣有誤天子尊事天者。天子不宜出宮下殿，有匿兵于宗廟中者。

《荆州占》曰：岁星守键闭，王者出国，不出七十日。

岁星犯天渊三

郗萌曰：岁星守天渊，海水出，江河决溢，若海鱼出。

岁星犯天厩五

《荆州占》曰：岁星入天厩中，十日以上，马有食变。

《黄帝占》曰：岁星守天厩，为灾之事，人主以马为忧。不则马死。

卷三十 荧惑占一

荧惑名主一

《黄帝占》曰：荧惑，一曰赤星。

《广雅释天篇》曰：荧惑，一曰罚星。或曰执法。

《荆州占》曰：荧惑居东为悬息，西方为天理，南方为荧惑。其行无常，司无道之国。

吴龚《天官书》曰：荧惑，火之精。其位在南方，赤帝之子，方伯之象也。为天候主岁成败，司察妖孽。东西南北无有常，出则有兵，入则兵散，周旋止息，乃为死丧。

《诗纬含神雾》曰：荧惑司实。

《春秋纬》曰：荧惑主候守。

《春秋纬》曰：荧惑主礼成天意。礼失则妾为妻，支为

嗣。精感类应，则荧惑逆见变怪。

石氏曰：荧惑主忧，主南维，主于火日，主丙丁，主礼。礼失者罚，出荧惑之逆行是也。此失夏政也。以其所守之舍命其国。

石氏曰：荧惑者，天子之礼也。东西南北无有常，五月而出。

石氏曰：荧惑主大鸿胪，主死丧。

巫咸曰：荧惑者，太白之雄也。五星之伯也。其色赤胜太白。

巫咸曰：荧惑，主忧患过恶。祸福所由坐也。

《洪范五行传》曰：荧惑于五常为礼，辨上下之节。于五事为视，明察善恶之事也。礼亏视失逆夏令，则荧惑为旱灾，为饥、为疾、为乱、为死丧、为贼、为妖言，大怪也。

班固《天文志》曰：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

《淮南天文间诂鸿烈》曰：南方，火也。其帝祝融，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衡平也。其神为荧惑，其兽为朱雀，其音徵，其日丙丁。又曰：出入无常，辨其变其色，时见时匿。

班固《天文志》曰：荧惑，天子理也。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

郝萌曰：荧惑为司马。

《荆州占》曰：荧惑，火之精，其神上为荧惑，其国荆楚。又曰：主吴越以南。

《荆州占》曰：荧惑、天一，候者。司万物之变。

《荆州占》曰：荧惑，上承天一，下主司天下人臣之过。司骄司奢，司祸司贼，司饥司荒，司死司丧，司正司直，司兵司乱，司惑，灾殃无不主之。

《荆州占》曰：王者礼义，荧惑不留。其国凶殃，荧惑罚之。

韩杨曰：荧惑之为言荧或，以像谗贼进退无常，不可为极。

韩杨曰：荧惑，火行之星。其理也，主诸侯。

韩杨曰：荧惑为天一候。犯逆留隐其雷鸣，臣子主社稷，倾五精并聚弑成刑，出西反明，主不荧，受命兴起，天下平。变色失行，所留者亡，所抵有兵。

韩杨曰：荧惑，修礼顺则喜，逆则怒。

石氏曰：荧惑躁急促疾，主南方，从巳至未。南方，夏气所治位也。盛阳在上，微阴在下，尊卑承养，物礼也。言失夏政，封锡逆天，则荧惑有变。

韩杨曰：荧惑入列宿，其国有殃。

韩杨曰：荧惑所止，为其国君死。

《海中占》曰：荧惑，法使，行无常。

荧惑行度二

《洪范五行传》曰：荧惑以上元甲子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时，与五星俱起于牛前五度，顺行二十八宿，右旋二岁，一周天也。象历法，荧惑一终七百七十九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二百二十奇六十二岁强一周天。

《乐动声仪》曰：徵音和调，则荧惑日行四十二分度之一。伏五月得其度，不反明，从海则动应致焦明，至则有雨，备以乐和之。

《春秋文耀钩》曰：荧惑东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东西南北疾，兵各聚其下，主以烦秽，若自恣招祸。谋用战，顺之胜，逆之败。

石氏曰：荧惑行率变百五十六日而行八十三度。旧《四分》及《景初》象家准法皆同。甘氏曰：荧惑之东行也，急则一日一夜行七寸半，其益此则行疾。疾则兵聚于东方。荧惑之西行

疾，则兵聚于西方。其南其北为有死丧，其南丈夫之丧，其北女子之丧。

甘氏曰：荧惑法东方，修纬及常十六舍而止，逆行西运动以成章，舍一舍半。

巫咸曰：荧惑休入常，不得过五月而出，远八月而出。受制则举贤良，赏有功，主封侯，出财货，行赈贷。

《荆州占》曰：荧惑日行一尺以上，期五月至十五月而废。五寸以上，期十五月至二十五月而废。三寸以上，期二十五月至三十月而废。一寸以上，期三十月至五十月废。诸废期月或皆为日。

《荆州占》曰：荧惑顺行，而其国有道。又曰：荧惑出东方行顺，即其国吉。

《尚书纬》曰：气在初夏，其纪荧惑，是谓发气之阳。可以毁消金铜，与气同光，使民备火，皆清室堂。是谓敬天之明，必勿行武。与季夏相辅，初是夏之时衣赤，与季夏同期。如是，则荧惑顺行，甘雨时矣。

荧惑王相休囚死三

甘氏曰：荧惑之相也，从立春至春之尽，其色则当精明，无角芒。

《甘氏占》曰：荧惑之王也，从立夏以至夏之尽，其色如赤，则当比心大星而精明。仲夏之时有芒角。

甘氏曰：荧惑之休也，从仲夏以至夏之尽，及四季王时其色则当无精明，黑黄。

甘氏曰：荧惑之囚也，从立秋以至秋之尽。其色则当青白，止不行。

甘氏曰：荧惑之死也，从立冬以至冬之尽，其色则当细小黄黑而不明。此荧惑色之常也，其色和经天下和平。

甘氏曰：当其相也而有王色，所居之国受殃。有休色，谗臣诛，国相免。有囚色，国有捕囚，及于将相。有死色，大臣诛。伤其留守也，其国兵起。其进舍也，有虫蝗，五谷伤。其退舍也，赤地千里。

甘氏曰：当其王也而有相色，蔽主聪。有休色，政令不行。有囚色，谗臣用事，王路不通。有死色，则有大丧。其留守也，不可举事用兵。其进舍也，其国不祥。其退舍也，有旱殃。

甘氏曰：当有休色而有王色，所居之舍，其国受祸。有相色，国乱，百官不从。有囚色，有小兵。有死色，盗贼横行，讹言庙堂有火灾。所居之舍，其国受殃。其进舍也，灾伤。其退舍也，利舌危。

甘氏曰：当其囚也而有王色，大臣逃亡。有相色，臣下毁伤。有休色，使者冠盖相望。有死色，白衣成行，丁男从，独有老公。所守之舍，道路不通。其进舍也，兵殃。其退舍也，谈言汹汹。

甘氏曰：当其死色而有王也，宗庙不享。有相色，大臣摄行。有休色，是谓不祥，宗庙失火，边有侵地。有囚色，丁壮多死以兵。所留舍，其国君遂亡，开其府库，出其甲兵，四十餘日破亡。其进舍也，数多微风。其退舍也，流水荡荡。

荧惑光色芒角四

甘氏曰：候荧惑以夏丙丁，此王气当如其常，色变则失所也。

郗萌曰：荧惑色变，一见一伏，求之所不可得，奎之目，辰之心，参之右肩，龙之左角，毕之右股，此五星也。类此色，即荧惑也。

《荆州占》曰：荧惑色，以毕右星为正，一曰比心中央

星。

《推度灾》曰：荧惑黑圆，为水丧。

《春秋纬》曰：主乱虚而侵杀，则荧惑光益大。

甘氏曰：荧惑色赤黄也，发疾。黑青，发难。黄若赤，一岁内发。白色，期二年。青色，期三年。黑色，期四年至五年。以星行尺寸深浅为广大小期应。

《荆州占》曰：荧惑一赤一黄，王公有祸。士女降侯，星若无光，先起兵者必败。

巫咸曰：荧惑如炬，火亡人怒，君子洙洙，小人抢抢，不有乱臣则有大丧。亡期其使，吏欺其主。使之不杀，哀孤恤寡则止。

《海中占》曰：荧惑色赤，国有忧厚。白则国有忧薄。苍即天下多丧，其国尤甚。

郝萌曰：荧惑之常，色赤而黄有丧，期六十日。又曰：荧惑色赤光而泽也，期不出二年，兵丧并起。

郝萌曰：荧惑出色黄，所居宿有土功事。

郝萌曰：荧惑夏三月出南方，色赤而逆行，乃有害。萌火光之妖且见。观之有德，而降之以福。观之逆德，而降之以祸。凡降祸，流水汤汤。乃为之祠于祝融及南海之神。春见为之修德，赏有功，论有劳，迁有善，任有能。夏见为之宽政令，薄赋敛，赐爵禄，行赏罚，视以佐阳德。大暑乃至，时雨乃行，百姓乃丰，五谷乃登。甘雨和风，乃至草木。以时零落，民不夭疾，帝乃延寿。是谓德。秋见为之修吉，初逐有罪，诛有过。冬见为之开闭大赦。此四者，所以应天之明神也。

《荆州占》曰：荧惑出，色赤怒。逆行为兵，成钩以战凶。有围军。

《荆州占》曰：荧惑色大而盛，先起者亡，后起者昌。

《荆州占》曰：荧惑色赤，为大兵旱，秋有火灾。

《荆州占》曰：荧惑色变为黄，有德。

《荆州占》曰：荧惑秋出，色黄，兵而和。

《荆州占》曰：荧惑色黄白，不出其年丧起。

《荆州占》曰：荧惑色黑圆，为疾为丧。

《荆州占》曰：荧惑色白，为饥为兵。

《荆州占》曰：荧惑春色赤，百姓有忧。冬色白，大臣多辱。

《荆州占》曰：荧惑白圆而光，其野病旱。

《荆州占》曰：荧惑色变正白者，冬有丧。色变而赤者，秋有兵。

《荆州占》曰：荧惑失色，有兵从之，人主忧。

《荆州占》曰：荧惑黄而不明，即变其色。时不昌，春不生，夏不荣，秋不实，冬不藏。四时皆变其色，不出其年，君主有以女乐亡者。

《荆州占》曰：荧惑如炬火，有乱臣，亡期使，吏欺其主，少胜长，下胜上，妇胜姑，子胜父，君令不行。

《荆州占》曰：荧惑色青圆，为水，为忧，为饥。一曰色青者多雨。

《荆州占》曰：荧惑色苍黑，苍多黑少，有丧。苍少黑多，有水。苍黑，丧水并起。皆期六十日，或三年。

《荆州占》曰：荧惑出而色正黑，所守国有水殃，期六十日。

《诗纬》曰：贤者退，小人进，而谗言侈，阴贼行，而天下昏，荧惑数出，干主位。赤而芒，为火兵。黑而圆，为水丧。止舍为其邦，疾则事急，留则殃重。

《春秋纬》曰：荧惑主怒则角扰动，及绕圜之若芒，前后左右，主令无常，各以其类，乱虚而侵杀，则光为火。

甘氏曰：荧惑色赤而芒角，其怒也昭昭然，明大则军战，其国亦战。

甘氏曰：荧惑芒名正旗。旗所指，破军杀将。正旗而伐之，大胜。

郝萌曰：荧惑环绕宿，其长戮，其同光，死其光，若外附不同光，主出走。赤芒，南方国利之。白芒，西方国利之。黑芒，北方国利之。青芒，东方国利之。黄芒，中国利之。又占曰：荧惑色正黑多芒，所居之野有妖惑者。

司马迁《天官书》曰：荧惑白角，有哭泣之声。

《荆州占》曰：荧惑色正白无芒，所居多有女丧。色正白而多芒，所居宿有男丧。

《荆州占》曰：荧惑始出，苍多芒，所居宿其国有妖而饥。又占曰：荧惑始出，色赤而芒，军在外，大战。无军，起。又占曰：荧惑出，色黄多芒，所居宿其国有忧主，期百二十日。又占曰：荧惑生芒，为主忧。又占曰：角则兵起。又占曰：荧惑成钩已绕环，有芒角如锋刃，人主无出宫下殿，有伏兵。又占曰：荧惑角则主怒。又占曰：荧惑出而有角，行疾用武，行迟用文。又占曰：荧惑色青而角，来年之春，草木五谷肃。一曰色青而角，有兵忧。

荧惑盈缩失行五

韩杨曰：荧惑出列宿之南为孽，出列宿之北，复入为盈，逆为缩。如是者，其下必有伏尸腐肉。

甘氏曰：荧惑，政缓则不出，急则不入，违道则占。

《尚书纬》曰：政失于夏，则荧惑逆行。

《什图徵》曰：圣王正律历，不正则荧惑出入无常，占为大凶。

《春秋纬》曰：荧惑，主有谋气，事未施行则见怡，其妖

祥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淫佚。五月，受夷狄之兵，王以谗言致非祥。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与宿俱人俱出，国绝祀。

《文耀钩》曰：荧惑留其宿阴四旬，太子死。三旬，重臣消。

《钩命决》曰：天子失义不德，则白虎不出，荧惑逆行。

石氏曰：其国失礼，失夏政，则荧惑逆行。荧惑所留久也，三年而发，亡五百里。其中也，三百里，其杀也，四百里。居其阴，万家邑拔，千家邑驱掠。居其阳，万家邑驱掠，千家邑拔。远去而复还，居之甚忧隘。其从阴之阳，亡地三百里。《荆州占》二百里从阳之阴，亡地二百里。《荆州占》百里三百里从前之后，亡地二百里。从后之前，亡地三百里。留其前六日不从，主首子死。留其阴旬二日嬖人死。留其前一月季子死。《荆州占》太子死留其后二月《荆州占》二日不从，王后死。《荆州占》季子死留其后二旬，相死。留其阴五月，《荆州占》一日上卿死。《荆州占》王后死其前二旬，《荆州占》一日太子死。

巫咸曰：荧惑出东方若西方，留迟者，天祟也。强国之王死之。又曰：留一月以上，为忧，为丧，为饥，为兵。荧惑之行东西南北，名曰失行。主用事必且失其位。使之不然，杀不孝者以当失行，如此则止。荧惑东行疾，名曰狡。狡者止，相且死。西行疾，名曰犹。犹者起，且有死将。南行疾，名曰谗。《荆州占》曰：变其常南行客三舍，名曰谗。谗且有男丧。北行疾，名曰贼，贼且有女丧。荧惑静居不行，名曰营，且有殃。荧惑南去列宿间，客三舍，期百二十日倍之，君不治，政在臣下使之然。不然，迁不治，复冤冤，止奸诈，如此则止。

京房《妖占》曰：君多虚饰，则荧惑失道。

郝萌曰：主行重赋敛、夺民时、大宫室、高台榭事，则荧惑逆行，霜露肃杀五谷，民多病，瘟疫扰疹。荧惑从北往南，

是谓持水入于火，不出三年，国有大丧，乱兵起南方。荧惑妄行，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主有吉凶。赤为兵，白为丧，黄为喜，青为忧，黑为水。

《元命包》曰：妾为妻，支为嗣，精感类应，则荧惑逆行变怪。

秘萌曰：荧惑逆行变色，人主简宗庙，去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变妾为妻。荧惑逆行变色，为弃法律，杀太子，逐功臣。荧惑出而逆行变色，以内淫乱，犯亲戚。荧惑而逆留守宿者，所主货物皆贵。荧惑以庚辛日留，天下有大丧，有兵。

班固《天文志》曰：荧惑所守，为乱贼丧兵。守之久，其国绝嗣。

《荆州占》曰：王者不顺礼遗德，不求贤举隐，骄傲自恣，不顺五常，耽於女色，妻妾为政，邪臣在位，杀戮无辜，陵弱暴强，星则为之逆行，出不以时，变为妖彗，蚩尤之旗，格泽之气，起兵大战，主死将亡，伏尸流血。王者行礼，起宗庙，礼山川，存孤恤寡，薄赋轻徭，星顺度，可以除咎。

《荆州占》曰：荧惑变色失行，所留者亡，所抵者兵。荧惑逆行变色，人君宰相之治，推择不以德。贤圣隐蔽而不肖者进，远忠臣而近谗谀。一曰：人君宰相之治，骄傲，不从五行，妻不政，贤者伏匿，谗臣乱治，逐功臣，诛无辜，即荧惑逆行变色。荧惑变其常，东行客三舍，名曰缩星。缩星出，有死相。荧惑变其常，西行客三舍，名曰驰星。驰星出，有死将。韩杨曰：东行疾名曰驰星，有死将。荧惑变其常，南行客三舍，名曰谗星，谗星出，有男丧。荧惑变其常，北行客三舍，名曰贼星。贼星出，贼将起。又为旱。荧惑逆行，色赤而怒，有兵。荧惑逆行，环绕屈曲成钩已至三舍，名山崩，大川竭。若守之三日不下，其分国亡，有大丧。荧惑逆行至五舍，大臣谋反诸侯王也。荧惑逆行，必有破军死将，国君若寄生。又

曰：夷将为王，敢诛者昌，不敢诛者亡。当此之时，趣立九侯，置三王，取与必当，无逆天殃。荧惑当出不出，天下有兵，民流亡。当人不人，所在其国有殃。荧惑往来，疾者期不过九十日，迟者不过三年，荧惑留二十日乃占，荧惑不动，兵不战，有诛将。荧惑逆行二舍半，有火灾。一曰有女丧，一曰为大水。荧惑、太白东西南北行之，而复居其处，天下为四国谋者，其行也，同时驰。荧惑出东方，其行顺则其国不凶，其逆行一舍，其国有兵，战破亡地。其色悴小，其国君有忧。荧惑行失度而妄出宿间，天下作兵。荧惑东则兵东，西则兵西，南则兵南，北则兵北。荧惑东西，害侯王。一南一北，为死丧。荧惑失行西北，是谓水利于火，有兵兵罢，天下大旱，存孤老，嫠嫠寡，天下亲附，则荧惑顺度。荧惑春夏而失道南行疾，为旱，为兵，在阳国。秋冬而失道北行疾，为火人水，必有破军杀将。

甘氏曰：荧惑出入，进退以战，背之大胜，迎之太败。《荆州占》曰：荧惑顺宿南行疾，有男丧。又曰：人将起。顺宿北行疾，有女丧，贼将起。荧惑正乘列舍，停留十日以上，其分内乱。二十日以上，相走。六十日，主死。九十日，殃及子孙。荧惑止留三日以上，国则忧，相不死出走。十日以上，主大忧。一月至三月，三月至六月，殃及子孙。去之丈，伤五谷。去之七尺，伤人民。去之四五尺，伤吏。去之二三尺，伤卿相。去之一尺，伤主。荧惑出西方若东方甚疾，至宿留二十日以上，及为留，即去之若复反其所留之宿，其君当之。《海中占》曰：离君死。之所宿者，天子恶之。四孟之月，侯王受之。四仲之月，大臣受之。四季之月，小臣受之。荧惑顺行，留守宿二十日以上，与逆行不满十日等。顺行留守三十日以上，与逆行留守宿十五日等。顺行留守宿四十日，与逆行留守宿二十日等。顺行留守百日，与逆行五十日等。荧惑所守，

其国宰相死，荧惑与宿星舍守之，其国大人死。守之久，五年而发者，亡地五百里。期二年而发者，亡地二百里。期一年而发者，亡地百里。荧惑所守之分，其国凶。守之速，殃小。守之久，殃大。去而复还守之，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殃殊重，不可救，国破主死，流血城市。

荧惑逆行守星者，为饥。即其年旱饥也。复还顺行黄色，而至余为反贼。

韩杨曰：荧惑东西南北疾，谋用战。顺之胜，逆之败。

《汉天文志》曰：荧惑顺宿东行疾，则兵聚于东方。西行疾，则兵聚于西方。

韩杨曰：荧惑乍东乍西受者，国大忧。居之久者，三岁中，二岁近，一岁殃至。荧惑逆而西行，则不杀。为王敢诛者昌，不敢诛者亡。当此之时，趣立九侯，置三王，取与必当，无逆天殃。荧惑出于北方，不出其年起兵。荧惑还北方，其兵不还，有忧。荧惑春出南方，有丧，不然当小旱饥。荧惑春出于南方，群君有忧。荧惑凡行二十八宿，已去复还反，其国君死之。荧惑正乘其国之宿星留五日，以战大将死。留五日，君破亡地。留十日，其君死国无兵。而荧惑正乘其宿星留十日内乱起。绝宿星从南之北，从北之南，其国贫。一曰所居久者，其野有兵。

《荆州占》曰：荧惑所居久者，其野有兵。入其星三日，其野有忧。过三日，其忧大。

韩杨曰：荧惑常行，其留不行，从宿居入宿又守之，其国当举兵战斗，杀将乱事，家室破残，父子相扶于流亡。又曰：荧惑行绝道，正乘宿留二十日以上至五十日，破军杀将。荧惑之行无常，东行守宿十日为留其环所久宿者，殃其国，宰相死。

荧惑东行四十日，行三舍以上，谨守其反日不行，日数之

百八十日，女孽出。

班固《天文志》曰：荧惑逆行一舍二舍，为不祥。

韩杨曰：荧惑西行，行三舍以上，谨守其反日数之百八十日，兵起。不然，天妖出。

韩杨曰：荧惑逆行而留，其国逆凶。顺行而留，其国顺凶。

石氏曰：荧惑逆行还复故道，名曰烧迹。其灾重。

荧惑昼见反明六

甘氏曰：荧惑昼见，臣谋主。

韩杨曰：荧惑出西方而逆行，是为反明。天下更王国忧。受者亡其南。若北，为死丧。南，为丈夫。北，为女子。

《洛书》曰：荧惑反明，邦命更王。荧惑反明，相掠所灭。荧惑反明，不言纪更。

《尚书纬》曰：荧惑反明，白帝亡。

《春秋纬》曰：赤帝之世，有过则荧惑出，寇守见，萌以淫乱，失时则反明，有此类则亡引也。

《文耀钩》曰：荧惑反明，主以悖更，残物之过亡，天下更纪，易其主。《元命包》曰：殷紂无道，荧惑反明。宗均注曰：反出西方也。

《天官书》曰：荧惑反明，主命恶之。

《荆州占》曰：荧惑反明，怒气结。

韩杨曰：荧惑所止舍而数之七舍，而数为日七月，而入于西方伏行五舍，为日五日而复出于东方，其反出西方，是谓反明。天下更政，所宿其国伐。荧惑入西方，反出为反明。天下更王。荧惑有三反明，三吐舌，以威咎杀太子，以妾为妻。

京氏曰：礼经不用，荧惑反明。

荧惑变异吐舌七

《龙鱼河图》曰：夫荧惑主司非，其精下为风伯之神。

巫咸曰：荧惑下为童男，止于都市。《搜神记》曰：吴地草创之，信不坚固，边屯守将，质其两女子，名曰保质。童子少年，以类相与嬉游者，日有十数。凤皇三年三月，有一异儿，长四尺餘，年可六七岁，衣青，来从群戏。诸儿莫之识也，皆问：尔谁家儿，今日忽来？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耳。详而视之，眼有光芒，焰焰若火。诸儿畏之，重问其故。儿乃答曰：尔恶我乎？我乃荧惑星也。将有一言告尔，天下归司马氏。诸儿大惊。或走告大人，驰往观之。儿曰：尔舍去乎！裸身而跃，即已化矣。仰面视之，若引四绶以登天。大人来，有犹及见焉。飘飘渐高，有顷而没。时吴政峻急，莫敢害也。后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晋兴。至是而吴灭于司马氏矣。一书云：荧惑卒不见，下地为人，衣韦衣，若白衣，乃使民多妖言。

京房《对灾异》曰：荧惑作变为华州，人君之祸也。弟于东，骨肉欲暮。近北，边国谋入。于西，则兵大起，蛮貊战。入斗，则大臣叛。住东西，万民病。不救之，则彗日食既，下谋上。其救也，设七政，争正图书，修经术，改恶为善，则安矣。

《运斗枢》曰：人君政乱，朝多谗臣，则荧惑吐舌。

京氏曰：人君无礼法，轻薄房室，外行慢易，遇下不理，赋敛夺民时，则荧惑失度，吐舌为变。逆度作怪，以诫人君。不救，则大旱，中火燔宫殿。其救也，追功禄爵，位贤德，养幼孤，廩鰥寡，则荧惑还度，天心得矣。

韩杨曰：荧惑吐舌，状如星也。其舌上则主忧，下则民愁。

《运斗枢》曰：阳越度，阴失符，则荧惑生足。宋均曰：阳君也，阴臣也。

石氏曰：荧惑生足，故主殃，新主易。

巫咸曰：荧惑大而赤，东西南北行非也。一曰有谋兵起，荧惑失其常，吏且弃其法，诸侯乱其政。

《荆州占》曰：荧惑始出大而日愈小者，其国不利。始出小而日愈大者，其国利。荧惑赤角，卒多不出，秋兵起。又曰：荧惑赤大，昭然而芒，其野有兵。荧惑大而赤角，有兵，兵出有功。战，客利。背之者大胜，逆之者大败。荧惑色赤大而角，军大惊。

巫咸曰：荧惑，小名曰进贼。万物相暴从为贼，不有死王，必有灭国。使之不然，衰老弱，怜孤寡。

郗萌曰：荧惑出东方，反行以西，有小星击之即去，所宿之国受兵。

《荆州占》曰：两敌相当，荧惑当其日而大，以其大之日利，当其日而小，以其小之日不利。上旬为阳国，中旬为中国，下旬为阴国。星大赤则兵出有功，小赤则无功。皆以其日占国。荧惑贯小星，杀小将。荧惑之阴，有小星去四寸以内，诸侯阴谋。荧惑之阳，有小星去四寸以内，诸侯有小兵。荧惑之傍，有小星两，其一在南，一在北，皆四寸以内，诸侯从。荧惑之傍，有小星两，其一在东，一在西，皆四寸以内，诸侯横。荧惑小而赤角，兵出无功。

荧惑跃而沉浮与列星斗八

《荆州占》曰：荧惑跃而沉浮，主用心悼愤。荧惑守列舍，浮跳不安，人主心邪无刚政。

韩杨曰：荧惑有宿星斗，不出三年，臣背其主。荧惑变色，逆行相凌而斗会舍还，其国无道。若与宿同光，国君出走。

荧惑穰气彗九

《黄帝占》曰：荧惑生气如为赤穰者，明日大暑，至夕时而大雨。荧惑出，穰气长一丈，有百日旱。

《孝经内记》曰：荧惑黑赤气为赤穰者，不出五月有贼，三十日有兵，五十日旱，鱼盐贵二倍自止。

甘氏曰：两军相当，而云掩荧惑，必有覆军，若将死，其出入进退以战，背之大胜，迎之大败。

郗萌曰：两军相当，云厚掩荧惑，必有逐军。

巫咸曰：荧惑白晕，大臣背其主。其角也，兵气，赤色也，国有忧。

郗萌曰：荧惑出彗东南维，其下受亡地，不出三年。

卷三十一 荧惑占二

荧惑犯东方七宿

荧惑犯角一

《荆州占》曰：荧惑犯左角，都尉死之。

《陈卓占》曰：荧惑犯角，赦，期一月。

石氏曰：荧惑犯左右角，大人忧。一曰有兵，大臣为乱。

甘氏曰：荧惑入左角，有大赦。入右角，兵大起。

《黄帝占》曰：荧惑出角中道，天下太平。出阳道，旱。阴道，多雨。

陈卓曰：荧惑出角阴道，多阴谋。

郗萌曰：荧惑出入天门间，宫门移。又占曰：荧惑逆行角，失火。

《荆州占》曰：荧惑逆行，角中成勾已，若环绕之，人主忧。有兵丧，若关梁不通，期六月。

郝萌曰：荧惑起角刺如锋刃，经角间，三十日而三留之，人主无下殿出宫，廊庙间有伏阵兵。又曰：荧惑赤色光芒，居天门中三十日，天下有大征发，男年十五至耄老，三年乃止。或曰三月。

郝萌曰：荧惑起芒角赤色而光，守天门中二十日，饥。一日小旱。又曰：荧惑过两角，多雨。

《荆州占》曰：荧惑成钩已，环绕角有芒如锋刃，天子失位。

郝萌曰：荧惑乘左角，为旱。乘右角，为兵为水。又曰：乘陵左右角者，为日蚀。国有大变。

石氏曰：荧惑乘右角，后族家若将相有坐法死者。又占曰：荧惑与角合，韩相出走。

《河图》曰：荧惑居角阳，其国有喜。居阴，有忧。

郝萌曰：荧惑居角亢间及太微宫，臣有请兵于天子者。若去复还居角亢之间，天子听之，兵且起。又占曰：荧惑大反行留角，国受殃及加兵。又曰：色黑为疾为死。青为水为饥。又占曰：荧惑反行，留角三十日，万家邑拔，千家邑虏。既居之南北去之，其邑不可用兵。进为兵，退为丧。

《荆州占》曰：荧惑行廷中不止，有大狱。

巫咸曰：荧惑舍天门，人主绝祀。

郝萌曰：荧惑舍天门中，大赦。又曰：入天门，出复反之，天下大乱。守反者，事大。

《春秋文曜钩》曰：夺民时，荧惑守左角。

《海中占》曰：荧惑守左角，有丧。色白为兵，黄为土功，赤为旱，青忧，黑死。

郝萌曰：荧惑守左角，臣谋其主。

《荆州占》曰：荧惑守左角，兵起，将军死之。期六十日，若六月。又曰：彗增倍价。

《黄帝占》曰：荧惑守右角，有兵起。期三月，将死。又占曰：荧惑守左右角，左右校尉、都尉若相当之。或戮死。又占曰：荧惑守两角间若轸，道绝不通。出其阴，阴伐利，战胜，取其将。又占曰：荧惑守角三十日，其后忧。又占曰：荧惑守角，出其南，多病。出其北，多死。行右，中国有殃。行左，负海国有殃。又占曰：荧惑贯，若守左右角，大战。

《洛书》曰：荧惑守角，下土逆谋，兵乃出。

《春秋纬》曰：荧惑守角，若反行留角，二十日，相死。

石氏曰：荧惑守天门中二十日，国有大丧，若大臣受谋。期一年。又占曰：荧惑守左角，左将军忧；守右角，右将军忧。去复还守之，二十日，将军戮死。又占曰：荧惑居守角，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其野亡。又占曰：荧惑守角，霸者争土，农者争犁，圣人出，二十日大贵。又占曰：荧惑入天门，已去复反守天门，关梁不通。进以善事则亡。

甘氏曰：荧惑守角，忠臣诛，国政危。又占曰：荧惑守左角，廷尉有忧；守右角，大尉有忧。

《海中占》曰：荧惑守左右角，其色黄白，小旱，民小厉。又占曰：荧惑守左右角，逆行为旱，还立雨，为五谷不收。又占曰：荧惑守角，贵人子有系者，去狱之天牢，贵人子赦。又占曰：荧惑起芒角，赤色而光，久守天门，王者绝嗣。各以占其国。

郗萌曰：荧惑守左角若右角，去复还之，天子行诛伐，期年中。又占曰：荧惑守左角，左将军；右角，右将军；守角前，前将军；守角后，后将军；一周五将军发。又占曰：荧惑守角，谗臣欲进，政事急，有千里之行。又曰：将军有乱，有兵兵罢。又曰大旱。又曰：荧惑守角为中兵大臣，留两角间，

将兴国廷开梁边境不通。又占曰：荧惑守东关，赦，期一月。

《荆州占》曰：荧惑守天，陈大饥，太后族人受诛者。又曰：以夏三月中守角，若出角入角，中外不通。

《二十八宿山经注》曰：荧惑守角亢，其色赤，不出三年则韩国王死。

《黄帝占》曰：荧惑守角，西为父母，后为妻，前为子，东为身，如此者臣弑君。近一年，中二年，远五年。

石氏曰：荧惑守犯凌左角，为祸咎。

荧惑犯亢二

《黄帝占》曰：荧惑入亢，有芒角犯凌之，当有白衣之会，余大贵。

郗萌曰：荧惑入亢，天子廷有兵有水。

《东官候》曰：荧惑入右亢，谓北星也天下有白衣之期，五谷不熟。

石氏曰：荧惑数入亢，其国疾病疫。

郗萌曰：荧惑入亢，成钩己环绕之，有亡国，必有臣谋主。案《宋书天文志》曰：魏嘉平三年十月癸未，荧惑犯亢南星。正元三年二月，孝圣等谋乱诛。石氏曰：荧惑十二月入龙宿，成钩己，若环绕之，天子失廷。

《荆州占》曰：荧惑逆行亢，主成威非其人。

陈卓曰：荧惑乘亢右星，为大兵，为水，为谷贵。

郗萌曰：荧惑乘灭亢左星，为大人忧。乘右星，为天下奇令。

《春秋纬》曰：荧惑与亢合，主命凶。

《河图》曰：荧惑居亢阳，其国有喜。居阴，有忧。

《荆州占》曰：荧惑留亢，天子恶之。

郗萌曰：荧惑留廷中，为天下大忧。或曰：为焦旱，物不

生。多虫蝗起。又占曰：荧惑守亢，为岁有小水。

《黄帝占》曰：荧惑以八月守亢，两将相当。在东南，期一岁。石氏曰：期岁中。又曰：平地出水，桥梁不通，河内将相忧。

甘氏曰：荧惑守亢，天下大乐，民得封爵，期不出年。

甘氏曰：荧惑守亢东，天下州战；守西，木果不实。又占曰：荧惑守亢，五谷不熟，民死之。又曰：守疏庙，有上事。又守天门，有忧。

巫咸曰：荧惑守亢，小臣为乱，臣疾疫。又曰：兵大起，天下旱，万物不成。

《海中占》曰：荧惑守亢，天下有白衣之会。天子易政，道路不通。

《海中占》曰：荧惑守亢，成钩己而环绕之，三十日，天子自将兵，国易主。

郝萌曰：荧惑守亢，环绕之成钩己，天子恶之。期六月，若十月。又占曰：荧惑守亢，大将有喜。守亢左，左将军有喜。又占曰：荧惑守亢，五谷以水伤败。又占曰：荧惑守亢，为天下大旱，多火灾，逆行为失火。

《黄帝占》曰：荧惑守亢，西为父母，后为妻，前为子，东为身。如此者，臣弑主。近一年，中二年，远五年。

郝萌曰：荧惑守亢，贵人病亡。一曰留十日，后忌。又占曰：荧惑守亢，天子有祠庙之事。又曰天下病头。

《荆州占》曰：荧惑色黑守亢，旬日水万里不测，二旬有没王，三旬泽海。又曰赦。

《东官侯》曰：荧惑守亢，国采贵。芒角犯凌，有白衣之众，暴聚麻麦，载倍价。又占曰：荧惑守亢，大人忧之，若水船急，若民忧，非一国也，政危。守之，三十日，民多疾。又占曰：荧惑入守亢，天子有所治宗庙之事，赦解之。

《黄帝占》曰：荧惑逆行守亢，为中兵。

郗萌曰：荧惑乘若守亢，左星为水。乘右星，为大兵，为有收系者。

甘氏曰：荧惑犯守亢，逆行不顺，失其明色，大政不用。

郗萌曰：荧惑犯守亢，天下病头。

《东官候》曰：荧惑犯守亢，二十日而去，五谷不登，大人忧，乱臣在朝，忠臣不进。

荧惑犯氐三

《荆州占》曰：荧惑犯氐左星，左中郎将诛死；右星，右中郎将诛死，皆期三年。

甘氏曰：荧惑入天子宫，天子失其宫。

郗萌曰：荧惑守亢，还入氐中，三十日，大人当之。其远氐者，将大病。在氐南行，国有小丧。在其阳者男，在其阴者女。

甘氏曰：荧惑入氐，留守二十日不下，当有贼臣在内，下有反者。案班固《天文志》曰：孝宣地节元年正月辛酉，荧惑入氐。其四年，将军霍禹、范明友及奉车霍山诸昆弟嫖婚为侍中。诸曹九卿郡守皆谋反伏诛，其应也。三十日不下，其国兵起，人主当之。氐为天子之宫，罚星入之，不祥之徵。所守之国，其君死之。

石氏曰：荧惑入氐，留二十日，有一国之君系饥死，若毒死者。

郗萌曰：荧惑入天门，至氐前进退，人主无出廊庙间，无出国，无之远宫，其间有伏阵之兵。

《荆州占》曰：荧惑入氐，宿留之二十日，大发卒战。近期三十日，中期六十日，远期百日。又占曰：荧惑以戊辰岁钩己入氐，犯西南东北星，光合者，到己巳岁，大将军诛，大赦天下。又占曰：荧惑出东方，若西方，留氐者，天子宫也，去

复还居之，天之坐之。

巫咸曰：荧惑逆行氐，失火。一曰守氐，多火灾。

《荆州占》曰：荧惑逆行氐，地动。

郗萌曰：荧惑乘氐之左星，天子自将兵于野。一曰天下有大水，大兵。又占曰：荧惑出入，留舍氐五十日不下，天下大疾。一曰二十日不下，五月有病。

《荆州占》曰：荧惑出入，留舍氐十日，其君当之。

《黄帝占》曰：荧惑守氐，成钩己者，大人忧。甘氏曰：赦，期六日。

石氏曰：荧惑守氐，大人忧，若强国当之，若主有系者饿而死。若近臣忧，非一国也，政不安。一曰天下有兵。一曰大国忧。

《春秋纬文曜钩》曰：荧惑与氐星合，失地一百里。

石氏曰：荧惑守氐，去一旬复还，有大兵起。二月有亡地。又占曰：荧惑逆行守氐，大臣谋反，其事成。

甘氏曰：荧惑守氐，大臣相谮，主大战。

巫咸曰：荧惑守氐，君有疾，有兵起，所守国其君恶之。案《宋书天文志》曰：武帝永初二年六月乙酉，荧惑犯氐。景平元年，庐陵王义真废，王领豫州也。

《海中占》曰：荧惑守氐，国乱，有反臣，近臣有忧，有兵，期六月。不出六十日，赦，不遍天下。岁春早晚水，不出其年，人相食。

《黄帝占》曰：荧惑出氐，复还守之，强国之君恶之。

郗萌曰：荧惑守氐，地震动。又曰有土功事。又曰：守二十日，相死，亲近戮死者。西北之夷来。又曰：守氐，色黑，国家有小丧。

《荆州占》曰：荧惑守氐，天子恶之。案《宋书天文志》曰：武帝永初二年六月乙酉，荧惑犯氐。三年五月宫车晏驾。

郗萌曰：荧惑守氏，西为父母，后为妻，前为子，东为身。如此者臣弑君，近期一年，中二年，远五年。

《荆州占》曰：荧惑守氏成钩己者，强国之君死之，王者忧。贵人有饥死、囚系者，谓东行反之还去两星二尺，期百二十日，去两星齐，期二十日，以赦解之。又占曰：荧惑守氏，去复反守之，其色黄白，与两星齐，期十日，去两星尺，期六十日，有赦。又占曰：荧惑色赤若黄，以九月守氏，六十日，有夺地死王。期一年。

荧惑犯房四

《洛书》曰：荧惑犯房，亡君之夷。

《文曜钩》曰：荧惑犯房宿，将军为乱，王者恶之。

《荆州占》曰：荧惑守犯凌房，国君忧。色青忧丧，赤忧兵，积尸成山。黑，右将相诛。白芒角，大哭。司马彪《天文志》曰：孝和永元五年九月，火犯房北第一星，为相。六年正月司徒丁鸿薨。《宋书天文志》曰：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荧惑犯房。占曰：房四星，股肱将相位也。五月星犯守之，将相有忧。七月车骑将军张郃，追诸葛亮，为亮所害。十二月太尉华歆死。晋成帝咸康八年六月，荧惑犯房上第二星，占曰：次相忧。建元二年，车骑将军江州刺史庾冰薨。是时驃骑将军何充居内，冰为次相也。

郗萌曰：荧惑入房，天子之宫，大臣有反者，天子忧。期六月。又曰：有白衣之会。又占曰：荧惑入房，天下有丧。又占曰：荧惑入房三道，为天子有子。

石氏曰：荧惑入房，马贵。出房，马贱。

郗萌曰：荧惑出房北，主也。出其南，诸臣也。处之，忧甚。行，除忧无故。

《海中占》曰：荧惑行房南，旱；若守之，为丧。行房北，为水若守之，为兵。

郝萌曰：荧惑逆行房，为失火，若地动。

《春秋演孔图》曰：尧恒视荧惑所在，在房，则改法蠲令。宋均曰：房为天子明堂，政教有门，故改法蠲令也。又占曰：荧惑磨心环房，不留正舍，往来彷徨，人主无下殿远宫，阙有伏兵。

《洛书》曰：荧惑钩己房，主命凶。

《玉历》曰：荧惑逆行房成钩己，大人忧，臣弑其君，凶。郝萌曰：期不出六十日也。下有反者，大兵起。

《文曜钩》曰：荧惑与房合，车驰人走。宋均曰：荧惑与房合，为诸侯所逐也。

郝萌曰：荧惑与太白合房，哭泣者多，堂空。

甘氏曰：荧惑贯房中央，天下无兵。出房南，为男忧；出其北，女忧。

郝萌曰：荧惑入房，留二十日，主出走。留十五日，主战。近期三十日，远三月。

石氏曰：荧惑出中道留也，天下有夷。期三月。四月，天下大赦。

《荆州占》曰：荧惑出入房中道，良马用，天下兵满野。将相为盗，大臣有忧。

《黄帝占》曰：荧惑守房，十日不去，山崩。又占曰：荧惑守房，大臣为乱。王围于野，天下作兵，五年而止。

石氏曰：荧惑守房，天下更政。

《黄帝占》曰：荧惑守房，有兵与丧。居之三月，其邦有殃，五月受兵，十月其野亡。又占曰：荧惑守房，贵人疾。又占曰：荧惑守房，三日五日，天子车驾有惊。又占曰：荧惑行房南犯守之，为大旱。行北犯守，为大水在宋地。又占曰：荧惑守房，人之成钩己，天子失宫，期六十日。

《春秋纬说题辞》曰：房心，木位。荧惑守之，烧弑阳

类，相灭子代位。

石氏曰：荧惑守房，火近于木，子火灭其母，十日不去，国有丧。郗萌曰：有崩主。十五日不去，兵大起。二十日不去，臣弑君，子杀父。郗萌曰：臣叛其君去其父也。民去邦邑，阴阳相克，天下大动。期不出一年。

石氏曰：荧惑守房，为大饥，人相食，死者不葬。又占曰：荧惑守房，为良马出厩。又占曰：荧惑守房左，丝絮贵。其守阴间星，将有喜。

郗萌曰：荧惑逆而西行，守房十日成钩己，大臣弑其主，期不出六十日。

石氏曰：荧惑行，不出房中央，其年有氏守房，王者恶之，天下更政易王，若将反，逆者从近君起，以赦令解之。

甘氏曰：荧惑守房，去复还成钩己，若环绕之，国有崩丧戴麻，天下将大乱，诸侯起霸，天子失其宫。期六月。

巫咸曰：荧惑守房，多水灾。

《海中占》曰：荧惑守房三日，鬼火夜行，人民大恐，多死丧。

郗萌曰：荧惑以九月守房，车骑盖野，期后年，父子尽给军事，无得留家者。又占曰：荧惑守房，土功兴。留三十日，地大动，大兵起。又占曰：荧惑守房心，赦。成钩己者，水。成己者，火。又占曰：荧惑守房间直心而留守房，天下大乱，东方大得，西方大失。又占曰：荧惑守房北，燕赵负殃。守中央，鲁卫负殃。又占曰：荧惑守房，为胡兵发。

《荆州占》曰：荧惑守房，期一年，大臣盗国宝，大兵起于后宗。其芒角犯凌，留三十日以上，大臣凶。一曰秦燕赵大凶。

《二十八宿山经注》曰：房心星宿暗黑，荧惑守之，二百日止则音声万民相声大水，鱼盐五谷贵，百姓愁苦。

郗萌曰：荧惑犯中乘守房，左驂左服，为君死所中，将诛。有中犯乘守房右驂右服，为夫人死所中，相诛。又占曰：荧惑留逆犯守乘凌房左右驂，主崩，臣有阴谋。逆往乘凌中道，天子失位而亡。顺行乘凌中道，天下和平。

韩杨曰：荧惑犯房钩铃，王者忧。案《宋书天文志》曰：晋穆帝升平三年三月乙酉，荧惑逆行犯钩铃。五年穆帝崩。檀道鸾《晋阳秋》曰：孝武太元十九年十一月甲申，荧惑犯钩铃。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帝崩。《宋书天文志》曰：宋武大明二年十一月庚戌，荧惑犯房及钩铃。壬子又犯钩铃。占曰：有兵。其年索虏寇历下，遣羽林军讨破之。

郗萌曰：荧惑犯乘钩铃，大臣有误，天子不尊事天者，致火灾于宗庙。王者不宜出宫下殿，有谋匿于宗庙中者。

石氏曰：荧惑逆行至钩铃，天下侍臣俱亡。

《春秋纬》曰：出行不节，则荧惑守房钩铃。

刘向《洪范》曰：钩铃，天子御也。荧惑守之，不大仆则奉车不黜则死。《洪范》曰：汉宣帝本始元年，荧惑守房。其后六年，奉车都尉霍山举家谋反，诛灭。

郗萌曰：荧惑守钩铃，大赦，若有德令。

荧惑犯心五

《黄帝占》曰：荧惑犯心，战不胜，国大将斗死。一曰主亡。

《海中占》曰：荧惑犯心，天子王者绝嗣。犯太子，太子不得代。犯庶子，庶子不利。又占曰：荧惑犯心，必有饥饿而死者。

郗萌曰：荧惑犯心，有谋臣，不即有死王。

《文曜钩》曰：荧惑入心前后星，相戮中野。

郗萌曰：荧惑入心，大臣有反者，天子忧之，期六月。

《黄帝占》曰：荧惑经心，清明烈照，天下内奉王，帝必

延年。

郗萌曰：荧惑入角道，逆行进退，欲留氏亢，因复少进，绕心与房，不留止舍，往来彷徨，可三十日。又曰：因以东西有忧，南北有丧。

《春秋演孔图》曰：荧惑在心，则缟素麻衣。宋均曰：荧惑在心，海内之殃，海内亡主，故素缟麻衣。

郗萌曰：荧惑回心，若去之复还，反之二日，大赦。

石氏曰：荧惑乘心，其国相死。又占曰：荧惑犯蚀乘心右星，太子有忧，若不立，一曰不死即去。

《洛书》曰：荧惑居心阳，其国有喜。居阴，有忧。

郗萌曰：荧惑入心，留二十日，主病。三十日，疾困。群臣亦然。

陈卓曰：荧惑留心，近臣为乱。

石氏曰：荧惑舍心，贵人振旅，天下大兵。若色玄不明，丧。

司马彪《天文志》曰：金火俱在心，为大丧。

《黄帝占》曰：荧惑宿心色青，有丧。色赤，有兵。宿心东，为齐越。西，为秦郑。甘氏曰秦魏为中南，荆宋。北，卫赵。甘氏曰燕赵中，为魏鲁。

《文曜钩》曰：荧惑与心合，主死；不死，出走。又曰易帝。

郗萌曰：荧惑起角芒如剑刃，经两角间进退不留止，磨心以行，有伏阵兵。

甘氏曰：荧惑贯心，天下民饥。

郗萌曰：荧惑与心斗，天下暴丧，期三年。

《洛书》曰：荧惑守心成钩己，不言王命凶。

《春秋纬》曰：荧惑守心，海内哭。案班固《天文志》曰：汉高帝十二年春，荧惑守心。四月宫车晏驾。韦昭曰：凡初崩为晏驾者，

臣子之心犹谓宫车当驾而出也。《宋书天文志》曰：晋武帝太康八年三月，荧惑守心。永熙元年四月乙酉，武帝薨。光熙元年九月丁未荧惑守心。十一月惠帝崩。

石氏曰：荧惑守心，大人易政，主去其宫。案《史记》曰：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子韦曰：祸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所与治国家。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子韦曰：可移于岁饥。公曰：岁饥民困，民谁以我为君子？韦曰：天居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天必三赏君。荧惑果徙三舍行七星，星当一年，君寿延二十一年。

《海中占》曰：火守心色赤，有兵，臣谋其主。黑，主死。白，谋臣有赐爵者。青，大人有忧。

石氏曰：荧惑守心，天子走，失位。入心，必见血，其国库兵出，天下士半死，五月大旱。二十日不下，天子有令有忧，布大贵。

《雒书雒罪级》曰：荧惑守心，必有逆臣起。

石氏曰：荧惑守心，时王将军为乱。

甘氏曰：荧惑守心，大臣为变，谋其主，诸侯皆起。又占曰：荧惑守心，成钩己及环绕之，天子失其宫，期六月。

巫咸曰：荧惑守心，万物不成，土功兴。一曰岁水。

《海中占》曰：荧惑守心，天下大吟。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十月，其野亡。

石氏曰：荧惑守心，成钩己，期三月，大臣反，攻战，不将军死。

《海中占》曰：荧惑守心南，为水。北，为旱。又占曰：荧惑守心，民流亡。

郝萌曰：荧惑守心南，有小男丧。守北，有小女丧。又曰：以十月守心北，不出其岁，国有大丧。以十月守心，期六十日，有辱主。一曰皆起兵。又占曰：荧惑守心为侵阳，守心

上下星，名幸臣驂乘者有事。

《黄帝占》曰：荧惑守心，大人恶之。

郝萌曰：荧惑守心，有反者，从太子起。一曰九卿为害。又曰大国兵四起，天子军破。又曰二十日相死。又曰守心留十日，后死。又曰守心三十日，有女丧。

郝萌曰：荧惑守心房间，三十日，地动。又占曰：荧惑守心，有反者，从宗家。案《宋书天文志》曰：晋元康九年六月，荧惑守心，八月入羽林。后二年赵王廙，惠帝为太上皇。俄而三王起兵讨赵王伦。伦悉起中军兵，相拒累月也。

《荆州占》曰：荧惑守心色黑，有兵必败。

陈卓曰：荧惑守心，期三十日，彗星出王都西南指。

《玄冥占》曰：荧惑守心为饥。案袁宏《汉纪》曰：安帝永初元年五月戊寅，荧惑逆行守心。三年三月，京都饥，人相食。

《春秋纬说题辞》曰：荧惑守心，主死，天下大溃。

《黄帝占》曰：荧惑逆行而西守心二十日，大臣为乱。袁宏《汉纪》曰：安帝永初元年五月戊寅，荧惑逆行守心。司空周章谋诛。邓骘兄弟废太后及上，立平原王为帝。事发觉，自杀。

石氏曰：荧惑逆行守心，哭泣涔涔，主命恶之。国有大丧与兵。案司马彪《天文志》曰：孝灵中平三年四月，荧惑逆行守心。复三年而灵帝崩，国易政。

郝萌曰：荧惑逆行守心，旱，失火。

陈卓曰：荧惑逆而行心，地震。

《黄帝占》曰：荧惑逆行守心，环绕成钩己，皆为大人忌。期六月。以赦解之。

石氏曰：荧惑逆行守中央大星，有白衣之会。

巫咸曰：荧惑中犯乘守心明堂，大臣当之。在阳为燕，在阴为胡。一曰有火异。

郝萌曰：荧惑中犯乘守心明堂，为万民备火。近期一年，

中期三年，远期九年。一曰旱。又占曰：荧惑中犯乘守，庶子女主势行。又占曰：荧惑中犯乘守蚀心右星，为庶子有忧，若死。又占曰：荧惑中犯乘守太子星，天心明堂星，有大丧。又曰中国有小忧。一曰宋忧。又曰：中犯乘守太子星，天下大赦。又占曰：荧惑中犯乘守心明堂成钩己，为大人忧。近期十月，远期三年。以赦令解之。

《海中占》曰：荧惑留逆犯守乘凌心星，王者宫中乱，臣下有谋易立天子者，权在宗家得势大臣。

荧惑犯尾六

《文曜钩》曰：荧惑入尾三月，客兵聚。

郝萌曰：荧惑入尾，宫中有谗谀之臣。

又占曰：荧惑入尾箕，九州当之。甲乙日入，东方有咎；丙丁日入，南方有咎；戊己日入，中央有咎；庚辛日入，西方有咎；壬癸日入，北方有咎。

《荆州占》曰：荧惑入尾，缣帛贵。将相、人民离其城郭。

《东官候》曰：荧惑入尾，后宫有忧，后恶之。一曰幸臣乱宫。

郝萌曰：荧惑逆行尾者，失火。一曰大水。

《荆州占》曰：荧惑逆行尾，其君淫佚。

郝萌曰：荧惑在尾，与辰星相近，天下牢开，大赦。

《文曜钩》曰：荧惑绕尾踟蹰，则以妾为妻。

《荆州占》曰：荧惑入尾犯乘之，天下有战兵。

《河图》曰：荧惑居尾阳，其国有喜。居阴，有忧。

《黄帝占》曰：荧惑留尾箕，臣下淫乱。

郝萌曰：荧惑舍司空三十日，马多死。一曰牛多死。一曰芻大贵。

《齐伯》曰：荧惑出入留舍尾，其国且无人，兵虽起不用，吉，其国缮城郭。

石氏曰：荧惑守尾，岁多妖祥。

甘氏曰：荧惑守尾，皇后恐。又曰：人民为变，国易政，兵始动。

巫咸曰：荧惑守尾，天下大饥，人相食。一曰留十日，后忌。

巫咸曰：荧惑守尾，下凌上，君弱臣强，奸臣贼子谋弑其主，人民多死丧。又曰后宫干政。又曰：以十月守尾中央、六十日，天下发兵车骑。行守端，三十日，发士卒。又占曰：荧惑守尾，人君为忧，大臣作乱者，反逆从大将家起，期二十日。

郗萌曰：荧惑入守尾，天下称兵。又占曰：荧惑守尾，二十日，宫中匿谋嫔妾有谗后者。一曰满二日，光明相及，为女主。

《荆州占》曰：荧惑守九江，赤地千里，人民流亡，谷贵三倍，药草再倍，布贵。臣有毒弑其君，大臣反。守尾宫中，匿谋，后妾相妒，三公九卿奸，大将有反。

《玄冥占》曰：荧惑守尾，后宫有相害者，期百二十日。又曰荧惑守尾，舟船相望。

郗萌曰：荧惑守尾箕，九卿当之，期二十日。

《春秋纬》曰：荧惑逆行守尾，久者，有兵起，车骑聚于道。大臣宫人为乱，国易政。

郗萌曰：荧惑犯守尾，为女主夫人妃后恶之。又占曰：荧惑留逆犯守乘凌尾，皇后有以珠玉簪珥惑天子者。诬谗大起，后相贵臣诛，宫人出走，兵起宫门。

荧惑犯箕七

《春秋纬》曰：荧惑犯箕，女主官人有忧。

郝萌曰：荧惑犯箕，天下国相击，男不得耕，女不得织，牛马大死。

《春秋纬》曰：荧惑入箕，主失位。又曰天下大乱，兵起。案《宋书天文志》曰：晋永康元年八月，荧惑入箕，明年赵王篡位，改元年，寻为大兵所灭。

石氏曰：荧惑入箕，箕中一星，民莫处其室养者。星在箕南，旱；在箕北，有年；在箕踵者，岁熟。

巫咸曰：荧惑入箕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荆州占》曰：荧惑入箕，盗大起，多斗死者，岁不熟。又占曰：荧惑入箕，后族有口舌事。期六月，入箕中，仓粟出。

石氏曰：荧惑出箕，谷大贵，天下大旱，饥死。

郝萌曰：荧惑出天梁守箕，大赦。又占曰：荧惑逆行箕，失火，诸侯相谋。

《春秋图》曰：荧惑之箕，有小赦。

郝萌曰：荧惑舍箕，用事者坐之。又占曰：荧惑舍司空，三十日，牛车大出，马牛大死，为大贵。又曰：留守箕，后宫干政，若有忧。又曰臣下淫乱。又占曰：荧惑出入留舍箕，天下有兵事，君臣属骑相连，吏民相攻，其国失地二百里。又曰禾豆不成。

《黄帝占》曰：荧惑守箕左，岁恶，天下劳。又占曰：荧惑守箕，燕王有疾。一曰内变。

《文曜钩》曰：荧惑守箕，主恐。又曰人民饥糟糠。又曰其国更市。又占曰：荧惑守箕，天下分离，臣子谋，咎在人主

自恣。

《孝经纬》曰：荧惑守箕，多土功事。小旱，雨泽霜露不时岁为中。

《荆州占》曰：荧惑十月守箕，天下大赦。守箕前，其国恶。守后，余贵三倍。

石氏曰：荧惑守箕，主恶。

《海中占》曰：荧惑守箕，大旱。

《海中占》曰：荧惑以十月守箕，名曰火入水。万民饥死，谷价五倍，天下大赦。

郗萌曰：荧惑守箕，贵臣乱其国，主有淫事。一曰攻急。又占曰：荧惑守箕，贵人多病死。一曰主恐。又曰地动。守三月，彗星出。又占曰：荧惑守箕，岁水。又占曰：荧惑守箕若留止箕口中，兵起，有兵罢。

《荆州占》曰：荧惑守箕，有大淫事，九卿当之。若狐貉有忧。

《黄帝占》曰：荧惑入箕中守之，天下兵起，吏民相攻，士卒半死，人民流亡，不居其乡，其国失地。

巫咸曰：荧惑入箕，去复还守之，贵臣有诛乱主者，国有土功之急，贵人多死。大水万里，泽为海，桥梁不通。

郗萌曰：荧惑入箕中，若守箕，宫中口舌之事，仓谷出，三月六月。又占曰：荧惑入箕，去复还守之，天下饥，期不出三年中。

《荆州占》曰：荧惑入箕守之，若犯乘箕，牛马多疾，北夷来降。

卷三十二 荧惑占三

荧惑犯北方七宿

荧惑犯南斗一

石氏曰：荧惑犯南斗，为赦。又曰破军杀将。

《海中占》曰：荧惑犯南斗，且有反臣，道路不通，丞相有事。案司马彪《天文志》曰：孝顺永和二年八月庚子，荧惑犯南斗。明年五月，吴郡太守羊珍等起兵反，杀吏民，烧宫室。太守王衡拒，杀珍等。又江贼蔡伯流等数百人攻庐陵九江，烧灭城郭，杀都尉。

《圣谕符》曰：荧惑入南斗口，将相有谋反者。

石氏曰：荧惑入南斗，三月，吴王死。二月，王后死。一月，相死，不死出走。又曰：大国之臣外内谋，大乱。案《宋书天文志》曰：吴王赤乌十三年五月，荧惑北至，逆行入南斗，犯魁第二星而东。大元二月初薨。是时王陵谋立楚王彪。晋太安二年正月，荧惑入南斗。七月右卫将军陈眕率众奉帝伐成都。王大军败绩，兵逼乘舆。九月，王又攻成都王於郫，郫兵溃，成都由是衰亡。帝还洛，张方又胁如长安。时天下盗贼群起，张昌尤甚。

甘氏曰：荧惑入南斗中，国大乱，兵大起。司马彪《天文志》曰：孝顺嘉平元年十月，荧惑入南斗中。其十一月，会稽贼许昭聚众，自称太将军，昭父坐为越王，攻破鄞县也。荧惑入南斗口中，大臣反，被诛者，若将相出走。

郗萌曰：荧惑入南斗，国饥。荧惑入南斗口中，立太子。期不出百二十日。荧惑入南斗，天下受爵禄，期六十日，若九十日。荧惑逆行，三芒入斗口中，必有亡国死王。

《玉历》曰：逆行角入斗口中，必有大丧。

郗萌曰：荧惑行南斗，有土功事。

《海中占》曰：荧惑逆行南斗，怒动大明，天下大惊。

郗萌曰：荧惑过南斗，出斗上行疾，天子忧。出斗下行疾，臣有忧。

《春秋纬》曰：荧惑入南斗，先潦后大旱。

郗萌曰：荧惑留南斗，无功者赏。

甘氏曰：荧惑舍南斗之西，木果不实。

《海中占》曰：荧惑舍南斗，环绕成钩己，太尉、上卿、宰相死。

郗萌曰：荧惑舍南斗之东，天下大战。一曰守三十日，其君忧。

《玉历》曰：荧惑出入，留舍斗魁之中五日不下，天下有兵将军，国易政改元，不出一年有兵事。

《黄帝占》曰：荧惑守南斗百日，五谷出，妇女转漕。若有诸侯客来见天子者。荧惑守南斗，余贵。又曰：七日以上，太子疾。十二日以上，庶子当之。又曰：去复还守之，吴越有忧，期不出三年。

《河图》曰：荧惑守南斗，宰相坐之，有兵罢。荧惑逆行守南斗，山崩。又曰兵车合，国君为帅。

石氏曰：荧惑守南斗，百二日，大赦。

巫咸曰：荧惑入南斗，若留守，所守之国当诛。

《五行传》曰：荧惑与斗晨出东方，因留守斗，其国绝嗣。《汉书》景帝元年七月丙戌，荧惑在斗，晨出东方，留守斗。后三年吴王濞率七国举兵反，汉太尉周亚夫败之，灭国之应。荧惑守南斗，为乱，为贼，为丧，为兵。守之久，其国绝嗣。汉武帝元鼎中，荧惑守南斗。是时南越王赵婴齐将入朝汉，其相吕嘉不愿内属，乃杀其王及王太后，举兵反。汉遣六将军将兵诛之，遂灭其国，置交州为七郡也。

《海中占》曰：荧惑守南斗，旱，多火灾。

郗萌曰：荧惑守南斗，留二十日，大人忧。守三十日，有德令。

郗萌曰：荧惑以十月守南斗，三十日，民介冑。不出一百日，其国有亡兵。荧惑守南斗，有内变，期一年。

荧惑守南斗，地动。婴儿多疾死，关梁不通。留二十日以上出复，大人忧，期五月。

陈卓曰：荧惑守南斗，五谷不成，期百二十日。又曰荧惑守南斗，且有废臣，天下大乱，道路不通。一曰上官吏死。

荧惑犯牵牛二

郗萌曰：荧惑犯牵牛，其国之君必有外其大臣。

陈卓曰：荧惑犯牵牛，臣谋主。

石氏曰：荧惑入牵牛中四月，越主死。

巫咸曰：荧惑入牵牛，余大贵。

《二十八宿山经注》曰：荧惑入留牵牛，三日不出，越王为强兵所逐。

陈卓曰：荧惑入牵牛三月若四月，齐王死。一曰晋王当之。

郗萌曰：荧惑乘牵牛，为天下有大水起谷，贵人相弃于道。

《挺辅占》曰：牵牛为令天下者，荧惑居阳则喜，居阴则忧。

《海中占》曰：荧惑出入，留舍牵牛，春旱秋水。一曰关梁不通。

《齐伯》曰：荧惑出入留舍牵牛，三十日不下，薪蒿有急，牛且大贵。进行十度以上至三十度，不出百六十日，客兵来。

《黄帝占》曰：荧惑守牵牛，民为乱，贵人多死。

石氏曰：荧惑守牵牛，民饿，有自卖者。

巫咸曰：荧惑守牵牛，为多火灾。又曰牛大疫，多有死者，灾非一国。牛贵十倍。石氏曰三倍，道无行牛。一曰当有税牛之役。

《海中占》曰：荧惑守牵牛，为旱。荧惑守牵牛，有急行。又曰岁多雨露。

郗萌曰：荧惑十月守牵牛，不十日，兵大起。荧惑守牵牛，若有谷畜产事。荧惑守牵牛，有牺牲之事。有反逆者从中起，有走军死将，期一年。案《宋书天文志》曰：晋成帝咸康元年六月乙亥，火犯牵牛中央星。建元二年，征西将军庾亮薨。

《荆州占》曰：荧惑守牵牛，三十日以上，人相食。

《北官候》曰：荧惑守牵牛，二十日以上，有反逆者，牛车用。期四十日，若七十日。

《圣治符》曰：荧惑人守牵牛，岁大水，津河不通，五谷大伤，其岁不中。

郗萌曰：荧惑人牵牛中，出守牵牛之南，有大赦。期二十日。

《荆州占》曰：荧惑以春二月三月留牵牛相守者，当蒿贵，至八月止。又占曰：荧惑犯守牵牛大星，臣谋主，诸侯将兵，大人忧之。其国乱，人民饥。

甘氏曰：荧惑犯牵牛留守之，有破军杀将。

《海中占》曰：荧惑犯守牵牛，诸侯多疾。

荧惑犯须女三

《帝览嬉》曰：荧惑犯须女，若守之三十日不下，女主有病者，若府藏中有甲兵。十日不下，主后有死者，期百八十日。

石氏曰：荧惑入须女，中旬，主后死。

郗萌曰：荧惑入须女，留二十日，为天子受女之庆。近期三十日，远期四月。荧惑入须女，余贵，石三百。人有自卖不出，县邑有死者。荧惑入守，妃贵人、女子多死者。

《荆州占》曰：荧惑入须女，布帛贵，天子内美女。不然甲兵起。

郗萌曰：荧惑出须女中，主也。出须女两傍，诸臣也。留，为忧。

《春秋纬》曰：荧惑之须女，上求女。

郗萌曰：荧惑在须女，逆行至牛，复还女，倏去倏还，为千里无稼穡。

《河图》曰：荧惑居须女阳，有喜；居阴，有忧。

郗萌曰：荧惑舍须女，蚕不得。荧惑出入，留舍须女五十日不下，天下人民大恐。其国开库出兵，加於吴越城。荧惑留须女，有反逆者徙女者诸夫人家起。

《齐伯》曰：荧惑出入，留须女十日不下，刀剑大贵。

《黄帝占》曰：荧惑以十二月守须女之西南，奸人人邑。守其北百日，有诸侯嫁女绝国者。

《黄帝占》曰：荧惑守须女，皇后疾，宫中有火灾。

《文曜钩》曰：荧惑守须女，人主以媵为后，以妾为妻，若有献女者。

甘氏曰：荧惑守须女，王者发布帛。守二十日，丝绵布帛大贵。

陈卓曰：荧惑守须女，大人不安，五谷不登，民多病疾。

甘氏曰：荧惑守须女，国饥，余贵，民有自卖者。

巫咸曰：荧惑守须女，邦有女子丧，主后也。又曰宫女有忧，牛角大贵。

郗萌曰：荧惑守须女，后夫人有忧，大人不安。荧惑守须

女，女子为天下政。一曰女子为乱，法令更，行疾，无忧。国有嫁女、娶妇事，臣下衣服奢侈，守三十日，其君忧。荧惑守须女北，国大水，人民处木上。

《荆州占》曰：荧惑守须女，色青，有女丧，宫女有忧。黑，女多死。黄白，吉。

《海中占》曰：荧惑犯守须女，多妖祥，大臣当之。

《荆州占》曰：荧惑守犯乘须女，二十日，大人妇女有反逆者，从女起，若有女丧，其年余三倍，人民多死。

陈卓曰：荧惑留逆犯守乘凌须女，天子及大臣有变，必有奇令。

荧惑犯虚四

《黄帝占》曰：荧惑入虚东，一曰居其左右，君恐失火。

《荆州占》曰：君有大事。《文曜钩》曰：荧惑入虚，咎在毁伤。

石氏曰：荧惑入虚中三月，齐王死。入旬，相死；不死，出走。

巫咸曰：荧惑入虚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三十日为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郝萌曰：荧惑入虚，逐功臣。一曰牛车贵。

《荆州占》曰：荧惑入虚，天下有变，诸侯有死者。有罢军破将。天下更政令，期一年。

陈卓曰：荧惑在虚东，东藩旱。在虚南，楚地旱。在虚西，庐江旱。在虚北，辽西旱。

郝萌曰：荧惑入虚成钩己，天下大乱，政急，大人忧，以战不胜。一曰有德令。

《春秋纬》曰：荧惑留虚，有以丧徭。

郝萌曰：荧惑留虚，群臣不尊敬祭祀，女主不谨。荧惑留虚三十日，其君臣忧。荧惑舍天府，天下喜赐诸侯王。又曰舍

天府门中央，天下赦。

《齐伯》曰：荧惑出入，留舍虚之间，忧在齐，其国治城郭，兵来，期不出十年中败。

《黄帝占》曰：荧惑守虚，赤地千里，人相食。荧惑守虚，大臣为乱，百姓多疾。

《圣谕符》曰：荧惑守虚，百二十日以上，诸侯亡土地，将有庆赐爵封者。

《春秋图》曰：荧惑守虚，五谷大贵，吏民死解。

石氏曰：荧惑守虚，将军及兵发起，天下更令。《晏子春秋》曰：荧惑守虚，期年不去。公问晏子曰：孰当之？晏子曰：齐当之。公不悦，曰：天下大国十二，齐何以独当之？晏子曰：虚，齐分野。且天下之殃，固於富强，为善不用，出政不行，贤人使远，谗人反昌，百姓疾怨，是以列舍无次，荧惑逆行。公曰：可去乎？对曰：出冤聚之殃，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财，施之民矣；赈孤寡而敬老人，若能是者，恶可去，何独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日，而荧惑迁。

郗萌曰：荧惑守虚危，有土功事。九十日，天下乱，岁大饥。

甘氏曰：荧惑守危，以人民为变，天下大水。

郗萌曰：荧惑守危，以民流多死。一曰女子多死。

《玉历》曰：荧惑守危，以水火入，多疾疫。若有土功，修治陵庙，期不出年。

《黄帝占》曰：荧惑入虚而犯守之，天子自将兵，流血满野，必有死国死王。期三年。

郗萌曰：荧惑犯守虚，有土功之事。一曰合于虚，土功当举。

石氏曰：荧惑犯守虚，天下有变更令者，百姓多疾，岁不熟，赤地千里，谷采踊贵，菽粟三倍。《荆州占》曰：十倍。

荧惑犯危五

《荆州占》曰：荧惑犯危，天下大乱。

《黄帝占》曰：荧惑入危，大赦天下。

石氏曰：荧惑入危，贼臣起。荧惑入危中，三月，齐王死。不死出走。

郝萌曰：荧惑入危中，天下有变更之令。又曰：入天府，天子临府事。

《黄帝占》曰：荧惑入危，越地亡。

郝萌曰：荧惑逆行危，其君简祭祀。荧惑入危，留之以过复还留之，大人当之。荧惑留危，群臣不敬宗祀。荧惑舍天府，天子赐诸侯王。舍门中，天下赦。荧惑出入，留舍危，其国缮城郭而起兵。

巫咸曰：荧惑出入，留舍危，国中大乱，吏民相攻。荧惑守危，大国有忧，人民为变，国易政，不出其年。天下大疾，死者不葬。荧惑守危，国为政者急。

《黄帝占》曰：荧惑守危，大臣为乱。

《文曜钩》曰：荧惑守危，民多疾疫，岁旱不熟，天下大饥。兵起。

《海中占》曰：荧惑守危，春旱，秋多水灾。

郝萌曰：荧惑守危，大人变常。荧惑守危，宾客有事死。荧惑守危，宫地震裂。荧惑守危，为大人盖屋事。

《荆州占》曰：荧惑守危，南方有兵，诸侯有死者，库室有缮者。

陈卓曰：荧惑守危宫，多火灾。

《北官候》曰：荧惑守危，有土功，饥兵起，诸侯相谋。

石氏曰：荧惑守危，守之三十日不下，有立宫庙哭泣之事。六十日不下，国易政。

《荆州占》曰：荧惑入危，乘守二十日，若九十日，东方兵起，国有死者。岁旱不熟，余十倍。民食草木，嫁妻卖子，牛羊倍价。荧惑乘危，天下大乱。

《北官候》曰：荧惑入危，留守三十日，若九十日，天下易政。咎以入日占。

《黄帝占》曰：荧惑入危，诸侯王谋，大兵起，天下易变。若有土功，守上星，为人民死，守中星，诸侯死，守下星，大臣死。期百八十日。

郗萌曰：荧惑守坟墓，为人主有哭泣声。

荧惑犯营室六

郗萌曰：荧惑犯营室者，犯阳为阳有急，犯阴为阴有急。

石氏曰：荧惑犯营室，以贱人为役。荧惑入营室中，入三月，卫君死。入五月，相死。不死，出走。

《荆州占》曰：荧惑犯乘营室，诸侯相攻大战，余倍。

甘氏曰：荧惑入营室，大臣匿谋。

巫咸曰：荧惑入营室，臣伐主。一曰有兵兵罢。

郗萌曰：荧惑入营室壁中，有恶谋。荧惑入营室中，贼臣起，非盗乃客。期六十日。

《荆州占》曰：荧惑入营室，齐国有兵，诸侯若民多死，岁不收，期十月。

《圣谕符》曰：荧惑逆行营室，成钩己，天子失宫殿，大臣为乱，兵大起。

石氏曰：荧惑逆行营室，环绕之三十日，有破国。六十日不下，有崩王，吴太子死。期一年，中二年，远三年。

石氏曰：荧惑逆行，经犯营室，臣谋兵起。

《河图》曰：荧惑居营室，两军相据当相和；不相和，有殃罚。

《荆州占》曰：荧惑经营室中，诸侯兵相谋。

《洛书》曰：荧惑入营室留守之，大人有忧，臣有阴，欲杀主者，后宫有大变，期不出年。

《黄帝占》曰：荧惑入营室中，天子宫也，留二十日已上，天子恶之。郝萌曰：天子失位也期不出十月中。其经之，大臣伐主。

《海中占》曰：荧惑入营室，留二十日，天子死。守其南，皇后死。郝萌曰忌守其西，太子死。郝萌曰忌守其北，为诸侯有死者。

郝萌曰：荧惑留营室六月，大人忧，期百日。

陈卓曰：荧惑留营室，后死。一曰臣下欲为贼。

《北官候》曰：荧惑舍营室，大人死。复居久者，三年祸发。中二年，近一年。居其阴，万家邑拔，千家邑败掠。居其阳，千家邑拔，万家邑亡。

郝萌曰：荧惑出入，留舍营室中，有客来欲见君者。其岁多土功。

《河图》曰：荧惑守营室，火起，后宫有变。赤色怒，赤而环之成钩己，乃有咎。不然无咎，必察喜怒，以决吉凶。

《元命包》曰：荧惑守营室，群妃斗。

《文曜钩》曰：荧惑守营室，专于妻妃。

石氏曰：荧惑守营室，天子为军，自守王者。有水灾，余贵。又曰：守三月，王者崩，及立王。

甘氏曰：荧惑守营室，客烧主人，将军凶，不有诛，必有逆兵。主将去之，有祸。又曰人民为变。守之三十日以上，天子死。

巫咸曰：荧惑守营室，旱，五谷不成，多火灾。

《海中占》曰：荧惑守营室，人民疾疫，多死亡。

郝萌曰：荧惑守营室，人君攻宫室为土功事。又曰：以正

月守营室，三月若五月，有大旱之灾，天下大饥。

石氏曰：营惑人，若守天宫四十日，诸侯转粟，千里各虚。

《文曜钩》曰：荧惑人守犯营室，以内淫近色，及天殃，皆不以命终，王者恶之。

郗萌曰：荧惑犯守营室中，皆有土功事。

《黄帝占》曰：荧惑守离宫正东为父，守正西为母，守正北为妻，守正南为子，守舍星为身。其焰赫赫，其国离易。期三年，远五年，兵起。

荧惑犯东壁七

《春秋图》曰：荧惑入东壁，百九十日，且服劳。

《文曜钩》曰：荧惑入东壁，大臣为谋，人主自将兵，贼臣内起，天子以兵自守。

石氏曰：荧惑入东壁中三月，卫君死。入五月，相死；不死，出走。

甘氏曰：荧惑入东壁，有匿谋。

郗萌曰：荧惑入东壁，九州当之。甲乙日入，东方有咎。丙丁日入，南方有咎。戊己日入，中央有咎。庚辛日入，西方有咎。壬癸日入，北方有咎。荧惑入东壁，民疾。

《荆州占》曰：荧惑入东壁，大臣有谋杀者。

《北宫候》曰：荧惑入东壁，天下以食为忧。

《海中占》曰：赤星入营室东壁，大臣凌主。

《河图》曰：荧惑入东壁，两军相据，当相和。不相和，有殃罚。

郗萌曰：荧惑出入，留舍东壁三十日不下，五谷贵，民流亡，不居其乡。六十日不下，兵至其国。

《黄帝占》曰：荧惑守东壁，言政事者诛。术士不相隐

藏，内外相谮，以相胜正。三军亦大起兵。

巫咸曰：荧惑入东壁，岁不熟，万物不成。

《海中占》曰：荧惑守室壁，宫失火。一曰旱，五谷不成。一曰兵民多死。

郗萌曰：荧惑守东壁，为天下兵起。一曰伏兵起。又曰为大人卫守。又为多水，若岁晚水。或西方有忧。荧惑守东壁三十日，其君忧。二十日，大赦。荧惑守东壁，为有土功事。荧惑守东壁，其光润泽，大吉。荧惑守东壁三十日不下，三年兵起。

《荆州占》曰：荧惑守东壁，人主自将兵，采石至千。又曰文章者伤。

郗萌曰：荧惑守东壁，诸侯相谋。

陈卓曰：荧惑守东壁，王者大灾。

《北官候》曰：荧惑守东壁，守其南，主后死。守其西，天子死。守其北，诸侯死。守其东，大人自将兵。荧惑守东壁，臣下不明。

巫咸曰：荧惑入东壁留守之，有土功。

郗萌曰：荧惑留守东壁，臣下弄法。二十日以上，贼臣起，期十月。

《荆州占》曰：荧惑逆行，守乘壁，女主自恐。一曰民多疾。

《齐伯》曰：荧惑逆行，守东壁，成钩己，有大兵加于卫，其国无以待之。若三月不下，卫王死。不则，出走。

卷三十三 荧惑占四

荧惑犯西方七宿

荧惑犯奎一

《黄帝占》曰：荧惑入奎中，民多疾。又曰乱臣弑其主。

《文曜钩》曰：荧惑入奎，主偏阿诛不决。

石氏曰：荧惑入奎中三月，鲁主死及国相死。不死，出走。

《北官候》曰：荧惑入奎，成勾己及环绕之，天子灾官殿，期六月。

《海中占》曰：荧惑润泽出奎，有喜令。其变色入奎，有伪令来者。若出奎有伪令，出使者。

巫咸曰：荧惑从娄，逆行至奎，有兵起。

甘氏曰：荧惑入奎，环绕之三十日，相死。三月不行，其国王死。不死，出走。期三年。

石氏曰：荧惑入奎，留二十日以上，大臣有匿谋，若国有伏贼。期八十日，若九月。

郝萌曰：荧惑留奎，臣下专权。一曰霸者争立。

《孝经章句》曰：荧惑舍奎，有兵起。其民有自卖于县邑者。岁为下。

《齐伯》曰：荧惑出入留舍奎，天下且有争言者，不且有伏士出者。其国兵至，加于鲁之城，其国无以得之。

《黄帝占》曰：荧惑守奎，农夫不得耕。

《春秋图》曰：荧惑守奎，天下有叛者。

《感精符》曰：荧惑守奎库，兵当起，车骑用，国有死

君，岁多狱事。

石氏曰：荧惑守奎，兵起，北夷侵边。一曰粟有补于民。

甘氏曰：荧惑至奎，其国相讐，天下怀忧，父子不相信，君隔臣蔽。又曰民多疾。荧惑守奎，摇动进退，为赦。又曰天下有水，民多死。

巫咸曰：荧惑守奎，天下大水。

《海中占》曰：荧惑守奎，其国坐之，三十日不下，其君忧。

郝萌曰：荧惑守奎，多狱，关梁不通。又曰女淫。荧惑以二月守奎百日，多出盗。又曰女子多乳死者。荧惑守奎，为沟渎事。一曰有水事。

《荆州占》曰：荧惑守奎，为王者忧。一曰大人当之。

荧惑守奎，兵起，车骑满野，贵人多病，若有死者，菽粟贵。一曰岁大熟。

《西官候》曰：荧惑守奎二十日以上，大臣有谋。国有兵，若有死王。兵加于鲁国之地，期一年。荧惑守奎，其国诸贵为孽，国有大贼，谋在近臣。近期三月，远期九月。荧惑守奎，兵官当之，期百二十日。又曰：荧惑以二月守奎，多盗贼，来二千石，多调役之事。

石氏曰：荧惑守奎，色正明，留二十日以上，下有兵。

《荆州占》曰：荧惑逆行守奎，女子多暴死。

荧惑犯娄二

石氏曰：荧惑入娄中三月，鲁主死。人旬，相死。不死，出走。荧惑入娄而守之，天下有聚众，兵大起，车骑用。必有死君走相。天下不熟，饥非一国。若山林有大盗，路不通。期一年，远二年。

甘氏曰：荧惑入娄，国有兵，人民多死。

《荆州占》曰：荧惑入娄，天下有聚众。近期四十日，远期二百四十日，兵大起，车骑用。

《西官候》曰：荧惑起芒角，而入娄国，且有焚烧仓库之灾。

石氏曰：荧惑逆行，入娄成勾己，国有焚烧仓库之灾。若逆行至奎，大兵起，臣谋君，将军为乱。期不出年。

《荆州占》曰：荧惑留娄，狱多奸。

郝萌曰：荧惑出入留舍娄中守之，色赤而光明，胡人为凶。

《齐伯五星占》曰：荧惑出入留舍娄，其国必有名者死。

石氏曰：荧惑守娄，即库兵动，民多死。荧惑守娄，为有白衣之会。

甘氏曰：荧惑守娄，有大臣不当其位，损常制、乱政者。又曰有水殃，民多疾。

巫咸曰：荧惑守娄中，民病，大水，金银贵。荧惑守娄，旱为多，火灾，五谷贵。

郝萌曰：荧惑守娄，有兵，北夷侵边，道不通。又曰：关梁不通。霸者争立。又曰大赦天下。又曰北主死。又曰牛多死，牛大贵。荧惑以二月守娄百日，多山盗。一曰女多乳死。荧惑守娄之南，大赦。

《荆州占》曰：荧惑守娄，岁大饥，若收财物。

陈卓曰：荧惑守娄二十日以上，宫中大臣死，期八十日。

《玉历》曰：荧惑守奎娄，有名人死，民多疾。

《百二十占》曰：荧惑守娄，车骑发，有死军。一曰贵人当狱事。

《海中占》曰：荧惑入若守娄，天子受贺。期三十日，远八月。

郝萌曰：荧惑入守娄，其国坐之。一曰守三十日，其君

忧。

荧惑犯胃三

郗萌曰：荧惑犯胃，为天下谷无实，以食为忧。荧惑犯胃，为国有暴兵伐中国者。

石氏曰：荧惑入胃，主死。入三旬，王后死。

甘氏曰：荧惑入胃二十日，天下有兵乱，仓粟出。

郗萌曰：荧惑入天府，法令更。

《荆州占》曰：荧惑入胃，国有匿谋，其事不行。荧惑以三月入胃，进退犯凌百日以上，天下仓廩不实，国有大兵，流血千里。

《二十八宿山经》曰：荧惑黄黑，绕环胃昴毕，忧多，疾死。

《春秋图》曰：荧惑之胃，贱人当有封者。

石氏曰：荧惑舍于胃，天下大饥，有转粟之令。

《黄帝占》曰：荧惑守胃，余大贵。

《河图》曰：荧惑守胃，其年旱，饥民多，疫疾，仓粟大出。

《文曜钩》曰：荧惑守胃，其国贵人戮死，贱人当贵。一曰大人有入牢狱者。

石氏曰：荧惑守胃，其年旱，饥民多疾。王者行仁，则大吉。甘氏曰：王者行仁，则荧惑去也。以火克金，以仁教义，天下无咎。荧惑守胃，天下藏府有火灾。

甘氏曰：荧惑守胃，有水殃。

《海中占》曰：荧惑守胃三十日，其君忧。

郗萌曰：荧惑守胃，大臣不爱百姓。一曰牢狱空

《荆州占》曰：荧惑守胃，铜贵。

《西官候》曰：荧惑守胃，若其中星众者，则粟聚。星

少，粟散。

石氏曰：荧惑入胃而守之三十日不下，赵地大急，人民半死。大兵起，客军败，主人胜。期不出一年。

巫咸曰：荧惑入，若守胃东出，民扰。

郗萌曰：荧惑入若守胃，牛疾。荧惑入，若守胃，若天仓，四十日，旱。

陈卓曰：荧惑入犯守胃，贵人有死者，若贵人子系狱。

《圣诒符》曰：荧惑逆行守胃，天下有急兵，人民饥，仓用，有赋敛之忧。若有火灾。

荧惑犯昴四

巫咸曰：荧惑犯昴，若入之中，国有边警，匈奴大出，四夷兵起，国有忧。案《晋书天文志》曰：晋成帝咸和六年十一月，荧惑守胃昴。八年七月，石勒死，石虎自立，多所残灭。是时虽勒、虎惜号，而其强，常占昴不关太微紫微宫。

《文曜钩》曰：弃法律，荧惑入昴。

石氏曰：荧惑入昴，天子有急令。

郗萌曰：荧惑入昴，天下大安无兵，有兵亦罢。四月五月，大赦。近期十五日，远期三十日赦。又曰不可为害。一曰贵人多戮死。

巫咸曰：荧惑入昴毕中，一人一出，即有大兵，可立而待。

郗萌曰：荧惑逆行，入昴成勾己，天下大赦，期八十日。

《洛书》曰：荧惑入昴二十日不下，国有大众，甲兵大起，将军有出者。巫咸曰：期六十日，远六月。岁大旱，人饥。

《海中占》曰：荧惑入昴留二十日以上，牛马多疾。

郗萌曰：荧惑留昴，典吏多为奸者。

甘氏曰：荧惑舍昴，天下多大贼。

郗萌曰：荧惑舍昴，天下多赋敛。

巫咸曰：荧惑出入留昴，赤色而光，因犯以行，边地多警。不出三月，军起，在其西北八百里。

《齐伯占》曰：荧惑出入留舍犯昴，多有立屋室，且有兵。

《黄帝占》曰：荧惑以春三月守昴，夏旱。夏守，秋旱。秋守，冬旱。冬守，春旱。荧惑守天，狱赦。

《河图》曰：君苛政扰，民苦其诛，愁气布，则荧惑守昴，六月大怪。

《孝经章句》曰：荧惑守昴，天下多狱，其政烦，雨泽不时，岁为中。

巫咸曰：火犯守昴，四夷兵起。

甘氏曰：荧惑守昴，无罪者诛。案《石虎列传》曰：十一年冬，荧惑守昴，五十余日不移。太史令赵揽奏，昴，赵分也。荧惑舍留分，其王恶之，宜以朝廷宠贵大臣姓王者当之。虎於是假以他罪，诛中书监王浚，欲以消咎。于是议者进以宋景三吐仁君之言，荧惑退舍，夫修短分定，命不可延，而杀人求福，不亦悖乎！

巫咸曰：荧惑守昴，天下多火灾，万物不成，人民疾，多死。

《海中占》曰：荧惑守昴，边境不宁。荧惑守昴，忧在大人。

郗萌曰：荧惑守昴，大人为乱，天下谋主，大将出反，国政不安。一曰多狱事，大将有囚者。又曰地裂山崩。又曰：守一二日，相死，火。以夏三月守昴，至秋，余贵。荧惑守昴，男子有急。一曰女子有急。荧惑守昴，当有津河发事。荧惑以二月守昴，百日，其国有流民。

《荆州占》曰：荧惑守昴东，齐越负兵。守其南，荆宋负兵。守其西，秦郑负兵。守其北，燕赵负兵。荧惑守昴星，色

大而黄，马牛贵。

《西官候》曰：荧惑守昴，兔多死。春三月旱，牛马皆死。荧惑守昴，大将有外出者，若忧旱。野有流血，大将死，士卒病。

《百二十占》曰：荧惑守昴，且有急令，诸侯谋，道不通，阳为中国，阴为四夷，若阴国有忧。

石氏曰：荧惑若以三月守昴，皆百二十日，其国有白衣之聚。

巫咸曰：荧惑守昴，以去后反守之，有臣为天子破匈奴者。期三年。

《荆州占》曰：荧惑若守昴北，主突厥王死。《宋书天文志》曰：晋成帝咸和八年七月，火入昴，是月石勒死。

《春秋图》曰：荧惑经昴毕之间，而守之三十日不出，即马系其足，群凶相续，妇儿哀哭，无所止属，民食不足，人相食。

《西官候》曰：荧惑犯守昴中，民疾病。一曰赦狱，讼疑，出囚。

郝萌曰：荧惑中犯乘守昴，兵北征匈奴。又曰为天下有祸。一曰逆臣为乱。

荧惑犯毕五

《黄帝占》曰：荧惑犯毕右角，大战。犯毕左角，小战。荧惑犯毕，出其北，为阴国有忧，出其南，阳国有忧。

《海中占》曰：荧惑犯毕，国有败猎之事。

《黄帝占》曰：荧惑入毕中，国君有卫守。

《文曜钩》曰：荧惑入毕而出之，有赦令。一曰有德令，爵禄之事。期一百八十日。

巫咸曰：荧惑入毕，将相忧。一曰国相乱。荧惑入毕中，

各伺其出日而数之，二日期二十日为兵发。伺如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郗萌曰：荧惑入毕中，有女主丧。荧惑入毕中，有大赦令。期十五日，若三十日。将若相忧。若其国有白衣之聚，期不出一年。荧惑入毕，为忧兵，其国易主。

《玉历》曰：荧惑入毕，将相有咎。

郗萌曰：荧惑出毕中央，主也；出旁，臣也。其行徐忧，其行疾无故。

石氏曰：荧惑出毕阳则旱，出阴则水，为政令不行。

《五行传》曰：荧惑行毕至昴，为死丧。案汉文帝七年，荧惑东行，行毕阳还毕东北西而逆行，至昴南而东行。后四年，赵王与七国谋反，北连匈奴，诛死之应。

《河图》曰：荧惑在毕。毕，天空也。不可为人客，为人客者，殃罚。

《春秋纬》曰：荧惑之毕，有德令。

郗萌曰：荧惑与毕合并光，主必亡。荧惑留毕昴间，天下道路塞，关梁不通。荧惑入毕中留二十日以上，兵起。期四十日，若三月。

《西官候》曰：荧惑留毕，臣猎不当。

甘氏曰：荧惑舍毕，其国多枉刑。

郗萌曰：荧惑舍毕口六十日，贵人诛死。一曰贵臣有夷族者。一曰贵臣有饥死者。荧惑舍毕之口，其国灭无后。荧惑舍毕，辅太子奉蕃国。荧惑入舍毕，边有兵。荧惑出入，舍留毕左右，明年小旱。又曰，明年天下有失地之君。

《齐伯》曰：荧惑出，留舍毕中，军起三年，若居其左右，兵起其野，禾豆不入，岁小旱，必有失土之君。

《春秋纬》曰：荧惑守毕口，即马驰人走，天下有急兵，国有败伤，人民流亡。

《文曜钩》曰：畋猎不时，荧惑逆守毕。

《甄曜度》曰：荧惑守毕，将相有忧，白衣之会。郗萌曰：期在岁中。案《宋书天文志》曰：荧惑守毕，占曰：万民饥，后大官多丧，公主薨亡，天子举哀相继，岁大旱民饥。

石氏曰：荧惑守毕，天子虐，国多枉刑。

甘氏曰：荧惑守毕，边兵大惊，侵凌中国，仓谷出，又曰敌兵起。

郗萌曰：荧惑守毕，不出二十日若三十日，大赦。一曰：成勾己，赦。一曰：环绕之，赦。荧惑守毕，有亡国。又曰天下多盗。一曰：大帅将兵，期二十日，邑驱掠。荧惑守毕太岁子午卯酉，有兵。荧惑守毕，三十日，其君忧。若以四月守毕踵，大人忧之。

石氏曰：荧惑守毕，有大兵大师为乱。

郗萌曰：荧惑以四月守毕百日，匈奴有降王。三十日，男子有赉爵命，若有赦令。荧惑入毕，已去复还守之，诸侯、女子、贵臣有诛者。期不出三年。

《荆州占》曰：荧惑守毕，有走君。荧惑守毕踵，人民骇走，去家千里，儿妇啼哭。无所触抵留一月，大兵。连薄留二月，二年战。留三月，三年战。三月以上，易政。荧惑入毕，去复还守之，有吏臣为天子破匈奴者。期三年。荧惑逆守毕，兵大起，马顿蹄，牛运其角。妇儿碌碌，无所止属，万民去其处。饥于菽粟，人相食。若其国正不安。其留二十日以上，贵人当有掠者。期七十日，越地凶。

《河图》曰：荧惑入毕，留守之六十日不下，有女主之丧。大臣诸侯相谋，边兵起，若有战，期一年。

陈卓曰：荧惑犯附耳，为兵起，若将相有丧忧。不即免退。

荧惑犯觜觿六

石氏曰：荧惑犯觜觿，其国兵起，天下动移。

甘氏曰：荧惑入觜中，天下有善政。

郗萌曰：荧惑入觜觿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甘氏曰：荧惑出觜觿间，天下乱。西方大得，东方大失。

《西官候》曰：东方吉，西方凶。

《春秋图》曰：荧惑之觜觿，大臣且有忧。

石氏曰：荧惑以觜觿合，赵相死。

郗萌曰：荧惑以觜觿合无光，主必亡。

《荆州占》曰：荧惑留觜觿，诛罢不行。荧惑出入留舍觜觿，君臣将兵。

《黄帝占》曰：荧惑守觜觿，将军反，天子之军破，牛马有急行。

《黄帝占》曰：荧惑守觜觿参，国有丧，期六十日。若余贵。

《文曜钩》曰：逐功臣，荧惑守觜参。

石氏曰：荧惑守觜觿，西方客动侵地，欲为君王。崇礼以制义，则国安。一曰西羌兵起。荧惑守觜觿，君臣和同。

甘氏曰：荧惑守觜觿，万物不生，天下愁悲。

巫咸曰：荧惑守觜觿，旱多、火灾，五谷不成，天子不可动兵。

巫咸曰：荧惑守觜觿，有石堕其野者。一曰有怪石。以人日占何国。荧惑守觜觿，谷贵。入之，石二百。不入，石一百。

《海中占》曰：荧惑守觜觿，其国有忧。

郗萌曰：荧惑守觜觿参，弃法律。又曰小民多伤。荧惑犯

守觜觿，不出三十日，有兵。荧惑守觜觿，国易政，天下多不孝子，父子相斗，铁器贵。一曰禾贵。

《西官候》曰：荧惑守虎首一日为十日以上，天下兵起，斧钺用。

《齐伯》曰：荧惑守觜觿，害国之君，将兵入于秦之域矣。六畜大疫，山谷尽空。

《春秋图》曰：荧惑守觜觿，有兵起，将为乱，若有急令。天下斧钺大用，不出百八十日。

《黄帝占》曰：荧惑犯觜觿，野多反者，斧钺用。

郝萌曰：荧惑犯觜觿，而守之六十日，其国有丧，大臣有诛被逐者。万物不生，天下饥，谷大贵。

荧惑犯参七

《黄帝占》曰：荧惑犯参，有大将反者，兵大连，精四方相射，王者不安，转徙宫室。

石氏曰：荧惑犯参左肩，大战。星角明大，天下之兵卒起而强。微细，天下兵弱。

《说题辞》曰：荧惑入参，主威下国废。

《文曜钩》曰：荧惑入伐，有兵战，守之五日以上，大将死。

郝萌曰：荧惑入参若伐，天子忧市。一曰君国失市。

《春秋纬》曰：荧惑逆入参成勾已，天下大乱，天子失度，大人忧。若环绕之，主命恶，若有大丧。期一年，远三年。

《荆州占》曰：荧惑逆入参，必有一国之君饥若戮死者。

《春秋图》曰：荧惑之参，将有忧。

郝萌曰：荧惑南至参，将必有下狱者。

甘氏曰：荧惑舍伐，不出三旬，大赦。

郝萌曰：荧惑宿参若伐，直横者，为有反臣中兵。荧惑入参一月，相死。二月，后死。三月，君死。

《西官候》曰：荧惑入参，留二十日以上，兵战出。期七十二日，若十月。若有丧，小儿多伤。

郝萌曰：荧惑逆行，若留止衡中，为兵军起。荧惑出入留舍参中，天子宫中兵起。

《黄帝占》曰：荧惑守参，多霜雹。

《河图》曰：荧惑以四月守参，其国兵起。兵起宫中，战有功若封侯者。五月守之，大人有忧下狱者。

《孝经章句》曰：荧惑守参，兵大杀，千里之行，淮主亦惊。牛马多死。雨泽不时，岁为下。

石氏曰：荧惑守参，大将军反，天子之军破，牛马急行。麦大贵，人相食。

甘氏曰：荧惑守参，王者不安，徙宫室。

巫咸曰：荧惑守参，有怪石堕其野。以入内占。

荧惑守参，旱多火灾，万物五谷不成，其国有忧。

《海中占》曰：荧惑守伐，五日，人主死。

郝萌曰：荧惑守参足下，五日，余暴贱。二十日以上，大贱。三十日，有赦。一日四月守参，三十日，赦。荧惑守参，为大人当之。

《荆州占》曰：荧惑以四月守参，天下金贵。

郝萌曰：荧惑守伐，百二十日，成勾己，若环绕之，大人恶之。若有忧，期六月。

《荆州占》曰：荧惑守参白虎，兵起，铁钺用。

陈卓曰：火守伐，天下更正朔。

《西官候》曰：火守伐，燕王当死。其留二十日以上，大人恶之。期六十日，若秦地凶。

甘氏曰：荧惑守参，有赤星出参中，边有兵。

石氏曰：荧惑以四月守参，火入舍，金钱发。荧惑入参守之二十日以上，兵起于野。将军出战，有死将。石陨其野，多反者。荧惑与龙星并见参中，天子更政，有戮死臣。荧惑与彗星若妖星见参伐，天子更政。妖星，一名望龙。

郗萌曰：荧惑经参能见参伐，大国君为臣所谋。荧惑与彗星见参，大国君不吉。

卷三十四 荧惑占五

荧惑犯南方七宿

荧惑犯东井一

《黄帝占》曰：荧惑犯东井，小有兵。案《宋书天文志》曰：安帝义熙九年二月丙午，荧惑填星皆犯东井，十三年三月，索头大众缘河为寇，高祖讨之，奔退，其别帅跋嵩交战，大破之，嵩殄焉。复攻关中，八月擒宏也。

陈卓曰：荧惑犯东井，群臣有以家事坐罪者。案《宋书天文志》曰：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十二月戊午，荧惑犯东井北轸西头第一星。甘露元年，诸葛诞族灭。宋孝武大明二年三月辛未，荧惑入东井。其年四月，海陵王休茂为雍州刺史，五年，休茂反，诛。

《黄帝占》曰：荧惑以春入东井，有赦。

《文曜钩》曰：荧惑入东井，失道行阳，天下大旱，有火灾，若内乱。期不出三年。

石氏曰：荧惑入东井，兵起，若旱。其国乱，有兵兵止，无兵兵起，大臣当之。案《宋书天文志》曰：晋成帝咸康元年八月戊戌，荧惑入东井。是年夏，发众列戍，加王遵司马，以备胡贼也。荧惑入东井，必先军起役有令。荧惑角气行疾入东井十日，相

死。三十日，主终。后命恶之。

《黄帝占》曰：荧惑入东井，牛大疫，兵器辄大贵。

石氏曰：荧惑入东井中，海水出，水暴下。

甘氏曰：荧惑入东井，有逃主。又曰：四百人，贵一人。

巫咸曰：荧惑入东井，中国有遁主。荧惑入东井，贵人不
安其位，一国大旱。

郗萌曰：荧惑入东井，国失火。案《汉书天文志》曰：景帝
四年七月癸未，火入东井行阴。后二年，有栗氏事。后未央东阙火灾。
《洪范天文星辰变占》曰：未央门火灾。荧惑入东井，太白随之，余
贵，道上多死人。荧惑入东井，先起兵者，大将戮死。期六十
日。荧惑逆行东井，贵人死伤，若失火。

《海中占》曰：荧惑入东井，角动，赤黑色，大人当之。
以水起兵。其环绕之，事必成。其留二十日，色赤黄，大人增
地。黑，忧，夺地。

司马彪《天文志》曰：荧惑入东井口中，大臣有诛者。

石氏曰：荧惑正过东井中南出者，天下有易王业者。

《海中占》曰：荧惑过东井上二丈者，军将必当去，其兵
归，必有病事。

《黄帝占》曰：荧惑去北戌，至东井，干一星，将军有野
死不葬者。干二星，中幸臣有市死者。北戌者，北河也。

《春秋图》曰：荧惑之东井，有从白衣之封为侯者。

《海中占》曰：荧惑在东井北戌，去戌三丈，当复发千人
以上。去戌二丈，复发万人。去戌一丈，门开，道无行人。若
其留戌下，六十日，天下大赦。

《晋灼》曰：荧惑留东井中三十日，天下大水，人主以身
游水。荧惑西方守东井與鬼去复还反之，强国君忌之。

《海中占》曰：荧惑入东井留三十日以上，既去复还居
之，若环绕成勾己、者，国君有忧。若重，有丧。期九十日，

若一年。

郗萌曰：荧惑出入留舍东井，三十日不下，必有破国死王。

《河图》曰：荧惑在西方若东方，守东井，有男丧。

石氏曰：荧惑以十二月守东井，且忧火。荧惑守东井，名水有绝者。大鱼死，国大旱。荧惑守东井如炬火，兵起。

甘氏曰：荧惑守东井，贵相戮。荧惑以五月守东井，六十日，江海决，溢水出。

巫咸曰：荧惑守东井间，有逐王。

郗萌曰：荧惑守东井，为万物不成。久守之，金钱易。荧惑守东井南，主后死。守其西，太子死。守其北，诸侯有死者。荧惑守日月之门，国内乱，以其日占国。荧惑守东井，大人忧。案《宋书天文志》曰：晋元帝大兴三年十月乙亥，荧惑在东井。永熙元年十二月，元帝崩。

陈卓曰：荧惑守东井，天下不安。

郗萌曰：荧惑守东井，天子为军自守。荧惑守东井，百川溢。

《黄帝占》曰：荧惑入东井，留守井中，天子有火灾。

《感精符》曰：荧惑逆行，守东井成勾己，天子坐之，天下兵起。守之二十日以上，相恶之。四十日以上，人主当之。先起殃，后起昌。

《甄曜度》曰：荧惑入东井而守之二十日以上，其国有大兵起，有大丧。三十日不下，有逃走相，破军杀将，其国失地。不出期年，远二年。

石氏曰：荧惑入若守东井，河决有水令。荧惑入若守东井二十日以上，宫中以火为败，若内乱，臣当之。

郗萌曰：荧惑入若守东井，为土功事。荧惑犯乘守入东井中，以日占，临其时者，辱也。留三日以上占，其大臣当之。

期三月，若一年，二年，三年，远五年。

《洛书》曰：荧惑守钺，兵大起，臣谋主，斧钺用，将相有戮死者。案《宋书天文志》曰：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七月乙卯，荧惑犯井钺。三年，诸葛诞夷灭。《晋阳秋》曰：安帝隆安元年八月乙巳，荧惑守井钺。二年八月，以淮南王尚之弟允之为振威将军，守芜湖，以备庾楷等。由是内外骚动。王恭虑祸难复，密要殷仲堪、桓玄同会京师。玄等皆向，遣石显仲堪在芜湖，朝廷震骇。

石氏曰：荧惑犯守钺，大臣有诛，斧钺用，有兵起。一曰：执法者诛，不出其年。

郝萌曰：荧惑中犯乘守钺，斧钺用，为其国内乱兵起。一曰执法者诛。

荧惑犯與鬼二

《黄帝占》曰：荧惑犯與鬼，皇后忧失势。

《帝览嬉》曰：荧惑犯與鬼，为国有忧，大臣诛。案，司马彪《天文志》曰：孝明永平十三年闰月丁亥，火犯與鬼。其十二月楚王英与严忠等造作妖书谋反。英自杀，忠等皆伏诛。

甘氏曰：荧惑犯與鬼，执法者戮。司马《天文志》曰：延禧七年八月庚戌，荧惑犯鬼质星。八年二月，太仆南乡侯左胜以罪赐死，弟中常侍上蔡侯馆等自杀。宗室侍中比阳侯邓康、河南尹邓万等皆系。万等死，康等免官。桂阳太守任胤等背散走，皆弃市。九年七月乙未，荧惑行鬼中犯质星。十一月太原太守刘瓚、南阳太守成瑨皆坐杀无罪，尚书郎孟瑒坐受金漏言，皆弃市。永康元年十二月，桓帝崩。

《荆州占》曰：荧惑犯與鬼，忠臣戮死，皆不出一年中。

甘氏曰：荧惑入與鬼，犯积尸，天下兵起，大战流血，有没军死将。《宋书天文志》曰：晋安帝义熙十四年七月甲辰，荧惑犯與鬼。占曰：秦有兵。十五年西虜寇长安。雍州刺史朱龄石诸军陷没。三十日不下，国有大丧，人民流亡死者大半。期三年。

《黄帝占》曰：荧惑入與鬼，有兵丧，金玉用，有大赦。及留守之，物贵，天下大疾疫。其留二十日以上，兵大起，多战死者。为宗庙神明事，若民多痼疾，若有女丧，期十月。司马《天文志》曰：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荧惑犯與鬼质。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宋书天文志》曰：晋成帝咸和九年三月己酉，荧惑入與鬼。占曰：兵在西北，有没军死将。四月镇西将军郭权始以秦州归从，寻为石斌所灭，徙其众于青徐。

《春秋纬》曰：荧惑入與鬼，主以内乱淫佚。

《孝经章句》曰：荧惑入與鬼，主坐之。司马《天文志》曰：孝质本初元年三月癸丑，荧惑入與鬼，闰月一日，孝质帝为梁冀鸩而崩。

石氏曰：荧惑入與鬼，中旬，主后死。七日，相死。四月，主死。荧惑入與鬼，斧钺用。其星视动颡颡然，是谓王府国家不安。故则物不欲聚也。皆以人日命其国。

巫咸曰：荧惑入與鬼，将相有诛者。《宋书天文志》曰：晋成帝咸和九年三月己亥，荧惑入與鬼犯积尸。四月镇西将军雍州刺史郭权始以秦州归从，寻为石斌所灭。徙其众于青徐也。刘向《洪范》曰：荧惑入與鬼，大贼在大人之侧。《宋书天文志》曰：晋安帝元兴元年七月戊寅，荧惑在东井，又犯與鬼积尸。二年桓玄篡位，迁帝于浔阳。

《海中占》曰：荧惑入與鬼中央星可四五日，大人当之。

郝萌曰：荧惑入與鬼，为大人卒事，以命终也。荧惑守柳入與鬼，人相食。

《荆州占》曰：荧惑入與鬼，为乱臣在内，有屠城。

陈卓曰：荧惑入與鬼，有金钱令。宋《天文志》曰：明帝泰始三年六月，荧惑犯與鬼。九月以皇后六宫衣服金钗杂物赐北征将士也。有火灾。

《齐伯》曰：荧惑入鬼中，大臣有诛，兵大起，白骨满

野。《五行传》曰：汉宣帝本始四年，荧惑入舆鬼天质。后三年，霍氏谋反之应也。

郗萌曰：荧惑留舆鬼，臣下不明。

《南官候》曰：荧惑留舆鬼，君臣疾病，逆行，失火，女主用财大奢过度。

郗萌曰：荧惑舍舆鬼中十余日，出舆鬼又舍南河，二十日三十日，因南行，国有小男丧。正月初见者，七月吉。凶发正月七月，孟长男坐之。九月初见者，三月吉。凶发九月三月，季少男坐之。荧惑舍舆鬼中央十余日，出舆鬼又舍北河，二十日三十日北行，邦有小女丧。十月初见者，四月吉。凶发十月四月，孟长女坐之。十二月初见者，六月吉。凶发六月十二月，季少女坐之。荧惑舍舆鬼中，三十日至五十日，天下有大丧。十一月见，五月应之。他放此。荧惑舍舆鬼中央，多霜露，风雨不时。荧惑舍舆鬼西北，妇人多妊子而死者。舍中央，小儿多死。一曰：万民多病头目痛。舍东北，长年多死。一曰必有流水。舍东南，老人多死。

《齐伯》曰：荧惑出入留舍舆鬼，五十日不去，国伤水，邑空。

《黄帝占》曰：荧惑守舆鬼，女主病。留十日，诸侯王夫人当之。留二十日，太子夫人当之。东去，病在孔窍不利。南去，在头。西去，病在手足。北去，病在阴。荧惑守舆鬼东南七日，少年病。守十日，老人病。荧惑守舆鬼中央，大人忧。

石氏曰：荧惑守舆鬼，贵相戮。荧惑守舆鬼，大人有祭祀之事。

巫咸曰：荧惑守舆鬼，有兵兵罢。多水灾，万物五谷不成。荧惑守舆鬼，人君贵人忧，铁钺用。

郗萌曰：荧惑守舆鬼，去复还居之，大国君不吉。

《海中占》曰：荧惑守舆鬼，出其南，水。出其北，旱。

巫咸曰：守北水，守南旱。

郗萌曰：荧惑守奥鬼，执法吏有过罪者。一曰：主死，民多疾。丧棺木麻布贵。一曰牛马贵。荧惑守奥鬼东北，男子兵相杀。守东南，万民多死。守西北，为戎皆反逆叛兵军。守西南，人君恶之，秦汉有反臣兵事。以赦令解之。荧惑守奥鬼，在南，有男丧，在北，有女丧。荧惑守奥鬼，有土功事，若有德令。荧惑守奥鬼北七十日，女子病，守南七十日，男子疾。荧惑经历奥鬼中，东行还守西北角，有逐王来降，其后匈奴大败北地。班固《天文志》曰：荧惑守奥鬼，为火变有丧，汉孝武六年，荧惑守奥鬼，其岁高祖有火灾，窦太后崩。

《荆州占》曰：荧惑守奥鬼东北星，棺木贵。守东南星，五谷贵。守西南星，金钱贵。守西北星，铁器鱼盐皆百倍。

《玉历》曰：荧惑守奥鬼，秦有疾病，金玉贵。

石氏曰：荧惑守奥鬼，必大赦。期六十日。入鬼已去复还守之，大赦。荧惑出西方若东方，出人奥鬼，守成勾己，尊者失宗庙。期六十日，若百八十日。

《春秋纬》曰：荧惑逆行守奥鬼，成勾己，王者恶之。兵起，财帛金钱散，将军有战死者。若有火灾，期不出年。

郗萌曰：荧惑入奥鬼，去复还守之，期不出三年中。荧惑入若守奥鬼，为多忧，财空出。乱臣在内，若大匿谋，有干贼，乘质者，君人忧，金玉用，民多疾。从南入为男，北入为女，西入为老，东入为丁壮。

《河图》曰：荧惑入奥鬼犯守之，天下白徒聚，土功兴。

《荆州占》曰：荧惑干犯守奥鬼，随所守物，王者发之。不出七十日，天下有大丧。阳为人君，阴为皇后，左为太子，右为贵臣。

《荆州占》曰：荧惑经奥鬼，中犯乘积尸者，兵在西北，有没军死将。久留守之，天子有丧。其以十二月入守之，下贱

多死，有土功事，有德令。

荧惑犯柳三

《河图》曰：荧惑犯柳，当有谋臣不从正命。

石氏曰：荧惑犯柳，有木功事。若名木见伐者。

郗萌曰：荧惑犯注，色赤三芒，天下有亡王，若死将。

《黄帝占》曰：荧惑入注，大人御守。

《甄曜度》曰：荧惑入注而去之，天下安，大归其乡，有兵兵止，万民安乐，贵人告，安其社稷。以六月守注，百二十日，其国人饥旱。

巫咸曰：荧惑入柳，诸侯有庆贺之事，天下大乐。

郗萌曰：荧惑入柳，国有觴客之事。一日五日，宫中觴。

《南官候》曰：荧惑入柳，麻贵，在后年。又曰：入注，天下安。

郗萌曰：荧惑逆行柳，失火。

《春秋图》曰：荧惑之柳，天下忧四夷。

郗萌曰：荧惑入注，留二十日以上，有负海之客。

《荆州占》曰：荧惑留柳，供养者非其人。

郗萌曰：荧惑以三月舍注，下芒赤色怒，左右倚两傍，冬，地大动，民大恐，兵大起。三年乃止。

《春秋图》曰：荧惑出入留舍柳三十日不下，天下有急令，天子大忧，将有诛者。其国之中必有败，土功事大起。

郗萌曰：荧惑出入留舍柳，将有讹言者，其国必败。

《黄帝占》曰：荧惑守柳，侯王不宁。

《文曜钩》曰：荧惑六月守柳，其国失地，人民以饥流亡。

石氏曰：荧惑守柳，有兵，逆臣在侧。

石氏曰：荧惑守柳，为反臣中外兵，以赦令解之。

荧惑守柳，天下旱，多火灾。万物五谷不成，余大贵。

巫咸曰：荧惑守柳，天下大旱，羊贵。

郗萌曰：荧惑守注三十日以上，万家邑拔，千家邑擄。退居之南北去之，其邑不可举事用兵，反受其殃。

郗萌曰：荧惑守注，官有治宫之事，民多疾疫。一曰官有大火。荧惑守柳南，圣人在南国。

《荆州占》曰：荧惑迫守柳，宫门闭。

陈卓曰：荧惑守注三十日，其君忧。

《百二十占》曰：荧惑守柳，谗臣乱，若有兵。

《黄帝占》曰：荧惑犯守柳，有导主为非，乱其国事者。若天子以饮食为害，不安社稷。

荧惑犯七星四

郗萌曰：荧惑犯七星，臣为乱。

《南官候》曰：荧惑犯近七星三日以上，所近犯者诛。

《文曜钩》曰：井味沉湮，荧惑入注侯星。宋均曰：注侯，七星也。

甘氏曰：荧惑入七星，必有君置太子者。

巫咸曰：荧惑入七星，必有觴客事。

郗萌曰：荧惑留七星，为天下大忧，忧中央。

《圣治符》曰：荧惑舍七星，人民趣舍，安桑蚕，宁其土。

郗萌曰：荧惑出入留舍七星，国失地，天下大乱。若臣下衣服失度。

《齐伯》曰：荧惑出入留舍七星，周国多男女丧，失城，有水，天下决江。岁多土功，大乱，更为元年。

郗萌曰：荧惑逆行七星，地动，若失火。

石氏曰：荧惑与七星合，国君恶之。

郝萌曰：荧惑与七星合光，大人必有疾者。

《黄帝占》曰：荧惑守七星，有兵，若猎车骑。又曰，社稷倾亡，宫中生荆棘。又曰治宫室之事。

《黄帝占》曰：荧惑守七星四十日，其君忧。

《河图》曰：荧惑守七星，二阳同居，其岁枯旱，五谷不成。若守之百日，三年不雨。王者退火官伐之，则灾消。

郝萌曰：荧惑守七星，为反臣中兵也。

《甄曜度》曰：荧惑守七星，民有忧，万物不成，天下有水。

石氏曰：荧惑守七星，地动。

巫咸曰：荧惑守七星，幽鱼贵。

《海中占》曰：荧惑守七星，人主有忧，津桥不通。

郝萌曰：荧惑守七星三旬以上，大凶，天下有忧，期一年。荧惑守七星，曝巫于市，金鼓不行，百鬼不殄。荧惑守七星，为臣中外兵。以德令解，谓赦令也。荧惑守七星，为国有大徭，民苦。

《南官候》曰：荧惑守天都，民有忧，大水为灾。

《感精符》曰：荧惑入七星，若犯守之，人主有忧，大臣有诛，必有大客贵人有系者。若守五十日，民多死。不出其年，人主行急令。

郝萌曰：荧惑入若守七星，有觞客之事。

《南官候》曰：荧惑入若守七星，大人有疾者，若国有徭。

荧惑犯张五

石氏曰：荧惑入张，大乱兵起，六月干之困空。

巫咸曰：荧惑入张，国有觞客之事。

郝萌曰：荧惑入张，贵人安其社稷，其岁男子小忧。荧惑

出张，中旱。

陈卓曰：荧惑出张，种大贵。

郝萌曰：荧惑逆行张，地动，若失火。

陈卓曰：荧惑逆行张，功臣当之。

石氏曰：荧惑逆行乘张，大乱兵起。

《春秋图》曰：荧惑之张，天下霜。

巫咸曰：荧惑之张，三十日不下，其君忧，有兵起。

石氏曰：荧惑与张星会，所在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

《河图》曰：荧惑居张，绝粮道。

郝萌曰：荧惑留张，臣下衣服失度。

《黄帝占》曰：荧惑守张，大将有千里惊，大水，五谷贵。一曰：土功作，役不时，百姓怨谤。

《春秋纬》曰：残阴，则荧惑守张。

《考异邮》曰：荧惑守张，诸侯谋反。

《孝经章句》曰：荧惑守张，政不平，民多诉讼，黄蓍贵，雨泽不时，谷水不通，岁为下。

石氏曰：荧惑守张，天下必有归兵。一曰凤凰下。以其守日占之，知何国火。主礼故也。荧惑守张，五谷贵，大人不恤政事，危急，民饥，有千里行者。

郝萌曰：荧惑守张者，为有臣中兵也。

石氏曰：荧惑守张，兵起，女主用事，宫中生荆棘。荧惑守张，天下大饥，国仓空。

巫咸曰：守张，国必有大客远来者。

甘氏曰：荧惑非其次守张，当去不去，其色大赤，其国举兵。从留得其次，不为灾殃。

《海中占》曰：荧惑守张，功臣当有封者。

郝萌曰：荧惑守张，天子有兵事。荧惑以六月守张，六十

日，岁穰熟，其岁民有庆赐之事。荧惑守张，国治宗庙，期二十日。荧惑守张，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谓赦令也。

《南官候》曰：荧惑入张而守之，天下大乱，大人忧，兵大起，若有急弓甲聚，其地其将亡。

《海中占》曰：荧惑犯张若守之，天下有兵，宫门当闭。男子有急，女子不安，五谷不成，民大饥。一曰：火居张，人绝粮。

《荆州占》曰：荧惑犯若守张，宫门当闭，大将被甲兵。

荧惑犯翼六

《荆州占》曰：荧惑犯入翼，车骑无极，四海大兵，民当何所息？万民饥愁，当何所食？

石氏曰：荧惑入翼，四月，楚主死，旬，相死。不死出走。

郝萌曰：荧惑入翼，四海有急，国忧。

陈卓曰：荧惑入翼中，将军为乱。

《南官候》曰：荧惑入翼，鱼盐贵，水虫倍价。

郝萌曰：荧惑逆行翼，不出其年，大军起，天下大忧。

《荆州占》曰：荧惑逆行翼，邪臣乱朝廷，忠臣不可以进。荧惑逆行翼，失火。

郝萌曰：荧惑入翼，留二十日以上，大人有病。一曰守三十日，其君忧。荧惑入翼，留二十日以上，国有白服之朝。期百三十日中。若人有病，若国大徭，民苦以劳。

《南官候》曰：荧惑留翼，臣下淫佚逆行。色赤，失火。一曰大乱，臣乱朝廷。

郝萌曰：荧惑出入留舍翼，使者有急事，兵起不用于外地。逆行之，不出九年，必有军起，天下亡矣。

《甄曜度》曰：荧惑守翼，王者微弱，臣不顺命，若大人

有病，天下有忧。

《孝经章句》曰：荧惑守翼，先水后旱，布缕大贵，人病头首，雨泽不时。

石氏曰：荧惑守翼，若大旱，鱼盐五谷贵，万物不成。荧惑守翼，天下修兵。

甘氏曰：荧惑守翼，王者软弱，臣不从令。忠心奉天，则荧惑退。

郝萌曰：荧惑守翼，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谓赦令也。

陈卓曰：荧惑守翼，川谷不通，多盗贼，人民相恶。

《玉历》曰：荧惑守翼，有急事，若大风。

《南官候》曰：荧惑守翼，岁饥，民流千里，有亡国。谷贵，蛇龙见。荧惑守翼，佞臣乱政，其岁多风雨，车骑聚，天下大饥。荧惑以十月守翼，五十日，甲兵卒，车骑军，屯轻将，行五十日而罢。卒有功而锡金者。

《百二十占》曰：荧惑守翼，大旱。色赤，乱且至，人民流。一曰有海国客献神鸟也。

《感精符》曰：荧惑逆行守翼，邪臣为乱，忠臣不立。不出其年，兵大起，王者忧也。

《文曜钩》曰：荧惑犯翼，若守之，天下大乱，车骑无极，大兵起四海，匆匆然于无命。

荧惑犯轸七

《春秋纬》曰：荧惑入轸中，兵大起。

石氏曰：荧惑入轸中，四月，楚主死。入旬，相死。不死出走。

甘氏曰：荧惑入轸，有负海客。

巫咸曰：荧惑入轸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皆为兵

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郝萌曰：荧惑入轸，大水，田宅贵，若车贵。

陈卓曰：荧惑入轸，国有大丧，若将军死。

《南官候》曰：荧惑入轸，兵益水旱为害，人民扰动，妖言无实，国政数改，士卒劳苦。

石氏曰：荧惑出轸南，民多病。出其北，民多死。

郝萌曰：荧惑出轸阴，兵。出轸阳，乍西乍东，远去之游，其国小忧。去而复还，其国大忧。近期一年，中期二年，远期三年。荧惑行轸左，负海国有殃；行轸右，中国有殃。

石氏曰：荧惑逆行轸，失火。

《文曜钩》曰：荧惑逆行至轸，名曰迺天。其下之国，当有败者。大将有忧，士卒扰动，人民苦役，多有死者。

郝萌曰：荧惑守两角间，若至轸，道绝不通。出其南，多病。出北，多死。出其阴，阴伐利，战胜取将。出其阳，阳伐利，战胜取将。

《河图》曰：荧惑在轸，不可为人客。为人客者，有殃罚当死。

石氏曰：荧惑与轸合而并光，主必亡。

巫咸曰：荧惑守轸，旱，川枯不通，国多火灾，万物五谷不成。

郝萌曰：荧惑与轸斗，诸侯当有夺地者。

《黄帝占》曰：荧惑以十月守轸，三十日，车骑发，其居轸中也，天下尽给军事，无得居家者。

《春秋图》曰：荧惑守轸绕环，及已去复还守之，成勾己，天下兵溃起，主命恶之，大臣欲谋其君，太人有忧，不出年。

石氏曰：荧惑守轸，青绛帛帛其物皆贵。其国有兵之灾。

石氏曰：荧惑守轸，有兵，天子车驾凶。若有病，若有大臣

戮死。

郗萌曰：荧惑守轸，兵战，将有功。期不出三年。荧惑守轸，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谓赦令也。一曰水。

《荆州占》曰：荧惑守轸，将军大败。

《河图》曰：荧惑入轸若守之，其国有丧。将军为乱，兵革大起，人主恶之，必有亡国，期不出二年。王者以赦除咎，则灾消。

《南官候》曰：荧惑干犯轸，大臣戮死。

卷三十五 荧惑占六

荧惑犯石氏中官上

荧惑犯摄提一

《洛书》曰：荧惑入摄提钩己，帝必亡。

《百二十占》曰：荧惑入摄提，兵聚一国，若大臣有诛，人主忧，期百八十日。

巫咸曰：荧惑入若犯摄提，坐大臣成刑。

石氏曰：荧惑出若入摄提，大臣诛，兵满野。

《黄帝占》曰：荧惑与摄提合，相走去。

郗萌曰：荧惑守左摄提，左校兵作；右摄提，右校兵作。

荧惑犯大角二

郗萌曰：荧惑舍大角东西，必有立侯。

《海中占》曰：荧惑守大角，臣谋主者，有兵起急，人主忧，王者诫慎左右。期不出百八十日，远一年。

郗萌曰：荧惑守大角，有亡国。一曰守三日，天下大哭。

《玄冥》曰：荧惑犯守大角，臣谋君，子谋父，天下兵起，王者恶之。若有大丧，近期一年，中二年，远三年。

荧惑犯梗河三

巫咸曰：荧惑犯守梗河，国有谋兵，四夷兵起，来侵中国，边境有忧。

荧惑犯招摇四

《圣谕符》曰：荧惑犯招摇，边兵大起，敌人寇。若守之，敌人败，若敌主死，不出二年。

《荆州占》曰：荧惑入犯招摇，回纥兵起，侵犯中国。若防守之，兵自退，主其国有忧，期三年。又占曰：荧惑入若守招摇，旗帜起。又占曰：荧惑守历招摇星者，远夷有内相杀者。若边将有不请于上而诛夷狄者。

荧惑犯玄弋五

《春秋纬》曰：荧惑守玄弋之阳，以左右占其方，合则主居媵宫，天下有议，女令横行。

石氏曰：荧惑守玄弋，乱于邑。

《春秋纬》曰：灾惑逆行守玄弋，以妾为妻。

《圣谕符》曰：荧惑犯守玄弋，边兵大起，敌人寇。若守之，敌人败，若敌王死，期不出二年。

荧惑犯天枪六

巫咸曰：荧惑守天枪，边夷兵起，机枪大用，防戍有忧。若诛边臣，期不出年。

《荆州占》曰：荧惑守天枪，多彘民。一曰铁钺大用。

荧惑犯天棓七

《黄帝占》曰：荧惑犯天棓，兵四起。

巫咸曰：荧惑犯天棓，边夷兵起，机枪大用，防戍有忧。若诛边臣，期不出年。

荧惑犯女床八

《荆州占》曰：荧惑犯床，凶。又曰：荧惑守女床，后宫奸谋。

甘氏曰：荧惑犯守女床，兵起宫中，若妃后有暴诛者。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荧惑犯七公九

石氏曰：荧惑犯七公，群臣有疑议。

《黄帝占》曰：荧惑守七公，为民饥，君子安。

石氏曰：荧惑守七公，有乱疾之事。

石氏曰：荧惑犯七公，辅臣有议，臣相疑，若有诛者，人主有忧。

《玄冥占》曰：荧惑犯守七公，天下乱，有兵起，大臣当国，有忧。

荧惑犯贯索十

石氏曰：荧惑入天牢，中犯乘守者，以狱为乱，多不平。

《荆州占》曰：荧惑入天牢，天下有贼。又占曰：荧惑入天牢，大水。期一年。一曰旱，期一年。一曰岁饥，人相食。

《黄帝占》曰：荧惑入天牢，赦。其守天牢二十日，赦。以丑未日候之。

《荆州占》曰：荧惑舍贯索，有国灭，无后。又占曰：荧

惑于贯索，天下赦。守二十日，小赦。三十日，大赦。

《洛书》曰：荧惑守天牢，狱冤囚多。

《荆州占》曰：荧惑守天牢，名水有绝者。若大鱼死。又占曰：荧惑守天牢，十月，大赦。远期八十日。

巫咸曰：荧惑守贯索，天下乱兵大起，多有狱事，人有死者。

荧惑犯天纪十一

石氏曰：荧惑犯天纪，天下国相攻。

郗萌曰：荧惑舍天纪星西，人相食。东，五谷不实。北，木果实。南，天下州战。

巫咸曰：荧惑守天纪，天下国相系。

石氏曰：荧惑守天纪，君不安，有饥民。

《文曜钩》曰：荧惑守天纪，幸臣执权，有兵起，王者有忧。

甘氏曰：荧惑犯守天纪，天下乱，山崩地动，人主不安，有亡国，期二年。

荧惑犯织女十二

《黄帝占》曰：荧惑入织女，兵起，十年乃解北方。又占曰：荧惑入织女，人主政一家族之。一曰政一国族之。

郗萌曰：荧惑入东桥，二十日，兵起。

《玉历》曰：荧惑入织女，天下有女丧，产乳多死。一曰丝绵布帛大贵。

《黄帝占》曰：荧惑犯守织女，天下有女忧，有兵起急，不出其年。

《海中占》曰：荧惑入犯守织女，有大兵起，十年乃罢。若贵女有忧。

荧惑犯天市垣十三

《黄帝占》曰：荧惑入天市成钩己，反环绕之，天下恶。期十月。

石氏曰：荧惑入天市，都邑有兵。

甘氏曰：荧惑入天市，币乱，人民忧。一曰钱币乱。

《海中占》曰：荧惑入天市，天子失廷，期六月。

郗萌曰：荧惑入天市，名曰受。谷粟大贵。又占曰：荧惑入天市中，为将凶。一曰五官有忧。一曰赦。

《荆州占》曰：荧惑入天市之中，大饥。

《玉历》曰：荧惑入天市中，为将相凶，有戮死者。

石氏曰：荧惑入天市中而出市外，死罪复生。

郗萌曰：荧惑出入天旗，大将斩。又占曰：火居天市，有金钱之徵。

《黄帝占》曰：荧惑入若经天市，市惊乱，人民有忧。

郗萌曰：荧惑当天市门而止，粟贵再倍。若入市门中，粟五倍。更入廷而守之，粟贵十倍，人民大饥。又占曰：荧惑居天市，民讼。

石氏曰：荧惑起角，芒长，色如鸡血，三十日舍天市，臣谋其主。

《黄帝占》曰：荧惑守天市，天下兵起。

刘向《洪范传》曰：荧惑守天市，必戮臣不忠者。

郗萌曰：荧惑守天市垣，若入之，皆为辟乱。若天下名市移，及失火。若有暴买立市，皆大臣坐之。

《玄冥占》曰：荧惑守天市垣，若入之，皆为天下乱，名人受诛。人主忧，期一年。

郗萌曰：荧惑入若守天市，必有大臣戮。

郗萌曰：荧惑入若守天市，皆为更币。一曰币易。

荧惑犯帝座十四

石氏曰：荧惑犯帝座，有逆乱事。

《玄冥占》曰：荧惑犯帝座，为臣谋主，天下乱，兵大起，急，不出年。

石氏曰：荧惑犯天廷，兵大起，有自立主者，若有徙王，期百八十日，若一年。

荧惑犯候星十五

《圣诒符》曰：荧惑守候星，天下饥，兵革起，国有忧，期二年。

《海中占》曰：荧惑犯守候星，阴阳不和，五谷伤，人大饥，有兵起。

荧惑犯宦者十六

甘氏曰：荧惑犯守宦者，左右辅臣有诛，若戮死，期不出年。

荧惑犯斗星十七

郝萌曰：荧惑守市斗，余石五百。守斗中，余石千。

石氏曰：荧惑守斗，斗斛之事，仓吏不平。

荧惑犯宗正十八

石氏曰：荧惑犯守宗正，左右群臣多死，若更政令。人主有忧。

荧惑犯宗人十九

石氏曰：荧惑犯宗人，亲族贵人有忧，若有死者，一曰人

亲宗有离绝者。

荧惑犯宗星二十

甘氏曰：荧惑犯宗星，宗室之臣有分离者。

《玄冥占》曰：荧惑触抵宗星，宗中幸臣有诛者，期二年。

荧惑犯东西咸二十一

陈卓曰：荧惑犯东西咸，当去不去，贼臣有谋，不出一年。

石氏曰：荧惑守东西咸，先乐后忧。又占曰：荧惑守咸星，女主忧诛，若贵女有戮死，期二年。

郝萌曰：荧惑守东西咸，大战。

《荆州占》曰：荧惑守东西咸，忧兵。

石氏曰：荧惑守犯东西咸者，为有臣不从令，有阴谋。

荧惑犯天江二十二

石氏曰：荧惑守天江，必有立王。一曰贼起水中。案韦昭《洞记》曰：汉灵帝中平三年，荧惑守天江，江夏兵过南阳反，杀太守岑顿、太尉张延寿也。

巫咸曰：荧惑犯守天江，天下有水。若入之，大水齐城郭，人民饥，亡去其乡。案《宋书天文志》曰：晋穆帝升平三年七月乙酉，荧惑犯天江。四年五月，天下大水。

荧惑犯建星二十三

《圣治符》曰：荧惑犯建星，臣谋其主，若大臣不亲其君。上下相疑，有兵起，王者有忧。

郝萌曰：荧惑犯建星，婴儿多死，大臣相谮。

《黄帝占》曰：荧惑入建星，人国有走者。

甘氏曰：荧惑入建星，津河水大，若出，关梁不通。

郗萌曰：荧惑入建星，人主谋，兵罢，出建星，军乃战。

石氏曰：荧惑入建星，留二十日已上，诸侯谋反。期百二十日。

甘氏曰：荧惑舍建星，有置主。

郗萌曰：荧惑舍建星，马大贵。

《荆州占》曰：荧惑舍建星，人民起蚕桑以作妇，各安其土，天下太乐。

《黄帝占》曰：荧惑色青，守建星北，天下有辱王。西去，天下有女主治者。又占曰：荧惑守建星，三十日，天下有水。

石氏曰：荧惑守建星，三十日，色赤，大旱，赤地千里，民流满道。星色青黑，则有女君忧。

郗萌曰：荧惑守建星，宰相坐之。又占曰：荧惑守旗附，三十日，兵起。又占曰：荧惑守建星，地气泄，贵人多死。

《荆州占》曰：荧惑守建星，岁水民饥，有自卖者。

《玄冥占》曰：荧惑守建星，诸侯有谋，若大臣有戮死者。期百八十日。

荧惑犯天弁二十四

甘氏曰：荧惑犯天弁，若守之，则囚徒起兵。一曰五谷不成，余大贵，人民饥。

荧惑犯河鼓二十五

巫咸曰：荧惑犯河鼓，大将死。犯左右将，左右将死。

《黄帝占》曰：荧惑守河鼓，军食绝。

《文曜钩》曰：荧惑守河鼓，三十日，大将出，有战。

守左将，左将忧。守右将，右将忧。去疾，军罢疾；去迟，军罢迟。期不出年。

郗萌曰：荧惑居河鼓中，若守之，日因数出入其间，百日兵大起。

荧惑犯离珠二十六

石氏曰：荧惑犯离珠，宫中有事，若乱宫者，若宫人有罪黜者。

《海中占》曰：荧惑犯离珠，宫人有忧，若兵起宫中。若有诛，期二年。

《黄帝占》曰：荧惑守离珠，有忧。行徐，忧甚；行疾，无故。

荧惑犯匏瓜二十七

郗萌曰：荧惑入匏瓜中，人主攻一邑残之。星出匏瓜，天下有游兵，不战。

甘氏曰：荧惑守匏瓜，二十日，狗群吠，鸡夜鸣，天下尽惊。若有兵，期百八十日，若一年。

《圣谕符》曰：荧惑犯守匏瓜，天下有忧，若有游兵。名果贵。一曰：鱼盐贵，价十倍。不出期年。

荧惑犯天津二十八

《海中占》曰：荧惑犯天津，关道绝不通。有兵起，若关吏有忧。

郗萌曰：荧惑犯天津，五日，国相出走。又占曰：荧惑入汉中，大乱，大旱，大残。以其所近舍四方中央，死而不葬，易世立王。

郗萌曰：荧惑入汉中，为将相贵人有渡江事。一曰：贵人溺

死。又占曰：荧惑色青若苍，二十日舍天津中，必有亡海失江。天下备道路，修桥梁。又占曰：荧惑赤芒而守天津，三十日，关梁不通，不可以渡。人主有忧，若诸侯兵起，有亡国。期一年，迟二年。

石氏曰：荧惑守天津，兵船大贵。

《圣谕符》曰：荧惑入天津，去复还守之，津道不通，诸侯起兵，天下期乱。三年。

荧惑犯螣蛇二十九

石氏曰：荧惑犯螣蛇，鱼盐贵。

甘氏曰：荧惑守螣蛇，天子前驱凶。若奸臣有谋，前驱为害。

《海中占》曰：荧惑入守螣蛇，天子忧，前驱为害。若因水为败，期不出年。

荧惑犯王良三十

巫咸曰：荧惑入王良，人主堕坠，以车为败，马多死，关道不通。

郗萌曰：荧惑入王良，车骑贵。又占曰：荧惑入天桥，赦。又占曰：荧惑舍王良，地动。

石氏曰：荧惑三十日舍王良，将亡。一日将士皆亡，车骑行。

《文曜钩》曰：荧惑守王良，津桥不可渡，并诸侯不通。守之三十日，大兵起，车骑行。期二年。

《春秋纬》曰：荧惑守王良，兵马起。

郗萌曰：荧惑安王良，天下大水，道不通。

郗萌曰：荧惑守天马，天子马多死者。

《齐伯占》曰：荧惑守王良，天下有兵，诸侯相攻，强臣

谋主，期不出年。

荧惑犯阁道三十一

巫咸曰：荧惑守阁道，阁道中有伏兵，臣有谋主者，若宫中兵起。期百八十日，若一年。

《荆州占》曰：荧惑守阁道，中有伏兵，人主当藏房户，或备女兵。

石氏曰：荧惑犯守阁道而绝汉者，为九州异政，各主其王，天下有兵，期二年。

荧惑犯附路三十二

石氏曰：荧惑守附路，太仆有罪，若有诛，一曰马多死，道无乘马者。

荧惑犯天大将军三十三

郝萌曰：荧惑入天大将军，兴军者吉。

《荆州占》曰：荧惑舍天大将军，有阴谋。

石氏曰：荧惑守天大将军，军吏不安，饥为败。

巫咸曰：荧惑守天大将军，三十日，天下有兵，太将出行。期一年。

《荆州占》曰：荧惑守天大将军，兵大起，将军行。

石氏曰：荧惑守犯天大将军，为大将死，若诛。

荧惑犯大陵三十四

石氏曰：荧惑入大陵，国有大丧，大臣诛若戮，死者大半，皆不出年。

《荆州占》曰：荧惑入大陵，女主宗室有诛者。又占曰：荧惑入大陵，天下兵起，死人如丘山。

《玉历》曰：荧惑入守大陵，天子崩。若幸臣有死者，大人当之，期二年。

荧惑犯天船三十五

巫咸曰：荧惑入天船，诸侯有自立者，有兵起。若关津不通，人主忧。

郝萌曰：荧惑守天船，不出三年，楼船大作，五谷大贵。

《玄冥占》曰：荧惑守天船，天下有兵，若有丧，守之三十日，有亡国。

《圣诒符》曰：荧惑入守天船，兵大起，舟楫用，有亡国。期不出年。

荧惑犯卷舌三十六

郝萌曰：荧惑入卷舌，国有佞臣谋其君，以口舌为害人，主有忧。

石氏曰：荧惑乘卷舌，天下多丧。

《春秋纬》曰：荧惑守卷舌，天下多乱谋，国君以口舌之害起寇。

石氏曰：荧惑守卷舌，有谗言乱主明，口舌作。

《文曜钩》曰：荧惑入卷舌，若守之，天下大旱。有兵起。谗臣乱主，其国有忧，期不出年。

荧惑犯五车三十七

石氏曰：荧惑犯五车，大旱，若有丧。一曰犯库星，兵起西北方，若西方。犯仓星，谷贵，若有水。

《黄帝占》曰：荧惑入五车，大旱。一曰留不去，大旱。

《海中占》曰：荧惑入五车，兵大起，车骑行。五谷不成，天下民饥，若军绝粮。

巫咸曰：荧惑入五车，天下乱，大兵起。其国大旱，人民饥亡，若有赦，期百八十日。

郗萌曰：荧惑入五车，大旱。以所近占四方中央。又占曰：荧惑入五车，赦。必先军起，后有令。又占曰：荧惑以春入五车，赦。

韩扬曰：荧惑出入五车，贵人溺死。

郗萌曰：荧惑至五车，兵在外者有功，得地五百里。

《黄帝占》曰：荧惑过毕口，直五车一月，兵连战一岁；留二月，兵连战二岁；留三月，兵连战三岁。若其留土车，兵在外有小功，得地百五十里，留水车，当以水为难。

郗萌曰：荧惑出五车东，东西留二十日以上，卿死之。去之复还，其国君死之。有大赦。又占曰：荧惑舍五车西南，万民多死。

《黄帝占》曰：荧惑守五车星，五谷大贵，人相食。

郗萌曰：荧惑守五车，必易帝王。天下有以车之名为官者，大败。有车器之怪。又占曰：荧惑守五车格休留十日，有大丧。又占曰：荧惑守五车二十日，有丧。以入日占何国。又占曰：荧惑守五车格休，右军大发。一曰大赦。

《黄帝占》曰：荧惑入五车中，犯乘守天仓星下转，菽粟大贵。又占曰：荧惑入五车中，犯乘守天仓星，以食起兵。

《荆州占》曰：荧惑入五车中，犯乘守天库星，兵起，乱十年。

荧惑犯天关三十八

《海中占》曰：荧惑出入天关左右，必有置立关塞之事。一曰必有逆兵不顺者。

石氏曰：荧惑守天关，道路不通，多盗贼，弟攻兄，子攻

父，臣攻君。

郝萌曰：荧惑守天关，大臣有不道者。又占曰：荧惑守天关，二十日若四十日，天下大赦。又占曰：荧惑守天关，必有一国之王不朝者，车有急行。

《荆州占》曰：荧惑守天关，为有兵，关梁不通。

《玄冥占》曰：荧惑守天关，若以七月十月守之，二十日若三十日，必有大赦，期不出年。

《帝览嬉》曰：荧惑逆行守天关，车骑有急，行兵大起，士卒满野，期九十日。

《雒书摘亡辟》曰：荧惑逆行守天关，东方兵起。

《荆州占》曰：荧惑入天关，留止守焉，不出百日，天下兵悉起，州州战。

《海中占》曰：荧惑守犯天关，道绝，天下相疑，有关梁之令。

郝萌曰：荧惑行，不从天关，不出其年，有兵。

荧惑犯南北河戌三十九

《黄帝占》曰：荧惑行南河戌中，若留止守南河戌，为旱。

石氏曰：荧惑行南河戌中，若留止者，为四方兵起，百姓疾病。

郝萌曰：荧惑行南河戌中，若留止守南河戌，皆为兵。又占曰：荧惑经南河戌之南，行法峻暴，诛罚不当。经北河戌之北，以女子、金钱，贪色奢侈，失治道。近期三年，中期六年，远期九年而灾至。

《荆州占》曰：荧惑中犯乘守南河戌，天下兵尽起。

《黄帝占》曰：荧惑乘南河戌，若出南河，为中国兵。又占曰：荧惑舍南河戌，二十日若三十日，国有男丧。

《海中占》曰：荧惑舍南阙下，饥。

《黄帝占》曰：荧惑蚀南河戌西星，有兵。蚀南河戌东星，天下州战。

巫咸曰：荧惑守南河戌之西星，木果不实。

郗萌曰：荧惑守南河戌间，大国君重，不吉，子代。又占曰：荧惑守南河戌，女主忧，若多旱灾。

石氏曰：荧惑守南河，蛮夷兵起，边戌有忧，若有旱灾，人民饥。

《玉历》曰：荧惑守南河戌，以火为害，一曰边寇入境。

《文曜钩》曰：荧惑逆行，犯守南河，有男主之丧。若犯守北河，有女主之丧。守二十日，以吉成凶。

《荆州占》曰：荧惑中犯乘守南戌，天下兵尽起。一曰家相击。一曰州战。一曰饥。

郗萌曰：荧惑入北河戌，从西入，六十日，有丧。从东入，五十日，有兵。

《荆州占》曰：荧惑入北河守戌西，留止焉不出，即天下兵悉起。

《荆州占》曰：荧惑入北河戌，大臣有盗贼者。

郗萌曰：荧惑北至北戌，去北戌三丈，当复发千人以上；去北戌二丈，复万人以上；去北戌一丈，城闭，道无人行。又占曰：荧惑守北河戌环绕之，主突厥主死。

《黄帝占》曰：荧惑入若舍北河戌，天下有覆狱移击。一曰大臣诛。

郗萌曰：荧惑舍北河戌，三十日，有女丧。

《文曜钩》曰：荧惑守北河，边兵大起，来侵境。若守之二十日，其国有忧。

郗萌曰：荧惑守北戌间，大国女主重，不吉。又占曰：荧惑失度，守阴门若阳门，皆为诸侯奸。

《荆州占》曰：荧惑守北河戍，有兵兵罢，无兵兵起。一曰水。

《玄冥占》曰：荧惑守北河，三十日不下，天下大水，人民饥，期不出年，若二年。

郝萌曰：荧惑出北河戍北，若守北河戍环绕之，边境将帅有不请于上而伐夷狄之君者，胜之。

巫咸曰：荧惑守若舍北河戍之西星，人相食，蚀北戍之东星，五谷无实。

《黄帝占》曰：荧惑留止守北河戍，不出百日，天下兵悉起。又占曰：荧惑守若蚀北戍之东星，有兵。

郝萌曰：荧惑守與鬼，逆行守北河，有女子丧。又占曰：荧惑舍两河中，留二十日，关河不渡，诸侯不通。

《黄帝占》曰：荧惑守南北河，三十日，诸川皆溢。

《文曜钩》曰：荧惑守两河，兵起，天下困悲。

司马迁《天官书》曰：荧惑守南北河，谷不登。

郝萌曰：荧惑守两河戍间，百日，天下中隔不通。

《荆州占》曰：荧惑守两河间，天下乖离，道路不通。

石氏曰：荧惑久守天关门，主绝祀，以入日占国。

郝萌曰：荧惑守天关门中，三十日，有大丧。又占曰：荧惑守日月之门，国内乱，以其日占国。又占曰：荧惑入天高，先军起，后有赦。又占曰：荧惑守衡星，大国女主有忧。

《黄帝占》曰：荧惑入天高中，留二十日，小赦。三十日，大赦。

郝萌曰：荧惑不行天门天关门，为有丧。又占曰：荧惑逆行天高中，必有破军死将，亡国去王。

荧惑犯五诸侯四十

巫咸曰：荧惑入五诸侯，伺其出日而数之，皆二十日兵

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事罢。

《文曜钩》曰：主软弱惯愚，则荧惑守五诸侯。

郗萌曰：荧惑守五诸侯，诸侯有夺地斩死者。

石氏曰：荧惑犯五诸侯若守之，兵大起，将士出，诸侯有忧，若有兵死者，期三年。案《宋书天文志》曰：晋太兴三年十二月己亥，荧惑居五诸侯南，踟蹰留止三十日；永嘉元年三月，王敦攻京师，六军败绩，于是杀周顗、刁协、戴渊等。

《海中占》曰：荧惑犯五诸侯，其国有兵，车骑出行。若贵臣有殃，若有死者。

《玉历》曰：荧惑逆行，犯守五诸侯，秦国不以兴兵，先起亡，后起昌。

郗萌曰：荧惑中犯乘守五诸侯，为所中犹乘守者，诛若有殃。期三年，兵发。

卷三十六 荧惑占七

荧惑犯石氏中官下

荧惑犯积水四十一

巫咸曰：荧惑入积水，大臣诛。荧惑守积水，有大名水出，出入定有水兵。

甘氏曰：荧惑守积水，兵起，国有水灾。

《荆州占》曰：荧惑入积水，若守之，大水，兵起。

巫咸曰：荧惑犯守积水，水物不成，鱼盐贵。一曰以水为败，余大贵，民饥。期二年。

荧惑犯积薪四十二

巫咸曰：荧惑守积薪，大旱，江河易道，若火事。

石氏曰：荧惑守积薪，大旱，为火事，庖官以火为忧。

郝萌曰：荧惑守积薪，多火灾，若火事。旱，兵起。

甘氏曰：荧惑犯守积薪，天下大旱，五谷不登，民饥亡。

荧惑犯水位四十三

《荆州占》曰：荧惑守水位，下田不治。

石氏曰：荧惑犯守水位，天下以水为害，津关不通。一曰大水入城郭，伤人民，皆不出二年。

荧惑犯轩辕四十四

《荆州占》曰：荧惑犯轩辕，女御天子，仆死。荧惑犯轩辕，所中以官名名之，皆成刑。黄帝曰：成刑者忧丧。

《文曜钩》曰：荧惑入轩辕，主以后妃党之过亡。一曰用事女当惑之。又曰：有白衣兵，期在百三十日中。

《荆州占》曰：荧惑入轩辕中其端门中而东，大臣出令。

《维书》曰：荧惑犯若勾己轩辕，妃后内乱。

《文曜钩》曰：荧惑展转轩辕中，远后爱媵。

《春秋纬》曰：专于妻妃，则荧惑展转轩辕中。

《黄帝占》曰：荧惑行轩辕中犯女主，女主失势。失势者，忧丧也。列大夫有放逐者，五官有不法者。色悴为忧为疾，其所中犯乘守者，诛若有罪。

《黄帝占》曰：荧惑中女御，为女主当之。

石氏曰：荧惑在轩辕中，有女子谋人君者。

郝萌曰：荧惑留轩辕，率留一日为十日久，以率推之，其在轩辕四方中央各为其方。

《黄帝占》曰：荧惑守轩辕，期五月兵起。

《元命包》曰：荧惑守轩辕，贵妾争。

《春秋纬》曰：荧惑守贵房侧，主乱于色。

石氏曰：荧惑守轩辕，宫中有放者。期百二十日内赦。

《海中占》曰：荧惑守轩辕十五日以上，大兵起，官人不安，天下乱，国易政。期三年。

郝萌曰：荧惑守轩辕，女主恶之。宋《天文志》曰：前废帝永光元年九月丁酉，荧惑入轩辕，在女主大星北。明年昭太后崩也。荧惑守轩辕，天下有庆贺事，赦类也。《晋阳秋》曰：孝武宁康元年七月乙未，火犯轩辕大星。二年正月癸未，大赦天下。

《荆州占》曰：荧惑守犯轩辕，地动。又曰御女有诛者。

石氏曰：荧惑守轩辕，守卫有诛者。

《河图》曰：荧惑入轩辕中，复还守，应以善事则已。

《文曜钩》曰：荧惑逆行守轩辕，大星环绕之若成勾己，天下大乱，后妃当诛，宫破主亡，易其王。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巫咸曰：荧惑行犯守轩辕，女主失政，若失势。一曰大臣当之。若有黜者，期二年。

《荆州占》曰：荧惑犯乘守轩辕，主命恶之。

石氏曰：荧惑入轩辕中乘守之，有逆贼，若火灾。

荧惑中犯乘守轩辕太民星，大饥大流，皇太后族有诛者，若有罪。中犯乘守少民星，小饥小流，皇后之族有诛者，若有罪。

荧惑犯少微四十五

郝萌曰：荧惑犯少微，贤士有让善者。

石氏曰：荧惑入少微，君当求贤佐。不求贤佐，则失威严夺势矣。

石氏曰：荧惑犯守少微，名士有忧，王者任用小人，忠臣被害有死者。

《黄帝占》曰：荧惑入犯乘守少微，宰相易。荧惑中犯乘守少微，女主忧。

石氏曰：荧惑入中犯乘守少微，五官乱，宰相有忧。

荧惑犯太微四十六

郗萌曰：荧惑犯太微，天下不安。《宋书天文志》曰：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壬午，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其年四方反叛，内兵大出，六卿亲戎。昭太后崩，抚军将军殷孝祖为南贼所杀。尚书右仆射蔡兴宗以荧惑犯右执法自解，不许。后失淮北四州地，彭城、兖州并为虜所没。

《帝览嬉》曰：荧惑行犯太微左右执法，大臣有忧。《宋书天文志》曰：晋成帝咸康四年五月戊戌，荧惑犯右执法。五年七月庚申，丞相王导薨。武帝永初三年九月癸卯，荧惑经太微，犯右执法。己未犯左执法。元嘉三年，徐羨之及傅亮、谢晦悉诛。十六年九月荧惑犯右执法，明年大将军义康出徙豫章，诛其党。《晋阳秋》曰：太元十二年五月丙午，荧惑出端门犯左执法。十三年正月丙午，左将军谢玄薨。戊辰，冠军将军桓石虎薨。

巫咸曰：荧惑犯太微门右，大将死。门左，小将死。《晋阳秋》曰：孝武宁康元年九月癸巳，火入太微掩西蕃上将。二年正月己酉，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刁彝薨。《宋书天文志》曰：晋成帝咸康六年三月甲寅，荧惑顺行犯上将星。四月丁丑，又犯右执法。是时何充为执法，有谴命避其咎。明年充为中书令。建元二年庾冰死，皆大将执政之应也。是岁正月，征西将军庾亮薨。穆帝升平四年八月丙辰，荧惑犯太微西上将星。五年正月，北中郎将郗昙薨。宋前废帝永光元年，荧惑入太微犯西上将星。其年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令柳元景、仆射颜师伯等并诛。太尉沈庆之薨。庐陵王敬先、南平王敬猷、南康侯敬渊并赐死。司马彪《天文志》曰：孝桓延熹八年五月壬午，荧惑入太微犯右执法。

九年九月辛亥，荧惑入太微西门，积五十八日。九年十一月，太原守刘璜、荆州刺史李隗等皆弃市。永康元年十二月，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贼等皆枉死。

郗萌曰：荧惑犯左右执法，左右执法者诛，若有罪。

陈卓曰：荧惑犯太微东南隅星，天下大饥。近期一年，远期五年。

《荆州占》曰：荧惑道从太微西蕃北南方星间，入到南蕃东方星间，出道中西蕃直出入者，非道也。

甘氏曰：荧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太微天庭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之国，罚无道之君，失礼之臣。若犯左相，左相诛；犯右相，右相诛。守宫三旬，必有赦，期六十日。

《玄冥占》曰：荧惑常以十月丙子入太微宫，七日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之国，七日以上，成灾如占。

《文曜钩》曰：荧惑以戊子日顺入太微庭中，受使于天子，不为咎；非其日，灾殃如占。

郗萌曰：荧惑当太微门为受制，当左执法为受事左执法，当右执法为受事右执法。守太微门三日以下为受制。三日以上，为兵，为贼，为乱饥。

《荆州占》曰：荧惑出东掖门，为相受命东南出德事也。出西掖门，为将受命西南出刑事也。期以春夏。

《黄帝占》曰：荧惑入天庭，色白润泽，为期百八十日有赦。

《帝览嬉》曰：荧惑入太微而出端门者，臣不臣。司马彪《天文志》曰：孝桓永寿元年八月己巳，荧惑入守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门，为乱臣，是时梁氏专政。

《圣谕符》曰：荧惑入太微天庭中央，帝族相攻伐，天子忧。若守端门，臣谋弑君。若留止门外，大臣戮死。荧惑入太微庭中，天仓闭，妇女不得食，天下饥荒。

郗萌曰：荧惑入天庭，在屏南出门扉左，左将死。出门扉右，右将死。直出，无为。

《合诚图》曰：荧惑入华阙门，臣杀之候也。荧惑入庭中，臣多逆不轨。司马《天文志》曰：孝灵光和五年四月，荧惑在太微中守屏，占曰：荧惑入太微，为乱臣。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郭胜、孙璋等并奸乱也。

石氏曰：荧惑入太微中华东西门，若左右掖门，而南出端门者，为必有反臣。荧惑入太微西门，出东门，臣谋其主，人君不安，欲求贤佐。有人中华西门，出中华东门，为臣出令。有人太阴西门，出太阴东门，为天下大乱，有丧，若水大。荧惑若入中华西门，天子忧之。若出中华东门，天下大乱，兵大起。期不出二年。

甘氏曰：荧惑出太微天庭中，有立王，若徙王。

郗萌曰：荧惑出天庭中，当道而为勾己天庭，天下更纪。《宋天文志》曰：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十月癸巳，荧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将，仍顺行至左掖门，留二十日，乃逆行。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将西三尺许，又徙还入太微，时填星在太微，绕填星成勾己。其年四月二十七日丙戌，从端门出。占曰：荧惑填星勾己，天庭天下更纪。二年六月，晋帝逊位，高祖入宫也。

郗萌曰：荧惑入太微西门，犯天庭，出端门，为臣伐主。入西门而折出右掖门，为大臣假主之威，而不从主命。荧惑入西华门，出端门，为臣诈称诏。荧惑入太微端门，出东门，为贵者夺威势。

《荆州占》曰：荧惑出太微南门，执法用大事。出左掖门，大臣诛。司马彪《天文志》曰：孝安延光二年八月己亥，荧惑出太微端门。是时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江京等潜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杀之，徙其父母妻子日南也。九月丁酉，废太子为济阴王。

《荆州占》曰：荧惑入太微宫，为天下惊。一曰有兵。荧

惑入天庭，国不安其宫。荧惑入太微庭中，主命无期。荧惑入天庭，君子恶之。又曰大臣死。荧惑入太微，色白无芒，天下大乱。一曰天下大饥。

《黄帝占》曰：荧惑东行人太微庭，出东门，天下有急兵。《宋书天文志》曰：安帝义熙十年五月癸卯，荧惑顺行入太微，十一年林邑寇交州，刺史杜慧度距战于九真，大败之。若守，将相丞御史大臣有死者。若入端门守天庭，大祸至。入南门出东门，国大旱。若入南逆行出西南门，有大水。逆行人东门出西门，大国破亡。若顺入西蕃而留不去，楚国凶殃。

巫咸曰：荧惑逆行人太微天庭中，为大臣有诛，若诸侯戮死，期二年。

石氏曰：荧惑逆行太微之中，及出左右掖门者，有逆谋，天子有命将征伐之事。一曰大赦可以解其患。

郗萌曰：荧惑逆行入左掖门，为臣劫其主。《宋书天文志》曰：晋安帝元兴三年正月戊戌，荧惑逆行犯太微西垣，占曰：天子战于野，上相死。是年二月丙辰，杀桓玄等，桓遁劫帝如江陵。

《荆州占》曰：荧惑逆行入太微天庭中，为诸侯将有杀上者。至黄座而成，不至黄座而还，有谋不成。以其日入占国。荧惑逆行天庭中不止，有大狱。

郗萌曰：荧惑入太微宫中，至屏而留，有兵在中。

郗萌曰：荧惑入天庭中，留十日以上，赦。

《荆州占》曰：荧惑道南蕃入留止南门，为大臣有忧。司马彪《天文志》曰：光武中元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太微西南星为将相。后太尉赵熹、李訢等免官。荧惑入太微，若从右入七日以上，为人主有忧。司马彪《天文志》曰：孝桓永康元年正月庚寅，荧惑逆行入太微东门，留百日出端门。其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宋书天文志》曰：晋简文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荧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三月不退。是时帝忧桓玄之逼，常怀忧惨，十二月帝崩。

也。荧惑入天庭中，二十日以上，廷尉坐之，期六月。荧惑留太微庭中，为天下大忧。中央留十日以上，为天下有亡徒为兵者。

《黄帝占》曰：荧惑守太微垣门外之左，廷尉有事。守门外之右，丞相御史有事。荧惑守端门中二十日，臣谋反，主出走，期不出百二十日。《宋书天文志》曰：晋海西公太和六年闰月，荧惑守端门，十一月桓玄废帝。

甘氏曰：荧惑守角亢，反守太微，臣有谋兵于天子者。

《春秋纬》曰：荧惑守太微，王者恶之。

郗萌曰：荧惑守太微，诸侯及三公谋其上，铁钺用，必有斩臣。又曰女主不吉。《宋书天文志》曰：晋元康三年四月，荧惑守太微六十日，后贾后陷杀太子，而赵王废后，又杀之。斩张华、裴頠，遂篡位废帝，为太上皇。天下从此构乱连祸也。

《玄冥占》曰：荧惑入太微，无所犯守，顺度而行，出左右掖门，所之野，天子谋之。

《黄帝占》曰：荧惑干太微，留守三日以上，为必有兵革，天下赦。

《合诚图》曰：荧惑入太微陵犯留止，后三年，必有丧。

《荆州占》曰：荧惑入太微天庭所犯乘守者，若有罪，各以守官之名。荧惑食太微东西蕃四辅，辅臣有诛者。

荧惑犯黄帝座四十七

石氏曰：荧惑犯黄帝座，改政易王，天下乱，存亡半。

甘氏曰：荧惑入中华门犯帝座，天下乱，贼臣害主破宫，期九十日。

《荆州占》曰：荧惑犯黄帝座，大臣戮死。

《玉历》曰：荧惑入太阴西门，犯黄帝座，天子宫破，国灭绝嗣，不出二年。

甘氏曰：荧惑中黄帝座，臣杀其主。

《维罪级》曰：荧惑入黄帝座，不吉。强臣弑主。

甘氏曰：荧惑入黄帝座，大人戮死，朝廷有哭。

郗萌曰：荧惑入天庭直出期十日，入蕃期二十日，去出尺，期十日，有赦。

《荆州占》曰：荧惑入帝座，其色白者，为有赦。荧惑入天庭至黄帝座，有赦。

《荆州占》曰：荧惑出黄帝座北，诸侯徙，天子辱。若中黄帝座，为大人伤。

甘氏曰：荧惑近黄帝座，大臣谋为乱，不成。荧惑触黄帝座，主亡。

《黄帝占》曰：荧惑守黄帝座，为大人忧。

荧惑犯四帝四十八

《玉历》曰：荧惑入太微，犯四帝，臣有谋，若被诛。

石氏曰：荧惑犯守四帝，臣谋主。去之一尺，事不成。

石氏曰：荧惑犯乘守四帝坐，辟忧。辟君氏。

甘氏曰：荧惑中犯乘守四帝坐，天下亡。

荧惑犯屏星四十九

郗萌曰：荧惑入太微宫中，至屏而留，为有兵在中。《宋书天文志》曰：宋明帝泰始二年正月甲午，荧惑逆行在屏而南，其年四方反叛，内兵大出，六卿亲戎。

甘氏曰：荧惑犯守屏星，君臣失礼，下谋上。一曰大臣有戮死者。

石氏曰：荧惑中犯乘守屏星，为君臣失礼，而辅臣有诛者，若免罢去。

荧惑犯郎位五十

甘氏曰：荧惑犯守郎位，辅臣有诛，左右宿卫者为乱，王者宜备之。

荧惑犯郎将五十一

巫咸曰：荧惑守郎将，曰凌凌。则将有诛，若将有忧。一曰大臣为乱，戒慎左右。

《荆州占》曰：荧惑犯乘守郎将，且有以符节为奸者。荧惑中犯乘守郎将，必有不还之使。

荧惑犯常陈五十二

甘氏曰：荧惑犯守常陈，守卫有谋，兵起宫中，天子自出行诛。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荧惑犯三台五十三

《玉历》曰：荧惑入犯上台司命，近臣有罪，若有诛。一曰：近臣有逃去者。以五色占，黄白，无故；青黑，忧死丧。期一年。

郝萌曰：荧惑犯守上台，宫中禁门燔，太尉病，天子恶之。犯守中台司徒，公族皇后忌。犯守下台司空，为庶人。皆期百七十二日。

《文曜钩》曰：荧惑犯守中台司中，奸臣有谋，若有诛者，中公当之。

巫咸曰：荧惑犯守下台司禄，近臣有罪，若出走。色黑者死。

《黄帝占》曰：荧惑守三台，三十日，天下大乱，兵起宫中，大臣戮死。若守三台间，尤甚急。期百八十日。

郗萌曰：荧惑守三台，三日以上，三公有戮死者。荧惑守三能之中央，百二十日，三公皆谋害国。荧惑入天柱，天下有庆贺之事。荧惑居天柱，兵起，三年乃止。荧惑留系天柱，地大动，兵大起。

《春秋纬》曰：天下奇击，臣子相磨，三公专恣，则荧惑流而触能。

荧惑犯相星五十四

石氏曰：荧惑犯相星，辅臣凶。荧惑守相星三十日，大臣为乱，天下兵起，人主有忧。

荧惑犯太阳守五十五

石氏曰：荧惑犯守太阳守，执御臣忧，内将军有死者。期九十日。

甘氏曰：荧惑犯守太阳守，大臣戮死，若有诛，期不出年。

荧惑犯天牢五十六

《荆州占》曰：荧惑入天狱，贵人多枉死者。

石氏曰：荧惑入天牢，若守之二十日，名人有系者。一曰若有赦，期不出百八十日。

《海中占》曰：荧惑犯守天牢，王者以狱为蔽。一曰贵臣多下狱。若有叛臣篡狱杀君，不出二年。

荧惑犯文昌宫五十七

《黄帝占》曰：荧惑入文昌宫，庭中有兵，天下有耗，土空民饥。

《春秋纬》曰：荧惑入文昌庭，守之二十日以上，必有

兵，君不康。

石氏曰：荧惑入文昌，天下大乱，王者忧亡，期一年。

《荆州占》曰：荧惑守文昌，天下大乱，不出其年。

郗萌曰：荧惑入司命，近臣有抵罪者。荧惑三十日舍司禄，民大疾。舍司命，小童疾。

荧惑犯北斗五十八

郗萌曰：荧惑入北斗魁，天下多狱，廷尉坐之。荧惑入守北斗，贵人有系者。

甘氏曰：荧惑守北斗，天下大乱，诸侯皆起兵，王者有忧。

郗萌曰：荧惑守北斗，有移徙民，宫宅贱。

《玉历》曰：荧惑守衡星，有女丧，若贵女有殃。有兵兵罢，无兵兵起。

《雄图三光占》曰：荧惑入北斗魁中，而守之十日，天下大乱，易其王，天子死，五都亡。期二年，远三年。

《春秋纬》曰：荧惑入北斗杓头，为政令犹豫。

《海中占》曰：荧惑抵北斗杓头星，女主政令犹豫，若女主用事。期一年。

《齐伯》曰：荧惑舍北斗西，人相食。舍其东，五谷无实。舍其南，果无实。舍其北而之东，天下大兵战。

郗萌曰：荧惑系辅星，有死相，若夷之。

巫咸曰：荧惑与北斗斗，有徙王移都，邑宫室破坏，人民去其乡。不出年。

荧惑犯紫微宫五十九

石氏曰：荧惑入紫微宫中，大臣有谋，兵起宫中，天下大乱，人民傍徨，背弃其乡，逃走四方。期不出二年，远三年。

《荆州占》曰：荧惑入紫微宫，天下邑裂，大夫多死者。

一为天下有亡国，天下无人。一曰帝有乱臣。一曰天下大乱。又曰从阴人，有死王。

《帝览嬉》曰：荧惑守紫微宫中，天下诸侯伐其主，主以骄暴失帝位。

巫咸曰：荧惑守紫微宫，民莫处其家宅，流移去其乡。

《荆州占》曰：内乱。《宋书天文志》曰：晋孝怀永嘉三年正月庚子，荧惑犯紫微，占曰：当有野死之王，又为火烧宫。是时太史令高堂冲奏，乘舆宜迁幸，不然必无洛阳。后帝崩于平阳。

荧惑犯北极钩陈六十

《黄帝占》曰：荧惑入紫宫，犯北极中央大星，为不道臣弑其君，子害其父，贼臣破国，天下大乱，期不出九十日。

《春秋纬》曰：荧惑犯北极左星，支为嗣。

郗萌曰：荧惑犯北极中央大星，帝有乱臣。应以善事已。

巫咸曰：火入北极，天下乱兵大起，聚于一国。若出之疾，兵还罢。

《荆州占》曰：火入天枢，国家有变。一为天下之兵聚一国。

《雄图三光占》曰：火入北极，天子忧。若犯抵之，天子死。后宫乱，不出三年。

《黄帝占》曰：火出天枢，兵盛于四野。

《荆州占》曰：火舍天枢下三月，芒赤色怒，地大动，民大恐，兵起不已，三年乃止。

甘氏曰：火犯北极若守之，大臣谋主。若耀刺北极，为杀太子，期百二十日。

《荆州占》曰：火守天枢，大人忧。一曰天子女多死。

郗萌曰：火犯太子星，太子忧死。犯庶子星，庶子忧死。一曰中犯北极星，主有大忧。一为有大丧。一为有反相。

《荆州占》曰：火守钩陈，人主忧。

《黄帝》曰：火犯钩陈，后宫乱兵起，宫中幸臣谋主，王者有忧。

荧惑犯天一六十一

石氏曰：火犯天一，幸臣有谋，有兵起，人主忧。

齐伯曰：火守天一，臣弑其主，余殃为水灾。

荧惑犯太一六十二

石氏曰：火犯守太一，幸臣有谋，有兵起，人主忧。

卷三十七 荧惑占八

荧惑犯石氏外官一

荧惑犯库楼一

《黄帝占》曰：荧惑犯天库，兵车出库，所指兵往也。

石氏曰：荧惑入天库，有兵火。守库，兵起，乱十年。

郝萌曰：荧惑入天库，骑官兵起，期三年中。一曰：天下有惊，若岁旱。又占曰：荧惑赤色角三芒，三十日舍天库，国有急，五诸侯悉发甲兵。

《玄冥》曰：荧惑守库楼，兵车大出。守之一月，兵乱十年乃罢。

《海中占》曰：荧惑逆行守天库，兵起未罢。若顺行，乃罢。以其远近东西南北其日占之。

荧惑犯南门二

郗萌曰：荧惑，天候也，主发兵。常舍于南门，其出色赤白而大，东西南北非其常，谋国兵起。其人则兵入。其所行而留止，兵随而攻之。又占曰：荧惑居处无常，入时不得求之南门中。

石氏曰：荧惑若守南门，兵车大起。又占曰：荧惑入守南门，天下战其北也。又占曰：荧惑犯南门，边夷兵起，若道路不通。

荧惑犯平星三

石氏曰：荧惑守平星，兵起，且以乱亡。又占曰：荧惑犯平星，凶。

甘氏曰：荧惑守平星，执政臣忧，若有罪诛者。期一年。又占曰：荧惑守平星有狱，出疑囚。

荧惑犯骑官四

石氏曰：荧惑入骑官，若守之，兵大起，车骑用，将军出，若骑士忧。

郗萌曰：荧惑守骑官，不出二十日，赦天下。

甘氏曰：荧惑守骑官，有兵马多发，若多死。

荧惑犯积卒五

石氏曰：荧惑入积卒，若守之，兵大起，士卒大行，若多死，期二年。

《玄冥占》曰：荧惑犯守积卒，主失位，天下乱，兵大起，期百二十日。

石氏曰：荧惑犯守积卒，主失位，天下凶。

荧惑犯龟星六

甘氏曰：荧惑守龟星，天下大水。去之疾则旱，万物不成，人民饥。

石氏曰：荧惑守龟星，兵起，兵在外。再守龟，兵罢。又占曰：荧惑守龟星，有白衣聚，以入日占何国。

《海中占》曰：荧惑犯守龟星，天下有水旱之灾。守阳则旱，守阴则水。

荧惑犯传说七

石氏曰：荧惑犯守传说，王者简宗庙，废五祀，后宫凶。一曰有绝嗣君。期不出二年。

荧惑犯鱼星八

石氏曰：荧惑守鱼星，在其阳，旱；在其阴，水。

巫咸曰：荧惑守鱼星，火暴出，天下旱，五谷不成。人民大饥。期不出年。

甘氏曰：荧惑犯守鱼星之阳，为大旱，鱼行人道。之阴，为大水，鱼盐贵。

荧惑犯杵星九

《玉历》曰：荧惑守杵星，国有急兵，有赋米之事，若有军粮之急。

《海中占》曰：荧惑入杵星，若守之，天下有急发米之事，不出其年。

荧惑犯鳖星十

郝萌曰：荧惑入鳖星，天下大水，去则旱。

《黄帝占》曰：荧惑守鳖星，为有白衣之会。

巫咸曰：荧惑守鳖星，国有水旱之灾。守阳则旱，守阴则水。

《玄冥占》曰：荧惑入守鳖星，王者有易，水，若大旱，鱼行人道。

荧惑犯九坎十一

石氏曰：荧惑守九坎，天下旱，名水不流。五谷不成，人民大饥。一曰：之阳，大旱；之阴，有水。

甘氏曰：荧惑守九坎，其国大旱，若大火之变。期百八十日。

石氏曰：荧惑犯守九坎，凶。

荧惑犯败臼十二

石氏曰：荧惑守败臼，民不安其室，忧失其釜甑，若流移去其乡。又占曰：荧惑守败臼，饥丧。

荧惑犯羽林十三

《荆州占》曰：荧惑入羽林之宫，二十日，天子当之。

郝萌曰：荧惑经过羽林中，天子为军自守。

《荆州占》曰：荧惑舍羽林之宫，兵大起。

《黄帝占》曰：荧惑守羽林，大赦。

石氏曰：荧惑守羽林，马有行，期三十日。又占曰：荧惑芒角赤色，守天军三十日，大国有急，诸侯悉发兵甲。一曰兴兵者亡。又占曰：荧惑守羽林，兵起，期六十日。火经羽林，臣欲弑主。《宋书天文志》曰：晋孝武太元元年九月，荧惑犯哭泣星入羽林，占曰：中军兵起。三年六月，荧惑又守羽林，占曰：禁兵起。四年六月，兖州刺史谢安、谢玄击氏贼，大破之，餘烬皆走。十四年十二

月，荧惑入羽林。十五年，翟辽据司寇，众军屡讨弗克，鲜卑又跨略并冀。安帝义熙四年十月戊子，荧惑入羽林。五年，高祖讨鲜卑。是后南北军旅运转不息。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十二月戊子，荧惑入羽林。后三年，废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及其党与犯所收掩，皆羽林兵出也。

《圣治符》曰：荧惑入羽林，守之二十日以上，臣欲弑主，大人当之，期九十日。案《荆州占》曰：汉二年，荧惑入羽林起角三芒，守之三十日，国有负兵，秦以之亡也。

《海中占》曰：荧惑入守羽林，有兵起。若逆行变色成勾己，天下大兵，关梁不通，急不出其年。

郝萌曰：荧惑入守羽林，有叛臣中兵也。

《元命苞》曰：荧惑守羽林若垒城，谋在司马，将军为乱。

《荆州占》曰：荧惑入天军，凶。又占曰：荧惑入天军，兵败不可用，国更残也。

郝萌曰：荧惑犯守天阵，为兵起，有破军死将。

甘氏曰：荧惑入垒壁阵，在司马内，将军为乱，宫中兵起。

郝萌曰：荧惑入垒城，有兵起。

荧惑犯北落师门十四

石氏曰：荧惑守北落师门，为兵大起。舍军门，兵起。

《玄冥占》曰：荧惑入守北落师门，兵大起，将军出境，士卒大行。

石氏曰：荧惑与北落师门，相贯抵触，光芒相及，有兵大战，破军杀将，伏尸流血，不可当也。期百八十日，若一年。

荧惑犯土司空十五

《海中占》曰：荧惑守土司空，其国以土起兵，若有土功

之事，天下旱。

郗萌曰：荧惑守土司空，备大臣。

荧惑犯天仓十六

《黄帝占》曰：荧惑入天仓中，主财宝出，主忧，臣在内，天下有兵，而仓库之户开，主人胜客，客事不成。期二十日中而发。

石氏曰：荧惑出入天仓，天下谷聚一邦。

郗萌曰：荧惑近天仓，天下大旱，天下转粟。期其年中。一曰期三年。一曰千仓败，天下饥。

《春秋图》曰：荧惑经天仓，去而不守，其岁恶，粟大贵，仓大出。

石氏曰：荧惑守天仓三十日，有转粟之事。

《黄帝占》曰：荧惑守天仓，天下转粟，千里余贵。

《海中占》曰：荧惑守天仓，天下有兵，若有出粟。

郗萌曰：荧惑守天仓，已去复反，天下大饥，人相食，不出五年。

《玄冥占》曰：荧惑逆行守天仓，天下大饥，人相食。期二年，远三年。

荧惑犯天囷十七

石氏曰：荧惑入天囷，天下兵起，国仓储积之物皆发出。一曰：御物多有出者，库藏空虚。期二年。

郗萌曰：荧惑守天囷二十日，粟出，布於民，岁大饥。案《宋书天文志》曰：晋孝武太元二十年六月，荧惑入天囷。隆安九年，王恭举兵，朝廷杀之，及王国宝王绪。是后连岁水旱，人民大饥也。

《玉历》曰：荧惑守天囷，兵起。王者财宝皆出用，库藏中虚耗。人主不安，其国有忧。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荧惑犯天廩十八

《黄帝占》曰：荧惑守天廩，有兵起，天下粟聚于一国，若有运粟之事。

甘氏曰：荧惑入守天廩，天下有兵，岁大饥。仓粟散出，不出其年。

石氏曰：荧惑犯守天廩，天下乱，粟散出。

荧惑犯天苑十九

巫咸曰：荧惑入天苑，天下以马起兵。若守之，牛马禽兽多死。

石氏曰：荧惑入守天苑，牛马羊禽兽多疾。若守之二十日，天下兵起，马多死，其国忧。

荧惑犯参旗二十

石氏曰：荧惑入参旗，边县兵起。

石氏曰：荧惑守天弓，天下乱，兵大起，人民惊恐，其国忧。若三十日守之，必有国亡。

陈卓曰：荧惑守参旗，下谋上。

郝萌曰：荧惑守参旗，兵大起，弓弩用，士将出行。一日弓矢贵。

荧惑犯玉井二十一

《黄帝占》曰：荧惑入玉井，为强国失地。其出之，强国得地。

巫咸曰：荧惑入玉井，国有水忧。若以水为败，水物不成，期不出年。

《荆州占》曰：荧惑守玉井，多大水，有溺死者。

《齐伯五星占》曰：荧惑守玉井，天下大水，沟渎溢流，杀人民。期百八十日。

荧惑犯屏星二十二

郗萌曰：荧惑留舍屏星，三日，民疾疫。

石氏曰：荧惑守屏星，二十日，臣谋主，若贵臣有诛，若戮死，期一年。

甘氏曰：荧惑守天屏，二十日，国移。又占曰：荧惑入守屏星，诸侯有谋，若大臣戮死者。

荧惑犯天厕二十三

《黄帝占》曰：荧惑守天厕，国移，若易名。

石氏曰：荧惑守厕中，有贼兵。

郗萌曰：荧惑守天厕，余贵。又占曰：荧惑守厕矢矢圈之间，有伏谋反，贵人惊于圈厕。

《甄曜度》曰：荧惑入守厕星，天下大饥，人相食，死者大半。期二年。

甘氏曰：荧惑入守厕星，有谋臣在厕中，王者警备之。

荧惑犯天矢二十四

《海中占》曰：荧惑守矢星，天下旱，五谷不成。人民大饥，多疾死，期不出年。

《荆州占》曰：荧惑守矢星，贵人有疾。

荧惑犯军市二十五

《荆州占》曰：荧惑入守军市，兵大起，将军出，若以饥兵起。

《雄图三光》曰：荧惑入军市，若守之，军大饥，将离

散，士卒亡。期不出年。

荧惑犯野鸡二十六

甘氏曰：荧惑入犯守野鸡，其国凶。必有死将，军营败，兵士散走。

荧惑犯狼星二十七

《春秋纬》曰：荧惑守狼弧，诸侯相攻。

《海中占》曰：荧惑守狼星，四夷兵起，来侵中国。弓矢大贵，王者有忧。一曰夷将有死者。

郗萌曰：荧惑守狼弧，小有忧。其成钩己若环绕之，大人忧，期六月。又占曰：荧惑守狼弧，狄自反其主。

郗萌曰：荧惑守狼，有小令，出大水。

《荆州占》曰：荧惑守狼，天下发兵。一曰其国有兵。又占曰：荧惑守狼星，狗大贵。不即多死狼，天狗也。

石氏曰：荧惑入守狼，野兽死。

甘氏曰：荧惑犯守狼星，将军出，有千里之行，天下皆兵。盗贼纵横，若有死将，期二年。

荧惑犯弧星二十八

巫咸曰：荧惑守弧星，兵大起，将军出行，弓弩大贵。国多盗贼，民不安。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郗萌曰：荧惑守弧星，人民饥，食茹，粟谷大贵。又占曰：荧惑以五月守弧星，六十日，其邦有兵战。

《荆州占》曰：荧惑守弧星，贵人多死，若将当伐贵人。又占曰：荧惑守弧星，大将有千里之行，国政惊。一曰车骑兵出。

荧惑犯天稷二十九

《海中占》曰：荧惑犯守天稷，有旱灾，五谷不登，岁大饥馑。一曰五谷散出。

荧惑犯甘氏中官二

荧惑犯四辅一

《荆州占》曰：荧惑犯四辅星，君臣失礼，辅臣有诛。

荧惑犯五帝内座二

《荆州占》曰：荧惑入紫微宫中，犯五帝内座，大臣弑主。

荧惑犯造父三

郝萌曰：荧惑入造父中，车马贵。又占曰：荧惑舍造父，水大出。

《黄帝占》曰：荧惑守造父，材官骑士出，马动兵起。

荧惑犯杵臼四

郝萌曰：荧惑守杵臼星，国有春米军旅之事。又占曰：荧惑守天杵，即大沟渎多水。

荧惑犯司命五

郝萌曰：荧惑守司命，多暴死者。司命主百鬼，与舆鬼同候。

荧惑犯天鸡六

郗萌曰：荧惑舍天鸡，三十日，旱。又曰鸡夜鸣，天下尽惊。

荧惑犯市楼七

郗萌曰：荧惑犯市楼，天下易币。又占曰：荧惑乘市楼，天下有所发，期不出三年。

荧惑犯日星八

郗萌曰：荧惑犯日星，为大战。

荧惑犯亢池九

郗萌曰：荧惑犯亢池，海大鱼死。

荧惑犯天田十

郗萌曰：荧惑守天田，五谷不成，黍贵。

《荆州占》曰：荧惑守天田，旱。又占曰：荧惑守天田，人主犯礼，有灾。

荧惑犯天门十一

《荆州占》曰：荧惑入天门，去复还，关梁不通。又占曰：荧惑舍天门，进退前后，凶。兵大起。荧惑守天门，国绝祀，各以其日占。

荧惑犯平道十二

甘氏曰：荧惑入守平道，天下兵乱。

荧惑犯进贤十三

《宋书天文志》曰：宋孝武孝建元年十月乙丑，荧惑犯进贤星，时吏部尚书谢庄表解职。

荧惑犯酒旗十四

《春秋文曜钩》曰：饮食失度，荧惑徘徊酒旗。

《荆州占》曰：荧惑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财物赐，若爵宗室。

荧惑犯诸王十五

《春秋纬》曰：荧惑入诸王星，主以妃党纵恣，为天下所谋。又占曰：荧惑入诸王星，下不信上，王者微。

荧惑犯天高十六

郗萌曰：荧惑入天高，先军起，后有赦。

《荆州占》曰：荧惑入天高，有奇令。又曰：入天高中十日成钩己，有赎罪之令。

《荆州占》曰：荧惑入天高，留二十日，小赦。三十日，大赦。

郗萌曰：荧惑逆行天高中，必有破军死将，亡国去王。

《蓬菜占》曰：荧惑守左高，反者不胜，守右高，反者胜。

荧惑犯砺石十七

郗萌曰：荧惑入砺石，边卒兵起。

《黄帝占》曰：荧惑舍砺石，二十日，诸侯开库发兵。

荧惑犯积尸十八

甘氏曰：荧惑守积尸，大人当之。

荧惑犯五潢十九

《黄帝占》曰：荧惑入五潢，为天下大乱，易政。一曰贵人死。

郗萌曰：荧惑舍五潢，有兵，车骑行。

《黄帝占》曰：荧惑入五潢，为运道不通，兵起。

郗萌曰：荧惑舍五潢，牛马多疾死，腐烂道傍。

巫咸曰：荧惑入五潢中，大乱，大旱，大残。以其近占四方。殃死而不葬，易世立王。

陈卓曰：荧惑守五潢，贼起水中。一曰有淫雨。

《黄帝占》曰：荧惑中犯乘守五潢，期二十日，兵起。

荧惑犯咸池二十

《黄帝占》曰：荧惑入咸池中，天下大旱。

甘氏曰：荧惑入咸池，因行其中不止，是谓致兵。诸侯兵起，天下乱。

甘氏曰：荧惑入咸池，有兵丧，天子且以大败失忠臣，若旱。一曰：大水，道不通，贵人死。以入日占国。

郗萌曰：荧惑入咸池，为有以迷惑人主者。一曰地动山摇。

荧惑犯天二十一

郗萌曰：荧惑舍天街中央，大赦。一曰当天街，为诸侯自立为王。一曰大水。荧惑留止若逆行天街中，为兵革起。荧惑不从天街者，为政令不行，不出其年，有兵。

《文曜钩》曰：荧惑守天街，政塞奸出，上下相疑，四方隔绝无通时。

郗萌曰：荧惑犯天街，国绝祀，以入日占国。

石氏曰：荧惑犯守天街，及徘徊乱行，主弱臣强，道路隔绝，天下不通。

荧惑犯甘氏外官三

荧惑犯狗星一

郗萌曰：荧惑舍狗星，三十日，旱。又曰：狗群噪，天下人尽惊。

荧惑犯狗国二

《荆州占》曰：荧惑守狗国，外夷为变。

荧惑犯哭星三

《晋阳秋》曰：孝武太元元年九月癸亥，荧惑犯哭星。二年八月，征西大将军桓豁薨。十月，尚书令王彪之薨。

荧惑入八魁四

《荆州占》曰：荧惑守八魁，兵大起。

荧惑犯铁钺五

《荆州占》曰：荧惑犯铁钺，五月以上，臣有谋者。

石氏曰：荧惑入铁钺，若其星动摇，铁钺用。

郗萌曰：荧惑犯乘守铁钺，为铁钺用，将有忧。

荧惑犯天庾六

郗萌曰：荧惑入天庾中，大旱，粟贵发用。

荧惑犯鸟彘七

《黄帝占》曰：荧惑入鸟彘中，主财宝出，乱臣在内。

荧惑犯九州殊口八

《荆州占》曰：荧惑守九州殊口，九州兵起。

荧惑犯天节九

《荆州占》曰：荧惑守天节，持节臣有奸谋，若使臣死。

荧惑犯九游十

石氏曰：荧惑守九游，日食星坠，天下大乱。若入九游，兵起。

荧惑犯军井十一

《荆州占》曰：荧惑入军井，三日以上，其岁大水。

荧惑犯水府十二

《荆州占》曰：荧惑入水府，有谋臣。一曰：逆行水府，天下大水。

郗萌曰：荧惑守水府，天下洪水。

荧惑犯天狗十三

《荆州占》曰：荧惑入天狗，兵谋北夷，大饥来归，邻国多土功，若守之，为兵谋。

荧惑犯天庙十四

《黄帝》曰：荧惑入天庙，若守，为庙有事。一曰为凶忧。

《荆州占》曰：荧惑入天庙，有庙残之事。吏不去则死。

荧惑犯巫咸中外官四

荧惑犯长垣一

郗萌曰：荧惑入长垣，敌人入中国。出长垣则出。

《玉历》曰：荧惑入长垣若守之，匈奴入汉国，敌人四夷若皆出，期一年。

荧惑犯土司空二

《荆州占》曰：荧惑守土司空，有兵。守入土司空，有土徭之事。

荧惑犯键闭三

郗萌曰：荧惑犯乘键闭星，大臣有谋，天子不尊事天者，致火灾于庙。王者不宜出宫下殿，有匿兵于宗庙中者。

《宋书》云：晋穆帝升平三年正月壬辰，荧惑犯键闭，占曰：人主忧。五年正月，穆帝崩。

荧惑犯天柱四

《荆州占》曰：荧惑守天柱，兵鼓起。

荧惑犯天渊五

《荆州占》曰：荧惑入天渊，大旱，山焦枯。若守之，海

水出，江河决溢，若海鱼出。

荧惑犯铁钺六

《黄帝占》曰：荧惑入铁钺，为大臣诛。

《推度览》曰：大臣戮亡，荧惑环铁钺。

《荆州占》曰：火犯铁钺，兵起。

荧惑犯天厩七

《荆州占》曰：荧惑入天厩，十日以上，厩马有食变。

石氏曰：荧惑出入天厩，天下厩有忧，长吏败。若干天厩，兵起。

《黄帝占》曰：守天厩，为厩灾之事。人主以马为忧。不即马疾。

郝萌曰：荧惑守天厩三十日，骑马出。

卷三十八 填星占一

填星名主一

石氏曰：填星其神，雷公决星，名曰卿魄。

《荆州占》曰：填星常晨出东方，夕伏西方，其行岁填一宿，故名填星。

石氏曰：填星主季夏，主中央，主土。于日主戊己。是谓黄帝之子，主德。女主之象。宜受而不受者，为失填。其下之国可伐也。德者，不可伐也。其一名地侯。案《服食经》曰：雄黄，填星之精也。

《淮南子》曰：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绳，直也。其神为填星，其兽黄龙，其音宫，其日

戊己。

《春秋纬》曰：填星主德。德失，则宫室高，台榭繁，故填星缩。火烧门动，则水决，江河破，凶。

《文曜钩》曰：填星主德，以正常德，失则罚出填星二十四徵，以效存亡。

《合诚图》曰：填星，主正纪纲。

甘氏曰：填星主太常，主周梁。《海中占》曰：周梁，中国也。邦有德，填星当也。

巫咸曰：填星之德厚，安危存亡之机。填星所宿者，其国安，大人有喜，增土。

《五行传》曰：填星于五常为信，言行不二。于五事为思，心宽容受谏。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为变动，为土功，为女主，为山崩，为地动。

吴龚《天官星占》曰：填星所居国有德，不可以兵加也。

班固《天文志》曰：填星者，信也，思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心为正。故四星皆失，填星乃为之动。

郗萌曰：填星主祭祀鬼神宫及太常。

《荆州占》曰：填星，土之精，主四季。填星主司天下女主之过。女主邪，填星邪；女主正，填星正。

石氏曰：填星正女主，正纪纲。

填星行度二

《五行传》曰：填星以上元甲子岁十一月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时，与日月五星俱起于牛前五度，顺行二十八宿，右旋，岁一宿二十八宿而周天。《集历法》填星一年平行十二度十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二分度之四万六千二百七十一，二十九年百六十八日千九百七十六分日之十一百三十七而周天。是三百八十三年而十三周天。

《淮南子》曰：填星以甲寅元始建斗，寅元始，历起之年

也。建斗，填星起于斗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岁行十二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岁而周天。

《春秋纬》曰：填星出百二十日，反逆西行百二十日，东行见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复出东方，运之常也。守度持节为纪纲，顺之吉，逆之凶。

《荆州占》曰：填星出东方三百三十日，而夕伏西方三十日，而复晨见东方。

《尚书纬》曰：气在于季夏，其纪填星，是谓大静。无立兵，立兵命曰犯命。夺人一亩，偿以千里。杀人，不当偿。以长子不可起土功，是谓犯天之常，灭德之光。可以居正殿安处，举有道之人，与之虑国，人以顺式时，利以布大德，修礼义。不可以行武事。可以赦罪人，举德相应。其礼衣黄。是谓顺阴阳，奉天之常也。如是则填星得度，其地无灾。

《动声仪》曰：宫音和调，填星如度。不逆，则凤凰至。

巫咸曰：填星受制，则养老存鳏寡，行饷粥，施恩泽，事宾客。

郗萌曰：填星用事，务招录贤圣，择廉平，劝民耕农，实仓库，治城郭，通沟渠，奉天祠，修治社稷，数问牢狱，察勉失职，务安百姓。如是，则填星不盈缩，不逆行变色。

《荆州占》曰：填星顺行而明，其国有厚德。填星行中道，阴阳和调。

皇甫谧《年历》曰：甘、石《太初历》所以记星出不同者，以星盈缩在前，各录后所见也。填星之精，凡六十三变。

填星相王休囚死三

《荆州占》曰：填星之相也，从立夏至仲夏时，其色大如精明，无芒角。填星，土也，位在中央，王于四季，其星从孟夏至仲夏时，色当赤而微小。及季夏王时，其色比北极中央大

星赤黄，而光明有芒角。填星之休也，从孟秋至仲秋时，色黑而细小无精光。季秋时，其色当比奎大星黄白，而光明有芒。填星之囚也，从冬至至仲冬，其色青而细小，赤黑止而不行。甘氏云：如小不明也。至季冬王时，色当比左角青黄，而光明有芒。填星之死也，从立春至仲春，其色白而细小不明。至季春时色当比参左肩而黄白，光明有芒。

甘氏曰：当其相也而有王色，主弱，女主用事。有休色，有土功。有囚色，女主不昌。有死色，贵人多丧。所留守舍，其国有女徵。其进舍也，及退舍，皆为土功忧事。当其王也而有相色，则女主宗强。有休色，政在公卿。有囚色，女主不昌。有死色，女主族，不祥。其所留之舍，有德厚。其进舍也，其国得土。其退舍也，则失土。当其休也而有王色，臣下纵横。有相色，女主请谒行。有囚色，女主宗族有诛伤。死色重，有女丧。所留之舍，其国民流亡。其进舍也，及退舍，其国受殃。当其囚也而有王色，有政令四时不和，多风雨灾，五谷不成，盗贼起野，多囚人。有相色，臣下为谋，谋及司空。有休色，女主与妾讼。有死色，国有土功。所留之舍，其国是当。其进舍也，绝嗣复兴。其退舍也，有哭音。当其死也而有王色，下胜上，枯木复生，臣专政。有相色，地泄其藏，从地中出。有休色，五谷暴贵，人臣散亡。有囚色，必有霜雹。所留之舍尤凶。其进舍也，地动，若有蛇怪。其守舍也，有移徙泽。

填星光色芒角四

甘氏曰：候填星以季夏戊己，此王气色当如其常，色变则失所也。

郝萌曰：填星色有常，黄比参右肩。

《荆州占》曰：填星常色如北极明星，赤比角星，黑比奎

明星。

《黄帝占》曰：填星色白多为狱。一曰有素服，天下不安。填星色黄而光辉，辉大，更宫室，有土功事。填星色黄大无光，女主得意。一曰女主年中有忿事。

《礼记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填星黄而晖多。

《诗纬》曰：填星华，此奢侈不节，王政之失。

《海中占》曰：填星光明，岁熟。其所守国安，大人有喜，增地。

郗萌曰：填星赤华也，期九十日兵起。填星春色苍，岁善，大熟。填星色青黄，其国有忧。填星赤色光而泽也，不出其年，兵起。填星色赤，饥，期三年。色青黄，有忧。色青白，期不出五月，兵若狱大起。青多为兵；白多为狱；青白等，兵狱并起。色青黑，六十六日，有丧，皆所在之宿名其国。

《天官书》曰：填星色青圆，忧病。一曰忧水。青角，有兵忧。填星色白圆，有丧。若星赤圆，有兵。黄圆则吉。

《荆州占》曰：填星居之分久而光明，人主吉昌。填星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色顺四时，其国强，女主昌。填星色黑圆，多疾若水。黑而小，国有死王。赤为兵，白为丧，黄则吉。填星色黑黄圆，女主吉，有喜。赤圆，女主凶。填星色黄润泽，即国有庆。

《海中占》曰：填星色白芒泽，有子孙喜，立王。

郗萌曰：填星亦有芒，其野谋兵。

《荆州占》曰：填星芒邪乱失色，女主心不正。填星色赤芒，有兵若火。填星三黄芒，女主盛，其国强。三黑芒，其国亡。

《天官书》曰：填星两黑角，水。青角，忧有兵。白角，

哭泣之声。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

《荆州占》曰：填星七角又有芒，女主专政妄诛。填星出其角，为旱。填星在四方宿当如其方色，吉。失色而角青，为忧。赤为旱，白为兵，黑有苑丧。填星失色五角，即有战。若色黄而有九芒，有大水，不乃天裂地动。填星黑角则水。赤角有兵若旱。黄角，有土功事。

填星盈缩失行五

甘氏曰：填星失次，而上二舍三舍，是谓大盈，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是谓缩。女后有戚，其岁不复，不乃天裂若地动。

甘氏曰：填星缓则不逮，急当过舍，逆则占。

班固《天文志》曰：填星盈，为主不宁。缩，有军不复。

《荆州占》曰：填星退舍为缩，所次之国凶。

《黄帝占》曰：填星见东方，一岁行二舍，吏民相将至退地，诸侯有失邑者。填星西行一舍以上，吏弃法令，民弃其君，子去其父，离其乡里，渡于河海，动地而起矣。填星逆行，天下更王。

《洛书》曰：填星盈缩，下土逆谋，兵乃生。填星盈缩，地动摇宫，有此类则亡引也。填星盈缩，九州骚动，四方相贼。

《黄舍孳》曰：阳弱臣逆，则填星盈缩。阳者君也，王者礼义德杀刑尽失，填星乃动而盈。王者以贪扰不宁，大水出。

《文耀钩》曰：填星南西行，为畋猎恣。南西者，南多西少也。

《论语谶》曰：填星盈动，国门阖。

石氏曰：填星失次，进则亡地，退则有丧。填星所居久者，其国有德厚，不可以军如所居易者。徐广曰：易犹轻速也。

国其德薄，可侵以土地。填星所居之国，吉。未当居而居之，已去而复还居之，其国得地，不乃得女。当居不安，既已居之又东西去之，国失土，不乃失女。不可举事用兵，不有土事，若女子之忧，其国可伐。居之久，福禄厚。居之易，福禄薄。

巫咸曰：填星盈，失次退地。白，有丧。角，为争。大，为得地。小，为失地。填星之居宿国，五岁若六岁四岁，其君强固安。其所去者，其君忧也。填星乱行，人主且失地。使之不然，无淫乱于乐，无见诸侯客，无出游。如是则止。

《海中占》曰：填星去宿，天子不立后。去宿南数十尺，女主不用事，若大水。去其宿北数十尺，女主当之，若大旱。主好畋猎，走狗驰马。出入不时，赐与不当，则填星失宿。民多病，岁多大风，黍稷无实。

京房曰：人君内无仁义，外多华饰，则填星失度，东西叛逆。不救，必忧霜雪。其救也，治社稷明堂，近方直，亲厚重之人，灾消矣。《荆州占》曰：不救，有雷雹山崩地坼之灾也。

郗萌曰：人君宰相简鬼神，废祷祀，毁宗庙社稷，即填星逆行，色变地动。填星逆行，有白衣之会。逆行一舍，为水。填星超舍而前，东行一岁二舍，诸侯有归国者。填星逆行二舍，有兵，六十日人赦。填星逆行三舍，为政者死。

以季夏戊子日候填星，其色变，行不如常，行失也。

《淮南子》曰：填星岁填一宿，当居而不居，其国亡地。未当居而居之，其国增地，岁熟。

《荆州占》曰：人君宰相大臣治宫室，为台榭，内淫佚，夫妇无别，淫女用事，褻群神而简宗庙，则填星逆行变色，殃至地动。无救，则枉矢出，民疫饥。女主淫佚者，填星逆行入阴。外淫佚者，逆行入阳。逆行入阴，旱。入阳，水。逆行十五度以上，女主坐亡之。填星逆行不轨，为殃为贼。填星盈出，其色苍白，丧。王者德重，填星居之。女主德薄，填星离

宿。一曰当居不居，其国以水亡。填星应居之而去，其分饥荒，流满四方。若居之而不安，不可兴土功，不可举大众。填星乱行，王者无德，女主不仁，淫放外游，出入无度，此恶之所致。人君修德以攘之，则可无咎。填星行舍居其南居其北，若去之疾，其分不可用兵，必受殃。若居之而去，更反守之分，增地。填星离宿一丈之阳，女主不用事。去宿一丈之阴，女主死。填星行顺道，阴阳和若。不顺道去舍南北若一丈，女主不治。一曰王者不立后。填星失次，上及二舍，大水。出上三舍，则天裂地陷。逆一舍已上，吏击人，民弃妻子，去其邑。星东行二舍分，失地。星若乱行，人主失土。无淫放，无出游，无兴宫室，则可以免。填星行失次，逆一舍至二舍，其国饥荒，人民流亡去其乡。填星主土，以填四方。其行于列客所干年不入。填星出北方宿中，举兵者不利。出东方，利用兵，国强。出南方宿下，有兵者，亡地。出西方宿，兵起。填星逆行人阴，内事逆；行人阳，外事逆。

填星昼见经天六

甘氏曰：填星昼见，臣谋君，女主忧，上相死。填星经天而逆行，天下更政，地大动。

巫咸曰：填星不经天，经天更封。

《荆州占》曰：填星起左角逆行至轸，是经天。其下国当者，亡地，战不胜。

填星变异生足大小傍有小星七

《龙鱼河图》曰：夫填星，主得土之庆。其星下为虚星之神。

巫咸曰：填星下为杜姬，止于空城。《黄石公三略》曰：初，张良遇神老于路，刚脱履，命良取之。良跪而进之，老曰：年少可教。

与良三期而后付三略焉。良受书，老告之曰：后谷城见有黄石，乃是吾也，遂号曰黄石焉。然则黄石，填星之精，黄者，填之色也，石者，星之质也。填为土德，汉为火行，予以王事告其母也。神老、杜姪同故，备其说。

《荆州占》曰：填星失色生足，女主退，若被罪。

《黄帝占》曰：填星大如狼星而黄，天下之兵虽会，其国不亡。填星始出大而日愈小，所在国不利；始出小而日愈大，所在国利。

巫咸曰：填星大，人主将昌地广民。人惶惶系心而行，不忧其家，乃忧其王。

《易纬》曰：土令废，填消食于戊己，以春月。

巫咸曰：填星小，人主有忧，使之不然，无听鼓钟之音，民人有罪者释之，如是则止。不者，民多死，有土功，失地。

《荆州占》曰：填星细微，女主失势。

《黄帝占》曰：填星旁有小星守填星，臣欲弑主。小星入填星中，事立决。小星去，臣利。填星往复小星，主得臣。见东方，东方有之；见西方，西方有之；见南方，南方有之；见北方，北方有之。皆以所在之宿名其国。

填星流动与列星斗八

《雒书》曰：填星动溢，地候之灾，山崩裂。填星动盛，不吉。天下乱畔。

《元命包》曰：填星动，则水决江，海破山，命曰地候跃。天雨丝丝，伪言咄咀，民作船，主急去，地吐泉，鱼衔鳃。宋均曰：一作龟。《晋阳秋》曰：孝武太元三年七月乙亥，填星摇。三年六月大水。

《春秋纬》曰：黄星动，海水浮，三公及左右谋。

《钩命决》曰：天水失信则玄龟不见，填星大动。

石氏曰：礼德义刑杀尽失，则填星为之动。填星动摇离舍，使者交接道路。

《荆州占》曰：填星动，女主有怒，若有怨。

郝萌曰：填星变色，逆行相凌而斗，会客环守，其国无道。

《荆州占》曰：填星与列舍斗，不出其年，分亡地死将。

填星穰气晕彗九

《洛书》曰：黄帝起，填星珥鱼。气如鱼形，在填星旁。

《黄帝占》曰：填星旁有云如狗状，有土功，期一月。

《孝经内记》曰：填星生气而为黄穰者，明日大温，旦雾夕雨。见此者，不出五日，五谷贱，所见之国尤甚。不出三旬中，民多疾病亦死。

《荆州占》曰：填星出穰气长四丈。一日雨土。巫咸曰：填星自晕，有土功，有丧。

郝萌曰：填星出彗，所居下国受兵亡地。不出一年。

卷三十九 填星占二

填星犯东方七宿

填星犯角一

《黄帝占》曰：填星犯左角，大战。一曰军死。

郝萌曰：填星入角亢，去左角三尺若一尺，与角并出，左角一寸，期丙丁日中地动。

《春秋图》曰：填星逆行角中，王后有异喜。

郝萌曰：填星逆行角，女主出入不时。

石氏曰：填星在左角失行至房，侯正，皇帝出入不时，王者有所诛。

《春秋图》曰：填星之角，天下有徙家为二千石者。

《荆州占》曰：填星起右角之左角，尉理受执。填星乘右角，后族家若将相有坐法死者。

郝萌曰：填星乘右角，为旱。乘左角，为水为兵。填星留西角间，军兴，国廷间边境不通。填星逆乘凌左右角，其为日食，国有大变。填星出入天门中，兵在外罢。填星宿角不明者，女主少子。

《孝经纬》曰：帝诚孝，填角并。

《黄帝占》曰：填星出中道，天下太平。出阴道，旱。阴道，多雨。

陈卓曰：填星出阴道，多阴谋。

《荆州占》曰：填星出入留舍角，六十日不下，天下多暴狱。七十日不下，天下有急令。八十日不下，一国有急事。

石氏曰：填星守角，万物不成。填星守左角，天门多直人。填星守右角，天子好游猎，国亡。填星守天门，中国弱，四夷侵。

甘氏曰：填星守角星，后有喜。

巫咸曰：填星守角，为水为兵。

《海中占》曰：填星守角，五谷多伤，人民流亡。填星守左角右角，其色润泽，即岁大熟。其逆行从一宿得二宿，谷贵一倍。从二宿得三宿，三倍。其还，立贱。填星左右角其色黄，小旱，民小厉。其逆行，即旱。其退，立雨。

郝萌曰：填星守角，将忧。一曰有土功之事。填星守左角，更政令。填星守角，为中兵大臣也。

《玉历》曰：填星守角，天子微弱，贤人为辅臣。

郝萌曰：填星出角若守角，兵起西方。

甘氏曰：填星犯守角，强臣不伏，若更政令。郗萌曰：填星守犯凌右角，为有祸咎。

填星犯亢二

郗萌曰：填星犯亢，廷臣为乱，诸侯当有失国者。

石氏曰：填星数入亢，其国疾疫。

甘氏曰：填星逆行亢，女主治政。一曰：徙倚亢前后，女主非其人，若贱人女暴贵。

郗萌曰：填星逆行亢，女主干朝事。

《荆州占》曰：填星倚亢前后，春夏为火，秋冬为水。

《春秋图》曰：填星之亢，天下有大丧。

郗萌曰：填星合亢，为岁小有水。填星乘灭亢右星，为大人忧，为天下有奇令。填星出入留舍亢，其国以岁致天下。一曰有失地之君，天下忧。

《齐伯》曰：填星出入留舍亢，其国有兵起，果实大贱，贱人之女暴贵。

《春秋图》曰：填星守亢，去一尺若七尺，四夷附中国。

石氏曰：填星守亢，五谷伤，民流亡。填星守亢，四海且安居，贵礼义。填星守亢，色青，有兵。黄，有土功。白义。黑客事。

甘氏曰：填星守亢，旱，有土功。天下必有得地之君，其国以岁致天下。

巫咸曰：填星守亢，为土功。又曰：旱，伤在南方，万物不成，多火灾，民疾疫，有中兵。

《海中占》曰：填星守亢北，水在北方。

郗萌曰：填星守亢，人民田宅贱。一曰人民大亡，五谷以水伤败。填星守亢，为焦旱，不生草。一曰多虫蝗。

《黄帝占》曰：填星逆行守亢，为中兵。

《圣治符》曰：填星入守亢，为民多疫，物不成，五谷伤，民流亡。

郝萌曰：填星乘亢右星，为水；乘左星，为大兵，谷贵。填星乘若守亢右星，为水，若余大贵；乘左星，为兵。

《海中占》曰：填星守若舍亢，为五谷颇不成。

甘氏曰：填星犯守亢，逆行不顺，失明，其邑大政不用。

填星犯氏三

《荆州占》曰：填星犯氏左星，左中郎将诛死。犯右星，右中郎将诛死。期三年。

陈卓曰：填星入氏中，期三十日彗星出，王色西南指。

郝萌曰：填星逆行氏，女主不居宫。

《春秋图》曰：填星入氏，果实大贱，贱人女暴贵。

郝萌曰：填星徙倚前后於氏，女主非其人。填星乘氏之右星，天下有大水。乘氏之左星，天子自将兵于野。填星出入留舍氏，天下用兵。期不出四年，更立侯王。填星出入留舍氏，必有亡地者。

《黄帝占》曰：填星守氏，皇后有拜贺太子。一曰贱人女有暴贵者，若有土功之事。填星守氏，有赦令。

石氏曰：填星守氏，有德令。填星守氏，即岁安。色赤，有分土裂地之君，四夷不服，天下大疫。填星守氏，国有大贤。填星守氏，有土功之事。填星守氏，田宅大贵。一曰有赦。

甘氏曰：填星守大星，皇后有贺。

郝萌曰：填星守氏，太子有智慧，九州清。填星守氏，天下必有亡国死王。

《荆州占》曰：填星守氏，为后夫人忧。谓东行反还，去氏两星二尺，期百二十日；去两星尺，期六十日；与两星齐，

期二十日，以赦解之。

《荆州占》曰：填星守氐，奸臣有谋。

《二十八宿山经注》曰：填星色青守氐，四十日，郑国王死，更立人君。

《海中占》曰：填星入守氐，必有亡城者。天下用兵，期不出三年，更立侯王，八十日不下，野有万人之众。

填星犯房四

石氏曰：填星犯房，天下相诛。

《荆州占》曰：填星犯房，右服为秦魏，左服为楚，右驂为齐，左驂为赵。

郝萌曰：填星犯房成勾己，为后夫人丧。填星入房三道，为天子有子。填星入房十日成勾己者，天子恶之。以赦解之。

《圣谶符》曰：填星逆行房、成勾己，女主自恣，若淫佚。

石氏曰：填星到房心，皆正不失仪，失仪则为变。填星在右角，失行至房，侯王、皇帝出入不时，王者有所诛。

《春秋图》曰：填星之房，仓谷丰。

《援神契》曰：填星舍房，符命道兴。

石氏曰：填星舍房，更起土功，宫室数移，多殃祸。填星守房左，二国交易。守房右，世多鳏寡人。守房左右去复还，庶子乖国。应去而守房，其国有殃。

石氏曰：填星守房，国有女主喜。

巫咸曰：填星守房，有献马者，若有土功事，起宫室者。填星守房，贵人多死者。填星守房，地动，多旱，民疾疫。一曰民多疾。

《海中占》曰：填星守房，为土功。

郝萌曰：填星守房，大赦，其国有兵。一曰人主无下堂。

又为天下诸侯相谋虑，道不通。又为敌兵发。一云，南为旱，北为水，并在宋地。填星守房，为大饥，人相食，死者不葬。

《荆州占》曰：填星守房，有反逆臣，大人丧，天下易主。《宋书天文志》曰：晋光熙元年九月己亥，填星守房心，占曰：土守房，多祸丧。守心，国内乱，天下赦。是时司马越专权。十一月惠帝崩。怀帝即位，大赦天下。

《黄帝占》曰：填星行房南，若守之，为大旱。行房北犯守之，为大水。

郝萌曰：填星逆行守房，女主出入自恣。一曰女主干政。

《荆州占》曰：填星入房留居之，有失国君。进而守之，其国有兵。退而守之，其国有庆。填星中犯凌房，国君忧。色青，忧丧。色赤，忧兵，积尸成山。色黑，有将相诛。色白有芒角，大哭。

《海中占》曰：填星入房若犯之，有失地君，其国有兵，若女主忧。

郝萌曰：填星中犯乘守房左驂若左服，皆为其君死所中，将诛。填星中犯乘守右驂若右服，皆为大人死所中，相诛。

陈卓曰：填星中犯乘守房南二星，君死。北二星，大人死。

郝萌曰：填星留逆犯守乘房左右驂，主崩，臣有阴谋。逆行乘凌中道，太子失位而亡。顺行乘凌中道，天下和平。

韩杨曰：填星犯钩铃，王者忧。

郝萌曰：填星犯乘钩铃，大臣有谋。天子不尊事天者，致火灾于宗庙。王者不宜出宫下殿，有谋匿于庙中者。

《黄帝占》曰：填星守钩铃，王者失天下。

填星犯心五

《海中占》曰：填星犯天王，王者绝嗣。犯太子，太子不

得代。犯庶子，庶子不利。

郗萌曰：填星入心，大臣有喜。填星逆行心，女主怨望。一曰女主干政。

《黄帝占》曰：填星至房心，皆正不失其道，天下和平。轨道失绳，灾变。填星经心，清明列照，天下内奉明王，帝必延年。填星之心，主替明，其国安泰，人主有增地，天下太平，天子有庆。

郗萌曰：填星在心，多雨泽，岁熟。

巫咸曰：填星在心，主人亲贤。

石氏曰：填星乘心，其国相死。

《黄帝占》曰：填星居心，人主任贤。

《圣治符》曰：填星犯乘心，为内乱。臣欲弑主，有失地君。近期十月，中期一年，远期二年。

《荆州占》曰：填星犯乘心，大人凶。近期三年，远期九年。

郗萌曰：填星中犯乘凌心，天下大赦。

石氏曰：填星中犯乘凌太子位，太子忧；少子位，少子忧。填星犯食心左星，为天子因后有忧。

《海中占》曰：填星出入留舍心，二十日不下，且有急令。三十日不下，有名人死者。四十日不下，其国太空，民亡，去其室堂。

《感精符》曰：填星守心，为旱，若有火灾。

石氏曰：填星守心，万物不成。一曰义士多烈节，庸夫立义。填星守心色黄，无故青黑，旱饥死。

甘氏曰：填星守心，圣主，天下太平。若天子有庆。

巫咸曰：填星守心，其国内乱，若有土功事。一曰民多疾病。又云有火。

郗萌曰：填星守心，国安，大人有喜，增地。一云太子

反。

陈卓曰：填星守心，太子庶子凶。色光明黄，吉，有庆赐之事。

甘氏曰：填星逆行守心成勾己，若环绕之，其国内乱，天子恶之。赦，解之。期六月。

郝萌曰：填星犯乘守心明堂，为内乱，臣欲弑主，有亡国。近期十月，中期一年，远期三年。又曰大臣当之。填星犯乘太子者，太子忧，不死则去。犯乘守明堂，大人忧。近期十月，远三年。

郝萌曰：填星犯乘守心右星，为庶子忧。

《东官侯》曰：填星犯乘心明堂，万民备火。

巫咸曰：填星中犯乘守心明堂，为战不胜，将军斗死。

郝萌曰：填星中犯乘守明堂，为旱，若备火。

石氏曰：填星中犯守明堂，大臣当之。在阳为燕，在阴为越。

《海中占》曰：填星留逆犯守乘凌心，王者宫内战乱，臣下有谋，易立天子，权在宗家，得势大臣。

填星犯尾六

《黄帝占》曰：填星逆行入尾箕，妄为女主。若星色黄，后宫有喜，若立后。

《浑仪》曰：填星出入尾，必有大将出征；鱼盐大贵。填星与火入尾，缣布大贵，则将相人民去其城郭。填星宿尾逆行而变色，女多进者。

郝萌曰：填星出入留舍尾，鱼盐贵到六倍。

《齐伯》曰：填星出入留舍尾，必有大将出者，而加于齐矣。其国无以持之。

石氏曰：填星守尾，禽兽多，暴百姓。填星守尾若角动，

更姓易政，天下不安其处。

巫咸曰：填星守尾，兵起。

《海中占》曰：填星守尾，高田不得食，下田荒，人民饥。

郗萌曰：填星守尾，大臣诛。

《玄冥占》曰：填星守尾，后贵人有喜，若立后。

石氏曰：填星犯尾，有兵起，国多盗贼。一曰天下旱，人民饥。

郗萌曰：填星犯守尾，为夫人女主后妃恶之。填星留逆犯守乘陵尾，皇后有以珠玉簪珥惑天子者。巫谗大起，后相贵臣诛，宫人出走，兵起宫门。

填星犯箕七

《春秋纬》曰：填星犯箕，若入宫中，天下大乱，兵大起。

郗萌曰：填星犯箕，女主有忧。一曰为天下大赦，又曰大乱。

巫咸曰：填星入箕中，伺其出而数之，如期二十日兵发。伺始入而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荆州占》曰：填星入箕，盗大起，多斗死者，岁不熟。

石氏曰：填星入箕，天下大乱。其中有一星，民莫处其室养者。星在箕南，旱。在箕北，有风。在箕踵，岁熟，不者不熟。

《百二十占》曰：填星之箕，丘陵且发。

郗萌曰：填星舍箕，用事坐之。

石氏曰：填星出箕，谷大贵，天下旱，饥死过半。

郗萌曰：填星出人流舍箕，年多虫蝗。

石氏曰：填星守箕，后贵人大喜，若立后。一曰王者陵

发。填星守箕，后有乱。填星守箕若角动色黑，有土功。其色青，有两军相当，先起兵者败，中起兵者昌，后起兵者亡。

巫咸曰：填星守箕，有水灾，兵起，五谷万物不成。

《海中占》曰：填星守箕，有大丧，有土功事。

郗萌曰：填星守箕，为其岁水。

《玄冥》曰：填星依度之箕，岁大熟。

《玉历》曰：填星守箕，人主有谋。二十日不下，兵大起，若有水灾。

《东官候》曰：填星出入箕，留守之九十日，民人流亡，兵大起，期一年。多雨虫，必有空国死王，谷水至，小人专政矣。

《海中占》曰：填星出入舍守箕，兵大起。

卷四十 填星占三

填星犯北方七宿

填星犯南斗一

石氏曰：填星犯南斗，为大赦。

郗萌曰：填星犯行入南斗，且失地。使之不然，无淫于乐，无见诸侯客，无出游，如此即止。又曰：入库以丧，起兵国中。填星入南斗，天下受爵禄。期六十日，若九十日。

陈卓曰：填星出南斗，兵起四方，若西南。

郗萌曰：填星逆行南斗，地动。《宋书天文志》曰：晋孝怀永嘉三年，填星久守南斗，其年地动。填星逆行南斗，女主赏赐不当。

《黄帝占》曰：填星守南斗，先水后旱。若守之一旬，名

水有溢者，不然，则有暴水出。

郝萌曰：填星居南斗河戌间，道不通。

《北官侯》曰：填星处南斗，不用众，有天下。填星与太白舍南斗，抵斗若两大，宰相为乱。

郝萌曰：填星出入留舍南斗之间，二十日不下，有大丧。

《齐伯》曰：填星出入留舍南斗，二十日不下，有喜。三十日不下，民人无事。五十日不下，彗星出。六十日不下，民人忧。九十日不下，天下用兵。

《春秋纬》曰：填星守斗，王者封赏诸侯，若上官吏有受赐者。

石氏曰：填星守斗，国多义士。

郝萌曰：填星守南斗，地裂，一曰山崩。天子失制，天下大赦。

《荆州占》曰：填星守斗，大臣逆，奸民贼子欲杀其主。又曰：在阳，田宅贱；在阴，田宅贵。

石氏曰：填星逆行守斗，女主赏淫佚。一曰奸臣贼子欲谋君。

巫咸曰：填星失次守斗，所守之国当诛。

《圣谕符》曰：填星入斗口而守之，人民有背主者，天下壅蔽。在阳，为天子。在阴，为诸侯。期不出一年。

郝萌曰：填星不入南斗道，女主嫡子不代。

填星犯牵牛二

郝萌曰：填星入牵牛，为天下牛车有行。一曰有盗贼。

陈卓曰：填星逆行牵牛，女主为奸为贼。

《春秋图》曰：填星之牛，天下求皮革筋角。

郝萌曰：填星乘牵牛，为天下有大水起，又为人相乘于道。填星出入留舍牵牛，有失地之君。

《春秋图》曰：填星守牛二十日不下，大人有疾，牛马多疫疾而死。

石氏曰：填星守牵牛，诸侯多忠烈。一曰大赦，天下有急。守牛南，为天子；牛北，为吴。

郗萌曰：填星守牵牛，贵人忧。

《海中占》曰：填星守牵牛，为牛多疾。一曰兵起，凶，关东忧雨雪，大人疾，民人疫。

郗萌曰：填星守牵牛，为谷贵。又曰：山崩地裂，冬雷，疾病，奸臣贼子谋弑其主，有急令。一曰涌水出。

陈卓曰：填星守牛，盐贵。

石氏曰：填星犯守牛，有土功事。

甘氏曰：填星犯牛留守之，为破军杀将。

填星犯须女三

《荆州占》曰：填星人须女，天子有大喜。

陈卓曰：填星逆行须女，主不亲事。

《荆州占》曰：填星犯乘须女，人民相恶，有女丧。

郗萌曰：填星守须女，逆行色不明，女主不亲桑。

《齐伯》曰：填星出人留舍须女，其国得以强，且以武致天下。三十日不下，国有失地之君。五十日不下，且有亡王走王，民人归其故乡。

《春秋纬》曰：填星守须女，后宫有喜。贱女暴贵，若后宫专政，女谒横行。

石氏曰：填星守须女，多姣女，朝臣幸。

巫咸曰：填星守须女，世多姣好。一曰贵女与贱人交。

《海中占》曰：填星守须女，阴山水出，庐宅坏，天下多土功事。

郗萌曰：填星守须女，为大水且至。

陈卓曰：填星逆行留犯守凌须女，天子及大臣有变，必有奇政令。

填星犯虚四

巫咸曰：填星入虚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为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军罢。

郝萌曰：填星入虚，有德令。大人忧，天下大虚，天下乱政急。填星逆行虚危，其时天下宗庙及诸侯血食，有官者尽罢。

《荆州占》曰：填星逆行虚，君臣不尊敬祭祀，女主不谨。

《春秋图》曰：填星之虚，有大忧。

郝萌曰：填星舍天府门中央，赦。填星出入留舍虚中，且有急令。行未当至而至，有客兵，不过五日而去。当至不至，其国且用兵。

《文曜钩》曰：填星守虚，土壅水，有土功事。若宫女有死亡之忧。

石氏曰：填星守虚之中，水且为急。进而守之，有客兵，斧钺将用。一曰：世俗游谈，高谈雅论。

巫咸曰：填星守虚，宫人多有病疟死者。若水雨不时，天下大旱，多风，粟贵。一曰有兵灾，为水灾，万物不成，谷败。

《海中占》曰：填星守虚，人民不安，多妖言。

郝萌曰：填星守虚，大臣有欲危宗庙者。填星守天府，必有亡国死主。又曰天下赐喜。

石氏曰：填星逆行守虚，其君简祭祠。

《海中占》曰：填星入虚犯守之，当有急令。星行疾而入，必有客兵，斧钺用，不出其年。

填星犯危五

《荆州占》曰：填星入危，天下大乱，若贼臣死。

郗萌曰：填星逆行危，女主事先人不谨。一曰斋戒不谨。

《春秋图》曰：填星之危，黍大熟，民有忧。填星出入留舍危，其国破亡矣。必有流血，国空虚，有死王。期二年，一曰中外有急。未当至而至，国有客兵，不出五日而去。当去而不去，其国且用兵。

《河图》曰：填星守危，去之一尺，皇后有忧，若贵女有死者。

《文曜钩》曰：填星守危，人民有忧。

石氏曰：填星守犯若角动，色黄黑，以兴功构架屋事。一曰天下弋猎，事在天子。

《海中占》曰：填星守犯，兵起南方。一曰：野物入国库，人君戮，有土功。为旱，五谷不实，民人不安宁，民流亡，且有疾。

郗萌曰：填星守危，为大人盖屋事。一曰民多兵。

《荆州占》曰：填星守危，民多病痈疽者，小有兵。

郗萌曰：填星逆行守危，其君简祭祀。

甘氏曰：填星犯守危，皇后忧疾，兵丧并发，国且有大战，工匠大用。

《海中占》曰：填星入危留守之，其国破亡，有流血，将军战死，亡地五百里，必有徙王，期三年。

郗萌曰：填星守坟墓，为人主有哭泣之声。

填星犯营室六

石氏曰：填星犯营室，犯阳为阳有急，犯阴为阴有急。

《荆州占》曰：填星犯营室，宫中有变，土功事兴。

《春秋图》曰：填星之室，田宅大贵。

巫咸曰：填星居营室，关梁不通，出人操持符节，贵人多死。

郗萌曰：填星宿室而逆行，则女子自恣。

《北官侯》曰：填星出入留舍营室中，六十日不下，土功事大起。

《河图》曰：填星守营室，邦君有喜，赐其爵禄，有封土者。

石氏曰：填星守营室东壁，天下不安，百姓易处，人主徙宫，有工匠之事。一曰：守室色黄白，宫女有分离赐邑而去者。

甘氏曰：填星守营室，国有军，若有爵封增国。

《海中占》曰：填星守营室南，则主赐金钱。

郗萌曰：填星守营室，为大人忌。以赦令解之。一曰后夫人忧。

《齐伯》曰：填星守营室，三十日不下，土功大起，王者作宫室。

郗萌曰：填星犯守营室，宫中有天死，大人皆有土功之事。

《荆州占》曰：填星犯守室，为女有宗庙事，以赦解之。

《春秋图》曰：填星逆行留守室，天下不宁，贵族不相信，亲戚离，公侯不相敬，下欲谋上。

填星犯东壁七

郗萌曰：填星逆行东壁，女主于治。

《春秋图》曰：填星之东壁，民大烦。

郗萌曰：填星出入留舍东壁，九十日内不下，帝主且有起。一曰有徙王。一曰必有丧兵。

石氏曰：填星守东壁，远国献珍宝。

巫咸曰：民多疾。

郗萌曰：填星守东壁，为大人卫守，又有土功之事。又为天下兵起。一曰狄兵起，又为多水。一曰岁晚水。一曰：图书兴，文章进士用人主之廷。天下大丰，人民顺。

《百二十占》曰：填星守壁，且有易市。

《圣谕符》曰：填星入壁而守之，岁大旱，民多病，万物不成。

甘氏曰：填星逆行，守东壁成勾己，其国必有大兵政之事。六十日不下，有立王。

郗萌曰：填星逆行守东壁，旱，民多病，万物不成。一曰女主自恣。

卷四十一 填星占四

填星犯西方七宿

填星犯奎宿一

郗萌曰：填星入奎，以丧起兵。一曰国有水事。

《海中占》曰：填星润泽出奎，有善令。其变色入奎，有伪令来者。若出奎，有伪令出使者。

郗萌曰：填星逆行奎，女主为贼。若舍奎，四夷皆服，来朝中国。

《荆州占》曰：填星舍奎，国有德令。

石氏曰：填星出入留舍奎，大水，不通行。

《黄帝占》曰：填星出奎，女主摄政。国有女喜，若有女贵。

郗萌曰：填星出奎，兵起东方。

《荆州占》曰：填星出入留舍奎，其国大乱，更为元年。

《黄帝占》曰：填星守奎，有名者死。

石氏曰：填星守奎，天子戒在边境，不可远将兵，凶。

郗萌曰：填星宿奎，地动。

石氏曰：填星守奎，色黄黑，有土功之事。

巫咸曰：填星守奎，有兵灾，万物不成。

《荆州占》曰：填星守奎，王者忧之。一曰大人当之。

填星犯娄二

《海中占》曰：填星之娄，五谷丰熟，人民息，天下安。

填星出入留舍娄，天下且起兵。一曰外国兵来入边。

陈卓曰：填星守娄，有亡国者。

石氏曰：填星守娄，天下国土同心，天子优赏贤士。

郗萌曰：填星守娄者，皆为有白衣之会。一曰天子或在边境，不可远将兵，凶。

《荆州占》曰：填星守娄逆不去，有奸臣谋主。

巫咸曰：填星逆行守娄，三十日不下，女主出入不时，女主谒行。若守之久，九十日不下，有奸臣谋主。

《荆州占》曰：填星出入守娄，六十日不下，用兵，三年。至十月小旱，秋有兵，禾稼不成，岁有小霜。

填星犯胃三

石氏曰：填星犯胃，臣为乱。

郗萌曰：填星在胃阳，女主不用事，居其阴，女主死。又曰：犯胃，为天下谷无实，以食为忧。

石氏曰：填星之胃，天下有德令，当有封爵者。

郗萌曰：填星出入留舍胃，九十日不下，客军大败，天下

小忧，兵不用。填星舍胃，开仓廩，赐贫穷。

石氏曰：填星守胃白帝，金人将来献驂驩。一曰岁谷大贵。动摇，有兵。填星守胃赤黄，天子自将兵甲而出，其国以亡。填星守胃，天子无蓄积。一曰有德令。

巫咸曰：填星守胃，多水灾。又为兵灾，万物不成。

《玉历》曰：填星逆行守胃若成勾己，天下有兵。六十日不下，士卒大饥，军大败。九十日不下，邻国有暴兵来伐中国，期不出年。

巫咸曰：填星犯守胃，天下仓有罅者，当有殃罚。

填星犯昴四

《圣治符》曰：填星入昴，敌人乱，若其王死。将军出兵，当有流血。兵起东北，不出其年。

郝萌曰：土星入昴中，地动，水溢，宗庙坏。填星逆行昴，女主饮食过度。

石氏曰：填星守昴，天下人民贫不得饱，又为民多疾。一曰多火灾为旱。

甘氏曰：皇后忧失势，王者以赦除咎。

石氏曰：守昴，有土功。

巫咸曰：填星守昴，万物五谷不成。

石氏曰：填星出入守昴，外人多为乱。一岁不下，大将出兵，三年乃止。守西北方，百里流血。

《玉历》曰：填星犯守昴，居其南，男子多死；居其北，有女丧；居其东，六畜死；居其西，兵起，国有忧。

郝萌曰：填星中犯守昴，天下有福。一曰：土星居北，为国家忧，若北主死。又曰兵北征于狄。一曰为白衣之会。

填星犯毕五

《黄帝占》曰：填星犯毕出其北，阴国有忧。

郗萌曰：填星犯毕，有兵谋，期八十日，若八月。

巫咸曰：填星入毕中，伺其入日而数之，期二十日为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为兵罢。

郗萌曰：填星入毕者，为其国易王。若入毕口中，大人当之。又曰：地大动，水溢。又曰：入毕中，为忧，有兵，若出奎入毕，大乱。若舍毕口，诸侯夷灭。一曰大人当之，兵起。一曰不战。填星出入留舍毕中，八十日不下，兵起居野而不用，客军死之。若守毕口，君御守。

石氏曰：填星守毕，人君为下所制，敕令不行。

甘氏曰：填星守毕，边有军者降，王侯受贺。若有大战。

《宋书天文志》曰：晋安帝义熙六年九月丁丑，填星犯毕。九年三月，林邑王范明达将万余人入寇，九真太守杜慧度拒破之。朱龄石灭蜀。

巫咸曰：填星守毕，徭役赋敛烦众，卑者竭，尊者盈。下恶其上。强凌弱，兵并起。

郗萌曰：土星逆行毕，女主数游弋猎不当。

陈卓曰：填星守附耳，兵起，若将相有忧若丧。不即免退。

填星犯觜六

石氏曰：填星犯觜，其国兵起，天下动移。

郗萌曰：土星守觜，民人数亡。

《黄帝占》曰：填星入觜中，有兵。

郗萌曰：填星入觜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兵罢。

石氏曰：填星守觜，国有叛者。

巫咸曰：有兵灾，为水，万物五谷不成。

石氏曰：民流不安，去其国宅。一曰君和同。又曰西方客动侵地，君王崇礼以制义，则国安。

《黄帝占》曰：土星犯守觜，国有土功事。

甘氏曰：土守觜，天下安宁。

巫咸曰：有兵灾，为水。一曰为万物不成，五谷不盈。

郝萌曰：女主喜怒不常，土星逆行觜参。

《荆州占》曰：填星守觜参，所出之宿，其国亡地。所入之宿，其国得地。

填星犯参七

石氏曰：填星犯参，国有叛者。

郝萌曰：填星逆行，若留止衡中者，为兵革起。

《西官候》曰：填星舍参，国有行城郭兵备。

郝萌曰：土宿参伐，高田贱，下田贵。

石氏曰：填星守参，天下有大丧。填星犯守参，大臣有出国使者。又曰：守参有赤星出参中，边有兵。

甘氏曰：填星守参，太人出使，天下治城，奸臣谋主，有外兵。

《海中占》曰：土星守参，军破国亡。

郝萌曰：填星守参，若角动赤黑色、触破参中央星，臣子弑其君父。

填星守参，为后夫人当之。

卷四十二 填星占五

填星犯南方七宿

填星犯东井一

郗萌曰：填星出东井，兵起东北。

《黄帝占》曰：填星入东井，有赐爵禄事。

石氏曰：填星入东井，大人忧。《宋书天文志》曰：青龙三年七月己丑，填星犯东井距星。四年三月癸卯，在参又还犯之。景元初年九月，皇后毛氏崩。三年正月，明帝崩。

《荆州占》曰：填星入东井，天下无主。

《五行传》曰：填星当在觜参，而去东井，亡地。《汉天文志》曰：景帝中元年，土星当在觜参，而居东井觜参，梁分也。后四年梁孝王死，景帝以其子为王也。

甘氏曰：填星守东井，其岁五谷不登。

石氏曰：填星宿东井逆行，女主斋戒不谨敬。若出入留舍东井，三十日不下，水且大出，流杀人。

郗萌曰：填星守东井，民多疾。

《黄帝占》曰：填星守东井，为万物不成。久守之，金钱易。

《黄帝占》曰：填星守东井，为水灾。或犯守在东井，守其阳，旱。守其阴，水。若国君受诛，以其留守日占国。

石氏曰：填星守东井，为旱，赤地千里。不出九十日，有赦。

郗萌曰：土星守东井，为土功事。

甘氏曰：填星守东井，大壅水。

石氏曰：填星出入留舍东井，六十日不下，兵起，必有破国死王。填星守井钺，大臣有诛，斧钺用，若兵起。《宋书天文志》曰：魏明帝青龙三年六月丁未，填星犯井钺，四年闰月乙巳，复犯井钺。景初元年，公孙渊叛，司马懿讨灭之。晋穆帝永和十年正月癸酉，填星掩钺星。十二年十一月齐城陷，执段龕，杀三十余人。安帝义熙八年十二月癸卯，填星犯井钺。九年三月，诛诸葛长民，西虜正横安定，咸克之。

《黄帝占》曰：填星入井钺，王者恶之。一曰大臣诛。

郗萌曰：填星犯钺，人君有戮死者。

填星犯與鬼二

甘氏曰：填星犯與鬼，人君必有所戮。

《黄帝占》曰：填星犯鬼钺，人君有戮死者。

甘氏曰：填星犯天尸，皇后忧失势。

《黄帝占》曰：填星入與鬼，有兵。

石氏曰：填星入與鬼，大臣有诛者。

郗萌曰：填星入與鬼中央，天下有疫。守西南星，西南病。守东南星，东南病。守东北星，东北病。守西北星，西北病。填星入铁钺，王者恶之。

《荆州占》曰：填星入與鬼，国有戮死者。一曰戮王。

《南官候》曰：填星入鬼王者，戮大臣，若将相，若九亲臣当之。

司马彪《天文志》曰：填星入與鬼，国有大丧。

《南官候》曰：填星入與鬼，君谋其臣。

《黄帝占》曰：填星逆行犯與鬼，女主用财奢侈过度。若女主贵亲有忧。

郗萌曰：填星舍與鬼中央，赦。

《南官候》曰：填星出入留舍與鬼，五十日不下，必有人

疾，大旱。棺木贵，丝绵布亦贵。

《海中占》曰：填星守舆鬼，出其东，水。出其北，旱。

石氏曰：填星守舆鬼，大人忧，宗庙改。一曰主死。又为大人有祭祀之事。

巫咸曰：填星守舆鬼，后宫有忧。若旱，万物不成。有土功事。

郗萌曰：填星守舆鬼，天下赐喜。

石氏曰：填星守舆鬼色黄润，大人增地。不则太子当之。

郗萌曰：填星守舆鬼西南，为秦汉有叛臣。以赦令解之。

《百二十占》曰：填星守舆鬼，大人当之。《宋书天文志》

曰：晋安帝义熙十年七月庚辰，填星犯舆鬼遂守之。九月又犯鬼。十四年，高祖还彭城，受宋公。明年安帝崩。母弟琅琊王践祚，是曰恭帝也。填星入若守舆鬼，为主忧，财宝出。乱臣在内，若大臣诛，有干戈乘钺者。君贵人忧，金玉用。民多疾。南人为男，北人为女，西人为老人，东人为丁壮。棺木倍价。

《荆州占》曰：填星守天尸，随所守，主者废之。不出七十日，其天下国有大丧。阳为人君，阴为皇后，左为太子，右为贵臣。

填星犯柳三

甘氏曰：填星犯柳，若不以正道而入之，其国有旱。不则有大灾。若逆行人之，地大动，名山崩。

《荆州占》曰：填星入注，贵人喜。

石氏曰：填星犯柳，有木功事，若名木见伐者。若宿柳，不旱即水。

郗萌曰：填星出入留舍柳，有急令，丹青贵。

石氏曰：填星守柳，天子戒饮食，食官欲杀主。

甘氏曰：填星守柳，君臣和同，天下道兴。

郗萌曰：填星守柳，万物五谷不成，大饥，民多疾疫。一曰为叛臣中兵也。以德令解之。

《海中占》曰：填星守柳，宫中大乱，以相惊，若有土功事。

郗萌曰：填星守柳，女主不敬祭祀。一曰多水灾。

填星犯七星四

甘氏曰：填星入七星，为人君有事，置太子。填星出入留舍七星，其国五谷大贵，守五十日不下，有兵起，倍海国大败。

郗萌曰：填星留七星者，天下大忧，忧中央。填星宿七星不入其道，水。一曰旱。

《黄帝占》曰：填星守七星，王道兴，天下治。又曰大人有喜。

郗萌曰：填星守七星，人主出不还。一曰有德令。

石氏曰：填星守七星，有迁王。一曰有立后。

郗萌曰：填星守七星，为叛臣中兵也。以德令解之。

填星守七星，人主出必不还。必有立后徙王。一曰有赦。若逆行七星，女主衣服不法。

填星犯张五

《黄帝占》曰：填星入张，天下大通，去关梁，宗室煌煌。

郗萌曰：填星出张东舍二尺以上，国失地。填星出张，兵起北方。

巫咸曰：填星在张，天下安，关梁通。

石氏曰：填星留舍张，阴阳不和，民流千里，鱼鳖死陆道，民忧疾贼。

郗萌曰：填星出入留舍张，兵甲尽出。其秋冬仲月。土功事大起。

甘氏曰：填星守张，天下大通，去关梁。一曰：天下和平，宫女有大喜。

郗萌曰：填星守张，有叛臣中兵。

巫咸曰：填星守张三日，其事微。守之三十日，其事巨。大国诸侯谋虑，大臣伏法死。填星守张，多盗贼，人民相恶，兵并起。

《南官候》曰：填星守张，兵大起。一曰有土功。

石氏曰：逆行张，女主乱朝。

郗萌曰：女主饮食过度。

填星犯翼六

《黄帝占》曰：填星逆行翼，女主乱朝。填星在翼，大臣诛。

石氏曰：填星守翼，有叛臣中兵也。若有土功事。一曰万物不成。

郗萌曰：填星守翼，有兵。

甘氏曰：填星守翼，王者承德，君臣贤明，六合同风，天下和平，礼乐大兴。若守一年，幸，一曰女主有喜者。

巫咸曰：填星守翼，多水灾，五谷不成。

《南官候》曰：填星守翼，后夫人有喜。

填星犯轸七

巫咸曰：填星入轸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为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郗萌曰：填星逆行轸，女主持丧不谨。填星出入留舍轸，六十日不下，必有大旱六月。一曰不出年，河海尽空。一曰不

出三年，必有大丧。

石氏曰：填星守轸中，兵大起。

甘氏曰：填星守轸，土功大起，国有白衣之会，必有亡地，不出其年。

《荆州占》曰：填星守轸，后有忧。

《齐伯》曰：填星入轸若守之，兵大起，有忧国。河当竭，天下大旱，禾稼死伤，人民大饥，期二年。

石氏曰：填星逆行轸，女主贵亲坐之。

郗萌曰：填星起左角逆行至轸，其下国战不胜。

卷四十三 填星占六

填星犯石氏中官

填星犯大角一

《海中占》曰：填星犯守大角，臣谋主者，有兵起，人主忧。王者戒慎左右。期不出百八十日，远一年。

填星犯梗河二

巫咸曰：填星犯守梗河，国有谋心，四夷兵起，来侵中国，边境有忧。

填星犯招摇三

《圣谕符》曰：填星犯招摇，兵大起，敌人寇。若守之，敌人败，若其王死。期不出二年。

《荆州占》曰：填星守招摇，旗帜废不用。

填星犯玄戈四

《圣谕符》曰：填星犯守玄戈，边兵大起，敌人寇。若守之，敌人败，若其王死，期不出二年。

填星犯天枪五

巫咸曰：填星守天枪，边夷兵起，机枪大用，防戍有忧，若诛边臣，期不出年。

填星犯天枰六

巫咸曰：填星犯守天枰，边夷兵，机枪大用，防戍忧，若诛边臣，期不出年。

填星犯女床七

《荆州占》曰：填星犯女床，凶。

甘氏曰：填星犯守女床，兵起宫中，若后妃有暴诛者。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填星犯七公八

石氏曰：填星犯七公，群公有疑议。

《黄帝占》曰：填星守七公，为饥民，君不安。

石氏曰：填星守七公，辅臣相疑，若有诛者，人主有忧。

填星犯贯索九

石氏曰：填星入贯索中犯乘守者，以狱为乱，多不平。

巫咸曰：填星守犯贯索，天下乱兵大起，多狱事，贵人有死者。

填星犯天纪十

《文曜钩》曰：填星犯守天纪，幸臣执权，有兵起，王者有忧。

填星犯织女十一

《黄帝占》曰：填星犯守织女，天下有女忧，有兵起，不出其年。

填星犯天市十二

石氏曰：填星入天市，将相凶，余大贵。若女主有忧。又曰：填星入天市中，相不死，使于皇道。

郝萌曰：填星入若守天市，余大贱。一曰大贵。又占曰：填星入天市中，王宫有忧。一曰赦。

石氏曰：填星守天市，有讼事。入市，必有戮主，留百日，失大将。又占曰：填星逆行入天市，惊。一曰将相凶。

填星犯帝座十三

《玄冥占》曰：填星犯帝座，为臣谋主，天下乱兵大起，不出年。

填星犯候星十四

《海中占》曰：填星守候星，阴阳不和，五谷伤，人大饥，有兵起。

填星犯宦者十五

甘氏曰：填星犯守宦者，左右辅臣有诛戮者，期不出年。

填星犯宗正十六

石氏曰：填星犯守宗正，左右群臣多死。若更彗令，人主有忧。

填星犯宗人十七

石氏曰：填星犯宗人，亲族贵人有忧，若有死者，一曰人主宗亲有离绝者。

填星犯宗星十八

甘氏曰：填星犯守宗星，宗室之臣有分离者。

填星犯东西咸十九

石氏曰：填星犯守东西咸，为臣不从令，有阴谋。

填星犯天江二十

巫咸曰：填星犯守天江，天下有水。若入之，大水齐城，郭损。民饥亡，去其乡。

填星犯建星二十一

《陈卓占》曰：填星犯建星，大臣相谮。

甘氏曰：填星守建星，女主有谋，兵起宫中，女主有黜者。期不出年中。

《海中占》曰：填星守建星，田宅大贵。一曰在阳贱，在阴贵。

填星犯天弁二十二

甘氏曰：填星犯天弁若守之，则囚徒起兵。一曰五谷不

成，粟大贵，民饥。

填星犯河鼓二十三

《海中占》曰：填星入河鼓，大将有受赐地者。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黄帝占》曰：填星中犯河鼓，大将若左右将有诛。其犯守之，为诛若有罪。以五色占之。

填星犯离珠二十四

石氏曰：填星犯离珠，宫中有事，若有乱宫者。若宫人有罪黜者。

填星犯匏瓜二十五

《圣谕符》曰：填星犯守匏瓜，天下有忧，若有抢兵，各果贵。一曰鱼盐贵价十倍，不出其年。

填星犯天津二十六

郝萌曰：填星犯天津，关道绝不通，有兵起，若关吏有忧。若守，有兵革。

《黄帝占》曰：填星出天津中，天下大水有溢者，若天下有急。

填星犯螣蛇二十七

甘氏曰：填星守螣蛇，天子前驱凶，若奸臣有谋，前驱为害。

填星犯王良二十八

石氏曰：填星守王良，为有兵。

齐伯曰：填星守犯王良，天下有兵，诸侯相攻，强臣谋主。期不出年。

填星犯阁道二十九

石氏曰：填星犯守阁道而绝汉者，为九州异政，各主其土，天下有兵，期二年。

填星犯附路三十

石氏曰：填星守附路，大仆有罪，若诛。一曰马多死道，无乘马者。

填星犯天大将军三十一

郗萌曰：填星入天大将军，兴军者吉。

石氏曰：填星犯守天大将军，为大将困，若有死者。

填星犯大陵三十二

石氏曰：填星入大陵，国有大丧，大臣有诛，若戮死，人民死者大半，皆不出其年。

填星犯卷舌三十四

石氏曰：填星乘卷舌，天下多丧。又占曰：填星入守卷舌，国有佞臣谋其君，以口舌为人主有忧。

填星犯五车三十五

石氏曰：填星犯五车，大旱，若有丧。一曰犯库星，兵起北方，若西方。犯仓星，谷贵，若有水。

《海中占》曰：填星入五车，兵大起，车骑行。五谷不成，天下民饥，若军绝粮。

郗萌曰：填星守天库，以丧，起兵国中。又占曰：填星舍五车中央，大旱。又多蛊，在燕、代。又占曰：填星舍五车东北，六畜蕃息，缙帛大贱。一曰天下多凶，舍东南，高田收，下田不收。又万民多疾，无死者，民反寿。舍西南，布若棺槨并贵。舍西北，天下安宁。又占曰：填星守昴东，行至高天复反五车，为边兵发，有赦令。

填星守天关三十六

石氏曰：填星行天关中，每至柳杨当去不去，徘徊乱行，光色盛怒，见其妖祥，中国隔绝，道路不通。

郗萌曰：填星守天关，贵人多死。

巫咸曰：填星守天关，王者壅蔽，信使不达，若关梁不通。

郗萌曰：填星行不从天关，不出其年，有兵。

填星犯南北河三十七

《黄帝占》曰：填星乘南河戍，若出南河南，为中国。

石氏曰：填星守南河，蛮夷兵起，边城有忧，若旱灾，人民饥。

《黄帝占》曰：填星行南河戍中，若留止守之，为旱。一曰为有疾在民。

郗萌曰：填星行南河戍中，若留止守之，为有丧。

《黄帝占》曰：填星出北河戍北，若乘之，为王死。

郗萌曰：填星出北河戍北，若乘之，为有女丧。又占曰：填星守北河戍西，五谷无实。又占曰：填星失度，守阴门若阳门，皆为诸侯奸。

《玄冥占》曰：北主死，天下大水，人民饥，期不出二年之内。

郗萌曰：填星经南河戍之南，刑法峻暴，诛伐不当。经北河戍之北，以女子、金钱、贪色奢侈，失治道，期三年。又占曰：填星守南北河戍，赐爵禄，不出六十日有赦。一曰有土功事。

《黄帝占》曰：填星出北河戍间，若留守北戍，若居南河戍间，若守南戍，为天下有难起，道路不通。

填星犯五诸侯三十八

石氏曰：填星犯五诸侯，若守之，兵大起，将士出，诸侯有死者。

巫咸曰：填星入五诸侯，伺其出日而数之，二十日兵发。伺其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石氏曰：填星中犯乘守五诸侯，兵死，期三年。

郗萌曰：填星中犯乘守五诸侯、为所中乘守者，诸侯有殃，期三年，兵发。

填星犯积水三十九

巫咸曰：填星犯守积水，其国有水灾，万物不成，鱼盐贵。一曰：以水为败，余大贵，人民饥，期二年。

填星犯积薪四十

甘氏曰：填星守积薪，天下旱，五谷不登，人民饥亡。

填星犯水位四十一

石氏曰：填星守犯水位，天下以水为害，津关不通。一曰：大水入城郭，伤人民。不出二年。

填星犯轩辕四十二

《黄帝占》曰：填星行轩辕中，犯女主，女主失势。失势者，忧丧也。列大夫有放逐者。五官有治者，色悴，为忧为疾。其所中犯乘守者，诛若有罪。

石氏曰：填星在轩辕中，有以女子谋人君者。又占曰：填星守轩辕，天下大赦。

甘氏曰：填星守轩辕，天下大乱，后宫破散，改政易王。人主以赦除咎，期三年。

《黄帝占》曰：填星守犯女主，女主当之。中犯女主，女主忧。

巫咸曰：填星行犯守轩辕，女主失政，若失贼。一曰大臣当之，若有黜者。期二年。《宋书天文志》曰：晋穆帝升平二年十二月辛卯，填星犯轩辕大星。三年十月，豫州刺史谢万入朝，众溃而归，除名为民。十一月，司徒会稽王以二镇败，求自贬三等也。

石氏曰：填星中犯乘守轩辕大民星，大饥大流。太后宗有诛者，若有罪。中犯乘守少民星，小饥小流，皇后宗有诛者若有罪。

石氏曰：填星入轩辕中犯乘守之，有逆贼，若火灾。

填星犯少微四十三

石氏曰：填星入少微，君当求贤佐。不求贤佐，则失威夺势矣。

石氏曰：填星犯守少微，名士有忧，王者任用小人，忠臣被害有死者。

《黄帝占》曰：填星入中犯乘守少微，为宰相易。又曰为女主有忧。

石氏曰：填星入中犯乘守少微，为五官乱，宰相有忧。

填星犯太微四十四

陈卓曰：填星犯太微，女主持政，大夫执纲。

《荆州占》曰：填星入太微轨道，吉。轨道者，入西门出东门，若左右掖门，行不留也。不轨道者，谓有所犯守也。

石氏曰：填星出东掖门，为相受命，东南出德事也。出西掖门，为将受命，西南出刑事也。期以春夏。

《荆州占》曰：填星入太微宫，皆为天子大惊。一曰有兵。又曰入天庭，不安。

《黄帝占》曰：填星入天庭，色白润泽，为期百八十日有赦。

《荆州占》曰：填星道西番入留止南门者，皆为大臣有忧。

石氏曰：填星入太微，中华东西门，若左右掖门，而南出端门者，为有大臣叛。

郝萌曰：填星入太微，有德令。

石氏曰：填星入西门出东门，皆为人君不安，欲求贤佐。入中华西门出中华门间，为臣出令。入太阴西门出太阴东门，皆为天下大乱，有丧若大水。

《春秋纬合诚图》曰：填星入中华阙门者，为臣弑主之候。

《黄帝占》曰：填星东行入太微廷，出东门，天下有兵急。若守，将相丞、御史大臣有死者。若入端门守廷，大祸至。入南门出东门，国大旱。若入南门南行出西门，国有大水。逆行入东门出西门，大国破亡。若顺入西蕃而留不去，楚国凶殃。

郝萌曰：填星入西门，犯天庭，出端门，皆为大臣伐主。入西门西，折出右掖门，皆为大臣假主之威，而不从主命。

石氏曰：填星逆行太微之中，及出门左右掖门者，有逆谋，天子有命将征伐之事。一曰：大赦可以解其患也。

郗萌曰：填星当左右执法，为受事。守太微门三日已下，为受制。三日以上，为兵、为贼、为乱、为饥。

《荆州占》曰：填星中犯左右执法，执法者诛，若有罪。

《荆州占》曰：填星入太微，从右入七日以上，皆为人主忧。

巫咸曰：填星逆行入太微天庭中，为大臣有诛，若诸侯戮死，期二年。

郗萌曰：填星入西华门，出端门，皆为臣诈称诏。

石氏曰：填星入太微廷所中犯乘守者，皆为天子所诛若有罪。

石氏曰：填星守太微宫，必有破国，易世改王。案《宋书天文志》曰：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八月癸酉，填星入太微，中犯右执法，因留太微，积二百餘日乃去。是年高祖受宋公。恭帝元年七月受宋王。二年三月庚午填星犯太微，六月晋帝逊位，高祖入宫。

《荆州占》曰：填星有留太微廷中，皆为天下大忧。中央留十日以上，皆为天下有亡徒为兵者。

《黄帝占》曰：填星干太微，留守三十日以上，必为有革，天下大赦。

郗萌曰：填星逆行入左掖门，皆为臣劫其主。又入东门至黄帝座，出西门，皆为臣欲弑主不成。

陈卓曰：填星逆行执法四辅，若环绕守之，所守者，有忧，若死亡。近期一年，远期五年。

填星犯黄帝座四十五

石氏曰：填星犯黄帝座，改政易王，天下乱，存亡半，期三年。

石氏曰：填星入太微干黄帝座，其女主执政，用威势。

《荆州占》曰：填星入黄帝座，其色白者，为有赦。又占曰：填星触黄帝座星，贼死。

《黄帝占》曰：填星守黄帝座，为人主忧。

《荆州占》曰：填星逆行入太微天庭中者，为诸侯将有弑主者。至黄帝座而成，不至黄帝座而还，有谋不成。以其入日占国。

《雒书摘亡辟》曰：填星逆守黄帝座，亡君之戒。

填星犯四帝座四十六

石氏曰：填星犯守四帝座，臣谋主。去之一尺，事不成。又占曰：填星中犯乘守四帝座，辟忧。

甘氏曰：填星中犯乘守四帝座，天下亡。

填星犯屏星四十七

甘氏曰：填星犯守屏星，君臣失礼，谋上。一曰大臣有戮死者。

石氏曰：填星中犯乘守屏星，为君臣失礼，而辅臣有诛者，若免罢去。

填星犯郎位四十八

甘氏曰：填星犯守郎位，辅臣有谋，左右宿卫者为乱，王者宜备之。

填星犯郎将四十九

巫咸曰：填星犯守郎将者，命曰凌凌。则将有诛，若将忧。一曰大臣为乱，戒慎左右。

《荆州占》曰：填星中犯乘守郎将，必有不还之使。

填星犯常陈五十

甘氏曰：填星犯守常陈，守卫有谋，近起宫中，天子自出行诛。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填星犯三台五十一

《玉历》曰：填星人犯上台司命，近臣有罪，若有诛。一曰近臣有逃走者。以五色占，黄白无咎。青黑，忧死丧。期一年。

巫咸曰：填星犯守下台司禄，近臣有罪，若出走。色黑者死。

填星犯相星五十二

石氏曰：填星犯相星，辅臣凶。

填星犯太阳守五十三

甘氏曰：填星守犯太阳守，大臣戮死，若有诛。期不出年。

填星犯天牢五十四

《海中占》曰：填星犯天牢，王者以狱为弊，贵人多有系者。

填星犯文昌五十五

石氏曰：填星入文昌，天下兵起，其臣不安，若有走主
《荆州占》曰：填星入文昌，国安。

填星犯北斗五十六

郗萌曰：填星入守北斗中，贵人系。

填星犯紫宫五十七

巫咸曰：填星守紫宫，民莫处其室宅，流移亡其乡。又占曰：填星入紫宫，王者益地，天下有喜。一曰主敬妃后。又占曰：填星入紫宫中若守之，女主用事，诛大臣，期六十日有赦。

填星犯北极五十八

《甄曜度》曰：填星乘守中犯北极主星，有大丧。若犯妃后星，女主有殃。一曰大人当之。

《黄帝占》曰：填星犯守钩陈，后宫乱，兵起宫中幸臣，王者忧。

填星犯天一五十九

石氏曰：填星犯天一，幸臣有谋，有兵起，人主忧。

填星犯太一六十

石氏曰：填星守太一，幸臣有谋，兵起，人主忧。

卷四十四 填星占七

填星犯石氏外官一

填星犯库楼一

郗萌曰：填星入库楼，兵出。又占曰：填星入天库，以举

兵大吉。

填星犯南门二

石氏曰：填星犯守南门，边兵起，若道路不通。

填星犯平星三

石氏曰：填星犯平星，凶。

甘氏曰：填星犯平星，执政臣忧，若有罪诛者，期一年。

填星犯骑官四

甘氏曰：填星犯守骑官，有兵起，马多发，若多死。

填星犯积卒五

石氏曰：填星入积卒，若守之，兵大起，士卒大行，若多死。期二年。

填星犯龟星六

《海中占》曰：填星犯守龟星，天下有水旱之灾。守阳则旱，守阴则水。

填星犯傅说七

石氏曰：填星犯守傅说，王者宗庙废五祀，后宫凶。一曰有绝嗣君，期不出二年。

填星犯鱼星八

石氏曰：填星犯守鱼星，凶。

甘氏曰：填星守鱼星之阳，为大旱，鱼行人道。守阴，为大水，鱼盐贵。

填星犯杵星九

《海中占》曰：填星入杵星，若守之，天下有急发米之事，不出其年。

填星犯鳖星十

《黄帝占》曰：填星守鳖星，为有白衣之会。

巫咸曰：填星守鳖星，国有水旱之灾。守阳则旱，守阴则水。

填星犯九坎十一

石氏曰：填星守九坎，天下旱，河水不流，五谷不登，人民大饥。一曰之阳，大旱；之阴，有水。

填星犯败臼十二

郝萌曰：填星守败臼，民不安其室，忧失其釜甑，若流移去其乡。

填星犯羽林十三

郝萌曰：填星入羽林，为叛臣中兵也。

《海中占》曰：填星入守羽林，有兵起。若逆行变色成勾己，天下大兵，关梁不通，不出其年。

石氏曰：填星入天军，以丧，兵起。

郝萌曰：填星犯守天军，为兵起，有破军死将。

填星犯北落师门十四

石氏曰：填星守北落师门，为兵起。又占曰：填星与北落师门相贯，抵触光芒相及，有兵大战，破军杀将，伏尸流血，

不可当也。期百八十日，若一年。

填星犯土司空十五

《海中占》曰：填星守土司空，其国以土起兵，若有土功之事，天下旱。

填星犯天仓十六

《黄帝占》曰：填星入天仓户中，主财宝出，君忧臣在内，天下有兵。而仓库之户俱开，主人胜，客事不成。期二十日中而发。

《荆州占》曰：填星守天仓，天下饥，粟出。

填星犯天囷十七

石氏曰：填星入天囷，天下兵起，囷仓储积之物皆发用。一曰御物多有出者，库仓空。期二年。

填星犯天廩十八

石氏曰：填星守天廩，天下大乱。又占曰：填星入守天廩，天下有兵，岁大饥，仓粟散，不出其年。又占曰：填星犯守天廩，天下乱，粟散，不出年。

填星犯天苑十九

石氏曰：填星入守天苑，牛羊禽兽多疾疫。若守之二十日，天下兵起，马多死，其国忧。

填星犯参旗二十

《海中占》曰：填星守参旗，兵大起，弓弩用，士将出行。一曰弓矢贵。

填星犯玉井二十一

《黄帝占》曰：填星入玉井，强国失地。其出之，强国得地。

巫咸曰：填星入玉井，国有水忧，若以水为败，水物不成，期不出年。

填星犯屏星二十二

甘氏曰：填星入屏，诸侯有谋，若大臣有战死者。一为疫。

填星犯厕星二十三

《黄帝占》曰：填星守天厕，为大臣有戮。

填星犯军市二十四

石氏曰：填星入守军市，兵大起，将军出，若以饥兵起。

填星犯野鸡二十五

甘氏曰：填星入军市，犯守野鸡，其国凶。必有死将，军营败，兵士散走。

填星犯狼星二十六

石氏曰：填星守狼星，野兽死。

《荆州占》曰：填星守犯狼星，大将出行，其国有兵。一曰有死将。

填星犯甘氏中官二

填星犯四辅一

《荆州占》曰：填星犯乘守四辅星，君臣失礼，辅臣有诛者。

填星犯酒旗二

《荆州占》曰：填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财物赐，若爵宗室。

填星犯天高三

《荆州占》曰：填星守天高，有大赦。

填星犯天潢四

《黄帝占》曰：填星入天潢，兵起，运道不通。

《黄帝占》曰：填星入天潢，为天下大乱，易政。一曰贵人死。

巫咸曰：填星出入天潢中，大乱，大旱，民死不葬，改世易主。以人日占四方中央。

郗萌曰：填星失度留潢中，为人主以水为害，若以井为害。以人日占其国。

《黄帝占》曰：填星中犯乘守天潢，期二十日兵起。

填星犯咸池五

甘氏曰：填星入咸池，有兵丧，天子且以火为败，失忠臣。若旱。一曰：大水，道不通，贵人死。以人日占国。

郗萌曰：填星入咸池，女子为乱，若迷惑人主者。

填星犯天街六

郗萌曰：填星当天街，为诸侯自立为王。一曰大水。

石氏曰：填星犯天街，徘徊乱行，主弱臣强，道路隔，令不行。不出其年有兵。又占曰：填星留止若逆行天街中者，皆为兵革起。

填星犯甘氏外官三

填星犯钺钺一

《荆州占》曰：填星犯钺钺，五日以上，臣有谋者。

郗萌曰：填星乘守钺钺，为钺钺用。一曰将有忧。

填星犯菴藁二

《黄帝占》曰：填星入菴藁中，主财宝出，忧臣在内。

填星犯军井三

郗萌曰：填星入军井三日以上，其岁大水，国多土功。

填星犯水府四

郗萌曰：填星守水府，天下洪水。

填星犯天庙五

《黄帝占》曰：填星入天庙若守，为庙有事。一曰为凶忧。

《荆州占》曰：填星入天庙若守，有庙残之事。不去则死。

填星犯巫咸中外官四

填星犯土司空一

《荆州占》曰：填星守土司空，有土徭之事。

填星犯键闭二

郗萌曰：填星犯守键闭星，大臣有误，天子不尊事天者。天子不宜出宫下殿，有匿兵于宗庙中者。案《宋书天文志》曰：魏齐王正始九年七月癸丑，填星犯键闭。明年车驾谒陵，司马懿奏诛曹爽等，天子野宿，是其失势之验也。

填星犯天渊三

《荆州占》曰：填星守天渊，海水出，江海决溢，若海鱼出。

填星犯钺钺四

《荆州占》曰：填星犯钺钺，诛诸侯。

《黄帝占》曰：填星入钺钺，为大臣诛。

《荆州占》曰：填星犯守钺钺，兵起。

填星犯天厩五

《荆州占》曰：填星入天厩十日以上，厩马有食变。

《黄帝占》曰：填星守天厩，为有灾事。天子以马为忧，不即马疾。

卷四十五 太白占一

太白名主一

石氏曰：太白者，大而能白，故曰太白。一曰殷星，一曰大正，一曰营星，一曰明星，一曰观星，一曰大衣，一曰大威，一曰太皞，一曰终星，一曰大相，一曰大器，一曰爽星，一曰太皓，一曰序星。上公之神，出东方为明星。

《荆州占》曰：出东方为启明。

郭璞曰：太白晨见东方，为启明。

《尔雅》曰：明星谓之启明。

《诗》曰：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郑玄曰：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

《荆州占》曰：太白出东北为观星，出东方若东南为明星，出西方为太白也。

吴龚《天官星占》曰：太一位在西方，白帝之子，大将之象。一名天相，一名大臣，一名太皓。

石氏曰：太白主秋，主西维，主金，主兵，主庚辛，主杀。杀失者罚出太白。太白之失行，是失秋政者也，以其舍命国。

甘氏曰：太白主大将，主秦郑。

巫咸曰：太白主兵革诛伐，正刑法。

《五行传》曰：太白者，西方金精也，于五常为义，举动得宜，于五事为言，号令民从。义亏言失，逆秋令，则太白为变动，为兵，为杀。

班固《天文志》曰：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

石氏曰：太白司兵丧，奸凶不时禁不祥，或出东方，或出

西方。

《荆州占》曰：太白出东方，色黄而明，旱，黄而不明，此常色也。太白出西方，其高而色正白旱，若色青白，此其正色也，即变其常，以五色占。

太白行度二

《洪范传》曰：太白以上元甲子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时，与日月五星俱起于牛前五度，顺行二十八宿，右游一岁而周天。案历法，太白一终凡五百八十三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十二百二十九奇，九星行过一周天二百一十八度一千二百一十九奇，是二百六十七年而百六十七终也，是年行日行一度一周天也。

石氏曰：太白出东方，高三舍，命曰明星，柔；上又高三舍，命曰大器，刚。其出东方也，行星九舍，为百二十三日而反。反又百二十日，行星九舍而入。又伏行星百二十三日，行星十二舍。昏出西方也，高三舍，命曰太白，柔；上又三舍，命曰大器，刚。其出西方也，行星九舍，为百二十三日而反。反又百二十日，行星九舍而入。入又伏行星二舍，为日十五日。晨东方出营室入角，出角入毕，出毕入箕，出箕入柳，出柳入营室。其出西方也，出营室入角，尽如出东方之数。

甘氏曰：太白以摄提格之岁正月与营室晨出于东方亢氏，出东方为日八岁二百二十二日，而复与营室晨出于东方。太白之居左也，其愆二百三十日，其退也二百四十日，其居右也顺行二百四十日，其速二百三十日，从左过右也，其又百三十日，其速九十日，而见从右过左也，其又三十日，其速十日，而见从右适左，其又三十日，其速十日而见。

《荆州占》曰：太白凡见东方二百三十日，而伏不见四十六日，名少罚。太白与岁星为雄雌，出于东方西方。高三舍为太白，柔，又高三舍为太白，刚，用兵象也。刚则入地深吉浅

凶，柔则入地浅吉深凶。

石氏曰：太白出百二十日乃极，乃极退也。未滿此日便至极疾也。东方以辰巳为极，西方以申未为极。太白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入必以风。太白当期而出，其国昌。

《荆州占》曰：太白出入如度，天下昌。

石氏曰：太白出则出兵，入则入兵，战则有胜。用兵象太白吉，反之凶。

《荆州占》曰：太白已入而未出，先起兵者国破亡，祸及一世。

石氏曰：太白，兵象也，行疾用兵疾吉，迟凶，行迟用兵迟吉，疾凶。太白行疾，前用兵者善，行迟，后用兵者善。太白所居久，其乡利，所居易，其乡凶。太白出高，用兵深吉浅凶，出卑，浅吉深凶。

《荆州占》曰：太白之出西方也，在西南则为楚，在西北则为秦、齐、燕。

石氏曰：太白出西方，出酉秦胜楚，出申楚胜秦。

《荆州占》曰：太白出入西方，其国伐，宋胜韩，韩胜赵，赵胜魏。

石氏曰：太白伏外，有军则罢，将起兵则止，国勿攻战。太白进退，主候兵。

《荆州占》曰：太白所抵之国凶。

石氏曰：太白不见，不宜出军。若有客来挑，军可应。先动破军杀将，必有积尸。太白出所直之辰，从其色而角胜，其色害者败。太白所直之辰，其直之者国为得位，得位者战胜。太白出东方也为德，举事左之近之吉，右之背之凶。太白出西方也为刑，举事右之背之吉，左之近之凶。太白入东方未出西方，其六十五日为阳，其六十五日为阴，以此时出兵，虽胜有殃，得地必复归之。阳为中国，阴为负海国。

巫咸曰：太白受制，则修城郭，缮藩垣，审群禁，节兵甲，敬百官，诛不法。太白入西方未出东方，其十五日为阳，其十五日为阴，名曰行天命，以此时出兵，其国亡。

《荆州占》曰：太白出西方，常出申酉之间，失行而北走，是谓反坐，有破军有屠城在北方。

《天官书》曰：太白出卯南，南方胜北方；出卯北，北方胜南方；正在卯，东国胜。出西北，北主胜南方；出酉南，南方胜北方；正在酉，西国胜。

《荆州占》曰：太白远日为兵深，其将强；近日为兵浅，其将弱。太白伏也，出兵有殃。

《魏武帝兵法》曰：太白已出高，贼深入入境，可击必胜；去勿追，虽见其利，必有后害。

《荆州占》曰：太白以仲冬出东方，若西方，以伐利。太白始出东南维，在日月之阳，阳国之将伤，在其阴利；始出东北维，在日月之阴，阴国凶，在阳吉。出西南维，在日月之阳，阳国凶，在其阴吉。出西北维，在日月之阴，阴国之将伤，在其阳利。又曰：出日北维，匈奴有兵相攻。

《荆州占》曰：太白出西方，上行不至未而反，阴国强，阳国败，战不胜。太白出见西方，上至未，将横行，大强备四方。又曰：出西方上至未，有霸，一曰阴国霸。太白出西方，上不得过申至之地，大臣有忧，一曰将夺君位。南至未丁之地，大将有忧，群臣狱，人主治狱。太白始出东方，西方之国不可以举兵。始出西方，东方之国不可以举兵。破军杀将，其国大破败。辰星不出，太白独出，东方有德令。独出西方，正在酉，西方兵起不战。独出戌，敌兵起不战。太白入东方，未出西方，西方北方以举兵，身死国亡。太白入西方，未出东方，东方南方以举兵，虽胜得地，复归之，主不血食，殃及三世，将死。凡出军在外，必视太白。太白西，与之西；东，与

之东；短，与之短；长，与之长；阴，与之阴；阳，与之阳，翕，与之翕；张，与之张。善驯其道以战，大胜，当前战者，军破将死。太白在阳，阳国利，其以阳时出于阳，重利，在行不失，中国胜。太白在阴，阴国利，其以阴时出于阴，重利。

太白王相休囚死三

《荆州占》曰：太白之相也，从季夏至夏尽，及四季王时，其色黄白，精明无芒。太白之王也，从立秋至秋之尽，其色比狼星而光明，仲秋之时，有芒角。太白之休也，从立冬以至冬之尽，其色不精明而无光。太白之囚也，从立春以至春之尽，其色青黄而无光明。太白之死也，从立夏以至夏之尽，其色赤黑，细小而不明。

甘氏曰：当其相也而有王色，主弱将强；有休色，将不兵；有囚色，将诛不成；有死色，将诛伤所留之舍，其国兵；其进舍也，是趣兵；其退舍也，兵出，不成。当其王也而有相色，主弱将权，势纵横天下，有谋专行君事；有囚色，所囚者有罢徙之令；有死色，大将死，不葬所留之舍，其国兵起；其进舍也，其下之国兵归之；其退舍也，兵弱不用。当其休也而有王色，野多贼兵；有相色，野多兵人，人民乱未央；有囚色，攻牢墓，囚人势横；有死色，从军死，不葬其所守之舍，有逐将死王；其进舍也，武吏纵横，文吏为虎狼，天下大赦。当其囚也而有王色，大将反成；有相色，下犯其上；有休色，野多暴兵，盗贼并起；有死色，妖言多不祥，所留之舍不可举事用兵；其进舍也，岁多霜，万物不成；其退舍也，秋冬无霜雪。当其死也而有王色，流水汤汤；有相色，野火煌煌；有休色，金币不行；有囚色，国多虎狼；其留守也，野兽食人；其进舍也，白刃锋鏖；其退舍也，兵不成行。

太白光色芒角四

《荆州占》曰：秋三月，太白出西方，色当白而太白，逆行，必有金石之妖。且见陨星坠为石，石之所下寇至，其野凶，山崩地裂，出水，无火而金自燔，天雨血，高台自压。见此二者，国有大丧，及为祠蓐，收西海之神命，及为役命，兵令勤事，试车马，警边境，修边地。

甘氏曰：候太白以秋庚辛，此王，气色当如其常，色变则失所也。

石氏曰：太白赤比心，黄比参，右肩苍比参，左肩黑比天豕之右目。

《荆州占》曰：太白赤比心，白比狼星、织女星，黄比左角。

班固《天文志》曰：黄比参左肩，青比参右肩，黑比右角。

《天官书》曰：黑奎，大星也，此太白之常色也。一云青比左角也。

石氏曰：太白色猛赤，次白而苍，若悴而不光，是谓失色，虽得地位，击之必克。其大而圆，黄而泽，可以为好事。其圆大怒而赤，天下兵降而不战，太白色白圆明润，吉；黄圆，和；黑圆，忧；青圆，小忧。

《荆州占》曰：太白青圆为水。

巫咸曰：太白赤，东西南北行，非常色，此有谋国兵起。太白失色，国失兵将亡，太白光明见影，岁熟战胜。

《海中占》曰：太白光明见影，战当太白者，将军增爵，主增寿。

郗萌曰：太白当效而出，色黄为土中央，利有土功事有军。一曰有德令，其国利。太白光如张盖，所在之国有立王。

扬光见影，岁大熟。太白色圆而悴，期不出六十日有大丧。太白色黄黑，军在外者罢，有谋者以雨厌之。

《荆州占》曰：太白始出色黄，其国吉；赤，有兵而不伤其国；色白，岁熟；色黑，有水。太白始生，未可击；色隆，未可击；色衰，未可击；色死，急击勿置，不急击，客将为主人。太白其状炎然而上，则有兵大起；下则有关狗，所下其野流血；出无时则易其政。太白色正苍，有兵；青有忧。太白色苍黑，期六十日有水，若丧黑多为水，苍黑等水兵并起。太白苍白而静，天下厌兵。太白色苍白，期不出六十日中有丧若忧。太白始出色白，其国岁熟。又曰秦利。太白色黑芒泽，有子孙喜立王。太白色赤白而润，有喜。太白始出色黄，其国吉；黄白和同；色赤，来年有兵战胜。又曰楚利。又曰：始出色赤而淳，得地。

巫咸曰：太白色黑，秋水尚可，春破师。

《海中占》曰：太白色赤淳，得食；白淳，有喜；苍忧；苍黑为死。

《荆州占》曰：太白色白而无角，将不胜。

巫咸曰：太白色黄有角，其国疫。又色白卑。

《荆州占》曰：太白色黑，燕利。

《甘氏占》曰：太白色白，五芒出，早为月食，晚为彗星及天矢，将发于无道之国。

郝萌曰：太白常形，行则垂芒，上锐下大，色如常止。

《荆州》曰：太白苍芒，有丧忧。

甘氏曰：太白独行，赤则武也，可以战；白而芒则文也，不可以战。若行疾者，武也；不行者，文也。

《海中占》曰：太白十二芒钩，不可以战。

京氏曰：尚书微则太白垂芒。

《荆州》曰：太白见一芒，兵起不用；见二芒，战攻；见

三芒，天下皆兵起；见四芒，诸侯死境；见五芒，天下更制王国，一曰立邦。太白十芒皆钩，不战而受地。太白所在之乡，视芒而日增长，如行过维，此大人之气也，不可不备。

石氏曰：太白青角，有木事，黑角有水事，白角有丧，赤角有战。

石氏曰：太白赤角，用兵敢战，吉，不敢战，凶。顺角所指，击之吉，逆之凶。

《荆州占》曰：太白大王，光有角，将暴虐为民贼，所往者民苦之，所去者民不治。

巫咸曰：太白赤而有角，将胜；赤而无角，将不胜。

《荆州占》曰：太白四角者赦。

《海中占》曰：太白有五角，立将帅，六角有取国地，七角伐王。

《荆州》曰：太白过宿有角长，取地长，角短，取地短。太白过宿有角外指，其国得地，内指其国失地，期一年。太白居实，有德；居虚，无德。行胜色，晋灼曰：太白行得度，胜有色也。色胜位，有位胜无位，有色胜无色，行得尽胜之。晋灼曰：行应天度，虽有色得位，行尽胜上。行重而色位轻。《星经》得字作德。出于辰之南，郑得位。行不失，胜；行失，败。色黄而赤，大而角，胜；苍，小，败。出于辰卯间，宋得位。行不失，胜；行失，败。色黄而赤，大而角，胜；黑，小，败。出于寅卯间，卫得位。行不失，胜；行失，败。色黄大而角，胜；苍，小，败。出于寅之北，赵得位。行不失，胜；行失，败。色黄而华，大而角，胜；苍，小，败。出于午未间，吴越得位。行不失，胜；行失，败。色苍廉赤，大而角，胜；黄，小，不胜，廉亦败。出于申之南，楚得位。行不失，胜；行失，败。色赤，大而角，胜；赤，小，败。出于申酉间，汉得位。行不失，胜；行失，败。色大而角，胜；赤，小，败。出

于酉戌间，齐得位。行不失，胜；行失，败。色苍，大而角，胜；白，小，败。出于戌之北，燕得位。行不失，胜；行失，败。色黑，大而角，胜；黄，小，败。

班固《天文志》曰：太白所直之辰，其国为得位。得位者战胜。所有之辰顺，其色白，角者胜，其色害者败。晋灼曰：郑色黄而赤苍，小，败。宋色黄而赤黑，小，败。楚色赤黑，小，败。燕色黑黄，小，败。皆大角胜。

《荆州占》曰：太白之色赤也，将者胜；其白，无角，不胜。其刚也，破军杀将；其柔也，胜不杀将。太白赤而角者，武也，战，不战凶。太白之色赤泽而有角，命曰大旗，旗长取地长，旗短取地短。

《文曜钩》曰：太白青角，棺槨贵。

《荆州占》曰：太白黄而角，有土功。色白而角，文，不可以战。一曰：哭泣之声色黑而角，大水，有兵在外战吉，不战凶。

《元命包》曰：太白高下进退，应兵名舒疾，左右角曜，兵官惊，慎武将，斥武臣。

卷四十六 太白占二

太白盈缩失行一

石氏曰：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曰盈，侯王不宁，用兵进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曰缩，侯王忧，用兵退吉进凶，迟吉疾凶。日方南谓夏至后也，日方北谓冬至后也。

《元命包》曰：太白盈则将相谋，太白缩则后族患。圆而不行，我侍为君。

《荆州占》曰：太白出于巳，杀大将；出于未，阳国伤。

《春秋纬文曜钩》曰：太白跃沉浮，主代提，天下更纪，世有名师。宋均曰：主德不一，则摄提代移更纪；授有令名能为天下师表者也。

《荆州占》曰：太白见东方，上至巳，皆更政；出西方，顺行过巳，不及午，有霸国；及午，阴国令天下。案：班固《天文志》曰：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几中，乍北乍南，过期乃入。是时项羽为楚王，而汉已定三秦，与相距荥阳。几中，是秦地战将胜，而汉国将兴也。晋灼注曰：几中，近逾未地也。

秘萌曰：太白出戌入未，是谓犯地，行刑绝天维，国大小暴兵，将多伤。

《荆州占》曰：太白行小失道，其将为奸；行大失道，其将为太奸，其国将坐之。逆行尤甚。

石氏曰：其国失杀秋政，则太白失行。

巫咸曰：太白出西方失道，有过八月不尽，九月至一日，期三月。又占曰：太白失行而南，是谓金入火，有兵，兵罢不出三年，国有男丧，若有兵。《魏武帝兵法》曰：不有破军，必有屠城，北国当之。

《荆州占》曰：太白失行而北，金入水，灾大兵起。案《宋书天文志》曰：晋惠帝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谓反生，不有破军，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邺，魏郡太守马嵩出战，大败，桑遂害。东燕王腾杀万余人，焚烧魏时宫室皆尽也。

《荆州占》曰：太白出至其国之日而独不见，其兵弱，若有此，可击，必能得其将。

《荆州占》曰：太白出东方，失行而北，中国败；失行而南，倍海国败。

石氏曰：太白出西方失行，倍海之国败。《天文志》曰：

夷狄败，其出东方失行，中国败。

《荆州占》曰：太白有不见三日，有亡国败师。又占曰：太白一南一北，九侯皆伏。又占曰：太白一东一西，害于侯王。谓有免侯王也。又占曰：太白在东方，以始出为位，在月南为得行，在月北为失行，不有破军，必有屠城。与月相过失行，月不尽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而兵起。

《荆州占》曰：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如下，北兵将当有戮者。

郝萌曰：太白出东方，若西方过营室，强国君有兴者；不及营室而反，还入，强国有败者。

《海中占》曰：主好听谗，废直大臣，女子为政，刑法诛杀不以道理，则太白逆行，天鸣地坼，岁多暴风大水，庶民负子而逃，孕多死，麦豆不收。

刘向《洪范》曰：好战功，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是谓不艾，厥极忧，时生彗，则太白变色逆行。

郝萌曰：太白逆行变色，简宗庙，废祭祀，去祭祀，逆天行。

《荆州占》曰：太白逆行失常，有兵革。又占曰：王者失于秋政，则太白逆行，变色扬芒，与他星舍斗，环绕犯乘，变为妖星彗扫，其害庭国破主死，天下皆兵。王者修德赦罪，存孤恤寡，薄赋省徭，可得无咎。

《荆州占》曰：太白始出逆行，不可以逆战，大凶败亡。

《荆州占》曰：太白出东方，逆行，不至巳而返，阳国强，阴国败，战不胜。一曰阳国有兴者。

《荆州占》曰：太白东方逆行，过巳不至午，有霸国；及午，阳国令天下。一曰阳国霸。

石氏曰：太白出西方，逆行至四正，西方之国吉；出东

方，逆行至四正，东方之国吉。

《文曜钩》曰：太白当出不出，阴匿留，主沉湎，大臣有谋。

石氏曰：太白当出不出，当入不入，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死王亡国。案《天官书》曰：必有国君之墓。又《宋书天文志》曰：晋武帝咸宁四年九月，太白当见不见，是时羊祜表请伐吴，上许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见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吴军，孙皓面缚请死，吴国遂亡，应之。

《荆州占》曰：太白未当入而入，天下聚粮。

石氏曰：太白当出而不出，当入不入，天下偃兵，兵在外而入。《荆州》曰：有军则罢。

《文曜钩》曰：太白不当出而出，主躁臣炽，军破主死，兵马滋。

《荆州占》曰：太白当出而出，外有急兵。出南方南方急，出北方北方急。

石氏曰：太白出东方，为东方，入为北方；出西方，为西方，入为南方。又曰：所居久，其国利。

《荆州占》曰：居宿如度，其乡利；易，其乡凶。苏林注《汉书天文志》曰：疾，过也。一说易乡而出入。晋灼曰：上言易而出，易言疾，过是。

甘氏曰：太白政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逆则凶。又占曰：太白未及其时而出，不及其时而入，天下举兵，所当国亡。以时出而不出，时未入而入，天下偃兵，野有兵者，所当之国大凶。

巫咸曰：太白可出不出，国且有谋；可入不入，国有置兵；当入不入，过二十日天下有兵事。又占曰：太白可入不入，国且置侯；未可入而入，野有寇。又占曰：太白出西方，黄昏而出，阴国之兵强。

《天官书》曰：太白暮食而出，小弱；夜半而出，中弱；鸡鸣而出，大弱，是阴陷于阳。

巫咸曰：太白在东方，平旦而出东方，南方以举兵，天下不能当；平明而出东方，阳国之兵强；鸡鸣而出，其国大弱；黄昏而出，中弱，是谓阳陷于阴。

石氏曰太白未当出而出，当人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国。

巫咸曰：太白未当出东方而出东方，色黄白，名曰重华。吏民喧哗，事扰不治，民不得耕织，或骚动不得食。使之无然，听讼得其理则止。非重华色而重华，人民作，为不祥。

巫咸曰：太白未可下而下东方，色黄而不明，名曰少岁。少岁乱行，人民惊惶于野，若牧牛羊。使之不然，断执死罪以下释之，如此则止。非少岁色而少岁，其岁饥，百鬼不享。

巫咸曰：太白未可出西方而出西方，色白者，名曰太白。有聚卒。使之不然，止工作，无聚众，纵市三旬，以当有卒聚，如此则止。非太白色而太白，有兵。

巫咸曰：太白未可出而出，国且有谋，过二十日，天下有兵事。

巫咸曰：太白未可下而下西方，色青白，名曰白肖。白肖乱行，且有甲兵抢攘，民惶惶，徭役以行，百神不享。使之无然，死人于市者勿葬，吏民三月带剑佩刀操兵以当有兵，如此则止。非白肖色而白肖，有丧。

《海中占》曰：太白出，不上不下，留桑榆门，晋灼曰：行迟而下也。病其下国，巫咸曰：兵其下国。

班固《天文志》曰：太白上而疾，未尽期日，过参天晋灼曰：参天者，三分天过其一，此戌酉之间也。病其对国。

《荆州占》曰：太白出王羸，百六十日而上过参天，主尊令行民，治无盗贼，少徭赋。

《荆州占》曰：太白出上，百六十日不能参天，主卑令不行，民乱多盗贼，倍徭赋。又占曰：太白未滿日参天，其国亡。又占曰：太白以其时出阳，四十日不动，先起兵者不利。

甘氏曰：邦将乱谋，太白往守之。

《荆州占》曰：太白夕出西方，其旦昏当午，道无行人，其下之国兵起不利，期六月。

《荆州占》曰：太白夕出西方，其昏正月而还，有失地之君，期九十日。

石氏曰：太白已出三日而复微入，三日乃复盛出，是谓懦而伏，其下之国有军，其众败，其将死。

石氏曰：太白入三日而复微出，三日乃复盛入，其下国有忧，其师有粮遗人食，有兵革遗人用之，士卒虽众，将军为人所虏。班固《天文志》云：其下之国忧师，师虽众，敌人食其粮，用其兵，虏其帅。

《文曜钩》曰：太白已入三日复出，师忧将虏，主大遇。宋均曰：大遇如卫卜追敌师，有夫出征而丧其雄，遇获敌将也。遇或为愿。

《荆州占》曰：太白已出三日而复入，《天文志》曰：复，微也。入三日而复出，《天文志》曰：复，盛也。是谓逆伏，其下之国有败军死将，不出其年。今日入明日出，其君死之。

《荆州占》曰：太白出西方，三日而反入，其将军虏。

石氏曰：太白入七日复出，相死；入十日复出，将军战死；入又复出，人君死。

《荆州占》曰：太白不满其日数入，入而复出，入一日十日而兵死，入五日五十日而兵死，入十日百日而兵死。当其日以命其国。

《荆州占》曰：太白已出，高二三丈，乍入乍见，如此三日四日，不过五日，必有大战。

《兵势要秘术》曰：太白出三日而复入，入三日乃出，其国有军，军败，所谓出国若是已。国戒勿动，有挑战勿应之，虽戒勿动，密严可也。军出乃为动耳。

《文曜钩》曰：阴卑俯，军相图，先战败，将见诛。又曰：上复下，下复上，将反，天下骇扰。

《荆州占》曰：太白不出一年，强国之君当之；不出二年，强国之君死之。

太白经天昼见三

石氏曰：凡太白不经天，若经天，天下革政，民更主，是谓乱纪，人民流亡。孟康曰：谓出东入西，出西入东也。太白阴星，出东当伏东，出西当伏西，遇午为经天。晋灼曰：日，阳也，日出则星亡，昼上午上为经天也。

石氏曰：太白经天见午上，秦国王，天下大乱。

《荆州占》曰：太白昼见于午，名曰经天，是谓乱纪，天下乱，改政易王，人民流亡，弃其子，去其乡里。案《宋书天文志》曰：宋后废帝元徽五年五月戊申，太白昼见午上，光明异常。宋顺帝升明元年九月丁亥，太白在翼昼见经天，占曰史姓。后一年，齐受禅之验。

《荆州占》曰：太白夕见过午，亦曰经天，有连头斩死人，阴国兵强，王天下，女主用事，阳国不利。

《春秋元命包》曰：杀失则攻战刑，故太白逆经天，屠君父，外夷征。

京房《对灾异》曰：人君薄恩无义，懦弱不胜任，则太白失度经天，则变不救，则四边大动，蛮貊侵也。

《春秋文曜钩》曰：太白经天，主失枢。

《春秋纬》曰：彗守角，太白经天，金精之国虚，谋杀作兵。

《春秋汉含孳》曰：阳弱臣逆，则太白经天。阳弱，君主弱，不堪为主也。

《孝经钩命诀》曰：天子失兵，则太白经天。

《雒书雒罪级》曰：太白经天，不日桀侯代政。

巫咸曰：太白昼见而经天争明，而兵起，天下惊，强国弱，女主有名。

《天官书》曰：太白昼见经天，强国弱，弱国强，女主昌也。

巫咸曰：太白当户，期百八十日，蚩尤出兵，且起大将在野。

巫咸曰：太白上中天，下有一主之命。又占曰：太白不当中而中，孟月见之，侯王当之；仲月见之，大将军当之；季月见之，小民当之。又占曰：太白不当过中，是谓绝纲，四国兵起。

《春秋纬运斗枢》曰：太白赤芒，世有过，为大臣三公所乘，则太白经天，有此类，则亡引也。

《荆州占》曰：太白经天，海内悲泣，九州摇动，奋兵负粮。

《春秋纬考异邮》曰：陪臣行毒，诸谒向尊，则太白经天，主命凶。

《荆州占》曰：太白再经天，一入中宫，天下更王，国破主绝，期不出三年。《晋书天文志》曰：秦二世即位，太白再经天，因以张楚并兴，兵相踣藉，秦遂以亡。苏林曰：踣，登也，或作踣。

《荆州占》曰：太白晨出东方，过食时而明，有兵，期四十日。若至日中而明，兵起将行，期三月。

《荆州占》曰：太白晨出东方，而中乃明，亡地之君在东方，若东北方，期六十日。又占曰：太白见东方，上至午，将

夺君。又曰：阳国王当位者受之。又占曰：太白见东方，至丙巳之间，小将死；过午有起霸者。

《荆州占》曰：太白出高，至巳午之间，士卒劳，有不利军者，难以得功也。又占曰：太白出西方，上至未；阴国有霸者；若过未及午，阴国王令天下。一曰至午者，阴国王者当其位者受之。

陈卓曰：太白从西方若东方上至午，皆为有兵。

《荆州占》曰：太白上至午未间，天下易王，阳国兵强，当其位者受之。又占曰：太白始出辰巳间，为荆楚；正巳，杀大将；出午，天下有亡国；出午未间，天下亡，王者昌。

《荆州占》曰：太白昼见，与日争光，是谓经天，大乱十年，人民流亡，去其乡，女主昌，执政。近日，国必有丧；日中而见，事必然。

司马彪《天文志》曰：太白昼见经天，为兵丧，在大人。案檀道鸾《晋阳秋》曰：孝武太元三年九月，太白昼见在角，五年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十二年六月癸卯，太白昼见经天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昼见在斗，十三年正月，内左将军康乐公谢玄薨，十四年妖贼邓黎称号于皇丘，刘牢之灭之。

甘氏曰：太白昼见，天子有丧，天下更王大乱，是谓经天，有亡国，百姓皆流亡。案司马彪《天文志》曰：孝安永初元年六月辛丑，太白昼见经天，延光元年三月癸巳，邓太后崩。孝顺永和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昼见，其六年，大将军梁商薨，九江丹阳贼周生马勉等起兵，攻没郡县，梁氏又专权於汉庭中。孝顺汉安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昼见，七月甲申，太白昼见，明年顺帝崩，孝冲即位，明年正月又崩。韦昭《洞纪》曰：桓帝元嘉元年二月，太白昼见，永兴元年二月，太白昼见，其年夏月，河水溢漂杀人，百姓饥穷，流移道路数十万户。《宋书天文志》曰：魏黄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昼见，五年十月乙卯，太白又昼见，时孙权受魏爵号，而称兵拒守。七年五月，文帝崩。八月，

吴围江夏，寇襄阳，魏江夏太守文聘固守得全，将军司马懿救襄阳，斩吴将张霸。晋惠永康元年三月，太白昼见，占曰为不臣。晋孝武太元七年十一月，太白昼见在斗中，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昼见在参，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也。

《荆州占》曰：太白昼见，名曰昭明，强国弱，弱国霸，兵大起，期不出年。案《宋书天文志》曰：晋孝武太元七年十一月，太白昼见在斗，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昼见在参，是月桓冲征沔，汉杨亮伐蜀，并拔城略地。八月，苻坚自将兵，号百万，九月攻没寿阳，十月，刘牢之破坚将梁成，斩之，杀获万余人，谢玄等又破坚于淝水，斩其弟融，坚大众奔溃，九年八月，谢玄出屯彭城，经略中州，十年八月，苻坚为其将姚萇所杀。十一年二月戊申，太白又昼见在东井，十二年，慕容垂寇东阿，翟辽寇河上，姚萇假号安定，苻登自立陇上，吕光窃据凉，十二年十月庚午，太白昼见又在斗，自是慕容垂、翟辽、姚萇、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贼又称号於皇丘，刘牢之攻破灭之。三月，张道破合乡，围太山，向钦之击走之。是年翟辽又攻荥阳，侵略陈项。于时政事多弊，治道陵迟也。

巫咸曰：太白昼见，是谓阴明，来年强国有丧。宋孝武太元二十年七月，太白昼见在太微，二十一年三月，太白连昼见在羽林，二十一年七月，武帝崩。

司马彪《天文志》曰：太白昼见，为强臣争。《宋书天文志》曰：魏明帝青龙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昼见在尾，历二百餘日恒见，占曰：尾为燕，燕臣强，有兵。四年三月己巳，太白与月俱在丙，昼见，积二百八十餘日。是时公孙渊自立为燕王，署置百官，发兵距司马懿，讨灭之。韦昭《洞记》曰：汉安帝永初二年正月，太白昼见，汉陵河阳失，杀三千五百七十人。五月旱，三年，京师人相食。司马彪《天文志》曰：孝顺永和三年三月壬子，太白昼见，六月丙午，太白昼见，八月乙卯，太白昼见，闰月乙卯，太白昼见。太白将军之官，又为西州，昼见阴盛，与君争明，此时将军梁商父子秉势，故太白常昼见。

太白变异大小傍有小星四

巫咸曰：太白下为壮，公止于山林。案《风俗通》云：东方朔者，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聃，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言其神圣，能与王霸之业变化无常。《列仙传》及《汉武故事》并云朔是岁星精，应劭云是太白精。

《荆州占》曰：太白赤圆大而光，期不出九十日大兵起。

石氏曰：太白圆大怒而赤，天下有兵，盛而不战。

巫咸曰：太白出而大，兵革将兴，旌旗相望，两敌相当，大将行。

甘氏曰：太白独行，赤，则十五日战，从芒之所指而击者胜。

《荆州占》曰：太白大而芒角，色青白若芙蓉，置竿有影，岁大熟，主寿，将益禄，以战胜守固。

《荆州占》曰：太白当效而出，色白，西方利。

《荆州占》曰：太白当效而出，色黑，北方利。又占曰：太白当效而出，色赤，为兵不足伤，南方利。

《荆州占》曰：太白色白，又曰白甚，春有丧。又占曰：太白始出，赤而大，其年有兵。又占曰：太白色赤，有忧。又曰：其色赤，国失兵将死。

甘氏曰：太白始出大而后小，其国兵弱；始出小而后大，其国兵强。

《荆州占》曰：太白出小而后大，大兵起，东方为阳国，西方为阴国。又曰：始出微细不明，后大而光者，战，兵初弱后胜。

《荆州占》曰：太白始出大而后小，出东方为阳国，出西方为阴国。又曰：始出大而生光，后小不明，战，兵初胜后亡。

巫咸曰：太白出小，有城其将不能守，有兵而不战。又占曰：太白微小不明，天下盗贼多。不明亮者，所居之国尤甚。

《荆州占》曰：太白小，色黑角短，岁熟。一曰饥旱，主卑将军辱，战不胜。

石氏曰：太白小，以角动兵起。

郗萌曰：太白小以角动，不出三年，中央兵起。

巫咸曰：太白出西方，小而圆，《荆州占》曰：或小而高。敢战吉，不敢战凶。西方北方以举兵，天下不能当。黄昏出，阴国之兵强。

巫咸曰：太白傍有小星数寸若尺，期八日，边城有功。

《荆州占》曰：太白色赤小以动，天下出兵，大将失地以归之，兵起。

巫咸曰：太白夕出西方，以八月四日候之，傍有小星附之，若去之尺馀至二尺，客军大败有死，将军在外。傍有小星去之尺，军罢。

太白流动与列星斗五

郗萌曰：太白流，国有兵，将死。

石氏曰：太白动摇，进退左右，用兵吉，静凶；太白围以静，用兵静吉躁凶。

《荆州占》曰：太白大而角，摇居不安，东西南北乍上乍下，如欲惊者，其年有丧，大小必至。

郗萌曰：太白与宿星斗，不出一年，有失国之君，将失位。

《荆州占》曰：太白与列星斗，兵弱，为客者利。

太白穰气晕替六

《黄帝占》曰：太白生为气而白穰，明日大风发屋折木，

道上无灰，不出五日，粟大贵五倍，不出年中有兵，岁多大务，伤五谷，妇人多灾，伤其子者，不过十月而止。

《黄帝占》曰：太白生穰气，长三丈若六丈，大风雨，兵起，所指处天下民主俱惊。丈或作尺。

《孝经右秘》曰：太白垂冠，天下乱，臣下叛。

甘氏曰：太白之为云，如林如杖如杵，皆兵丧，俱起期二月。

巫咸曰：太白白晕，天下赦，有丧有喜，不出二十日，且失国失兵。

郗萌曰：太白出彗西南维，中国民受兵亡地，不出二年。

石氏曰：太白出筭西北维，胡狄受兵，不出一年亡地。

石氏曰：太白出筭西南维，候中国民为多受兵亡地，不过一年。

卷四十七 太白占三

太白犯东方七宿

太白犯角宿一

《黄帝占》曰：太白犯左角，大战不胜，将军死。

《海中占》曰：太白犯右角，将军有忧，若兵起。一曰有旱灾。

石氏曰：太白入左角，天子忧，诸侯用事。太白逆行左角间，有刺客，天子明慎之。

《黄帝占》曰：太白乘左角，群臣有谋不成，其以家坐罪。案《宋书天文志》曰：魏嘉平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正元元年，李丰等谋乱，悉诛之。

郝萌曰：太白乘左角，为水、兵。

石氏曰：太白乘左角，天子游猎，冬吉。太白侠左角，大臣退，国亡。

郝萌曰：太白犯守角，道路不通。

《黄帝占》曰：太白守右角，五谷不成，岁大水。

石氏曰：守左角上，臣陵其主；守左角下，奴婢大贱。太白守左角上一尺，边境不宁，二尺忧，百姓亡其俗。一曰七寸国危亡也。太白守左角下芒成，民不民，主不主。太白守左角芒不成，兵不用；芒成，所向无前。太白守左角去复还，臣欲为乱。太白守左角，为填星所干，国有忠将。又曰：太白守左角，为岁星所干，福德。又曰：太白守左角，为辰星所干，龙下渊池。又曰：太白守左角，为天狗所干，六畜蕃息。

石氏曰：太白守左角，为枉矢所干，四夷有弓矢事。

石氏曰：太白守左角，为孛星所下，皇后有子。又曰：太白守左角，为彗星所干，皇后有知臣心。又曰：太白守左角，为流星所干，国少好妻。又曰：太白守左角，为钩陈所干，大尉赐食。皆谓太白守左角也。太白守右角一尺十六日，太子骄溢。太白守右角，郑多佞臣，国君亲小人。

巫咸曰：太白守角，国都围。一曰大人自将兵于野，民多疾疫。

《海中占》曰：太白守左角右角，其色黄白，小旱，民小厉。其逆行即旱，其还立雨，余如故。

郝萌曰：太白守角三十日，大赦。

《海中占》曰：太白守角，为兵西北行。其色黄，大臣增地；赤色，臣欲反其主。太白犯守左角，大人自将兵于野，臣有谋主者。

巫咸曰：太白犯守左右角，居荧惑之后，及而共犯之，有大战，破军杀将。若犯守左右角，荧惑从之，所犯不成。

郗萌曰：太白入角亢间，有贵客来。

太白犯亢二

《黄帝占》曰：太白入亢中，国有兵。若行疾犯陵而有芒角，朝廷贵臣有戮者，期百日，远八月。

石氏曰：太白数入亢，其国疾病。

《海中占》曰：太白入亢，有丧。

陈卓曰：太白犯天府，廷臣为乱。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亢，郑国多亡民，更为无年，五谷不成。一曰五谷多霜死。

《黄帝占》曰：太白守亢为兵，大人自将兵于野。

石氏曰：太白守亢，收敛国兵，以备北方。案《宋书天文志》曰：宋明帝泰始五年十月丙申，太白犯亢，时淮北地常缘淮立重戍，以备防北虜也。

郗萌曰：太白乘亢，左星为水，右星为火为兵，有奇令，有收族者。

巫咸曰：太白守亢，国君有忧，其下有水。

荆州占曰：太白守亢，有奸吏，有兵，牛马用，行宿北兵，期六十日。

郗萌曰：太白守亢，为焦旱不生。一曰多虫蝗，一曰大旱，牛马用。太白守亢，有亡国，天下不通，人君忧水。又曰五谷以水伤。

《东官候》曰：太白守亢，兵行疾，有芒角犯陵，期百日，行迟，期八月。

《黄帝》曰：太白逆行守亢，为兵。

甘氏曰：太白守犯亢，逆行不顺，失其明色，大政不用。

太白犯氐三

《荆州占》曰：太白犯氐左星，左中郎将诛死，犯右星，

右中郎将诛死，皆期三年。

石氏曰：太白入氐，天下大役。一曰有兵。

《荆州占》曰：太白入氐，芒角犯陵，王者亡地，有大兵，期四月。

郗萌曰：太白乘氐之左星，天子有子，兵将于野。乘氐之右星，天下大水、大兵。

石氏曰：太白临氐，霜雨不时。

《黄帝占》曰：太白守氐，国君有忧，变、北，君失邑。

石氏曰：太白守氐，天下大役，无兵兵起，有兵兵罢。

《荆州占》曰：太白守氐，国有丧，君大哭。

甘氏曰：太白守氐，与两星齐，将军受贺，大臣受拜，远人蒙恩。又曰：期十日而赦。

巫咸曰：太白守氐，国有大忧，王者失地。

《海中占》曰：太白守氐，有兵不行，在西南。

石氏曰：太白入氐守之，兵加其国。

郗萌曰：太白入氐守之，春余大贵。案《宋书天文志》曰：明帝泰始二年十月辛巳，太白入氐，其年春，彭城谷贵民饥。

石氏曰：太白入氐犯守之，其国大乱，大人有忧，君失地，余大贵。

《荆州占》曰：太白守氐房，大饥，六畜多死。

太白犯房四

《援神契》曰：太白合表，四夷合从，合表为行中道也。

郗萌曰：太白入房，十日成勾己，为天子忌之，以赦解之。

《文曜钩》曰：太白入房，天子以微诛。

郗萌曰：太白逆行犯房，成勾己，为大人忧，以赦解之。

石氏曰：太白到房心，皆正不失仪，失则为变。

《荆州占》曰：太白守犯陵房，国君有忧。色青忧丧，色赤忧兵，积尸成山；色黑有将相诛，色赤有芒角，大丧。

《黄帝占》曰：太白守房，国有大丧，大臣有战死者。案《宋书天文志》曰：宋孝武大明八年十月，太白守房，丹阳尹颜师伯、豫章王子尚并诛。明年昭太后崩。又曰：太白守房南，天子有良友辅，亦为旱；守房北，天子有良友，亦为水。

石氏曰：太白守房，为良马出厩；太白守房左，去还复，太子去复还，其国多废立天子；守房右，去复还。又曰：太白守房，臣盗君命。

甘氏曰：太白守房，臣胁君。又曰：太白守房，兵车满野，中国有殃，贵女用事，王者失位，期二年。

巫咸曰：太白守房，国有变，令兵四起，大臣当之，国相为乱。又曰：旱多火灾，万物五谷不成。

郗萌曰：太白守房，为人主无下堂。又曰有奸谋。

《荆州占》曰：太白守房，国易政。又曰：守天马，天子马多死。又曰：太白守房，天下易王，大人有忧，叛逆臣。案《宋书天文志》曰：晋安帝元兴二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十二月桓玄篡位，迁帝于浔阳。又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八月己巳，太白犯房北头第二星，四年七月，建平王据京口反。时废主凶暴无度，五年七月殒。

郗萌曰：太白辰星守房，土功大起，布帛大贵，将相失位。

《荆州占》曰：太白守房，六畜多死。《宋书天文志》曰：宋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癸巳，太白犯房，明年牛多死者，诏太官停宰牛。

《考异邮》曰：太白犯房，王失德。

韩扬曰：太白犯房，大臣当之。晋成帝咸康四年九月，太白犯房，上相五年七月庚申，相王遵薨。

石氏曰：太白逆行守房，群臣戴麻锵锵。

《黄帝占》曰：太白行房南，若犯守之，为大旱；行房北，犯守之，为大水。

郗萌曰：太白出入房，霜雨不时，人饥于食，牛马多死。

石氏曰：太白犯守房，为天下相诛。

《海中占》曰：太白人钩铃，王室大乱。

《文曜钩》曰：太白人钩铃，主德移。

石氏曰：太白犯房钩铃，王者忧。

太白犯心五

《海中占》曰：太白入心，有白衣之众，又为丧。

甘氏曰：太白犯心三以内，帝怯于兵，将军亡，剑戟上殿，群臣巡走。

《海中占》曰：太白犯心，天子立后绝嗣，犯太子，太子不得代，犯庶子，庶子不利。

石氏曰：太白经心，清明烈照，天下内奉明王，帝必延年。

郗萌曰：太白犯食心左星，为太子有忧，若立。《荆州占》曰：太子不死则去。一曰女主失势。

《荆州占》曰：太白犯守心，君后走藏。

郗萌曰：太白犯守心，余贵。

石氏曰：太白舍心，玄色不明，有丧。太白中犯乘陵守心，太子位太子忧，小子位小子忧。

《摘亡辟》曰：太白守心，大山崩，后九年大饥。

《黄帝占》曰：太白守心，天下有大怪，国有大丧。一曰天下有大虫。

巫咸曰：太白守心，君弱臣强，奸臣贼子谋杀其主。

石氏曰：太白守心，兵骑满野，为中国殃。有军在外，客军大败。其年饥，蝗虫，败杀。一曰哭声吟吟，戴麻锵锵。

《海中占》曰：太白守心，不出一年，有大兵，多祸殃，在贵人傍。

巫咸曰：太白守心，有火异。

郝萌曰：太白守心，国王有死者。又曰：有奸谋。又曰：天子亡，败物。

《黄帝占》曰：太白逆行守心，哭者吟吟，戴麻锵锵，有大丧。若大臣当之，近期一年，中二年，远三年。

《黄帝占》曰：太白逆行守心，环绕成勾己，为大人忌，故赦以解之，期六月。

郝萌曰：太白退守心，客军大饥。

巫咸曰：太白中犯乘守心，为战不胜，将军斗死。

郝萌曰：太白中犯乘守心明堂，为万民备火，近期一年，中期三年，远期九年。一曰为旱。又曰兵戈四起，国相为乱。一曰大臣当之。案：汉孝灵帝中平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暝四刻，大将军何进于省中为诸黄门所杀。己巳，车骑将军何苗为进部曲吴匡所杀。又曰：太白出入留舍心三十日不下，国兵大起，在八月九月。

太白犯尾六

石氏曰：太白犯尾，人民为变，国易政。

甘氏曰：太白守尾，宫人有罪者。

巫咸曰：太白守尾，有乱，多火灾，五谷不成。

郝萌曰：太白守尾，天下大虫，军无粮，大将锵锵，满道不行。又曰：守尾近，女主去；远，女主废。

巫咸曰：太白守尾，人民为变，国易主，不然皇后去，若太后去。一曰宫人死之。

郝萌曰：太白抵司空出入，君恶之。

《东官候》曰：太白守若入尾，兵大起，民多妖言，期三

年。

巫咸曰：太白出入留守尾，兵起于野，将士满道不行。所谓不行，国乏粮。

郝萌曰：太白出入留舍尾，春余贵。一曰更为无年。太白留逆犯守乘凌尾，皇后有珠玉簪珥惑天子者，诬谗大起，后相贵人诛，宫人出走，兵起宫门。

太白犯箕七

石氏曰：太白犯箕，天下大饥。

郝萌曰：太白犯箕，女民莫处其室养者。星在箕南，旱，在箕北，有军。

巫咸曰：太白入箕中，伺其出日而数之，皆期二十日，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军罢。

《荆州占》曰：太白入箕中，人主自备，下有兵。

郝萌曰：太白在箕中，天下州战，若入箕中，有赦。

甘氏曰：太白出入，留舍箕五日不下，天下大恐，其时多虫，五谷不熟，燕国且以义致天下，若有赦。

《黄帝占》曰：太白守箕，大人卫守。

巫咸曰：太白守箕，多土功事。一曰民疾疫。

《海中占》曰：太白守箕，天下有兵。若角动，天下无所定。

郝萌曰：太白守箕，岁水，万物不成，余贵，德令不行。又曰：守箕口，执政者为乱。

《东官候》曰：太白守箕，兵起一岁，国增地，必得国。

石氏曰：太白逆行守箕，成勾己，兵起，大臣为乱，天下有忧，王当之，期一年。

郝萌曰：提箕出入，人君恶之。一曰更政。太白与荧惑相随而变荧惑，舍天门，凶。太白舍天津中，人主无出门，若

之远宫。

卷四十八 太白占四

太白犯北方七宿

太白犯南斗一

石氏曰：太白犯南斗，为赦。案《宋书天文志》曰：晋康帝建元二年闰月乙酉，太白犯南斗，九月康帝崩，太子立，大赦。《晋阳秋》曰：孝武帝宁康二年九月甲子，太白犯斗第五星，三月丁未，大赦天下也。

石氏曰：太白去南斗七寸，阴乘阳，小人在位。

巫咸曰：太白入南斗中，国更政令。

石氏曰：太白入斗，大人御守，有兵兵罢，将军为乱。守魁，二十日大赦。

甘氏曰：太白入南斗，将军戮死，国易政，期三年，司马彪《天文志》曰：永元五年五月九日，金入南斗魁中，为火，将军死。至六年十二月，车骑将军邓鸿坐追虏失利，下狱死。

《海中占》曰：太白入南斗，将相有黜者。一曰有被杀者。司马彪《天文志》曰：孝安延光四年九月甲子，太白入南斗口中，侍中黄门孙程等合谋，迫尉卫竖等立太子保为天子，是为孝顺帝。

郝萌曰：太白入南斗，不出三十日，有大兵，丞相死。又曰：入斗，外国使来见主，出斗，主遣使至外国，皆期三十日。太白入南斗，留舍斗中，十日不下，匈奴入于所守之国，进者必有兵，退者家久长。太白入南斗，天下受爵禄，期六十日若九十日。《宋书天文志》曰：晋穆帝升平四年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五年五月，哀帝立，大赦，赐爵禄。

《荆州》曰：太白星入南斗中，将军戮辱，不出三十日，有赦，去复还，将死之。

《文曜钩》曰：太白守南斗，威烁。

陈卓曰：太白入南斗，有丧。一曰君死，不则病。《宋书天文志》曰：晋穆帝升平四年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五年五月，穆帝崩。

郗萌曰：太白居南斗，河戍间道不通。

《黄帝占》曰：太白守斗，大人当之，国易政。

甘氏曰：太白失次守斗，所守者诛。

巫咸曰：太白守南斗，执政为变。太白留守斗，所守之国当诛。太白犯守南斗，国有兵事，大臣有反者，有名之人诛。《宋书天文志》曰：吴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其明年，诸葛诞反，又明年，孙琳废亮。晋元帝大兴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三年九月，太白又犯南斗，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荆之众来攻京都，六军拒战，败绩，于是杀护军将军周顗，尚书令刁协，驃骑将军戴渊等。

石氏曰：太白犯斗，留守之，破军杀将。

太白犯牵牛二

《海中占》曰：太白入牵牛，为天下牛车有急行。

郗萌曰：太白入牵牛，留守之，大臣为乱。

陈卓曰：太白入牵牛，留守之，大人死，将军失其众，关梁不通，民饥，有自卖者。

石氏曰：太白去牵牛一尺，六畜贵。

《海中占》曰：太白提牵牛出入，万物死，太白出入留舍牵牛，三十日不下，牛大贵。

《荆州占》曰：太白出入留舍牵牛，五十日不下，军出至越城下。

《黄帝占》曰：太白守牵牛，吴越兵起，牛多死。十日不

下，牛大贵。《宋书天文志》曰：宋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丁酉，太白掩牵牛，明年，广州刺史袁粲等反。

《海中占》曰：太白犯守牵牛，诸侯不通。

陈卓曰：太白犯守牵牛，将军凶。

石氏曰：太白守天鼓，有急令。

《海中占》曰：太白守天闲，二十日，大赦。

石氏曰：太白守牛北，人民流死；在其西，虎狼人邑；在其南，多亡狗；在其东，小儿多死。

巫咸曰：太白守牵牛，为五谷不成。

《海中占》曰：太白守牵牛，其国兵起，期六十日。又曰：妖言无已。

《荆州占》曰：太白守牵牛，有兵谋万人，多死。

《海中占》曰：太白守牵牛，为牺牛疾疫。

甘氏曰：太白犯守牵牛，国有大兵，将军为乱，大人忧，国易政。太白犯牵牛，留守之，为有破军杀将。

太白犯须女三

陈卓曰：太白犯须女，布帛贵，军起。

《玉历》曰：太白去须女一尺而守之，一夫十妇，天下女多男少。

齐伯曰：太白出入留舍须女，其国棺贵。三十日不下，国有兵。

石氏曰：太白守须女，王者发布帛丝，库藏珍宝出。

石氏曰：太白守若人须女中，幸臣与女乱，妃党谋王。太白守须女，为有女丧。

巫咸曰：太白守须女，为万物不成。

《海中占》曰：太白守须女，兵起鏖鏖；东北行，有嫁女娶妇之事。

郗萌曰：太白守须女，为后夫人有变。一曰妾为主。

《百二十占》曰：太白守须女，妃谋主，兵发于内。

《荆州占》曰：太白守须女，天下多寡女。

《北官候》曰：太白入须女留守，有女丧，大臣谋主。

陈卓曰：太白逆行，留守犯陵须女，天子及大臣有疾，女有奇政令。

太白犯虚四

《文曜钩》曰：太白入虚，天子以微诛。

巫咸曰：太白入虚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为兵发，伺始入处。

《海中占》曰：太白入虚不出，九十日，有大赦遍天下，天下欲从。太白提虚出入，大臣谋主，政急。

郗萌曰：太白提虚出入，大臣多就诏狱者。又曰多土功，民流亡。

石氏曰：太白去虚一尺，稻粱贵十倍。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虚，五十日不下，其国若有疾事。

石氏曰：太白守虚，国多孤寡。

甘氏曰：太白守虚，母覆其子，太子承号之众，当封赏拜赐者。

巫咸曰：太白守虚，为民多疾疫。一曰天下大乱，一曰万物不成。又曰：太白守虚，有兵兵罢。又曰：太白守虚，天子将兵，流血满野，农人荷戟。一曰有兵灾。

《荆州占》曰：太白芒角守虚，大臣谋君。

《海中占》曰：太白守虚，兵起东北，敌人出楚，吴亦然。

郗萌曰：太白在虚中为彗，如剑形，虚国发兵。

太白犯危五

《北官候》曰：太白入危，有兵兵罢，无兵兵起，多火灾。一曰旱，五谷不成。

郝萌曰：太白提天府出入，大臣谋主，政急。

石氏曰：太白守危，去之一尺，诸侯无忠者，以谗言相谤，若有黜者。

郝萌曰：太白守危，宾客有以事死。甘氏曰：太白守危，将军凶，去公门灾消，国有忧。

《荆州占》曰：太白守危，民多疮痍之病。

《百二十日占》曰：太白犯守危，大臣为乱，天下有兵。

《玄冥占》曰：太白入危犯守之，天下有急事，兵大起，国有忧，有兵加于齐国之城。

郝萌曰：太白与危斗不出，其年国有反臣。太白守坟墓，为人主有哭泣之声。

太白犯营室六

郝萌曰：太白犯营室阳，阳有急，犯阴，阴有急。太白晨出东方，上至营室而反还，复入东方，其出西方，若出东方过营室，强国君有兴者，不及营室而反，强国有败者。

石氏曰：太白去营室一尺，威令不行。

甘氏曰：太白入营室犯之，天下兵满野，人主威令不行。六十日不下，将军死之。

齐伯曰：太白出入留舍营室，五十日不下，卫国将困。一岁不去，将军死之。

石氏曰：太白守营室，太子及妃后与臣谋，兵起于内。

郝萌曰：太白守营室，君有殃。

石氏曰：太白守营室，有兵罢，国士安。

郗萌曰：太白守营室东壁中，期六十日，天下金贱。

甘氏曰：太白守营室，天下军起，兵甲满野，大兵乘水欲攻王侯之国，不出四十日。

《荆州占》曰：太白守营室，天下更令，有破军，期二月若百二十日。

郗萌曰：太白守营室，为大人忌，以赦令解之。

《北官候》曰：太白入营室而守之，太子及妃后俱谋，兵起于宫中，期百八十日。

太白犯东壁七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东壁，五十日不下，大人当之。

石氏曰：太白去东壁一尺，诸侯用命。

《黄帝占》曰：太白守东壁，文武并行，卫士用兵，大人当之，其国亡。

石氏曰：太白守东壁，为有兵灾。

甘氏曰：太白守东壁，天下有军不战。

巫咸曰：太白守东壁，旱，多火灾。

郗萌曰：太白守东壁，为天下兵起。一曰狄兵起。

《百二十占》曰：太白守犯东壁，且有兵丧。

石氏曰：太白犯守东壁，天下有兵不战。

石氏曰：太白守东壁，兵发于内，太子及妃后与人民谋。

卷四十九 太白占五

太白犯西方七宿

太白犯奎一

《荆州占》曰：太白人奎中，大水横流，不出百八十日。

郝萌曰：太白人天库，兵起西方。

《海中占》曰：太白出奎，起兵于国外。太白润泽出奎，有善令，变色入奎，有伪令来者，若出奎，为伪令出使者。

石氏曰：太白守奎，外夷入。

《海中占》曰：太白守奎，出复人，采贵，人流，食贵。

石氏曰：太白守奎，五十日不下，大水，有兵且战。一岁不下，三岁有兵。

甘氏曰：太白守奎，大霜。

《海中占》曰：太白守奎，以水起兵国中。

巫咸曰：太白守奎，万物不成，民疾病。

《海中占》曰：太白守奎，兵起凶。一曰圣人出，一曰徭大起。

郝萌曰：太白守奎，有匿谋，不过岁中。又曰大将军战死若戮死，期九十日，国有流民。又曰赦。

《荆州占》曰：太白守奎，为王者忧。一曰大人当之。

《玉历》曰：太白入奎，若守之，水泉涌出。五十日不下，秦且开库发兵加鲁城，有兵战，国多流民。

石氏曰：太白守奎，外国兵来入，有军不战。一曰水潦为害，伤五谷。

甘氏曰：太白犯守奎，外兵来入国。若去奎一尺，四夷共

治中国，期二年。

《文曜钩》曰：太白垂芒守奎，天下桥击。

太白犯娄二

郗萌曰：太白犯娄，有众聚发事。

《玉历》曰：太白顺行之娄，子离其母，其政和平，国有喜。

石氏曰：太白经娄，四夷还去。太白去娄一尺，爵禄贵。太白出入留舍娄，外国兵来入。

齐伯曰：太白出入留舍娄，天下大兵起，秦国以发兵，必有兵加于鲁之城。

《黄帝占》曰：太白守娄，小旱，万物不成。

郗萌曰：太白守娄，有兵，期四十日。又日月大令。

石氏曰：太白守娄，赦。

甘氏曰：太白守娄，子守其母，天子至孝，将有德。

《荆州占》曰：太白守娄，为聚众兵起，三军行，天下多饥，豕大贵。

石氏曰：太白守犯娄，其乡吉，天下和平，将军有喜。

太白犯胃三

甘氏曰：太白犯胃，色赤，五十日不下，其国大败，有亡主，期不出年。

《海中占》曰：太白入胃中守之，有丧。

《黄帝占》曰：太白守胃二十日，兵大起，流血。

石氏曰：太白守胃五十日，兵大起，其乡有转谷百里，百姓饥，国大乱。

甘氏曰：太白守胃，大臣执忠，天子奉其祀，四海安宁。

巫咸曰：太白守胃，民疾病若流亡。一曰民小流。又曰：

太白守胃，为有兵灾，万物不成。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胃五十日不下，天下大乱，百姓饥，其国必败。

《海中占》曰：太白守胃，有德令，兵革不用，有兵兵不用。

陈卓曰：太白犯守胃，将为乱国，以无义亡。

《太公决事》曰：太白守胃，五十日不下，兵见，百里流血，后月赦。

郗萌曰：太白守胃，有仁令。一曰天下大赦。

《西官候》曰：太白守胃，色赤如火，兵起见血流，一曰青黄有德令。

《文曜钩》曰：太白贯胃，仓廩虚，边兵结，四夷侵，祸谋成。

《黄帝占》曰：太白逆行守胃，成勾己，其国君死，大臣有诛。若去之一尺，燕赵大饥，人相食，期百八十日。

《孝经右秘》曰：岁将大恶，金加胃。

太白犯昴四

《文曜钩》曰：太白入昴，天子以岁诛。

陈卓曰：太白犯昴，旱，大暑。《宋书天文志》曰：晋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六月旱。

陈卓曰：太白犯昴，兵起，近期一年，远期五年。《宋书天文志》曰：晋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四月石虎领骑至洛阳，朝廷虑其哨众复至，加司徒王导大司马，治兵动众，又遣慈湖、牛渚、鹿湖三戍，五月乃罢。是时湖贼又围襄阳，庾亮拒而退之。

石氏曰：太白入昴，天下扰，兵大起，期五十日。《宋书天文志》曰：晋惠帝太安二年，太白入昴，是年冬，成都、河间攻洛阳，二年正月，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义，张方反。晋康帝建元二年正月壬午，

太白又入昴，是年石虎杀其太子遼及其妻子徒属二百余人，又遣将刘宁寇没狄道，又使将张举将万人屯荆东以备慕容皝。

郗萌曰：太白入昴中，大赦，近期十五日，远期三十日。太白行疾期近，行迟期远。又占曰：太白入昴中，大赦，期九十日。

《玉历》曰：太白入昴中，大忧，国易政，有流血千里，主命恶之，不出其年。

石氏曰：太白去昴一尺，贱人贵。

郗萌曰：太白奔昴若出北者，为阴国有忧。

《黄帝占》曰：太白犯昴，若舍昴，留四五日不去，即大臣有死者。又占曰：太白出入留舍在昴北，有女丧，在昴南，有男丧。又占曰：太白守昴，四夷有兵事。司马彪《天文志》曰：孝章帝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昴为边兵，是时蛮夷陈纵等叛汉。

《春秋元命苞》曰：太白守昴，政绝。

石氏曰：太白守昴，兵从门闯入，人主出走。一曰胡兵入，且亡国若有谋主之变。居其北则四夷有毒，霜早降，岁有疾病。一曰胡不安，期六十日，当有自来王。

甘氏曰：太白守昴，将军下狱。

《海中占》曰：太白守昴，将军有聚众。

石氏曰：太白守昴，有更令，若有大赦，期百八十日。

巫咸曰：太白守昴，国易政，大人当之。

巫咸曰：太白逆行守昴，扰有兵起，民多有恨狱者。一曰大臣有狱死。又占曰：太白入昴，若居昴北，若犯乘守，北主死。

郗萌曰：太白与昴斗，不出其年，有反臣。又占曰：太白中犯乘守昴，为兵北征于边。

《荆州占》曰：太白犯乘守昴，有角，兵大起天下，流血

千里，民多疾。

太白犯毕五

《黄帝占》曰：太白犯毕出北，阳国有忧。

石氏曰：太白犯毕左角，大战不胜，将军死。

《太公决事占》曰：太白犯毕口，大兵起，一岁罢。

《西官候》曰：太白犯毕右角，敌兵大战。按司马彪《天文志》曰：孝明永平十六年四月癸未，太白犯毕，毕为边兵，后北匈奴入云中，至咸阳，使者高弘发三郡兵追讨，无所得，太仆蔡形坐不进下狱。

石氏曰：太白入毕口中，为大人当之，国危。

石氏曰：太白入毕口，有女丧。

《西官候》曰：期百二十日，远期十月。一曰将相当之，若有忧，大人恶之。《天文志》曰：孝安永初三年五月丙寅，太白入毕口中，延光元年三月癸巳，邓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车骑将军邓鹭等七侯皆免官自杀，之验也。

石氏曰：太白入昴，近阳星，大将出征立功，有光荣。

石氏曰：太白入毕口，与两股齐，期四十日，兵起，入直一星，期十日兵起，守之五日，期三日兵起，若有人以猎惑人君者也。

郝萌曰：太白出入留舍毕不下，一国有忧，兵起北方，出入留舍六十日不下，天下有立王。百日不下，不越四年中王侯有大丧。

巫咸曰：太白入毕中，各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为兵发。伺始人处之，率一日期十日为军罢。

郝萌曰：太白入毕口不出，民人走，有狄夺国。又曰大赦，近期十五日，远期三十日。太白行疾期近，行迟期远。

《西官候》曰：太白入毕，人主守卫，将相有乱者，人主

当之。犯左角，太白战，左右将死。乘陵其上，边将军死。

《太公决事占》曰：太白出东方入毕口，车马贵，易政。

石氏曰：太白出毕阳则旱，出毕阴，则为政令不行。

石氏曰：太白出毕一尺，国丰。

《西官候》曰：太白抵天都尉出入，天下有兵惊，民离，主亦惊。

《文曜钩》曰：太白贯毕，仓廩虚，边兵继，四夷侵，祸谋成。

石氏占曰：太白守毕傍，有兵。石氏曰：太白守毕，天子虚，国多枉刑。

甘氏曰：太白守毕，大将有功，大臣使出。

巫咸曰：太白守毕，诸侯兵起，一岁罢。又曰为水，万物五谷不成。

《西官候》曰：太白守毕柄，有兵，邑益强。一曰大臣出使。又曰太白入毕守之，将军谋反，大将出从，竟立功名，国易政，期不出二年。

《玄冥占》曰：太白入毕而守之，将军为乱，国君守卫，大臣当之，改朔易令。

郗萌曰：太白犯守毕，有大兵，民多死。

郗萌曰：太白犯守毕，有急令。一曰相死，边境不安。

《黄帝占》曰：太白犯守毕左股，边夷兵起，左将军战死。若犯守右股，右将军战死，不出其年。

《海中占》曰：太白犯守附耳，国有谗乱之臣在主侧，以啖猎惑主者，若相有喜。

陈卓曰：太白犯附耳，兵将相忧丧也，若不即免退。

太白犯觜觿六

石氏曰：太白犯觜觿，万物不成。

石氏曰：太白犯觜觿，其国兵起，天下移动。

甘氏曰：太白犯觜觿，大臣为乱，大臣当之，国易政，兵起，铁钺用，期九十日。

郝萌曰：太白入觜觿中，有兵。

郝萌曰：太白出入留守觜觿，地数裂，兵且起，大人当之。

《黄帝占》曰：太白守觜觿，时节不调，当温反寒，当寒反温，当雨反晴，当晴反雨。

石氏曰：太白守觜觿，不出三十日，有将军叛，天子之军破，牛马有急行。

石氏曰：太白守觜觿，西方客动，侵地欲为，君王崇礼以制义则国安。

《荆州占》曰：太白守觜觿，天下兵。

石氏曰：太白守觜觿，君臣和同。

甘氏曰：太白守觜觿，四夷和合，天下咸宁。

巫咸曰：太白守觜觿，为万物不成。一曰民多疫，大臣有变。

《西官候》曰：太白犯守觜觿，天下兵起，人民相谋。

太白犯参七

《太公决事占》曰：太白犯参左股，战大胜。

郝萌曰：太白犯参右股，战不胜，将军死。

《海中占》曰：犯参，有大兵将行。

《西官候》曰：太白犯参右肩，有战，右将忧；犯守左肩，亦有战，左将忧。若大臣当之，将军有死者。

《荆州占》曰：太白抵参出入，天下惊；抵天都尉出入，天下发兵。

石氏曰：太白逆行，若留止衡中，兵革起。

《荆州占》曰：太白宿参，若宿伐，为及臣中兵也。

齐伯曰：太白出入留舍参，名将死，天下大乱，兵起而不用，人民流亡，不居其乡，不出年山谷亦空。

石氏曰：太白守参，有兵，天子之军破，牛马有急行。

巫咸曰：太白守参，大臣为变。

石氏曰：太白守参，有赤星出中边，有兵。

郗萌曰：太白守参，天下不安，国大危大忧，若彘贵。

甘氏曰：太白守参，将军出外降，边兵大战。

巫咸曰：太白守参，国有反臣。

《海中占》曰：太白守参，若大水在西方。

石氏曰：太白守犯参伐，大臣为乱，车骑人皆急，兵起。

郗萌曰：太白守伐，卫尉若国将当之，期五月。

卷五十 太白占六

太白犯南方七宿

太白犯东井一

《海中占》曰：太白犯东井，人主浮船。

石氏曰：太白犯东井，将军恶之。宋檀道鸾《晋阳秋》曰：孝武太元五年五月丁酉，太白犯东井，八月己巳，领军将军新除太常韩伯卒。安帝元年三月丙辰，太白犯东井，后将军王国宝于狱赐死，又左将军王绪斩于市也。石氏曰：太白人东井中，大人卫守，国君失政，大臣为乱，兵大起。案《晋书天文志》曰：晋永康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东井，是时齐王冏起兵讨赵王伦，伦灭冏，拥兵不朝，专权淫侈，明年诛死。车频《秦书》曰：符生寿光三年二月，太白犯东井，太史奏曰：必有暴兵。生曰：星入井者，必将渴耳，何怪也。

时长安谣曰：百里望空城，蔚蔚一何青，瞎儿不知法，仰目不见星。其年符法杀生而整代立，是其应也。

郗萌曰：太白入东井中，先起兵者大败，天下大水。《宋书天文志》曰：晋穆帝升平三年六月，太白犯东井，四年五月，天下大水之验也。

郗萌曰：太白出东方，入咸池东，下行人东井，下不忠，有谋上者。

《荆州占》曰：太白入东井，将军有戮死者。

《玉历》曰：太白入东井，失道行阳，先起者亡，后发者昌。

郗萌曰：太白入东井出入，诸侯兵惊，政急民流。

《南官候》曰：太白入东井，留二十日以上，天下更政，若六畜疾。又曰：兵大起，天下易正朔。谓留井中

《黄帝占》曰：太白入东井，为水。

石氏曰：太白守东井，为旱。

石氏曰：太白守东井，十日不下，大臣坐之；三十日不下，神水出，岁多土功。

郗萌曰：太白守东井，一东一西，一南一北，男子不得耕，女子不得织。

巫咸曰：太白守东井，邑君失政，大人当之，大臣为盗，有诛者。又占曰：太白守东井，为万物不成，若失火。

郗萌曰：太白守东井，兵起东南。

石氏曰：太白入若守东井中，大臣为盗。

郗萌曰：太白犯乘守井钺，为其国内乱兵起。

《黄帝占》曰：太白入犯井钺，为臣诛。

郗萌曰：太白入若犯钺，将诛。

石氏曰：太白犯守钺，有兵起，不出其年。

太白犯與鬼二

甘氏曰：太白犯與鬼，质将戮。司马彪《天文志》曰：孝安永初三年六月癸酉，太白入與鬼，为将凶，后中郎将任尚坐贼侵，其年檻车徵弃市也。

《荆州占》曰：太白入與鬼，将诛。

陈卓曰：太白入與鬼，兵革起。

石氏曰：太白犯天尸，将军有忧，其主废。

齐伯曰：太白犯人與鬼，以罪斩大臣。案司马彪《天文志》曰：孝桓延熹八年五月癸酉，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與鬼，九年十一月，太原郡守刘瓚等坐杀无辜，荆州刺史李隗为贼所拘，皆弃市。永康元年十二月，大将军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等皆枉死者，若五十日不下，且有大丧。

石氏曰：太白入與鬼，西北妇人多兵死。

郗萌曰：太白入與鬼，为大人卒事，以命终。案司马彪《天文志》曰：孝质本初元年四月辛巳，太白入與鬼，闰月一日，孝质帝为梁冀所鸩之验。

郗萌占曰：太白入與鬼，岁恶，妇人多怀子而死者。

《荆州占》曰：太白入與鬼，乱臣在内，有屠城。案檀道鸾《晋阳秋》曰：孝武太元二年四月戊戌，太白入與鬼，四年二月，襄阳城陷，四月，魏兴城崩，五月，彭超攻陷盱眙城。

《南官候》曰：太白入與鬼，犯积尸，国有大丧，大兵起，将军有战，人多死，白骨满野，无有葬者，期二年。

郗萌曰：太白舍與鬼东北，天下多暴死者。一曰有兵。

郗萌曰：太白舍與鬼中央，左右群臣有伏剑若吞药而死者。

郗萌曰：太白出入留舍與鬼，五十日不下，民大疾死而不收。案《宋书天文志》曰：孝武孝建三年四月戊戌，太白犯與鬼，明年

夏，京邑疾疫。明帝泰始四年六月壬寅，太白又犯與鬼，其年普天下大半疾疫也。

《南官候》曰：太白出入留舍與鬼，五十日不下，国兵起，开库发卒。

石氏曰：太白守與鬼，有兵灾，若旱，多火灾，万物五谷不成。

郗萌曰：太白守與鬼傍，万民当之。

石氏曰：太白守與鬼，大人有祭祀之事。

《海中占》曰：太白守與鬼，出其南，水；出其北，旱。

《南官候》曰：太白久守與鬼，病在女主。其留二十日以上，有丧，期八月。

《玉历》曰：太白行守與鬼，成勾己，若环绕之，国有死王，大臣有戮者。五十日不下，人民死者大半。

郗萌占曰：太白入若守與鬼，为主忧，财宝出，乱臣在内，若大臣谋，有干戈弃质者，君贵人忧，金玉用，民多疾。南人为男，北人为女，西人为老人，东人为丁壮。棺木倍贵。

《荆州占》曰：太白干犯守與鬼，随所守王者发之，不出七十日，其下国有大丧，阳为人君，阴为皇后，左为太子，右为贵臣。

郗萌曰：太白與鬼斗，不出其年，有反臣。

太白犯柳三

《南官候》曰：太白犯柳，有木功事，若名木见伐者。

郗萌曰：太白入柳天库，兵起西北方。又曰大人守御。

石氏曰：太白去柳一尺，国有专臣，专命无忌。

《荆州占》曰：太白提天相出入，有阴谋。

《南官候》曰：太白逆乘注，下刑上，民多怨仇暴死者。

又占曰：太白抵柳出入，阴谋其主，诸侯应其急。

甘氏曰：太白守柳，将军受贺，王者封臣。

石氏曰：太白守柳，战大胜，大得地。

《海中占》曰：太白守柳，兵大起，一岁罢，若小旱，伤五谷。

《南官候》曰：太白守柳，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之。

《南官候》曰：太白守柳，兵起，一岁大益也。

郝萌曰：太白守柳，敌不安。

齐伯曰：太白守柳，秦兵且至，无王者。

巫咸曰：太白犯守注，有急兵，若有变更之，令下陵上，君弱臣强，奸臣贼子谋杀其主。

郝萌曰：太白守柳，人民多狂。

《荆州占》曰：太白迫守柳，大将军出。

太白犯七星四

郝萌曰：太白犯七星，臣为乱。

甘氏曰：太白人七星，有君置太子者。

郝萌曰：太白出七星，太子且立。

石氏曰：太白去七星一尺，国致七十二人。

郝萌曰：太白提天都出入，岁旱恶。

《荆州占》曰：太白经七星，民非吾民。一曰当有诈为王

者。

郝萌曰：太白犯守七星，兵大起，暴巫移市。又占曰：太白留七星中央，为天下大忧。

齐伯曰：太白出入留舍七星，三十日不下，兵且起；六十

日不下，必有破国亡王死将；八十日不下，三年兵起，期在春。一曰有急令，期不出年。

《黄帝占》曰：太白守七星，不出二十日有兵。又占曰：太白守七星二十日以上，有急兵。

石氏曰：太白守七星，兵渡津桥者大凶。

甘氏曰：太白守七星，将军纳忠，国君有德。

巫咸曰：太白守七星，兵大起，又为水，万物五谷不成。

郝萌曰：太白守七星，国失政，大人当之。

郝萌曰：太白守七星，战大胜，天子益地。

《荆州占》曰：太白守七星，七日以上至三十日，大将军出。又占曰：太白守七星，车骑满野。又曰行天都，王者忧。

《南官候》曰：太白守七星，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之。

太白犯张五

《春秋文曜钩》曰：太白入张，天子以微诛。

巫咸曰：太白乘犯张，三日以上至七日，将军内反，贼臣在侧。

郝萌曰：太白提张出入，相自擅，阴谋其主。

《荆州占》曰：太白提张出入，诸侯应其急。

石氏曰：太白守张，春旱。

郝萌曰：太白出入留舍张，兵起于其国。

甘氏曰：太白守张，其国有兵，谋不成，天下以空，发兵。一曰兵起不行。

巫咸曰：太白守张，必有大水，多水灾，万物五谷不成，民忧食。

《南官候》曰：太白守张，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之。

《百二十占》曰：太白守张，先旱后水。

石氏曰：太白犯守张，兵革满四野，必有亡国，天下易政。

巫咸曰：太白守张，下凌上，君弱臣强，奸臣贼子谋杀其主。

郝萌曰：太白犯守张，人民多狂。

太白犯翼六

《荆州占》曰：太白入翼，天下兵塞。

郝萌曰：太白出入留舍翼，大风将至。一曰其国不平，若大水出。

《海中占》曰：太白去翼一尺，翼，阳也，太白，金，阴也，阴来附阳，秦朝楚。

郝萌曰：太白舍翼，有客。一曰舍左翼旱。

《黄帝占》曰：太白舍右翼，兵起。

郝萌曰：太白犯守翼，其国失地。

石氏曰：太白守翼，为万物不成，人民流亡。

石氏曰：太白守翼，三日以上，大臣不臣。一曰大臣为乱。

巫咸曰：太白守翼，有反臣中兵也。

郝萌曰：太白守翼，四夷兵大起，五谷伤风，民多疫。

《玉历》曰：太白守翼，有急事，若有大风。

齐伯曰：太白守翼，臣不承令，人主有忧。

《百二十占》曰：太白守翼，有兵在西方。

《黄帝占》曰：太白守翼，易代，臣行主命。

太白犯轸七

石氏曰：太白守轸，其国兵起得地。

《海中占》曰：太白犯轸，将军为乱，其国兵起，臣欲谋

君，贼人谋贵人，兵死。一曰：去之一尺，天下大饥，期不出百八十日。

巫咸曰：太白入轸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为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黄帝占》曰：太白犯守轸，兵起西方。

郝萌曰：太白出入留舍轸，轸分为楚府廷，太白，秦国之星也，主金行轸，客兵来过楚矣，必有死主。

《黄帝占》曰：太白守轸，将军为乱，车骑出。

甘氏曰：太白守轸，将军有忧。

《海中占》曰：太白守轸，兵车四夷兵大起。

《南官候》曰：太白守轸，兵大起，有亡地千里，恐有大丧。又占曰：太白守轸，兵谋欲起，人有代上之符。入轸中，兵起，国易政，及有自来侯王受命于王者，男子有功封爵之庆，士卒有远征之役。诸侯应之。魏以位禅晋，时太白入轸中，及留度进过于午之间二十餘日。晋代吴之二年，太白入轸。

《荆州占》曰：太白守轸，将军有疾。

《玄冥占》曰：太白入守轸中央，兵起，国易政，亡地十里，若有大丧，士卒有远征之役，吴楚当受其兵，期二年。

郝萌曰：太白起左角，逆行至轸，国亡地。

卷五十一 太白占七

太白犯石氏中官

太白犯摄提一

《圣谕符》曰：太白入犯摄提，兵起满野，强臣谋主，若

守卫臣有谋，期二年。

太白犯大角二

郗萌曰：太白守大角，兵大用，有国亡。

《荆州占》曰：太白守大角，兵大动。

《文曜钩》曰：太白守犯大角，天下乱，大兵起，强臣谋主，若贵人被戮，期一年。

《海中占》曰：太白犯守大角，臣谋主，有兵起，人主忧，王者戒慎左右，期不出百八十日，远一年。

太白犯梗河三

巫咸曰：太白犯守梗河，国有谋兵，四夷兵起来侵中国，边境有忧。

太白犯招摇四

《圣谶符》曰：太白犯招摇，边兵大起，敌人寇，若守之敌兵败，若其王死，期不出三年。

《荆州占》曰：太白入守招摇，旗帜起。

甘氏曰：太白守招摇，天下兵大起，非一国，远夷为乱，欲侵中国，人主有忧，期一年。

太白犯玄弋五

《圣谶符》曰：太白犯守玄弋，为边兵大起，敌人寇，若守之，敌人败，若其王死，期不出二年。

太白犯天枪六

巫咸曰：太白犯守天枪，边兵起，枪大用，防戍有忧，若诛边臣，期不出年。

太白犯天棓七

巫咸曰：太白犯守天棓，边夷起，机棓大用，防戍有忧，若诛边臣，期不出年。

太白犯女床八

《荆州占》曰：太白犯女床凶，若守女床，宫有变害，若被诛。

甘氏曰：太白守犯女床，兵起，宫中若后有诛，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太白犯七公九

石氏曰：太白犯七公，群臣有诛。

黄帝占曰：太白守七公，为饥，君不安。

石氏曰：太白犯守七公，辅臣有诛，议臣相疑，若有诛者，人主有忧。

甘氏曰：太白犯守七公，兵革大起，大臣有诛，若有戮死者，期不出年。

太白犯贯索十

巫咸曰：太白犯守贯索，天下乱兵起，多有狱事，贵人有死者。石氏曰：太白入贯索中犯乘守，以狱为乱。

《玄冥占》曰：太白犯守天牢，以狱起兵，大人忧。

太白犯天纪十一

《荆州占》曰：太白守天纪，有兵乱。

石氏曰：太白守天纪，幸臣执权，有兵起，王者有忧。若犯守，大臣为乱，兵起宫中，若有大旱之灾，人民大饥。

太白犯织女十二

巫咸曰：太白守织女，后有诛者。

《黄帝占》曰：太白犯守织女，天下有女忧，有兵起，不出其年。

太白犯天市垣十三

《海中占》曰：太白入天市，国有谋兵，将相有戮死者，期百八十日。

郝萌曰：太白入天市中，五官有忧。一曰将有忧。一曰大臣戮，若余贵。

《文曜钩》曰：太白入居守天市中，惊国，有谋兵，铁钺用，兵大起，期不出三年。

巫咸曰：太白入天市而守之，相坐之，有兵起，贵人有忧，若诛，期二年。

郝萌曰：太白入若守天市，诸侯贵人必有戮者。一曰更币。

太白犯帝座十四

《海中占》曰：太白犯帝座，大臣为乱，强臣谋主，有兵，期不出年。

石氏曰：太白守犯帝座，有逆乱事。

太白犯候星十五

石氏曰：太白犯守候星，诸侯起兵，有千里之行，政令急，民多苦。

《海中占》曰：太白犯守候星，阴阳不和，五谷伤，人民大饥，有兵起。

太白犯宦者十六

石氏曰：太白守宦者，凶。

甘氏曰：太白犯宦者，左右辅臣有谋，若戮死，期不出年。

太白犯斗星十七

石氏曰：太白守斗星者，凶。

太白犯宗正十八

石氏曰：太白守宗正，左右群臣多死者，若更政令，人主有忧。

太白犯宗人十九

石氏曰：太白犯宗人，亲族贵人忧，若有死者，一曰主亲有离绝。

太白犯宗星二十

甘氏曰：太白犯守宗星，宗室之臣有分离者。

《玄冥占》曰：太白触抵宗星，幸臣有诛者，期二年。

太白犯东西咸二十一

石氏曰：太白守东西咸，女主忧，诛，若贵女有戮死，期二年。

《荆州占》曰：太白守东西咸，忧兵起。

石氏曰：太白守犯东西咸者，为臣不从令，有阴私。

太白犯天江二十二

陈卓曰：太白守天江，洪水为害，不出其年。

巫氏曰：太白犯守天江，天下有水，若入之，水齐城郭，人饥，亡去其乡。《宋书天文志》曰：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升平元年，慕容隽遂据临漳，有幽并青冀之地，缘河诸将渐奔散，津河隔绝矣。

太白犯建星二十三

陈卓曰：太白犯建星，大臣相谮。

郝萌曰：太白入建星，外国使来见主。出建星，主遣使至国，期皆三十日。

《黄帝占》曰：太白守建星，满二十日，必大赦。

巫咸曰：太白入建星，若守之，兵起，关道不通，若有外国使来者，期一年。

太白犯天弁二十四

甘氏曰：太白犯天弁，若守之，则囚徒兵起。一曰五谷不成，余大贵，人民饥。

太白犯河鼓二十五

《黄帝占》曰：太白犯河鼓，大将若左右将有诛者，若有罪，以五色占之。

石氏曰：太白入河鼓，兵大起，大将出。若守之，所犯之将诛，期二年。

郝萌曰：太白守河鼓，兵起，期六十日。

太白犯离珠二十六

石氏曰：太白犯离珠，宫中有事，若有乱宫者，宫人有罪黜者。

巫咸曰：太白犯离珠，有兵起后宫，凶，女主有忧。

太白犯匏瓜二十七

《玄冥占》曰：太白守匏瓜，人主诛邑族，若有兵。一曰王者以果赐诸侯。

《圣谕符》曰：太白犯守匏瓜，天下有忧，若有游兵，名果贵。一曰鱼盐贵，价十倍，不出其年。

太白犯天津二十八

《海中占》曰：太白犯天津，关道绝不通，有兵起，若关吏忧。

《文曜钩》曰：太白入天津，兵起，大乱，以其所近四方中央死而葬，易政立王。

齐伯曰：太白守天津，兵起，有亡国，期一年，远二年。

石氏曰：太白有赤芒而守天津三十日，关道不度，人主有忧，若诸侯。

太白犯螣蛇二十九

甘氏曰：太白守螣蛇，天子前驱凶，奸臣有谋，前驱为害。

《玄冥占》曰：太白守螣蛇，诸侯若先驱者。一曰以水为灾，水物不成。

太白犯王良三十

《帝览嬉》曰：太白入王良，人主以车为弊，马多死，关津不通，国有忧。

石氏曰：太白守王良，为兵。

《海中占》曰：太白守王良三十日，大将亡。一曰主将皆大亡，兵起，车骑行，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郗萌曰：太白守天马，天子马多死者。

齐伯曰：太白犯守王良，天下有兵，诸侯相恐，强臣谋主，期不出年。

太白犯阁道三十一

石氏曰：太白守阁道而绝汉者，为九州异政，各主其王，天下有兵，期二年。

齐伯曰：太白守阁道，天子御难，御道塞，臣谋君。一曰宫人有谋，戒慎女兵。

太白犯附路三十二

石氏曰：太白守附路，太仆有罪，若有诛。一曰马多死，道无乘马者。

太白犯天将军三十三

郗萌曰：太白入将军，兴军吉。

《荆州占》曰：太白乘犯天将军，将军以兵事诛。又曰：太白守天将军，兵大起，将军行。

《文曜钩》曰：太白入守天将军，大将有忧。若兵起。一曰以饥为败，人民忧。

石氏曰：太白犯守天将军，为大将诛，若有死者。

太白犯大陵三十四

石氏曰：太白入大陵，国有大丧，大臣有诛，若戮死，人民死者大半，皆不出其年。

《荆州占》曰：太白乘大陵，天下尽大丧，死人如岳。

甘氏曰：太白犯守大陵，其国有丧，大人忧，若有土功坟陵之事，期百八十日。

太白犯天船三十五

郝萌曰：太白守天船，大人当之，天下赦。

《圣谕符》曰：太白入守天船，兵起，舟船用，有亡国，期不出年。

《海中占》曰：太白入守天船，国有丧，贵臣有戮，期二年。

太白犯卷舌三十六

《海中占》曰：太白犯卷舌，有奸乱之变。若入之，臣有妄言于君者，若谗臣谋君，以口舌起兵而乱国者，期百二十日若一年。

石氏曰：太白乘卷舌，天下多丧，若入之，有佞臣谋其君，以口舌为害，人主有忧。

太白犯五车三十七

石氏曰：太白犯五车，大旱，若有丧，兵起，车骑行，五谷不成，天下民饥，君绝粮。犯仓星，谷贵，若有水。一云若入而中犯乘库星，兵起北方若西北方。

郝萌曰：太白入五车，留不去，秦国金玉贵。一曰兵大起，百万人以上入，日占其国。

《荆州占》曰：太白入五车天库，天下大兵起。

《文曜钩》曰：太白入经五车，四猾起。

《百二十占》曰：太白入五车，若犯天潢，有大水，五谷不成，余大贵，期不出年。

郗萌曰：太白入五车留不去，即有兵春见。若舍其西北，多死人，马牛多疾疫，在酒泉敦煌方。舍东北，余石五百。

《黄帝占》曰：太白守五车，四夷人相食，三岁不复其乱。

郗萌曰：太白守五车，有大兵，不出九十日而至矣。

《黄帝占》曰：太白乘守天库，四夷兵起，必有死王。

郗萌曰：太白乘守天库，中国兵所向无不服，有自来之将，其民入中国，国有大喜。

太白犯天关三十八

《荆州占》曰：太白出入天关，万人多死。

石氏曰：太白行天关中，每至柳杨当去，不去徘徊乱行，光色隆怒，见其妖祥，中国隔绝，道路不通。

《河图》曰：太白提天关，关梁所出入，贵人多死。《海中占》曰：地气泄，生相害，万物大伤。

《海中占》曰：太白守天关，二十日，大赦。一云臣诛，主岁水。一曰守之二十日，兵甲鏖鏖，以水行。

郗萌曰：太白守天关，大臣反。《宋书天文志》曰：晋简文咸安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关，占曰兵起。六月庚午，入康城。一曰为地气泄，贵人多死。

《西官候》曰：太白守天关，兵大起，关道不通，人民相恐。

《海中占》曰：太白守犯天关，道绝，天下相疑，有关梁之令。

郗萌曰：太白行不从天关，不出其年有兵。

太白犯南北河三十九

《黄帝占》曰：太白乘南河戍者，出南河，为中国兵起。

石氏曰：太白行南河戍中，若留止，为西方兵起，百姓疾。

郗萌曰：太白舍河戍三十日，国有男丧。

《黄帝占》曰：太白舍南河戍间，天下难起，道不通。

石氏曰：太白守南河戍，蛮夷兵起，边戍有忧，若有旱灾，人民饥。

《海中占》曰：太白守南河戍，边臣有谋。郗萌曰：有奸谋也。若诸侯兵起，君忧，若败亡。

《黄帝占》曰：太白留止守南河戍，为百姓病，若行其中，或留止守之，为旱，有丧。

郗萌曰：太白行南河戍，若留止守之，为有丧；在北河戍下，中国有兵，所向者胜。

《黄帝占》曰：太白乘北河戍，若出北河北，皆为胡王死，若留北河戍下三十日，必有自来主将其民降中国，其留过三十日，四夷大乱。太白从南来，南方当之，从北方来，北方当之。

郗萌曰：太白舍北河戍三十日，有女丧。

甘氏曰：太白守北河戍，边戍有谋，若有兵起，关梁不通，人主有忧，期一年。

郗萌曰：太白守北河戍，有内谋。一曰有白衣之会。又曰四夷相伐。

《荆州占》曰：太白留止守北河中，兵起，道不通。

《玄冥占》曰：太白守北河戍，胡夷兵动，若守之三十日不下，胡人败，若胡王死，天下大水，人民饥，期不出年，若

二年。

石氏曰：太白入北河戍中而留止，不出百日，天下兵悉起，兵战秋冬，临冲革也，春夏德也。

郗萌曰：太白经南河戍之南，刑法峻暴，诛伐不当；经北河戍之北，女子金钱贪色奢佞失治道，皆期三年，中期六年，远期九年，而灾至；居南北河戍中，若守之百日，兵大起。

《荆州占》曰：太白守两河间，天下乖离，道路不通。若在阳门中，天下并战。

郗萌曰：太白在阳门中，旱；入天高中，有奇令。若失度守阴门若阳门，为诸侯奸。入天高成勾己，天下有忧。

《黄帝占》曰：太白留守阴门，不出百日，天下兵悉起。若以四月从东方来，入天高，留三十日，天下民受赐；留五十日，兵起宫中。

郗萌曰：太白不行天门天关，为国有丧。太白与荧惑俱在帝阙中，则有大事，分国。

太白犯五诸侯四十

石氏曰：太白犯五诸侯，若守之，兵大起，将士出，诸侯有忧，若有死。《宋书天文志》曰：晋安帝义熙六年三月，太白犯五诸侯，是年三月，始兴太守徐道覆反，江州刺史何无忌讨之，大败于豫章，无忌死之。四月，卢循寇湘中，攻巴陵，五月，循等大破豫州，刺史刘敬宣仅以身免。八年六月，临川烈武王道规薨，时为豫州。九月，兖州刺史刘蕃伏诛。

巫咸曰：太白犯五诸侯，有兵起，大将出，若大臣有诛，若有戮死。如入五诸侯，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兵发；伺始入日而处之，率一日为十日，而军罢。

《文曜钩》曰：太白守五诸侯，四猾起，兵官乱。

《荆州占》曰：太白守五诸侯，兵起。

郗萌曰：太白犯乘守五诸侯，为所中死，乘守者诛，若有殃，期三年，兵发。

石氏曰：太白中犯乘守五诸侯，诸侯兵死，期三年。

太白犯积水四十一

巫咸曰：太白犯守积水，其国有水灾，水物不成，鱼盐贵。一曰：以水为败，余大贵，人民饥，期二年。

太白犯积薪四十二

甘氏曰：太白犯守积薪，天下大旱，五谷不登，人民饥亡。

太白犯水位四十三

石氏曰：太白犯守水位，天下以水为害，津关不通。一曰：大水入城郭，伤人民，期不出二年。

太白犯轩辕四十四

《荆州占》曰：太白犯轩辕，女御天子仆死。

《文曜钩》曰：太白入轩辕，四猾起。

石氏曰：太白入轩辕中，犯乘之，有逆贼，若火灾。

《黄帝占》曰：太白出东陵，必有白龙出左右宫。若行轩辕中，犯女主，女主失势，忧丧也，列大夫有放逐者，五官有不治者。色悴，为忧为疾。其所中犯乘守者，诛若有罪。

《荆州占》曰：太白行轩辕端，贯出其中，而东大臣出令。

石氏曰：太白在轩辕中，有以女请人君者。

《黄帝占》曰：太白中女主，女主当之。其守犯女主，女主有忧。《宋书天文志》曰：魏青龙四年七月七日甲寅，太白犯轩辕大

星，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晋成帝咸康六年六月七日，太白犯轩辕大星，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崩。安帝义熙六年八月壬午，太白犯轩辕大星，七年八月，皇后王氏崩。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八月朔日犯轩辕，明年，皇后袁氏崩。

《圣诰符》曰：太白守轩辕，兵大起，忧宫中，若有女丧。各以其所犯占之，期一年。

《帝览嬉》曰：太白守轩辕大星，若环绕之，皇后有急，若忧诛。一曰天下易王，女主有殃。

《荆州占》曰：太白守轩辕，女御有诛者。

巫咸曰：太白行犯守轩辕，女主失政，若失势。一曰大臣当之，若有黜者，期二年。司马彪《天文志》曰：光武建武九年七月乙卯，金星犯轩辕大星，十月己丑又犯之。轩辕者，后宫之官，大星者，后宫之皇后，金犯之，为失势。是时郭后已失势见疏，后废为中山太后。孝和元年四月乙酉，金星犯轩辕东北二尺，四年，窦氏被诛，太后失势。孝桓永寿二年八月戊午，太白犯轩辕，大星为皇后，后二年四月，懿献后以忧死。

《荆州占》曰：太白中犯守轩辕左角，为大臣当之。

太白犯少微四十五

石氏曰：太白入少微，君当求贤佐，不求贤佐则失夺势。

太白犯守少微，名士有忧，王者任用小人，忠臣被害，有死者。

《黄帝占》曰：太白入中犯乘少微，为宰相易，女主有忧。

石氏曰：太白入中犯乘守少微，为五官乱，宰相忧。

太白犯太微四十六

《春秋纬》曰：太白犯太微，主受期命，夺号灭冲为期。

《宋书天文志》曰：晋愍帝建武元年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王者恶之，七月，愍帝崩于寇廷也。

《帝览嬉》曰：太白行犯太微左右执法，为大臣有忧。司马彪《天文志》曰：孝安元初元年闰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执法，建光元年五月，太后兄车骑将军鹭等七侯皆免官自杀。《宋书天文志》曰：晋成帝咸康四年九月，太白犯左执法，五年七月庚申，丞相王导薨，安帝义熙六年九月甲寅，太白犯左执法，八年九月，兖州刺史刘蕃，尚书仆射谢琨伏诛也。

石氏曰：太白入太微庭所中犯乘守者，为天子所诛若有罪。太白犯左右执法，左右执法者诛若有罪。

郗萌曰：太白犯天府，庭臣为乱。

《荆州占》曰：太白道从太微西蕃北南方星间入到南蕃东方星间，南出道也；中西蕃直坐入者，非道也。太白以庚子日顺入太微天庭中，天子所使也；不以庚子日，非天子使。太白入太微轨道吉。轨道者，入西门出东门，若左右掖门，行不留也。不轨道者，谓有所犯守也。

郗萌曰：太白当太微门为受制，当在左执法受事。左右执法守太微门三日以下，为受制，三日以上，为兵，为贼，为乱，为饥。

石氏曰：太白出东掖门，为相受命东南，出德事也；出西掖门，为将受命西南，出刑事也。期以春夏。太白入太微出左掖门，大将军出东南伐；出右掖门，大将军出西南伐，皆不出其年。

《黄帝占》曰：太白入天庭，色白润泽，为期百八十日有赦。

《帝览嬉》曰：太白入太微而出端门，臣不臣。

《雒书》曰：太白入左右掖门，出太阳东门，强臣暴诛。若入端门庭守十日，臣欲害君，期不十日。

《春秋图》曰：太白入西华门，出东华门，大臣作乱，谋其主，若诸侯不从王命，期百八十日若一年。

石氏曰：太白入太微庭中华东西门若左掖门，面南出端门者，为必有反臣。

太白入西出东门，皆为人君不安，欲求贤佐。

有人中西华门出中华东门，为臣有不令。有人太阴西门出太阴东门，皆为天下大乱，有丧，若水大。

甘氏曰：太白入太阴西门出东门，天下大乱，主死破宫，若有大水，期一年。司马彪《天文志》曰：王莽地皇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烛地如月光。太白为兵，太微为天庭，太白赢而北入太微，是兵将入天子庭也。是时王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阳，已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为将军，至华阴，皆为汉将刘棻、李嵩所破，进攻京师。十月戊申，汉兵自宣平城门入，二月己酉，城中少年子弟数千人起兵攻莽，商人杜昊杀莽渐台之上，校尉公宾斩莽首，大兵蹈公庭之中，仍以更始入长安，居前殿，皆以火入宫庭者。

郗萌曰：太白入太微西门，犯天庭，出端门，为大臣伐主。入西门而折出右掖门，为大臣假主之威而不从主命。太白入西华门出端门东门，诈称诏。

太白入太微西门若入端门东门，为贵者夺势。太白入太微中，臣相杀，国有忧。

《荆州占》曰：太白主西方北方，入太微西南阳星之南为西方，入二星之北为北方，皆臣杀主之候也。犯帝座星，臣胜，不犯不胜，视其所止留之宿国，以知其所诛。

《荆州占》曰：太白入太微西蕃第一星，行至东蕃第一星东下去太微者，天子之庭也，太白行其中，宫门当闭，大将军被甲，守兵大臣伏诛，左右有罪者。司马彪《天文志》曰：孝灵帝建宁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头星，其年八月，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谋，欲尽诛诸宦者，其年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

长乐五官吏朱瑀觉之，先矫制杀蕃等，家属徙日南。

《荆州占》曰：太白入太微宫，为天下惊，一曰有兵。太白入天庭，国不安其宫。太白入太微中，近臣起兵；入庭中，丞相御史诛。

《北官候》曰：太白入太微天庭，天子自将兵，大臣谋立，若有诛者。

《黄帝占》曰：太白东行人太微庭中，出东门，天下有急兵，若守将相丞相御史大臣有死者；若入端门守庭，大祸至；入南门出东门，国大旱，入南门逆行出西门，国有大水，逆入东门出西门，国大破亡；若顺入西蕃而留不去，楚国凶殃。

巫咸曰：太白逆行人太阳东门，出西门，有反臣欲伐其主，期九十日。太白逆行人太微天庭中，为大臣有诛，若诸侯戮死，期二年。

石氏曰：太白逆行人左掖门，为臣劫其主。太白逆行于太微之中，及出左右掖门，为有逆谋，天子有命将征伐之事。一曰大赦可以解其患。

《荆州占》曰：太白逆行人太微天庭中，为诸侯将有杀者。若至黄帝座而谋成，不至黄帝座而还，有谋不成，以其人日占国。

《玉历》曰：太白逆行人太微，强臣凌主，天下大乱，诸侯皆兵起。太白留太微庭中，天下大忧；中央留十日以上，为天下亡，徒为兵者。太白道南蕃入，留止南门，为大臣有忧。司马彪《天文志》曰：太白羸而北入太微，大兵将入天子之庭，出太微宫中，有兵。

《荆州占》曰：太白从右入七日以上，为主有忧。

《感精符》曰：太白入端门而守之，大臣谋叛，将军伐主，外臣陵内，天下大乱，期二年。

《黄帝占》曰：太白干太微，留守二十日以上，为必有兵革，天下大赦。

《春秋纬》曰：太白入太微庭，其陵犯留焉三十日，必有丧。

《荆州占》曰：太白入太微天庭中，犯乘守者，杀若有罪，各以守宦名名之。《宋书天文志》曰：晋惠帝大安二年秋，太白守太微，成都、河间攻洛阳。三年正月，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义，张方又杀之。太白食若中犯乘守太微东西蕃四辅，为君失礼，辅臣有诛者。

太白犯黄帝座四十七

石氏曰：太白犯黄帝座，改政易主，天下乱，存亡半。

《推书推罪级》曰：太白入黄帝座，强臣杀主。

《荆州占》曰：太白入黄帝座，其色白者为有赦。太白入太微宫中，至黄帝座，有兵在中。

郝萌曰：太白抵黄帝座，为有土功事。

《荆州占》曰：太白触黄帝座，君死。

《黄帝占》曰：太白守黄帝座，为大人忧。

《海中占》曰：太白守端门，若至帝座星南，祸小；若犯黄帝座，臣弑主，天下大乱，不出年。

太白犯四帝座四十八

石氏曰：太白犯四帝座，臣谋主，去之一尺，事不成。

甘氏曰：太白中犯乘守四帝座，天下亡。

《玉历》曰：太白犯四帝座，臣谋主，若被诛。

石氏曰：太白中犯乘守四帝座，辟君忧也。

太白犯屏星四十九

郗萌曰：太白入太微宫中，至屏而留，为有兵在中。

甘氏曰：太白犯守屏星，君臣失礼，下而谋上。一曰大臣有戮死者。石氏曰：太白犯乘守屏星，君臣失礼，而辅臣有诛者，若免罢去。

太白犯郎位五十

甘氏曰：太白犯守郎位，辅臣有诛，左右宿卫为乱，王者有备。

太白犯郎将五十一

巫咸曰：太白犯守郎将，命曰陵陵，则将有诛者，将忧。

《荆州占》曰：太白犯乘郎将，有以符节奸者，一曰必有不还使。太白中犯乘守郎将，名曰陵节郎诛。一曰大臣为乱，诚左右。

太白犯常陈五十二

甘氏曰：太白犯常陈，守卫有谋，兵起宫中，天子自出行诛，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太白犯三台五十三

《玉历》曰：太白入犯上台同命，近臣有罚，若有诛。一曰近臣有逃走者。以五色占，色黄白当无故，青黑忧死，期一年。

《文曜钩》曰：太白犯守中台司中，奸臣有诛，若有诛者，中公当之。

巫咸曰：太白犯守下台司禄，近臣有罪，若出走，色黑者

死。

郗萌曰：太白犯守上台，太尉自将兵，在宫中大战交刃，流血滂沱，贵人多死，期在七月；守中台，司徒反；守下台，司空反。

《荆州占》曰：太白守三台，天下驱掠，兵聚一隅。太白舍天柱下，地大动，民恐，臣以谋主。

石氏曰：太白击天柱，地大动，兵大起。

太白犯相星五十四

石氏曰：太白犯相星，辅臣凶。太白守相星三十日，大臣为乱，天下兵起，人主有忧。

太白犯太阳守五十五

石氏曰：太白犯太阳守，执御臣忧，内将军有死者，期九十日。

甘氏曰：太白犯守太阳守，大臣戮死，若有诛，期不出年。

太白犯天牢五十六

石氏曰：太白犯天牢，王者以狱为弊，贵人多有斩者，一曰若有赦，期不出百八十日。太白入天牢犯守者，以狱为乱。

太白犯文昌宫五十七

石氏曰：太白入文昌，天下兵起，其君不安，若有走主。《春秋纬》曰：太白入文昌，三军反，兵满都，以弱亡。

太白入北斗五十八

《玄冥占》曰：太白入北斗魁中，强臣夺主位，天子弃宫

走，天下大乱，更政易主，期不出三年。

《甄曜度》曰：太白守北斗，人主御守，兵罢国乱。一曰执政令吏忧。以五色占之。

石氏曰：太白入守北斗。执政大臣有忧，若被诛。

郝萌曰：太白入守北斗，贵人有系者。

太白犯紫微宫五十九

巫咸曰：太白守紫微宫，民莫处其室宅，流移去其乡。

太白犯北极钩陈六十

《圣治符》曰：太白入紫微宫中，犯北极，臣害其主，天下大乱，兵走四塞，易主，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黄帝占》曰：太白犯守北极主星，有大丧，大臣有诛。若抵之，兵丧并起。

《文曜钩》曰：太白犯守太子庶子星，各以所守有罪若死。

《荆州占》曰：太白犯乘守北极主星者，为大人忧。一曰有丧。一曰为有反者。太白三月舍枢星下，芒赤色，怒兵起。

《黄帝占》曰：太白犯守钩陈，后宫乱，兵起宫中，幸臣谋主，有忧。

太白犯天一六十一

石氏曰：太白犯天一，幸臣有谋，兵起，人主忧。

太白犯太一六十二

石氏曰：太白犯太一，幸臣有谋，有兵起，人主有忧。

卷五十二 太白占八

太白犯石氏外官一

太白犯库楼一

郝萌曰：太白入库楼三日，兵起尤甚。一日兵起西北方，若舍之三十日，诸侯兵悉发，大将出。

《玉历》曰：太白守库楼，兵起，将军出，车骑遍野。

太白犯南门二

石氏曰：太白犯守南门，边夷兵起，若道路不通。

太白犯平星三

石氏曰：太白犯平星，凶。

《文曜钩》曰：太白历平星，主命倾。

甘氏曰：太白守平星，执政臣忧，若有罪诛，期一年。

太白犯骑官四

甘氏曰：太白犯守骑官，有兵起，马多发，若多死。

石氏曰：太白入骑官，若守之，兵大起，车骑用，将军出，若骑士忧。

郝萌曰：太白入守骑官，不出二十日，赦天下。

太白犯积卒五

石氏曰：太白入积卒，若守之，兵大起，士卒大行，若多死，期二年。

《玄冥占》曰：太白犯守积卒，主失位，天下乱，兵大起，期百二十日。

太白犯螫星六

《黄帝占》曰：太白守螫星，为有白衣之会。

巫咸曰：太白犯守螫星，天下有水旱之灾，守阳则旱，守阴则水。

太白犯九坎七

石氏曰：太白守九坎，天下旱，名水不流，五谷不登，人民大饥。一曰之阳大旱，之阴有水。又曰犯守九坎，凶。

太白犯败臼八

石氏曰：太白守败臼，民不安其室，失其釜甑，若流移去其乡。

太白犯羽林九

郗萌曰：太白入羽林，有反臣中兵也。《宋书天文志》曰：宋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己巳，太白入羽林，占曰兵动。明年，羽林兵出，诛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令柳元影、仆射颜师伯等。明年，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广州刺史袁粲、雍州刺史袁顗、青州刺史沈文秀并反，太白经过羽林中，天子为军自守。

《黄帝占》曰：太白守羽林，兵起，期六十日。

石氏曰：太白守羽林，为有马行，期三十日。

《甄曜度》曰：太白入守羽林，兵大起，大将军出行，臣谋其主，若有丧，期二年。

《海中占》曰：太白入守羽林，有兵起。若逆行变色成勾己，天下大兵，关梁不通，不出其年。

《荆州占》曰：太白入天军，大将军在外。

石氏曰：太白入天军中，为兵起。一曰入天军留守，若变色逆行成勾己，为兵起急。

郗萌占曰：太白犯天军，为兵起，有破军死将。太白入天垒，天下有兵，期二十日，若百二十日。

石氏曰：太白入守垒壁阵，天下兵起，左右幸臣为乱，期四十日，若百二十日。

太白犯北落十

石氏曰：太白入守北落，亦为兵，大合军门。

《海中占》曰：太白守北落，天下有兵，夷狄入塞来侵中国，将士出。

石氏曰：太白与北落相贯抵触，有光芒相及，为兵战，覆军杀将，伏尸流血，不可当也，期百八十日若一年。

太白犯土司空十一

《圣谕符》曰：太白守土司空，邦君有死者。

《海中占》曰：太白守土司空，其国以土起兵，若有土功之事，天下旱。

石氏曰：太白守土司空，有兵丧，天下忧水。

太白犯天仓十二

《黄帝占》曰：太白入天仓中，主财宝出，主忧臣在内，天下有兵，而仓库之户俱开，主人胜，客事不成，期二十日而发。

《荆州占》曰：太白守天仓，天下饥，粟出。

齐伯曰：太白守天仓，诸侯有发粟之事，有兵起，星若当户守之，将受命，不为主用。

石氏曰：太白入守天仓，有兵起，食粟散出。一曰年谷不登，人民饥。

郝萌曰：太白中犯乘守天仓，四夷人相食，期三岁，兵起西方若北方。

太白犯天囷十三

石氏曰：太白入天囷，天下兵起，囷仓储积之物发用。一曰御物多有出者，库藏空虚，期二年。

《海中占》曰：太白入天囷，天下兵起，诸侯谋，囷仓库藏有破者。《宋书天文志》曰：晋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壬申，太白入天囷，占曰为饥。隆安元年，王恭举兵胜朝廷，内外戒严，出国宝以谢之。又水旱民饥。

太白犯天廩十四

石氏曰：太白守天廩，天下大饥。

甘氏曰：太白入守天廩，天下有兵，岁大饥，仓粟散，不出其年。

《玉历》曰：太白入守天廩，兵起满野，天下粟出给军粮。一曰余贵。

石氏曰：太白犯守天廩，天下乱，粟散出。

太白犯天苑十五

《荆州占》曰：太白入天苑，出兵犯外夷。

《荆州占》曰：太白守天苑，兵起马死。

石氏曰：太白入守天苑，牛羊禽兽多疾疫，若守之二十日，天下兵起，马多死，其国忧。汉班固《天文志》曰：汉孝武元鼎五年，太白入天苑，占曰将以马起兵也。一曰马将以军而死耗，其后以天马故诛，大宛马大死于军。

《玄冥占》曰：太白入守天苑，边境兵起，王者出兵征外夷，天下马发。

太白犯参旗十六

《文曜钩》曰：太白守参旗，九州骚动，天下皆兵，弓不下弦，矢不舍箬，其国不宁，王者有忧。

《海中占》曰：太白守参旗，兵大起，弓弩用，将士出行。一曰弓矢贵。

太白犯玉井十七

《黄帝占》曰：太白入玉井，为强国失地；其出之，强国得地。

巫咸曰：太白入玉井，国有水忧，若以水为败，水物为不成，期不出年。

《感精符》曰：太白入守玉井，水兵大起，若以水为变，鱼盐十倍。

太白犯屏星十八

甘氏曰：太白入屏星，为大臣戮若疾。

《玄冥占》曰：太白入守屏星，诸侯有谋，若大臣有戮死者。

太白犯天厕十九

《黄帝占》曰：太白守天厕，为大臣戮者。

郗萌曰：太白守厕星，国多疾疫，兵饥并起，火主有忧。

《甄曜度》曰：太白入守天厕，天下大饥，人相食，死者大半，期二年。

太白犯天矢二十

《帝览嬉》曰：太白守天矢，贵人多有疾而病死者。一曰民多以饥死。

太白犯军市二十一

《荆州占》曰：太白守军市，以饥兵起。

石氏曰：太白入守军市，兵大起，大将军出，若以饥兵起。一曰天下乱，四夷兵起，道路不通。一曰大军饥，绝其粮，兵士逃亡，期二年。

太白犯野鸡二十二

甘氏曰：太白入军市，犯守野鸡，其国凶，有死，将军营败，兵士散。

太白犯狼星二十三

《感精符》曰：太白守狼星，车骑出满野。守二十日，将相有死者。

石氏曰：太白守狼星，野兽死。

郗萌曰：太白提狼星而出入守之，车骑兵出，大将有千里之行。

《荆州占》曰：太白守狼，敌兵起。太白犯守狼星，大将出行，其国有兵。一曰有兵将死。

齐伯曰：太白犯守狼星，兵大起，士卒行，天下凶，诸侯相攻，多贼盗。《宋书天文志》曰：晋惠帝永兴三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是年苻晖破公师藩，张方破庄阳王斌，关西诸将攻河间王颢，颢奔走，东海王遂而杀之也。

太白犯弧星二十四

《荆州占》曰：太白守弧星，弓弩矢贵，大将军有千里之行，民多死者。

《玄冥占》曰：太白守弧星，臣有谋主者，库兵尽用，关梁四塞，津道不通，期二年。

太白犯稷星二十五

《海中占》曰：太白犯天稷，有旱灾，五谷不登，岁大饥，五谷散出。

太白犯甘氏中官二

太白犯四辅一

《荆州占》曰：太白犯乘守四辅星，君臣失礼，辅臣有诛者。

太白犯天厨二

《荆州占》曰：太白犯天厨，大官事诛。

石氏曰：太白守天厨，大官吏死。

太白犯鼓旗三

石氏曰：太白守鼓旗，兵革起。

太白犯天田四

《文曜钩》曰：发大兵相残贼，则太白入天田。

《荆州占》曰：太白守天田，五谷伤。

太白犯天门五

《荆州占》曰：太白舍天门中，人主无出邦门之远，宫廊广门，大有伏兵。

太白犯平道六

甘氏曰：太白入守平道，天下兵乱。

太白犯酒旗七

《文曜钩》曰：太白犯酒旗，三公九卿谋。

《荆州占》曰：太白守酒旗，天下人酺，有酒肉财物，若爵宗室。

太白犯天高八

《黄帝》曰：太白以四月从东方来，入天高，留三十日，民受赐；留五十日，兵起宫中。

郗萌曰：太白入天高成勾己，天下有忧。太白舍天高中，有奇令。

太白犯砺石九

《荆州占》曰：太白守砺石，兵起，以入日占国。

太白犯积尸十

石氏曰：太白守积尸，大人当之。

太白犯天潢十一

《黄帝》曰：太白入天潢中，天下大乱，易政。二曰贵人死。又曰兵起军起，道不通。

郗萌曰：太白失度，留天潢，为人主忧，以水为害，若以井为害，以入日占其国。

太白犯咸池十二

《黄帝》曰：太白入咸池中，犯乘守之，有丧。

《春秋纬》曰：太白入咸池，天下乱，易政，人君恶之。

石氏曰：君死，皆以入日占其国。

甘氏曰：太白入咸池，有兵丧，天子且以大败，失忠臣，若旱。一曰大水，道不通，贵人死，以入日占国。

石氏曰：太白入天井，大臣为乱，国家易政令。

郗萌曰：太白入咸池中，犯乘守之，若余贵。一曰为有迷惑人主者。

《荆州占》曰：太白中犯乘守咸池，大兵起百万人以上。

太白犯天街十三

郗萌曰：太白当天街为诸侯，自立为主。一曰大水，若留止逆行其中，为兵革起。

《荆州占》曰：太白守天街，兵塞道。

《文曜钩》曰：太白犯守天街，徘徊乱行，主弱臣强，道路绝，天下不通。

《荆州占》曰：太白不行天街，为政令不行，不出其年有兵。

太白犯甘氏外官三

太白犯狗星一

石氏曰：太白守狗星，守卫之臣作乱。

太白犯狗国二

《荆州占》曰：太白顺行守狗国，出兵讨鲜卑、乌丸；逆守之，其国为乱。

太白犯天田三

郗萌曰：太白提天田出入，大水。一曰五谷霜死。

太白犯哭泣四

《宋书天文志》曰：晋孝武太元四年十一月，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孝武大明三年十月，太白犯哭泣，后六宫多丧，公主薨，天子举哀，岁大旱，民饥。

太白犯八魁五

《荆州占》曰：太白守八魁，兵大起。

太白犯铁钺六

《荆州占》曰：太白犯铁钺五日以上，臣有谋主者。太白犯铁钺，诛执法之官。

郗萌曰：太白犯乘铁钺，为铁钺用。一曰将有忧。

太白犯芑藁七

《黄帝》曰：太白入芑藁中，主宝出，忧臣在内。

太白犯九州殊口八

《荆州占》曰：太白守九州殊口，九州兵起。

太白犯天节九

《荆州占》曰：太白守天节，大将以兵出。

太白犯军井十

《荆州占》曰：太白入军井三日以上，其岁大水。

太白犯天狗十一

《荆州占》曰：太白入天狗，北夷大饥来归，邻国多土功。

太白犯天纪十二

《荆州占》曰：太白守天纪，天下兵悉起。

太白犯天庙十三

《黄帝》曰：太白入天庙，若守之，为庙有事。一曰为凶忧。又曰太白入守天庙，有庙残之事，吏不去死。

太白犯巫咸外官四

太白犯长垣一

《感精符》曰：太白入长垣，三公九卿谋主，兵大起，天下乱，王者有忧。

太白犯土司空二

《荆州占》曰：太白出入土司空，有大徭之事。

太白犯键闭三

郗萌曰：太白犯乘键闭星，大臣有误，天子不尊事天者，致大灾于宗庙，天子崩。一曰王者不宜出宫下殿，有匿兵于宗庙中者。

太白犯天桴四

《荆州占》曰：太白守天桴，兵鼓起。

太白犯天渊五

《荆州占》曰：太白守天渊，海水出，江河决，若海鱼出。

太白犯斧钺六

郗萌曰：太白中犯乘守斧钺，为斧钺用。一曰兵将有忧。

黄帝曰：太白入斧钺，为大臣用。

《荆州占》曰：太白犯守斧钺，兵起。

郗萌曰：太白入斧钺，大将诛。

《荆州占》曰：太白犯斧钺，诛执法之臣。

太白犯天厩七

《荆州占》曰：太白入天厩半日以上，厩马有食变。太白守天厩，为厩灾之事，人主以马为忧，不则马疾。

郗萌曰：太白守天厩三十日，骑马出。

卷五十三 辰星占一

辰星名主一

郗萌曰：辰星七名：小武星，天兔，安周，细爽星，能星，钩星。

《荆州占》曰：辰星一曰句星，一曰鼎星，一曰小霜，一曰音黄，一曰岁咸，吴龙。

《天官星占》曰：辰星，北方之位，黑帝之子，宰相之象，一名安调，一名细极，一名能星，一名钩星，一名伺星。辰主德常，行四仲。

张揖《广雅释天篇》曰：谓之彗星。

《鸿范五行传》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于五常为智，扬摧贪道，于五事为听，不惑是非。智亏听失，逆冬令，则辰星为变怪，为水灾，为四时不和。班固《天文志》曰：逆冬令，伤水气，则罚见辰星。

《淮南子》曰：北方，水也，其帝颡项，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荆州占》曰：辰星，色太阴之精，黑帝之子，立冬主北维，其国燕赵，于日壬癸，其位卿相。又曰人君之象，天子执政主刑，刑失者罚出辰星之易是也。

《合诚图》曰：星主正常。

巫咸曰：辰星主调和阴阳，节四时，效其万物。辰星修顺之则喜，逆之则怒。

班固《天文志》曰：辰星，杀伐之气，斗之象也。

《五行志》曰：辰星为蛮夷。

《荆州占》曰：辰星主内谋，天下有急，一时忧出。辰星

主刑罚，王者杀无辜，好暴逆，简宗庙，重徭役，逆天时，则辰星伏而不效。主恩宽，赦有罪，轻徭役赋敛，赈贫穷，调阴阳，和四时，则星效于四仲，天下和平，灾害不生。

《荆州占》曰：辰星主刑狱法官及廷尉，人君宰相之治，重刑罚，脩法令，杀无罪，戮不辜，弃正法，货赂上流，则辰星不效，度不时节，法官忧。

《荆州占》曰：有军于野，辰星为偏将之象；无军于野，辰星为刑事之象。辰星主德，燕赵代以北，宰相之象。

石氏赞曰：辰星效四时，和阴阳。

辰星行度二

《洪范五行传》曰：辰星以上元甲子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时，与日月五星俱起牵牛前五度，右行迅疾，常与日月相随，见于四仲，以正四时，岁一周天。案历法，辰星夕见西方，三十日而伏，二十二日而晨见东方而伏，伏入三十三日一千五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六十八奇六十六，复夕见西方如初，一终凡一百一十五日一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星行度数亦如之。是七十七年而二百四十九终也。星平行日一度一年周天。旧说皆云辰星效四仲，以为谬矣。丞相之象，一岁一周，出以四仲，天下和平，不出四仲，灾变生，人民大饥，谷不荣，阴阳错乱，国家倾，冬温夏寒，害伤人。

《洛书》曰：春分二日，辰星在奎，晨见东方，十八日而晨入东方。夏至二日，辰星在井，晨见东方，十八日而晨入东方。秋分二日，辰星在氐，昏出西方，十九日而昏入西方。冬至二日，辰星在女，昏出西方，十九日而昏入西方。

《春秋纬》曰：辰星出四仲为初纪，春分夕出，夏至夕出，秋分夕出，冬至晨出，其出常自辰戌入丑未。

《淮南子》曰：辰星正四时，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效。

见也。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與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复入，晨候之东方，夕候之西方。

石氏曰：辰星仲春春分暮出奎胃东五舍为齐，仲夏夏至，暮出东井與鬼柳东七舍为楚，仲秋秋分，暮出角亢氐房东四舍为汉中，仲冬冬至，晨出东方與尾箕斗牛俱出西方为中国。

甘氏曰：辰星是正四时，春分效娄，夏至效與鬼，秋分效亢，冬至效牵牛。其出东方也，行星四舍为日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而反入于东方。其出西方也，行星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

皇甫谧《年历》曰：辰星春分立卯之月，夕效于奎娄；宋均曰：以二月春分见娄。夏至立午之月，夕效于东井；秋分立酉之月，夕效于角亢；宋均曰：见角亢。冬至立子之月，晨效于斗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宋均曰：二旬入，晨候之东，夕候之西。其星将出，必先阴风，辰之情也。

巫咸曰：辰星出四仲，以正四时，出孟，天下大乱更王。班固《天文志》曰：汉高之时，辰星出四孟，后二年，汉灭楚也。出四季，彗星出，有败国。一曰诸侯不反命。

《尚书纬》曰：文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节。

《孝经援神契》曰：辰星出仲，德和柔。

巫咸曰：辰星出，常不见山海，且有聚卒。辰星受制则闭门阁，无通客，断罚杀，当罪节关梁，禁流徙。

郗萌曰：太白不出，辰星独出，西方兵起不战。辰星人，兵罢。

《荆州占》曰：太白不出，辰星独出东方，天下有兵罢，无兵有德令。

辰星相王休囚死三

《荆州占》曰：辰星之相也，从立秋以至秋之尽，其色即当精明，无芒角，不摇光。辰星之王也，从立冬以至冬之尽，其色则当比奎大星，而青白有精光。冬至之时有芒角。辰星之休也，从立春以至春之尽，其色则当无精光，微小而苍黄。辰星之囚也，从立夏以至夏之尽，其色即当赤黑而不明。辰星之死也，从仲夏以至夏之尽及四季，其色则当赤细小微不明。又辰星之死也，从仲夏以至夏之尽及四季不行，有囚色，秋不下霜，有死色，禾稼不成，雷电不藏。其留守也，其国破亡。其进舍也，与五星舍其下，有殃。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举事用兵。

甘氏曰：当其王也而有相色，大臣专政，令不行。有休色，冬不冰。有囚色，冬无霜雪。有死色，冬有雾，日不明，雷电行。其留守也，其国不祥。其进舍也，与五星合，天下有谋。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举事用兵。当其休也而有王色，是谓不祥，人主弊，臣下纵横。有相色，将相君臣不和。有囚色，夏不雨，天旱。有死色，六月大疫，伤贵人，有土功。其留守也，其国多小儿丧。其进舍也，五星合其下，有水灾。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举事用兵。当其囚也而有王色，则夏雨雪霜，螽虫生，雷电行。有相色，秋有暴兵。有休色，流水汤汤。有死色，有暴狱，大臣受殃。其进舍也，与五星合，有德令。其退舍也，五星及之，其下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当其死也而有王色，贵人疾疫。有相色，臣下疾疫。有休色，庶人疫。有囚色，大旱。其进舍也，与五星合，其年不登，政令重，使者相望。其退舍也，五星及之，其下之国有兵不成。

五星光色芒角四

甘氏曰：候辰星以冬壬癸，此王气，色当如其常色，变则失所也。

《荆州占》曰：辰星色比织女大星，为正色，青比左角，赤比参右肩，黑比亢，此辰星之常色也。

《礼斗威仪》曰：居水而王，辰星扬光。

《春秋纬》曰：辰星之效也，其色春青黄，夏赤白。若赤黄，秋青白，国有德令。冬黄而不明，皆无伤也，则变厥也。其时不昌，辰星当效而出，色白为旱，黄为福，又为五谷熟。赤为兵，黑为水，青为疫。

石氏曰：其国失刑失冬政，则辰星易色。辰星在东方，其色赤，中国胜。其出西方而赤，倍海国胜。天下无兵于外，而赤则兵起。辰星其色黄而小，出而易处，天下之灾变而不义美矣。辰星之制也，仲夏五月而出，则当赤黑色，今反青黑，其时多水，晚出为彗星，必有空国。

巫咸曰：辰星四时皆变其色，不出其年，君以女忧亡。一曰以女乐亡。

《荆州占》曰：辰星正旗而出，破军杀将，视旗所指，顺而击之，大胜。

石氏曰：辰星芒角为毁，则君蔽，期九年，奸兴，三九二十七年，乱不禁。

辰星盈缩失行五

《春秋纬》曰：辰星其时宜效而不效，为失律，天下有兵，不出兵，在外不战。辰星三时不出，兵甲大起；四时不出，天下更政。

《元命包》曰：刑失则简宗庙，废祭祀，故辰星不以时

出，当寒反温，四时错政。

《春秋纬》曰：辰星失其时而出，当寒反温，当温反寒，政反清浊同伦也。

《考灵曜》曰：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乡。

《孝经钩命》曰：失信则辰星缩，天下大水，岁不丰熟。

石氏曰：辰星当出而不出，谓之击卒，伏而待，兵大起，豪杰发。

甘氏曰：辰星政缓则不出，急则不入，非时则占。邦将大饥，辰星出不以时。

巫咸曰：辰星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兵起。二时不出，二时不和。一曰名水大出。三时不出，三时不和，兵甲大起。四时不出，天下大饥，有决水流杀人民。一曰有孛星出于东方。辰星春不见，期百八十日，大风发屋折木，秋不实，不见娄，长稼伤，乃见彗星。辰星夏不见，期百六十日旱，冬则不藏，不见舆鬼，中稼伤，乃见月食。辰星秋不见，期百八十日有兵，不见亢，稚稼伤。辰星冬不见，期百八十日阴雨，六十日有流民，夏则不长。不见牵牛，民大流。辰星上出四孟，天下乱。一曰天下更王。

《洪范五行传》曰：辰星出孟，易王之表也。汉高三年，辰星出四孟，后二年，汉灭楚也。辰星一时而再见，兵起。其行右，兵右行，行左，兵左行，有兵兵罢。一曰辰星一时再出，色赤而角，不出其年中而兵起。辰星乱行，流水汤汤，兵革抢抢。使之不杀，治沟渠，通水道，如此则止。辰星出天南，大潦，出北，大旱。

《海中占》曰：辰星出四孟，为月食，出四季，彗星。主好破坏名山，壅塞大川，通谷名水，则辰星不出，岁大旱，草木不长，禽兽牛马不蕃，五谷不滋，民多病体痼疽。辰星逆行一舍，以其时水出。

京房《对灾异》曰：人君内无仁义，外多华饰，则辰星失度，不救，必有逆主之谋。其救也，明刑慎罚，审法心中，无纵功，治城郭，可以聘士来贤，广恩行惠，则灾消矣。

《荆州占》曰：辰星出不待其时，当水反旱，当旱反水。辰星不以时效者，用刑罚不中。辰星一时不效，其时不和。二时不效，风雨不适。三时不效，水旱不调。四时不效，王者忧纲纪，天下饥荒，人民流亡，去其乡。辰星不效四仲，则春多苦雨，夏多凄风，当温反寒，当寒反温，阴阳不和，五谷不成。辰星出四季，有破军。

巫咸曰：辰星出四季，败国。

《荆州占》曰：辰星春不见，期百日，必有暴风疾雨而伤苗稼。夏不见，为旱饥，期九十日，有流民。秋不见，期六十日，大水。冬不见，五谷不藏，人民流亡。四时俱不见，河海决波。仲女为妖，彗见于二十八宿，各以其舍命其国。辰星缩，天子失卒，臣害作。辰星乱行，甲兵鏖鏖。上见四孟，改政易王。见于四仲，阴阳和，五谷成。下见四季，寇贼相望，政失纲。辰星变色而逆，其国殃。留守环绕不去，其国大凶，无道。水星一南一北，害于禾稷，侯王有忧。辰星诸列宿，失道乘阳，为水，乘阴为旱。

石氏曰：辰星出孟月，天子尊师习兵，有杀谋。

郗萌曰：辰星出西丁未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

辰星昼见经天六

石氏曰：辰星昼见，其国不亡则大乱。

《荆州占》曰：辰星经天，凶。

辰星变异生足太七

《龙鱼河图》曰：天辰之气主司灾，其精下为先农之神。

巫咸曰：辰星下为女子，止于都津。

石氏曰：辰星之为云如曲流，水灾，期四月。

《春秋纬》曰：辰星生足，故主走，新主人。

石氏曰：辰星始出东方而大，天下有兵。

巫咸曰：辰星失其常，贼人且昌，社稷倾亡，事行修鼓革，男女更治，事不治。

《荆州占》曰：辰星出东方，白而大，有兵于外解。色黄，国有福，五谷熟。色赤，旱，为兵。色黑，为水。青为忧，白丧。

巫咸曰：辰星小而失常，主近无益之臣妾，内乱兵起。

《天官书》曰：辰星黄而小，出而易处，天下之文变而不善矣。

巫咸曰：辰星小而动，兵小起，大动，兵大起。

《文曜钩》曰：辰星小而色黄，地大动。

《荆州占》曰：辰星始出东方，小而不明，天子有无益事。辰星小而色黄，当雨反旱，当旱反雨。

辰星流与列宿合斗八

巫咸曰：辰星流，君臣倍，有反事。一曰流若明明信有事。

石氏曰：辰星流出，天下有大水，太子御史诸官多死。

《荆州占》曰：辰星与宿舍东方，臣伐主。

巫咸曰：辰星与宿舍若斗西方，期六月，强国宫中有事。

班固《天文志》曰：辰星与他星遇而斗。番灼灼，妖星彗孛之属也。一曰五星，天下大乱，出于房心间，地动。

辰星禳气彗九

《黄帝占》曰：辰星生气而为黑禳，明日大雾，暮时大

雨，不出六十日，所在宿独大水。

《孝经内记》曰：辰星生气而为黑穰者，不出六十日，牛马羊皆贵三倍。

《荆州占》曰：辰星出穰气一丈，大水。

《孝经右秘》曰：辰星冠珥，帝不明，三月之中，正阳灭弱，下力强，阴制政，反蔽阳，佞人出，世有兵。辰星冠珥，王失土。

巫咸曰：辰星白晕边，有兵，其失色，兵，其国凶。辰星白晕边，有水兵，患三年乃止。

郗萌曰：辰星出彗东北，不出三月，兵聚其下。司马彪《天文志》曰：光武建武三十年闰月甲午，水在东井二十度，生白气，东南指，焰长五尺为彗，东北行至紫宫西藩上，白气为表，有焰作彗，彗所以除秽，紫宫天子之宫，彗加其藩，除宫之象，后三年光武崩。

卷五十四 辰星占二

辰星犯东方七宿

辰星犯角一

《黄帝占》曰：辰星出中道，天下太平，出阳道，旱，出阴道，多雨，多阴谋。乘左角为旱，乘右角为水，兵小战。乘右角，将相若后家族有坐法死者。近角合斗，女子为天下害，大臣杀主。留两角间，关梁不通，军有衅国庭，边境不通。守角王者，刑罚急，国有帝者，天下大乱。又为水灾。一曰多水灾，一曰五谷不成；又曰大水滂滂。民往来舟船相望。守左右角，黑为水，赤为旱，青为忧，白为丧。守角中央，为大臣忧。

辰星犯亢二

辰星舍亢，岁小水，焦旱不至。辰星数入亢，其国疫病。乘亢左星，万物不成，五谷贵。乘右星，为大兵，有奇令。乘若守亢左星为水，乘右星为大兵，为有击者，逆乘灭右星，为大人忧。守亢，多盗贼，兵并起，人民相恶。逆行守亢，为中央，入亢而犯守之，名曰阴闭三光，大水滂滂，无有立墙。

辰星犯氐三

辰星入氐犯守，贵臣暴，忧法官，有狱事。乘氐右星，天下有大水大兵，天子有自将兵于野。守氐其下七日，有水；守十八日，有兵大起，远九十日。守氐，多恶风，天下大旱，谷不成，天下大疫，国易政。守氐，为多水灾。

辰星犯房四

郗萌曰：辰星入房三道，为天子有子。入房十日成勾己，为天子忌之，以赦解之。守房，人民多暴死者。又为良马出厩，或有暴诛，大臣相害乘，天下道不通。一曰天下水起，不则有兵。守钩铃，地裂若山崩。辰星犯守房，马大贵，若大赦。入守房心间，地动。守房，为人主无下堂，又曰东去而复还，成勾己，为后夫人有丧。一曰为大饥，人相食，死者不葬。又曰守南以水起兵。守房，为天下诸侯相谋虑，道不通。一曰天下易王，大人丧，有反逆臣。逆行守房心，天子被药酒死。一曰宫人食糟糠。犯房，谷大贵，大饥。犯若守房，有白衣之会。一曰为天下相诛。若犯左右参，大人中，相诛。犯房，奸臣有谋。辰星留逆犯守乘陵房左右驂，若左右服，皆为主崩，臣有谋，阴所中，将谋。逆行乘陵中道，天子失位而亡；顺行乘陵中道，天下和平。辰星犯乘钩铃，大臣有误，天

子不尊，事天者致大灾于宗庙，王者不宜出宫下殿，有谋匿于宫庙中者。犯钩铃，王者忧。中犯乘陵房星者，国君忧。色青忧丧，赤忧积尸成山，黑有将相诛，白芒角大哭。

辰星犯心五

辰星犯天子，王者绝嗣；犯太子，不得代；犯庶子，庶子不利。辰星经心，清明烈照，天下内奉明王，帝必延年，合心玄色不明，有丧。守心，以水灭火，三日不去，主服女药，大臣相戮，山川大溃，水溢滂滂。一曰大人以外兵死。色黄增地，色白有义于天下。一曰阴侵于阳，臣谋其主。又曰天下大败易王。一曰大臣弑王。逆行守房心，天子被药洒死。一曰宫人食糟糠。辰星中犯乘守心明堂，大人忧，大臣当之，在阳为燕，在阴为胡，期十月，远三年。逆行犯心明堂，环绕成勾己，为大人忧，期六月，若远三年，赦以解之。辰星中犯乘守心明堂，皆为内乱，臣欲弑主，有亡国，近期十月，中期一年，远期二十八年。又曰大臣当之。留逆犯守乘陵心星者，宫内贼乱臣，下有谋易王权，在宗家及得势大臣。

辰星犯尾六

辰星入尾，天下大水，江河决溢，鱼盐贵三倍。辰星入九江，天下多水。守尾者，为大人女君恶之。辰星守尾，大饥，人相食，民异其国，君子卖衣，小人卖子，妃后乱。守尾，执政得事。又曰，以水起兵，其年必成。一曰疾病。守尾箕，后宫有省者。一曰后宫有罪废者。守尾，为用事者当之，天下牢开大赦。一曰天下大水，万物不成，民多疾疫。留逆犯守乘陵尾，皇后以珠玉簪珥惑天子者，诬谗大起，后相贵臣诛，宫人出走，兵起宫门。

辰星犯箕七

辰星犯箕，河水大溢。若入箕中，伺其出日而数之，皆期三十日，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若入箕，天下大赦。一曰牢开。一曰大人当之。守箕，皆为其岁水。一曰皆为女主忧，合箕，用事者坐之。出箕，谷大贵，天下大旱，饥死过半。守箕中，国有大兵，执政者当之。若守之七日以内，祸灾起，若有疾风解之，守箕，若角动色黑，贵者有弃损自戮死。守箕，岁大旱，多大灾，万物不成。

卷五十五 辰星占三

辰星犯北方七宿

辰星犯南斗一

石氏曰：辰星犯南斗，为赦。

巫咸曰：辰星入南斗口中，大臣诛。一曰不用众而有天下。

郝萌曰：辰星入南斗，天下受爵禄，期六十日若九十日。

《文曜钩》曰：辰星之南斗，天下大水，五谷伤，人民饥。辰星居南斗，河戍间道不通。

《黄帝占》曰：辰星守斗，有兵，赤而角。天下败，白而大，裂地相赂为和；黑而小，其国亡。

石氏曰：辰星守南斗，在北民冻死，在西虎狼多人邑，在南狗多死，在东女子多死。

刘向《洪范传》曰：辰星守南斗，不可举事用兵，必受其殃。

甘氏曰：辰星守南斗，若角动色青黑，万民大死，桥梁不通，天下水起。辰星失次守南斗，所守者诛。

郗萌曰：守南斗，有兵，易正朔。

陈卓曰：辰星守南斗，万物不成，五谷伤。

石氏曰：辰星犯南斗留守之，破军杀将。

司马彪《天文志》曰：辰星犯南斗，有戮将，若有死相。

辰星犯牵牛二

郗萌曰：辰星乘牵牛，为人相弃于道。

陈卓曰：辰星乘牵牛，谷贵，天下大水。

巫咸曰：辰星守牵牛，为五谷不成。

《感精符》曰：辰星守牵牛，国以水为败，牺牲疫牛多死。

《春秋纬》曰：辰星守牵牛，牛先贱后贵。

石氏曰：辰星守牵牛，水涌为败，大牛多死。辰星守牵牛，民有自卖者，岁多水灾，万物不成，五谷伤。一曰地气泄，贵人多死。

甘氏曰：辰星守牵牛，有牺牲之事，若使人以四足虫为虎来者。色青有病，色黑有死丧。

《海中占》曰：辰星守牵牛，岁多水，民归兵陵，齐燕尤甚。

郗萌曰：辰星守牵牛，民人死丧。一曰谷贵，民多流亡。

《荆州占》曰：辰星守牵牛，关梁不通。

陈卓曰：辰星守牵牛，臣谋其主。

甘氏曰：辰星犯牵牛留守之，为有破军杀将。

陈卓曰：辰星犯守牵牛，涌水出。

《北官候》曰：辰常以冬朝牵牛，当朝不朝，名曰失律；二时不朝，名曰失政；三时不朝，五谷不登。

郝萌曰：辰星急过牵牛，一度过，水一动；二度过，水二动；三度过，水三动；四度过，水四动；五度过，水小出；六度过，水大出，地为之动。

辰星犯须女三

《黄帝占》曰：辰星守须女，其国当有娶妇嫁女之事，若他国来贡女者。一曰兵起，大臣当之。

石氏曰：辰星守须女，为有女丧。

巫咸曰：辰星守须女，为万物不成。

《海中占》曰：天下水雨无济者，至关东尽然。

郝萌曰：为后夫人有变，妾为主。一曰为大水且至。若守须女南，其地数被火；守其北，数被水。

石氏曰：辰星犯守须女，女主御世，天下大赦，其国惊水，国大乱。

《荆州占》曰：天下多寡女，若子死，缙帛贵。

陈卓曰：天下有雨灾，万物不成，国饥，民多疾。

陈卓曰：辰星逆行留犯守陵须女，天子及大臣有变，必有奇政令。

辰星犯虚四

《洛书》曰：辰星犯虚，大臣为谋，主有兵起，其国必败。

甘氏曰：辰星犯虚，其邦多水灾。

《洛书》曰：辰星入虚，有兵起。

《文曜钩》曰：辰星跃入虚，得所欲。

巫咸曰：辰星入虚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为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郝萌曰：辰星入虚，为有德。

《春秋纬》曰：辰星之虚，兵起，大水出。

郗萌曰：辰星在虚东，春水，虚南，夏水，虚西，秋水，虚北，冬雷雨水。

《黄帝占》曰：辰星守虚，雨水常降流溢滂，其国失纲，人民流亡。

石氏曰：辰星守虚，国内乱。一曰政急，天下大乱，天下虚，大人忧。

甘氏曰：辰星守虚若角动，青色，臣有欺君者，有兵有丧于国内。

《海中占》曰：辰星守虚，有兵灾，丁壮行徭，妻子独居，万室虚。一曰春旱秋水，五谷不成。

郗萌曰：辰星守虚，有武臣诛，国必亡。一曰中山水出，人民无所居，从山而处，灾生，日并见。

《荆州占》曰：辰星犯乘虚，若冬守其阳，色赤黄，旱，万物不成，乱兵起。

辰星犯危五

《荆州占》曰：辰星犯人危，奸臣谋主。一曰天下大乱，若贼臣起。

巫咸曰：辰星之危，霖雨百日，其国大水，五谷不成，人民饥。

石氏曰：晨星守危，采大贵，天下起兵，兵大发。辰星去危，客水灭名宫；若守危，大水，有大丧。

甘氏曰：辰星守危，大臣有戮，刑法官有忧。一曰皇后忧病，兵丧并起。

郗萌曰：其国破丧。

甘氏曰：辰星守危，大臣有戮，刑法官有忧。一曰皇后忧病，兵丧并起。

《海中占》曰：辰星守危，天下兵大发。

郝萌曰：其国破危。一曰为大人盖屋事，若逆行守危，其君简祭祀。

陈卓曰：辰星犯守危，国多水灾。

郝萌曰：辰星守坟墓，为人主有哭泣之事。

辰星犯营室六

郝萌曰：辰星犯室，为土功事。犯阳阳有急，犯阴阴有急。

《黄帝占》曰：辰星入营室，天下兵乘水欲攻王侯之国，不出百二十日。

《春秋图》曰：辰星之营室，天下徭役，民不宁其处。

甘氏曰：辰星守营室，其色青，宫中女多有死者，大人忧，一旬三月相近，三旬五月国君死。

巫咸曰：辰星守营室，多水灾，五谷不成。

郝萌曰：徭役起。一曰后夫人忧，有大丧。一曰守营室东壁北，关梁不通。又曰守营室为大人忌，以赦令解之。

《玄冥》曰：辰星守营室，大兵乘船，大水欲入侯王之国，不出四十日。

《百二十占》曰：天下诸侯发动于西北。

《圣谕符》曰：犯守营室中，女有夭死者，大人有土功之事。

辰星犯东壁七

陈卓曰：辰星犯东壁，王者刑急法深，朝廷忧愁，国有盖藏保守之事。

《春秋图》曰：辰星之东壁，天下和平。

石氏曰：守东壁，国有大丧。一曰大水。又曰兵革起。

郗萌曰：辰星守东壁，为大人卫守。一曰为天下兵起。又曰秋兵起，亦云有土功事。又曰为多水。一曰岁晚水。

《春秋图》曰：辰星入东壁而守之，奸臣有谋。

《玉历》曰：逆行守东壁，大水出，桥梁不通，舟船用，民大饥。

卷五十六 辰星占四

辰星犯西方七宿

辰星犯奎一

石氏曰：辰星入奎，有决漏之事，名水有绝。

《海中占》曰：辰星润泽出奎，有差令，变色入奎，有为令来者，出奎，有为令出使者。

《春秋图》曰：辰星之奎，天下贱人出贵女。

《黄帝占》曰：辰星守奎，奸臣贼子谋弑其主。

《河图》曰：有大水之灾。又曰大臣下狱。

《圣谕符》曰：有沟渎之事于国外。

石氏曰：外国之王入御中国。一云天下多愁。一曰山水溃出。

巫咸曰：多火灾，为旱，万物不成，有兵灾。

郗萌曰：有水事。

《荆州占》曰：王者忧之，大人当之。

辰星犯娄二

《圣谕符》曰：辰星之娄，其国任能，贤人当用。良才得达。

甘氏曰：辰星守娄，若角动，赤黑色，臣有争禄而起兵者。

巫咸曰：多火灾。

郝萌曰：为白衣之会。又曰：外国之主入御中国。

《天文志》曰：辰星守娄，为兵，为匿谋。

郝萌曰：有兵兵罢，无兵兵起。

《荆州占》曰：有兵，牺牲多死。

陈卓曰：多水灾，万物五谷不成。

《百二十占》曰：且有水出。

陈卓曰：犯守娄，刑罚剧急。

《洛书》曰：逆行守娄，岁有水，若有蝗虫，牺牲多死，万物不成。

甘氏曰：辰星入娄，犯守娄，王者刑法急，大臣当诛，必有下狱者。

辰星犯胃三

郝萌曰：辰星犯胃，天下谷无实，以饥为忧。一曰为乱。

《春秋图》曰：辰星之胃，布帛贱。

《黄帝》曰：辰星守胃，且有兵令。一曰国主当之。

《黄帝》曰：有兵，国以无义失弊。又曰大饥失政。一曰有阴兵，夷狄胜中国。

甘氏曰：辰星守胃，若角动，色赤白，以水兵起，无名而穷。又曰有立侯王，若旱，五谷不成。

巫咸曰：辰星守胃，多火灾，为旱，万物不成，有兵。

《海中占》曰：民人大饥，乱。

《荆州占》曰：逆行守胃，天下有兵，仓谷空虚。

《雌雄图三光占》云：辰星犯胃，母子同死，国立后王，且有急令，国主当之。

陈卓曰：若犯守胃，国主不宁。

《荆州占》曰：辰星守胃，谷贵，伤火灾。

辰星犯昴四

石氏曰：辰星犯乘昴，且有亡国，有谋主之变。若行其北，西夷有毒霜早降，岁有疾疠。

《荆州占》曰：辰星犯乘昴，夷狄之兵起为民害。

郝萌曰：辰星乘昴，若出北者，为阴国有忧，若北主死。

郝萌曰：入昴中，有三丈之水，五谷不成，大饥。

《春秋图》曰：辰星之昴，民且从之陵。

石氏曰：辰星留二十日若六十日守昴中，国开门，有大客，国政大危，易政令，若自来之王。

《黄帝占》曰：辰星守昴，兵起破散，民流亡。

《洛书》曰：大水决溢，为民害，伤五谷。

石氏曰：夷狄胜中国，若五谷不成，民大饥。

甘氏曰：守昴若角动，其谋者在北方，大将之家，外戚之亲，以星入日占期。

甘氏曰：辰星守昴，执法臣诛。

郝萌曰：天下失纲，有兵，一曰起中野。又曰多水灾。又曰守毕昴，东行至天高，复反至五车，为边兵发，有赦。

《感精符》曰：逆行守昴，有兵，大臣有坐法死者，一曰冤狱失理。

《荆州占》曰：逆行守昴，环绕兵起。

郝萌曰：犯若守昴，为白衣之会。

《雌雄图三光占》曰：犯守昴，夷狄之兵起，国失政，一曰有阴兵。

郝萌曰：中犯乘守昴，为兵北征。

辰星犯毕五

《黄帝占》曰：辰星犯毕，出其北，为阴国有忧，出其南，阳国有忧。

郗萌曰：辰星犯毕，若人之，兵起于外，犹有忧。

《荆州占》曰：犯乘毕，边兵起。

巫咸曰：入毕中，各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为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为军罢。

《海中占》曰：入毕中，有兵。一曰岁熟。

郗萌曰：有忧。一曰其国易主。

石氏曰：出毕阳则旱，出毕阴则水，为政令不行。

《春秋图》曰：辰星之毕，有大赦。

《黄帝占》曰：辰星守毕，山崩民流。

《圣治符》曰：川河大盛，民多死亡。

《春秋图》曰：子归母，天下安宁，若有赦。

巫咸曰：辰星守毕边，有以水起兵者。

石氏曰：山水溃，河大溢，潦大至。

甘氏曰：辰星守毕，民多疾病死亡。

巫咸曰：有水灾，万物不成。

郗萌曰：野人为乱。

陈卓曰：犯附耳为兵起，若将相有丧忧也，不则免退。

郗萌曰：守毕，急谋兵，期八十日若八月。

辰星犯觜六

石氏曰：辰星犯觜，其国兵起，天下动移。

《荆州占》曰：犯乘觜，忧水兵之灾。

郗萌曰：入觜中，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兵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石氏曰：守觜西方，客动侵地，欲为君王崇礼以制义，则国安。

甘氏曰：守觜，子归母，君臣和同。

巫咸曰：为万物不成。一曰旱，五谷不成，大人忧。又曰不出百日，天下大饥。

巫咸曰：多火灾。

《海中占》曰：守觜中，有兵。

郗萌曰：守觜，万物五谷不成。一曰天子不可动众行兵。又曰有反臣，不出百日，天下水，赵国尤甚。

辰星犯参七

甘氏曰：辰星犯乘参，贵臣黜。

《荆州占》曰：国有水兵。

《春秋图》曰：之参，兵大起。

巫咸曰：留止衡，兵革起，守参，贵臣黜。

郗萌曰：逆行若留止衡中，为兵革起。

《黄帝占》曰：辰星守伐星移南，敌人塞，星移北，敌出塞。

石氏曰：守参，且有水兵。一曰有反者，国有忧。

班固《天文志》曰：辰星与参出南方，为旱，若大臣诛。

石氏曰：守参，天子不可以将兵动众，国有反臣。一曰有赦，若出参中边，有兵。

巫咸曰：水灾，万物不成。

《海中占》曰：守伐，卫尉当之。

郗萌曰：守参若守伐，为有反臣中兵。一曰为后夫人当之。一曰内乱。

《春秋图》曰：逆行守参，边将有忧。一曰外夷动。

《圣治符》曰：人参，犯守之，不出其年，有兵起，若拔

邑，先起兵者破亡，后起兵者昌。

卷五十七 辰星占五

辰星犯南方七宿

辰星犯东井一

《文曜钩》曰：辰星入东井，蛮夷君忧有死者，著边兵起，期不出年。

郗萌曰：辰星入东井，军在外，星进兵退，星退兵进。

《河图》曰：辰星出入东井，有暴兵，马当贵。

《荆州占》曰：辰星出入东井，有乱臣。

《黄帝》曰：辰星守东井，为水。《天文志》曰：光武建武三十年闰月甲午，水在东井二十度，生白气，东南指，焰长五尺，为彗，东北行至紫宫西藩上，五月甲子不见，凡见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后效东井，闰月在四月，尚未当见而见，是躁而进也。东井为水，衡水出之为大水。是岁五月及明年，郡国大水，坏城郭，伤禾稼，杀人民也。

《感精符》曰：辰星守东井，去之七寸，七日已上至十五日，王者诛大臣，期不僭百八十日。

石氏曰：守东井，其年旱早晚水。一曰天下大水。又曰法臣相戮。一曰入其中，王者易更政。

甘氏曰：守东井，若角动色赤黑，以水起兵。色黄润泽，天子有善令。若色变，大人忧，天下有名水绝。所谓绝者，逆行而入之。

郗萌曰：辰星久守东井，为金钱易万物，五谷不成。一曰守东井，胡兵起，五谷霜死，其国尤甚，岁大恶。辰星人犯乘守东井，三日以上，蛮夷君当之死，期三月，若一年二年三年。

石氏曰：犯东井，守钱大臣诛，铁钺用，有兵起。

《荆州占》曰：守东井，道上多死人。

陈卓曰：守东井，百川皆溢。

辰星犯舆鬼二

《河图》曰：辰星犯舆鬼，为国有忧，大臣诛。

石氏曰：有兵，一曰犯天潢，兵起。

郗萌曰：犯舆鬼，乱臣在内。

黄帝曰：犯舆鬼质，执法者诛。

《南官候》曰：犯天尸，贵臣有罪，犯四星，天子发之。

郗萌曰：人犯舆鬼，执法者有戮死，若兵起，将军有忧，人多死。

《甄曜度》曰：人舆鬼，犯积尸，大臣有诛，斧钺用，贵人有犯罪者，若戮死。

郗萌曰：辰星人舆鬼，为大人卒事以命终。

《荆州占》曰：乱臣在内有屠灭。

《天文志》曰：为死丧。一曰大臣有死。

陈卓曰：蛮夷之君有诛。

《春秋图》曰：辰之鬼，天下有疫病。

郗萌曰：守舆鬼，月食，若五谷不成。

《春秋图》曰：民多病，岁大恶，人饥亡。一曰君有戮死者。

《春秋纬》曰：守犯舆鬼，金钱发用，民多痛耳目。

石氏曰：守舆鬼，有兵死者，一曰王者崩。一曰大人有祭祀之事。

《海中占》曰：守舆鬼，出其南，水，出其北，旱。

郗萌曰：守舆鬼，三月，后夫人疾；二十日，太子、夫人疾；十日，诸国王夫人病。守舆鬼西南，为秦汉有反臣兵事。

以赦令解之。守與鬼质星，铁钺用。守與鬼，有丧，右为主人，左为客。一云五月大水，蝗虫。

《海中占》曰：守人鬼，大人忧。

郝萌曰：人若守與鬼，为主忧，财宝出，若大臣有谋乘质者，君贵人忧，金玉用，民疾。南人为男，北人为女，西人为老，东人为壮。棺木贵。

《荆州占》曰：干犯守與鬼，随所守，王者发之，不出七十日，天下有丧，阳为人君，阴为皇后，左为太子，右为贵臣。《天文志》曰：孝顺汉安二年七月甲申，辰星犯與鬼，明年八月，顺帝崩，孝冲即位，明年正月崩。

辰星犯柳三

石氏曰：辰星犯柳，有木功事，若名木见伐者。

《海中占》曰：入天库，以水起。

《荆州占》曰：人注，下刑上，子讼父，民多仇，粟贵，大旱，马贵。

《春秋图》曰：辰星之柳，天下米贵马贵，先潦后旱。

《黄帝占》曰：岁不收。

甘氏曰：王者赐客，若国有贵客。

郝萌曰：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之。一曰舟船相望，在于北方，若处其阳，大旱，又死丧，处其阴，大水，为灾伤。

《玄冥占》曰：贵臣得地，后有德令，不出九十日。

郝萌曰：辰星守柳，注药在酒食中，忌不可食之。

辰星犯七星四

郝萌曰：辰星犯七星，臣为乱。

甘氏曰：入七星，有君置太子者。

《春秋图》曰：辰星之七星，天下劳，多流亡。

郝萌曰：留七星，为天下大忧。忧中兵也。

石氏曰：守七星，民多疾。一曰民流千里。又曰兵内起，若守二十日以上，有水。

甘氏曰：守七星，若角动，天下有失，三年乃解。又曰万物不成。

《海中占》曰：大臣凶，贵人有罪，若法官有忧。郝萌曰：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之。一曰大水为灾。此《荆州占》也。

巫咸曰：犯七星三日以上，贼臣在侧，若有叛臣，皆九十日应之，以善令则无咎。

辰星犯张五

《春秋图》曰：辰星之张，有贤人在下，当为卿相。

石氏曰：守张，天下大水，兵起，若守而角动，有臣伤其君。色赤，有兵出，其君伤，诸侯之臣起于宫中，从庖厨奉牢之问是也。其色黑，食中有药，不可食，大人有忧。

甘氏曰：守张，贵臣专国，天下不宁。

巫咸曰：万物五谷不成。

郝萌曰：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之。谓教令也。又曰：夏麦不收，大饥。一曰民多丧病。又多斗讼。

《南官候》曰：天下大饥。

《百二十占》曰：且有更令。

郝萌曰：入张，若守之水，大火为逆理犯上，天下不安，下谋上，多斗讼，若多疾。

辰星犯翼六

《玉历》曰：辰星入翼中，兵大起。

《春秋图》曰：辰星之翼，有贤在民间当用。

石氏曰：守翼，水入火，逆理，贵臣有忧，若大臣有戮。又曰：水旱之灾，星入其度，当位者退之以消天怒，王者以赦除咎。又曰：守翼为万物不成。一曰为人民流亡，又曰盐铁大贵四倍，牛马行。

甘氏曰：守翼，大水，兵起。色白，京师起，色黄，事成，色青黑，死事。

巫咸曰：为旱。

《海中占》曰：有兵灾，若大水，在北方，五谷不成。

郝萌曰：多火灾。一曰火在北方。又曰为反臣，中外兵，以德解之。

《荆州占》曰：近臣为有亡国，饥岁，民流千里，若地龙见。

陈卓曰：王者有疾，期不出年中。

《二十八宿山经注》曰：辰星一年不出，出于翼轸，主死。

《玄冥占》曰：守翼，若有诛者。

《玉历》曰：有急事，若有大风。

陈卓曰：犯守翼，天下大荒。

班固《天文志》曰：辰星与翼见西方，大臣诛。

辰星犯轸七

石氏曰：辰星入轸中，为大兵起。

巫咸曰：伺其出日而数之，期二十日为兵发，伺婚人处之，率一日期十日军罢。

《黄帝占》曰：守轸，天下大疾，贵者多死。一曰国有丧。

《天文志》曰：守犯轸，为白衣之会。

石氏曰：守轸，万物五谷不成。

郗萌曰：守轸，为反臣，中外兵，以德令解之。又曰：执法贵臣凶，车骑用。

玉历曰：天下疾疫，人多死，其死灾，多在北方。

《南官候》曰：威臣凶。

《甄曜度》曰：人轸及守犯之，有兵，必大战，有破军杀将于其野，人心惊骇。守过二十日以上，光明色，大有数十万人战，流血积尸殃，不则大水，有山河崩决，百姓流波之灾，五谷伤败，人民饥死，期二年。

卷五十八 辰星占六

辰星犯石氏中官

辰星犯大角一

《海中占》曰：辰星守大角，臣谋主，有兵起，人主忧，王者戒慎左右，期不出百八十日，远一年。

辰星犯梗河二

巫咸曰：辰星守梗河，国有谋兵，四夷兵起，来侵中国，边境有忧。

辰星犯招摇三

《圣谕符》曰：辰星犯招摇，边兵大起，四夷为寇。若守之，夷人败，若夷主死，期不出二年。

辰星犯玄弋四

《圣治符》曰：辰星犯玄弋，边兵大起，侵掠为寇。若守之，夷主死，期不出二年。

辰星犯天枪五

辰星犯天枪，夷兵起，机枪太用，防戍有忧，若诛边臣，期不出年。

辰星犯天枰六

巫咸曰：辰星犯天枰，夷兵起，机枪太用，防戍有忧，若诛边臣，期不出年。

辰星犯女床七

《荆州占》曰：辰星犯女床，凶。

甘氏曰：犯守女床，兵起宫中，若后妃有暴诛者，期百八十日，远一年。

辰星犯七公八

《黄帝占》曰：辰星守七公，为饥，民居不安。

石氏曰：犯守七公，辅臣有谋，议臣相疑，若人主有忧。

辰星犯贯索九

《荆州占》曰：辰星入天牢，天下有贼。又曰水，期一年。一曰旱，期一年。又曰岁饥，人相食。一曰大赦，期百二十日。

巫咸曰：犯守贯索，天下兵大起，多有狱事，贵人有死者。

石氏曰：人天牢中，犯乘守者，以狱多为乱，不出年。

辰星犯天纪十

《文曜钩》曰：辰星犯守天纪，幸臣执权，有兵，王者有忧。

辰星犯织女十一

《黄帝占》曰：辰星犯守织女，天下有女忧，兵起，不出其年。

辰星犯天市垣十二

石氏曰：辰星入天市，大臣有诛。

郗萌曰：辰星入天市中，皆为将相凶。一曰五官有忧。一曰赦。又曰辰星人若守天市，蛮夷之君戮。又曰为惊。一曰更市。

辰星犯帝座十三

石氏曰：辰星犯帝座，为臣谋主，有逆乱事。

《玄冥占》曰：为臣谋主，天下乱，兵大起，不出年。

辰星犯候星十四

《海中占》曰：辰星犯守候星，阴阳不和，五谷伤，人民大饥，有兵起。

辰星犯宦者十五

甘氏曰：辰星犯宦者，辅臣有诛，若戮死，期不出年。

辰星犯宗正十六

石氏曰：辰星犯守宗正，左右群臣多死，若更政令，人主有忧。

辰星犯宗人十七

石氏曰：辰星犯宗人，亲族贵人有忧，若有死者，一曰人主亲宗有离绝者。

辰星犯宗星十八

甘氏曰：辰星犯宗星，宗室之人有分离者。

辰星犯东西咸十九

石氏曰：辰星犯东西咸，为臣不从令，有阴谋。

辰星犯天江二十

《黄帝占》曰：辰星入天江，大水，决城郭。

陈卓曰：暴水为害，不出其年。

巫咸曰：犯守天江，天下有水，若人之，大水齐城郭，人民饥，去其乡。

辰星犯建星二十一

陈卓曰：辰星犯建星，大臣相谮。

《百二十占》曰：辰星出建星中，国有水旱，五谷不成，人民饥，不出年。

郗萌曰：守建星，地气泄，贵人多死。一曰臣谋其主。

《荆州占》曰：犯建星，岁水，人饥，有自卖者。

辰星犯天弁二十二

甘氏曰：辰星犯天弁，若守之，则囚徒起兵。一曰五谷不成，余大贵，人民饥。

辰星犯河鼓二十三

齐伯曰：辰星犯河鼓，大将若左右将将有诛，若守之将有罪，以五色占之。

甘氏曰：辰星入河鼓，大将出，用兵。

辰星犯离珠二十四

石氏曰：辰星犯离珠，宫中有事，若有乱宫者，若宫人有罪戮者。

辰星犯匏瓜二十五

辰星犯匏瓜三十日，狗夜啼，鸡鸣，天下尽惊。

《圣治符》曰：犯守匏瓜，天下有忧，若有游兵，名果贵。一曰鱼盐贵十倍，不出其年。

辰星犯天津二十六

《海中占》曰：辰星犯天津，关道不通，有兵起，若关吏有忧。

郝萌曰：守天津，兵革起。

辰星犯螣蛇二十七

甘氏曰：辰星守螣蛇，天子前驱凶，若奸臣有谋，前驱为害。

辰星犯王良二十八

石氏曰：辰星守王良，为有兵。

齐伯曰：辰星犯守王良，天下有兵，诸侯相攻，强臣谋主，期不出年。

辰星犯阁道二十九

石氏曰：辰星犯阁道绝汉者，为九州异政，各主其主，天下有兵，期二年。

辰星犯附路三十

石氏曰：辰星守附路，太仆有罪，若有诛，一旦马多死，道无乘者。

辰星犯天将军三十一

郝萌曰：辰星入天将军，兴军者吉。

石氏曰：守天将军，为大将军死若诛。

辰星犯大陵三十二

石氏曰：辰星入大陵，国有大丧，大臣有诛若戮死，人民死者夫半，不出其年。

《荆州占》曰：辰星入大陵，积尸，天下尽丧，死人如丘山。星众兵起，星稀无兵。

辰星犯天船三十三

郝萌曰：辰星守天船，革也。

《圣诰符》曰：入天船或守之，兵大起，舟船用，有亡国，期不出年。

辰星犯卷舌三十四

石氏曰：辰星乘卷舌，天下多丧。又曰：守卷舌，国有臣谋其君，以口舌为害，人主有忧。

辰星犯五车三十五

石氏曰：辰星犯五车，大旱，若有丧。一曰犯库星，兵起北方若西方，犯仓星，谷贵，若有水。

《元命包》曰：入五车，则水开。班固《天文志》曰：大水。

《海中占》曰：兵大起，车骑行，五谷不成，天下民饥，若军绝粮。

《黄帝占》曰：入五车中，犯乘守天库，以水潦起兵。

辰星犯天关三十六

石氏曰：辰星行天关中，每至抑扬当去不去，徘徊乱行，光色隆怒，见其妖祥，中国隔绝，道路不通。

《文曜钩》曰：守天关，天下大水，津梁不通，人民饥，有自卖，期一年。

石氏曰：行天关，为臣谋主。

郝萌曰：辰星守天关者，皆为贵人多死。

《海中占》曰：辰星守犯天关，道绝，天下相疑，关梁之令。

辰星犯南北河三十七

《黄帝占》曰：辰星乘南河戌，若出南，皆为中国。

石氏曰：守南河，蛮夷兵起，边戌有忧，若有旱灾，人民饥。又曰：留守南戌，中方兵起。

《黄帝占》曰：辰星出北河戌间，若留守北戌，若居南戌

间，若守两戌间，为天下有难起，道不通。

《荆州占》曰：守两河戌间，天下乖离。

郗萌曰：失度守阴门若阳门，为诸侯奸。又曰：不行天门天关间，为丧。

辰星犯五诸侯三十八

石氏曰：辰星犯五诸侯，若守之，兵大起，将士出，诸侯有忧，若有死者。

巫咸曰：辰星入五诸侯，伺其出之日而数之，二十日兵起发，伺始入处之，率一日军罢。

石氏曰：守犯乘守五诸侯，诸侯兵死，期三年。

辰星犯积水三十九

石氏曰：辰星守积水，旱。

巫咸曰：犯守积水，其国有水灾，水物不成，鱼盐贵。一曰以水为败，余大贵，人民饥，期二年。

辰星犯积薪四十

甘氏曰：辰星犯守积薪，天下大旱，五谷不登，人民饥亡。

辰星犯水位四十一

石氏曰：辰星犯守水位，天下以水为害，津关不通。一曰大水入城郭，浸伤人民，皆不出二年。

辰星犯轩辕四十二

《黄帝占》曰：辰星行轩辕中，犯女主，女主失势，忧丧也。《宋书天文志》曰：晋穆帝升平四年六月辛亥，辰星犯轩辕，五年

五月，帝崩，哀帝立，诸后失势。孝武太元五年七月丙子，辰星犯轩辕，占曰女主当之。九月庚午，皇后王氏崩。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辛未，辰星犯轩辕大星，四年七月，太皇后李氏崩也。列大夫有放逐者，五官不谄，色悴为忧，为疾，其所中犯乘守者，若有罪。

石氏曰：辰星在轩辕中，有以女子请人君者。

巫咸曰：辰星行犯守轩辕，女主失势。一曰大人当之，若有黜者，期二年。

石氏曰：入轩辕中犯乘守之，有逆贼，若火灾。又曰犯守轩辕大民星，大流，太后宗有诛者，若有罪；中犯乘守小民星，小饥小流，皇后宗有诛者，若有罪。

辰星犯少微四十三

石氏曰：辰星入少微，君当求贤佐，不求贤佐则失威夺势者矣。又曰：犯守少微，名士有忧，王者任用小人，忠臣被害有死。又曰：五官乱，宰相易，有兵忧矣。

石氏曰：辰星入中，犯乘守少微，宰相易。一曰女主忧，不出其年。《帝览嬉》曰：行犯左右执法，为大臣有忧。

酈萌曰：犯左右执法，执法者诛，若有罪。又曰：犯天庭，臣为乱。

辰星犯太微四十四

《荆州占》曰：辰星道从太微西藩北南方星间入到南方东方星间，南出道中西藩直坐人者，非道也。

《春秋图》曰：辰星若以立秋后七十二日得壬子入太微朝见，当此之时，阴气隆盛，阳气潜藏，不欲穿池决沟渠，犯之冬雷。

《荆州占》曰：辰星以壬子日顺入太微，天子所使也；不以壬子日，非天子使也。

郗萌曰：辰星当太微门为受制，当左执法为受事左执法，当右执法为受事右执法。守太微门三日以下为受制，三日以上为兵，为贼，为乱，为机。

《荆州占》曰：辰星出东掖门为相受命，东南出德事也；出西掖门为将受事，西南出刑事也，期以春秋。

《黄帝占》曰：辰星入天庭，色白润泽，为期百八十日有赦。

巫咸曰：辰星入太阴门西，出太阴门东，后宫破，若有大水，期百二十日。

《合诚图》曰：辰星入华阙门，为臣弑之候也。

石氏曰：辰星入太微中华东西门若左右掖门而南出端门，必有反臣；若入西门出东，为人君不安，欲求贤佐；有人中华西门出中华东门，为臣出令；入太阴西出太阴东门，为天下大乱，有丧若大水。

郗萌曰：入太微西门，犯天庭，出端门，为大臣伐主；入西门，折出右掖门，为大臣假主之威而不从主命；入西华门南出端门，为臣诈称诏；入太微若入端门出东门，贵者夺势。

《荆州占》曰：辰星入太微宫，天下有圣女子；出燕代，若有大水，伤人民，期三十日。《天文志》曰：孝桓永寿元年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出左掖门，是岁洛水溢至津门，南阳大水。

《荆州占》曰：辰星入太微天庭，出端门，臣不臣；入太微宫，为天下大惊。一曰有兵。又曰：入天庭，国不安其宫。又曰：辰星见太微，天子当之。

陈卓曰：辰星入太微天子之宫，群臣相杀。《宋书天文志》曰：晋永宁元年七月，辰星入太微，初，齐王同定京都，因留辅政，遂专权无君。是月成都王颖、河间王颢、长沙王乂讨之，同、乂交战，攻焚宫阙，同兵败夷灭，乂杀其兄上将军实以下二十余人，大安二年，咸

都攻长沙，于是公私饥困，百姓力屈也。

齐伯曰：辰星入左右掖门而东出，天下有忧；若入端门而守天庭，强臣夺主位。

《黄帝占》曰：辰星东行人太微庭，出东门，天下有急兵；若守将相丞相御史大臣有死者；若入端门守庭，大祸至；入南门出东门，国大旱；若入南门逆行出西门，国大乱；逆行入东门出西门，大国破亡；若顺入西藩而不留去，楚国凶殃。

巫咸曰：辰星逆行人太微天庭中，为大臣有诛，若诸侯戮死，期二年。

石氏曰：辰星逆行于太微中及出左右掖门者，有逆谋，天子有命将征伐之事。一曰大赦可以解其患也。

辰星犯黄帝座四十五

石氏曰：辰星犯黄帝座，改政易王，天下乱，存亡半。

辰星犯四帝座四十六

甘氏曰：辰星犯乘守四帝座，天下亡。又曰臣谋主，去之一尺，事不成。

辰星犯屏星四十七

甘氏曰：辰星犯守屏星，君臣失礼，下谋上。

辰星犯郎位四十八

甘氏曰：辰星犯守郎位，辅臣有谋，左右宿卫者为乱，王者宜备之。

卷五十九 辰星占七

辰星犯石氏外官一

辰星犯库楼一

郗萌曰：辰星入库楼，以水起兵，亦大水。

《荆州占》曰：入天库，铁钺用，大臣诛。

辰星犯南门二

石氏曰：辰星犯守南门，边夷兵起，若道路不通。

辰星犯平星三

石氏曰：辰星犯平星，凶。

甘氏曰：犯守平星，执政臣忧，若有罪诛者，期一年。

辰星犯骑官四

甘氏曰：辰星犯守骑官，有兵起，马多发，若多死。

辰星犯积卒五

石氏曰：辰星入积卒，若守之，兵大起，士卒大行，若多死，期二年。

《玄冥占》曰：犯积卒，主失位，天下乱兵大起，期百八十日。

辰星犯龟星六

《海中占》曰：辰星犯守龟星，天下有水旱之灾。守阳即

旱，守阴即水。

辰星犯傅说七

石氏曰：辰星犯守傅说，王者简宗庙，废五祀，后宫凶。一曰有绝嗣君。期不出二年。

辰星犯鱼星八

石氏曰：辰星犯守鱼星，凶。

甘氏曰：犯守鱼星之阳，为大旱，鱼行人道；之阴，为大水，鱼盐贵。

辰星犯杵星九

《海中占》曰：辰星入杵星，若守之，天下有急发之事，不出其年。

辰星犯鳖星十

《黄帝占》曰：辰星守鳖星，有白衣之会。

巫咸曰：国有水旱之灾。守阳则旱，守阴则水。

辰星犯九坎十一

石氏曰：辰星守九坎，天下旱，名水不流，五谷不登，人民大饥。一曰之阳大旱，之阴大水。

石氏曰：犯守九坎，凶。

辰星犯败臼十二

石氏曰：辰星守败臼，民不安其室，忧失其釜甑，若流移去其乡。

辰星犯羽林十三

郗萌曰：辰星入羽林，有反臣中兵。

巫咸曰：入羽林，天下兵起，四夷入国，人主忧。一曰其国以水为忧。

《荆州占》曰：荧惑与辰星俱入天库，军凶，若有水灾。

郗萌曰：犯守天阵，为兵起，有破军死将。

《海中占》曰：入犯守羽林，有兵起，若逆行变色成勾己，天下大兵，关梁不通，不出其年。

辰星犯北落十四

石氏曰：辰星守北落，亦为兵大合，女子兵起。若与北落相贯抵触，光相及，有兵大战，破军杀将，伏尸流血，不可当也。期百八十日若一年。

甘氏曰：守北落，斧钺用，大臣有诛。期不出年。

辰星犯土司空十五

《海中占》曰：辰星守土司空，其国以土起兵，若有土功之事，天下旱。

辰星犯天仓十六

齐伯曰：辰星守天仓，诸侯有发粟之事，有兵起。星若当户守之，将受命不为主用。

《荆州占》曰：辰星入天仓中，主财宝出，主忧乱臣；在内，天下有兵，而仓库之户俱开，主人胜，客事不成。期二十日中而发。

郗萌曰：入若天仓，为粟发用。

黄帝曰：守天仓，大水。

《荆州占》曰：守天仓，天下饥，粟出。

辰星犯天囷十七

石氏曰：辰星入天囷，天下兵起，囷仓储积之物皆发用。一曰御物多有出者，库藏空虚。期二年。

辰星犯天廩十八

石氏曰：辰星犯天廩，天下乱，粟散出。一曰天下大饥。

辰星犯天苑十九

石氏曰：辰星入天苑，牛羊禽兽多疾疫。若守之二十日，天下兵起，马多死，其国忧。

辰星犯参旗二十

《海中占》曰：辰星守参旗，兵大起，弓弩用，士将出行。一曰弓矢贵。

辰星犯玉井二十一

《黄帝占》曰：辰星入玉井，为强国失地；其出之，强国得地。

巫咸曰：辰星入玉井，国有大水忧，若以水为败，水物不成。期不出年。

辰星犯屏星二十二

甘氏曰：辰星入守屏星，诸使有谋，若大臣有戮死者。

甘氏曰：入天屏，为大臣戮若疫。

辰星犯厕星二十三

《黄帝占》曰：辰星守厕，为大臣有戮者。

《甄曜度》曰：人守厕星，天下大饥，人民相食，死者大半。期二年。

辰星犯军市二十四

石氏曰：辰星人守军市，兵大起，大将军出，若以饥兵起。

辰星犯野鸡二十五

甘氏曰：辰星人犯守野鸡，其国凶，必有死将，军营败，兵士散走。

辰星犯狼星二十六

石氏曰：辰星人守狼星，野兽死。

《圣治符》曰：辰星犯守狼星，天下多奸盗，有兵起，其国以水为忧。

《荆州占》曰：守狼星，大将出，其国有兵。一曰死将。

辰星犯狐星二十七

《荆州占》曰：辰星守狐星，大将有千里之行，国政惊。

辰星犯稷星二十八

《海中占》曰：辰星守天稷，有旱灾，五谷不登，岁大饥。一曰五谷散出。

辰星犯甘氏中官二

辰星犯四辅一

《荆州占》曰：辰星中犯乘守四辅星，君臣失礼，辅臣有诛者。

辰星犯平道二

甘氏曰：辰星入守平道，天下兵乱。

辰星犯酒旗三

《荆州占》曰：辰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财物赐，若鬲宗室。

辰星犯天高四

郗萌曰：辰星舍人天高，有奇令。

辰星犯积尸五

石氏曰：辰星守积尸，大人当之。

辰星犯天潢六

《黄帝占》曰：辰星入天潢中者，为起军，道不通，天下大乱，国易政。一曰贵人死，若中犯乘守之，皆期二十日，兵起。

郗萌曰：辰星失度，留天潢中，为人主以水为害，若以井为害。以日人占其国，若出乘天潢，赦，期百二十日内。

辰星犯咸池七

郗萌曰：辰星入咸池，为有迷惑人主者。

《荆州占》曰：若入咸池，天下大乱，人君死，易政，以人日占国。

甘氏曰：有兵丧，天子且以大败失忠臣，若旱。一曰大水，道不通，贵人死，以人日占国。

《文曜钩》曰：大水。

郗萌曰：大人忧，若出乘之，赦，期百三十日内。

辰星犯天街八

郗萌曰：辰星不从天街者，为政令不行，不出其年有兵。当天街者，为诸侯自立为王。一曰大水。若留止逆行天街中，为兵革起。

石氏曰：犯守天街，徘徊乱行，主弱臣强；道路隔绝，天下不通。

辰星犯甘氏外官三

辰星犯八魁一

《荆州占》曰：辰星犯守八魁，兵大起。

辰星犯铁钺二

《荆州占》曰：辰星犯守铁钺，兵起。

黄帝曰：入铁钺，为大臣诛。

辰星犯芎藭三

《黄帝占》曰：辰星入芎藭中，主财宝出，忧臣在内。

辰星犯九州殊口四

《荆州占》曰：守九州殊口，九州兵起。

辰星犯军井五

《荆州占》曰：辰星入军井三日以上，其岁大水。

辰星犯水府六

《荆州占》曰：辰星守水府，臣谋主；人之，水流人邑。

辰星犯天狗七

《荆州占》曰：入天狗北，夷大饥来，邻国多主功。若守之，为兵谋。

辰星犯天庙八

《黄帝占》曰：人若守之，为庙有事。一曰为凶忧。

《荆州占》曰：为有庙残之事，吏不去则死。

辰星犯巫咸中外官四

辰星犯土司空一

《荆州占》曰：守入土司空，有土徭之事。一曰守之有兵。

辰星犯键闭二

郗萌曰：犯乘大臣有谋，天子不尊事，王者不宜出宫下殿，有匿兵于宗庙中者。

辰星犯天泉三

《荆州占》曰：守之海水出，江河决溢，若海鱼出。

辰星犯铁锁四

《荆州占》曰：犯之五日以上，臣有谋者。

郗萌曰：犯守为铁锁用。一日兵将有忧。

辰星犯天厩五

《荆州占》曰：人之十日以上，厩马有食变。

郗萌曰：守之三十日，骑马出。

黄帝曰：守之为灾厩之事，人主以马为忧，不即为疾。